# 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 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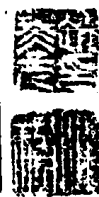
# 集部第一七八册目次


三易集二十卷　〔明〕唐時升撰
明崇禎謝三賓刻清康熙三十三年陸廷燦補修嘉定四先生集本 …………………… 一

公槐集六卷響玉集十卷餘一卷棘門集八卷沆瀣集五卷
松癭集二卷文遠集二十八卷補遺一卷（一）　〔明〕姚希孟撰
明崇禎張叔籟等刻清閟全集本 …………… 二六七

# 三易集二十卷

〔明〕唐時升撰

明崇禎謝三賓刻清康熙三十三年陸廷燦補修嘉定四先生集本

嘉定四先生集序

陸生廷燦重葺嘉定四先生集而介張生雲章請序序曰吳自江左以來號文獻淵藪其人文秀異甲天



下然其俗好要結附麗以釣名而詭遇故特立之士亦寡嘉定吳之一隅也其風俗獨爲近古其人率崇尚經術恥爲浮薄有先民之遺當明之初有王彝常宗者號媯蜼子蜀人籍嘉定與宋文憲高季廸諸人爲友都玄敬評其文精嚴縝密明暢英發會稽楊廉



夫客吳方以詩文雄霸東南彝獨作文妖一篇以詆之可謂特立之士矣迨其後二百年而有四先生者出四先生者唐氏叔達婁

氏子柔程氏孟陽李氏長蘅皆經明行修學有根柢而子柔之文孟陽之詩長蘅之畫至今照映海内人爭寶之四先生之所長不



必盡同而其淵源古學不逐時好爲向背則一也夫常宗生開刱之代時號右文士苟蘊道德負才藝一能一技悉令待詔公車而

常宗以布衣得預修元史可謂遇矣顧時政方嚴酷動而觸忌文章之士迄無得全者雖以文憲侍從十餘年之久裒然爲開國文



臣之冠年垂七十不免荷戈遠戍流離夔峽以死況其他乎常宗不受官請以布衣歸養洵明哲已乃卒以蒲圻之獄連染與季廸

俱死抑何其不幸歟四先生生萬曆之世身不出菰蘆之中名不通金閨之籍相與素心晨夕講德考業守先正之道東阡西陌優

游田里以終天年譬楚之神龜然將留骨而貴乎抑生而掉尾塗中乎故常宗之遇其不幸也四先生之不遇乃其幸也士寧論遇不遇哉後四先生而起者陶菴黃氏研德侯氏其文皆足名一家而傳後世而吾友翼王陸氏雲章張子又為其後勁孰非四先生

流風餘韻有以興起之者歟乃陸生服膺先民能補葺其遺文於灰刦之後亦可書也

新城王士禛撰

四先生集序　七

# 嘉定四君集序

嘉定四君集者唐叔達時升婁子柔堅程孟陽嘉燧李長蘅流芳所為詩古文也或亦稱嘉定四先生云



四君各有集明崇禎初邑令四明謝君為槧板行未幾遭亂板亦燬後五十年陸生扶照慨然表章其已燬者刻之闕者補之朽蠹

者新之而四君集復完予覽唐宋史所載藝文志每歎前人劇鉥心目以自蘄於不朽者以千百數其人各已衰然成集而史家又



亟其立言之工者臚其篇目列之簡冊宜乎可以傳已而以今日所見求之十不存一意其人品有優劣學問有大小深淺故行之

有遠有不遠與而其不幸銷磨於兵燹朽蝕於蛛煤蟲蠹者蓋亦不少矣然則陸生之於四君非其甚幸者與四君生平見虞山錢



宗伯所為列朝詩傳大概卓然名家能自拔於流俗者嘉定為吳下邑濱海而襟江地多老師宿儒崇尚古學不僅如它邑肇悅慕

組治之為舉子家言者甚自四君之盛距今垂百年其風流文采未有能繼之者四君洵可傳已四君之中李晁先逝年僅五十有



五三君皆八十餘當時號綠川三老錢宗伯傳稱其暇日整巾拂攜杖履連袂笑談與之遊處者咸以為先民故老不知其為今人

也因叙其集既為神往者久之陸生名廷燦扶照其字嘉定之南翔人康熙甲戌臘月商丘宗犖序

# 四先生集原叙　錢謙益

嘉定四君集者嘉定令四明謝君所刻唐叔達婁子柔程孟陽李長衡之詩文也嘉靖之季吾吳王司寇以文章自豪祖漢禰唐傾動海内而昆山歸熙甫昌言排之所謂



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者也當司寇貴盛之時其頫氣涕唾足以浮沉天下士熙甫窮老始得一第又且前死其名氏幾爲所抑沒二十年來司寇之聲華煇赫爛熳卷帙者霜降水涸索然不見其所有而熙甫之文乃始有聞於世以此知文章之眞僞終不可掩而士之貴有以自信也熙甫既沒其高第弟子多在嘉定猶能守其師説講誦於荒江寂寞之濵四君生於其鄉熟聞其師友緒論相與服習而論



討之如唐如婁蓋嘗及司寇之門而親炙其聲華矣其學問之指歸則確乎不可拔有如宋人之瓣香於南豐者熙甫之流風遺書久而彌著則四君之力不可誣也四君之爲詩文大放厥詞各自已出不

必盡規模熈甫然其師承議論則
經經緯史爲根柢以文從字順爲
體要出車合轍則固相與共之古
學之湮廢久矣向者剽賊竄竊之
病人皆知呰笑之而學者之冥趨
倒行則愈變而愈下譬諸懲塗車



芻靈之僞而遂眞爲罔兩鬼魅也
其又可乎居今之世誠欲箴砭俗
學原本雅故溯熈甫而上之以蘄
至於古之立言者則四君之集其
亦中流之一壺也矣嘉定僻在海
隅風氣完塞四君讀書談道後先

接跡補衣蔬食有衡門泌水之風
史稱楊子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
戚於貧賤不脩廉隅以徼名當世
蓋庶幾近之夫文章之道蘄於徵
古人而信後世則固非誘於勢利
望其速成者可徼幸而幾及也讀



斯集者尙亦深思其人而考其
志行也哉謝君刻旣成以余獲奉
教於諸君也俾爲其序吾觀歐陽
公稱和凝有文集百餘卷自鏤版
以行於世識者非之古人重立言
而薄取名其用意深遠如此今四

君之集久閟於篋衍而謝爲刻之以行於世可謂相與以有成矣斯亦可書也



## 舊序

嘉定唐叔達少以異才名未三十輟去舉子業人問子今何好曰好讀書讀書何事曰無所事也浮沉里閈中舌不能戰筆不能耕人多以爲迂惟同里二三博雅君子盛相推服以爲叔達當今無輩余時頗有亦黨之疑癸巳余從家君至京邸叔達偕焉爾時士氣猶發舒上言利病者紛如叔達爲私議其得其失凡兵農錢穀具言其始終沿革之故智中若有成案者時東西搆兵萬里外羽書情形不可測叔達獨逆斷此



當是其喜事其害成或譽賊觀望或兩將不相得已而果然余怪問子何以知之叔達曰吾觀古人事固有類此者吾竊意之耳居常笑張空拳開橫戶者如木驅泥龍不適於用酒酣氣振往往捋鬚大言曰當世有用我者決勝千里之外其爲李文饒乎余瞪視不應他人則啞然咲而已其與人交未再面輒欲吐肝膽與之倘遇紛難陰爲控解甚力而面揭其短使痛自懲人多不堪至有覆見怨者家葑田不滿百與兄之諸孤共之又好施貸居京邸兩年盡脩脯濟貧

交遂洗手歸鋤舍後兩畦地剪韭種菘苟自給而已余嘗規之君子爲人爲已嘗亦有緩急交淺言深取約與泰皆非其宜叔達默然然終不能改也叔達作世俗酬應文耻爲諛言艷詞每不能當人意乃其論利害寫情景名言繽紛老法澹宕見者亦自以爲不及也間以方寸覆蔴紙寫雜體詩如墨鴉余見而擊節多以他語亂之不竟讀迨再索觀則已薦几上塵矣頃余友王冏伯拉與北來搜其近詩刻成帙余始得而讀之五言古高閑遠澹以方儲韋不啻過之七



言古步驟老杜乃專肖其神情五七言律出入王右丞劉隨州間其才情橫溢無如落花詩雖不束縛格律要之無紛澤酸餡氣嗟乎今天下詞壇書棟百倍徃昔大能市勢小亦逐貧頗有清眞絕俗彷彿此隻語者不吾乃知今天下文章氣節未必遂無古人要以古人生今時必不能挑取世名亦必不肯自爲名卽以此相天下士皆如此矣刻成余謂叔達子誠落落雖然名譽不彰朋友之過也爲之叙述梗槩於卷尾友弟王衡序

舊序

唐叔達高閒之士也才思贍逸文學淹雅徃徃瑯琊王元美極賞識之引以講析疑義徃徃會心出人意表謂君胸中有排解慧提處世人襲香沾膏者不能竆也及余父子得交於君君廉重自好間於騷雅之外旁論古今成敗得失事有非章句之士所能喻者君生平不欲以詩人自名顧其中深解偶溢而爲嘯歌詠言則淡不失眞巧不落格變化滅沒出奇無竆如落花諸篇及諸古詩是也昔唐球詩撚藁爲圓納之大瓢



中曰使沿江得瓢者知其苦心然評者謂其詩思淸淺游歷不出二百里外今叔達時有千里游又輔以萬卷書其意將包絡今古成一代著作以傳後世非止詩人之善言者也殷職方無美王車駕冏伯輩得其灌園時諸詩愛而欲傳之乃付之梓人曰姑以代唐居士詩瓢可乎余喜爲弁以數語太原王錫爵元馭序

小序

文章之變作者代起其於秦漢晉
魏六朝唐宋入主出奴紛如聚訟近
更欲抉去町畦飈煜雷賁而深心
好古不尚雕飾之士謂吾吳古學一
派獨在祁川蓋以四先生云四先生



之詩文向僅傳寫於吳越好事莫
窺全豹四明謝明府始彙而梓之
以廣其傳四先生中唐先生蓋家
高其于詩文家無意於為而為之
唐氏在嘉定三百年來率以孝友
詩書方聞高行推挹於當世賢

豪間而先生父博士公尤著先生源
本家學散薄陳腐未壯便謝舉子
業獨以其全力鈔思六經涵咀百氏所
交皆先輩大儒相與揚搉古今治
亂成敗得失之所以然与夫作者之
源流旨趣務極玄要而不屑於剽



枝葉以諛口耳意亦不欲以詩文自
名蓄積既深稍溢出之性懶筆墨
成輒棄稿又丙辰遊京師偷兒胠
篋去丁卯弟戒于火數椽之廬一
夕而燼今所存皆其季子君辨博採
而精較之先生亦不以措意也先生

既眼高手濶尚論千載右研究當
世之務其萬目抵掌斷斷乎必欲
如五穀療飢藥石治病家不喜為非
今泥古濶疏無當之言迺宅人葛籐
紫柵雲瞬目一二語已了居平意思
簡辂蓬戶柴門爭欲有先生之跡



而娛嬉蕭散徜徉然遺世以遊宜其
天者全筆墨舒卷如絳雲在霄不
自知所以然也先生于立言之旨鮮
所舉示間嘗語余世之棘喉鉤吻
節去語取務險澀不可句以為學
秦漢者定非秦漢而韓歐蘇曾諸

大家不襲秦漢之迹而嵩肖其神
斯言也固與子柔華陽長蘅三先生
白首相商水乳投契者先生直以此
為金針之度而亦可以稍得三先生
之概矣昔坡翁序見繹先生集稱引
庭訓感慨風會謂後數十年當無



復有為斯文者余竊以此意眄衡
流輩豈但如先生之結撰不可得即
環堵之宮讀書談道真能上下今
古以自見其胸懷者復可一二數耶
會先生不鄙命余輒以素所微窺者
叙之曰以告學者當及先生之世相

與為標範之放璽光之瞻毋第珍吉光片羽而已也

通家後學侯峒曾謹撰



序

吳中文獻之盛自古記之溧川陳九自王常宗章道常陸先輩振藻於前徐林明殷無美諸巨公揚休於後蓋彬彬乎為海內望矣衛濡既久文明儒著玉於今猶如陳思王所稱人握靈珠而家抱荊玉一時以文

采行誼為物望所宗有
四先生焉四先生者唐先
生叔達婁先生子柔程
先生孟陽李先生長蘅
唐先生於四先生齒冣



長生平閲歷亦富廣所
著詩文罷所裁兩京六
朝而揚扢古今盱衡乃
參酌時世之變取雅俗
之通皆鑿鑿乎可以見之

施行蓋以經濟之學抒
為文詞非徒空言而已也
夫文章之士所以不可用
於天下者謂其習於古不
通於今守一先生之言得



其一說而不得其又一說也
諺云以書御馬者不盡
馬之情以古御今者不達
事之變當世之人徒以
其能誦法古人輒崇信

其言有如金石而不知其施之事變若枘鑿之不能相入也亦已多矣有如唐先生之深通時務雖書援引古豈與畫龍塵飯不可施用者等哉



孔子有言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他日子賤宰單父又以晉多君子厚為之

幸余謬劣無似屬以備員邑長遂得從唐先生游結識納履之餘竊聞緒論犁然有當不自覺心之折服則文行若先生



豈獨與安稽法君子並為緒川文敏之光蓋亦宰是邑者之厚幸哉

四明謝三賓撰

# 三易集總目錄

共二十卷


卷一　五言古詩
卷二　七言古詩
卷三　五言律詩
卷四　七言律詩
卷五　七言律詩
卷六　絶句
卷七　經論　史論
卷八　書牘
卷九　序
卷十　序
卷十一　遊記
卷十二　記
卷十三　祭文
卷十四　祭文
卷十五　行狀
卷十六　傳　贊　銘　説　疏
卷十七　志銘
卷十八　志銘
卷十九　壽序
卷二十　壽序




三易集總目錄終

三易集總目

三易集卷之一目錄

五言古詩凡九十八首

園中十二首
壽徐宗伯公
對酒懷里中諸同好四首
送殷無美先生之南都六首
贈丘子成先生二首
阮氏還居尉氏
郭給諫被讒詩以送之二首
新城王氏世德詩五首



惜別
和歸田園居六首已下皆和陶詩有引
和飲酒二十首
和擬古九首
和襍詩十一首
和斜川遊
和形影神三首
和九日閒居
和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規林二首
和赴假還江陵
和六月中遇火



三易集卷之一目錄終

嘉定　唐時升叔達　著

## 五言古詩

### 園中十二首

秋高寒露至旭日猶融融蟻蠓出阡陌瀰漫百步中或盤旋如磑或下上如舂舂者天將雨磑者天將風嗟彼旦暮間安知造物工舂氣感鳴禽秋至動陰蟲時來不自由物理將無同所以達士心委運以固窮

自爲灌園子職在耒耜間秋來耕耨罷獨往仍



獨還河水清且漣紫蓼被其灣蹢躅落日下聊用娛心顏瓠葉黃以萎其下生茅菅遂恐穿堤岸嘉蔬受扳援丁寧戒僮僕耰鋤當犄閑晏安不可爲古稱稼穡艱

鸜鵒出林莽栩翮半摧殘于人兩無猜終朝自盤桓仰若有所語俯若有所干日暮相隨歸孑孑繞簷端朝鳴隨所止夜宿隨所安本非雲霄姿不必慕高騫永無鷹鸇患勿羞雞鶩餐

居貧不學儉居卑不學恭未流多憂患如在枳棘叢我生何不辰少小遘閔凶家貧自力作歲入方下農豈無當世志夙昔不可遂游壑常在念自比治家傭里中諸故舊不厭相過從朝歡或列鼎夕讌時鳴鐘心知非其分臨樂獨忡忡常恐諸子輩耳目豔纖穠忘其貧且賤放志以雍容勉思庶人職聊用蔽寒宗

鬱鬱千尺松所憂斧與斯離離三寸草所患牛與羊聖賢逢濁世處身復何當高則畏摧折忠信虞毀傷禍福誠無門天道寧有常幸逢小豐歲旣飽無太康謹身以節用暇則談先王爲善實良圖敢謂有餘慶



昝我遊京華達者日晤言著書三公第閉讌七貴園中心旣無營澹若蓬蓽門歸來治環堵無計以自溫批葱疏平圃種薤滿高原不辭筋力盡所苦人事繁雖有方丈食不如一壺飧非力不自食大哉此道尊

南國有遺老被服蕙與蘅篤言和鑾諧行有玉珮鳴嘗書經康衢猘狗忽嘷喤歸來獨深念中心久怦怦老氏有遺訓含德比于嬰鷙鳥不能搏猛獸不能攖吾有異心乎何以得此聲君子慎終始爲善無近名苟能保玄德萬物莫與爭

華無以一肯造次易平生
鶴鳴在林樾山谷有遺音置之闌闠間三載如
病瘠禽鳥自有適人亦自有心嗟余實鄙夫翰
墨非所任廢書動旬月篇藉皆凝塵咋于場圃
內時時發長吟澹如酌玄酒鏘若調素琴爲語
二三子幽賞宜共尋

魯國有嫠婦大息有餘悲豈惟憂宗國我愛我
園葵憶昨三韓外六載懸王師太倉三百萬輦
送滄海湄今聞五將軍肆伐西南夷狐兎戀窟
穴此豈關安危傳聞中朝議何當恤瘡痍戎車



久不駕令且數驅馳六軍百戰後四夷不能支
旨哉誠高策但恐中土疲吾聞聖人言佳兵不
可爲

北舍有長楊枝葉紛相縈上有涼風至下有澄
潭明赫赫炎蒸日灼灼迫檐楹散髮來徘徊臭
鳥曾不驚遲此綠陰展睠彼蒼煙生豈有佳麗
觀自媚靜者情眷言望場圃厥土爽且平會當
結茅茨長對水木清薰風動北牖流雲棲南榮
中適起居意外聞絃誦聲于焉寤寐歌金石相
鏘鏗願言逢豐稔量力事經營

樹實須五春橘實須六秋人命須臾間敢保數
載謀隣叟笑謂余君言亦何偷苟非勤封殖白
骨見無由繁英媚雪下美實隨霜收昝在包山
麓終日長夷猶既無買山資曷不營故丘森森
尋丈材散布林塘幽叓兹歲寒質增我暘雨憂
倘保黃髮期會見蔭平疇叮嚀語稚子籬落須
綢繆

北風吹涼雨十日長陰寒農人相太息禾有霧
雨癈南風吹炎雲十夜星闌干農人相太息百
穀將中乾爲農信可樂雨旱則寡歡雖則云寡



歡造物誠亦難安知四海內不殊我所觀雨當
稯穮出旱當桔槹讙懸崖灑濺沫平畦激流湍
園蔬有豗色池魚躍迴瀾朙朝望場圃白露何
溥溥寄言漢陰叟實無機械端

壽徐宗伯公

園公紫芝歌留侯赤松遊世網苟不縻安用薄
九州解組當服政藏刀獲歸休閭廬負甲第結
架依清流南榮美篠列北渚高楊樛鳴禽互往
吝遊魚遞沈浮上論三皇代下俯百氏儔執世
準尼宜繕性齊蒙周疏傳方燕喜隱生亦貽謀

大道匪兕虎清朝豈龍彪黃髮正無朔行矣百祿遒

對酒懷里中諸同好四首

濟之洗淪者家有常稔田不能治生産朝夕長燕閒甘泉貯屋後美蔭交堂前茶香至日夕圍棋自窮年客來輒呼酒五木鏘鏘然所貴志意愜何必致肥鮮東風卷海水震蕩婁江㬦玉粒入洪濤所憂粥與饘亦知性好客何以得酒錢咫尺行遊地欲往還迍邅

伯咸意落落賓客常滿堂通達曉萬事要言不可忽肅焉老成人而亦好壺觴晉楚爭盟主申韓制令章我時在其間得雋神揚揚烈士惜蘇年讀書城南莊出門薈榆枌臨沼出鰷魴田廬信可樂奈此道路長憶昔酩酊飲一月八九塲今此不十一餘日多凄涼

伯偶人如玉文質爛有餘縱令樵蘇絕豈與芝蘭疎況乃陳鼎食文牕夾綺疏石闌涼風至山閣霽雪初樹色依几席花香媚衣裾應門謝高蓋入座多比盧易水清且瀉薏苡動盈車北人善釀法吳趍不能如安得共一醉以洗久鬱紆



亭雲西北征佇立以躊躇

孺穀本清真瀟灑意遺俗翩翩謝紈綺啞啞親醽醁室中治書郎美者顏如玉素手行深杯朱唇度麗曲春寒同衾裯夜半喚炬燭一朝人事非七尺如濕束寧辭案牘煩幸免縲絏辱憶昔過從時光景何由續豈不思同憂事勢多躑躅縱有酒如泉悒悒何能沃

送殷無美先生之南都

秋霖潤萬物商氣發清涼江濤何滔滔舳艫若雲翔逝將遊京邑位列尚書郎山川鬱葱葱宮闕互相望交遊富翰墨窈窕吹笙簧樂哉信美土胡爲多慨慷

慷慨良有以烈士寧營巳王路方清夷四郊忽多壘胡馬入朔方鯨鯢蕩海水羽書交闕門天子中夜起豈無帷幄臣猶願收策士但恐犬豕徒翻言肉食鄙徘徊北西望浮雲若咫尺

咫尺浮雲間帝閽不可攀吠犬何狺狺侍衛傷朱殷不憚侍衛傷誠慮生他姦吾雖草萊士念此若循環

憶昔事臨洮夫子主謀議密圖廓山川手疏賢

王系置傳授方略明鐙上封事跱于頹守邊閾
氏私自婿王庭去幕南塞下消烽燧孤心諒不
渝翻覆生睚眦
睚眦將何如讒口多囁嚅白璧點青蠅一擲在
路隅拂衣辭文陛行行至南都孤臣譬老馬嘗
歷萬里途鑾車方警路曷不備先驅所慮驂駟
間道遠將為瘖寄言百有位日中不須臾毋令
漆室女太息長嘻吁
嘻吁不能忘夜坐觀天狼天狼何曄曄弧矢不
可張幸逢明盛世悠悠以徜徉還顧我園葵無



乃躑躅傷悲歌送行役疊疊連篇章豈憚千里
遠舍愁追中腸若人尚棄置裋褐徒遑遑黃頭
趣刺船努力前途長

贈丘子成先生二首

嶧山有孤桐千歲凌雪霜斲為五絃琴雅音何
洋洋一皷和風至再皷靈雲翔三皷鳳來儀令
人念虞皇時俗好繁聲窈眇以鏘鍠秦箏善妖
嫿趙筑多慨慷古琴獨何為澹乎無所將徽閣
絃將絕棄置大道傍鍾期忽見之不語淚沾裳
嗟哉當其時可以薦明堂

大道未喪世朝廟何雍容兩階陳玉帛東序懸
鐘鏞揖讓俎豆閒四海穆清風皇圖日鹵莽小
儒襲章縫前經委蔓艸弄筆誇雕蟲何知藿食
者六藝羅胸中九成明神降三獻遠祖通先聖
遞文質後王要與同禮樂如有興問此黃髮翁
河圖與鳳鳥歎息何由逢

阮氏還居尉氏

阮公嘯咏處千載思其人白雲在天際杳杳不
可親嗟哉大賢後風流尚未泯卜築丙舍傍臨
眺蓬池濵睠彼松栢古庇此榱桷新我有一樽



酒助子霜露晨路遠莫致之眷眷含悲辛不知
古戰場猶有劉項塵為問當壚婦常在東西鄰
詠懷如有作寄我開心神

郭給諫被譴詩以送之

南國有佳人皎皎芙蓉姿十三學組織十四通
書詩十五婦德成乃與靈脩期君家方殷盛大
小多娛嬉雖則多娛嬉百爾鮮所宜耿耿獨深
念欲語復次且薄言竟逢怒棄我忽如遺再拜
辭高堂行道良遲遲一為君家婦憂患理共之
籩豆既失所婢子多奸欺多言誠逆耳恐君門

戸衰行行重回首有懷當告戸誰幸念去時言得
無有可思

孤松生道傍朝夕虞斧斯芳蘭既當戸無乃非
其祥剛德方中天多福殊未央貞士懷隱憂中
夜獨傍徨城狐晝跳踯市虎朝跟蹡爲問士者
誰羅尉空高張容容多後福皦皦罹咎殃衆人
苟自爲何以報　吾皇鴻飛何冥冥得無苦嚴
霜佇看南雲徂送子以慨慷

新城王氏世德詩五首

徂徠出長松闕里留古檜于茲有高槐鬱然如



車葢結根甘泉中振柯浮雲外居人思舊德過
則發長慨其德日以深樹亦日以大虛星常在
天佳氣方未艾

赫赫琅琊氏厥初本天人雲靄逐飄風千里昬
沙塵曄然奇女來翩翩駕飆輪從容道姓名乃
是故鄉鄰屏翳爲良媒飛廉結嘉姻嗟哉神明
裔一一爲國珍

隱君含清淳種樹亦樹德樹陰桓公臺德被譚
子國平生樂榆枌所事勤稼穡褰飧有餘資以
待餓人食至行通神明深仁化盜賊子孫宜繩
繩百世有典則

穎川愷悌意藹若春日溫躬修儒行備日擊佛
諦存於人何不容晏晏多好言一朝有所激高
論薄層雲殷勤振六藝實以啟後昆良農多豐
年曷不高其門

馬湖負玄覽獨觀元化初長詠蓼莪篇墓有茅
茨居哀哀霜露晨祭此山澤蔬精誠感白兎朝
暮相躊躇三甲益長壽六丁收秘書高風不可
攀過者式其閭

惜別



弱齡抱微尚泛濫觀羣書豈無希世志長嘯慕
修途私閱當代士意可齊馳驅嗟哉歷歲月我
馬良卒瘏幸道九方氏臨聆久躊躇謂言筋力
在猶可萬里圖何以長聲價當出九軌衢南薙
集多士磊落陳璠璵忝居筐篚間終然委泥塗
撫膺負知己中夜起長吁幽州方雨雪夙興戒
車徒明知不得留且復立須臾榮枯未可期寸
心諒不渝

和陶詩

和歸田園居六首幽居鮮人事日涉舍後

池上有作末篇人謂江文通詩然其詞意
平雅叙致遒健淵明見之必謂獲我心也

自古養志者遯迹於深山一往將終焉豈復知歲年有時羅世網如魚朓于淵歸來不爭里治此無競田遯焉雲霞姿瀲灧肴睫間相逢共談笑乃在羲農前試語寵辱事寒灰久無熅紫芝出澗底玄朮生巖巔心隨麋鹿遠迹與鷗鳥閒我願從之遊朝夕同悠然

士方不遇時意氣常鞅鞅野鶴在雞栖能無雲際想羽毛正離披九霄安得往君看園中蔬亦



因膏雨長人生何不爲達者貴道廣衡門且棲遲世人正鹵莽

鳥啼林柯密魚唼池萍稀朝隨枕簟往夕與壺觴歸蒼煙生几席綠雪沾人衣雨後土膏潤耰鋤不可違

人生無豐約素位皆可娛君看公侯第轉眼爲丘墟當時土木麗煥若天神居寧知不再世榛櫪生根株却羡茅茨下父子得晏如怡怡灌園者勤事五畝餘霽蔬供朝夕罌罍幸不虛月明招鄰叟暫能相就無

修竹臨清池平疇帶城曲微風發新涼時雨方霑足隔水無人聲琤琤響棋局病鳥還故巢飛蛾赴明燭晚霞挂林端明且知晴旭

北城多揚塵馬驢集廣陌擾擾道路人遠近有適旁有田父家欣欣係朝夕發書占歲功持酒慰農隙衣食常有餘所願無行役丁男應征徭婦女勤紡織閒從尚平遊從容論損益

和飲酒二十首初夏天氣微熱方不欲飲偶龔仲和邀看園中新綠出所藏名酒意甚樂之次日捉筆和淵明先生飲酒詩數



篇與索一罇獨酌會雨隱無事遂盡和其韻

我本磊落人憂患纏綿之唯逢酣飲處亦有開肴時暮年學恬淡意復不在茲昨宵遇名酒曠然散羣疑滯雨苦寥落一杯思自持

月夕擁羣籍里巷如空山偶逢會心處思與古人言古人去已遠近者乃千年不如營一醉妙理默已傳

碌碌狥世務笑語非中情貪夫營刀錐烈士狥聲名生人誰不死愚者慕長生何如飲醇酒寵

辱可不驚豈云合大道兑使塊壘成
黃鵠奮六翮萬里恣高飛風飆忽震盪時念故
巢悲啾啾田野雀禾黍相因依朝來不自慎竟
逐虞羅歸吾道將安從矧已齒髮衰聖人不數
數莫與賢人違
昔在少年場終夜歌呼喧相將酩酊去月落城
西偏風流雲散後酒壚邈河山君家素愛客朝
往常暮還良醞倘可分獨酌當昭言
詞客相夸大子虛與亡是雲夢今蕭條上林竟
殘毀寓言誠無當世事亦復爾所以鹿裘翁無



心羨綺綺
清和惟首夏百卉揚菁英有酒不自醉無乃非
人情丹霞映四野白日將西傾中庭細草中蟈
蛄相應鳴徵月堪徘徊蚊蚋猶未生
東海有貧士本非希世姿獨立龍門桐百尺無
旁枝中含宮徵音其外則無奇棄置溝瀆中屈
辱無不爲猶然自偃蹇麒麟安可羈
閒居唯恐臥展卷常心開俯仰千載間萬感集
中懷古之英雄人亦苦時命乖吾謀適不用逢
累何栖栖神龍豈無翼有時蟠深泥遭逢一語

合意若金石諧當其不遇日鬱鬱寧非迷達人
貴委順天命不可回
避焚于水涘避溺于山隅此計未必然憂患實
多途前爲榮貴引後有貧賤驅所以達者心止
足不願餘仲蔚今何歸吾欲從之居
貧賤難久居固窮亦有道有酒且爲歡君常以
待老朝華既夕萎春榮亦秋槁造物于群生安
能盡美好回覩靈臺中中有不貪寶孰知祇禍
徒充輝照四表
文若王佐略奮身出匡時中散學養生禍起危



言辭二子豈不賢殺身良在茲吉凶非人謀信
矣不復疑莊生言鞭後此語亦我欺唯當酌斗
酒陶然任所之
人生歡樂趣不必求異境三杯恍然醉一枕蘧
然醒此意不能言當時心自領春雨麥成粒秋
風黍垂穎計我終歲需誰能與五秉
斗米逾百錢喁喁麥秋至霧雨敗來牟市中鮮
酣醉几席生苔衣青帙不能次晏坐多寂寥常
苦麴糵貴朝來一尊開猶是豐年味
霧雨暗汀潭疑有蛟龍宅斷岸鬧魚腥深泥滅

鳥跡耒耜不得施安取禾三百平生衣食匾漫
漫浪花白餠粥巳番成狼藉良可惜
生長諸生家結髮事一經同學謬推奬蹉跎竟
無成長揖公卿間世務多所更豈無千里志縶
之在中庭食粟被紵衣終不振髯鳴六轡寒長
途惻愴傷我情
鳩能知天雨鵲能知天風嗟哉此微禽託命風
雨中用志久不分遂與造物通吾亦晩有聞天
道猶張弓
少小慕長生泜泜無所得眞人不可遇經訣轉



生惑百千敧旁門嘗恐大道塞治生貴不煩淸
靜如治國玄聖有遺誡萬言不如默
丈夫志四方學成乃從仕學也非爲人仕也非
爲巳四郊今多壘是惟有位恥古之帷幄謀折
衝在萬里談笑淸胡塵謝傅眞可紀東夷比一
縣躑躅不自止近傳得虎臣矯矯良足恃
小儒各標榜百僞無一眞聖人雖復起難使醇
酒醇竺乾天人師日月萬古新法像自東漢翻
譯盛西秦鼎鼎第二月擾擾虛空塵當時廣長
舌論說亦巳勤衆生日蚩蚩苦樂從宛親彼海
亦有岸何人獨知津從來解義趣涕泣常沾巾
醉中逃禪客恐非三乘人

和擬古九首從京師歸以篇籍自娛有感
輒賦

昔我出門時手折吳隄柳來渡黃河氷乃知行
役久問吾欲何之四海將求友邂逅抱關人擊
筑復酤酒一言傾肝膽生死不相負解劒行報
讐感子意氣厚長嘯易水邊七尺亦何有
管鮑不可作張陳竟凶終平生如父子一旦生
兵戎桓桓廉將軍鬱爲萬夫雄自知一言非拜



伏如趨風憂國蠲私忿大節垂無窮奈何貿貿
恨倏起猜疑中
矯矯籠中鶴舉翼觸四隅長鳴望青天六翮何
由舒賢者不遇世白首臥窮廬朝臨胥靡食夕
寄監門居朋友如遺迹陋巷日以蕪鳳鳥久不
至巳矣將何如
昔我登泰山長嘯望八荒上爲仙人宅下有王
者堂宇宙定廣狹目極唯蒼茫皇王疆理迹英
雄戰爭場神魂赴東岳體魄歸北邙成毀旣反
覆是非隨低昂歸來長太息無意營四方幽居

誠寂寞亦幸無感傷
菸菸宇宙内美者長不完玄豹裁爲裘紫貂製
爲冠豈以文采姿助人爲容顔所以養志者蓬
累甘抱關胸中傲儻意微見于毫端趦嬖寧肯
獻脩珠詎輕彈尚父維鷹揚不如鍛羽鸞編茅
茹木實聊以禦饑寒
高山不可至景行良在玆彬彬七十子乃幸生
同時大道若河漢微言辨淄澠安得遊其關北
面質所疑循循善誘人豈在多言辭末世騁私
辯徒令亂人思小言必破義愚者長受欺一唱



復百和亂絲更棼之遂遺無窮禍烈火及書詩
高樓臨大道薄暮彈雲和纖腰能豔舞皓齒發
清歌列燭互明滅私語亦何多爍若漢宮蓮晝
卷夜舒華雞鳴鐘漏盡樂事將如何
飄飄雲中仙憑虛恣遠遊豈唯寰宇内海外有
九州夕宿青丘宅朝濯紫海流欲問古之人纍
纍多荒丘長歌叫黄虞灑涙弔殷周所願從颷
輪汗漫復何求
白露裹黄華朝來行采采服以制頽齡容色長
不改眷眷欲遺誰所思隔雲海馨香日夜衰含

叓難待
和襍詩十一首雨潦不欲獨居一室多憂
生之嗟
大海一浮漚世界一微塵何異六合間置此七
尺身百年若一夢戀戀此六親正如逆旅中殷
勤會四隣離合難爲常匪夕唯伊晨愚者勿復
道嗟彼英雄人
建節清三邊揚旗定五嶺百代誇功勳朝夕戀
光景萬卉爭春晴誰免秋露泠榮枯各有時晝
短苦夜永達人當芬華無異鏡中影饑虎不令



怒狂象不令騁擾擾黄埃中翛然虛室靜
天道誠遼遠智者胡可量五行主災異至今數
京房明知水泉涌道人禍未央淹速有常限如
寒暑陰陽安用術數爲先事迫中腸
人生有常期勞生佚以老所願世承平百年得
自保薄田供晨昏闔廬避濕爍春粟當夜闢灌
蔬及春早親朋互笑言見孫更提抱悠然無所
營庶幾不遠道
熙熙二百年朝野當豐豫鳳鸞方頡頏羣雀亦
爭翥黄鶴生林中躊躇獨不去豈敢思乘軒兼

懷繒繳慮芃芃禾黍秋雞鶩俱受如六翮將安施長依蓬蒿仕風颷起無時未審安巢處莫作九臯鳴有生實多懼

弱齡論古人有會竊自喜于今亦有年私閔當世事吁嗟已焉哉安知食肉意鳳鳥久不來河清亦難俟盈庭誰是非雲移疑月駛大運孰主張小夫宜棄置

稼穡須乘時今已日月迫漬體泥塗中束手眺阡陌所望三麥黃敢希粳糧白鼠入牛角中漸覺生計窄回頭視室家惘惘如過客勿爲造次



謀猶當守田宅

田家苦積雨鷄鳴望扶桑吳中財賦地徵斂如餂糠斗菽不自飽白粲充秋糧今者十日閒八九蔽太陽來年遍原野紅腐誠可傷庾廪久無儲何以賑一方日夕長太息無心理壺觴

人生百年內憂樂千萬端念念不相襲長與歲月遷暮年壯心歇欲入名山巔緝茸爲冬裘拾穗充朝餐未盡生煞相且斷恩愛緣俗儒難與語三復西來篇

東南神仙宅靈異唯會稽神禹治水畢玉書藏中崖何當有朱雀御以置我懷百神各就役九州再縫彌雖若淫潦事父子不相離支祁欲躑躅俯首重受羈三農各飽飯兩稅亦不虧

前日南風至意此麥秋涼誰知成雨兆浮潤連屋梁游濱十萬戶聚米仰他鄉他鄉嚴禁糴法令如秋霜薪米不可期嗷嗷來日長

和斜川遊西城訪友人不遇因至娛聊亭晏坐

生年過八九寵辱俱已休但保三畝宅五岳長臥游矯矯雲中鶴汎汎海上鷗時遊浮池內不



羞步伊丘當其奮翮時萬里求其儔今我獨踽踽野老相勸酬不知荷蓧者可與有言否平生農圃言聊且以忘憂

和形影神三首陶蘇皆言日月燈影余兼言水鏡影

匆匆百年內美好能幾時容華日消歇我與爾共之今既異疇昔後當異今茲百川東赴海寧有西歸期烈士云狥名千載令人思死者已冥漠生者空漣洏身名孰親疏此語不復疑舉酒相對盡奚待勸酬辭 形贈影

遭遇有窮通希世有巧拙念子實勞生我于茲
事絕蹙領寧有憂開顏亦非悅萬變紛在前何
嘗起分別諸佛說無心我已久寂滅試置水火
間了不知濡熱豈若形與神太用有敝竭子飮
我頹然唯此意劣劣 形影荅
我居四大中正如衣中著我豈好往來衣當有
新故道家貴久生謂當長相附竺乾大導師廣
說無生語亦知海有岸不識津梁處遂與二子
偕萬劫每同住如在百戲場好醜安可數賢愚
貴賤間頭面無不具工拙我爲之令子蒙毀譽



毀譽亦非眞會當隨子去苟悟萬緣空夫何憂
何懼一醉能幾時何以消百慮 神釋

和九日閒居九日隣家招飮

平疇白露下遠渚蒼煙生樂此歲物美豈獨愛
嘉名夕陽照林薄橘柚粲以明黍田鳥雀翔相
應多歡聲開尊當令節相祝千百齡四美誠難
値杯至輒已傾君看階下花大小各敷榮貧士
慕富貴祇用攪中情帶索鼓琴者浩然宮徵成

和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規林二首

北城新構佛廬余于月夜數過之北城中
霧氣瀰漫渺然如江湖中獨高樹浮水面
耳

北城鮮人事頗稱幽人居四隣各無營出入相
于于近有學佛子築室於城隅我來人定後寒
月滿廣途白雲起闤闠浩然若平湖林莽不復
辨高楊獨蕭疎垣壁半未具講誦已有餘鐘磬
發清響晏坐良如如
人生如電露我已久知之得喪非有實修短更
難期爲愛禪栖處來往無常時百川未到海取
途良在茲年到桑榆間寵辱俱已辭恩愛未易



捐餘事無復疑

和赴假還江陵至清涼菴隱峰方在田間
未還

東魯述禮樂西竺兼幽冥聖人爲世出調御庸
庶情后稷教稼穡不能禁棘荊擾擾六合內極
樂唯無生法王有密諦皎皎日月明寵辱不相
及違順亦已平農人困北畮壯士方東征奈何
學佛者百畝亦躬耕雖無家室累亦爲衣食縈
形勞得志逸庶保清涼名

和六月中遇火丁卯冬余家遇火侯豫瞻

雍瞻邀至東園

我有一畝宅枕箪當南軒春秋多清晏所苦夏日燔寒梅巳十載蘙蘙蔭簷前晨興攀其枝沾衣珠露圓親知多隣近朝出中夜還人坐各有役晏安實違天一夕遭烈焰當此番盡年嘗聞至人語禍福皆等閑得失倘若驚信道乃非堅崑崗焚玉石不及方寸田故人敦高義哀我好長眠拂拭焦衣裳置榻開名園



三易集卷一終

# 三易集卷之二目錄

七言古詩九三十首
題張果仙人八海圖贈善琵琶者
放歌行
秋夜集鍾父聽左翠度曲得聲字
賀太宜人受封
又代
送鄭同野之任蘄州幕
龔方伯寄伽南香以玉環報之
潛虬館爲新安倪給諫賦



壽劉翁
錢仲與丈謝德化令而歸詩以爲壽
曹昭服邀以八月十八日觀濤余冐雨赴之至則開舟中有麗人善歌喜而有作
己亥春金子魚遊白嶽當道西湖泝浙江而去時吳進士家居黃山下余從史與游黃山三月內以從子斂㪅婚不得從詩以見志
壽殷無美先生
白陶詩傳孝玄索題
蕭君如竹家有東坡墨竹兩竿筆法沉著而自然飛動意甚念之今五十餘年矣不知流落何處壬戌秋君年九十隱峰比丘求余詩爲壽因而賦此
贈盲禪師三際
徐抱樸六十初度
苦雨行
姚翰林孟長見訪因集戾給事水堂
贈戚梅梁
壽陳克孝之母五十



觀范君輔林符卿奕碁
送申少司馬還朝
郭聖胎至疁城余時寓侯園留飲賦此爲別
靈雨篇謝明府禱雨立應賦此
南翔里有八老人爲社趙陸九十四徐爵九十陸淙八十五徐勲張樂俱八十四董儒八十三朱梓八十二陸球八十一居止不一二里而耄耋相望日杯酒談笑以相娛樂誠太平之盛事也詩以紀之

浴溫泉和館課
憶昔行
與僧論禪偶成
沈廷錫七十代

三易集卷之二目錄終



# 三易集卷之二

## 七言古詩

### 題張果仙人入海圖贈善琵琶者

白驢蹀躞凌波濤奚奴追拳泣且號問君何事欲入海人世紛紛如蝟毛海濱有客見圖畫笑道此翁大狡獪人間何處不徜徉君自胸中多芥蔕吳中冬月秋酒香繁絃急管日在旁少年私來學犯調長夜獨坐彈清商耶前歡笑足老矣豈必避世逃滄浪廻君轡勸君酌我有鳳槽鵾鷄索請君一奏歪馬鴈兒落



### 放歌行

呂梁哽咽不欲流二老飽飯眠柁樓我亦開編送長日忽發一笑怠群憂王君落魄江海客足迹今幾遍九州登高覽勝何不有千奇百怪兼羅收興來落筆寫胸臆奮劒入水尋蛟虬又似幽幷百金士赤身突陣當戈矛風沙颯颯起句裏氣欲伐鼓西海頭嗟余少亦好奇節欲向四海求其儔時乎時乎今老矣意且被褐親鋤耰故園未致十金產亦復無意干諸侯今日看君好意氣正如老馬逢騂騮豈謂能追萬里跡長

鳴奮髯不自休茲游本爲著書計書成當置名
山幽翩然拂袖遂長往遍訪五岳栖丹丘功名
富貴付君等努力報主垂千秋

秋夜集鍾父聽左翠度曲得聲字

燕中九月霜露清忽聞翡翠調春聲繰絲欲斷
別生態墜絮將飛空復情曲罷徘徊久不語縈
然一笑令人傾坐中賓主東南美風流海内久
知名休論落筆各繡虎且羨對酒俱長鯨注看
朱顏欲滅燭陽援素手爭投瓊主人好事無所
惜夜半杯舉長縱横琴中新翻賀若譜席上雜



出樓家鯖我今落落長安道千憂百念常相縈
偶來放浪歡娛地恍若霧雨逢新晴吾頭憒憒
且歸去奈此烱烱雙眸矇丁寧後會莫前郤天
街新月重相迎

賀太宜人受封

四明狂客眞神仙至今子弟猶翩翩憶昔長君
來至燕與余結交今幾年九逵夜月飛觴後雙
闕春雲縣翰前文成酒罷忽惆悵白雲渺渺東
南天一朝身在丹霄上喜有月俸充肥鮮去歲
青宮蒞法位　皇恩浩蕩遍八埏鳳冠參差鸞

誥爛母也拜命聲珊然三月幽州覺春好煙花
直接吳山邊大家東征將子去語燕啼鶯夾晝
船嗟余骯髒空七尺不羨市朝狎山澤升沉異
路奈爾何飛揚意氣棄如擲吏部門前車馬多
令人欲往還躑躅綠衫年少負母恩今作京東
老樵客

又代

燕中三月楊絮飛花陰草色煙霏霏輕軒容與
向何處夫人遠覽王畿歸憶昨有　詔開青宮
恩被百寮聯拜同六珈璆璆光照曜璽書褒美



勞重瞳維楊煙月笙歌外攜李湖山錦繡中萬
里東征應有賦鳴鳩乳燕春匆匆鴛鴦湖漲桃
花水竹筍青青鱖魚美山公啟事暫徘徊孟母
芳鄰將燕喜君家賓客盛如雲稱詞獻壽方紛
紛會看傳寫來京國編入蘭臺列女文

送鄭同野之任蘄州幕

黃鵠矯矯當雲霄長風萬里同飄飄食君稻粱
處君苑羽翮離披不敢驕看君昂藏負意氣虹
霓貫日生睚眦笑指荊卿劍術疏偷將晉鄙兵
符至但逢嵇阮即沉酣寧許李程相睥睨十年

蹴踏紅塵間黃金用盡還類頷一朝束帶謁羣公綠衫黃綬趨匆匆男兒七尺何不有有時爲蠖時爲龍孫劉事業悲歌外屈宋文章指顧中平生感慨不平事且付江水隨西東鄉里小兒如作色但言下吏難爲工

龔方伯寄伽南香以玉環報之

嶺南翠羽百萬妝明珠夜出十步光不如掌大青油結香霧日日生衣裳故人殷勤萬里意爲我置之蠻海傍海傍古來絕霜雪草木氣厚冬凝肪一朝婆娑華葉盡獨有膏髓含芬芳枝間倒掛棲不去蜂蜜年年依作房日蒸霧淪百千歲中間文甓彪虎章正如幽人在空谷被褐懷玉深自藏燕王墓前老華表尚可呵禁諸不祥況此久矣通靈異我將貯以雲錦囊出入懷袖不敢忘何以報之雙明璫南雲杳杳道路長吁嗟使我心彷徨



潛虬館爲新安倪給諫賦

軒轅爺日丹成時羣龍竝駕遊天逵獨遺靈虬在空谷千秋愛惜雲霄姿青蘿岩傍富靈異自爺神仙稱福地金堂玉室杳靄間應有高人獨寤寐一朝春雷繞坐來寧許淵潛長自媚雲隐霧閣鎖歲㣲去作玉皇香案吏鸞笙虎瑟動鈞天金支翠旂先後至故山回首煙霞深春猿相呼夜鶴吟百道飛泉環珮響青芝赤草方成林山靈寄語莫惆悵行藏任運曾無心只今禾黍思甘雨且作人間五日霖

壽劉翁

闔閭城是神仙宅七十峯青五湖白羅綺春酣鄧尉山管絃夜動生公石紅樓窈窕出畫圖綠水縈紆漲膏澤劉翁一生住此中醉度春江花月夕自有新詩壓衆人還將妙舞娛佳客市中女子每呼名江左公卿皆側席人世惟當事快心公侯袞袞輕一擲只今柳色滿吳閶梅花狠籍春酒香傳商度徵樂未央堂上歌闋稱壽觴紅顏白髮神揚揚良辰莫負眼前酒靜處閒看肘後方



錢仲與丈謝德化令而歸詩以爲壽

柴桑村頭望廬山紫煙杳靄若可攀九江秀色乍明滅滄波皛皛開心顏朝衙夕坐雲霞間鳥雀喧噪人吏閒問君何事苦挂冠今日受代明

朝還君家高樓見遠海海氣朝昏變光彩鄉里
小兒那可堪竹林徒侶遥相待歸來胸臆一事
無自日盡用供酬呼大兒歸自玄菟外腰間寶
劍殷模糊小兒亦出盧龍塞紫貂重裘玉雪膚
有孫生長鞍馬上負牀來挽大父鬚人生早自
爲懽娛官職只好誇羣愚今年中秋逢六十門
前賓客如雲集率爾相看禮數寛開懷不憚觴
行急猶憶當初作吏時若遭冠帶相維縶豈獨
背徒汗似漿長官衫袖終日濕

曹昭服邀以八月十八日觀濤余冐雨赴
之至則開霽舟中有麗人善歌喜而有作



黃姑灘頭雨浩浩一十八曲蜿蜒道問我扁舟
何所之故人置酒邀傾倒西來崩雲復東還白
日杲杲開我顏八月江濤歪老少我亦放棹青
蘋灣白波迎船蕩坐客紅袖隱見清灔間玉顏
惆悵久不語秋風嫋嫋吹雲鬟主人情深不可
極百壺美酒行如織平波落日最宜人忽見明
月翻江色席上燭滅光更多丹脣微動蹙雙蛾
清歌一曲四坐靜瑯瑯王郎煩詆訶與酬唯愁
刻漏少懽極未覺杯行多今夕何夕奈子何再
請皓齒生清歌闘門漸有行人過嗚呼樂事將
蹉跎

已亥春金子魚遊白嶽當道西湖泝浙江
而去時吳進士家居黃山下余慫臾與游
黃山三月内以從子斂猷婚不得從詩以
見志

春風蕩漾西湖裏遊人曉逐啼鶯起石上長留
粉黛香波間亂潑胭脂水江濤三月殷地雷玉
龍千丈歪復迴富春西去更奇絶蒼翠亂落嚴
陵臺人生勝事豈易得送君不語心徘徊白嶽



信是神仙宅金支下上爛霞開手招五老不得
語香雲杳靄寶雨來天都峯頭絶風露軒轅宿
日升天路更逢地上有吳郎君但作計勿猶豫
歙人程生好遠遊言及故鄉輒掉頭余亦從來
狎丘壑欲往不往空夷猶只今兒女正滿眼宅
人言好父母愁人生墮地自有命富貴豈必皆
貽謀寄語山靈好相待尚平不必婚嫁休

壽殷無美先生

游絲嫋嫋春晝長文簾拂地春風香坐中盡是
文章伯稱詩獻壽諧宮商主人一生常好客倒

庋傾筐無所惜吳江鱸腹雲母黃代郡鼠膏水
晶白碧椀頻出長安葅举燈本織崆峒麥賓客
歡笑婦女愁明日廚中無儋石憶昔出守當江
沱人道羔羊絲五紽朝生男兒釋氏送公生長子之朝聞空中數百人唱佛號夜遇魍魎神人訶公嘗夢河神遣一使者相護後淮陰遇風見之金城西頭烽燧多維虜十萬窺洮河會
見中軍推郤縠徐看將帥得廉頗羽扇從容紆
勝算旃裘狠狽斷經過賢王悲思愛女泣別部
拜舞闕支叱猛士初聞收戰甲謀臣早已中虞
羅拂衣歸來無負郭唯存圖史猶如昨苕生繇



牖挂蠨蛸竹壓衡門喧鳥雀斡壘長勤費燭膏
衣裘半取充杯勺人生得意各有途百年何必
麒麟閣東風披拂楊柳勺丹顏白髮迎青春市
中香秔幸相貸一尊吏滿非全貧門前敬謝車
馬客席上多有漁樵人燈花雪落爐煙新令童
糾紛錄事嗔夜半閉閤防窮賓酒酣懽極笑語
眞只願歲歲常相見賞心樂事當良辰

白陶詩傳秀玄索題

陶公門前五柳深孤松當徑高百尋傳家白樹
不盈尺其下時聞金石音人笑主人癡無匹繞
樹吟詩每終日淵明瀟灑千載人尚對庭柯有
容膝君家無廬瓶粟空樹下何堪種秔秫千歲
無由長茯苓一時未可酬梨栗主人拂衣起槌
牀人人會心各有當君不見鄉里小兒富酒肉
陶公何爲忍餓黃花旁況此蒼蒼畜靈異玉蚪
盤鬱髯鬣揚四時濛濛起雲霧三伏皚皚生雪
霜想見南牕漉酒罷形神互答聲琅琅我生百
事不稱意獨於此際留清狂今年欲作五斗計
陶公千首長得將婆娑此樹忍棄置且雇驢馬
煩舟航束帶送迎吾不免歸來對此還徜徉一



尊酬詩兼祭樹永矢寤寐無相忘

蕭君如竹家有東坡墨竹兩竿筆法沉著
而自然飛動意甚念之今五十餘年矣不
知流落何處壬戌秋君年九十隱峰比丘
求余詩爲壽因而賦此

東坡居士人中仙墨竹落紙生雲煙君家兩竿
挂北壁滿堂秋色長蒼然問君何爲號如竹將
與此竹爲隨肩云胡此竹竟辭去妻兒待米須
千錢淇園萬東付河伯渭川千畝成桑田人間
反覆多若此胥爲點墨生留連浮沈閒里消朝

夕白髮蒼顏不蕭索九十不衰眞地仙飽見重
裘換絺綌清涼庵外林塘幽風和日麗頻來游
滿徑綠莎閒駐足穿林紅葉常蒙頭香爐茗椀
出軟語經行晏坐同夷猶相從若話西歸路須
問空王駕白牛

贈盲禪師三際

匿王六十恒河邊三歲見性猶依然今公五十
何所見惟有黑暗在眼前見根雖壞性不壞何
與佛面變青蓮天花繽紛繞法座慈航死轉當
迷川爸時佛子有是者優那律陀樂瞻眠七日



七夜得天眼能如掌果觀三千人言公胡不至
此公是求佛非求天朝來香華鐘磬集共請軟
語開法筵終日說食不自飽安用匍匐芸人田
色空明暗俱幻滅眞心還向聞思圓

徐抱樸六十初度 沈用卿廣文稱其德余因與定交

我友潛山老廣文性如麋鹿居人羣平生親厚
形影滅半世綢繆獨向君君如長松隱山谷碧
月青霞媚幽獨自有深衷托古人寧能飾智驚
愚俗鄰家酒熟朝舉杯于今詩成夜催燭牀頭
牽衣學語孫秀色崢嶸起看目試計從前六十
年何須高蓋乘華轂嗟余故舊今幾何高明之
室愁風波還恐白頭忽投劍暫逢青眼防操戈
與君晚歲心莫逆青鞋白帢頻經過乃知潛山
交有道我亦藉此慰晉老老人只合自相憐世
上交情太草草五月園林富綠陰一觴一咏當
晴昊翠竹碧梧知我心千廻不厭同傾倒

苦雨行

田家常言五月霧行船不須重問路連朝撲面
如黃埃東家不辨西家樹去年八月來早霜木
綿不足充秋糧公私交迫至今日喜見二麥連



雲黃西南風來知雨兆漸覺浮潤生衣裳蚯蚓
上堦蟻徙穴十日十夜何湯湯野雀翻來寄燕
室河魴豈復虞魚梁舍前舍後浪花白隣翁咫
尺空相望龍潭午日舟航集故人置酒舒於邑
方喜雲開見日光無奈斯晴不及夕屋角旁穿
漬簡編牀頭上漏鋪蓑笠餘糧狼籍四壁空臥
聽農人中夜泣萬物同荷皇天慈豈恐赤子長
流離來牟委地今已矣猶望一稔秋爲期

姚翰林孟長見訪因集侯給事水堂

夕陽映水留殘紅閣前竹樹煙濛濛臨池置酒

月照廊空明瀲灔當杯中知君才名三十載獨筆出入蓬萊宮記纂常兼左右史平生頗狎漁樵翁朝來軒車入委巷驚起傍舍豈兒童勸醻淹留移夜漏談笑磊落成長虹憶余作客長安市塵中私閱天下士阿閣從來待鳳凰天閑終鮮逢騏驎廟廊之具非君誰國勢搶攘須扶持蒼生引領望安石東山一起帝王師

贈戚梅梁

七十年來江海客雙鬢猶青兩眸碧有時抵掌少年場醉後起舞拓金戟自言身是百夫雄咄咄吐氣成霓虹願斬鯨鯢青海外願隨驃騎出雲中耳邊若聞金鼓震便覺肘腋生長風丈夫鴻毛視七尺安用馬革來相蒙只今世事已如此壯心盡付東流水老驥伏櫪時悲鳴誰道霜蹄有萬里

壽陳克斉之母五十

聊城城中十萬家重堂曲室交相加東隣香車曳綺繡北舍錦席鬪琵琶中有一人獨淹泣手撫弱子方嘔啞初向縑緗消日月漸看筆札起雲霞三十年來如過隙母氏劬勞匪朝夕荆山



有玉信美矣誰與琢者成圭璧水木清華十畝園左陳翰墨右琴尊先君乘雲定來往應知含笑歸九原薰風南來日正長長筵起舞進壽觴綠衣坐末何年少旁人笑指杜黃裳

觀范君輔林符卿奕棊

昔我好讀孫吳書欲提枹鼓驅戎車曾經劉項戰爭處時無英雄不得語只今鬢髮已如絲飛騰意氣徒爾爲不如曲房擁爐坐藤牀竹几觀園棊大椒范老眞國手胸中奇正無不有初看落落縱復橫北平太守無刀斗忽驚壁壘氣象新亞夫嚴軍出細柳手持矟壁辭秦京亦有一箭收聊城經營百戰爭咫尺時或千里不留行檇李林君髮覆額此時正作聊城客十年不見偶遇之龍爭虎鬭聲輝赫武安鋒銳不可當廉頗持重知長策雷轟電閃變態多天馬行空地無迹旁人未必知深機略窺十一從千百是日迎氣城東偏珠旗玉勒新妝妍滿堂賓客不掛眼揣摩得失神悄然江梅欲白江橙黃勸君住此遺舟航江湖好手亦難遇君家歲暮有底忙高門懸箔皆好事無處不有屠蘇香況聞雪後

河豚上且共酣歌春夜長

送申少司馬還朝

東征諸將驅鯨鯢十載懸軍遠海西　君王拊髀長太息安得飛劒決雲霓方叔元老才不世一生出入雲霄地四郊多壘得運籌約束蠻夷如指臂長白山邊狐鼠群要領何堪膏斧鑕誰爲開柙恣跟蹄況値諸軍正兒戲天開泰運呈禎祥百里河清下鳳凰聖明既爲萬國出必有名世扶助勳憶昔公爲典屬國胡鶵躑躅方闕牆一言指揮盡心灰旃裘毳幕各得將蜂屯蟻



聚今幾時能使中土爲徬徨盧龍九月饒霜露鼓角連雲方苦戰自聞安石起東山壁壘旌旗光采變文武忠孝應時須書生貌入凌煙圖山中故人遥有約會待功成泛五湖

郭聖胎至畯城余時寓侯園留飲賦此爲別

我今無家寄寓處白日霏霏起香霧苦遭人事欲出門繞樹百廻不得去郭君遠自燕中來談笑使我心神開自道聞名三十載那得相逢無一杯貧家肴蔌殊草草且須急飲春光催山陽楊郎能舉白玉山亭亭終不頹城上從教傳鼓柝室中幸未罄尊罍蒼煙橫樹月照席杖開病鳥看佳客今宵花月不盡懽明日飛花滿園白余亦東西南北人結交四海誰相親對君不覺傾倒盡知君直任情性真君今西向丹陽道吳山處處餘春好白門楊柳烏栖時雨鄉對酒遥相思

靈雨篇謝明府禱雨立應賦此

天公百日封江湖老龍睡熟不可呼重潭魚鮪半涸死三農衣食投洪爐去年衾裯易斗米今



年米貴仍無襦兒童吁嗟父老泣道路籍籍將焚巫邦君愛民真愷悌笑嚬常會神明意哀此喁喁十萬家心知溝壑須臾事尋常羊雁饟素絲車如鷄栖亦委蛇朝來徒步謝冠蓋道旁觀者爭歎咨吾君庶幾無疾病但恐日炙炎風吹街前白日未移晷中心惻怛天應知金支翠旂恍惚至後有雨伯前雲師既沾城郭及原野平鋪萬頃清琉璃田間婦子相顧笑吉貝可織稻可糜南北征輸各萬里吳中何處無瘡痍海濱獨荷皇天慈王室如燬父毋邇白首書生見五

朝長携蓑笠伴漁樵年豐好作春秋社社中長
作太平謠

南翔里有八老人爲社趙陸九十四徐爵
九十陸淙八十五徐勳張樂俱八十四董
儒八十三朱梓八十二陸球八十一居止
不一二里而耄耋相望日杯酒談笑以相
娛樂誠太平之盛事也詩以紀之

白鶴村頭春日曉香霧濛濛百花好蒼顏素髮
八老人花前置酒相傾倒笑說鄰翁學語時追
談邑子知名早不知主客更勸酬爭引曾玄互



提抱今年孟春甲子晴占云麻麥俱豐成坐中
祭酒九十四敬酧社翁吉且淸其間迭起拜叟
祝但願脚健雙眸明桂林從事八十一只聞嗔
弟無呼兄南村翳翳桑榆日出且持盃歸散帙
但課兒孫種黍苗何知道士飡芝朮香山居士
有遺篇九十不衰眞地仙公等康健逢聖世能
無旦暮歌皇天願炊香飯釀秋酒日奉杖屨長
周旋正嘉遺事多訛謬欲問鑾輿南幸年

浴温泉和館課

鶯啼燕語晝欲長山花澗草呈年芳良辰勝地
不可負況有朋好同倘徉石上淸泉鑒眉髮輕
風滌蕩吹衣裳解帶臨流洗煩熇娟娟珠玉照
我傍平林葱蒨蔽白日使我坐久心神凉長歌
互荅歸去晚若奏金石相鏗鏘人生豈無當世
志吾道行藏命所制鳳鳥不至麒麟亾安用皇
皇强從事我行洙泗思其人舞雩沂水盡飛塵
只有尼宣庭下檜猶記經今幾暮春

憶昔行

藤花搖曳接林丘公子瓊筵出綵舟妓女紅裙
金屈膝妖童綠幘玉搔頭淸歌妙舞教春住紫



霧靑烟盡日浮撩亂部華阡陌上遊人不去去
人留嬌紅嫩綠總陽春中有芳華更絕倫醉態
乍慭還乍慧多情含笑又含嚬三春細筭成纖
指百和濃香出絳唇相對相看尤恨遠不言不
笑尚愁人維揚過客去如麻可憐俱未識瓊花
一朝名落繁華子繡轂雕鞍相蔽遮雕鞍繡轂
何倚徙共羨穠花憐艷蘂誰家庭院愛芳菲移
向玉墀銀砌裏玉墀銀砌自生香朱闌翠檻有
輝光春蘭秋菊隨時好暮雨朝雲此日長晉賓
共醉鸕鷀杓送客仝歸玳瑁牀少婦鏡中消粉

黛詞入筆底費篇章憑君試問漢江濱交甫先從解佩親自倚多情膠漆固寧知片語隔胡秦微瑕詎掩連城重寸纇何傷錦段新不爲青烏啣書去翻作蒼蠅點玉頻胡爲初來海鷰違君家秋思轉霏微朱樓繡戶鴛鴦睡碧澗銀塘翡翠飛却恨紗窻開曙色長愁綉幙放春歸願言千載長爾爾莫妬傍人有是非

與僧論禪偶成

西來寄意如虛空恒沙國土人人同厭離此地慕彼岸正是沒溺波濤中若云得者卽非得何



異繫影縛飄風飢時持鉢次第去渴卽煎茶鑪火紅我今住處眞樂國安用惘惘分西東遲看日落想佛土黃面瞿曇笑殺儂

沈廷錫七十代

君家田舍臨江邊鷄鶩啄啄魚蝦鮮機杼欲休看落月耰鉏爭出開朝煙卧聽兒曹誦經史如戛金玉鳴朱絃七十老翁日晏坐時復弄筆理殘編憶昔傳經傍水竹回首三朝半百年君作老農守二頃我對公車七至燕往來依稀竟成夢空餘白髮雪垂肩世間誰人稱得意戴笠乘車亦可異羨君出入不須扶燈下能辨牛毛字少好縑緗老尚然不欲遺經空墜地況有璠璵出戶庭手加琱琢令成器江南好景唯重陽黃花欲笑橘柚香當特與君讀書處蒼蒼桂樹參高楊白頭兄弟難數面今我不樂去日長子孫富貴各有命老馬莫教駒騰驤（君至老猶好觀制義戲及之）蘭筋早晩入天廐金羈玉勒生輝光



闕

三易集卷之二　終

三易集卷之三目錄

五言律詩凡四十七首


秋雨過徐爾常園再病海曙樓八首

弇園看牡丹

西郊即事

病直塘

病光福寺

過鄧尉山下

結草庵

竹塘寺





從消夏灣至包山寺

太原公東園二首

再過東園

舟阻雙溝日過陳學究有贈二首

漁陽二首

送王喬爲之延平

張叅軍舍中觀梅

飲湯仲光中貴二首

龔方伯石岡別墅三首

姚允初觀察海月樓二首

過圓通寺

盧菴比丘六十二首

過省修禪室小憩

秋日與吳東美盧君一過時聖昭四首

護國寺看牡丹二首

集瑜影樓

東林即事

同聞初過如筏方丈二首

同龔廣文應民集時聖昭樓中三首

南樓夜集二首




五言排律凡十二首


壽吉安曾太宰何侍御屬賦

壽沈春里七十

丁吏部之母六十

徐隱君古岡別業

送韓明府入朝

申文定公祠

贈醫者陳抱元

嘉樹堂稱觴

上謝明府

送孫初陽還朝
挽敬玄比丘
壽張黃鶴七十

三易集卷之三目錄終



# 三易集卷之三

## 五言律詩

### 秋雨過徐爾常園再宿海曙樓八首

高樹喧風雨南城颯早秋忽思開小閣尋報遣輕舟響屧迴廊靜圍棊散帙收曲房長宿處解帶恣淹留

面北層軒敞攜尊對斷涯暮雲栖畢睍秋水沒蒹葭複道傳鯖鮓迴屏隱琵琶自誇能辨曲移榻傷人斜

老入歡娛地誰能讓少年向來辭患盞今夕恣繁絃坐密宮商切情忘笑語顛酒酣佯潦倒雙倚侍兒肩



醉覺悲歡集情驚歲月奔君初生鳳穴我乍託龍門帳後看歌舞尊前奉討論池邊松檜樹應拱故人言

地僻無雞犬蟬聲報曙光林間停絡緯草際散牛羊擁枕呼棋局臨牕理筆牀月高隨臥起賓主各相忘

久傳金粟影白日出祥光度 來瞻禮開龕覺妙香始知尊像教無語示津 何日沾甘露清

涼徧十方

主人能愛客臨去轉邀延酒伴仍飛札歌兒更理絃高楊飄徧雨遠水瀉寒煙良會何容易寧辭再醉眠

晶晶波煙瀾陰陰竹樹寒庖人扇鮭脯小史篋衣冠欲別頻爲約斯遊豈意闌秋風吹早桂未覺後期難

翁園看牡丹

春陰拂草輕曉色趂花明舊種多留姓新枝半未名彩雲終不散香霧自長生豔絕寧辭醉全



添粉黛情

西郊即事

出郭二三里多爲樵採家人朋收蕎麥客坐散鶯花鸛下新秧水鷗眠淺草沙爲農堪自老至此一長嗟

宿直塘

雨後稻粱好霜前魚蟹饒密藤全隱壁古柳臥成橋樹裏方爲市籬間暗上潮田家秋作罷燈火各相邀

宿光福寺

步屧來禪寺千山淨落暉老僧迎客語棲鳥覓人飛遠火穿青靄疎鐘出翠微下方羣動息雞犬漸依稀

過鄧尉山下

桑柘陰陰徑蠶眠晝掩門薄雲含古寺微雨入前村曲澗通秋水疎籬護果園隔林方問路無奈鳥聲喧

結草庵

萬堞暮煙碧雙林秋色黃梵音來別院幢影入寒塘客至看碑石僧歸抱藥囊谷人池館盡無



處問滄浪　蘇子美滄浪亭正在此地

竹塘寺

古寺依荒草淒涼斷客行陰蟲吟齧壁宿鳥入雕甍美竹多題字寒花不識名青鞋尋勝事欲遍闔閭城

從消夏灣至包山寺

渺渺蒹葭白村村橘柚黃椽林新子落茶塢正花香小築當山麓哀泉度石梁從來登眺熟安穩臥僧房

太原公東園二首

累日厭人事殘春憐物華壺觴來別墅萊麥散晴沙鳥語對橋竹魚唧臨水花老思棲隱處眞欲問東家

冉冉野花落悠悠溪水香古藤緣樹立新竹共人長倆燕驚棋去遊蜂趂酒忺流連待明月清露濕衣裳

再過東園

春暮意無賴轉憐新綠蘩竹陰長欲雨花氣不因風臥看鶯巢鳥行逢結網蟲櫻桃三月盡滴滴欲舒紅



舟阻雙溝日過陳學究有贈二首

知是午潮落小谿鳴咽流綠蘿留薄暮紅葉報深秋新月遠林角夕陽高樹頭平生丘壑意一到一消憂

黃河眞似帶半月五家村野曠無春色沙平辨水痕閒過看課業久坐習方言此地猶淳朴堪營十畝園

魚兒依淺戲雉子隱沙行獨立防崩岸相逢問去程居人如故舊童稚喜逢迎〔毋〕日供園蔌多慚未識名

漁陽二首

住久漁陽郡朝朝望白檀朔雲秋色早邊月夕光寒館伴能胡語降夷學漢冠人傳魏武帝於此破烏丸

邵伯湖邊棹來時戴勝啼燕王臺下草到日阜螽嘶旅服因時節方言辨魯齊不將鄉國異唯有五更雞

送王裔賜之延平

人傳南劍外樹杪落寒泉萬里蘼蕪老千村橘柚懸朝銜啼鳥集夜閣嘯猿還百丈多嘉石歸應取壓船



張叅軍舍中觀梅

何處尋春色南隣傲吏家淋頭存竹葉屋角列梅花喚起憑朝鳥酣歌到晚鴉但令饒樂事不恨在天涯

飲湯仲光中貴二首

小徑絕人跡一庭秋色深大官傳食譜孤客愛鄉音不及禁中事因知塵外心此間良會少莫惜夜沉沉

此日知休沐叩門驚鳥棲重尋前散帙更喜見

新題君有僧寺紀游詩夕照留高閣秋煙冷大堤莫嫌
歸去早客舍貫城西

龔方伯石岡別墅三首

聞說溪山好南塘第五橋夕陽明隴首寒靄帶
峰腰鵲對開樽喜魚驚弄槳跳謝公丘壑意不
欲與漁樵

五里延林薄孤亭島嶼分平波宜蕩月複嶺欲
生雲酒氣中流散棋聲隔岸聞微風動荷芰珠
露白紛紛

密竹疑無徑高梧別有隄酒肴隨意設圖史若



爲攜老鶴銜人怒新鳩應母啼東家如可問終
日共攀躋

姚允初觀察海月樓二首

城闕晚霞盡樓前黃葉殘蛩聲悽露下雁字滿
雲端皓魄沈潭靜清輝入座寒美人隔秋水無
夜不憑欄

魚動一池月鳥投三徑煙獨吟楊柳外離立薜
蘿邊掃石成聯句臨流理釣船樓居無限意只
在市朝前

過圓通寺

禪院碧梧合我來朝露晞日長思臥簟風起欲
添衣中坐佛光現隔牆人語稀南林諸長老同
待夕陽歸

虛菴比丘六十二首

瀟灑招提境元非別有天梵音攙市語簷影挂
炊煙不離有爲法長依無相禪君看塵土內灼
灼出紅蓮

欲證西來意何曾在買山長將千佛諦普施四
民間有客敲鳴磬無人獨閉關旃檀留像法朝
夕對慈顏



過省修禪室小憩

禪堂初解夏晝日尚關門樓鳥依禪定鳴蟲樵
梵言奕棋留客久奇字倩君翻再到曾遊處蒼
苔識履痕

秋日與吳東美盧君一過時聖昭四首

榆柳陰陰處中藏五畝園白蘋生廢沼黃葉覆
衡門臥犬憑人過鳴禽亂客言幽居太寥寂宜
且置琴尊

爲問園中樹何能免菀枯雲霄須得路日月且
窮途翰墨留塵迹方書滿坐隅君看伏櫪馬赤

騨亦踟躕

相望碧雲合小樓徂暑殘法書森劎戟棊局響

琅玕名果裸菱芡晚茶含蕙蘭胡琴先有約會

向月中彈

咫尺南塘路蕭疎可散愁乘秋頻步屧醉月正

宜樓塔上浮煙斂城邊夕照收玉人當此際取

次奏梁州

護國寺看牡丹二首

小院隱禪寺豔香聞入門相看如舊識不必在

能言照坐慶雲合沾衣朝露痕只應散花女於



此鬭嬋媛

去歲賞花跡猶留庭際苔僧寮多好事我輩數

能來豔粉落碁局殘香凝酒杯更憐圖畫裏不

受老相催

集檜影樓

小閣茶煙起松風繞素屏開尊談舊雨落筆見

華星白首同傾倒紅顏屢醉醒每逢歡笑日眞

覺洽形神

東林即事

蘭若南城曲秋深更寂寥碧梧全覆尾紅蓼正

當橋野雀羣分飯栖烏欲定巢田家收穫□長

老助荄蕘

同閒初過如筏方丈二首

一畝招提境翛然夕照間乃知求淨土何必在

名山積雪木綿白含霜楓葉殷君家西郛外應

共暮禽還

未問彌天事且看冰雪容經行留芍藥寺有木芍藥

諷詠秀芙蓉近水寒花發緣堤落葉重遙知君

到寺暮靄出疎鐘

同龔廣文應民集時聖耶樓中三首



城郭尚殘暑小樓迎晚涼林煙連雉堞秋色正

蒼蒼脫略憑諧謔逡巡守令章不愁歸路遠白

月滿南塘

中歲酒徒散開樽不解憂相逢當此夕盡醉答

新秋木葉傷年事蘭香竟日留從今風月好把

盞憶茲樓

讀罷五君詠壁書五君詠殊深千古情隨波無礙世

放浪有涯生不挂眼前事何論身後名況逢嵇

阮輩寧惜酒杯傾

南樓夜集二首

市隱浮煙碧樓迎返照紅罍聲傷舍外欸語曲
房中風定塔鈴寂月沉街鼓逢翠省頻蹙意不
待語言通

自笞論交地何須齒髮同贈詩堪永日談笑欲
生風正值三餘暇應知六蕤通鵷雛成羽翼容
易絕雲空

五言排律

壽吉安曾太宰何侍御爵賦

章貢交流處仍生命世賢代傳雕虎業家有畫
熊軒蚤遇風雲會長依日月邊祥刑停五百曲



禮輯三千家宰還分職羣僚共在甄玉衡森布
列冰鑑肅高懸作貢看王會調羮奉御筵于公
知有後廣漢治無前北極分旌鉞南巡畫幅幀
蠻夷俱叩地父子不同川衆意思全瓦孤忠恐
事權豹藏因霧雨鴻衆絕雲煙白簡浮言息玄
纁奉賜還歲寒臣節見時與主恩堅紫禁聽
移履青宮切細旃行藏時序爾道德日星然大
海寧辭鯀華堂始兆鱣通名稱弟子正席儼神
仙宦拙甘投放師資敢棄捐心常瞻北斗川欲
駐南天曉氣金臺爽晴霞玉笋鮮遥將一樽酒

獻壽自千年

壽沈春里七十

別墅開榆社滄波帶草堂竹光搖几席花氣入
衣裳絡緯催機杼鷄豚共稻粱煙雲供點筆日
月付持觴醉後能鴝鵒尊前與鸕鷀道心隨失
馬名利問求羊露浥尊羮好霜催菰米香安神
思老氏任意到羲皇夙有王猷興時過左氏莊
維舟侵樹碧步屧破苔蒼我自推耆舊君今正
壽昌願言諸葛輩時拜德公牀

丁吏部之母六十

聞說東征處煙霞紫翠房岩頭承寶蓋晉江山名石
乳亦山上所有獻瓊漿歲月潛園賦晨昏漢署香輕
軒金粟近壽酒玉芝將藻鑑資 皇極蒲輪切
衆望行看燕喜罷逐子入文昌



徐隱君古岡別業

屋下通潮汐翛然長者居滿城迎杖履環堵靜
圖書幽意羲皇上高談魯叟餘開門多竹樹入
社半樵漁稻畝經霜蟹蓴江入水魚清吟長據
槁安步且為車百歲昇平世公卿恐不如

送韓明府入覲

東海今誰表聲華岱岳連鼎鐘垂世業金石貴新篇易受田何說書從晁錯傳人倫氷鑑徹物望玉衡懸共喜安巢烏眞看耀火螢禾生連畝穗麥秀並岐稍賦汰均三壤農工急百川奔濤驚組練棄地比金錢析義分淝水修詞出湧泉磨礱勞粉錫筆削費丹鉛五鳳絲綸下雙鳧羽翼翩暫令司鎖鑰行且秉衡銓弟子援車後兒童臥轍前春秋尸祝盛瓏琰姓名鐫有士談千載爲民受一廛葺門頻命駕華屋許開編薄俗憑眞宰淸言儼列仙受知同買骨懷德在烹鮮



弱柳邀征蓋飛花戀別筵何年來建節竹馬候江邊

申文定公祠

社稷休明運還憑一个臣國華資黼黻王業富經綸早歲逢黃石終年侍　紫宸玉衡齊法象金鉉耤調勻　主德投魚水羣才附驥塵吏張霖雨洽論道日星陳禁地歌鴻鵠中原網鳳麟泰階符瑞協帷幄折衝頻六詔西連蜀三韓北向秦徂征伸赫怒款貢與和親符在藏刀日時當負斧扆勉從骸骨疏逾眷殿肱新　御札重

封望承筐別賜珍禮知宜祭社功合在明禋幼婦碑當道先賢廟比鄰往來多墮淚歌舞迭迎神歲月祠前柏春秋澗底蘋雲車來彷彿世世福吳民

贈醫者陳抱元

問君高閣裏縹緲接羣僊北斗當牕戶南熏拂簡編白浮滄海月青合泖湖煙六氣重斟酌三因細斡旋淸琴酬鶴唳秘笈是龍傳萓襖栖山谷韓康老市廛玉機宣妙義金匱得眞詮杖履千門待刀圭二豎捐上池會入口元里欲隨肩



汗漫人間世徜徉且百年

嘉樹堂稱觴詩

憶昔南橋下相過絕遠迎中堂詩酒社後閣杼機聲樹色垂堂暗芸香入座輕煙霞容豹隱夙夜警鷄鳴晩歲辭人事淸晨禮佛名今眞稱秉塞古有築懷淸佩玉爲行節貽金笑滿籯毎看烏烏戲深喜鶺鴒情壽毋鳲鳩並諸孫鸑鷟成綺紈寧置意冠冕未爲榮稻祕珍珠綻尊江翠帶英能令顏色好何必飯靑精

上謝明府

聞說金峨嶺煙霞接洞天降神生俊傑名世佐清平獨冠登龍選爭覩變豹篇　詔分鸞鳳集名重鸞鵠聯物望氷壺瑩人倫水鏡懸陰陽供協律大小各調絃澍雨隨軒蓋慈雲覆幅幀黍苗羅野外桃李滿門前降福同真宰儀刑儼列仙深心知御馬善政似烹鮮萬戶勤耕鑿三時樂妥眠壽觴逢此日扶杖祝長年莫怪歌謠拙應教邑乘傳

送孫初陽還朝

爲問封疆事誰分社稷憂邊情如刺蝟國命在



雖鳩憶昨初投筆乘時試運籌指揮憑羽扇談笑撫旌裘閃電生機械連雲列戟矛一臺當要害千里賴綢繆烈士匡君切讒夫與敵謀園林隨杖履部曲解兜鍪萬國供仍急三韓戰未休迷途思老馬入谷見鳴騶綠野眠方穩蒼生望欲酬鷺鴦相逐日鴻雁正橫秋勝筭輸帷幄精誠動冕旒君看黃石略儒者竟封侯

挽敬玄比丘

雪嶺招提路悲風起薜蘿禪牀猶伏虎法席靜鳴鼉妙偈傳沙界浮生竟逝波漸看麻麥少密別苾蒭多任取三乘去難逃四大和慈心存忍草淨業比新荷大士方含笑羣生盡涕沱悟時當自度隻履過恒河

壽張黃鶴七十

古道今誰嗣斯文有大方青雲圓丘廟白雪灑緗緗道氣從玄祖儒宗學素王一身皆黼黻千首協宮商入水剸犀象凌霄翥鳳皇太山榮桂樹幽谷采蘭芳自抱荊山璞寧求渭水璜授書俄作市通德別名鄉我亦躭蟲篆君應許雁行白駒如可縶黃鶴且相將討論千秋事周旋萬



壽觴少微星象處百里接滄浪

三易集卷之三終

三易集卷之四目錄

七言律詩凡一百三十九首

辛丑八月之望四明相公第紫牡丹忽發一花同諸詞客賦四首
九日集海曙樓奉和徐宗伯公韻
九日海曙樓觀練士戲東同遊諸子
同宗伯公野外觀秋色命諸子先賦
同宗伯公泛舟
弘濟寺叅守心禪
程相如奉 詔諭暹羅等入國還居錢塘



大風雨集李茂實第和程孟陽韻
李茂實水亭初成同程孟陽登眺
薛侍御出按貴州便道歸雲南省覲
送袁將軍歸中都有感
壽施罔卿礪菴
送友人之任潮陽
大內
大閱
觀長至節朝天宮習儀和李翰林
送向蔣嵩之任寧洋
懷申敬中職方
新正三日潘太常得子戲贈
題靈宮
過陶真人故居
陳思俞招飲精舍出圖畫珍玩相示二首
送朱考功視學江右因歸構李省覲道經吳門
同項幼輿諸君集康季修精舍得陽字
項幼輿同程仲貞登顯靈閣望西山積雪以路滑不果因過敝止小飲賦得陽字



送李將軍之任金山
送黃翰林 册封 秦王因奉右史致仕歸蜀
壽袁叅軍
秋夜憶早朝和曾退如館課
憶江城梅花和文少玄館課
答申敬中二首
送史錦衣南還二首
送武殿卿遷仁化令
諸儀部六十

送須君美北上二首
遊金山與婁子柔須君美龔仲和留宿數
日得詩四首
上元城隍廟觀燈
孟先姪餞程孟陽之廣陵雨不得赴
送孟陽之廣陵
迎春日懷胡明府
過胡侯生祠
圓通寺納涼
又賦衣字

送王遜之入朝
遜之子周歲
甘塲五十二首
賀馮將軍
鮑谿甫話舊
婁江看桃花感舊遊
徐爾常子睟盤之朝題贈
沈公路于宅後營十畝之園日吟眺其中
近疏魚蟲鬬事賦贈二首
吳太僕西城別業

同龔廣文應氏集曹恐生齋中賦年字
送侯起東使楚還朝二首
送侯豫瞻赴選
九日漫賦四首
送朱敬㝛榷荆州
遺芬閣看薔薇花
聖昭有詩多憂生之嗟聊用其韻戲爲怪
語解之
汪汝澤邀同纂同志余先歸和應仲鵠韻
留別

沈公路山園新成得赴凡夫篆額更有所
聞丞筆訊之
壽貴池王進士母
題姚觀察允初市隱園
壽張博士
寄陳京兆
集公路園觀伎次孟陽韻二首
壽趙節婦徐子厚母
同何康侯過遺芬閣即事
中秋夜集用聖昭韻

除夕次聖昭韻
元旦次聖昭韻
陳氏兩世入祉祠
送沈叔奢北上兼訊其尊人吏部
須尚寶君美生日二首
飲燕超閣
賀四明謝封公
沈友峯七袠
移兩梧植庭中柬仲和
吳東美邀看護國寺牡丹
徐爾常招飲薔薇下



遺芬閣夜集
和東美壽余之作
薔薇花下醉題
和聖昭往西山留別之作
看霽霞閣後玉蘭柬孟陽
過金爾宗園用前韻
霽霞閣遇雨夜歸再用前韻
看梅柬孟陽
壽張御史母夫人
送謝明府入覲二首
送青浦鄭明府入覲
觀妓戲作
送胥博士之任平鄉
和錢受之悼鶴詩二首時將赴朝命
佛海比丘有詩言休夏後復出行脚次韻
留之
秋日謝明府招飲北郭水亭
寄瞿起田省中
和沈公路除夕元旦詩二十二首



三易集卷之四目錄終

七言律詩

辛丑八月之望四明相公第紫牡丹忽發一花同諸詞客賦四首

楓葉初酣菡萏殘一枝濃豔動長安彩雲欲拂青油幕珠露新承赤玉盤秋半只愁霜信至夜深還怯月光寒已教繪事留殊絕貌與黃花共藥闌

別院氤氳紫氣濃畫屏銀燭影茸茸重看玉砌春風面正想瑤臺夜月容絕艷久知凌芍藥多情更欲殿芙蓉秋花無數王侯第盡覺蕭疏意態慵



身惹爐煙出建章別聞花氣繞迴廊秋蟲未識難禁眼社燕將歸正斷腸天上紫微堪比色月中丹桂自分香明朝賦就清平調好獻君王萬壽觴 十七日是萬壽節

秋入樓臺暮景清朦朧香霧別含情涼風嫋嫋胭脂冷曉露熒熒錦繡明千載魏家猶係姓一時燕市欲更名須知相府禎祥協又道仙人頃刻成

九日集海曙樓奉和徐宗伯公韻

重陽寂寞絳萸囊邂逅登高共舉觴千堞曙煙消紫翠萬家秋色正蒼黃鶉衣屢得同佳節燕石焉能報夜光更喜明朝饒勝事還携歌舞出林塘

九日海曙樓觀練士戲東同遊諸子

最高樓下駐屯營九日轅門赤羽明綺席遥翻弓劒影清談雜入鼓鼙聲昨看虎帳心猶壯曾學龍韜世已平却笑壯夫投筆意時清寧作一書生



同宗伯公野外觀秋色命諸子先賦

芙蓉花綻桂花飛落日平原秋色微曲徑危深同步屧綸巾羽扇雜逢衣花開度曲香風動樹底張燈碧霧微先許巴人歌勝事恐聞白雪和應稀

同宗伯公泛舟

翠釜金壺滿畫船千家指點羨登仙陰陰柳色停輕蓋細細荷香落綺筵鳥和嬌歌啼近樹魚窺麗質入深淵後堂巵酒虛相對今日欣陪樂事偏

弘濟寺答守心禪師

磵道陰森遶碧林危樓縹緲嵌青岑驚濤入陋聲如鬭絕壁臨江勢欲沉楚蜀舳艫簷下泊齊梁碑碣草間尋六朝舊事休惆悵且向山僧問照心

程相如奉　詔諭暹羅等八國還居錢塘

扶桑日出夾朝霞海外侯王擁使車帳下蠻奴臨漢字燈前倭女按胡笳携歸貝葉供詩草采得芙蓉比劍花每對江濤思戰處三千組練列平沙



大風雨集李茂實第和程孟陽韻

雨急風顛七月寒愁來搔首不勝冠魚龍繞坐吹雲霧鳥鵲投人避羽翰江喧霹靂緣崖鬭海坼波濤入市看吳地蒿萊今極目漢家應有教農官

李茂實水亭初成同程孟陽登眺

曲檻廻廊向水亭蕭然秋色在郊坰雨鳴碧沼揺環珮煙拂青巒點畫屏魚戲浪花浮復沒鳥來簷竹語還停相期白首頻來往更擁紅顏與醉醒

薛侍御出按貴州便道歸雲南省覲

繡衣持節出長安南入牂牁路萬盤重箐濕雲常欲雨點蒼晴雪不知寒登車自掃豺狼跡問寢應彈獬豸冠遙憶樹頭新酒熟刺桐花下正承懽

送袁將軍歸中都有感

憶昨關河風月清樓船相送鼓笳聲牙旗夜過彭城市羽箭秋鳴鉅野營冀北沙塵長作客淮南烽火未消兵小山桂樹堪招隱萬里能忘對酒情



壽施冏卿礪菴

廿載逍遥日月閒歲星重見在朝班秩宗典禮三千事車府和鑾十二閑早愛煙霞辭北極曾聞霧雨隱南山芙蓉湖水清相映手撫長松獨往還

送友人之任潮陽

涼雨連宵木葉聞征帆渺渺挂秋雲山中桂樹堪留客嶺外梅花正待君海畔暫看鸞鳳集潮人重見鱷魚文天涯兄弟相思處目斷長風送鴈羣

大內

雙闕晴雲紫翠重中天樓閣繡芙蓉金堦窈窕留仙仗玉几清嚴奉御容青瑣閉來煙樹合翠華臨處露花濃不須對此生惆悵豐鎬元爲萬國宗

大閱

霸上朝先射錦袍平沙萬幕矗旌旄鼓鼙忽動龍蛇陣旌幰高談虎豹韜武騎千群增地險軍聲百里沸江濤由來至理無忘戰譔道鯨鯢遠遁逃



覲長至節朝大宮習儀和李翰林

義和御日駐玄枵又見琳宮絳節朝千隊羽旄龍虎仗九成簫管鳳凰調瑞煙欲傍香爐合寒氣偏依劒佩消禮罷透迤歸紫陌共疑仙侶下雲霄

陽回林澤報芳蘭縹緲瑤臺會百官佳氣近連鳷鵲觀曉光初辨鷺鵷班自同謁帝朝元殿非爲祈靈太乙壇萬國思瞻天日表明朝應御五雲端

送向蔣崧之任寧洋

春秋繁露入長安東觀諸儒嘆不刊歸路正憐瓜蔓綠到官應及荔支丹山前獨鶴穿雲唳闕下雙鳧計日看聖代正須經術士君行早晚直金鑾

懷申敬中職方

曲檻廻廊咫尺連春雲不動小樓前吳山對酒宜今日汶水停舟憶去年顧我清狂空老大看君道氣是神仙侯生不遇佳公子白首誰將姓字傳

新正三日潘太常得子戲贈



春盤椒栢送參差忽報中閨正洗兒愛客滿堂催置酒詞人受簡就題詩聞君久作熊羆夢顧我能知鳳騏姿却笑去年修禊日太常不醉不齋時

題靈宮

玄都五府傍彤闈碧落三宮象紫微法鼓近連宮漏響爐煙遙接御香飛西山返照明金榜北闕祥雲護玉衣更喜仙人樓閣迥長安車馬客來稀

過閻真人故居

世皇中歲好神仙方士承恩玉几前特賜珠宮
開甲第頻分寶膳供經筵馬肝食後留精舍牛
腹書存劉墓田叔莫鼎湖松檜色經過北地一
潸然

陳思俞招飲精舍出圖畫珍玩相示二首

絡繹東南職貢來指揮還屬出羣材爐開汶嶧
開搖筆浪靜河渠數舉杯寶氣早知從漢闕鐘
文曾見列齊臺清歌妙舞爲歡地遮莫城頭曙
鼓催

燕寢逶迤事事幽美人爲政自風流圖書盡出



桓玄舸賓主重逢李白樓簷外峯巒分岱岳璧
開波浪動滄洲不期棨戟森嚴地偏得酣歌散
客愁

送朱考功視學江右因歸檇李省覲道經
吳門

桃花水長大江平襆被蕭蕭五兩輕坐鎮岩廊
糾百辟行開石室進諸生廿宗歲久軒車過檇
李春深彩服明今日上方頻請劍可因占氣覓
豐城

同項幼輿諸君集康季修精舍得陽字

巷南巷北日相望同調招携過夕陽三殿春雲
呈彩繡九衢積雪待壺觴情知朔氣消新歲醉
聽吳音憶故鄉遙識長洲燈火節梅花破白柳
條黃

項幼輿同程仲貞登顯靈閣望西山積雪
以路滑不果因過敝止小飲賦得陽字

西山積雪尚輝光有約登樓眺夕陽愁傷滑泥
回步屧却開環堵對飛觴簷牙喜鵲如談笑殿
角歸鴉任頡頏爐火正紅杯正綠莫虞園柳報
年芳



送李將軍之任金山

海外風煙日日聞緣邊兵馬若星屯知君舊總
期門士出帥新分下瀨軍前部舳艫開夜月戍
樓鐘鼓入秋雲長風萬里能相借直斬鯨鯢待
策勳

送黃翰林 册封 秦王因奉右史致仕
歸蜀

虎符龍節擁旌旄西望秦雲太華高馬過蒲津
驕苜蓿鶯啼漢苑熟櫻桃王門上客皆珠履禁
掖詞臣賜綺袍更羨老親酣醴日安車同渡錦

江濤

壽袁參軍

綠袍黄綬久徘徊南盡蠻煙瘴雨隈烏道正從三楚去龍標曾過五溪來春開萬壽供遊杖夜釀千鍾給酒杯賓客滿堂方燕喜况逢天上彩衣回（予姪士子讓方歸省覲）

秋夜憶早朝和曾退如館課

漢官秋夜漏聲長正憶霓旌入未央金鑰欲開環虎旅玉珂齊止入鵷行雲移繡扇承顏色霧起香爐覽奏章此夕不知遊幸處共傳歌舞集昭陽

憶江城梅花和文少玄館課

我憶南州歲月闌江梅此際欲衝寒詩成樹底香風發醉踏林間鬣雪殘愁聽高樓吹笛罷欲教素壁寫圖看何時移種宜春苑同裏天家雨露溥

答申敬中二首

憶昨離筵酒未消起看寒雨灑楓橋又驚冀北蘼蕪老應念江南橘柚饒歲暮欲尋句曲道秋來頻夢廣陵潮夜長燈火移宮漏獨詠君詩送



寂寥

春明二月柳氤氳記入都門正落曛歲序忽看鴻鴈至江湖空有鹿麋群廣陽朔氣先欺客江左風流獨憶君惆悵緘題相寄處長安砧杵動秋雲

送史錦衣南還二首

皇州二月轉鶬鶊南去煙花處處迎合殿祥雲留劍佩長河永日付棋枰金壺暖泛三清蟻玉軸寒搜二酉鯖別後難忘春雪夜酒闌重聽艷歌聲

澄潭百頃木千章石屋山前別有莊烏鵲當簷迎客喜魴魚出水似人長曾看畫史丹青障鎔擬仙家紫翠房千里蓴羹秋正美終期一醉習池旁

送武殿卿遷仁化令

八月丹楓徧五湖涼風此日到蒼梧重泉過雨鳴環珮絕壁含煙點畫圖會看群童調乳雉遙知太史候飛鳧南中寶玉何須數自有詩篇比夜珠

憶君三策動天顔文彩淋漓玉几間出處每同
鴻鵠舉聲名偏重鷺鵷班歲時子弟爭携酒朝
暮君王欲賜環此日題詩無限意黃梅霧雨暗
西山

送須君美北上二首

中流枕箪有餘清萬里山河錦繡晴洪澤芙蕖
迎畫鷁濟濱楊柳送啼鶯朝隨劍佩祥煙起夕
對絲綸爽氣生霄漢故人相待久應知竝馬入
春明



歸來不放酒盃空憶昨歡悰事事同北郭步歸
桃李月南池留臥芰荷風曲終自辨宮商細詩
罷傳觀翰墨工今日凄然相送意恐拋佳節寂
寥中

遊金山與妻子柔須君美龔仲和留宿數
日得詩四首

鐵甕城邊白露深江干雙槳泛秋陰驚濤入峽
聲方怒絕壁憑虛勢欲沈緣岸法幢搖倒影隔
江長笛送哀音渡頭聚語分南北波面驚呼定
古今

貝闕珠宮咫尺分鮫人機杼夜深聞澄波落日
臙脂色遠岫餘霞錦繡紋王氣近連龍虎宅人
煙微辨馬牛群最高亭上徘徊久紫翠氤氳滿
袖雲

百尺懸崖置曲廊驚湍鬬石濺衣裳風高旅鴈
傳秋信月暗驪龍吐夜光檻外舳艫來楚蜀巖
間碑碣辨隋唐江心氣候殊城郭七月蕭森草
樹涼

南徐急雨渡江來淮海浮雲拂地迴游客留連
中泠水老僧指點妙高臺凭欄似辨龍宮語欹
枕俄看蜃市開爲借靈鼇方便力暫移此地接
蓬萊



上元城隍廟觀燈

雲廳霧閣喜新成況値良宵四美幷月榭參差
絲管隊星橋綷縩綺羅迎煙花早放宜春苑火
樹平開不夜城從此年年調玉燭長將五福答
蒼生

孟先姪餞程孟陽之廣陵雨不得赴

茅茨霧雨對愁顔不是幽棲學閉關徑草帶煙
鶗鴂色牆花沾雨鵓鴣班氣蒸北郭朙仍暗泥
沒南塘出更還亦道暮年離別恨難消一夕酒

杯間

送孟陽之廣陵

扁舟西去正愁霖十口驅人百感侵故舊逢迎消客思新知欵語作鄉音空王久已傳宗旨烈士知應減壯心獨有窮令詩句好江山佳處且長吟

迎春日懷胡明府

百隊旌旄曉色開千家笑語暖香迴新妝半隱流蘇動雜樂遥聞絲仗回鴨綠水邊齊畫舫鵝黃隄上急傳杯東風一夜催花柳猶道西從茂



苑來

過胡侯生祠

竹馬蹉跎又歲闌經營廟貌俯江湍春陽早爲舒桃李伏臘知應薦蕙蘭過客徘徊留賦詠居人涕淚灑衣冠君侯長帶微酡色可道祠前酒不乾狄梁公入朝有酒色天后問公素不飲何乃似醉公對或人酬巨耳

圓通寺納涼

僧院梧桐露未晞霏霏綠雪欲沾衣松濤繞座消長晝樹石成圖對落暉北郭先生頻就枕東林支老共忘機拈提咫尺連關閩竹几蒲團客到稀

又賦衣字

曲徑禪房俗事稀龕前燈焰晝微微日長棋算頻舒卷風動幡幢竟是非茶鼎屢分萱草帶藥蘭方晒薜蘿衣盤中肴蔌皆清美自說新從越地歸

送王遜之入朝

春深宮柳隱西垣爭看三朝國老孫匡世絲綸留鳳閣在廷冠冕半龍門曾窮歲月通經術早向雲霄報主恩若問廿年開濟事諫書猶有



淚成痕

遜之子周歲

去歲衣冠賀紫宸傳聞相府産麒麟太丘桂樹芳華遠關尹蓮花采色新千載　主恩留劍履百年家業在絲綸應知此後中秋月綠野堂前燕喜頻

甘甥五十

十載西郊結草堂今從城郭卜林塘竹間露裏琴樽潤花底風來翰墨香曾散萬金隨淚跡晚依三寶學和光某丘某水行遊處手種新松百

尺長
高楊蔭合雜花明隔屋歌呼是舅甥三徑雞鳴
連曙色一庭鳥語共春聲東林笋向西林出左
个香飄右个迎垂老只存門戶計黃金何似一
經成

賀馮將軍

紫綬黃韋照海濤平生軍務不辭勞指揮立就
魚龍陣談笑徐分虎豹韜橫海幾隨楊僕節傳
家唯有呂虔刀將門有將從來事眼見兒孫盡
錦袍



鮑谿甫話舊

慈竹蕭森巳夢中相逢草草去匆匆玉機欲問
精微義珠貫還思律呂工家在萬山黃葉晚路
經千里白蘋風人間聚散尋常事莫恨凄涼總
帳空

婁江看桃花感舊遊

憶從桃塢汎輕舠紫霧紅霞趁早潮彩鷁凌波
圖畫裏新鶯傍座管絃調明朝紀事詩篇出半
夜分曹酒戶饒一自風流雲散後幾廻佳節暗
中消

徐爾常子晫盤之朝題贈

去年今日火西徂正夢熊羆入坐隅曾是龍門
形影切又看鳳穴羽毛殊重呼襁抱摩頭玉却
背笙歌弄掌珠須有圖書傳世業豈憑門第號
華腴

沈公路于宅後管十畝之園日吟眺其中
近疏魚蟲鬬事賦贈二首

春日遲遲翰墨林中宵絲竹有清音花藂队檻
合風細樹色當樓過雨深散帙正管千古事開
尊聊寄百年心巖前手自移杉檜會見虬龍起



十尋
參差洞壑隱樓臺紫翠霏霏夕照開舊注魚蟲
留副墨新巢鳥雀勸傳杯月移疎影波間藻風
動寒香嶺上梅知有詩篇酬令節東城春色早
相催

吳太僕西城別業

雙林北去過橫塘榆柳陰中結野堂詞客拔詩
催小酌侍兒按譜度清商白雲繞座茶香合蒼
雪沾衣竹蔭涼欲辨小舟容二老筆牀棋局弄
滄浪

同冀廣文應民集曹恐生齋中賦年字

雨餘庭樹欲生煙清簟圍棊送小年錄事新條催急盞中郎舊譜入繁絃門生拂几留題字野老持杯咏贈篇有贈徐汝廉詩酒罷未愁良會遠笑看波面出新蓮

送侯起東使楚還朝二首

今年臘月報春還官柳蕭蕭未可攀市酒醉辭麋鹿侶郵籤催入鷺鴛班揚州月出笙歌裏岱岳雲開綺畫間到日正逢燈火節中天星斗照西山



五城雲色動旌旄九陌家家換舊桃憲府尚留驄馬跡詞場應問鳳凰毛玉河水長浮氷下金殿煙消霽雪高此日故人攜手處幽州新釀出羊羔

送侯豫瞻赴選

皇州七月起新凉玉露金風紫陌長翰苑傳觀花蕚集征車繞出芰荷香霜前旅況逢鴻雁日下懽迎比鳳凰賈誼竟當籌屬國須知早晚係中行君凡弟皆有才名今選當得夏官故云

九日漫賦

大澤菰菰旅雁勞秋深黃葉滿亭皐風和烏雀群呼食日落牛羊自下牢萬里懸軍長坐甲三朝遺老竟藏刀野夫不識安危事且對良辰貰濁醪

露下芙蓉映綠波誰家桂樹晚風多香粳乖穎雲連陌吉貝開花雪滿坡度索吳兒呈絕伎彈箏越女囀長歌重陽景物皆清美無奈蕭條歲暮何

城北橫塘一徑斜天晴鷄鶩散平沙白蘋小岸漁人舍黃葉連村佛子家行看比隣收紫稻欲尋同社飲黃花船中可得留千斛架上何須擁五車



蘆荻蕭蕭動早寒夕陽明滅一憑欄玄蛩泣露依荒砌白雁傳霜下遠灘冠冕幾時通六詔甲兵無日罷三韓南中禾黍多棲畝羸得連城烏雀懽

送朱敬韜權荊州

征帆春暮發幽州千里紅塵正斷流平楚對愁蘆荻夜廣陵方及芰荷秋月明橫槊聞飛雀雲際連檣欲蔽牛此地神仙常浪跡倘逢黃鵠莫

淹留

遺芬閣看薔薇花

新綠楼臺乳燕飛一年花事到薔薇尊前喜氣生春色檻外輕陰放夕暉罰盞互酬人影亂更籌頻换市聲稀朝來病酒渾消盡衹覺餘香尚滿衣

聖昭有詩多憂生之嗟聊用其韻戲爲怪語解之

誰能淅米着長矛魚鼈成梁蜃起楼聞說驪山將過海即看畫地好成溝虛空果結終難食塡



刻花開不久留驟雨飄風容易去一談一笑且歸休

汪汝澤邀同纂修志余先歸和應仲嵩韻留別

誰是詞林舊典刑君家落筆炳丹青早時已就雕龍業此日兼通相馬經討論正如和麴蘗搜羅眞似貯參苓亦知驥尾宜相附無奈歸心滿洞庭

沈公路山園新成待趙凡夫篆額更有所聞走筆訊之

新秋一夜滿林園曲磴廻巒帶雨痕紅葉委庭供翰墨綠羅緣戶蔭琴尊雲藏屋壁龍蛇動日落衡門鳥雀喧聞說西山堪避世山僧來往竟何言

壽貴池王進士母

大家家在九華山獨御輕軒紫翠閒聞道飛星開藻思喜看列宿奉慈顔行頒 聖代金花誥坐列門生玉筍班應是閒居多暇日周官疏就絳紗殷

題姚觀察允初市隱園



石頭斜日下澄波涼月紛紛滿薜蘿楊柳陰中秋露落芰荷香裏晚風多千門滅燭調絃管六院開尊醉綺羅街鼓頻頻猶未臥幽人乘興恐相過

壽張博士

綠雲軒下受書時君髮垂肩我未髭豹隱南山深自愛鵬飛北海正相期春霞繞筆生文彩夜雨連牀幾夢思白首于今俱好在柳吟花醉莫教遲

寄陳京兆

皇家閶闔九天開留守還須濟世才保障又增
龍虎宅登臨頻上鳳凰臺即看負弩前驅急行
待持衡後命催萬戶千門歡舞偃薰風此日自
南來

集公路園觀伎次孟陽韻二首

古藤曳水漾波文重碧殷紅點不分曲罷停杯
邀莫雨詩成繞筆起春雲晚凉冉冉生紈扇穠
露盈盈裛繡裙毋歲落花無限恨今年花落喜
逢君

殘英被砌雜成文春色三分去二分節竹清陰



頻滴露庭柯當午欲生雲佳人密坐香連袖醉
客跟蹤酒濺裙私語莫愁停兩槳春宵不可暫
無君

壽趙節婦徐子厚母

春深庭院盛羣芳賦就閒居淑景長彤管已知
方白雪壽觴應爲擣玄霜燈前素手猶勤績鏡
裏紅顏早罷妝旦夕懷清當賜號共看潛德有
幽光

同何康侯過遺芬閣即事

朱闌畫閣水西頭憶昔從容數晏游野市饑鴉
啼聑睍鄰家吠犬護林丘相逢列燭方歡笑寄
語回船少逗留酒醉曲終人去後薄雲疎雨不
堪愁

中秋夜集用聖昭韻

秋雲捲盡暮天高庭院聲沉絡緯勞顧我衰年
徒飽飯看君意度似醇醪風流數子難常合月
影三人定幾遭知是新京催桂樹未須招飲歎
牢騷

除夕次聖昭韻

鳳曆初頒報履端滿城椒柏送餘寒殷勤繞郭



黃金縷珍重高門白玉盤賽酒正酬詩草罷圍
爐徐看燭花殘江南蘋綠春歸早已覺東風送
綺紈

元旦次聖昭韻

關山雨雪不勝情況遇良辰百感生野店斷雲
聞雁過河橋殘月候雞鳴久知物論難兄弟重
被 君恩荷聖明芳草萋萋應有夢惠連詩思
正縱橫伯氏方北上

陳氏兩世入社祠

松杉落落兩賢祠岸芷汀蘭薦歲時白月穿簷

明列像蒼煙覆戶隱遺碑千秋澇淚批鱗疏一
代人倫用羽儀彷彿吳山寥廓夜雲端前後駕
文螭

送沈叔賚北上兼訊其尊人吏部

花酣柳醉滿吳山燕語鶯啼接漢關計到　帝
城三月暮行瞻親舍五雲間初長日景添行色
乍暖風光助壯顏此去不煩慈母線明年應換
錦衣還

須尚寶君美生日二首

蓬萊宮闕五雲屯最是儀曹近至尊手捧帝星



臨萬國身參卿月傍三垣宵衣入對仍封事晝
錦歸來又拜恩縱愛東山難久住君王六璽有
司存

處處園林橘柚香孟冬風日似春陽某丘某水
頻遊履多壽多男各進觴舊社每招猿鶴侶新
恩催入鷺鵷行明年此會應西笑節鉞參差出
尚方

飲燕超閣

林壑蕭森節序催高雲落日一登臺蒼煙古堞
歸鴉集白露橫空旅雁回巷陌微涼人語寂招
提咫尺梵音來長年木葉關心事此夜寧辭急
罰杯

賀四明謝封公

日月湖邊有隱居雲中忽下紫泥書國恩不在
推三釜家學從來富五車闕下絲綸呈御座堂
前繡繪照州閭吳人只喜承恩早粵地爭言種
德餘

沈友峯七袠

水竹居中早識君翩翩彩鳳出鷄羣諸昆正紛
鵷鷺列累世遺衣獬豸文屋外漣漪宜弄月牕



前巖岫欲生雲相期百歲桑榆日南舍歌呼北
舍聞

移兩梧植庭中柬仲和

新種梧桐已十尋隣人相與撫璆琳朝來雲霧
生簷際夜靜波濤振海音坐愛筆牀添秀色攜
來棋局就繁陰應知歲暮生秋思賦得詩篇倚
樹吟

吳東美邀看護國寺牡丹

春事將殘更可思禪房花發恨來遲彩雲拂檻
娟娟麗香霧侵衣冉冉垂中日布施依像法夕

陽歸去各肩隨知君愛惜芳菲節酒圃薔薇待
滿巵

徐爾常招飲黃薔薇下

雨過池塘洗綠陰薔薇亭畔晝沉沉群魚生子
多依岸宿鳥銜人遠入林香氣襲衣清醉思令
章催鼓作繁音夜闌重遣迎歌舞坐看前溪碧
靄深

遺芬閣夜集

楊花如雪灑千門狼籍芳菲覆草根文簟正開
搖樹色履綦重到沒苔痕迴風入座隨歌曲澹
月當牕照酒尊追憶去年逢此夕玉人微醉送
黃昏



和東美壽余之作

里巷浮沈異隱淪虞翻骨相本嶙峋三朝歲月
當平世十畝丘園付逸民移竹成林聊自蔭斸
蔬得米未全貧老來真自知齊物蒲柳何須羡
壽椿

薔薇花下醉題

薔薇花下送春回畫閣筵排好會催折東正愁
陰霧合傳觴初喜晚晴開白雲欲傍茶鐺出紅

雨偏隨酒艤來最是玉顏相對久不言不笑恨
難裁

和聖昭往西山留別之作

獨向西山度小年老僧休夏每安禪客來共醉
杯中月人定閒看鏡裏天竹塢煙消鳥鵲喜松
堤晝靜鹿麋眠君行好待楊梅熟滿貯冰盤枕
簟邊

看霽霞閣後玉蘭柬孟陽

林間客至萬花迎玉樹偏當夕照明歸去薄煙
橫野渚回看香霧裏春城明朝更赴壺觴約此
日須誇屐履輕意欲煩君留繪事紅顏扶掖白
頭行



過金爾宗園用前韻

朝夕相過絕送迎況逢佳節近清明巡簷我自
諳三徑閉戶君仍擁百城燕語鶯啼春事鬧煙
消日出曉寒輕節看桃李家家好莫怕攲危處
處行

霽霞閣過雨夜歸再用前韻

蒼苔被徑少逢迎此日新花照眼明催喚急觴
開北閣已聞嚴鼓動東城休嗟步屧歸途遠直

有篮輿傷險輕桃塢柳堤吟眺處夜闌隣犬怒人行

看梅東孟陽

東城臺榭入春來歲歲携尊爲早梅我已婆娑三徑㡬君方迢遞八年回共攘酩酊酬佳樹寧忍馨香委積苔從此老懷如嫩蕋便教風雨亦須開

壽張御史母夫人代

六朝遺事滿長安日御輕軒處處看彤管晝長成漢史絳幃春暖理周官鯨魚屢動聞清梵獬豸徐徊問薄寒玉笏班中爭授簡自知白雪和應難



送謝明府入覲二首

元辰鑾輅御青陽五色祥雲捧玉牀扇影徐開龍鳳表爐煙旋繞鷺鵷行 皇威已靜玄菟外廟筭方陳白獸旁聞說屏間題姓氏中興須仗股肱良

霜落楓橋木葉聞燕齊雪霰正雰雰吳州父老思靈雨（公禱雨立應有靈雨詩） 漢闕公卿覩慶雲北渡曉迎鴻鴈陣南還春到鹿麑群賜金增秩尋常事莫羨兒童竹馬勤

送青浦鄭明府入覲

新城宮殿切雲霄帝日初臨萬國朝千隊羽旄龍虎仗兩階簫管鳳凰調才名楚地齊王粲政譽吳人擬鄭僑若問東南材賦事民間幸未筭車軺

觀妓戲作

庭院陰濃起暮煙畫屏銀燭照嬋娟壺觴錯落醻良夜履舄交加任少年自詫獨經投果後相逢同在破瓜前園林春晚增顏色只爲新花一樹鮮



送胥博士之任平鄉

黃梅殘雨濕征蓬楚水吳山彩翠中江令宅邊楊柳月謝公堤上芰荷風朝參漢闕雙鳧近控引漳河百雉雄獨有門前桃李在欲留遺像素王宮

和錢受之悼鶴詩二首時將赴朝命

城郭人民故宛然欲栖珠樹去翩翩初疑帶箭還山早正值啣書赴隴年蕙帳寂寥零夜露松巢搖落冷朝煙竟無別語留華表䰟斷衡陽紫

蓋前

碧山學士近巖居聞說周旋爲簡書忽訝九皐聲久寂方知千歲語還虛華陽瘞處遲爲伴緱嶺歸期倘告余悃悵蒼苔留足蹟群凫乘雁總紛如

佛海比丘有詩言休夏後復出行脚次韻留之

欲采芙蓉幾日還紅蓮近出淤泥間降心且向蒲團坐裹足從教草屩閒自取六根栽淨土何曾三藐在名山北中種就菩提樹結果開花任意攀



秋日謝明府招飲北郭水亭

玉杯錦席集園林共喜君侯管籥音百雉幾年成保障雙鳧多暇好登臨玄蛩入夜催機杼白雁來時急杵砧爲有陽春留井邑秋高不覺氣蕭森

寄瞿起田省中

江頭蘆荻曉蕭蕭正憶幽州雪霰驕燈火夜裁時政疏玉珂晨赴午門朝青緗故事存三世白簡新章肅百寮自得爭臣光聖治已看膏澤到

漁樵

和沈公路除夕元旦詩二十二首

和戊午除夕

草色絪縕欲逆人枝頭鳥語漸相親和風已報三陽候朔氣先消十日春催喚濁醪留座客起看列炬照田神最憐寂寞楊雄宅閉戶年年著述新

和己未除夕

家家守歲共懽然明日相過又問年金剪夜深猶綴綵布炙春暖欲除綿兒童置祭酬詩稿



店舍攜燈索酒錢寄語閉關高臥客陽和入骨病應痊

和庚申元旦

漫說東郊物候新江城冬半已陽春明府以至日赴任旌旄合隊爭穿市粉黛生香欲染人日暖游魚蘋葉舞煙藏語鳥柳條勻遙知玄晏先生坐百軸縑緗正繞身

和庚申除夕

坐閱招搖七十年茅次脫粟荷皇天三朝共[illegible]雲霞曙五夜長開霧雪連枕上細吟新律潤篇

中仍報病痾痊憑君莫負青春色柳醉花酣在
眼前

和辛酉元旦

長安十丈馬頭塵曾向朱門隱逸民歲月屢遷
空有舌風流凋謝若亡唇重陰尚遠芳菲節淑
氣先憑麯米春暗憶當年車馬客只今同作白
頭人

和辛酉除夕二首

久隨閭巷學沉浮舊事消除付曆頭曾問長生
同繫影還疑禮法似拘囚羞懷白璧當庭泣懶



取玄珠入水求此意欲從君討論但愁百尺臥
高樓

雨中街鼓不聞聲屢望東方尚未明此夜已知
陽道長頻年難見泰階平相逢父老憂加賦欲
遣兒曹出踐更豺虎縱橫愁道路東南處處急
徵兵

再疊前韻四首

水暖池塘荇藻浮鸕鷀晒羽立灘頭營巢喜鵲
群相護墐戶陰蟲尚自囚野雀入簾將子至游
蜂聞酒傷人求春來五日韶光動梅柳芳菲娟

小樓

春雷殷地早傳聲雲裏星飛帶月明尚餘出耘
逢季路垂簾端坐學君平禪心久欲談二乘世
事還須問五更自古時危當避迹兒曹容易遂
論兵

但願醇醪日相浮任教霜雪早蒙頭會看絕漠
平胡虜何用新亭對楚囚童稚灌園供伏臘故
人爲徑待羊求屠蘇正暖明燈燭坐聽晨鐘出
戍樓

街頭漸少市人聲坐擁圍鑪照室明年少懽悰



矜節序老來身世願昇平誰家守歲同三代舉
世增年在四更平旦呼兒令候氣山林城郭主
銷兵

和壬戌元旦

休嗟身世久相睽且喜兒曹笑語齊魚負斷氷
生暗浪鳥啼當戶啄空泥平胡自昔陳三策避
亂還須付一犁此日紫宸朝賀客寧知漆女嘆
中閨

雲濃霧漲望中迷更漏難分候曉雞千里未歸
頻入夢細子在四隣相過只留題吳農幾歲空

機杼漢將何時罷鼓鼙世事泓泓難逆覩青雞
白玉不堪携

再疊前韻二首

吾生歷落與時睽富貴還須命運齊頻見芻兔
迎歲月秖將甲子辱塗泥縱逢狗監嗟年暮唯
願龍庭計日犁君似相如多病後文詞端合在
金閨

新開磴道往來迷柳塢花谿隔犬鷄興至欲臨
危石坐詩成先向曲闌題透迤澗壑張圖畫悵
望封疆憶鼓鼙詞客哀時誰共語筆牀茗椀暫



提携

和甲子除夕

昨日春歸鳥雀知高枝將曉喚愁聽軍需縱缺
三年畜國計難更百世規亦願六軍長飽其
如千室少朝炊君看處處當元夕羅綺叢中半
忍饑

和乙丑元朝

春回淑氣轉千門燈火輝煌巳上元空說懸軍
屯黍谷却令室女歎葵園輓輸騾馱公私困薪
米爭高市井喧珍重故人相慰意梅花臘酒置
前村

和乙丑除夕

黃昏轉覺市聲譁香霧濛濛罩萬家五夜誰能
停曉箭三陽好為辦爐花春盤巳定同人約歲
酒還憑稚子誇來日巳知非去日有涯寧可狥
無涯

和丙寅元日

朝來雲物是豐年頻喚兒曹起視天吳地輓輸
停瀚海漢家威德到祁連但令世路長清泰遮
莫吾廬獨罄懸只恨年來才力退誦君詩句倍



相憐

和丙寅除日是歲公路五十

五畝蕭蕭水竹居桑榆日月易消除過從與在
園碁局歸臥神游滿架書得喪巳知同塞馬征
徭猶恐及池魚聞君此去知天命應向人間萬
事疏

和丙寅除夜

饑欲加飡倦欲眠吾生此外斷因緣細推物理
盈虛數何論人間大小年閱世但看龜手藥全
身惟有馬蹄篇春回十日方更歲早是池塘草

色妍

和丁卯元旦

千門䰟歲各懽然雲日相蒙兆有年路畔毎驚燒竹爆閭中先辦買花錢鳴禽似喚東風轉旅雁如知北斗旋爲語東城雙桂樹韶光早晩到巖邊

三易集卷之四終

# 三易集卷之五目錄

七言律詩凡一百二十四首

和沈石田先生詠落花三十首有引
和呂楨伯先生詠落花詩十首
和文徵仲先生詠落花十首
和申少師落花詩三十首有引
詠鴈字二十四首有引
詠紅葉二十首有引



三易集卷之五目錄終

# 三易集卷之五

## 七言律詩

### 和沈石田先生詠落花

余少聞長老言石田先生有詠落花詩庚子之春乃見其手書凡三十首蓋上規錢劉下擬皮陸其他浸淫于鄭谷齊已雜出楊萬里陸務觀之間初未謂其工也再讀之則見其鈎索多端才情溢出不純高雅不避凡淺而善發難明之語能顯必至之情可謂盡寫物之工極詞人之致者矣因命兒輩錄而誦之序云文徵仲呂楨伯各和十首後見之他所亦自斐然余閒居有作輒得前數篇以廣兒輩之意使知文章之道探之不窮引之愈出或踵跡而異容或更張而同調鹽梅互用而滋味之變無窮繪粉交施而文采之觀頓異若曰力追前人工掩衆作斯則既異本懷殊非物理夫車象轉蓬舟由刳木後雖輪軫交道舳艫蔽流豈可與爭巧哉要亦創始者之難云爾

春閨香霧曉氤氳沙壁車遲路不分洛浦流風
廻急雪巫山暮雨更朝雲番揚娜娜鶯鶯語秀
麥漸漸雉子羣正是江南煙景好年年憔悴總
緣君

忽飄一片玉杯中似在清波似在空冉冉林香
和酒氣娟娟重碧點輕紅長吟別賦荼蘼月獨
對離筵柳絮風粉㬉酥融無限好轉頭拋擲似
飛蓬

圖畫樓臺十萬家春深何處不堪嗟月明積李
飄晴雪風捲殘桃散斷霞飛上擺頭增灼皪販



將洗面作光華何人挽住青陽節長使容顏似
破瓜

艷陽天氣已蹉跎一代紅顏奈若何江燕至時
看尚少杜鵑開後剩無多憑誰喚起梨雲夢坐
客應爲薤露歌最是廣平心似石臨風二歎撫
庭柯

去去韶光挪可留春來底事爲君愁風前嫋嫋
懸旌急雨後紛紛破甑休且與招魂歸別院終
知落魄送荒丘繞闌無語空惆悵自昔繁華不
到頭

秋風衰草任離披何事能令宋玉悲誰把金錢
拋道路劇憐翠帶染胭脂征人旅館春寒夜少
婦深閨日暮時不敢回看腸斷處獨攀楊柳弄
絲絲

情人相喚踏春陽卻爲春陽鬧斷腸海外神仙
扶病醉（李贊皇云海外來故名海棠賈耽花譜謂海棠爲神仙故有扶病醉之語）園
中子弟洗殘妝（唐人爲梨洗妝攜酒其下）牡丹夜報傾三尺
優鉢朝來拆九房知是綵雲容易散不堪回首
把餘香

平鋪春色洛陽城點點猶能照眼明直入羅帷



初睡足橫于綵筆遇詩成傷心已判風光改入
掌還憐雪態輕塞外只嫌春不到不知春到更
關情

三月風煙到處新漸愁佳麗化爲塵重遮去路
如留客轉入中堂亂打人簾外翩躚呈妙舞桃
邊宛轉學橫陳爲君憔悴君應恨何不爲歡及
早春

輕陰不動苑牆隈簾外遲遲淑景催早集高臺
先點綴深投絕壑久徘徊初如惴惴恭良允忽
似偎偎漢后臺緣岸酒旗成愁耦隔江歌管是

愁媒

野老春光不過牆鄰翁出飲積空淋明年縱作金稜色此日難抛玉版香小婦雙絲盤寶髻嬌兒百和集羅囊便教醉裏風吹盡可奈醒來更斷腸

絶代佳人奈老何千紅萬紫盡婆娑好天良夜三通角寒食清明一擲梭羅袖幾廻承不着繡鞋頻避踏還多春光搖蕩江南北淚落長秋月下歌

家家寂寞掩衡茅無數含煙泣露稍風過斷岡



先見春雨餘廻涵欲成坳廵簷遊蟻迷新穴遠樹歸禽識舊巢不是明朝修禊事畫船簫鼓欲全抛

明朝作計共歡娛一夕摧殘有意無女伴踏歌尋翠羽高人隨意數黃鬚平沙軟襯鳧鷖褥（昔人以浮萍爲鳧鴨褥）繞砌疑成蛺蝶圖舊歲書生重到否只愁潦倒不堪呼

半在青莎半在苔一年春思着寒灰蜂捎蝶撲嬌無力燕語鶯啼喚不回懲取鸞膠難繫住悔教羯鼓早催來輕雲淡月元狼藉風雨從來枉

受猜

蒼靄朝開紫陌晴冷香殘艷喚愁生日高簾幙蕭蕭影風急牕櫺簌簌聲野雀不情來合鬬山蜂何意尚經營長干錯繡無泥土贏得車輪馬足輕

樹樹迷離意已慵眼前猶作錦茸茸飄零絶塞明妃淚顦顇江潭逐客容定命不同三秀草何心能望萬年松可憐光景輕抛擲無限斜陽綵翠重

房櫳夜靜月朦朧知是深紅是淺紅堦下欲深



三尺雪枕邊愁聽五更風空思往事笙歌裏獨寫柔情翰墨中目送一廻腸一斷可堪死北又城東

曉色濛濛小苑邊輕籠紫霧惹蒼煙那禁舊雨連今雨漫道明年好去年人散只聞烏烏樂草深長任麝香眠（麝性敗花開常辟之）花須知容色還如此朝廻慵臨玉鏡前

泊草沾苔尚可觀不禁轉眼便摧殘從今步屧含愁過憶昨凭闌帶笑看陌上平鋪留寶鈿林邊亂積隱金丸玉人無數傷春淚背立東風閑

裏彈
玉砌雕闌萬樹休葳甤不啟鎖春愁朝煙黯黯
芳魂在夕露溶溶粉淚流泿拍溪腰紆繡帶風
旋屋角滾香毬小姬渾未閑情事莫遣凝妝上
翠樓
豈因桃李竟無言車馬今朝不到門牽惹游絲
搖白日那堪細雨打黃昏穿林亂點湘妃淚繞
樹空啼蜀帝魂報道甕頭春酒熟向誰傾倒一
開尊
春事闌珊戴勝知魂消一別隔年期香雲覆地



迷仙路寶雨漫天散佛祠唧唧翠禽爲弔客匆
匆黃蝶是貪兒徘徊無語斜陽下羅袖寒生有
所思
王母瑤池事杳然漢宮桃樹墜翩翩每逢百六
無長命空記三千有大年慢點銀箏紅甲在輕
粘玉笛絳脣妍闌干倚遍無顏色却放扁舟錦
浪邊
一枝穠艷冠長安國色天香似可飡鄭重千金
新得種莊嚴百寶巧成闌朝華欲謝寒衣起夕
秀將殘秉燭看仙客既能開頃刻若爲方法久

盤桓
處處園林是綠陰樹頭樹底不堪尋追思昨日
猶三月始信春宵抵萬金千朶盡隨遊客厭一
枝留得美人簪世間只有天台好長貯芳菲玉
洞深
初霽園林起翠煙不禁撩亂鬱藍天紫騮嘶去
揹絲鞚青鳥啣來落綺筵若箇更憐新間舊無
人重問後居前從今賦客停詩筆懶向吳姬貰
酒錢
三三兩兩點垂楊嫋嫋婷婷繡縷長俄去盈盈



團扇上又來颭颭畫橋傍穿牕似怨高樓笛入
澗猶隨曲水觴二十四番風信畢綠疇如海恨
茫茫
朝雨霏霏過大堤游人十里踏香泥枝間漸見
翻金羽草際生憎過碧蹄紫禁寂寥蝴蝶夢（明皇令宮人各插艷花自捉蝶放之視所止遂幸焉）黃陵惆悵鷓鴣啼却
令咫尺迷歸路遙識長楊是舊蹊
吳儂春暮愛春山意入春雲紫翠間不爲物華
悲素髮猶誇才力詠紅顏情知白雪終難和想
像丹霞若可攀昨日詩成君入夢衣沾香雨啟

紫闕

和呂楨伯先生詠落花詩十首

鶗鴂聲中節序催眼看紅紫盡成堆衙官屏障珊瑚碎光祿池塘錦繡開燕掠餘香飛更立魚吹墜粉去還來閒情脉脉歸何處自抱琴尊隣綠槐

樂遊原上草萋萋留得黃鶯盡日啼蹴踘塲中驚聚散鞦韆架裏逐高低迴廊小院封蛛網野店溪橋迸馬蹄羅綺紛紛歌舞地一時回首各東西



繡幙紗牕賭色新清歌妙舞各逡巡餘霞片片辭紅樹艷雪紛紛覆白蘋薄命飄流誰作主多情宛轉遠隨人莫教竟作經年別十月先須應小春

春深何事不開門恐踏瓊瑤滿徑痕欵欵背飛疑有恨依依迎舞又無言從來艷質誰者壽且放新陰長子孫爲欲酣眠芳草地遙尋綠樹酒旗村

任教落莫任顛狂別有風流未可忘法會欲依菩薩座深宮新改内家粧尋芳士女穿羅袖採藥仙人入絳囊更向枝頭收曉露釀成春酒洗愁腸

枝頭靄靄晚煙輕葉面熒熒曉露明翠羽流蘇存步障紅牙鏤字挂空名月支部落亾王子封禪書成失長卿王子長卿皆花名 今日尋春何處去相期鬬草出東城

爲憐春暮一登臺不道年光坐路催梓澤已嗟金谷散竹林重見玉山頹欲凌絕澗風攙起幾入層雲雨打回苦恨殘英看淨盡丁寧嫩蕋莫齊開



一院清陰曉不扃猶憐蒲柳望秋零綠蘿滿架成華幄蒼蘚懸崖點畫屏西塞鱖魚初下釣上林禽鳥尚聞鈴湘簾拂地無聊甚乳燕飛飛午夢醒

落盡南枝更北枝亂紛紜地眼迷離不應誤我携尊日何事投人撥斂時帝子采芳愁眇眇王孫歸草思遲遲依稀一樹猶仍舊色褪香微不自持

暫見氤氳似霧中捎頭掠面太匆匆連天厭看鬖鬖碧滿地愁鋪黯黯紅憑語社翁休作雨恐

教宮女唱迴風晚來信步尋芳草新綠池塘挂斷虹

和文徵仲先生詠落花十首

榆錢柳絮並飄颻燕子鶯雛共顛頗細細香凝荀令席亭亭色動宋家牆風前欸廸驚鴻態霧裏新成墮馬妝不忍繁華輕棄置主人珍重集爲裳

斗酒雙柑出郭扉登山臨水送將歸悠悠日暮殘香醒杳杳雲邊落照微藂木園來猶半在吾



楊拂處覺全稀解鞍欲枕溪橋曉杜宇聲中露滿衣

春盡傷情不自由少年却笑老人愁且過十度芳菲節須覺三分意氣休恨在傾城難再得心知覆水可能收古詩花落不上枝水覆難復收世間總是紅顏子春去春來送白頭

鷓鴣無言悄畫屏春寒庭院晝冥冥虛棠雨露滋青甲幸免泥沙閟翠萍尋問舊裁迷兎燕假棲喬木是螟蛉久聞三島無搖落欲訪仙人種樹經

將集將翔正惱人若來若往不勝春凡明池上詩篇墜合德宮中咳唾頻屋角定留青塚在簷牙初見紫泥新海山縹緲知何處欣託神仙訪太真

春蘭秋菊不同時及至凋傷盡可悲方恨粉消桃李塢又看香冷芰荷池柳條帶雨啼青眼萱草縈煙鎖黛眉縱使折來難寄贈綵雲千里繫佳期

禁煙庭院積層層留共春歸尚不能露裏憨憨猶有態日高鄉鄉更無憑盧山杏熟妝千斛大谷梨生似五升試論春華秋實事莫誇庶子忘



家丞

獻歲芳辰事事同一朝雲散各西東香飄合殿眾恩裏影落窮閻蔓草叢共道湘江淚墜露誰憐空谷付悲風欲論因果真無定總對金僊一笑中

野藹成蛾戔戔飛長洲茂苑事全非梁公客已紛紛去越國妃休緩緩歸十里管絃還雜遝千家臺榭盡依稀晚來風捲尤無賴撩亂吳姑織錦機

雲合山郭曉霏霏百隊紅妝出翠微杏樹壇邊

漁父去枌榆社散故人稀蜻蜓欲立還驚起蛺
蝶頻穿忽背飛最有黄筌能事絶憑教貌入畫
圖歸

和申少師落花詩三十首

壬子秋見少師申公所賦落花詩三十首
以沈約韻爲次繼有和者亦然東於體故
以跌宕爲豪制於韻故以和諧爲勝輒復
和之亦如前數非欲與當世鉅公名家爭
能比長益身遇化國之日故爲不急之事
以自娱嬉耳



春光拖逗綺羅叢紫霧丹霞滿眼中初見枝頭
添嫩綠漸看樹底亂殷紅趙家飛燕爲黄土秦
女乘鸞向碧空歲歲清明寒食後爲君愁雨復
愁風

暮雨初消曉露穠婷婷嫋嫋若爲容半分箧裏
啣恩雀全逐衙前上課蜂千丈晴空絲細細一
方淡月錦重重昨來醉舞酣歌地難覔遺鈿墜
珥蹤

碎錦紛披織女牕飛香亂撲酒胡缸劉郎感事
題詩院杜老尋懽悵曲江牆外繁枝留點點波
間並蒂尚雙雙朱闌窈窕藏風處一樹亭亭未
肯降

萬戶千門淑景遲黄鶯無賴語空枝瑶池歲久
難重待玉洞春深正可思偷實且憑仙子意采
芳應共美人期任教心似沾泥絮三嗅馨香不
自持

天香國色一朝非繡轂雕鞍處處稀點着燕巢
侵壁畫牽將蛛網颺簾衣兒童競捉臨風戲女
伴無聊待月歸滿院清音啼鳥緩石泉槐火送
斜暉



南國佳人十五餘破瓜纔後夢蘭初因貪結子
嗟何及縱欲留君計已疎飛欲就牀聞穀窣意
將投閣更躊躇不如蘇小門前柳帶雨縈煙態
轉舒

南枝欲盡北枝敷爲問東皇有意無一片獨迎
風綽約千林平抹霧模糊誰携躑躅歸仙苑亂
墜曼陀遍給孤寄語樂遊原上客人生耐得幾
榮枯

白公遺跡虎丘西碧浪紅泥七里隄歲歲芰荷
方貼水家家桃李不成蹊玉驄誤傷歌樓住金

羽頻來舞席啼猶喜石湖新綠合畫船簫鼓正
堪携
九日風霾一日佳朝來絲竹集高齋商量酒戶
當千石指點糟丘築兩階觴手忽驚如霰隕回
頭強半已塵埋從知四美兵難具飲不成歡臥
客懷
上干青漢下黃埃近泊華裀遠草萊雀啄晴沙
疎更密鶯啣内苑去還來三分令節當三月一
片殘英勸一杯人世若能還少壯枝頭粘蕋亦
重開



不言不笑正愁人將去將來恨更新春色釀寒
方有約夜光投闇大無因飛隨太液池中浪踏
作慈恩寺外塵瀏瀏鴂鶗偏得意平沙重疊是
文裀
誰剪吳羅越綺文紗牕繡戶太繽紛朝歌點節
青團扇晝寢成書白練裙武庫共驚紫電霓
旌歸去捲紅雲只愁今夜都吹盡無奈林端日
又曛
香粉溶溶出禁園行人無處問仙源寂寥百子
池邊會惆悵三生石上魂世外種桃無漢魏山
中觀槿只朝昏細推物理皆如夢明日來尋不
二門
初過百六食猶寒春到清明事事闌不及庭柯
長蓊蘙何如院竹報平安鋪成臥内芙蓉褥簇
作尊前瑪瑙盤且逐新晴尋勝地日和風暖大
堤乾
艷雪香雲正可攀隨風吹去又吹還洞中點易
皆成句堂上沾衣別作斑紫閣春陰鸚鵡聽黃
陵晝永鷓鴣閒無情無恨猶如此況復多愁鏡
裏顏



千人惆悵萬人憐何處繁華不悄然任是雲蒸
兼霧涌何堪雨惡更風顛韶光去日多來日勝
事新年少舊年正似月過三五後朝朝暮暮減
嬋娟
平康門内董嬌嬈寶髻離披繡帶飄風外遠將
香袂舉月中歸似珮環搖娟娟粉靨臨金鏡瀲瀲
朱唇貼玉簫早起巡簷看露色明珠瓔珞滿
長條
春光澹蕩未能拋斗酒雙柑出近郊閣下梅殘
妝點換林間竹似淚痕交番將就地迎風起幸

未成泥受雨捎最恨年年憔悴色半相憐惜半
相嘲
少小翩翩數二豪于今短髮不勝搔心驚戰野
群龍甲手弄凌霄彩鳳毛絕代佳人依草木當
時高士沒蓬蒿明年自喜猶強健笑指看毫共
耳毫
共說金丹事若何南山有鳥北張羅毎逢弱柳
方飛絮唯有長松不改柯北斗專司人注籍東
皇閤把世消磨由來一事真良策請唱仙翁踏
踏歌

朝陽東出日西斜那不匆匆戀物華壽算若真
連海屋芳菲應已積恒沙癡人底事空相惜過
客怱歸實可嗟任是將牛矛上米終難久玩鏡
中花
驚破霓裳最可傷六宮粉黛散南荒唐家天子
方沉醉虢國夫人已罷妝錦襪欲歸消息斷金
釵空記誓言長虛傳道士神仙術山海茫茫各
一方
留連光景不勝情朝采蘭芳夕菊英春事屛隨
鴻雁去晚晴長聽蟪蛄聲難消點點看間恨漫

說盈盈掌上輕數盡殘紅無意緒青梅作郛打
黃鶯
半掩河橋草色青攪人離思正冥冥顛狂陌上
隨風絮索莫階前晦日螢魚唼浮香游更泳鳥
藏密葉語還停五更百舌多留意萬喚千呼待
欲醒
天花供養白牛乘香味由來不減增作似驚鴻
初起洛還同駑馬怯逾滙三根藥草隨緣盡五
葉菩提會代興一笑世尊雙樹下五千弟子若
無憑

紅粉消沉可自由任人拋擲任人收金鈴尚在
懸綿索玉笛無端出畫樓望帝欲歸山杳杳漁
郎重到水悠悠小姬競入荼蘼架香雪鬖鬖各
滿頭
番暮傷春不自禁僧房道院獨追尋山胥帶雨
沾衣濕谷口殘雲沒屐深毎笑世人千歲計難
怱時序百年心海棠開後尤無賴一夕聞雷十
日陰
一院繁華向晚酣微風從北又從南黃鬚尚在
香全失綠甲猶包子半含無計雲端生羽翼嬾

教日馭綏驂驛幾廻欲唱春歸曲啼鳥頻將別調參

一枝還向甒瓶拈旋取甘泉仔細添夜坐漸看雲葉起朝來猶挹露華霑有風有日香凝席非霧非煙影拂簾早晚已知成棄置摧殘春色不能淹

泰時毛女入深巖着盡宮中錦繡衫紫綬臨流鷄自吐紅巾拂地鳥來啣平原上客抛珠履大業宮娥散錦帆收取群芳成百和殷勤十襲手題緘



詠鴈字二十四首

客從秣陵來者云楚中諸才士近爲鴈字詩吳中亦有繼作者俱未之見也仲秋乃見郡人林若撫所賦十首諷詠久之清婉流麗姿態橫生飄飄有凌雲之思然亦未嘗有意爲之也已而木落天空躊躇矓首日覩來賓之侶遲速應節疎密成文有感于中遂成二十四首如春蠶吐絲必窮其緒時鳥弄音屢變其聲非有意纏綿苟爲啁哳蓋中心養養不能自止焉耳時壬子孟冬也

蒹葭白露早紛紛上下參差意象分朔漠南來應累譯衡陽北望盡同文方思坐臥觀三日又見紆廻作五雲一一總成龍鳳質可教容易換鵞群

一行迢遞映清秋真似雲煙落紙流俄作蜂腰俄鶴膝亦爲蠆尾亦蠶頭來傳塞北征夫恨去寫城南少婦愁聞說書成天雨粟應無歲荐稻粱謀

荻花楓葉動凉颸正是臨池興逸時欲下平蕪



爲卷旆將歸遠浦曳游絲不愁點畫成魚豕何謝圖書出馬龜欲寫山川紆曲處田間燕雀恐相疑

月闇雲昏歷歷頻起觀遒逸欲然薪華夷不斷聯綿態宇宙長鋪繡績新似織璇璣周更折如留笥篋買堪貧陰山北去無文物羞比諸蕃入侍臣

秋雲縹緲散縹緗碧漢熒熒石硯光屈子賦成懸日月淮王書就挾風霜蘆枝宛轉嘉禾出藻芰離披倒薤長回首忽驚成錯簡前飛鶖鶴後

鶩鶴

一夜風霜過洞庭莫徭惆悵羨冥冥蘆洲掩映成飛白竹塢廻翔欲殺青右轉正如秦代璽橫行疑寫梵王經君歸直向燕然去且爲皇家好勒銘

春去秋來莽莽間天教經緯此江山昭回法家通三極廣布文章到百蠻整暇畧同魚鳥陣雍容宜綴鷺鴛班有時失侶疑遺墨取次成行未可刪

翩翩六翮破寒煙初月纖纖列宿連雨後糢糊濃淡墨風前斷續短長篇綵霞淨拭紅絲硯銀漢平鋪白地牋自能結繩書契起憐君長在網羅邊



黃昏風雨黯東西何事皇皇不肯栖共指漂鸞兼泊鳳難分野鶩與家鷄影過平嶂如書壁聲落前汀似印泥誰把文章移北斗君家兄弟羽毛齊

漠北湖南萬里遥年年爲客任長風飲時渴驥奔泉上棲處驚蛇入草中空裏作書皆咄咄日來多暇不匆匆張芝自有凌雲意莫比藏真老禿翁

遠拂殘霞攪斷雲始知筆陣掃千軍元常法備皆三折阿買詩成寫八分賦客近爲離合體經生能辨古今文危峰阻日君須記隴首羣飛背夕曛

隸法由來出羽仙于今二翮尚翩翩朝來好事懷鉛立夜靜深思畫被眠豈在素王藏壁後應從倉史築臺前漢家太守何曾識只欲邀君鼎俎邊

三三兩兩各逡巡此事何須問近臣雕羽高騫爲草聖鶚頭變出是行真鴻都學士詞章富虎觀諸儒翰墨新獨有群雌前却甚依稀婢子作夫人



上帝高居絳節朝雲符雷篆滿重霄群仙奉表通龍闕織女投書寄鵲橋赤雀啣來吳地遠青鸞信至漢宫遥回頭點點空中下咫尺天書似可邀

栖栖南北挾書行猶羨潼關二易榮千卷幾時藏小酉萬言當日試長庚卽令博士難章句寧比庸兒記姓名欲訴客愁書不盡寥寥哀怨若

爲情

蜿蜒鐘鬥列圓方飃颺旌旗倏短長何事遠求麟角筆但愁難貯豹皮囊穿雲滅沒蝿頭小踏雪縱横虎爪張春社近來離别盡洛神留取十三行

玉壺將盡未能賒暫欲煩君向酒家蘭若徧留多柹葉柳州新樣是藟芽吳江失侶亾三篋碉石連群富五車定遠傭書終萬里此生端合老天涯

影落江湖淸淺邊還如科斗墨池前丹文綠牒



稽山出繪句綈章翰苑傳單父幸教無掣肘伯英應已計隨肩遥看野燒驚飛急恐是秦人火再然

斯文長見斗牛墟重霧輕雲任卷舒多比鄴侯三萬軸少如鬬尹五千餘蘇公化鶴題華表次仲爲烏出檻車爭似君家饒羽翰年年逸迹遍方輿

硯池氷凍覺天寒空外縱横意未闌白到上林疑點粉朱來東海似書丹蘭亭筆札多王謝梓澤詩篇有陸潘縱不能鳴能六藝主人寧可當盤餐

抱犢山中篆法奇便教叔夜未全知場頭劉灘公孫舞水面浮游幼婦詞出似絲綸三般詔諧將律呂百家詩吳粳楚黍多栖畝絕勝貽書乞米時

但可流觀不可傳不堪過眼已茲然將鶵早向青雲業接翅新成碧落篇李蔡尚書工並美劉侯道士句同聯楊雄自喜河東賦無待吹噓送上天

東抹西塗遍海潯鷺鷥舞鶴入雲深平生不得



文章力舉世誰知著作心好事定宜加九錫懸書寧爲貯千金還愁紙貴吳門市莫遣流傳翰墨林

南遊笠澤過瀟湘此地由來作者場央起于文猶未次徐廻七步已成章羽毛萬古雲霄迥勤苦三冬雨雪凉吳楚名山堪副在青春何事憶還鄉

詠紅葉二十首

吳興等慈比丘有詠紅葉詩二十首孟陽錄以示余余因賦此

高樹熒熒玉露團吳江秋色正闌珊金塘菡萏微嗟晚玉洞桃花轉耐寒華表幾年歸鶴頂漢廷將曉簇鷄冠憔人無限登樓意日暮徘徊遍倚闌

巳過登高萬事慵朝來喜見錦重重平鋪席底氍毹煖倒映杯中琥珀濃曾道遠僧留躑躅錯教游女采芙蓉蕭森時節宜爲伴莫起雲雷學化龍

兩岸參差覆白蘋吳羅粵錦望中新遙看獨樹宜殘照却道群芳應小春誰送荔枝連驛路忽疑萍實在江濱漁人笑指滄波裏真見珊瑚拂釣緡



泉芳搖落獨葳蕤不共啼鶯乳燕期僧舍留連供妙墨御溝展轉寫情詩聖朝符瑞宜朱草仙洞透迤賦紫芝爲問樓頭年少婦傷心寧比豔陽時

平林旭日曉曈曨人在穠華艷蓝中紅袖迷藏潭不見紫衣說法竟難通風前颭颭群丹鳥雨後氤氳挂綵虹最恨驚飈臨暮起一時雲錦盡朝東

洞庭木葉各紛然何處淒涼不可憐忽見赤雲如夾日徐看紅雨欲連天娟娟點綴蒹葭上爛爛交加橘柚前半老佳人顏色在風流何必減當年

目斷平蕪没翠微獨當殘月見光輝煙開葉面初酣酒露滴枝頭欲染衣洞裏爭將硃點易閨中戲綴綵成機仙人曾有蒼黃約日傷楓香坐不歸烏傷陳氏女遙上楓顛日吾令使去唯左黃右蒼暫歸耳

誰將艷色破愁顏多在秋楊斷葦灣帝子紅雲遊沛澤真人紫氣滿函關呂蒙受節嚴裝換勾踐成功衣錦還應是內家巡幸處朱旗一夜繞青山



風送秋濤浦溆平回頭幻出錦官城蹉跎歲事堪腸斷黯黯秋雲獨眼明旅雁嗷嗷如有約慈烏點點欲相迎何人移種玄都觀留取劉郎去後情錦官多木芙蓉

偶依窗蔭置琴尊鳥雀歸時繡幕翻過客忽驚移錦壁漁郎疑入避秦村深秋望帝猶啼血去歲崔生誤斷魂今夕霜威知更重東林月出似金盆

楓橋南去接橫塘誰點胭脂十里長雲滿遠村
穿霽色月來孤嶼助秋光葛翁欲就開丹灶裴
相應題碎錦坊漫說吳娃塗澤好且看青女爲
凝妝

煙光凝紫報新晴蜂蝶依依尚有情携杖正逢
秋思切捲簾相對曉妝成揚州芍藥懸紅珥漢
苑櫻桃薦赤瑛聞是太眞曾染色手匀脂澤寫
銀罌

步隰平沙葉落深紅樓紫閣杳沈沈天分麩鞫
應千斛地涌珊瑚幾十尋海外桃開王母宅山



中杏熟董仙林相看不異春華節但少笙歌急
暮砧

爲愛西林綺繡攢村前村後久盤桓臨流灩灩
迎春漲繞屋融融滅暮寒憑取長堤留步障且
携小艇對投竿城南老樹休相妬別有仙家不
老丹

獨憐疊蒨一溪斜孤鶩西飛隱落霞越國繞林
纓紫錦麻姑投米作丹砂芳菲節轉三三徑頃
刻花開七七家疑是赤松棲遯處暮雲堆裏亂
寒鴉

丹霞散綺滿桑榆三月煙花似此無林薄雲深
疑紫紫稻粱日暮祝朱朱欲求赤羽千夫饌堪
比紅衫百子圖江上曉風狼籍處山童亂掃入
寒罏

積翠池中百尺柯肯隨梧柳共婆娑霧迷赤豹
深藏谷風送紅鴛遠戲波薄暮喜看烽火靜重
陽留得絳紗多胭脂坡下方蕭瑟欲訪文姬奈
爾何

五柞長楊暮靄收楓宸先報漢宮秋傳宣紫袖
新匀面獻策朱衣欲點頭處士正成鸚鵡賦仙



人來跨鯉魚遊趙家姊妹俱紅玉目斷朝陽赤
鳳愁

長松列栢苦憑凌獨向霜風意態增夜靜紫茸
雲氣合朝看紅艷露華凝光芒匣裏千金劍照
曜樓前百綵燈恰似諸娥方合隊還能幾日錦
層層

曲江寒食百花闌三日芳華五日殘何似秋光
連院落獨留歲暮倚闌干赤龍夭矯生鱗甲丹
鳳徘徊振羽翰我亦自知還少術請君乘醉鏡
中看

三易集卷五 終

三易集卷之六目錄

五言絕句凡二十首

金陵雜興凡八首

舟行青齊道中凡四首

題王叔楚畫八首

七言絕句凡八十六首

張伯鵬徐孺穀應試金陵賦四絕寄之

田家即事四首

燕中八景

采蓮曲四首



舟中即事十二首

李茂實池館將成約致佳麗晏客口占一絕以撩之

再柬茂實

聞阿倩至海上寄茂實

六月晦日即事五首

西湖楊柳枝詞二首

秋夜懷人二首

和艷歌五首

聽胡琴三首

相人者沈原泉所閱多奇中[illegible]贈絕句一首時有虜警云

包山百歲翁四首

王文肅公祠十四首

鶩羣閣

洗硯磯

無題三首

過王辰玉墓舍二首

送時聖昭進香天竺兩首

寄許長仁四首



六言絕句凡三十二首

紫筠居十首

題娛暉亭八首

失火後寓侯豫瞻東園六首

夏氏池亭七首

三易集卷之六目錄終

# 三易集卷之六

## 五言絕句

### 金陵雜興

出門長悽悽入門長惘惘我本無所求逢人亦俯仰

鐘山欲雨時雲氣先自變君心有他人那得不在面

長干月出時家家捲閒臥清光實娛人不看君則那

朝遊出靈谷暮遊到禿宫還思造膝語處處不成懽



花開長干南花飛長干北人生離合緣不必同鄉國

估客方愁霖居人正喜雨同住不同心相逢楚喣喣

侍女熨衣裳屏間露鏡光青樓昏曉異日午未成妝

枕畔留殘草屏間積落花來遲鸚鵡惱迎問宿誰家

### 舟行青齊道中

朝發嶧山左暮泊嶧山右揮手謝嶧山明月莫相守

齊魯逢春旱田家歎作勞猶勝車馬客百慮若牛毛

相望似相識不能知姓名忽聞喚同伴果是故鄉聲

南旺魚鱉子巢居亦有徒隨船賣菰米身自食蒲盧

### 題王叔楚畫八首

霜落秋潭淨參差荇藻鋪此中無網罟不必羨



江湖鯗魚

羣蝦化蜻蜓謂愛林麓美何事戀故池翾翾復點水蝦

稻畦月生前荻洲霜降後寄語蔡司徒莫見魚龍走蟹

朝逢東海鼈言海無津涯海魚相啖惡不若寺泥沙蛛

側身翦蘙間厭厭復聑聑黃雀難周防并取蟬翳葉螳

獨抱風條靜長吟露葉新一聲雲樹裏於此識

蠶均蝶
蜘蛛爲綠絲熠燿爲然燭幸不輸官租云何空
杼軸 絡緯
魏家輕薄兒文采何足數狂舞秋蟲中正如誇
索虜 蝴蝶

七言絕句

張伯隅徐孺穀應試金陵賦四絕寄之
江山長遶帝王家歲歲西風發桂花日落南朝
三百寺前門楊柳亂啼鴉
玄武湖邊看採蓮漢宮高樹冷秋煙只今賢路



平如砥自送河東賦上天
燕子磯頭暮靄低宮槐花落暗東西月明新醉
金陵酒處處紅妝識馬蹄
西風得意少年場爭羨翩翩馬上郎雨過長干
秋色老青樓羅綺自生香

田家即事四首
江村兒女喜行舟江上人家吉貝秋綠岸荻花
三四里不橋南去見城頭
楝花蔌蔌柳毿毿犬吠西隣餉麥蠶雨過木棉
齊放葉相邀竹社到村南
新成燕竹欲相扶風急高楊落乳烏社酒醉來
人寂寂紫桐花下數雞雛
橫塘潮急進船遲菱荇纏綿罥釣絲荷葉覆魚
先入市青楓渡口曬鸕鷀

燕中八景
石鯨鬐鬣欲乘風紫閣重重倒影中夜半漁人
燈火散起看明月出龍宮 太液澄波
春色先歸漢主家千門萬戶隱煙花宮中競獻
長春酒釀取峰頭五色霞 瓊島春雲
千山紫翠遠氤氳車馬紛紛帶夕曛聖代只今



求國士不知誰是望諸君 金臺夕照
憶昨西郊送客亭曉風殘月酒初醒桑乾河畔
絲絲柳只向行人手裏青 盧溝曉月
胡霜朔雪滿燕山誰點空青表漢關爲語六宮
開玉鏡可將深淺入眉間 居庸積翠
春入平林萬木蘇青霞碧霧抹皇都七香車裏
人如玉掩映新妝在畫圖 薊門新蔭
天遣銀河繞建章白虹宛轉出宮牆內家亂棄
薔薇露直到人間覺異香 玉河流水
一夜妝成白玉京形雲散後更分明忽疑鄧尉

梅花發旭日微煙載酒行西山霽雪

采蓮曲四首

秋露凋殘菡萏香含情脈脈水中央誰家女伴
頻回首貪看仙仙白玉郎

小閣氤氳隱夕煙畫屏銀燭影娟娟不知初日
芙蕖色何事新涼枕簟邊

八月蓮房不自由任人拋擲任人妝新嘗翠菂
須留薏苡挽青絲有斷頭

不理殘妝上繡鞍風鬟嫋嫋出長干輕綃掩映
蓮花面只道西湖霧裏看



舟中即事十二首

一石河流五斗泥風沙忽地起東西檣烏似怯
他鄉烏千里相隨不敢啼

風卷黃河兩岸沙中流千艘一時斜故園柳絮
應飛盡河北行人見雪花

立夏已過十日強徐州二麥半苞芒吳人四月
食新慣處處村原餅餌香

彭城東頭落日黃一夜水增三尺強愁聽枕底
波濤急不是離人亦斷腸

潞河落日遠氤氳千片征帆矗暮賓兩岸平沙
看不盡風來吹作水波紋

日落盧龍塞色殷白沙遠接白雲間初疑五月
天山雪一夜風吹入漢關

風靜河堤夜色催千船燈火古城隈中流一派
驚濤過共道龍王行水回

密雲山霽見邊城中夜微聞鼓柝聲自古漁陽
稱突騎近聞胡虜畏南兵

青瓢拈出馬金囊紫李芬芳帶麝香忽憶吳山
新綠場楊梅垂熟麥秋涼

家家有果與無花五月新葚發紫芽南客相逢



相顧笑北人生啖水晶茄

胡桃新剝玉玲瓏帶露頻婆果滿籠已覺江南
無得似坐中猶說海東紅

潞河中夜起濤聲乍似淒風急雨生驚與長年
來卷幔疎星淡月渚沙平

李茂實池館將成約致佳麗晏客卜占一
絕以撩之

露臺風榭自清涼三伏紅塵不過牆堪與佳人
消晝永琅玕為簟玉為牀

再柬茂實

淒風暗雨過池頭敗葉殘香颯颯秋不共佳人
聽蕭索玉壺金瑟盡含愁

茂實宅即事五首

流商度羽綺羅叢偷見紅顏翠障中堤上柳花
飛不盡誰家開得兩芙蓉

明眸列炬鬬光輝看去看來不得歸佯賭圍棋
消寂寞千廻百轉見依稀

絃淒管急火高張客散重來宴曲房夜半相逢
疑是夢細看雲鬢辨衣香

雙蛾含笑又含顰醒怕相猜醉怕嗔忽放酒杯



來帳裏玉山將倒最宜人

三月紅霞紫霧然名花狠藉滿闌前只將一醉
酬春色不取繁枝插鬢邊

聞阿倩至海上寄茂實

繡衣直指閱樓船何用紅粧在陣前爲問南城
明月夜幾人凝眺海雲邊

六月晦日即事五首

昨朝疎雨過江頭借得西風一日秋步屧南城
從勝事夕陽拖紫逗高樓

酒徒詞客各成行暗覺房櫳粉黛香曲曲廻廊
尋不見百花屏後學迷藏

月面雲鬟相映遮酒深紅暈歛朝霞愁將情事
人前說坐背銀瓶夜合花

相對無言只有情忽聞隱語意分明雪衣鸚鵡
知詩句絕勝林鶯百囀聲

碧霧濛濛起洞房中看三尺玉清涼香肌不借
薔薇露粉汗輕輸豆蔻湯

西湖楊柳枝詞二首

二八佳人學弄舠雙垂素腕捲輕綃低頭羞照
桃花面郎在青樓戀舞腰



歷盡湖堤轉斷橋幾廻攀折最長條憑將縷作
同心結寄與西興渡口潮

秋夜懷人

長林漠漠翠煙寒殘葉蕭蕭白露團遥憶畫樓
歌舞罷玉人惆悵倚闌干

平蕪見月自生愁處處清光夜夜秋最憶西園
絲竹裏紫衣紅拂唱梁州

和艷歌五首

芳菲時節不隨人留得嬌歌妙舞身三月桃花
先結子王孫來去索嘗新

緱氏山頭謝世人玉顔金骨再來身於今重遇
浮丘伯聞說樓居發典新

金谷春光惱殺人百花旖旎不勝身毿揚䍦纚
東風裏翻覺芳華借色新

坐上依依黙向人歌時愁態醉時身趙家姊妹
俱傾國輸與霓裳一曲新

故將愁態撩傍人嬌倚棋枰半醉身柳葉桃花
春爛漫芙蓉已映淥波新

聽胡琴

良夜燈明酒復清尊前重遇米家榮細聽獨繭

繅絲後又變賜絃裂帛聲

嘈嘈金縷蹙紅文綠野堂前幾度聞今夕四郊
愁積雨莫教頭上貯行雲

新鶯學語未成聲任未成聲更有情但恐枝頭
能百轉芳菲狼藉喚愁生

相人者沈原泉所閲多奇中爲贈絶句一
首時有虜警云

邊海烽煙久未收書生談笑覓封侯憑君莫說
蘭臺好只說何人是虎頭

包山百歲翁

日落湖波瀲灔紅溪橋石磴度松風相逢芝草
琅玕地道是秦時甪里翁

林屋山南是洞天知君姓氏列羣仙寄聲鸞鶴
休相候且住峰頭五百年

煙消百疊錦雲堆月出琉璃萬頃開人世一生
難得到君看三萬六千廻

山中靈藥足延齡手種青松有茯苓舊說少微
占隱士今應占在老人星

王文肅公祠十四首

新成廟貌俯城闉秋色蕭蕭冷碧梧客過祠前

頻酹酒臨階方丈作泥塗

桂酒蘭蒸伏臘同靈旂恍惚見雲中易名只論
朝廷事至性還應謚孝公

省覲歸來早賜環謝公終不忘東山白雲舒卷
元無意天際逶迤任往還

臥病陳情憶故鄉　至尊中夜起彷徨朝來尚
食停常膳特勅祠官爲奏章

宮禁浮言事有無宗臣涕淚滿青蒲漢家此日
歌鴻鵠廟壁當爲四皓圖

桓圭袞冕儼朝儀朝野於今詠素絲注目若將

營四海正如入對紫宸時
中廷旌旆欲飛揚冠珮凝留别殿香自是功勲
存社稷非如畏壘祝庚桑
韋賢世業是傳經臺閣多存舊典刑憶昔過庭
陪笑語可無餘論共雲軿
度遼諸將羽書遲　詔旨遥分戰守宜十萬熊
羆皆踴躍　聖明如日照華夷
八柄元從翰墨林中間風浪杳沉沉由來范蔡
相傾地獨有蕭曹共一心
東園煎烏日相隨竹月荷風對奕棋一夕蒲輪



催赴　闕知公出處繫安危
故舊門生借齒牙天涯信使集京華高人夜識
金銀氣不到關西伯起家
早踐清華侍冕旒平生無事致恩讐其門如市
心如水笑殺匆人擬鄒矛
君臣魚水乞身難祖帳傾城會百官但恨公歸
朝寧與誰通天帝五雲端

鶩峯閣

十畝平池水檻斜鶩峯近遠點晴沙君青自有
黃庭法不待山陰道士家

洗硯磯

玄雲拂硯淨凄凄登眺詩成倚竹題爲問烏衣
諸子弟誰輕野鶩重家鶏

無題三首

近市浮煙日欲昏香爐茗盌對芳尊坐中着意
調鸚鵡初入金籠未肯言
瀟湘澤畔有芳蘭波浪滔滔欲采難今日移來
欄檻近令人依舊帶愁看
畫屏銀燭映朱顏影入金杯灔灔間飲盡不教
餘瀝在恐留月面與雲鬟



過王辰玉墓舍二首

靈岩西去鬱嵯峩僧舍留君翰墨多今夜月明
何處去應乘玄鶴弄湖波
憶逢寒雨泊楓橋指點羣山衆壑朝誰道白楊
方十尺陰房青火夜寥寥

送時聖昭進香天竺四首

三竺爐煙接翠微寶雲寶雨晝霏霏君看四月
湖心裏朶朶蓮花坐白衣
九里松間日影斜南朝諸寺隱煙霞雷峰西去
尋君處寶網金繩大士家

南屏山下數閒行能辨春來百鳥聲竹裏流泉
如對語松間斷石好題名

西竺慈雲覆大千白毫光裏度人天爐巾一縷
旃檀氣直到潮音紫竹邊

寄許長仁四首

蒹葭渺渺入秋煙寒色先應到客邊野渡寂寥
霜滿地何人來覓夯廉船

霜落家家橘柚秋寒鴉高下集城樓與君臨別
躊躇處紫蓼黃蘆滿渡頭

柳塘松塢畫成陰自得新詩坐卧吟黃葉滿園



迷石磴君來相覓在西林

九峰木葉動涼颸鶴唳華亭警露時處處逢迎
投縞紵閨中莫念授衣遲

六言絕句

紫筠居十首

晝永竹陰入戶春深花事滿城尋常幸無酒債
夢覺猶有書聲

屋下春蘭秋菊盤中早韭晚菘無人不廢嘯傲
有客且共從容

碧梭花開一尺金線柳過三眠几上雲生靈壁
瓶中月浸惠泉

不論舊雨新雨長看朝霞晚霞興來聊酤竹葉
談久且茹松花

幸有棋中敵手曾無鏡裏愁顏案上南華秋水
屏間北苑曉山

蒼松半化山骨紫蕙新含土膏劚笋滿身竹露
烹茶盈耳松濤

茶爐謹候魚眼菊塢先分鶴翎若常不食市脯
出飲長雜侯鯖

酒醒且思開卷茶熟喜聞叩門壁上蚰蜒成字



燈前鸚鵡無言

花開舊開三徑竹下新搆一亭故人頻從對奕
兒輩以次傳經

病雨尚留紫藻芍藥名朝陽先上黃薇彩雲灩灩
當座香霧濛濛濕衣

題娛暉亭八首

負郭家家水竹殘春處處煙花開尊欲栖鳥雀
舉網頻得魚鰕

千錢買花事畢四時傭粟身閑姓氏三農之次
生涯十畝之間

水湧魴魚就食林喧鸜鵒爭巢市傭携錢買韭
童稚荷蓧誅茅
烏亂鴟蹲近樹魚腥獺祭平沙天陰蟻子遷宅
日午蜂王放衙
春霽耰鋤札札晝長棋局登登行就南隣酒伴
立談北寺歸僧
風拗藤絲脫樹雨餘柳絮爲萍閒居莫來莫往
小酌半醉半醒
橫塘宛轉前帶粉蝶參差後屏花亞鷄栖豕柵
竹侵鶴渚鳧汀



鸖喜携尊新客魚迎散食小僮岡腰暮靄凝碧
水面殘陽漾紅

失火後寓侯豫聽東園七首

彼蒼有意無意我道是耶非耶亦解生爲逆旅
那堪老去離家
一壓竟焚玉石三徑方散瑤瓊長老毋言失馬
兒童翻喜遷鶯
獨立長依竹蔭頻遊可辨苔痕春深猶看雁字
日久漸識禽言
水藻空庭永夜煙花滿院先春居爲伯夷所築
近有來仲爲隣
早梅朝宜映日新柳午尚縈煙氷柱落階戛戛
水簾當戶聰聰
鶴巢傷簷古木魚唼臨水長條暮靄橫拖匹練
春氷薄似輕綃
深林已生病霧遠樹猶帶斜暉犬吠隣家社散
鷄栖學舍兒歸

夏氏池亭七首

出郭平分浦溆開門別有山川日高竹露猶滴
風定茶煙翳然



長鑱雷後尋笋短笠雨餘種瓜乳雀欲栖書竹
遊蜂頻采瓶花
俠客中宵豪飲高人暇日晤言竹留前度題字
苔有舊遊屐痕
蚤暘頻臥頻起落果乍浮乍沈遊魚攪翻竹影
倦鳥投入藤陰
阮氏家居道北龎公塚在村西入林毎聞鵲噪
歸路長及鷄栖
竹蔭巧藏三伏茶香分入四鄰波間先辨來客
石畔夜眠醉人

霜葉垂重錯繡露荷落落明珠但能掃迹三亂
何用浮家五湖

二易集卷之六終

三易集卷之七目錄


經論凡四首

易論

詩亡然後春秋作論

樂以治心論

復其見天地之心論

史論凡十四首

外戚

李固杜喬

孔光胡廣

何顒范滂

岑晊

臧洪

諸葛孔明

劉玄德

程名振

李靖

玄宗

德宗一

德宗二





德宗三


三易集卷之七目錄終

三易集卷之七

欽定　唐時升叔達　著

經論

易論

六經之道何始乎生民之初有男女而無婚媾之節有衣食而無品式之限則民相爭相奪無已時也故聖人之禮不可一日不立聖人之禮既立而懼天下之莫從也則為爵賞以挽之于前為刑罰以推之于後是刑賞與禮並設者也天下有為善未足以賞為惡未足以罰則又挽天以警之曰作善則祥作惡則殃於是天下以為從善者如殖嘉禾去惡者如除稂莠也直俟其熟耳相與從事者固衆矣然有幸而獲福者德不必出於庸人之上不幸而獲禍者行不必在于賢人之下則聖人所為丁寧告誡者有時而不信于天下而天下亦欲求吉凶休咎之所以然於是聖人明取天地萬物之情幽取鬼神二氣之與剛柔好惡遠近盈虛消息千變萬化而吉凶悔吝生焉於以昭示天下名之為易而又教人以三尺之蓍索之六畫之內凡天下之



事聖者所不能知明者所不能料皆以此決之陰陽之理於是盡出而後世之言曆律占候者何止百家而不能不範圍於六十四卦之內此非易足以盡天下之事而天下之事不能不盡於陰陽之變也于是天下知禍福倚伏之狀無窮然君子不能必其無禍而福者其恒也小人不能必其無福而禍者其恒也則昔聖人之所為諄諄者亦未嘗不信夫自一至十者河圖之數也自一至九者洛書之數也聖人因之作易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六十四而流行於卦爻之內者六七八九也是易固以數為體變化鬼神之所以行而聖人之所以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者皆本于此也後之學者不能通其說反以其所不知傲人曰學不離數者易之觕也嗚呼易之數果觕乎則吉凶不可見而易可無作矣

詩亡然後春秋作論

三代之民生而開庠序之教長而見仁義之習道德一而風俗同善善惡惡之辨昭昭若黑白矣是故聞人之善不待其誇炫而好之若聽金

石之音也聞人之不善不待其深切而惡之若
中荼堇之味也於是詩之教興焉何以知之于
詩而知之也夫詩言聖君賢后良臣志士之美
未嘗爲矜大揚栩之詞也其旨暇其言文聖人
以爲是足以使人慨然翻然思企之矣言君臣
父子夫婦兄弟之變未嘗爲憤懣恨懟之詞也
微而諷宛而深聖人以爲是足以使人愀然愴
然懲創之矣此豈但一日之故哉國家之政父
兄之訓涵濡漸漬於人而善惡之辨素明也禮
義之教衰廉恥之道絕天下之人各恣其私而



懵然不知是非善惡之所在故吁嗟咏嘆之間
美者不足以爲勸刺者不足以爲懲于是聖人
始法言斷辭分別邪正若揭日月於中天以示
天下夫是之謂春秋蓋傳曰王者之迹熄而詩
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亡者言三代教化之衰
而民失其善善惡惡之心詩之微詞隱旨不足
以移風易俗也夫春秋褒以爲賞貶以爲誅三
綱五常由此出而其義主於尊周左氏深知孔
氏之意故於王室之事數致意焉以爲周道雖
衰而文武成康之禮猶有未亡者故可以自立
於大諸侯之上此所謂天子之事乎

## 樂以治心論

聖人之教禮以治躬樂以治心夫自君臣父子
之間以至於灑掃應對進退之際無禮則無所
措手足治躬之用易見也至於鐘鼓管磬俯仰
綴兆之節而謂之治心則好用其心于聖人之
道者或有所不知焉及觀孔子學琴于師襄十
日不進曰可以益矣曰已習其曲未得其數也
已得其數曰可以益矣曰未得其志也已得其
志可以益矣曰未得其爲人也已得其爲人曰



黯然而黑頎然而長目如望洋如營四國非文
王孰能爲操也師襄避席再拜曰師固曰文王
操也夫絲桐之間何以能尚友其人於百世之
上而形神相遇若相告語是謂思之思之鬼神
將通之吾於是知聖人之下學而上達者正如
此而所謂治心者蓋爲知者言也夫聖人通于
天地萬物幽明之故而後禮樂興焉故明于郊
社之禮禘嘗之義則治天下如指掌作樂以承
祭祀而天神降地祇出鳳凰來儀百獸率舞師
曠鼓琴亦能使玄鶴集乎廊門白雲翔大風至

其感召甚神然虞舜之子生長於簫韶九成之間而不能止其不肖由是知禮樂者君子得之以平其氣養其壽命而愚者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第聞金石之音見干戚之舞亦足以消其非僻之志暴慢之氣是之謂移風易俗莫大乎樂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論

天地萬物之父母也天地生萬物父母之職也是故雷風雨露以宣之山澤水火以資之陰陽寒暑以節之皆天地生物之功用也天之混淪



蒼蒼而不知其所止然而巧曆者能推之地之磅礴莽莽而不知其所極然而善數者能測之所不可知者天地之心也聖人者上合太清下合太寧固宜無不知矣又以爲吾能知之而不能使天下知吾之所以知者於是指羽毛鱗介草木果蓏之變以示人曰彼蠕蠕者彼蓁蓁者是天地之所爲也夫是以有七十二候候考候天地之氣也不能候天地之心也而天地之氣俄而慘慘俄而煦煦而生物之心無須臾而不可見聖人以慘慘者爲天地之心則智者有所不信以煦煦者爲天地之心則愚者人人知之而無待於吾言于是伺絪緼于栗烈之餘驗萌芽於剝落之後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非復爲天地之心也復可以見天地之心也蓋自姤而臨而觀而剝以至于坤陰氣凝結陽氣伏藏雰焉而霜霰集冽焉而氷雪堅方以爲萬物之摧折僵仆未有涯也而一陽潛動于下矣故爲九寸之管置三重之室緹縵不揚葭莩徐散而遍觀群物則芸荔生於陸矣水泉動于川矣由是知天地之大德曰生若父母之字子無時已



也其舒而不得不慘也生而不得不殺也猶覩之不得不瞬也呼之不得不吸也彼聖人之慈萬民豈異于天地哉厚其生而遠其死亦周且密矣然使生而勿殺予而勿奪賞而勿罰則天下之相魚肉且紛紜而無窮也故曰天命有德以象諸陽天討有罪以象諸陰而其心常在于好生蓋蠻夷冦賊則有五兵而戰勝之日以喪禮處之服讒蒐慝濟惡之徒則有五刑而戮人於市君爲之不舉此其意豈不藹然浹於民心哉吾故曰坤復之際可以見天地之心刑賞之

際可以見聖人以天地之心爲心

## 史論

### 外戚

漢世言外戚之禍當復以外戚浣濯之譬之解醒當以酒耳至於王莽之事則如沈湎者穿腸潰胃以死酒之生禍極矣光武親見宗廟之不祀身經百戰以復高帝之業計其創業垂統之時廻顧却慮不忍以更駕之車循已覆之轍豈有先于外戚之禍者哉然不再世而國柄復歸於母后之家矣竇氏閻氏皆足以亾國至于梁



冀之毒流海内西京所未有也蓋莽方假託詩書動引古昔上以愚弄老婦下以煽惑無知之人故其徒皆如妖狐易形相與窺伺神器而未肆其貪婪之欲至於篡漢之後而後塗炭遍於天下耳若冀者殆非血氣心知之屬如長鯨登陸猛獸入城唯恐吞噬之不厭故桓帝不誅冀冀亦必篡漢然亾漢者實冀也蓋冀誅而宦官之權遂盤結而不可解以及於袁董之事人有病蠱者服烏喙治之病間而藥發遂以死豈可謂之非以蠱死哉嘗反覆建武之事竊怪東平王廢明帝爲太子特以其舅陰興輔立導之此東京外戚信任之始也夫陰衛尉稱爲天下長者固不忝師保之任然其時山林之賢人與中興功臣中豈無如陰興者蓋其時郭后雖廢其家鼎盛東平王蒼素負天下之望恐諸侯大臣不忘故儲君易代之際慮有變動故託陰氏以鎮服之帝崩之後廣陵王荊詐爲書與東平曰君王無罪猥被斥廢若并二國之衆鼓行而前此湯武兵也意者帝亦慮及於此故爲之地其然乎其不然乎不然明帝尚不畫伏波將軍於



雲臺以杜椒房之親而帝不慮用陰氏以啟外戚之路哉

### 李固杜喬

班固論公孫弘以下十一人咸以儒宗居相位其醖藉可也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彼以古人之迹見繩烏能勝其任乎蓋謂儒者之無益於人國也及東京之衰李固杜喬楊震陳蕃諸君子者皆秉義守正疾惡如讐儒者阿諛之譏可以免矣然側身於汚君之朝抗顏於邪臣之間有後世之名而無當時之功効可悲也已

昔蕭曹起于刀筆卒定大漢之基業霍光稱爲不學無術而有社稷之功此三人者比之前後數公莫及也班氏殆以此謂繩古人之迹者不足有爲乎然漢世儒者之用雖不顯于朝廷而經術之士頗有著聲於郡國者或亦樹將帥之略則亦非濶於用者也昔仲尼之門苟于千乘之國百乘之家可以從政者猶有取焉何者人材之難不可厚望也若位以天子之宰相而如荀卿所云能調一天下謂之大儒者千萬人不能得一人也得其人矣不遇非常之君于大有



爲之時亦終無以自見吾何以責公孫之徒哉

## 孔光胡廣

大士被服仁義而談先王非有慕于當世之爵祿而立於汚君之朝者將以立名乎亦欲庶幾遇合以救塗炭之人於萬一乎東漢之季諸君子務危言奇行以媿世俗之靡靡者而不能悟殘闇之君亾身覆族九死不悔使天下之士益知國事之日非而不能救亂亾之禍蓋嘗思之強臣執國柄與大閹竪盤據宮闈支黨流毒四方志義守道之士生于其時自度可以有爲乎

苟不能有所爲則遁跡畎畝輯先聖之遺編名不聞於公卿身不至于郡縣如申屠蟠龐德公司馬德操之流所謂潛龍以不見成德者上也其或須升斗之祿以給俯仰之養則不羞小官以仕易農免死而已至若身在卿相之位任治亂安危之重進不得行其志退不得保其身如李固杜喬抱秉正疾邪之心知弒君之賊而不能討有正朝廷安社稷之策而不能用身蹈不測之禍而無補于國家之事可悲也已蠡吾既立則固無不死之理卽令不死而度天下事必



無可如吾所欲爲者倘其時退歸南鄭閉門懸車謝病不見賓客則冀亦必自喜去其所忌不在肘腋之下或可以自免乎豈其智不及此哉將其時與勢有所不可也人罪胡廣不能執前議而固與杜喬獨守正不懾然使廣執前議則亦與固同死以畢大義而已其於國事無所損益也若桓帝誅冀之時而廣尚在則彌縫其闕匡救其火當有補于紀綱决裂之際少扶覆亾之運者乎乃世謂張禹孔光胡廣皆阿意苟容所謂鄙夫然有不同者張禹在王鳳之世雖不

能逆知莽之纂漢而權在外戚終爲漢禍者可知也禹不勝其子孫之計而飾詞以破衆論援古以惑主聽其罪大矣此馬融之流也史稱光不希旨苟合帝有所問必據經法心所安而對不結黨交養游說及請立中山王不憚抗皇后昭儀與宰相之議及不欲傅太后與上相近恐其干政及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並稱尊號持不可者數歲以傅氏之剛暴多權數光守議不移其去亦盖不遠也及見王莽權日盛則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及群臣誦莽功德位在諸



侯王上愈恐稱疾其大節如此計其心未嘗一日忘漢顧無所容其智力而不言于人人亦不知之豈患得患失者哉王嘉臨命以不能進孔光退董賢爲遺言則光之名行盖著於當世之賢者久矣及纂位之際乃不能爲異同殆如蘇武爲匈奴縶弓弩人爲賊所得爲之負擔劫於其勢不能自拔也比之張禹不侔矣若胡廣者亦光之流亞也

何顒范滂

士之處亂世者唯有修其庸言庸行儉德避難善善長惡惡短雖砥礪志節而闇然無標榜之意既不詭於聖人而亦不以驚流俗之憒憒者盖透迤於横政攪民間以待天下之清而已劉陶李雲陳球杜根之徒陳危亡之隱憂于不可有言之人建社稷之至計於不可有爲之日徒足以殺身而無補于國至於劉郃王芬諸人身非重臣爲國命所寄而欲除君側之惡爲廢立之事卽令事成當有莫大之禍况必不可成乎何顒之友人有父仇未報而病臨死以告顒顒爲斬讐頭酹其墓禮非親父兄之讐則主人能



執兵而倍其後豈有他人之讐而不與共天哉陳蕃爲光祿勳范滂爲主事以公儀詣蕃蕃不止之滂恨而投版棄去夫國家上下尊卑各有儀式燕私之際晤言傾倒不存形迹可也至于職事相臨冏有常儀孔子與上大夫言則誾誾與下大夫言則侃侃陽貨有饋不廢往拜之禮不知郭太何以讓蕃蕃何以謝滂也禮教陵夷豈獨庸俗人哉至于殷陶黃穆侍衛於滂爲之應對賓客至謂趙岐入界以不得見爲天下所笑亦官從之謂沽溉磐欵之餘遂成名于世此

與兒童之見何異

## 岑晊

孟子有言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夫無道之君賞不當功罪不當罪好惡不當於人心而生殺予奪之柄尚出於朝廷不得不聽之此孟氏之所謂天也劉瓆於赦後殺小黃門岑晊爲南陽功曹收考張汎會赦竟殺之并收捕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有詔生之而我殺之是無君也二百人中豈盡當重辟者而殺之如草菅此甯成尹賞義縱之事士人胡忍爲此且謂除一人而去萬人之害既奮不顧身以快其疾惡之心矣豈不自知不測之禍旦暮且至何惜一死乃求苟活所至塗炭多歷親故之家郡縣爲之殘破想見其慷慨立節自分殺身以成仁及其末路終于求生以害仁亦可醜也記曰謀人之社稷亡則亡之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成瑨之橫屍都市者晊之謀也奈何使之獨死乎夏馥見張儉之亡而歎曰孽自己作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賈彪拒晊而不納曰晊以要君致釁吾不能奮戈相待



尚可納之乎吾於二子深有取焉人謂二子同遭亂世何不忠告之人有病狂者自高賢也自辨智也叫呼罵詈至于踰垣越屋當是時雖有親愛孰能沮之二子者或知其病方發而不及言或言之而不聽也

## 臧洪

國家多事之時莫不願得忠義之士以自輔而士遇知己之主不幸當死生存亡之際則思捐軀赴義不負國士之知及其亡身覆族則舊君有服尚不足報而以一死謝之此雖匹夫匹婦之爲諒而所謂烈士狗名庶幾近之矣若臧洪之事吾不知所處也洪爲廣陵太守張超功曹超遇之厚後奇寓袁紹紹亦深知之以爲青州刺史又徙爲東郡太守蓋東郡之土地甲兵紹所有也及曹操圍張超于雍丘洪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將赴其難自以衆弱從紹請兵而紹不聽雍丘既陷張氏族滅洪遂絕紹紹以兵圍之城破殺洪城中七八千人皆死蓋殘破袁氏之一郡以自爲名也漢室將危分據郡縣者人有逐鹿之心袁曹方睦各有所圖惟侯利而動耳

張超存亾何與于紹而分兵以擊方睦之曹氏且謂紹呼陳留爲兄必且以廣陵爲弟而不救雍丘之急以爲紹負超其後紹之親操豈獨陳留廣陵邂逅相與之意乎責人以所必不能應之事而至於以怨報德使萬人肝腦塗地名之曰義士吾不取也且袁氏以十倍之衆敗于官渡乃欲分兵以解雍丘之圍即從洪言其能有濟乎信陵君不能救趙欲往死秦軍以謝平原田疇不能滅公孫瓚以報劉虞之讐遂隱居不出擇于斯二者以自處可也



諸葛孔明

用兵之道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非獨一陣之間而已取天下亦然故三代之盛王未嘗不攻弱兼昧取亂侮亾以爲資漢高帝與項羽並起以爭天下百敗一勝而卒仆項氏者先併三秦齊魏燕趙而後合諸侯之衆以亾羽先其易而後其難也建武之初隗囂公孫述止匹夫之雄然比之銅馬尤來大槍之屬猶爲倔強故光武先定河北而緩隴蜀譬之析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日用力寡矣漢之末造諸侯各務其力以相吞噬而劉孫王郎張繡袁術之徒智力不足以自守固皆伯王之資也劉玄德崎嶇戎馬之間未嘗一日無南面朝諸侯之志而無百里之地以與諸公從事當此數子者相繼殘滅必且與其徒慨然太息以爲失此事會而莫可誰何及荆益漢中皆探之曹孫之腹中而有之則草廬之中君臣相與熟計者亦驗矣而關羽懸軍赴利不知孫氏之將議其後豈可不謂之疎哉于是天下之瑕皆弃於堅而蜀之爲國僅如人面之黑子耳及孔明連歲出師以爭中



原議者以爲罷敝其民而無尺寸之効司馬仲達常務持重兵不得交人亦謂其才非孔明之匹故甘受巾幗婦人之辱是二者皆不知其人不尚論其世者也夫蜀以一州之地勢不能與中國持久故孔明以爲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又曰雖不伐賊王業亦亾坐而待亡孰與伐之其論形勢可謂審矣仲達則不然戰而勝未足以取蜀不勝則境內有搖動之虞不戰而無所喪失則天下之勢固在魏也吾以長策制之而已不觀夫奕者

乎形勢既張勝負可見敗者必設奇生變務發難以求敵之間見者常謂之巧而未必然也不如是吾固敗矣勝者常靜以應之小利勿爭小挫勿怒見者固以爲拙而未必然也如是吾已勝矣漢魏之際何以異此嗟乎方李郭之亂乘輿播遷劉葛得一州之地而與本初之徒馳騁相角功業豈下曹氏哉故曰聖賢不爲時能不失時而已

劉玄德

有取天下之志者見小利而迷大計則速敗務



遠略而遺近變則無成功董卓之亂天下分崩離析如逐鹿而分之強者多得肉焉二袁劉表孫策是也曹操以兗州之地枝梧其間更陳宮呂布之難幾無以自立而能圖機制變以弱爲強遂有天下三分之二劉備于此六七公者非志不遠而力不若也顧其初無百里以爲基而其中常有以仁義取天下之心於是徘徊四顧若有所待及陶謙臨沒以徐州相授因其土地甲兵之資可用以進取天下亦可謂仁義之効矣呂布慓悍狡猾見利反覆固其天性而使倏

忽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是時四海無所容足而自歸于布猶以詐力自諱及劉表新亾弱子嗣立曹操興兜于北孫氏覬覦于東骨肉相伺于內備豈不能置耳目于琮之左右覘其動靜以知其賢愚而輔其所不逮乃至遣使降曹曹軍至宛計其時國中藉藉萬戶如沸而備尚未聞也此其于琮不啻胡越之相視矣受人六尺之孤固如是乎盖備之意方以德懷荊州之人不欲察察人陰事以疑琮母子群下之心謂已之毋涎而將噬也然備之在樊隱然一君矣其勢



可以得敵人之情大操之不能一日忘備猶備之不能一日忘操縱不能得其帷幄計議何至降人一國引軍數千里而不覺者幾于所謂意廣才疎者矣彼天下雄梟更歷事變而謂其智不及此乎此其意方務爲仁義之名而忽于倉卒之變盖謂劉琮孱弱御我鼓翼荊州諸將皆庸材無敢爲異同而不虞其家庭之內私計密議既謂其力非曹操之敵又疑其心不可以終托國也于是一旦禍發狼狽奔走生平之智勇無所用之亦可悲矣連炎之計成者幸也或曰

劉琮不降操則備能與久從事乎曰荆州非久安之國也同氣爭立則兵生於外毋黨爭政則亂生于內特其時未至耳夫乘其亂而取之猶有辭於天下而向之所謂仁義者未盡决裂也不然恩信既洽荆楚之士既懷如取果然待其熟而掇之易矣獨不見劉璋之事乎蓋以備之雄材大志欲匡濟大事豈寤寐忘之哉況跨有荆益以爲霸王之資君臣之間相與熟計久矣曰然則諸葛亮以爲攻琮荆州可有而備不用其計何也曰此備之明于自知也夫備有度而



遲故劉曄以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可乘其未定而取之當時蜀人一日四五驚斬之而不能禁也今操已在近地而造次入人之國以未集之衆當方張之敵其能有濟乎徒失其平生之仁義耳史謂其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迫事危而言不失道吾以爲備之明於遠略而已

## 程名振

英雄之君所與驅馳以定天下者必其人智足以知人之所不能見勇足以任人之所不敢當心雄萬夫而羞與碌碌者伍如是者則謂之股肱良臣矣及天下既定則向之所與成功名者計謀屢效於中權勢已行於外名位尊寵四方趨之於是人主不得不生疑忌之心故帷幄信臣及勇略蓋世之將爲國重輕者唯恭慎自將小心翼翼乃可以保爵祿全始終此其人非待功成之日然後慮及于此也方在艱難之中成敗利鈍未知所在固已知自處之地矣唐太宗征遼東召程名振問方畧稱旨命以一州失謝陽怒讓之辨對益詳帝曰房玄齡在朕左右二十餘年見朕詰責餘人顏色無主名振未嘗見



我一旦詰讓辭氣不屈眞奇士也夫玄齡佐太宗於起事之初芟除群雄勘定內難呼吸之間有死生安危不知其幾矣而獨失其常度於殿陛論辨之時乃知勃如戰色屏氣如不息皆人臣侍君之體卽所以保其身名者也昔周亞夫屯軍細柳前却乘輿以申其軍令帝憮然以爲眞將軍既定七國功無與比少倔蹇於七箸之間則以爲鞅鞅者非少主臣也而身死名仆矣雖文景度量之不村及亦足以見功臣末路之難乎若漢之蕭何唐之郭子儀與玄齡皆人臣

履盛滿者之法也

## 李靖

秦王欲誅建成元吉謀於李靖靖辭謀于李世勣世勣辭王由是重此二人及舉事之日召房杜二人以有勑不得至秦王府皆辭不至王使尉遲敬德取二人首夫此四人者豈不知事之必克秦王終有天下哉顧骨肉相殘之際不欲有功也蓋智計之士立身自有本末見利不苟就見害不苟免當搶攘狼狽之時生死禍福在於俄頃而從容守正既以全其立身之大節亦



所以自結於人主使人主不疑其有好亂樂禍之心一旦主少國疑可以寄大事此賢者所以自處者也吾觀處人骨肉之間而敢發大難雖賢不肖不同鮮能免禍者晉公謂里克曰子弒二君與二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李斯殺扶蘇立胡亥卒具五刑隋煬帝殺張衡臨刑歎曰我為人作何等事而望久活蓋與于弒逆之事者也徐羨之傅亮謝晦廢營陽王而殺之又殺盧陵王義真問於蔡廓曰吾其免乎廓曰公等受先帝顧命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兄而以之北面自免為難終覆其族中宗言我以天下與韋玄貞何不可裴炎言於武后請廢之後有言炎反者廷臣謂炎有社稷功若炎反臣等亦皆反矣后言朕知炎反知卿等不反蓋憶前事也嗟夫余於是知英衛造次而辭於始房杜顛沛而避于後異於世之苟且以就功名者矣

## 玄宗

玄宗以剛斷英武之資寬大而能知人卒平內難亦不世出之主也及其心蕩氣盈若謂安者



不復危治者不復亂天下唯二三嬖佞之外無可與吾謀者至於逆胡發難河北土崩宜動其心求所以制賊者而猶輕棄謀臣病將之長策唯近習細人是聽兹君臣宣淫暴殄天物以縱其驕恣獲罪于天而失其所以為心久矣祿山雖得東京京畿豪傑羣起而應官軍國門之外多為敵壘兵力所及者不過數百里開耳郭李之兵方擣其巢穴若使哥舒翰守潼關持重不戰以觀其變豈有九廟焚毀衣冠塗炭之至此極者哉翰知戰之必敗而不能守其本謀者蓋

以國忠能移帝喜怒而邀令誠佐之以封常清高仙芝之死爲鑒也但翰久習兵事以二十萬之衆何不分兵嚴守關隘而以精兵當賊令爲善敗不亂之形勢此事之不可知者也然以君臣之犯天怒也假令賊平則天下之柄重歸楊氏益肆其淫虐固天道之所必不容者獨怪其時豈無一人知制賊之策在於不戰郭李直取范陽爲必勝之算竟莫爲帝言之者蓋自天寶以來李林甫鉗結天下之士使不敢言楊國忠以爲祿山旦夕可滅必謂遊以歲月者爲養寇



故忠臣智士知言之無益如瘖啞聾聵之人而人主自棄其聰明以左右習熟爲耳目亦會楊氏之罪惡貫盈遂成滔天之禍迄於唐亡曾無偃戈仆鼓之日可痛也已

## 德宗

人主之所謂明者在於別羣臣之邪正識治亂安危之所以然而小智不與焉所謂德者在於以天下爲度而舍己從人用其長去其短記其功忘其過使上下之情通無怨懟之心而小善不與焉德宗即位之初鋭意求治且生長多事之時艱難險阻身備嘗之自謂知人之情僞觀其居喪有禮鹽酪不入口大行梓宮不避本命諸姑姊妹之嫁者小物皆經閲視平生無荒淫之過此皆士人好修者之事宗族鄉黨之所稱道而於經世之大略無與也然世主鮮能行之故德宗以此自多陸贄謂其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幾有獨馭區寓之志吾又謂其制節謹度無驕奢侈泰之事必以爲臣民無得訾議者而無待於忠言讜論以攻其所不逮故朝廷之上閭閻之下人人知不測之憂在於



旦夕而天子穆穆自謂聖明在上海內晏如也夫人之情好察必多疑多疑則人得行其讒好勝必多忌多忌則人得借其怒至於四海蕩析幾不可復爲猶以爲推誠不如用術修德不如用威蓋以其區區之材自負終不可解也嗟乎使德宗生於士大夫之間昏闇剛愎自多其能亦終必敗況萬乘之主四海分崩之日乎

## 德宗二

所謂聽言之難者造次之間議論盈廷一可一否紛紛而不知所裁一利一害昧昧而不知所

何於是迷惑顛倒馴致敗事則有矣若德宗少而學於李泌泌在肅代之世周旋禍亂卒安社稷爲一代宗臣其有不知者乎陸贄明識皆務善因事爲功帝亦自知之使此兩人者長在帷幄之中而李晟李抱真諸人將兵於外何至奔走狼狽幾亾天下背人有言聽言者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盧杞陰險深刻一時或不能識然以其事考其言則舛錯召禍多矣車傾馬仆覆轍在前而執轡者安坐自如藐甚閒暇是豈好禍樂亂哉盖其平日自謂聰明英武



羣臣不及而杞知其才識之所至與其意念之所向先引其端使之自決如擠張鎰李揆顏真卿大半出於上意雖後有敗事不以爲罪方欲分任其責也夫智者如登高望遠無所不見以知趨避向背之所宜愚者如隙中之視物得其一遺其十而自以爲明審矣黠者知其見之所在又從而諛之曰他人不知此上所見是也因借以行其私張其聲勢嗟夫累世忠義之家食人之祿居其高位何忍而爲此然昏暴之主與姦佞之臣凶德參會自有相感召者語曰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聖主明臣既然破國亾家者何獨不然乎吾獨惡夫聽言而不觀其事之成敗者也

德宗三

自安史之亂悍將反側于上驕兵睥睨于下倣然以爲國家安危繫于吾輩之喜怒而人主惴惴焉不能保其朝夕故君臣太息思府兵之制以爲府兵復而天下太平矣然唯變法之發也故天下猶未見府兵之害若復行之其勢不得不變何者府兵領於折衝折衝以農隙教習戰



陣雖張帷幄鳴金鼓三令五申不過行故事而已曷能與之同甘苦察勤惰辨勇怯而生其赴水火之心乎士卒既爲農家子又曷能舍其耰鋤枯槔之業而日從事於弓矛劍盾之間乎及其調發將帥按閱而後知其不精雖加之罪亦已晚矣況以無罪之人而役之千萬里之外私齎繒帛官取而貯之責則苦役夜縶而置之地牢十人出戍還者無二三百姓薰目熨手足以避其役夫聚數十萬人授之以擊刺斬伐之器生有鄉里之恥笑死無墳墓之歸葬雖秦之虜

使其民何以加此特以天下無嬰而未反耳且
計戶口而出丁男非必慓悍勇力者也若在天
寶之末以此當胡騎之鋒銳必不支矣故承平
之世關東戍卒不勝其上之侵虐而兵興之後
則國家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屈指計歸張
願待哺思亂幸災亦與長征之兵無異也是以
論者謂徵兵滿萬不若召募數千夫府兵之制
即古之寓兵於農三代用之矣然其時無萬里
久戍之役而有所征討卿大夫與其子弟皆在
行間勞逸饑飽之事呻吟嗟歎之聲朝見而夕



聞之所謂千夫長百夫長莫能恣其貪冒殘暴
之意而其父兄之教鄉黨之俗無不習於射御
即少長於詩書禮樂之中如冉有樊遲子夏之
徒皆執干戈以衛社稷而子路治千乘之賦使
民有勇且知方者皆文事武備不可一日偏廢
也豈若後世以雕蟲小技爲業者務欲奪武夫
之氣哉嗟乎以太宗之英武與房杜英衛諸公
謀之不能百年而弊已甚有王者作不知何以
善其後也

三易集卷之七終

三易集卷之八目錄

書牘凡十三首

與徐宗伯書
與殷職方書
又與殷職方書
答雷何思吉士書
寄劉大員司馬書
與王澹生吏部書
與曾長石編修書
上周撫臺書
答陳明府書
與申問卿書
寄陳御史書
寄侯豫瞻書
答瞿給事書



三易集卷之八目錄終

三易集卷之八

書牘

與徐宗伯書

日來想見梧竹交翠秋卉菲菲清風入林明月漾波步屧康強几席靜好掃迹五畝之園寄意八紘之表尚論古人誰足相方者乎惟翹蘖慓悍能爍血液翰墨精微易結神思願少停止以頤天和此來頗得觀湖山之勝泉石幽淙竹樹葱蒨眞使人應接不暇而肩輿小舫處處可到無躋攀之勞公能爲二十日行計徜徉此中尤令巖谷生色圖志增美亦有意乎杭州送迎之禮絕異吳中縉紳先生入城投謁乃有交際若山水之間竟無人踪跡也便信奉候不備

與殷職方書

比聞逆胡背盟緣邊騷動臺省之臣議論紛起疆埸之士敵愾未伸二三年間便未可得安枕也安危之機唯在將將者而已前見吾丈書有任大責重之憂蘇明允有言丈夫不得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語之間亦幸矣吾丈居樞密之地豈止爲使耶振揚國威慴醜虜令儒林中復

見頗收甚休甚休自昔承平既久武備不修則四夷有輕中國之心及百戰之後良將並起由今考之多出於微賤則今之所以取士者可知矣語云星辰不軌擢士爲相蠻夷不恭拔卒爲將即今諸邊將帥尚不足辨此虜不知釣魚屠狗之徒亦有奇力策士足以爲王爪牙者乎仲輿丈累疏乞休聞已得請此君望見匡廬山遂慕彭澤高風眞不俗也司寇公有微疾昨山中遇一太倉人願人分一歲以爲公壽非甚盛德何以至此



又與辰職方書

今天下有忩戰之實而士大夫爭爲好戰之言丈居今日之地殆難於調羣口非獨難于署置邊事也僕向謂今之待北虜有似養虎朝與一羊脯夕與一彘肩俯首帖耳唯人所置之無異家畜也後必有狎而侮之者忩其能噬人也撩其鬚扼其項其不大吼而騰躍者幾希今之待西南諸夷有似養猴彼有山林可以爲巢有草木之實可以爲食本無求于我而一旦就我之羈紲冠以人冠衣以人衣習人之跪拜起伏而周旋于庭除之下則亦已矣忩其能扳援跳躑雖有刀箭不及施也而謂其弱而易制可因以爲功乃鞭之棰之以不堪者繩之遂裂冠裭衣而去入叢林越重淵又欲追逐之除其窟穴使無所託搜抉其所積之果蓏以禦窮者使無所食以彰我之威武然猴困而吾力亦憊矣丈居今日之地可以此告南北之當事者乎即今北虜帖然必有謂虎不能噬人何故以肉投之者若令諸將中有如中山開平者亦必俟虜有反叉之端乃可以絕之若猶未也則亦勤修戰守



之具而已至於西南夷之事屢見矣闢千里之地增數十縣於中國有利乎願自今以往勿輕爲兵端也往時鄉曲諸同好卮酒相對屢及世務而丈能容吾之狂言茲者闊然久矣風便寓此

答甯何思吉士書

往歲無美先生從楚中歸迎謂所厚善者曰吾於夷陵得一奇士恨不能攜之來與二三君子游因道門下之雄守且出近行序於篋中以示坐客相與反覆觀之如天球琬琰之陳于前眞

鐘大呂之迭奏于左右也是時想見其人白雲爲車紫霞爲裳容與層霄之上兹者薄游京師適會門下在石渠東觀與天下士馳騁著作之場無美先生必且拊掌西笑自詫其知人而僕亦得慰其數年願見之懷乃辱問瞽者以蒼素之辨聾者以宮徵之音豈先生會以僕姓名欺門下乎僕夙遭閔凶不及受先人之遺訓又才拙性懶不敢妄意作者之事偶聞長者之餘論有心識之而已蓋文章爲經世大業大而三才小而庶物無所不載中古以前吾不能知若伊



吕之治國賈晁之論事孫吳之言兵苟其闕如皆不可以稱作者若夫書疏傳志碑記之類皆與世酬酢人事不可已者方杼軸於懷豈不尋其條理于落脉之表索其端緒於棼亂之中及其得之於心而出之於手則見者以爲固然但人不能知而我能言之耳采玉於重巖吾以爲圭爲璧能顯玉之美而出玉者山也采珠於深淵吾以爲珥爲珮能盡珠之用而産珠者水也苟知此道則于文章殆庶幾乎今之昧者言不必由其意華不必副其實陳簋豆於鷄豚之社奏鐘鼓于爰居之前慰遷謫者則謂在廷皆黄廉稱賑施者則謂素儒亦郭解此陋俗所沿在文章之司命一洗之非門下誰望哉長石少玄諸君亦乞以是語之

## 寄劉大景司馬書

僕去家時無美丈丁寧寄語門下日來亾恙并熊羆之祥且謂僕此來當與門下商略千秋大業爲旅中樂事乃鄙意則以爲從容奉長者之高論聞著述之大旨則幸矣至于竭蹷以附驥尾非所及也今輶車遠在異域奉　天子命運



籌帷幄盪平方張之虜豈可與彫蟲小技同日道哉平壤之役聞有士卒三四人攀堞直上若此者膽略絶倫誠不易得也門下曾識之乎碧蹄敗績人謂大將軍下令諸部不得過嶺獨以家丁前驅俾收斬獲之功賊見孤軍深入首尾不能相應潰以數百人繞出我後遂至驚潰狗私而背公遂細而遺大其謂之何且征東十五萬人皆大將軍所統凡有克獲孰非其功何必家丁耶察其意不過爲此輩功賞計耳遂不顧喪國威沮士氣啟邊疆無窮之釁禍生有胎乃

在此也往時倭奴蹦踐江南僕才五六歲然而能道賊之情形者以先人爲桑梓計至切嘗出私財結客兵相與朝夕熟計又條陳用兵方略百餘欵上法古來名將之紀律下盡今時從征之利弊故少而知勝負之所以然大抵東夷好爲奇兵伏兵雖十人來亦必設伏亦必用奇一墜其術縱猛士如林亦必撓亂想門下平日已爲諸將諄諄告誡何俟鄙言但萬里相望聞問爲難故不覺詞之贅耳游擊錢其僕之所厚無美先生之通家子真不羣之材可當一面而出



於書生家有岸然自異之意恐與同輩不諧幸保護之

與王澹生吏部書

僕于仲夏廿五日至家雖糧船蔽河而水不甚涸楓橋一晤太原父子遂乘小艇先歸至今人事匆匆不及過州中然知第中俱平安也計東脩所入可辦中田百畝倘不以他事費便終身受兄惠矣兄宏材大度所至搜訪人才講求職事自是當代偉人第願於聲音笑貌之間常加敬慎瑯琊門第赫赫所謂公侯之子孫有山河之氣象況又早著才名取高科居要路雖卑已尊人人尚疑之詩言威儀抑抑爾雅云抑抑密也無所之而不加簡飭乃謂之密耳蕭子明舉扇一揮謝萬如意指四座足下宜深以爲戒世固有目擊之恨至於刺骨者聞在兵部同寮皆畏而不親畏而不已乃成疾惡矣幸無忽鄙言況太公以毒螫吳中此事相繼竟無追理之者久之成俗不亦人人自危哉辰玉欲抱其遺孤既有人護持當不敢生異心足以慰兄懸念也張明初德器日深遠菰蘆中乃有此人姚允初高世之品簿書錢穀非其所長他日勿令作郡



實兄長育人材之一効溽暑不旣

與曾長石編修書

去歲蹶躃京塵特承眄睞深相得於形骸之外閒里布衣之交不過也久客思家匆匆作歸計出國門之日獨戀戀高義念會合之無期蓋不勝太息耳此歲中倘未便得差幸勤事典籍考索古今文獻所載經世大略以養任重道遠之望新詩紆廻處如羊腸鳥道中登陟崎嶇而臨眺躊躅尚有遠思雄壯處如昆陽城之戰風雲

變色虎豹悚慄皆佳作也作詩之道非難非易易故三百篇多出於野夫遊女難故成一家言者代不數人若僕之懶慢廢學非曰能之間嘗從事於斯而得其彷彿焉譬諸組織一經一緯一玄一素雖出女工之手而必成於杼軸衡綸疏密輕重各有其度不可違也能取古人之言而吟諷之嗟嘆之久之知其言之所以然又知其言之不得不然由是而得之杳冥之中出之恍惚之際不規規於古人而自與之合如是知不爲作者笑矣乃其神而化之則存乎其人耳



至於是而又不能無得失則如迴飆之過賞音者知之勞薪之炊知味者辨之若夫輕心掉之怠心易之昏氣出之矜氣作之此皆詞人所當反覆也今兄將有黼黻一世之用雖所爲詩字字珠璣亦何裨益然借以發舒其意氣陶鎔其性情則養任重道遠之望者曷知不在此乎

## 上周撫臺書

伏惟台臺軫恤民隱弘濟時艱有若陳畢公保釐之遺意而旻忠靖周文襄復見於今日也閭里編氓自謂蘇息有日而天降霪雨萬姓爲魚始者猶冀高阜之鄉可得半收今則處處化爲巨浸矣五月中猶冀水退之後可種菜麥爲來歲農事資本今則海潮挾雨益加橫溢不惟今秋無望來春耕作亦蕩然無以爲耕矣天災流行三吳所共而嘉定素稱瘠土所種木棉尤不宜於水潦故受害爲獨甚邑之士民謂其受知於臺下有素不以父老子弟顛連垂死之狀請於造命者之前恐非人理其謂仁臺痌瘝乃身諮訪之殷勤籌畫之懇至何待人言然固有當事所不敢唐突而草野之人反得縷縷陳之雖



未必合於事宜而不以爲罪者似未可嘿然也目前之勢急在賑濟敝邑地不產米民間無三日之儲商船旦暮不至則持錢入市終亦空手而歸況庾廩所積之穀僅以千計非若他縣有衆可發也議者欲縣派大戶出糴境外其謂不然大戶雖冒殷富之名未必果有餘貲且鄉里愚民生平不習貿易之事方今所在禁糴彼將何從措手計惟那移在庫銀兩差佐貳官一員擇居民曉事者隨之以往則荊襄之粟可致也議者又欲將河下所到米船逐日報官平價發

行其謂不然當此河流洸濫盜賊縱橫之際其奮然不顧閲歷艱險而至者惟利之所在耳倘以號令束之彼必相戒不來而境内愈困矣更須高其值以收之則四方之市販者聞風畢集粟多則價自不昂而嗷嗷之衆庶幾其有瘳也既賑之後又將乞蠲通歲司農告匱郎 旨下該部必且多所推阻然江南四郡每歲以數伯萬石充 皇家軍國内外之需今不幸胥溺豈忍漠然坐視如秦越之肥瘠不以介意嘗考弘治正德嘉靖年間吳中大水於今相似皆得蒙



减租之 詔是誠加惠元元之意亦以培養東南根本之地也今獨不爲之所乎然止蠲以前之病逋則亦有蠲之名而無其實必得將本年錢糧酌議何項暫停何項全赦而後蠲一分得沾一分之賜是在台臺主持之而已桑梓情深冐昧饒舌惟憐而宥之幸甚幸甚

## 答陳明府書

伏惟吳民輸將之苦既非一端而白糧尤爲重大臨時雇倩商船坐索厚價猶之可也每當開行之日或稱篷檣未全或稱錨纜未置丁男佯爲逃避婦女假作悲啼事係身家時廹程限不得不滿其欲乃至沿途祈神賽福少違其意侵辱難堪今議官造運船其便明甚第作事謀始動須萬全以情理推之事有難於輕變者昔劉晏初用官船漕運每艘給錢千緡人言所須實不及半虛費太多晏曰造船之人私用無窘然後官物堅牢後人必有患吾多費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不堪運矣後竟如其言今三吳繁徭重賦之地一竹一木皆取之於民勢不能多剝凋敝之髓膏以饜工役之腸腹且置買材料



監督工役官司必不能身親則船之脆薄勢有必然恐其患有甚於雇船者又見漕運淺船有旗造者謂旗甲領官價自行管造也尺板寸釘無不加意故堅於官造數倍有司常加獎賞以風之大軍運欲化官造爲私造而民運欲改民船爲官船恐非所謂利不百者不更法也夫以農民去畝畝之業涉波濤之險已可愍念及其抵淮則軍幇一船未過民幇不許開行坐糜食糧虛引時月尤甚無謂然觀立法之意殆非急軍而後民也盖謂軍衆可以暴民之寡軍旅可

以凌民之弱且撐駕漕船者皆雇募外水之人多亾命無頼魚肉平民狠於狼虎故每年春夏之交薦紳往來南北者恐為此輩侵侮必藉漕運衙門人役護送乃可安行若與民船錯行不幸誤相觸撞必致蜂起蟻聚席卷行資故不使相混耳今既該府軍民聯行勢不敢縱仍乞申請漕院凡遇關監委有運糧把總催趲處加委督糧府官一員同行催趲無論軍民有生事啟釁者一體拿治則軍有所畏而不為民有所恃而不恐矣



與申問卿書

前在郡時本欲留病亨齋以酬兄十日之約會賓客如蝟毛計兄酬答無暇因與子柔孟陽閩中友人郭聖僕入西山自謂於喧鬧中得清曠之趣舟還閶門知煩使者尋問意欲相聞而歸思已發不可留矣偶和少師公落花詩三十首燕閒時乞為呈覽敝邑兩歳在禍稔中想已稔知近乃無端奪去御方詞而使之改駕絃甫和而責以更張嘉定爲嘗藥之孝子長洲得經驗之良醫二邑等在宇下公何爲此紛擾也睊睊之言不可盡述但月前未有新令若朝夕受代必須攝署送迎辭謝勞攘幾何故士民皇皇必欲少留以俟新令之至其爲時不過兩三月於長洲不妨仍舊而敝邑且得沛未竟之膏澤鋤未盡之根株不猶愈乎所藉少師公與仁兄之重委曲致之撫臺者也弟以爲千萬人赴愬之情述之者易爲詞聽之者易爲德故遂以此相屬倘旦夕未必有會晤之便或托太府轉達何如平日見吾兄於利澤及人之事無不盡力何俟丁寧但敝邑之民真如赤子戀慈母留一日受一日之惠不容不具陳耳



寄陳御史書

宋比玉兄歸曾附奏記蓋是時妄傳仁臺已拂衣南還也乃今知此語之爲眞矣臺下以仁臨民以禮遇物視官如家謂人如己愷悌易直可對天日不知浮言從何生夫飄風驟雨豈能久淹唯是高致雅度不問生産尚乏三徑之資即令省覲之餘俯仰多闕得無損朝夕之懽乎前承台教垂問辰玉後人今璽郎遜之者潔清自好不嫚不惰動無越禮殆類其祖父而通曉萬

事調量人情則又過之惜其以任子爲官不得展其才藻耳已舉二男骨體俱不凡蕎其門戶未至塗地也知仁人長者相恤之厚敢詳言之二詩呈覽

## 寄侯豫瞻書

王遜之行時欲寓一書書言遜之材略明練有老成人所不如者足下宜與爲友已而恐其見之以爲諛已而不出也故不以入函今知足下高居簡出屏去人事必當神凝氣定智識益生不獨見之文詞且以佐尊大人匡時濟物之用



大快大快河冰既合東虜情形何似所望大帥若同舟遇風不知能若是否也古之名將視士卒如嬰兒轅門之下遠於萬里而能得人死力其必不然四川事至今未知其詳倘變起倉卒非酋長之意則斬數人以說尚可含垢有如悍然桀驁不得不加兵當奈何聞土官多讐釁宜諭四隣攻之各得瓜分其地仍賞之以官至襲官時止令奏聞不必赴部以免上下横索之苦誠如是豈無爭奮立功者乎此先朝王守仁曾言之楊一淸曾行之未審與今日之勢何如也

日華兄爲官布不遺餘力目前已有頭緒但樞要在尊君幸勿失此機會然亦須偕歸尚寶陞太常兩兄以助議論度必爾也州縣大害無如訪行每逮一人輒株連數十人又不直指姓名取近似者恐嚇之滿望而後已其人揚揚不復自諱茲者　詔書中及此廟廊諸公可謂知時務之要矣昨坐中有言近世彈章必以冗官塞責若甲科雖有姦如山亦且寬容大計在邇倘臺省諸君子建議凡舉劾疏後明列所舉者幾人係何出身所劾者幾人係何出身此誠快事



今天下紀綱不振如人筋不足以束其骨國用空虛如精氣不足以充其形試講求贍政庶有裨益第不勝議者之隨其後卽如前代榷酒是或一道竊謂桑孔復生亦不能立法以撓之者衆也鑄錢事非難唯恐不足救急蓋世間布帛粟米非少少者乃銀錢如博者非無賭資而無籌馬曷不爲置之余山之盜伏在肘腋近日歸之者如市力既未能撲滅且當隱忍未可輕意挑釁倘有露章不必發抄竊慮之下敗絮自擁偶念當世事不覺滿紙見者得無以爲笑乎舍

弟守分人而愚拙無比大爲強梁所侮樹植百果幾成木奴俱受斧斤今無可奈何所居盡與之矣蒙恩曲庇感切心腑智淵來凡百提携諒不待言尊君處不具啟

答瞿給事書

僕誠凉德然此心蕩蕩如不繫之舟未嘗倚著一物有利於已有損於人之事不爲也仲冬之月家人不戒於火一瓦一椽無復存者卒歲之需未知所從出暮年播遷狼狽不可名狀昔人有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僕非其人敢忘斯



語日來親戚故人幸而相恤居伯夷之室衣子路之衣食冉求之粟雖嚴寒慘切不至受凍餒之苦祝融回祿得無益加之恚乎昨聞從者方且戒行李赴京國居獻納之地爲 天子耳目之官補禰闕失弼成聖政在茲行矣自嘆罹此酷罰跬步爲艱不獲拏舟相送於滸墅錫山之間以話離懷猥承手札遠將惓惓慰問兼以厚貺高義薄雲霄矣使旋匆遽不盡覼縷

三易集卷之八 終

序凡十六首

勾股書序
射評序
嘉定荒政錄序
介壽言後序
徵布本末序
重修南京太僕寺志序
太僕寺志後序
金伯謙先生詩序
王辰玉紀遊詩序
王辰玉詩集序
程孟陽詩序
釋義鴈字詩序
香樹集序
張公路詩稿序
唐正叔詩稿序
時光祿年譜序





序

勾股書序代

今世猶知九數之法者其書曰測圓海鏡而學士大夫莫置意焉吳興顧司寇應祥獨好其術精思既久若神告之而其所述以勾股名者蓋於九章中最爲玄要也毘陵唐太史順之論勾股測望容方圓及弧矢分法則數之錯綜變化盡出而復自笑以爲屠龍之技無所用之夫五禮六樂六書九數古之人莫不童而習焉聖人豈以無用者令人虛引日月哉吳郡李漸卿通敏明悟殊絕於人而好深沉之思因讀毘陵諸論必欲窮究其義乃購顧氏之書與善爲筭者講求之則勾股之法於是明備又合九章之法及前賢之通數學者所著述凡爲書十二卷曰勾股書新城王君見而欲傳之人間自言往歲嘗奉　命覈泖上之田實以勾股從事故法簡而不繁吏逸而不勞姦人無所置手乃知藝之可以從政也茲者榷稅滸墅遂以漸卿之書付之梓人而屬余叙之夫天地之間所以成變化

而行鬼神者莫非數也而人事出焉盖自一至十者河泧之自一至九者洛泧之聖人因以作經豈惟聖人哉伶倫造律吕隷首造筭數皆所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者也是故樂之亾久矣而時有妙達音律者如萬寶常裴知古曹紹夔之倫皆神會冥合獨契作者之意何者天地自然之聲不可終泯没故託之斯人以復見於世也今夫横而爲勾縱而爲股斜而爲弦皆出於自然也相併而爲和相減而爲較人力所不及而爲之表以測之一表所不及而爲



之重表以引而伸之皆出於不得不然也天地自然之數終不可泯没則此書之成實有相之者矣且漸卿以名進士出宰大邑治行爲天下最旦暮且入朝班乃以摧抑中人爲萬民請命遂蒙嚴譴以歸世方爲漸卿不平而不知造物者冋假之數年之便以成經世之大業可以考之前王俟之後聖也漢之蘇況蔡邕張衡皆以儒宗參互天文共定曆元而滕國時郭守敬於曆象最精以爲曆家知曆法而不知曆理請以大儒許衡總之今之曆歲差既久即驗之日月之食漸不相協論者謂宜加比覈異日者以漸卿之材之望而通曉世之術居清華之班兼領太史事以定一代之曆而垂之無窮則勾股之書於是顯矣

射評序

余友錢君士輿木出諸生家少受訓詁之業而獨好武事七八歲能馳馬上下峻阪所居精舍長矛大劒與圖史並列時與材官武士習刺擊進退之法謂往來相生疾徐相成皆合自然之數而應不得不然之節尤精心於射法當傳杯



散帙未嘗去決拾方丈之室必懸的於前聽弦而辨陰晴望堋而知丈尺余與之游最久南至錢唐北至燕雲聞有好射者雖降胡賤隷必致而與之較積雨初霽涼風乍生晨起先調弓矢而後及於他務迨癸巳東征越三韓出萬里外所見引弓之人莫不察其能事而考其技之所至於是取古人之論與今世之射法一一精思而嘗試之以審其得失於是著爲射評將以遺之同好而屬余序之余嘗聞弓人之說幹以爲遠也角以爲疾也筋以爲深也膠以爲和也然

數者必相得而後可以爲良弓射者之一身亦猶是矣內自心志以及於百體一者不治不可以言射今觀射評所載精矣密矣昔杜陵甘夫子善奕其論奕曰通其理者大有裨於聖教嗚呼知射評之説者豈獨可以治射而已哉

## 嘉定荒政錄序代

史稱富鄭公救荒青州所活饑民五十餘萬人恭不敏嘗竊歎息其思慮之周與夫條教之肅又以爲士遭逢盛世得千室之邑而治之爲天子撫養元元固當如是耳頃承乏嘉定之明



年江以南大水父老謂百年所無有也方千里內洶洶思亂商旅不行米價翔踊我巡撫周公爲民請命詞情惻怛讀者流涕而與觀察李公太郡趙公朝夕計議多設方畧所謂挹彼注茲以濟一時之急者雖鄭公易地而處殆無以加之其春　命奔走四境以求民隱波濤溢目泥塗漬體牽衣而號泣者所至千百爲群晝游魚鰕之淵夕棲鳥雀之林薾疾首疚心慨然欲爲昔人之所爲非唯材不逮古亦如目覩溺者而無尺寸之綆焉徒爲之太息而已已而勾校於庾廩升斗無不出也鉤索于庫藏銖錙無不發也諜之士大夫中人以上苟可以賑者無不赴也會四方遏糴乃請巡撫公之符以付邑之能買者於是荆揚之粟方舟而至老弱得延旦夕之命以及於麥秋乃宣　詔旨出賜金躬巡而手授之民始歡呼相告庶幾流民去青州之時也夫痛定思痛所以拊摩而抑搔之者宜爲後法至於　上之德意與巡撫公之焦心勞思皆百世不可忘故哀而梓之以示後人春秋書臧孫辰告糴于齊公羊氏以爲爲國者必有三年



之委一歲不熟而告糴故譏之夫使海濱之民朝不及夕而貿貿焉仰給于四方則其無所逃罪矣

## 介壽言後序

歲在戊申侯官陳侯治嘉定既逾年矣百度具理四民咸和會其尊人任齋先生從晉安來邑之父老子弟喜而聚觀焉相與誇其神明色澤以爲福德壽考之徵及接其言論者則又相與稱其孝友豈弟以爲侯之廉而不劌明而不察慈而不弛肅而不猛者皆用其家法在官舍時

適遇其生之日四方賢士大夫與邑之能文章者各有言以爲壽諸生乃彙而梓之成帙焉則邑之人士又相與傳而誦之因其詞以想見其人如身在晨羞夕膳之側而同其色笑也夫事親者爲之衣以適其寒燠爲之食以適其飢飽禮之所載與會閱之所能無以加此以嘉定之無腆與歲之非時計無足以佐餱之奉養而能致斐然之詞布之秇林存之家乘古之君子所未嘗有也然使上下不親睊睊作慝一人祇之一人誹之亦何榮之有焉而能使遠近之人誇



詡其事諷詠其文章相告以爲盛美乃可謂立身顯親今之君子所未必多見也蓋人有以文而重者矣文亦有以人而重者矣先生闇然自修於滄溟島嶼之間閉其光而弗耀茂其實而弗華而海內之士一旦仰之如威鳳之羽爭欲用以爲儀者固不無藉於文而介壽之言遂使人家藏戶習豈獨以其炳焉爛焉實以先生之潛德可以表率人倫陶冶世道焉耳詩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則人與文有時而交相重者乎某不佞不獲望先生之末光因讀是編而有感焉遂書於後

## 徵布本末序 代

昔聞故老言國初取江南時吳民爲張氏死守以抗王師　高皇帝惡之平定之後籍沒富民田因其家租籍以爲田糧之額而嘉定籍沒田獨多故其糧額至四十八萬石有奇民力不支逋負常數十萬歲蒙蠲除之詔而民猶不能自存周文襄公久撫江南閭閻銖錙之事無不幷然往來阡陌如亭長里正謂嘉定窮則宜變而賦額不可減乃立官布二十萬疋所謂官布者



即民間市賣之布其直銀不能二錢而充米一石解入甲字庫爲宮中拂拭盤盂几席之用而已積久不用多朽敗爲塵後割縣地立太倉分布一萬五千匹正德之末江南大祲諸縣以嘉定獨受官布之惠宜與請借一萬匹崑山請借四萬六千匹以抵一時之稅則官布之可以寬民力可知也後司農以其不徵不解謂準米一石太多一改爲八斗再改爲六斗則文襄之意鮮有存者矣然其時徵解者不過十一二耳至萬曆之初天下以措克爲功効有縣令始欲取

盈以飽聲譽布入而中官坐收鋪墊之利遂歲歲督趣亦未云冬衣布花也夫軍士有冬衣布花本出畿内及河南山東與官布絕不相關今軍士非有加於前而二百年所派冬衣布花之地自若也財賦有一定之法上下守之為金科玉條至於挹彼注茲固非盛世之事而無以服百姓之心矣而獨不可少假借於孑遺之民而令循良之令終歲焦勞曾不得食大官鐘釜之祿豈所以勵臣節而憂根本之地哉且文襄以一匹準一不而今之一匹其直當昔之二匹矣



所準止於六斗則澤及于民者幾何而 詔令嚴切急於星火廟堂之上忘宗臣百世深長之慮聽中官一時迫切之詞不念焚林竭澤智者憂之此十萬戶所為叩心者也余往歲被譴去國不勝桑梓之憂曾詳論此事於時在事者若罔聞也今阜公集部省院監司府縣往覆之文彙而成帙蓋欲使後之涖茲土者有所考焉余因述事之所始與其中變迨末流之弊弁於其端嗟夫使文襄公庸臣也則其法可盡廢若知其社稷之臣也則觀此書者當有所感也夫

## 重修南京太僕寺志序 代

今上中興輦轂下諸君子以為國家重熙累洽之後百度慮有不備於方策者於是兩京諸司皆纂修志書臣職在冏寺不可不討論故籍諮詢遺老以佐參攷謹按洪武四年初置群牧監至六年改置太僕寺當是時四方僭亂未平

王師所至如太陽出而雲霧消散胡元遺孽猶在沙漠之南王保保強力慓悍終不肯俛首帖耳就我羈絡及大將北伐步兵未至竟以驍騎襲其營遂令狼狽跣足而走蓋皆用江淮間馬



也孰謂天下善馬必出高寒之地哉後數十年間天下大定謂宜却走馬以糞而 詔旨諄諄丁寧戒飭不獨留意於中國之畜牧而又取之四夷如西戎之茶馬朝鮮之馬耽羅之馬既又勑關中諸將吏各以其餘馬送京師分給沿邊騎士豈非以戎馬國之大事天下雖安不可一日忘哉至永樂初 上問尚書劉儁以天下馬數止 萬三千七百有奇 當宁太息太僕卿楊砥言近馬蕃息而牧者乏人請令民十五丁養一馬馬死孳生不及數者責之償遂世為北

方患自是以來朝廷之上更制易令部寺之間焦心勞思議論朋興互得互失顧官無養馬之用而民有養馬之害於是慶曆中盡斥賣種馬收買備用其時馬戶皆曠然如更生而僕寺亦如釋重負所從事者唯催督府縣馬價而已夫百金之家畜吠犬以防姦置蹇驢以致遠今南方數千里内卒有金革之事如近日愚民弄兵潢池倘游寬三輔則欲具銜勒鞍轡而不可得何以盛軍容而威不軌哉蓋寄養之行本一時嘗試之策非明習國事者深慮熟計而爲之故



審編之害交兌之害胥吏之害里甲之侵漁勢所必至而當時不計也今採掇二百餘年見行故事與　列聖之垂訓深謀遠見諸臣之嘉言讜論語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後之君子反覆累朝之利害得失而精思今日之時勢倘有可以裨牧政者不惜爲　聖明條奏之則雖弁髦此志可也

## 太僕寺志後序代

今天下幸逢太平之運垂白之老不見矛戟之用不識金鼓之節留都爲　王業所基宿重兵以鎮撫四方而戎車不駕亦已久矣今　上御極之初適東夷西戎與中原不逞之人相繼蹂躙於　中外動色相告以除戎器戒不虞則是馬政其首務也會南京太僕志纂修適成臣在編緝之列宜陳所見聞竊觀漢唐之馬常蕃息於無事之時而衰耗於有事之日今國家可謂無事矣　仁宣以來　天子常居九重車轍馬跡不至宮門之外諸邊貢市之後馬無物故者然不見駃騠騊騟之盛而民間乃以養馬爲大害在永樂中已有鬻妻子償馬直者　仁宗皇



帝聞而痛之命贖還其家而論者謂我　朝養馬之病民甚於宋熙寧中至隆慶初去種馬之半萬曆九年遂盡斥賣以其直備市馬蓋其時執政者欲事事綜覈名實收富强之効故決然一變累朝之舊而數十年來亦莫以爲非也迺者四郊多壘軍需告詘幷去草塲以爲民業則太僕之務益簡矣夫人臣之義不以去位而忘安危之慮況身在馬牧之司乎馬政之利病非一人所能盡知然國家不能一日無馬或市於民或養於官者可知也漢初乏馬已而阡陌成

群以一縑易一馬者唯不禁民畜馬也唐初亦少馬數十年間而致七十萬匹者張萬歲久於其官也今有司無禁馬之例而收買之際稍高其價不使胥吏與獸醫滋揩於其間民必爭出馬矣監苑之官必問能於其職而願久任者計孳息之登耗以加其祿入爲之遷敘庶幾騋牝日滋乎此志所不敢及特陳一得以備末議云

金伯謙先生詩序

余邑在滄海之濱其士風清嘉而好古正嘉之際諸長者皆博洽經史乃其餘力出爲詞賦而



又不能造請四方游大人以成名獨從事於樸學然當學使者都試諸生及京兆集江南北十郡之士百人會中考古訂今議論異同莫能決一言而定者必嘉定之諸長者也予不及見其高風而少時猶識金伯謙先生雖不能深知之而寛然大度中夷外朗不知人間機械之事論文章則欲洗去浮飾獨詣破的余時方治制舉之業先生以爲可與進又以先君之故相遇以通家後進至其父子之間謂余可與久要余落魄田野不數至諸公間初不聞也先生既沒而

與其子予魚游如兄弟然乃始聞之則恨不及朝夕請益於先生因以聞諸長者之高風爲之太息迺者予魚出先生遺詩百首將梓之以藏於家而傳於親知故舊因屬余題其端先生十餘歲時與王文肅公俱以童子試於太守太守謂此兩生皆異材也異日菀枯之際中立不變其在王生盤錯紛迎刃而斷其在金生後文肅公竟如其言唯先生弱冠舉於南都上公車不售無以自見也而揣摩不倦酒酣常自誦其文憤然而慷慨憮然而低佪益其材之見於詩



者不能十之一而遺篇散失其詩之在是編者復不能五之三然讀其詞想見其人風流醞藉表裏洞然豈弟君子也先生名大有字伯謙別字豫石姓金氏邑人咸稱其家有世德云

王辰玉紀遊詩序

王辰玉先有紀遊刻又自彙其紀遊之詩凡若干篇南自浙江北至於盧龍之塞所見巖谷之美林麓之麗江湖之觀與夫道途寒暑晦明雨雪之變化皆具而懽愉惻愴幽閒感慨之思雜見其中置之左右不使久而忘焉蓋余足跡之

所及者亦過半矣誦其詞想見其處歷歷若再至悠然思恍然太息不能自已也夫世之山川人物禽獸之形見者未必愛也及工畫者貌之則咫尺之素可以終日把玩而不能休蓋吾之於物動而遇之其感淺靜而遇之其感深況夫山水之樂寄之翰墨之精微豈止於畫而已乎余適四方登眺行役之際觸境會心輒欲有述懶復自廢今遇風雨之朝燈火之夕默默自省則向之朝霏夕靄墟煙野燒忽如夢中所過而已余以是嘉辰玉之好遊而能使之不忘也



王辰玉詩集序

辰玉嘗自言少時好為詩千百言立成既成則躍然以喜後有所賦數經緯於胸中既成猶悄然不自得余應之曰探珠於深淵採玉於重山夫何容易君蓋將進也已酉之冬病甚自知不起矣以所為詩屬余與子柔曰吾於此事未及竟吾力也然不可使之無聞曩所為率爾而成者不足存存其一二可爾嗚呼悲夫辰玉為人不欲虛費時日早作晚息常在羣書間乃其志欲通古今學將以忠孝大節自見於世故平居討論皆國家安危治亂大計治華得失所以然孳孳窮日夜之力而於制義不十一也於詩不百一也今其所作多在行旅登眺之間及寄遠送別與人酬答往復者若其志意所託幽懷所寄蓋不數數然讀其詩亦足以想見其人飄然埃𡏖之表雲車飈輪呼吸元氣與天際真人逍遙八極而世所謂芬華穠豔不得入其中也嗟乎斯人久存於世乎倘遭遇大有為之時雍容廟堂之上以為其所欲為則數十年間深慮遠覽之士相與游談聚議以為國家所當易轍



改轍者必且見之行事以成萬年之業即令懸車遯迹長守東岡之陂亦且上下古今參伍作者以成一家之言其篇什豈止於是哉夫詩不足以盡辰玉之為人而亦可以見辰玉余是以與子柔稍加刪削付之梓人而題數語於其端云

程孟陽詩序

余與孟陽少同志尚惡俗儒之陳言而好汎濫百家之書然未嘗有意為詩也見古人清詞麗句諷詠自娛久之則於意言聲節之閒往往若

與其人遇者後數年各有詩數百篇矣平居與諸長者遊多論經史大義及古今興亡之故亦未嘗以詩相商略也余性懶遇事不欲自力間居鮮作詩詩成輒又散失今所存者多爲人所强作應俗慶弔之語或指物程形枝詞蔓詠所謂壯夫不爲者其於陶寫性靈留連光景益亦少矣而孟陽之詩皆言其所欲言自少至於白首懽愉慘悴寥沈不平之思讀其詩可盡見也余以是媿之然造次之間杼軸於中必矩矱於古人則相與共之夫意之所不能已者洋溢而



爲文文之所不能宣者咏嘆而爲詩詩之工拙才則爲之而抑揚開闔紆徐煩數有自然之節如金石相和絲竹迭奏必適於節而後可以成樂不如是雖鏗鏘奮揚嚾然滿耳適爲太師笑矣孟陽之才力其雄豪跌宕沈鬱頓挫足以追配作者而哀樂所發長句短章必合於法度此其涵泳古人而得之者深也吳中好事頗傳寫其詩而其鄉方君方叔爲刻近詩於長洽且以寄余余爲序之

## 釋義鴈字詩序

孫先生續之家在江海之間去縣不百里而舟行以潮汐爲候有風濤之虞故累歲中不能數相聞而知其躭嗜典籍日遊戲翰墨如饑渴之於飲食及見君則神氣奕奕鬚髮郁然余自謂有十年之長既而問之則相去一歲耳庚申之歲遺余鴈字詩二百篇時海內多爲鴈字詩者至於滿百則一時作者所無有也使者方索報不及盡讀讀君所自叙則奇詞奧義亹亹而出蓋未見其詩而雲煙杳靄賓鴻高下如在目前又明年復爲之釋義既旁引博證而又自言其



意旨之所在如鼎食之家廣收珍異麟脯龍鮓熊蹯豹孕東海之鱗西海之翼同州之羔松江之鱸細者至於谿澗之藴藻野田之蕙蔬無不羅而致之以薦宗廟娛賓客而又著其海陸之所自出與其燔炙烹飪之法蓋昔之作者所無有也余於君年等耳既久廢學多所忽忘兀兀而居於於而遊殆不知筆硯之所用偶以一卷自娛未終篇輒志倦體罷潦倒思臥而君才致溢出光怪横發如赤手捕蛇不施鞚勒騎生馬人之才氣相越何其遠也且自東夷發難徵兵

調饟三吳騷動憂時之士北望箕尾之分相對長嘆而君之愛子方對公車慨然上疏願奮身以遏暴虜之衝所製戎器蓋五兵所未有蚩尤以來所不聞退然一書生而國家有急倚之若金湯海內識與不識莫不想見其調度冀其成功日夜鰓鰓然而君不以介意方且網羅群籍搜抉奇何樹千秋之業乃知淝水之役謝氏諸子將率三軍而太傅吟咏圍碁不輟高致雅量庶幾似之矣豈滄溟所嘘吸三江五湖所輻輳其地固多奇士哉釋義刻成君欲余題其端余爲之低徊者數月而不可以懶辭聊爲之序云



香樹集序

婁東李君伊士方習博士之業數過婁城求其同志者余以爲欲相砥礪以進趣之事嘗與之語則有煙霞泉石之氣出其所爲詩一編曰香樹集而屬余爲之序余讀之終篇清真瀟灑絕無世俗雕繢靡麗之詞夫詩言志志之所發咏歌之嗟嘆之而已雖其杼軸於懷也上出層雲下入重淵遠者在九州之外異者在五經之表自朝廟典章及里巷游談閨房褻語莫不畢精竭慮以取之及其有會於心而出之成文者不過言其志之所在而已至於其得失工拙之不相及則其材爲之譬諸草木彼春而華此冬而榮或瀰漫於山谷照耀雲日或掩映於欄楹斐亹風露則賦性之異受命之不齊也而莫不有天然之致若裁以綺綵飾以丹鉛不可同日語矣今伊士之詩已進作者之途膏其車秣其馬何所不至而余又有以語伊士者夫唐世之爲詩卽其士人進趣之路也人主以爵位收之王公大人先達者以名譽扶掖之猶有窮不遇者今世之詩何異刺繡於旃裘之國執御於舟居



之鄉安所用之屹屹從事於此得無非計乎夫封殖草木之根雨露潤之土膏壅之而不揚其華數年之後發爲菁藻必當有異於前伊士且降心爲訓詁之業取世資以養其親更十年而爲詩則其胸中之所藏與耳目之所閱歷者益多皆可咏歌嗟嘆以益發其詩之光燄如高達夫五十爲詩名滿天下未爲晚也伊士謂以爲然否

張公路詩稿序

先君門下之士張公路通古今學好奇計家在安亭有田數百畝僮僕數十人一旦盡棄去爲貧人人共笑之已而徭役繁興里中中人之家或嬰縲絏老死囹圄而公路坐環堵中讀書談道遨遊四方足跡不至縣庭於是知其先見矣平居好論兵其於古人勝敗之數必求其所以然北歷燕趙齊魏之郊常登眺山川形勢問昔人城郭營陣之處往往悲歌感慨恨不驅馳其間余少時得公路詩數篇知爲當世奇士是後數數見之常自謂風塵之際運籌帷幄之中提



枹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兼之矣公路與學士大夫居則談説經義見少年輒言刀劍矛戟之用人人樂與之處乃其胸中之奇一縱一橫應變不窮則知之者鮮也萬曆甲辰年七十有九忽嘔血數升自分不起命其子士美以遺篇屬余序之君于五七言古詩最工沈鬱悲壯憂深思遠率有感發氣雄萬夫至其悲怨無聊抑揚譏諷令人欷歔太息不能自已今所存者四百餘篇皆非淺中之士雕繪於句字之間者所能與也公路初名凡後更名名由云

## 唐正叔詩稿序

唐正叔有猵獙之性方結髮時所爲制義已布遠近君眉目娟好氣宇脩然軒軒霞舉無不屬目相人者云法當大貴推其生年月日時亦云與相合後自鄉薦至對大廷當無一人居其先者旣違不得志於有司所與游者猶稱其言謂當驗之今强壯之年已過矣而翹然自負之意不衰然其懽愉憀悴感憤無聊之思有非俳偶訓詁之文所能發舒於是溢而爲詩歌舉以示余夫心之精微出而爲言言有工拙則係於其



材而言其所欲言者則一也唯制義之文則非言其所欲言而求彷彿於古人之所當言與所未言者工者不過優孟之似叔敖拙者則捧心學步而已此眞壯夫所不爲而正叔汲溺於其間數十年雖爲遠近所羨慕而其自負之氣未能發舒其十一於此也夫詩能窮人今之世雖日光玉潔快字凌紙不能取魁介以信術者之言但於此可以自見其猵獙之性而其得失又不取决於有司之好惡士之不遇固宜託焉以娛其暮年者也正叔才氣尚壯思如涌泉願輟

其俳偶訓詁之力勉承千秋之業既以自娛又時時以示余余亦待之以娛老焉於是題其端

## 時光祿年譜序

光祿少卿時君自編年譜始於生之年終於六十四凡所歷出處顯晦吉凶憂樂之事皆在其後又五年而没則其仲子懋敬舉所見聞而續之者也君之意蓋以示子孫且世之聞其名而未得習見其人者於此夷考其行焉懋敬屬余序之君二十一歲與余同學譜中所謂受業徐博士先生者也後五十年間趣舍異路不復朝

# 三易集卷之十目錄

序凡十首


賀少保王公以　青宮禮成　遣使宣諭序

蒲圻令宜君歸省序

賀訓導明先生序

送王尚寶遜之入朝序

送胡明府調繁長洲序

送柴明府入覲序

送錢詹事還朝序

送申少司馬赴部序

題智嘿行脚卷

題看牡丹圖




三易集卷之十目錄終



## 序

### 賀少保王公以　青宮禮成　遣使宣諭序代

今天下治安四海晏如東西即有烽燧之警文武効力隨以底定唯　元良未建無以一衆望大臣數以爲言前數歲　上嘗召輔臣於毓德宮　諭以　祖宗家法長幼有序因出　皇子示之當是時　聖意昭然無復可疑者而游談聚議之士竊有並后匹嫡憂會公被召總百



揆置家瓜洲疾驅入朝首以國本爲請疏數十上以去就爭之且言　皇元子春秋已長尚闕師傅之教異日無以臨萬幾　上獨召見公而御札凡七下皆言國本事已而　元子出閣講讀如公請天下益知　上意所向矣明年公請告歸會論東宮事者不已　上意益怒以爲要名市義希後恩愈緩之辛丑之秋一夕　旨從中下立元子爲　皇太子兼舉冠婚禮封四子爲王率群臣上　皇太后徽號因　遣官齎勅諭三輔臣家居者用答疇昔之拳拳也葢至

是而公之喜可知矣古語有之疏不謀戚遠不謀近故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方　上意不可測時宫闈之事曖昧而不可指道路之言紛紜而不可據諸上書者項領相望且慮成骨肉疑忌之端事在二三大臣而已然徐之則恐萬分一或生隱憂浸淫不已坐而須　宗社之大禍急之則　上固謂已有成命密帖露章異語法言報聞而已昔漢之史丹唐之李泌輔太子於危疑之地皆與人主造膝議論委至之言惻怛之意可以自達於上今　上與密勿大臣數歲不一見而欲通意於咫尺之書則又難於昔人十百矣唯公忠義之性可以動天地貫金石前後疏詞精誠溢於言意之表讀之令人欷歔流涕　上亦深知之嘗一日聞公病宫中出五十金命道士修醮奏章於天　上亦自撤膳願爲社稷之輔恩眷如此故出閣講讀之日可謂爲國家决嫌疑定猶豫而實由公之忠愛固結於　人主者非一日也今公方宅於無競之鄉田於不耕之野而浮游埃壒之外天下無足關其胸臆者然忠臣去國不忘安危之計以十餘



年不决之事一旦大禮告成以詔諭公公惡得無忻忭於中而公之長君新以進士及第第二人亦奉　恩詔諭江南北諸郡歸侍堂上一家之寵榮盛矣於是公之同年與同年之子弟謀有以爲賀而屬余序之

蒲圻令宣君歸省序

世稱木之美者徂徠之松新甫之栢然其種散布於深山大澤之間者多爲千尋之名材干雲霧蒙霜雪歷寒暑而不變如抱朴子言天陵偃蓋大谷倒生是不一處此所謂受命於地唯松栢獨也惟人亦有受命故相門有相將門有將亦不必出於一國益天固命之如場師之藝樹檜實生檜桐實生桐當播種之時固有辨矣吾邑宣氏自宋之南渡居縣東門遂爲甲族自是以來世有顯人其後益大宣德中有至少宗伯者賞延於世而正嘉之間西安府君官不過五品以重德稱於時有二子歷州縣之職子孫鸞翔鳳起頡頏士林人有青紫之望吳中縉紳之後罕及也有別子某從其舅家入雲南爲掌詔人數世之後遂稱南詔之甲族與吳中之族兩

相間也而承及序昭穆之次君方入對公車時就吳人之在京師者問宣氏之盛衰顯晦與其松楸存亾士大夫感其孝慈惻怛之意迨丁巳遣人祭其先墓存問宗黨邦人觀禮皆低徊太息有知其南遷之事者猶彷彿追憶其歲月與其世次遠近既成進士選爲黃安黃安之建縣新其族悍君治之朞年而令譽洋溢調繁蒲圻蒲圻財賦重於他縣君至則綱舉目張百廢具理奏績天官爲楚中最 璽書褒嘉推恩所生逮於伉儷絲綸之詞傳觀隣里象服煌煌光耀



閭閻吳中之族歡欣相賀以告於廟而求余紀其事將以貽之南詔余居京師數與君晤語君高亮絕人言論丰采爲在廷所推重而豈弟易直表裏洞然朝士皆暱之記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同氣之人朝夕相見而憂喜禍福若不相關甚者一菀一枯唯恐其不遠君於六世之宗萬里之外而懃懃懇懇若四肢百骸之不能相忘則雖有慓悍嚚嚚之俗其有不華心於仁厚之風者哉東門之宦經四百餘年而閭閻無改墓田不蕪君且遣一子歸吳先謀婚姻之事則爲吾邑之望族者聞其風恥爲澆漓勉爲親睦自此始矣

賀訓導明先生序

南充明先生分教嘉定之士五年正身率物以古人自期非法不言非禮不動門弟子入其室如在俎豆之間敬慎威儀有典有則使人鄙吝之心自消既接其高論則經術通明條理疏暢奇詞奧義若取諸寄又如聞大雅之音不知形神之俱釋也邑之薦紳相告以爲先生之材可以經緯庶事量可以陶冶斯人方且儀刑百寮



爲世輕重非久於庠序中而已先是御史奉敕巡視江南者前後有薦牘今直指某公復甄拔之其門下士喜其師之有聞於時也相率而求余言以爲賀夫今之澤宮相望儼然南面以臨逢掖之士者若比肩也省方觀民之使者絡繹於郡縣文學之臣有可表見者則列其姓名于 朝若接踵也予之先生抱道履信寵辱不能移其欣戚議論不能亂其是非豈以一言之譽爲榮光且推薦之詞豈能盡先生之所以自待與所以訓誨其門下者何以余言爲哉若二

三子之遜先生則可謂幸矣苟卿有言師者人之大寶也古之知名之士位至將相功烈爛然而史常記其所師宋胡安定先生之門人散在四方者人見其威儀進止不問而知爲先生子弟今諸子周旋席間函丈有年矣雖異日者夫此而都通顯之位然其立身行道之大略素所飫聞也苟能服膺弗失如侍先生之側則非僻之言必不出於口淫慝之事必不見於身謨謀著於當時功効垂於後世使天下指而謂之曰此南充先生所風勵而成就之者也不亦善乎



若夫進而列六館之班受七品之秩何有於先生哉二三子避席而謝曰旨哉言矣遂書以爲贈

送王尚寶遜之入朝序

辛亥春　上念文肅公之勳烈命官其孫於是遜之拜尚寶司丞之命至甲寅春始趨朝就列余與予柔子魚孟暘輩各賦詩送之而言不盡意乃題數語於其端昔在壬辰文肅公被　召還朝而遜之尊人辰玉尚未第邀余爲讀書識道之業時遜之方在襁褓中珠輝玉耀神明絕異余甚奇之明年中外多事而　國本未定發言盈廷公日在禁闥最受　恩眷而歲中不得一造膝忠言至計多鬱而不伸退朝後往往呼嗟太息又明年以微疾請告東歸後七年辰玉成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國史未幾奉使歸不及展尺寸之用蓋公父子清亮忠正信於百寮四海想望其風采而功効不究於世此志士所爲流涕者也今遜之浴德潔行凜凜自將類其祖父而志意清明通曉萬事使之從容廟堂或投之盤錯之地宜無不可爲者史稱黃瓊之賢爲



漢良相而初立梁冀之世後與五侯同朝度力不能匡正稱疾不起後其孫琬左右正直斥退貪汙乃祖之志畧施行矣夫以遜之之材年力方富身在日月之際上可以備　天子顧問下可以參公卿謨謀益習古今學兼資文武之用則文肅公所爲鬱而未布與辰玉之孜孜討論者吾有望於君矣是以爲序

送胡明府調繁長洲序

今天下士釋褐爲百里師帥者在東南財賦之區斯亦難矣嘉定地不百里而歲輸幾二十萬

金其土瘠而寡入其俗輕心而善訟故期會簿書析揚之事倍於旁縣令茲上者唯恐其才不足以服其下之心而其望不足以副其上之意侯之蒞任三年於茲下之人悅且懾焉上之人耳且目焉如良醫之治病既得其陰陽虛實之情巳取効於湯液砭石之用乃不少須臾焉使膏肓痼疾復爲平人則又以恩澤淪浹於下聲譽洋溢於上致爲有力者奪之以去是昔之患患在人不知而今之患患在人知之而爭欲得之使侯不得盡究其經綸之畧而吾民不得久



怙其覆幬之恩也於是四境之內士去其翰墨之事民輟其耒耜之勤相與欷歔太息奔走數月求所以止侯之行者不能得則相與懟且詘焉有通人曉之曰天有福德之星所至其下棠福然常歷二十八舍之間或此或彼或隱或見莫得而强至若山川出雲時雨將降朝而霈灑於東夕而濡沛於西亦造物者之常也且嘉定之民知輪將之告匱案牘之繁興而不知長洲當南北賓客之走集其送迎之勞屝屨牢醴之雜出葢亦喁喁焉思所以休養之者譬之形羸

於外神耗於內以氣補之以味收之則嘉定是也勞役不時寢興失節調其榮衛適其起居使不至於憊者則長洲之民能無望焉今欲令歲塡之星不移躔度而雲漢耶回之後獨雨我私不巳惑乎則欲止侯之行者人情也不得而懟且詘者非也時升落落無似荷侯之禮遇甚殷而次見敏嘉爲童子試取其文置第一有特達之知則父子之間欷歔太息求止侯之行者宜莫先焉今賦詩以見志而怨而不怒葢以理自遣云爾



送柴剛府入覲序

鄭人之歌曰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我有子弟子產教之夫子產以禮相其君使大諸侯不能有加於鄭外國之卿大夫賢者莫不交厚吾夫子與之遊如兄弟然而延陵季子有紵衣縞帶之雅則其有譽於當世賢者必斐然成章可傳於後而良史獨取輿人之辭觀其言必都鄙閭井之庸人而其意亦不過在百畝之間與其二三子弟若夫先輔三君歷聘上國自全於晉楚之世者葢有所不知也豈不以治國之功効四國

知之終不如其國人知之賢卿大夫譽之不若
其鄙人言之質而直者柴公治嘉定五年將朝
明年正月邑之士大夫與文學子弟不勝攀戀
之意莫不乞辭於能言者以爲贈時升鄙人也
辱公數加禮而五歲中不過一再見公公語之
所以喚咻吾父兄子弟者退而默志之今見車
馬行色則亦不勝其攀戀之意若有鬱鬱於中
者葢其有薄田二頃父子戮力其間以給伏臘
公徵斂以時期會稀簡無胥卒追呼之擾民間
報怨者暮夜芟刈稼穡終歲勤動毀於一夕其

禍烈於猛火公禽治之而耕者始食其力焉時
升有子敏嘉敏志諸孫懋儒皆公提携之獲出
於大賢門下則與人之歌賓親被之雖澤被四
境名冠百城卿大夫能言之而鄙人沒世不忘
之恩不能默默未必國史邑乘不採而存之也
於是賦五言古詩令諸子諸孫各爲七言四韻
今年秋公之長郎薦於鄉茲者將覲其兩尊人
於虎林而後首燕路故詩中屢及之

送錢詹事還朝序

天啟中少詹事錢公屏居虞山之陽謝一切人
事參攷古今學討論　國初王業經始之迹與
諫臣猛將之功烈辨其異同譌謬有從來紀載
之所不及者將以成一代不刊之書數舉以語
余余固欲聞所未聞而遜葬衰憊不得從公卒
業獨耿耿於中未嘗忘也時閹人竊國柄恣行
威福在廷之臣惴惴焉如在驚飇駭浪中故公
褢足一室有終焉之志已而　聖人作萬物覩
四海欣欣相告以爲唐虞三代之盛而公受
簡命正位詹事葢在密勿之地論道考德格君
心以成中興之美故士大夫快公之出也夫國

家上恬下慢朝野晏安者二百餘年於茲矣
祖宗大政名存實亡非可一朝而復然而天下
之安危在邊尤不可不加意者　高皇帝無尺
土爲基再造宇宙萬國攸同四夷稽顙若崩厥
角今聚四方之武勇轉九州之稅斂[illegible]一縣之
衆角已十年而不得其要領國初所以收群策
群力定亂略致太平與佐命諸臣智者獻其謀
勇者効其力公之所詳也有可以告今之當事
者乎余不佞有生以來所見聞兵革之事略能
識之長老言庚戌之變本無良將勁兵可以制

勝而 上謂大臣悞怯欲立威以作六軍之氣故鋒鏑未交而本兵入援先至者一旦誅死當其時屯兵數十萬心悸膽落朝夕不自保者憂不在虜而在一人不測之震怒欸貢以來虜患稀少而頻有四年征討以及於建州之事其間被劾坐廢者未必無一割之用或生釁於間候疏數之間或取戾於伏謁體貌之異養勇士者則疑其有他懸軍絶域者則恐其負固故其時列將數百千形勞神敝朝夕不自保者憂不在虜而在他處不測之彈章夫金鼓一震志在死



綏雷霆發而不驚虎豹怒而不懾然後可以制敵今以畏禍憂讒之餘力逡巡於麾鉞之下苟以無罪而止假令陳氏在楚張氏在吳王保保在北以中山爲將開平副之如今日之勢其能有濟乎耆德元臣已備顧問可爲 明主盡言否也或謂廣厦細旃非論兵之地則漢之賈誼董仲舒唐之李泌陸贄李絳獨何人哉余思見海内外寧謐以成 聖天子願治之意而喜公之出也故發其狂言以爲贈

送申少司馬赴部序

今少司馬申公自釋褐爲郎佐大司馬調度兵戎之事於今殆四十餘年凡四方山川險易邊防虛實緩急四夷向背離合與諸將勇怯材之有能有不能皆若在掌中古所稱通達國體者蓋見之於公及余游京師數相過從時軍書交馳陳利害者蠭起公上裁答 詔旨下指授諸邊文武大臣戰守方略似有成筭於胸中事事皆得要領而不廢賓客晤言之懽適者南北屢失大將天下促促然以爲邊平之期非公不能今 上中興當宁太息思禦侮之臣在廷咸推



公乃拜少司馬之命北上之日余衰老不得在祖道之列然知公受命以來南出桂林象郡北自玄菟樂浪日往來於懷也今朝廷之上坐不安席者蓋在建州建州之衆實不當一縣以天下之力環而守之十年而無成功者豈不能哉蓋智者不得盡其謀勇者不得盡其力也夫智者之謀勇者之力必上之人鼓之舞之而後出焉昔諸葛孔明深取劉巴之智計嘗曰運籌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枹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耳夫百姓喜勇則以匯

區之蜀抗天下十分之八而常若有餘苟爲不然則以天下之全力而不能得志於小醜葢武勇之士率千百人而得一人故其人必有翹然自負之心方其撫劒西顧謂功名可立致視天下無難爲者卽其終未必眞能辦此而卽此一時敢往之氣固所以制勝克敵者也當是時激之可使赴水火沮之則索然喪氣無異於懦夫然所謂激之者葢在賞罰之必信所謂沮之者乃在議論之繁興近者一方有事發言盈廷身在成敗之外者多設不必然之端冀後之一中



以爲名高介胄之士聞之固已逡巡觀望畏人之多言矣事定之後則身在功罪之外者又以其意與道路悠悠之談橫加臧否敘功之日復以官位爲差摧堅陷陣之人得與奏牘之末幸矣雖有熊羆之士能使之踴躍於白刃之間乎今　天子明聖英武悼　皇威之不振憤蠻夷之不恭前日覆軍殺將之所以然宜無不知者而公入爲本兵是子初運籌帷幄之中孔明會諸將帥於軍門而調御之也有識者知盪平不遠矣余幸生無事之時自軍興加賦以來朘肌刻骨十室九空茲者將見公之成功以答天下之望吾儕亦得飽食以承太平之世是以爲贈

題智嘿行脚卷

壬戌之歲比丘智嘿將以元旦航海至普陀禮觀音大士至四明禮阿育王塔觀佛舍利遂由天台雁宕至杭遍訪耆宿庶幾有所遇焉有止之者曰世尊西來密意如日中天坐一室不加闇行萬里不加明卽舍利爲如來全身終不以佛智慧分給衆生智嘿心知牟尼寶珠繫在衣中而遠涉鯨鯢之波危經豺虎之窟不已勞乎



余謂之曰夫學道之人猶鎖金鑛斗眞金生於砂石之間必淘以清泉鍛以烈焰而後爲閻浮提至寶是鍊師者雖在異域豈惜躡蹻擔簦以從之哉夫妙圓覺心固人人有之然謂不必於諸佛而種善根不必於善知識而求印可則嵩山無達磨之跡曹谿無惠能之處矣昔趙州八十而行脚不已徧參之後卒無一法可得葢無法可得乃得法也非徧參何以知之智嘿行矣衣中得珠當以照我

題看牡丹圖

護國寺有牡丹一叢每歲發百餘花邑中士大夫絡繹來游往往賦詩紀之余亦數至焉癸亥之歲張彥伯美因繪爲圖是歲余以小疾不得赴不然當更有一蒼顏素髮者婆娑其間矣明年甲子余與徐汝默輩來觀復賦五言二詩寺僧解虛出此卷相示夫牡丹始見於高齊之時而唐宋以來紀其勝事者多在僧寺中象香典唐皆是也不獨慈恩吉祥而已豈託根於十方四民瞻禮之地乃能久耶余所見兩都邸第及吳中名園多矣或欄檻依然它人入室或頹垣



敗壁有燕麥兎葵之感唯此花在僧寺中邑之人士若人人自有之故數十年無改觀倘有好事者欲移置於其家吾知解虛不惜也然一人有之既不若人人有之者之可久則宜封殖於此歲歲相與爲詩篇繪事傳之幽人勝士亦一佳事也

三易集卷之十　終

# 三易集卷之十一目錄

遊記凡九首

前遊西湖記
後遊西湖記
游泰山記
游孔林記
遊盤山記
遊湯泉記
遊宜興善權洞記
遊張公洞記
遊玉女潭記



三易集卷之十一目錄終

# 三易集卷之十一

遊記

## 前遊西湖記

萬曆庚寅之夏士孫有浙東漕運之命要余同行五月之望至杭州再明日始至湖上首從大佛寺瞻石像高可四丈志云是秦皇繫舟石後人鑿之蓋謂當時明聖湖與海通故舟至此白酈道元水經皆以爲信然次至新隄隄是中貴人孫隆所築上植梅桃楊柳木樨紫薇山茶玉蘭之屬下皆蘗菊土人言春時士女靚粧妖服與百花爭妍秋月望時亦然兩湖滉漾如夾金鏡皆佳麗之極也將三里以達於望湖亭亭西爲陸宣公祠皆宏爽無比南直湖心亭而西盡孤山之趾以達岳王墓又後數日始歷九里松至飛來峯小憩于靈隱寺窮三天竺而止是時天氣漸熱唯蕩舟湖中可耳行山間則炎風烈日相迫見修竹茂樹欣然思息未能盡泉石之奇也七月之望余歸嘉定而士孫遣促余以八月之望觀濤浙江戊寅余登舟矣孫履正程孟陽留飲於城南張氏之林會暮不及發而士孫

信至苦要履正履正尚未有行意也余慫慂之
明日遂戒行李來從余余大喜過太倉留兪州
公西關兩日至吳門遲趙就之一日就之亦士
孫所要也凡九日而至杭明日將至六和塔候
潮而土人言潮不至久矣余四人策馬出清波
門從湖南至淨慈寺寺幽絶而壯麗甲於一方
左有廻廊塑五百阿羅漢後一堂高其趾可數
丈北面以瞰湖湖北山數重蒼翠之色以遠近
爲濃淡望兩隄隱隱行人出没綠樹間遊船各
選勝而泊呼酒小飲復上馬西行路在兩山間



夾道嘉樹離列下多草花或如鷄冠或如翠羽
而銀杏將熟纍纍黃金丸垂牆壁間行數里不
遇一人其林木蓊翳疑爲猿狖鼯鼠之都而跬
步人境壺觴易致遊者可數至焉至能仁寺探
石屋屋中可列五六席左有石漈勞者可得甘
寢右有石扉蔽一竇所謂蝙蝠洞也幽邃不可
瞰石壁多鑿佛像記云晉天福中所爲非楊璉
眞伽之跡也余意欲至煙霞洞而從者有難色
遂由舊徑至六橋及於龍王堂而飲焉堂亦近
歳所創堂背爲平臺下植蓮花遍數十畝湖中

登臨之美宜以此堂爲第一徘徊久之乃至岳
王墓拜其像觀兩廡畫壁相與追論其功烈墓
前長松干雲撫之不忍去日將昳乃歸履正於
馬上謂余曰明當襆被而出耳余亦怪此邪之
人辰出酉入如爲市然吾輩何爲効之又明日
庚申余四人復出湧金門將盡湖北之諸山是
時新雨山泉交道來激馬蹄縈紆百態殊可喜
首至飛來峯峯鼎足下覆而中空大於石屋檐
初夏入之上有乳滴滴不休下爲泥淖余性畏
濕不能久留童子言石隙中有白蝙蝠棲樹枝



其首倒垂蓋博物志所稱仙鼠倒垂以腦重也
云服之者仙余先爲三君言之士孫命以弓矢
自隨將取之是日竟不見也豈眞神物耶出峯
之南行桑塢中以至下天竺經三生石呼酒於
寺前之石橋橋下泉聲淙淙然中有鼂數頭以
果核投水中輒泝流而唼之是日天色多陰竹
樹交道翠煙霏霏漠漠相爲掩映先命從人爲
具於上天竺而徐徐以行至則寺僧候于門矣
寺之宏麗與靈隱等前有流泉相與壅以流觴
是山竹木葱蒨秀色挹人余與履正語寺僧當

借方丈一夕矣已而徜徉交于林就僧舍飲罷
士孫與就之疾上馬歸余二人步出山門相語
以茲遊之勝在靈隱東則為九里松松之仰而
詰屈者如蒼虬之將拏俯而偃蹇者如玄熊之
將攫亭亭而立者如直臣之在朝憔悴枯槁者
如賢士之放逐而不失其度其西則在流泉緩
而淺者映石如蒙冰綃狹者如曳匹練齧石而
怒以入于坎者如散百斛之珠璣其在篁竹間
蕭蕭瀏瀏然如奏雅樂轟轟然如壯士之將鬬
嗚嗚然如孤臣寡婦之怨聲是夜聞舍後泉響



竹聲至旦不絕皆會人意時與履正期登北峰
之巔至明朝食罷出寺門四顧峯巒樹木之美
念吾里丘子成張公路程孟陽皆與余同好而
無世事羈紲可以共此遊而不得偕未半里士
孫遺馬至矣至靈隱舍馬而尋北峯之路與樵
夫雜行行三里許則湖南北諸山已在下而南
峯猶與相抗不相下覺小頓解衣憩樹下有從
峯巔來者云山中時有虎往來但不久住余略
無怖意復自力而上上為華光廟廟半圮有僧
徒五六人問所以為生云汲道可半里有泉在

焉米自山陸來一石得七斗東南望則雲氣勃
鬱江海一色諸山僅露其尖如人面之著子耳
下視城郭數十萬家皆在樹影中北面皆平疇
禾稻青黃相錯三面諸山益偃僂不相敵矣唯
五雲若相抗者既不携糗糒而僧舍粗糲不可
食遂尋故道而下一步一回頭至山腰聞寺中
鐘聲俄聞奚奴呼同伴聲甚遽既至則傳張將
軍國華以是日招余兩人也初欲登保叔塔以
主人方需客不果入城則將軍使者在門矣士
孫已先去就之遲余二人於是復同策馬至柳



洲既入席放舟循湖南遇佳處輒一停泊而張
將軍欲以歌者侑觴士孫亟之就之履正意皆
悢悢終日不樂二君俱善弓馬士孫欲於金沙
灘騎射二人亦不慫慂也余兩知之而不言唯
罷於登陟坐中有范某能仰觀余問以經緯順
逆之義并及遁甲所以然皆纚纚可聽不能暢
飲耳會暮黑雲黯黯上下慘澹一色湖面蒼煙
四合不知天地四方之所如余更大快以為未
始見也乃呼巨觥自勸因念夏中嘗于湖中遇
雨見諸峰倏顯倏晦湖波與雲氣相接今又見

煙霧瀰漫之色皆與平日所見不同若明月在天積雪在地必有奇觀蓋遊必歷晦冥寒暑而後盡山水之變纔舟湧金門則闤闠燈火烺烺人語相接非復湖中若洪濛混沌時矣

後遊西湖記

余自登北峯望五雲之崔嵬常願一至焉獨無好事者與偕九月癸亥張仲立伯含自崑山來訪余邀與同遊是日先登吳山山木奇絕夾道沙樸六七章其根皆抱石外無一杯土相壅其高幾百尺或中空如鏤而秀色可愛上爲玉虛



官右爲野鶴亭仙人丁野鶴之蛻在焉巖巒洞壁玲瓏窈窕處處如雲錦望浙江海門諸山歷歷在滉瀁之間伯含問十廟之勝余謂奇麗必稱茲庵前江後湖一覽可得則城隍神祠於是至祠後倚石闌瞰湖中時流雲迸裂西日羅輝小舟星布波間日將晡遂出湧金門登舟至昭慶寺就二君宿明旦從新隄歷六橋不盡而西折首過法相寺禮崇慧禪師禪師生唐同光中涅槃在錢王時身不存一縷長耳覆肩兩手仰而置於膝自臂以上兀然腹微緊縮竪於金石瞻仰久之乃至高麗寺志云宋時高麗進金書藏經命置於此今猶有存者其寺前後盡流泉夾道爲方池殿中藏經轉輪甚麗下樞亦在小沼中蓋寺址故不崇又引諸泉以自繞也有理宗書易菴二字刻石上過是尋五雲道道南北皆高山多長松修竹經九谿十八澗流泉與人錯行時左時右山坡怪石起伏萬狀蒼翠之色自來逼人水樂洞口半爲淤泥所阻微聞汩汩聲前望峯嶺圍匝疑不通行既至復左右折以去如是二十里以達于五雲之左趾亂流而渡



路欹仄難上時臨峻阪慄慄心悸行三四里命從者先行具蔬食於僧舍小憩篁竹間望浙江東入大海西屢折以至富春自是益高則見江之態頻變又三四里望先行者在嶺上如行雲際凡十餘里而至寺山左右五峯並列如雲故名山中頗有美竹僧舍四面面牆絕無所見從山南而下諸山蔽地驟視之以爲平疇乃知茲山之爲高於是循江而東波濤幾欲齧人足問居人知無潮之爲信至六和塔復舍輿而登碑記皆言江流慓悍破壞廬舍不可禦故爲此塔

以遺之不圖今日乃爲安流也塔下有石刻玄武像御風而行旗旛衣袂飄舉運筆極有勢高宗勅書會寫金剛經皆在余以塔之勝在江海所見不能過五雲又脚力甚罷遂不窮其巔而止問道向虎跑泉寺甚荒落而極有幽致路旁雜樹叢茸丹黃相間人策策行落葉中俯覗泉泉觱然有聲汲而飲之殊清冽絕不凝滯比之惠山微不甘讀東坡詩徘徊久之復從六橋以至新隄時盡日在山中見夕陽在山翠彩浮動湖波無風湛然澄碧更作一觀也余居杭州凡



百日矣意未嘗不在山水間所見人不可勝計其中豈無好奇之士可與遊者而余所與偕皆吾鄉之所習者也蓋人情固樂于見其所習耳杭州諸山其清美幽邃處甚多而遊者所至常在六橋三天竺之間鮮有深入者蓋人情固難於求其所不習耳自今以往余與諸山漸習則躡蹻擔簦與山僧同飯樵夫雜行必有日矣

## 遊泰山記

辛卯之夏余將適京師泊舟濟寧者兩月有登泰山之興五月六日携一僮自隨明日過汶水白日方午沙明水淨閃閃作黃金色平生未嘗有此觀也渡此水者多矣莫有言及之者豈他日不盡爾乎馬首所向數問奚奴庶幾望見所謂天門者三十里許猶未見葢羣山蔽之也夕宿山趾明晨以肩輿登山入一天門禮斗母過高老橋至水簾洞前爲廻馬嶺言騎至此不能容足也更前過黃峴有路曰快活三言游者可以安行而延眺也從二天門觀秦松殆百年物耳非五大夫也路旁有處士松固爲勝之不知處士爲誰經白雲洞而西爲十八盤若階而升



天時臨絕壁俯視心動余舍輿而步者過半前行者當後人之頂上後行者在前人之踵下惴惴不暇四顧盡級爲三天門而碧霞元君之宮在焉方徘徊乎麓指顧龜蒙汶泗時諸山皆雲陰所翳獨徂徠受日光林木可辨黃河去岱二百里縈紆環帶若在足下齊魯之郊溝塍曲直遠近分明但無一人車馬往來者蓋目力不得及耳因念吳門一匹練何以見之儒者不言天眼天耳之說若謂聖賢獨厚稟於天則强弱修短未有異於人何視遠獨異也宮之前一人跣

足被髮熟睡砂礫中就而問之中州人姓楊雲遊四方曾坐厚載門下三年與中人多相識施以百錢強而後受云吾無用此為人以錢投吾臥處尚在塵土中未有料理就而視之信然以松花一囊授余且云此山所收香味非他山比也晨見其意氣翕赫出入人皆避路夕有轉出即其人也以是知幽人高士視世間無足把玩于此待盡耳山之絕頂有玉皇殿繞殿四望極莽莽而止乃至日觀觀旁有石上可一席下如錐形又臨絕澗之側二人趺坐其上蓋二三年矣



余從北崖揖之其人起而就余余問身居險處何得無戒心答云吾心不離此石故不知恐怖語皆洒然既夕宿于舍人者將以雞鳴觀日出是早雲霧不開不得見已而見日則出地上矣千里之內白雲布濩平野諸山如冐絮峯巒時見時隱如青螺汎汎波濤中辰巳之間俯視山下雷雨交作電掣如金蛇仰觀頭上則微雲亭亭若下土之晴日焉茲山以峰名者迨二十餘巖洞崖嶺不可勝數固非遊者信宿之所能遍然余以為肆目雲霄之上縱不能知天地之方圓亦欲觀日月之出沒風雨之卷舒與夫朝暮之變態且萬一遇異人故所過不一一詳記聊志其大都如此

## 遊孔林記

余讀太史公書言浮江淮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仲尼廟堂蓋寤寐想見其處既登泰山之三日因與檇李俞君雯為闕里之遊明日過洙泗天新雨車馬跡交道彷彿轍環時事入謁大成殿仰瞻聖像所謂顙如堯項如皐陶肩似子產皆不可見記稱孔子貌如蒙倛今像多髯而



衰冕塑工蓋無所考也手植檜在廷中有鐵鎖鐍繫之枝幹皆盡而膏液內潤人云 高皇帝生之年曾生 世宗生之年復發二枝亦甚異矣自漢以來碑碣列樹星門下其文皆志所載也其碑石制度皆極精巧非俗工意慮所及乃知古人不獨于鐏彝鐘鼎閒置意而已出北城檜栢夾道可三里至墓門伏謁饗殿殿後見子貢所植楷木槁矣而卓然有雲霄之姿少北而西夫子之墓也伯魚居左子思當其前居人云是為抱孫塋余不習形家言亦不知其於禮合

否夫葬伯魚者聖人之葬人也豈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乎葬夫子者人之葬聖人也然七十子之徒必相與謀之審矣豈其地果山川之靈秀可以妥聖賢之魂魄乎墓之旁林木蓊鬱方四十里無虎有狼樵蘇者非數十人爲伴不敢入余低徊久之出門日欲暮見一狼立橋上四顧矣嗟乎平生欲至之處得一寓目焉豈非幸與然其地寧無先生長者可以問先聖之遺風考傳記之所不載而未之見也即其車服禮器猶有存者否亦無從詢之徒悵望於蒼煙宿莽之



間而已顏子陋巷在城中其地有井周公廟在孔林東一里魯靈光殿亦在城中云周公廟是其故址非也

## 遊盤山記

萬曆癸巳余客於太原公邸中日與辰玉讀古人書如三日新婦足不出戶殘暑既退風日清朗思一登眺以紓其凝滯意在盤山辰玉適有幽憂之疾謂余言爲然乃以重陽前三日集車馬戒僮僕出海岱門過通州周覽形勝以驗水田之可行否塞外之水從東北來薊州諸山之泉亦縱橫草莽間若疏其溝洫何必不宜稻獨患早霜耳未審江南早稻六七月熟者可播種於此否恨無好事者爲國家嘗試數頃如成非小補也相與東西指顧爲之太息九月至廣濟寺寺在山麓其東有一頻婆果樹大可合抱居人云此樹歲可得錢二十千江南橘柚五十樹不能及也隱者結廬其下可以卒歲矣旁有古松盤屈蓊鬱昔人題于石曰蒼龍方爲僧人所伐可惜也從此而北以西道旁皆小栗酸棗行人擷而食之不盡有亭曰環翠其前羣翠拱立



九華峰在焉又上爲上方臺紆青疊碧獨占此山之勝自此益峻則所謂閻王鼻矣既在絕壁凸處復臨千丈之壑石角僅容趾捫石而度爲之心悸自悔以身試險無謂也再上禮舍利塔至無梁殿殿有僧跪誦大藏經期三年乃遍人謂之豆兒師言禮佛名皆盡豆十石也是夕宿於僧舍望長城蜿蜒如白龍下有毳幕疏密離合如棊布然此皆降夷充戍者也明旦至法藏寺稍下至天城寺望見李靖舞劍臺而不及至東西各有甘澗李愿歸盤谷在此地也又五六

里有仙師臺巖壑奇秀頗類太山其色紺綠而潤是時秋暮崖間樹色絢爛如鷄冠如翠羽如蒸栗吳羅越錦不足爲麗也塞外諸山若在几下山僧亦不能名然長松離列一一可辨其中必多麋鹿狐兎可以射獵而中國嚴禁不許闌出虜中亦無敢至者北望喜峰問戍卒以 宣皇帝破虜之處亦能指點其地不知信否再是夕歸宿廣濟寺盖爾山中三日矣

## 遊湯泉記

自盤山四十里至石門又二十里至湯泉泉在官舍中有堂曰九新堂之前甃石爲方池水在地上可三尺在地中可十尺東西三丈南北二丈平立而凭石闌可漱可濯清澈若空熒如初沸東注別室有銅龍噴泉入浴池池熱不可入其旁有寒泉可汲以適浴者之溫涼聞天下溫泉下皆硫黃灼石故多有硫臭此獨不然蓋丹砂也抱關老卒言鑿池時石工跣韈而登猶患薫炙不能久立然相去不五步而寒冽自如則其熱者所自出不遠矣何無好事者窮其源以發千古之閟將勢有所不能耶或有說也壁間



有正德間宮人詩讀之悽然余與同遊數人浴罷皆得甘寢明問老卒言堂室池沼皆少保戚公繼光所搆也公善撫士士皆飽煖而嬉但恐驕惰不可用故好興工役因石于山因木於林刀鋸錐鑿各因于士卒不獨功成而不費且一墩一堡必當要害後人不能易又置旗以當烽燧旗若何狀則知虜在何處數百里內一食頃無不遍者然虜畏少保麾下南兵不敢大入少保偶失禮於要人爲所劾去去九年而後卒若令此九年者爲地方綢繆牖戶計不獨一鎮如是其法當通行于九邊矣余素聞其事辰玉尤詳其人相顧憤然不答而罷

## 遊宜興善權洞記

乙未夏四月下弦余在嘉定辰玉走急足來言明日將有事宜興因遊諸山願同行薄暮登舟平明至太倉與辰玉偕是夕宿於閶門明日至滸墅又明日辰玉與客俱入無錫城余獨至惠山下時寺方燬于火瓦礫滿前然古木蘂陰沉沉四合長松離立恐冬藤覆頹垣上花氣出百步外信可樂也是日東南風利大船揚帆西去

如奔雲度巳十五里余所乘艑艋挂一席施三
艡舩頭濺沐落艙中蜚馳明驪驟快馬不能過
也盖三十餘里而及前舩暮至毘陵毘陵以南
村塢林木便覺窈然藤蘿成蹊亞以野芳茅菼
落落淥波漣漪實有浮家泛宅終焉之想廿七
日至宜興城下泊東九問善卷洞所途覓一小
舟爲導自西九去皆平湖南岸山緜邈不絕蒼
煙白波令人心神曠然將至國山舟人指孫皓
封禪碑隱隱嶺上其文漫漶不可讀乃去土人
計里皆以九凡六九而至焉道傍松檜參列行



可二里而至龍巖寺寺創於蕭齊志云祝英臺
故宅也中爲釋迦文殿殿三柱有雷篆文一曰
詩米漢謝鈞之記一曰詩米漢一曰謝鈞記皆
倒書盖雷部鬼神名也過客多摹去以巳瘧周
文襄公嘗試刻去之文隨深入乃巳今謝鈞記
成窪者是也殿礎有刻字云唐大中十年七月
其制度比之建業臨安諸寺中中耳寺右出數
十步爲小洞形如半規下瀦潭水其色黝然投
之石聲殷殷然記稱唐司空李蠙親見白龍起
此地也上爲崩崖勢欲墮壞蔟木交蔭蒼蘚被

之旁有大石如砥就以小飲復右折至上洞洞
門谽谺高張如人口之脣唇有石乳齒齒斷斷
奇詭百態左爲蹲象上有大士趺坐右爲狻猊
若來攫人郎其開明處可容數千人過此乃燃
炬而入有石柱中踞循而左若左个循而右若
右个益入若室更上更下若重樓複道四顧石
益奇有若牀者有若丹竈者有若鹽米之堆者
而崖間出一手五指瑩然玉雪尤異其不可名
狀者猶十之七八也出而右折尋下洞洞在絕
壑當上洞之下將至聞水聲淙淙入林薄間乃



歷歹徑擇石而履之亂流以行石態與上洞相
亞而遊者不必爇燭初入如薄暮中間如昏時
其盡處如人定後有石方廣而隣隣若可稼者
曰仙人田有池泓然其上垂乳如杵者曰仙人
碓泉滙爲潭不辨深淺意可泳游而入呼舟人
解衣涉之照以燎火見石壁粘水度不可渡乃
巳時久坐洞中呼酒相勞武君歌仙呂之曲周
君和之音動谷中遙振林木張君伯新以前洞
求了了復以炬入焉余與辰玉從之喧囂既絕
則境益奇俛仰之間若與前異至暮乃登舟志

言周幽王之二十四年洞忽自開或云洞名卽
堯時之善卷也盖秦時始建陽羡縣及西漢之
末無一事見紀至東漢乃時見於風土記而至
晉乃有周孝侯志可攷宜其故事寂寥無徵也
而吾鄉都太僕王大司寇俱惜其不列於洞天
福地彼如寥廓之士其中倜儻多奇足以自喜
豈待人脣舌之間哉

遊張公洞記

善卷洞在西南五十餘里張公洞在東南五十
餘里相去三十餘里以輕騎度嶺宜可達而飲



食臥具不能從也於是復從城下放舟東九湖
山之觀彷彿善權道中松林有數里不絕者水
從西來將赴太湖盖順流四九至蜀山蜀山以
南諸溪之水方北下與荆溪會又逆流二九而
至湖汲其間廬舍相比竹樹交蔭慨然念杜牧
之蘇和仲之遺蹟猶有存者否時日已在平地
有指大楡下者云石壁可觀盖高廣可二三丈
修篁雜樹掩映之若圍棋散帙置枕簟其下亦
足以忘暑也出而西望黑雲霮𩅵於桑楡之間
意且日且雨晨起霾霧霏霏疎雨繼至隮䨴涯

上北舍有許氏者吳中諸公來常主之因過其
家家有畜鹿是日方解角無何雨止驢馬亦至
比就道則遠山時見日光矣行五六里至洞靈
觀卽張公洞之麓也洞口陰風慄慄襲人時諸
君多着半臂羸縢履屩爲攀躋之計至是寒甚
急索酒自慰乃列炬火而下石磴傾仄且滑人
自視足趾不得四顧獨見右足下有洞邃然疑
可入而前行者已就平處促後人矣旣駐足則
四面之石蜿蜒夭矯蹲踞起伏俯仰變態眩目
動心忽發大叫振撼滿谷分炬以行各有所得



呼以相告舍去復來曲房窈窕牀几宛然疑爲
高人羽士之精廬甓出避客仰視或窅然而上
隟傷覞或窅然而下陷盖終古未嘗受爝火之
光又恐爲山魈木魅之所依毒龍老蛟之所窟
宅也周行可二里所望見大石中峙旁露微明
更數十步則不待燭炬而洞之奇畢陳矣盖石
乳初垂若朝露之未晞時一沾衣久之如秋霜
春雪之初集以指拂之欲凝欲消不知幾歷歲
而成質則紺青縹碧雜出殷紅多類浮屠之官
非嚴涌壁波紫浪蹙龍象出焉或如黃鍾大鏞

列在東序或如侏儒婦女逡巡欲前至是皆躡
磴而上矣迨至平臺乃可平步爲之徘徊四眺
則高下異觀俄有蒼煙起於壁間氤氲繚繞漸
至足下洞口鳥鳴與空谷相應因呼酒相屬而
問許氏初入洞時石磴之右可下與否彼言五
六年前有一黃冠獨携蒲團於此化去其屍經
久不變有童子以火燭之燎其須鬋近有人遷
去亦不詳所在也嗟夫士之闇然自得於岩穴
之間者可勝道哉

遊玉女潭記



從張公洞至玉女潭可五六里多在松杉篁竹
間行者不厭既至雕甍畫桷曲房玲瓏蓋史氏
之別業也客乃解鞍躡衣履憩於瓊玉軒軒前
有古櫟樹一本而中裂鬱盤蒙羃騎蹇相恃復
有一木寄生其中綢繆若一枝枝乖根鬚鬣毿
毸不知何名也世傳獨孤及詩所謂日日思瓊
樹者指此夫獨孤吟眺此下則有矣至於詩意
或謂山中人耳飯已北上折而西路旁有二竇
如人之兩睛更上至玉女潭娟娟石壁之下色
如翠羽世所無有也實之於勺澄澈若空從石

梁投以磚礫漚泡不起蓋其深不可測伏流而
南出於匡石之間則色如春葱者潭之水與它
泉合而成也茲山之石時伏時起諸泉或停或
流或迂或迅而臺榭樓閣各得地焉今主人亦
不時至落葉被徑藤蔓鈎衣禽鳥希華之毛很
藉蔽地而長廊複壁多爲伏翼所有矣土人言
史鉶衣出米二千石鬬天窩洞去此二里所於
是騎而西南行則有樓數十楹前臨洞口相與
平步而入中有天井可列十席巖崖所覆方廣
如堂穴受日光通明可坐其南則有若深巷者



燭至而入透迤曲折凡數百步石之參差互異
大抵在善權張公之間而自然上敞旁通無鑱
鑿刻劃之迹乃知宜興諸山大抵皆然若有力
者盡疏之必可往來通行也既欲盡茲山之勝
則僧所指點徒步從之緣徑絕林回互下上足
力小罷因坐而騁目焉蓋洞以十數而所謂棋
盤洞者不知於志何稱也在兩峽間縱可三十
餘步橫可十一有流泉中界之上見三光而烈
日淒風不至凡洞爲重陰所棲當盛夏必見呼
吸之氣如冬時茲獨不然可以久坐浮觴於澗

引以白酌意甚樂之欲且小酣而客多引去余
亦不能留僧云淵中沙有黃金掬而淀之赤星
爛然余謂果金也宜有淘者人言此地產銅故
有銅官豈其遺種耶臨龍湫將度而舟沈水中
不可出蓋湫三面石壁下揷水一竇可以用舠
過此當益奇然不能也乃至君陽洞洞類龍湫
而絕壁下緣厓可行僧言有龍居之昔爲人所
驚水立涌起有童子狡獪連下大石以去時去
舟七八里方就道雷電交作比及舟風雨驟至
林竹盡仆合抱之木搖撼欲拂地客相謂曰豈



君陽之龍怒乎余觀唐以來稱陽羨多嘉山水
然今之幽絕者古人鮮見也邇來避地者多集
於此以丘壑自娛山川之閟將稍出後之視今
其猶今之視昔耶

三易集卷之十一終

三易集卷之十二目錄

記凡十五首


菩提寺重建大雄寶殿記

白鶴南翔寺新建禪堂記

資善堂記

重建廣福普慧禪寺記

東城關公廟記

何氏重修報親祠記

永折漕糧碑記

韓侯去思碑記

胡侯惠政記

重築沙湖隄記

安福橋記

福持堂記

寶善堂記

錦虹樓記

燕超閣記




三易集卷之十二目錄終



記

## 菩提寺重建大雄寶殿記

嘉定之西南二十里曰安亭東至海西至湖各百五十里蓋居淞江之中道而臨平橋李之水滙焉其南曰青龍者孫仲謀于此造青龍艦以破曹氏者也其北有菩提寺記云建于赤烏二年六朝以來屢興屢廢矣當宋之季有僧慧才受法於妙悟大師頊錫于此重建招提三百年來門廡庖廩雖湮沒殆盡而大雄寶殿巋然獨存至萬曆二十年一夕崩圮世尊諸菩薩之像上虞暴露下辱泥塗居人爲之彷徨太息以爲千年勝地至是無再興之望已而武林比丘海月過而見之感極悲深涕泣如雨遂發弘願誓復勝緣乃鑄鐵鋃鐺重百餘斤自鏁其項而投鑰于深井曰所不能莊嚴如來以復舊觀者從此畢命矣蹣跚而出蹤躡而行三歲之間暑炙烈日寒履堅氷道路見之或以慈憫讚嘆或以歡喜踴躍於是施財者雨集趨事者雲臻盖五年而殿成焉凡高八十尺深廣皆二百尺臺之

方廣九十尺陛七級各加於舊以鐵爲戶樞以珉爲礎礩期於永永俾無壞方塑佛像像成當次第經營門廡庖湢之類而以殿成之本末求余文以記之

## 白鶴南翔寺新建禪堂記

白鶴南翔寺刱于梁天監中自唐至宋盛衰不一至萬曆之初歙人任良祐貲不滿五千而以其十之六重修大雄寶殿金碧炫熿爲一方之勝觀獨未有禪堂使南北雲遊之至於斯者無所托處焉歲丁巳比丘性恐與其徒智誠海澄



出衣鉢之餘以興事乃募四方檀越銖錙而累之身執畚鍤之役爲堂五間東西廡各七間至巳未之秋土木就緒求余文以志其本末夫比丘之道浮盃萬里托鉢千家混迹市壥則恐累麒麟之行栖身林麓則虞投虎豹之穴於是假息招提隨行梵唄夕共苾芻之戒席朝分麻麥之餘飡爲法分勞寧辭腰下之石片言契合或解髻中之珠道俗瞻仰威儀天人必加讚嘆乃有言者曰枳棘多刺薰蕕易科王法有舍人無驗之條聖門有無友不如之戒凡茲淨衆倘混匪人始類敗羣之羊道侶遭其蹢躅終爲當戶之犬行人惡其喋喋旣亂清規仍貽後患諸佛弟子得無念此乎余謂之曰五都之市寧免容姦千室之鄉豈封比屋倘因噎廢食以瑕揜瑜世必笑之矧佛慈廣大同體衆生眞性圓通曷分人我倘六時之內遣滕參禪三寶之前低頭作禮則聖凡之雜至皆師友之良緣披沙而得金固欣逢於此鑛用石以攻玉奚致憾于他山中絕愛憎外捐違順則建此堂者何異給孤之園居此堂者寔爲成佛之路性恐與其徒寔成



希有勝事矣何慮乎若夫親近而憍慢不生逖離而嗔恨不作是在普覺之諦請如來之告詔當與十方往還之衆共勖之者不必重論矣是爲之記

## 資善寺記 代

昔在元延祐六年妙明圓悟普濟佛心大禪師建資福壽寧寺于邑治之東南隅廉訪呂伯琦爲之記曰畫棟雕甍金彰寶相青松翠竹咸葬眞如集賢學士趙孟頫亦云六聰自虛纖塵不到則弘麗清曠之觀蓋可彷彿而見也已而代

異特移鞠爲草莽幽人勝士求識其遺址者徒想望於寒煙落照之間而已僧道林欲依勝境重構精廬徘徊瞻眺莫適卓錫之處萬曆辛卯有衢地者崇岡帶其左清流抱其右睥睨晻映於前平朴離列于後乃磬衣鉢而市之剪其荆榛除其瓦礫就結茅茨於是殷職方爲撰疏募緣檀施雲集棟宇日新越數載而成後爲殿五間以奉釋迦文佛及二大菩薩太原王公署其前楹曰清涼法界中爲殿五間以奉地藏菩薩旁有十王侍焉繚以百堵闢以重門雖規制之



鉅工力之富不能如昔而廊廡寮舍通明周匝庶幾具體矣工竣韓侯新其額曰資善其不佞前而請曰世尊發慈悲心來娑婆界爲衆生轉大法輪開六度門證兩足果然以修慧教而上根時復趍超以修福教而下根或能踴躍豈非福田利益足以發聾震聵乎易福以善于義何居侯應之曰夫悟圓通之諦則福罪皆空迷解脫之門則善惡並礙教有偏圓義無深淺顧觀水者先源而後其委栽木者先本而後其華蓋善者福之因福者善之果是故竺乾之教大則供養恒沙之佛小則戲爲聚塔之童皆云種諸善根及其獲福也初從有漏漸入無餘如炊而得食如鑿而得泉不待智人方深信受至於儒且報施昭昭目耳豈惟善淫之應天道無私寧亦賞罰之懸王法不爽故口稱仁義之言體備恭儉之德矜百行之矩矱釆六藝之英華此士之善也修其孝弟忠信去其嫉妬吝貪恒先公而後私毋拂物以從巳此庶人之善也是必進有爵祿之榮退有人倫之譽身臻耆壽慶流子孫豈非不唐捐之福乎若謂口誦蓮花身雖服



讒蒐慝而不害朝繙貝葉夕雖方命圮姧而無妨是必生爲僇民死墮惡道何福之可冀哉彼蚩蚩者業無從挽其狂瀾獨令知所爲福者在此不在彼庶不求福於福而求福于善有裨于世教非小小也是則余所以易名之意耳不佞憮然再拜曰止矣侯之善導衆生也言約而博義顯而切其呼寐者覺也其指迷者途也用述其語令道林勒諸石以示永永

## 重建廣福普慧禪寺記

嘉定東南二十里有鎭曰廣福蓋千室之聚多

當人大家其地有廣福普慧禪寺因以爲名寺建于勝國天曆元年長老傳其中有萬佛閣九品觀相好莊嚴棟宇宏麗與圓通皇慶留光相亞已而牆屋傾頹僧徒散去向之獅蹲象踞經行唄咏之處入於闃闃中久矣慶曆間有比丘法永者生十二而出家十八而從其師智峻居南岳十年已而遍歷四方至嘉定簡修多羅藏於白鶴南翔寺後峻公駐錫五臺爲　福王所供養而永公暫至廣福之曹王廟中垣壁不完中無坐臥處意且歸老南岳此中好善者挽而



留之於是謀復廣福普慧寺之舊因買地築室方欲大興法事丙辰之歲一病示寂其徒性遜感衆緣之方結悲師志之未酬經營十載不怠益勤癸甲之間克成勝事山門列二金剛正殿供釋迦文佛師利普賢後供地藏東爲城隍之神藉其威靈以福善禍淫也西爲曹王乃土地之神一方所庇且不忘始也既告成功求余言記之夫永公南遊岳麓是大鑒禪師道成之場北歷清涼是文殊大士光現之地況導師住祇樹之園王者給伊蒲之饌於焉託處可以優游卒歲而於平蕪宿莽之中重興廢棄之迹不可謂非夙因也性遜子然一身焦心勞思以卒前人經營之規以慰棖那挽留之意宜爲遠邇緇白之所讚歎矣然此皆起於一願耳而一大事因緣有百千萬億爲者大妙明圓覺中三乘四禪六波羅蜜以至無餘涅槃無不具足如恒沙世界七寶充滿其家而身爲都料匠堂宇甲乙臺榭向背凡可以莊嚴佛土者惟所欲爲無藉布施之力不需歲月之久而如來全身在蓮華座爲衆生說無上道恍若給孤園中無有差別



是爲廣福是爲普慧性遜更能發是願乎余擬筆俟之矣

## 東城關公廟記

古之名臣烈士沒爲神明其威靈足以震動後世人當死生利害之際叩心而號之若在其上若在其左右而其神果有應之若響若答以從衆志蓋莫有如漢壽亭侯關公者也吾邑當嘉靖癸未倭奴躪躪海上直逼東門時未有城憑土壘以守門外有倉百間賊因東風縱火延及民居煙焰塞天地守陴者不能開目賊遂欲乘

之騰入縣令萬公思謙呼神而叩頭語畢風反
一賊已躍而踰壕時民無習弓矢者相顧喪魄
有郡簡按張大倫偶以事至引弓而呼神曰神
欲活十萬人願此箭貫賊喉一發竟貫賊喉以
斃羣倭乃駭而退由是邑人之事神者益虔舊
有廟在集仙宮之西爲縣令朔望謁拜之所嘉
興朱公嘗感夢謂闤闠間不可棲神改建於資
福寺之西而東門之廟則萬曆乙酉年所建也
昔漢文帝以郊見渭陽五帝出長門若見五人
於道北遂因其直立五帝壇夫人之求神或索



諸陽或索諸陰庶幾遇之況威靈響應于危城
呼吸成敗之間千萬人所共見聞者於是爲之
廟貌以髣髴存城時事固神之所許也而十萬
戶之人有知數十年前事者長老以語其子弟
則歲時奔走以答生全之恩或求其所欲叩心
而號之而想像神之來斯雲旗飃飃飆輪洋洋
凡此下民必且願爲之供張焚香灑掃其處以
皆神之須臾焉若夫堂宇陿陋則後之君子必
將擴而大之以成一邑之勝事當不止於如是
而已嗟乎神之於人捍大患救大災宜有報德
報功之舉而建廟於東城亦猶漢之立五帝壇
者耶

何氏重修報親祠記　代

嘉定何氏世居婁江之陰自宋元間富甲一方
父老言張氏時遣其將呂珍重築縣城其甓取
辦於何氏　國初籍其家徵其租爲歲額以是
子孫散處四方幾不復振縣境之北有永壽禪
寺者俗稱何莊何氏之所建也有報親菴者何
氏之所以祀其先人也寺後遷置婁塘而菴在
正德間猶無恙中奉木主二百餘其孫居京師



曰祚者官中書歸省丘墓猶及見之嘉靖中乃
燬於兵燹唯神龕一主在耳有顧氏者逐僧而
有之因鬻於隆福寺之僧至癸未中書從孫選
成進士起家南昌令擢爲侍御史以　建儲言
事謫官因南歸祭其先祖於庵是時廟貌巍然
喬木未斬乃與族人定春秋合享之儀其年侍
御公被　旨奪職倉皇北去僧徒謂其不復至
遂撤去祠宇起山鑿池爲墓以葬族人訟之官
不能直也壬寅夏侍御公復自燕來吳理於邑
侯遂其三坵復捐金償其直而取其券樹石爲

綽楔曰何氏報親祠前爲𢇁以奉觀音大士後爲屋以居僧寮皆仍其舊也再入爲新堂三楹中楹更設神櫝合遠祖共爲一位以元處士良祐所撰妻予誌石考之四其名爲六主京師之祖若考爲五主匾之曰永思左右二楹祀其南北宗凡設神櫝二主三十餘令子孫歲時修祭而仍俾僧深悅與其徒永泰輩守之求余紀其事而勒之石予見長者好譚何氏之先然皆稱其豪華侈麗而已而其人之志節與其出處顯晦之迹莫能詳也夫以布衣擁封君之業累數



十世不替自張氏以及 國初門戶少衰矣而或遠或近繩繩不絕京師之裔纓紳相望至侍御公以宗祏大事著謇謇之節爲今名臣本厚者枝茂源深者流長蓋其先世必有深仁厚德以教于其家以施於其鄉惜乎文獻不足徵也所可見於誌石者其一二耳夫南郡之銅出而爲鐘數千百歲猶與其山相應況祖考精神本出一氣昭明感召魂無不之然則南北之羣昭羣穆同祀於一堂誠孝子慈孫之心哉茲庵也閱何氏之盛衰屢矣而卒不廢及其瞻拜伊邇題識方新乃幾易姓焉夫食其土盧其居而思其所自莫敢有廢者人之常情也久假而以爲己有且憎其主人者變也今祠屋既葺不以付族之人而仍付之僧蓋待以人之常情而不虞其變也祠起事于壬寅之六月再閱月而告成紀之者癸卯之二月也

永折漕糧碑記 代

揚州之藪澤曰具區三吳之水所瀦也而嘉定爲之門戶吳淞南襟婁江北帶皆在數十里之內故淫潦泛溢之禍常爲諸縣最然而其民曾



不得灌溉之利米穀之入尚不足以自保而歲出十四萬石以漕京師非取之他縣不能辦也蓋他縣之水皆江湖之清波而嘉定獨潮汐之所出入濁流浮沙日有積焉余嘗考其地志塘浦之在界中者凡三千餘昔人以治水爲大政故二百年常通流不廢正嘉之際其遺烈猶有存者至於今湮沒者十八九其存者如衣帶而已是以其民獨託命於木綿木綿之性喜與水田相代而嘉定之植數十年不能易也寧復有善收乎况滄波之漂蕩颶風之摇撼累十年無

一二兌者豈其民之樂之哉地勢固然也加以米不上出常不能豫具以待事運船之至城下舢艫相次如魚鱗而倉使尚無稊粒於是四方摽挑浥潤之米一入其境價必翔踊而軍士動以米惡爲辭所以摧抑之百端蓋有以二石當一石者而民之困極矣軍士喜於所得之過當輒以其贏餘爲嬉游飲博之用而春夏鬱蒸之時米敗腐如炲煤颺灑簸篩之日有至折閱不支者要亦非軍士之利也慶曆之際四境荒蕪之田無慮數萬畝老穉提携而去者項背相望



議者以爲數年之後殆不可以爲縣歲癸未民瞿仁等具狀大司農請易漕糧以銀庶幾遺民尚可自存行巡撫郭公思極巡按邢公侗會疏以請　上下大司農議覆爲便自萬曆十二年始徵銀第須歲歲奏聞後二年乃令三歲一請行之十年而荒茅亂莢墾有新田頹垣廢井剏有新廬顧民猶盻盻焉懼一旦　恩命之中輟也當奏請之歲輒動色相恐縣令王君福徵知閭閻之隱以爲民不安其土不可以爲理乃集其耆老而謀所以與民永久之計於是民徐行等相率伏　闕上書言蒙　恩改折漕糧以來已十餘年有利於民無病於　國明甚惟愚民懵於交兌之害而過疑　上恩之不可恃也多懷去就無戀戀畎畝之心惟　上裁哀章下大司農大司農與巡撫趙公可懷巡按鹿公久徵參議之報如行等言是有　旨著爲令而嘉定之民所以歌舞之可知也余惟　國家轉輸東南四百萬之粟以給京師歷江淮河衛之險驚風駭波朝不謀夕文武之臣奔走其事而軍士蒙犯霜霧經歷寒暑計十萬石之費蓋不訾矣



然京衛之士曾不待米而飽太倉之粟朝受而夕糶之意在得銀錢耳其價亦不能太過產米之地也夫水田之利卒未可就而黍稷菽麥皆京師之人饔飧旦夕之常食也誠于豐歲增價糴百萬以佐東南之漕使北方之民亦無傷農之病於京畿穀賤之時出以與米兼支而願受銀錢者準改折價以給焉其勢必爭欲得之夫爲　國計者獨使太倉之蓄不虛而已何必轉吳越之米于燕市乎即無論嘉定居漕糧四十分之一不足以爲重輕蓋改折實利於民亦利

於 國也王君求余文以紀其事宜[illegible][illegible]恩也且使後之人有考焉嘉定歲運漕糧一十萬六千四百九十石有奇正兌一石加耗四斗故每石折銀七錢改兌一石加耗三斗二升今議裁一斗二升故每石折銀六錢凡折銀七萬三千九百兩有奇其輕齎蘆蓆木板之費皆免與改兌所裁之米共為銀一萬六千一百七十兩有奇於乎 上恩大矣賢有司之澤亦遠矣

## 韓侯去思碑記代

淄川韓侯名浚字遂之萬曆戊戌進士令嘉定



者六年四民得職庶務具理不呴呴而弱者懷其惠不察察而狡者服其明稽錢穀之盈縮如視衡石而知輕重也酌徵會之先後如調琴瑟而知緩急也境內之河渠若匠氏之指屋霤也民俗之情偽如農人之辨禾莠也更制易令務求民之便如長老之為子孫計長遠也甲辰之夏既應內召至戊申猶[illegible]拜 命邑之人北向而泣曰我侯如飢者之稻粱寒者之綿絮與其擢之輦下黃塵中何不且留以撫我乎則相地于城之西前為堂後為室各五楹將貌侯而春秋祀焉其士民奔走即事唯恐不逮將訖功則詣余而求記之以示其子孫為沒世之思蓋侯厚重而精明威嚴而愷悌臨事不求一時之譽常深慮始終其大政皆簡而宜民往者徵科之法常以十日期會而侯總一月計之苟輸將如約則終歲不至縣庭舊有胥徒督趣鄉鄙之長稅者曰押班曰總牌侯謂良民既不煩呼召而頑民視棰撻亾如也況皂隸之詐語乎一切罷去而歲輸常如期縣有大役必用多田之家而田多者無歲不供役則輕重相準以節宜之濱



海之百川易為潮汐所壅故土田失灌溉之利積荒至十餘萬畝侯所濬治必躬視勤怠務致淵深于是海魚鯔鱭之類隨潮直至城下田賈翔貴乃更墾田之令向所謂寒煙宿莽之區耒耜雲集復荒糧至八千餘石而猶未已訟獄繁多數倍旁邑對牘之際猾者常揣摩應答之詞冀行其機械而侯所問皆出意表若家伺而戶偵之莫能欺以曲直者有鄉民入市橫被毆奪訴於縣問其主名不識也問其物色曰一人短黑而肥一人長而白瘢侯已知其某某矣立命捕

之既至真毆奪者也故閭閻無賴少年雖未發
覺自知所犯姦罪侯盡得之莫敢恣睢者他郡
勢家强取嘉定民田奴乘氣轢轢界中侯亟逮
繫之諸公爭居間言其朝夕且大用願少寛之
終莫能得然遇士大夫有禮終始如一未嘗失
常度建明德書院將與縉紳之徒講道習禮其
間而於學校之事數致意焉既久於其官則一
縣沿革得失之故皆究其所以然于是集邑之
通人重纂縣志凡租稅徭役以及土風民業鄉
傳之需閭巷之守莫不爛然皆可施諸行事也



魏文侯之言曰凡人入官如入暗室久而益明
明乃治治乃行夫以侯之明且敏也視百里之
內固若列燭然而又淹以日月令得盡其深沉
之思周密之慮以爲百世規則其民安得不尸
而祝之乎今中外之事非甚有紀而臺省多闕
員令侯立諫諍之列持節出按四方必能論列
當世大務爲海內興大利捍大災必不容容自
爲苟養聲譽取世資而已將致遠道而放騏驥
於中林獨何心哉余既以答父老子弟之意而
於天下事蓋重有感也是役也繼侯者侯官陳

侯因民之欲時慰藉之典史徐一鏜則承命庀
事焉樂觀厥成而已民之詠而相勸者若嘗其
私也嗟夫此所謂去後見思者耶

## 胡侯惠政記 代

萬曆壬子春胡侯受命爲嘉定令朞月之間治
行爲百城最再逾年撫按兩臺思廣良吏之功
効奏調長洲邑之人士涕泣相告有走數百里
請之兩臺者有走數千里請之　闕下者既奉
明　旨終不得留乃相與紀其行事以昭示來
茲以無忘侯之德又請余言以文之夫長洲之



父老子弟方懽忻鼓舞自慶得侯也余實共之
亦何暇爲嘉定之民述其不忍去侯之意乎然
侯所以勞來其民善惡分明幽隱畢出風移俗
易而百事修舉者不可無述也蓋三吳之縣嘉
定最爲難治其人輕心而好訟不獨土田之斥
鹵溝洫之湮沒與財賦之重不可支而已侯楚
之廣濟人名士容字仁常庚戌進士爲人廉而
愛人惻怛之意見于顏色而聰明絕異人之情
僞望而知之初涖事盡悉時務緩急與一縣桀
黠根株所在故三月之間胥吏之爲窟穴於簿

書者不得立堂皇矣無賴少年逞其拳力以魚肉人者不得公行都市矣邑之俗好以人命誣告而索其財賄不饜其意不止侯嘗屛侍從輕騎至屍所視蹤跡虛實由是四郊之遺骼不得假借以涸有司矣已而酌輸將之先後揔徭役之欺蔽裁出納之羨餘謂輓運入都者有破家之憂爲除不經之費對簿縣庭者日以百數曲直必得其情以輕重受罪皆面諭所當坐小者不復具獄吏人無所措手平反寃滯出無辜於縲紲歲中不可勝記而尤加意者人奴藉主家



力以致富因用其力反侮弱主數十年旣讐之田宅猶稱故產日以回贖撓之使不得寧同惡作朋羣十百人以訟一人株連蔓引令不可致辨因以爲利焉此數者雖詐力百端必不得行故二年之間惡俗大變又敏而勤於職務案牘如山一一親理之未嘗屬丞簿以啓多門要路無苞苴之交公庭絕請托之迹於縉紳諸公皆托以道義之雅諸生中才俊者愛而敎之有所經畫皆謀于耆舊習四境之事者故條敎出而民皆便焉余所見數十年前嘉定困于漕糧幾無以爲縣矣自漕折行而後其民父子相保會大家坐法敗壞小民數有非望之獲於是相慕成風衆暴寡智詐愚小加大淫破義者往往有之一夫奮臂百室無寧居故休養生息幾三十年而不能成富厚之俗侯以良禾不植稂莠敗之故務令姦宄不得志然世之所謂能吏者言政不言化久矣侯旣躬行仁義左規矩右繩墨以爲民表而期會之日諄諄諭以惡之不可爲王法之不可干又依　高皇帝聖諭爲六言詩歌數百篇言閭閻之美惡示勸懲之大旨蓋家



諷戶誦殆欣欣華心焉宜其民挽留之切而悲思慕戀之無已也夫以嘉定之難治與楚相去數千里心思耳目之所未嘗接而二年之內功效灼灼如是彼其才畧誠不世出也自嘉定而移長洲百里耳往來大府聞見習焉於是未半歲而四民得職庶事咸舉固其宜哉余旣以答東人之意亦告鄉黨鄰里使爲善者益勸而作姦犯科之徒可以易慮矣

重築沙湖隄記代

昔在弘治九年丙辰始築沙湖隄起於東門卒

於崑山之小維亭至於今蓋百有餘年矣駭風驚波震撼齧蝕幾十之二日引月長勢將不能自止觀察胃公言於中丞趙公欲重治之顧數年以來內營皇居將作之費以億計外奉軍師輓輸萬里外府庫之藏搜括無餘然而及今爲之循易爲力是不可遺後人會司徒郎管公來治關稅剔弊蠹奸商旅咸集歲額之外得金一千四百有奇公曰今歲幸有餘入吾不敢加於常課以困後來者其可留以予民必有所以用之以書告中丞暨觀察二公二公許曰用管公



之遺於沙湖其澤可以永久遂檄郡縣庀木石之數度畚鍤之役適與金相當乃興事凡爲隄七十五丈高十尺廣六尺五閱月金盡而隄成焉內涵外流狂瀾不興東船西舫如行康莊民甚樂之余觀太湖從三江東下其泛濫四出者過湊漪則復成湖沙湖在郡城之東其南北與二江相吞吐而當四縣忞集之地公私期會與百貨之出入無論晝夜晦暝舳艫常相望一旦南風驅波濤而下如萬馬之騰驤舟黏北岸尺寸不得動北風驟作則漂蕩入湖中檣摧櫓折

如箭脫弦故奸人依以爲窟穴盲風怪雨之日則鳥聚鼠伏伺候行者而湖之陽皆畝鍾之田穀芽之春稼成之秋風起浪湧一望汗漫不見蹤跡此昔人之所爲作隄也傳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假使數十年之後湖隄盡廢波濤橫行道路多警亦孰知爲誰之過者吾憂當事者之莫以爲意也以今之時而舉百年之廢上不知費下不知勞滄波沆漭之間隱然如城郭前人之績將墜而復存可謂盛矣若夫千金之積不以自私而用之於民捍患救災垂無疆之休使



過之者謳吟歎息想見其人蓋賢者所至必有遺澤沒世而不忘者也夫吳爲澤國攷其記載大抵皆沮洳之場昔之賢人君子相與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以及於今遂爲天下財賦之最蓋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支也然而昔人平水土之策不出二者曰塘浦以疏之隄岸以捍之今千里之內溝渠塘圩之跡不獨不如吳越錢氏之盛時卽考文襄忠靖之遺烈鮮有存者蓋一川之瀦遇旱而後知其功一隄之毀遇潦而後知其害故庸人之情常不以置意至於陵夷已

極乃喻噓太息又以爲非一時物力所能辦此東南水利之所以日湮也後之繼今者將廢而隨舉之幾毀而復成之皆若斯堤之弗壞也則國家根本之地永有望矣

## 安福橋記

五湖東注三泖北流其支別者皆至嘉定城下分而東北以出婁江而入於海靑烏家言宜令蜿蜒停滙而不速去以留淸淑之氣必使人文益盛民財以阜故玄武之地當置石梁且吳淞爲江南重鎭吏卒出入於此而東北江海之間



農賈貿易之委集也舊以木爲橋不能支十歲傾側圮壞人畜往往失足有溺而死者士人遂謂溺者魂魄不散歲歲求代故去闕闠不百步而相戒以爲畏途風雨晦冥過者蛇行蛙屈以度父老言二百年來謀以石易木者不知幾何人矣而莫有任者有僧性天結庵於城之東北見朝夕往來者之惴惴焉於是發弘願思與衆生易危爲安召工討直云得六百金可以畢事乃捐拾其囊中得四分之一徧告於薦紳諸公及居士之好善者得四分之三經始於萬曆戊午之秋畢工於天啟辛酉之春橋長乙百二十有四尺其高二十有七尺廣十有四尺南屏睥睨北則澄波朝望城郭之炊煙夕邀滄海之皓月遠近來觀老稚鼓舞不唯行者如履康莊而幽人勝士得高明之觀信可紀也夫形家之說吾不能知而行者欲去危而就安則橋之宜易木而以石者可知也然數百年間經千萬人欲爲六百金之事而終莫肯事者唯其人雖欲爲之而經時累月未必數數至焉其往來於此者皆其所不知之人故其憂虞不以置意今性天



學佛者視其宛親與道路之人皆不異其身故雖度衆生於無餘涅槃猶不足言況於一橋乎方事之殷工匠雲集鎚鑿雷動朝飡不及夕夕食不及朝而性天負一囊行市廛歷中家小賈求升斗之粟以飯役者時復不繼余方疑其以勞瘁致疾而神色怡然不惰不悔益志在濟物而忘其身命使天下士有任國家之事如此者豈至以四海之富而渙然若不支者哉余於此重有感也

## 福持堂記

顏淵之齊孔子有憂色曰吾恐其說齊侯以黃帝堯舜之道而益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于已而不得不得則惑惑兇猶享海鳥以太牢之膳奏九韶之樂也夫養鳥者宜栖之深林浮之江湖行列而止委虵而處聖人之於人亦猶是矣是謂條達而福持余友金君于魚取福持以名其堂客有問余者曰夫子論道于洙泗之間思與其徒于當世之君以易天下之滔滔者豈黃帝堯舜之事也而謂顏氏之子當諱言之何哉且子魚諷詠黃虞之文而討論其道身雖不



遇於世盖亦欲以遺其子孫乃所謂福持者不在此而在彼耶余應之曰此聖人處衰世之意而于魚有會於其中也夫聖人不能爲時而能與世推移時者如寒暑之運氣后稷因之以生育萬物不可强也故播麥于秋藝黍于春及其熟也皆可以飽若後之君子論茹毛於釜鬵之關族庖之所笑也談結繩於書契之世俗吏之所非也齊侯之不可與語黃帝堯舜也何以異此今子魚生百世之下而尚友百世之上自聖賢所以和順於道德與經綸天下曲成萬物之務皆默而識之古今與衰成敗得失之故莫不畢觀而於天人之際幽明之故感應之理脫而尤究心焉至于非法不言非禮不履賢者悅而効之不肖者望而愧之若使揖讓于七十子之間不知于堂室何如矣然而與人居未嘗以其博識愧寡聞之徒以其篤行耻浮薄之俗其中則與古爲徒而其外則油油然不求自異于鄉人我可見者成人之美必彌縫其所不備稱人之善必覆護其所不及導人以義若恐傷之賑人以惠若恐聞之不求多于天不取盈於人故



其至行有以感動神明而聲譽及于里巷兒童婦女之間庶幾所謂條達而福持者乎余嘗論夫子表章六經書不及軒轅詩不及虞夏與弟子言則不及性與天道與上古聖人所以經緯三才者蓋亦恐後之學者內求于已而不得不得則惑也故子魚之意默示其子孫務闇然於庸言庸行之間不詭于聖人亦不嶢嶢皎皎以取異於衰世是則所謂福持者也沈君廷錫聞余言而善之遂授簡而書焉

## 寶善堂記

丁巳之歲晋昌唐君作堂於呂墅涇之陽重廊周匝曲房相次夏凉而冬燠先曙而後暝風雨之朝雲月之夕無所不宜登斯堂者莫不欣然以爲宴語之適而文質之稱也君顏其堂曰寶善而友人陶君求余文以記之夫金玉珠璣犀象之屬世之所謂寶也無論取之難而亦保之之不易雖重關複壁什襲而緘之未能忘多藏厚亾之訓而暴君汙吏時復恐懷璧之事且及其身既以遺之子孫矣然一人而五子五子而二十五孫則所得亦無幾矣況家之盛衰有不



係於此者乎至若周之弘璧琬琰天球及諸侯之寶如魯有夏后氏之璜趙之璧梁之珠楚之白珩當時所謂鎮撫其國者而君辱地削寶無與焉唐安史氏之亂楚州有尼恍惚登天天帝以十二寶付之曰中原兵不解以此鎮之今寶應是也然而終唐之世竟無息兵之日則上帝之寶猶不足憑況于人乎夫吉人爲善惟日不足若飢渴之於飲食童而行之白首而不倦故宗族稱其仁鄉黨稱其義人無親疎必用其情事無大小必成其美執虛如盈遇五尺之童如賓厚施而薄望多喜而少怨此豈非世之所謂善人長者乎是寶也不扃鐍而莫之攖不兵甲而莫之爭置之通都大市傳而玩之者日千百而莫之毀出入于奸人暴客之中亦知愛而衛之相與太息而化其貪冒忿睢之氣更又可以施之人人老子曰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及留之子孫世世用之不能盡雖隋珠和璧豈可同日語哉君忠厚謙謙出於天性而好行其德務振人於厄而扶其不逮睚眦之色叱咤之音未嘗加于物而人亦無不親且附之



者故長者之譽洋溢于邑中則余所謂童而行之白首而不倦者真其人矣今顏其堂以示子孫子孫且世守此寶而登斯堂者因其名以得君之寶人人且分而有之番橐而往兼乘而還惟其所欲莫不如意而君之所有固自如也則斯堂之善豈獨登覽宴語之美而已哉是爲之記

## 錦虹樓記

萬曆癸巳時公汝健以縣令高第入爲御史時天子深居禁中終歲不一見群臣百僚各樹黨

爲名高事無大小發言盈庭互相是非而公中立不倚一心憂國內不問室家之私外不借賓客之譽出按山西振肅紀綱求兵農利害會有讒說及公謫官南海遂歸休於家治十畝之園于吕墅之陽堂室具體矣又于其左爲樓五楹常寢處焉嘉時令日百卉芳菲與其所厚善者置酒談笑以領林壑之幽勝余亦數瀹倒其間後以授其少子聖昭令葺而居之公没之後携尊置榻之迹猶有存者故不忍修飾日以圮壞丙寅之歲始理其上漏旁穿以爲讀書談秇之



所方憑欄四望有彩虹東西亘天光耀牕戶遂取曹子建詩錦虹之句名之而屬余爲之記夫春日之陽秋月之光朝煙夕霏斯樓旦暮之所常有也不以爲名而獨有取于虹蓋以志所希見乎抑別有取爾乎傳稱孔子作春秋孝經告備于天赤虹自上而下化爲黃玉而勇士發憤立節亦有白虹貫日之祥今聖昭年少才俊好學不倦蹈道而行無子弟之過當討論六藝修儒者之百行以荅先君之志庶幾黃玉至焉若肆其力於文章窮搜極變以出其奇詞奥旨如壯士之氣則筆札之上當有白虹起焉不獨竺中歘見而已聖昭將何居乎若夫茂棄蕭柙追慾亾軀幸妖艶之取憐憒鄉曲之非訕此所謂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寧獨詩人之所刺吾與聖昭之所疾也

## 燕超閣記

時聖昭築精舍於闤闠之中名其讀書處曰燕超而屬余記之老氏有言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夫士有所自得於中則形骸所寄無之而不宜也雖垣壁被文綺榱棟窮雕鏤侏儒奏技于前



窈窕爭妍於後而不能入其靈臺此所謂榮觀之超然者也故無入而不自得者不知巖谷之幽市廛之囂今聖昭方朝夕從事于呻吟佔嗶以爲俳偶之文庶幾一當有司以持其先人之門戶何能翺翔萬物之表以全其所謂超然者然能委順于得喪之際致力于其材力之所可爲者而不軫轕於運命之不可爲者則席上之典籍柱下之玄虛皆超然處也雖牆墉塞目市語聒耳何妨哉聖昭憮然有間曰吾見畏途之多岐也日惴惴焉聊以此自廣今聞長者之言

非曰能之敢不服膺焉

三易集卷之十二終

三易集卷之十三目錄

祭文凡十五首

祭大司寇王弇州先生文
祭大宗伯徐太室先生文
祭大叅侯復吾先生文
祭職方戢茂肅文
祭儀部張伯隅文
祭王中翰文
祭趙瞻雲文
祭張君眖配朱孺人文
祭鄭少保文
祭王文肅公文
祭給事侯起東文
祭沈武庫廷和文
祭少司寇歸春陽文
祭韓太夫人文
祭周太宜人文



三易集卷之十三目錄終

三易集卷之十三

祭文

祭大司寇王弇州先生文

秦漢以還作者代興彬彬灑灑各名其能於皇我公邁古先登龍驤虎變霧鬱雲蒸無所不有孰得而稱四部之文播於八荒上軼唐宋下蹴班楊蘇李渾成顏謝潔芳或如曹劉遒壯縱橫及爲律詩并包李唐供奉偲偲拾遺堂堂後無高岑前失盧王牢籠宇宙鼓鑄陰陽廣瀰六合高並三光沿流必窮象物斯彰譬如九成始終金玉又如大官兼陳海陸書勢以來無兩而獨自昔文人鮮終令譽公之耆德爲世楷模迴翔四方出入兩都於何不稱嘉謀嘉謨睦于宗族仁在里閭大庇寒士其爲衣襦中厭世紛依歸大道冥心遺形恬澹是保束身精廬若將終老安車既徵聊爲時出朝市非喧巖穴非佚達人大觀中心如一祇園之竹可以永日飄然歸真永矢弗失欣欣嘯歌俄而示疾乘化往來夫何戩慄公今安歸玉堂金室嗚呼哀哉時升童稚之歲知誦公文河漢無極望洋徒勤大匠之側

尋尺紛紜不鄙謂余獨行是敎不求人知高覽
方聞出其藏書俾以討論縱橫翰墨傾倒壺尊
江左之士謂登龍門嗚呼哀哉季秋之月候公
無恙晏語諄諄憐其骯髒曾幾何時素帷飈飈
人之云亾我將安仗於乎尚享

## 祭大宗伯徐太室先生文

宣尼至聖曰莫我知道之不行卒老驅馳匪兕
匪虎何德之衰世無知者詎曰不宜顯允秩宗
遭逢聖特身爲國老學爲儒師始終大節不可
瑕疵而世憒憒知者爲誰非公之慟痛世澆漓
嗚呼哀哉公在祠部侃侃正詞柄臣如山執禮
不懨十年出守官以家治郡有市租公府所貲
寵王開國請以益私公守大體抗顏相持密章
上聞有　詔遂之有生有死有安有危囚服置
對意不可移荆人言公至今涕洟一顯一蹶徘
徊兩司民之好我江漢永思開府郎中清淨以
宜入佐秋卿法紀是持乃作宗伯典禮是司手
所修明遂爲世規時卜山陵旣協元龜有臣作
朋爲干進資其言百車論論訛訛鑾輿數出賜
予不支一疏定策所省不訾竟罹哆口浩然長



辭懸車一壑寤寐怡怡六經旣理二氏旁稽刪
潤國史正其繆紕燕處超然世紛若遺從容進
退攸攸一揆嗚呼哀哉公如植樹本茂實滋世
愛春華菲菲弄姿公如女士蹈禮稱詩世愛婉
孌姣目姸睂知我者稀老氏所推鵷鶵高翔烏
鳶嚇之古之所賢於今爲畸嗚呼哀哉我徂京
師再歷冬夏故鄉耆舊半歸泉下思公典刑卓
然大雅天際高雲卷舒瀟灑寥耶廓耶罻羅在
野聞公之喪涕淚盈把尚享

## 祭大叅侯復吾先生文

公之風節著在廟庭矯矯執法激濁揚清公之
政猷布在藩服藹藹仁風善安强伏公之令名
昭在國史有德有言展也君子其所慟者失此
陶甄云亾之嘆豈在一人昔爲童子竊有儀刑
心知慕公肅焉老成亦旣覯止愷悌可親春日
載陽和煦無垠東魯禮樂處世所遵公身蹈之
敦篤彝倫西竺空虛出世所津公心好之朗照
根塵出其所得啟佑後人藏色載笑德音諄諄
老不怠學貴不辭貧世道交喪獲此先民褊心
者寬薄心者淳忠信斯在愧彼嚚𠸶我之痛公

匪夕伊晨豈惟我私邦國胥淪天可問乎有淚沾巾去歲之秋作客　帝京聞公未疾步履遭迍謂不足憂富於精神豈厭世埃逝彼高旻東西奔走日月逡巡乃至于今一觴來陳音容旣杳勸酬莫仲公乘白雲倏焉來臻嗚呼哀哉尚饗

祭職方嚴茂肅文

士生而材患不遇逢材而遇矣如翼當風横絕萬里雲霧之從孰摧折之六翮蒙茸吁嗟嚴君出於華宗而寠且貧龍羈不充乃其長材恣肆



不窮倏忽變化一横一縱旣首京兆遂魁南宮兩都紙貴況江之東出宰赤縣屢更墨銅坐斷糾紛太阿之鋒入官貫城出讞粤中所不平反天所不容改命職方漸向顯融雷霆卒發適當徽躬襆被來歸簞瓢屢空朝風夕雨時或不終刻茲　天威永矢弗通時耶命耶遘此百凶嗚呼哀哉君之平生夙負豪氣旣遭迍邅杯斝是寄榮進之門視如唾涕及歸里閭日唯酣醉謂全其天以永百歲歌呼未終奄忽長逝嗚呼哀哉其等雪月之夜芳菲之朝鷄黍相從于焉逍遥今來酹君素帷飄飄嗚呼哀哉尚饗

祭儀部張伯隅文

十室之市皤髮載途君獨何爲壯齒長徂十口之家嬰稚滿堂君獨何爲兩孺爲殤斗筲之徒亦至大官君于六品一何盤桓君多藻思文釆陸離微言奥旨入覽靡遺群居退然口不道詞生於閥閱習見華腴託志爾雅若無綺襦請視其友無非素儒嗚呼哀哉世道交喪日唯靡靡君於不義不使加巳避溺山隅避焚水涘孔氏有言行巳有耻今也則亾有淚纚纚嗚呼哀哉



昔在君圃花迎柳舞層巒並躋清溪獨順高談如雲觥籌如雨今長巳矣魚鳥惻楚昔在君廬左圖右書燈火晨輟衾枕晝舒名理共賞疑義旋除今長巳矣塵埋五車嗚呼哀哉茲茲大化雜糅無窮寓形其間孰吉孰凶紛紛孳有何始無終大爲兩儀細爲昆蟲倏成倏毀曷有不同所不滅者實同虚空君今何歸茂栢深松雲月霱霱風雨濛濛以理自釋無使心恫於乎尚享

祭王中翰文

昔文肅公實有難弟而不永年群從之中惀惀

醇雅唯君最賢余客太原塵𦣻几席如蓬戶然見君之來酒杯碁局日夕流連余時謂君中無儇巧外無飾緣及官京師職在絲綸殿閣之前朝夕言笑微詞巽語屈其膝肩多識故事國憲家猷無不槩焉鄧林之麓寔生名材爲柟與楩會合難常我歸田廬君留在燕言遲其歸乃見素車丹旐翩翩嗚呼哀哉東崗之陂南營之邁花木沃沃春秋佳日君家仲容携尊相屬謔浪笑傲參以奇文侑以雅曲少者先逝獨留一老白首亻亍聞君之訃已歷歲時中心殊酷豈不



欲往筋力既衰不任起伏聊緘此詞告君之靈庶幾來嚮嗚呼哀哉尚享

## 祭趙瞻雲文

太原之門曾無雜賓奕棋永日尊酒良辰坐臥隨意笑語任眞其間黃髮瞻雲先生中有傲骨而無甲鱗實憎浮薄而若同塵顚頗之術既以活人澹然無營亦能潤身淫哇代作雅音奪倫獨存典刑珠貫玉振南營五畝咫尺名園碩人之邁獨寤寐言太史云亡賓客雲散生存華屋相望慨歎耄幾及之神情不亂發于詩歌其文有燗投我七言煌煌繡段嚼昔之感中心汗漫猶期聚首東城之門松栢之質凌霜後凋風雪之夕晦冥之朝高門懸箔同好相邀歡焉赴之終日逍遙胡以遽焉兎其可招嗚呼哀哉余少於君殆逾十歲筋骨之禮廢于榮衛緘詞寓哀有隕其涕綢繆夙心知其弗替嗚呼哀哉尚饗

## 祭張君暨配朱孺人文

槎溪之上土沃水清魚鱗相次畫棟雕甍甲乙之族締以婚姻亦有介福始終顯榮亦或遴閔子焉娉娉雖則娉娉卒成令名吁嗟君暨舍藻



咀英燕爾之初燁然有聲籩豆敬齋琴瑟和平才如斯人好爵所縈云胡中道疢疾是嬰吉人之宅地圮天傾藐玆穉孫厥聲喤喤匪荼則苦匪蓼則辛百爾所需載經載營毋亦勞止既育既生譬如農功歲月既更是穮是蔉底于秋成璨璨玉粒將備粢盛胡不須臾以薦大烹先君之思匪金滿籝閔閔夜臺在此宗祊樂有令子豈與幽明菽水既歡何必鼎牲惟毋暮年怡愉者情憂恚怒卒莫之攖世無好事誰築懷清時升等誼忝通家是父是子意氣既同豈必齊

齒數十年間同憂共喜承訃以來日月如矢何以薦之江離沼芷靈其臨之企予望矣尚饗

祭鄭少保文代

國家當重熈累洽之運安如覆盂而議者常謂天下之安危在邊　穆宗之世單于款塞旃裘之民比于編戶而犬豕之性時而帖耳時而磨牙蓋自古而已然爰有鷹揚之臣以嚴天子之邊圉曰惟鄭公寔命世之大賢虜中凡三易君長矣當是時中外之憂以爲呼吸之際有雷有風而公指揮而定易于轉圜蓋三世之大柄付



之孽婦而其材略明練實足以制左右賢王之命而奪其權公于離合疑忌之時利以誘之勢以禁之使其感德深而慕義堅故僶首交臂就我羈紲而終公之世未嘗以一矢加我之兩甄及虜王徘徊青海遂爲窟穴而雜虜以十萬之衆躑躅于兩川時論以爲洮河之地且與虜共之有　詔以西事付公而公輕裘緩帶而前既至臯蘭指授方畧中其要害蓋皆鳥散鼠竄而莫敢逃遁于是更定約束一洗姑息之弊而川海之間遂無一虜操弔而鳴弦以公而後知中國之待虜可戰可守可款可市可以唯吾控御而不必爲虜所牽天下方冀盡公之用而公功成身退已野服而歸田其韋何小儒無由覩公之雄略己丑之歲偶躊躕於安肅之林泉長君望而異之相與定交因接公于几筵氏之無祿喪我元臣逝將偕其夫人同歸幽室且爲冢以象祈連余以生芻一束爲文而致之不勝涕泗之流漣人之云亾我無日矣公可贖兮雖百身其可捐公之道德足以追古人文章足以示來世孝友在鄉黨政事在藩臬余不論唯制虜之



策功存社稷故獨論其大者焉嗚呼哀哉尚饗

祭王文肅公文

嗚呼公之遭遇在　肅皇之季而文章勳烈著於兩朝五十年間天下想聞其風采若鳳儀麟遊于囿而公之雅志脩然物表若鴻漸於赤霄之計安社稷爲萬年無疆之基者世莫能盡知之而四方之所共覩者嘉謀嘉猷感動九重令聞令望儀刑百寮若夫彌縫宮府之事調劑堂陛之情寧受其謗而不敢求名務竭其力而不敢言勞唯是元良未建緩之不可急之不可數年

之閽不勝憂心之忉忉及其再出國本以定而言利之人爭誇山澤之利關市之稅紛挐小之呶呶天晶日明人莫知其功而魍魎魑魅終不敢出而爲妖故當公之世君臣同心中外得職雖經年不得覿天日之表而天下之勢未至於否塞而不交公之大旨在紀綱不弛而天下受和平之福故西師既旋東師方出帷幄之中獨持勝筭而不欲生事喜功之臣挑釁于四郊臣主之驩千載一時而以微疾乞身　明主爲之分尚方之藥停尚食之膳特命祠官奏章於天而公終不可挽矣蓋欲卒歲以逍遥草茅之士不知其他而進不怙勢退不營私始終大節若揭日月而昭昭自此以還年往歲徂雖有壯夫而其精已消昔何苦而歸今何慕而出果若人言又何異乎齷齪之斗筲公之令予潔身修志方尚友千古而薄溺世之滔滔兩生爲無用之學豈知遊大人以爲名而戔戔束帛屢及蓬蒿因以奉公之謔笑蓋未嘗一言及于得喪寵辱之際况訛鴞鷁以腐鼠之殘膏公今已矣是非當有辨之者而門下之士不勝生死契闊之感



永生別以長號嗚呼哀哉尚饗

## 祭給事侯起東文

今之君子有文章足以致身才猷足以成務則可以名聞當世而爲人士之羽儀若夫洗機獨斷總練名實禍至不驕憂至不懾則其去處進退實繫時事之安危我求其人起東可以當之矣既已遭逢遇合胸中經緯方將次第展布而竟止于斯君至性過人爭老之年服膺嚴訓如在膝下同氣之懽愉憔悴如繫心腑而切體膚於朋友之義苟力所能逮者何溺之不拯何顛之不持故釜歲致宗黨之譽而立朝之涓闇誾侃侃罔非藥石之資宮禁不測之隱憂一言破的亦遑恤禍之將及已也而纖慝以詭隨其於人也非以昵昵而親非以落落而疎務以志行相取而以德義相規是其中實有以異於今世之士故云亾之日無問識與不識而爲之涕泪齋咨嗚呼哀哉通籍幾二十年九州之內躬南北歷寒暑恒將命以驅馳若夫忠言至計多蓄而未宣也而胡遂棄去如遺寥落東岡之陂鸞鳳伏竄鴟鴞翶翔心煩意亂不知所從而奮

忽謝世天之生君竟何爲乎竟何爲乎汝等以
累世之誼暱而就之或追隨千里之外或晤言
一室之内談笑之餘見其隱衷賢不肖之辨較
然于中不假人以需哾迨及童稚獲望長者之
遺風雖未見全豹之文章亦自幸於管中之一
窺匍匐靈帷寧能盡生死𢍰澗之懷聊致㦛於
不可知者而已嗚呼哀哉尚饗

祭沈武庫廷和文

高山大澤寔多名材余所見吳興之群從兄弟
皆才氣出群而鄉曲之論又謂君爲最良出入



有節喜愠有度造次之間不遺小物盖智圓而
行方孝友之性出於自然一官之内人之賢不
肖瞭然于中而不爲亢言高論故處浮薄之俗
終無仄目而切齒者睥睨於旁富于文詞釆色
煥發宮商相宣毎受知於有司而未嘗借達者
之游揚篤于故舊同憂共患不遺餘力而無間
于存亾自謂耿介之性不能與俗俯仰末年遂
欲焚棄筆硯依林壑以徜徉聊爲吏隱所至名
譽隨之如百鍊之金不能自斂其精光疇昔奉
使而歸方與故人爲貞率之約將寄桑榆之日

於壺觴薄游武林討日而歸乘紅英之猶在喜
綠蔭之乍濃將傾倒于麥秋之正涼談笑之音
未絶於耳而二竪已入于膏肓嗚呼哀哉其等
通家之好殆逾百年三世子弟各以次而鴈行
余有季弟尤屬姻婭歷年歲而從事于文史之
場不幸蚤世而君于其遺孤常眷眷而不忘長
者之風日以遠矣言念往事徒涕淚之淋浪市
酤一酹何足以感君之靈但傷生死𢍰澗之菘
菼嗚呼哀哉尚饗

祭少司寇歸春陽文



春日載陽條風方至不待其生育萬物而見者
莫不相告而開顏仁人長者愷悌博愛之意溢
于中未施於人而人慕之其光景類然公自居
清要殆三十餘載而問其生産尚不能有顏氏
子二頃之田及歿之日行者街謡居者巷哭若
喪私親而自憐嗚呼哀哉廉而不劌貴而能貧
吾聞其語矣乃于公而親見也聞其風者可使
鄙夫寛薄夫敦庶幾靡靡之一變也然世之悼
公而不已者未必知其深衷第見其爲德之不
倦也成人之美而救其辟指人之瑜而掩其瑕

意欲同歸於善也恂恂修道不以利而累名不以位而虧德寵辱之際常居後而不敢先也拯人于危解人于厄事過而若忘之未常少見于辭色也公豈有意爲之如仁身之不攖祥麟之不搏以爲固然而不以自炫也時升等生同里巷識公於少年及其懸車多暇恒相與以周旋一談一笑若不出口而吾黨知其中之燦然間接高論則時務之要與古今之變若在目前今其已矣仰止令德若白雲之渺渺於旻天含悲屬詞詞盡而意不可窮徒有涕淚之如泉於乎尚饗



祭韓太夫人文

天不遺海畔之民我中丞公受命于　神廟之中年如治亂絲而經之緯之俾就杼柚以戔戔營諸草木蒙雨露之潤以生成必歸德于出雲霧之山川故太夫人宜家宜室貴其後昆以膺多福者盖巷謳而街傳仁周宗族德被鄉黨式穀之誨孜孜不懲貴而不以驕人富而不以矜物肅肅雍雍以示子婦之典則者事事秩然夫閨門之内萬福之原聖善所召固宜昌大其門戶而啟餘慶之綿綿疇昔之歲春秋八十昣之人匕歡欣相告北望海岱之祥雲若旅拜於長筵自是以來我公侍奉多暇而太夫人康寧無恙佳時令節御板輿以周旋諸孫遶膝一味之甘分之以爲樂行且見鸞翔鳳翥之後先生于高華之胄歸于閥閱之家有子著節中外爲昭代股肱之名賢受絲綸之寵錫偕老以享福祿榮名盖生人之所欲致者殆無不全而吾儕猶願其就養無方以引以翼躋千歲而上仙聞訃之日尚不知其爲訛爲信而無從質之遂至時月之屢遷既不能匍匐靈帷雖緘詞千里恐匪區區之誠何由徹于九泉豈惟二三生辱公之庥庇尤深者黃童白叟莫不涕泣之漣漣嗚呼哀哉尚饗



祭周太宜人文

嗚呼文肅公之勳德格于上下宜百世而彌昌太史氏有經綸四海之志而議論不及施于廊廟有著述千秋之才而壽命不逾于始衰既以其有餘者還之造物宜其子孫之有餘慶有子六人皆有圭璋之質而不克成器以薦於明堂

當是時也太原之緒如綫故游于兩世之間者謂報施之尚茫茫今尚璽君以才明練達顯於輦轂之下人以爲丹穴之鳳凰而諸孫競秀若鵷鷄羽翮襁褓欲决雲霓而頡頏天祐王氏將大其宗不於它人而界太宜人長發其祥盖覩太宜夫始終之節實有加於人者泰而不恌阨而不慴當盛衰之際而不失其故常及其受無方之養廱糲以爲安而却方丈之食屏重緜之裳朝而授事夕而庀業織紝之具未嘗不陳于其旁既膺絲綸之寵輝煌象服鳳冠峩峩而不



見意度有加於昔而揚揚是其冲然泊然以自挹損豈尋常之可量其等獲交三世歷五十餘年時移事變靡不盡傷酹以一尊聊叙疇昔之感但詞短而意長嗚呼哀哉尚饗

三易集卷之十三

三易集卷之十四目錄

祭文凡十一首

祭職方殷無美先生文
祭貢士徐孟祥妹壻文
代諸從弟祭舅妗文
祭處士須公文
祭張恒拙文
祭宜孝先文
祭徐抱朴文
祭徐女廉文
祭徐甥伯安文
祭光祿卿時汝健文
祭閔孺人文

哀詞凡四首

祭張烈愍公哀詞
祭編修王辰玉哀詞
祭沈公路哀詞
張孺人哀詞

三易集卷之十四目錄終



三易集卷之十四

祭文

祭職方殷無美先生文

萬曆壬寅之春三月某日我無美先生卒于其家後學唐時升從京師歸至淮聞訃哭於舟中至家哭於其寢追尋傷悼涕泣沾衣者蓋無日無之至七月某日乃能以一觴奠公之靈座而告之曰余家與公居止相近公之少也嚴事我先君親善我叔父余是以甫免于襁褓而識公公之盛名傾動一時凡海內才俊之士莫不願交而余學爲制舉之文以干有司嶔歁壈坷屢蹶於時不自知其合於今之繩度與否而公盛相推引謂與今之君子得志於時者可無愧也及去故業而讀古人之書時有述作儕輩所傳獨學無師不自知其合於古之繩度與否而公又盛相推引謂與古之君子垂聲於後者可無愧也公既致政而歸余益落莫然而良辰樂事酒肴既陳必求與余輩數子偕苟不相從憮然以爲不樂也至於一豆一觴必求其所嗜好一談一笑必識其所寄託探前經之幽微指作

者之得失忌其年德反若見所畏者昔人致慟於知己公之推我過隆譽我過當不可謂之知戔矣然以枯槁沈溺之人誤承顧盼人之所藐重若千鈞是豈世俗之意乎嗚呼哀哉於今已矣余益踽踽而無與矣去年之春余游京師公臨别屢嘆挐舟而送于婁江之濱其意戀戀不欲余之遠遊也余垂老去家兒女滿目畧無離别之感唯念公桑榆之日晤言幾何蒼顏白髮往來於懷數爲書以道意既而念公兩子與毋兩毋與心生産雖薄宜以時處分蓋未幾而公



病矣公蓋疑余之徵於夢也嗚呼哀哉余直以人事言之耳亦豈能逆知公之將去我而逝乎苟知之則當匍匐就公以盡平生未盡之言何能悠然於外乎將離之夕慇懃百端歸拜其堂號哭莫應疇昔之懽何嗟及矣含詞欲吐嗚咽吞聲援筆臨書漬於涕淚公其聞耶其不聞耶嗚呼哀哉尚享

## 祭貢士徐孟祥妹壻文

嗚呼壬申之歲君始以婚成來吾家先人之教嚴兩家子弟不敢與外事君雖入城輒與吾兄弟相對一室是以意思益相親厚來則懽然相迎去則慘然相送肝膽之言無所不盡也其後君爲諸生有聲庠序間吾兄弟皆淪落不偶各自棄去兩兄無祿叔父即世門戶伶仃有風雨飄搖之憂當是之時藉可以有益於吾吾知君之不愛餘力也君既累不得志於有司而俯仰之資多所闕乏曩歲以選充歲賦上可以取科名下亦不失州縣之職而君貧益甚憂思益苦惻惻自嘆以爲不知生人之歡而羨死者之無知蓋愛君者既憐君之困而私怪其不祥夫憂



能傷人謂其能致病而君之死又不以病可痛也堂上兩親逾七望八男女八人婚二餘六囊無十金之積家僅二頃之田此君所以沉吟却顧而恐一旦不能支吾者孰意語未絕聲客猶在座毒氣卒發決裂五內向來之切切付之無何有而已某等親托肺腑意同手足生不能寬君之憂死不能名君之賊雖拊棺一慟心腸斷絕何以慰君於地下乎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君精神強王肌革充實而終於夭意度汎愛言詞煦諭而死於毒皆理之不可知者天其可問耶

聊具時羞之奠以告長别言有盡而意不可終君知乎不知乎嗚呼哀哉尚饗

## 代諸從弟祭舅妗文

嗚呼吾母四歲而孤吾舅妗撫之不知爲無父也七歲而字十八歲而歸其閒閨門之教問遺之禮結褵之具吾舅妗佐之亦不知其爲無父也吾母之存吾舅無旬日而不過吾家者與吾母追叙吾外祖父母之遺事及憂吾母之疾病相與嘆息而不忍别既去而吾母惓惓之意可想也吾母之亡吾舅無旬月而不過吾家者與



吾父追叙吾母之遺事及憂吾兄弟姊妹之爲生相與愴然嘆息而不忍别既去而吾父惓惓之意可想也吾父没而吾舅益老不時時至吾家然吾兄弟來見吾舅吾妗相與追叙吾父母之志以爲教而吾兄弟見其容聞其音彷彿吾母之在前嗚呼孰意十日之閒而吾舅吾妗俱見背棄耶吾舅以忠厚之行孚於鄉吾妗以慈訓之義刑於家吾兄弟之是瞻是依猶吾父母也嗚呼今而後將誰仰耶吾舅吾妗皆及中壽而諸子諸孫斐然以文章自見必且大吾外氏之門以食種德之報宜無足深悼者但念骨肉凋謝而老成之風盡矣嗚呼痛哉兹具薄奠以申渭陽之思鑒其有知伏惟尚饗

## 祭處士須公文

夫士約身修行於畎畝之間不求聞達而使百里之内其善者愛而敬之其不善者慕而化之恣睢之氣不忍相加睚眦之怨不能相觸此亦可謂一國之善士無爵而貴者余所見須公蓋其人也公守其世業以明農力穡爲務銖積寸纍有封君之産夫好德務施者聞其語則多見



其人則少況起于艱難尤不忍輕棄其資以趨人之困此朱公之所以不遣長子者也而公賙窮振急拆券忘責終其身不倦語曰富者衆之怨也又曰富者貧人之母也蓋損巳以裕人則爲人之母瘠人以肥巳則爲人之仇公之生也望其貌者喜色相告公之殁也臨其喪者涕泣相將亦可愧世之富而不仁生爲人所咀嚼死爲人所愉快者矣余與公之子君美有文字之好熟聞公之忠愿愷悌而君美既貴人以爲天道報施之稱夫以君美之才固四海之禎祥以

君美而爲公之子豈非一家之福祉然公之生榮死哀固其所自致不待於有子而後顯也茲者公與其元配盧孺人同歸幽宅大孺人相與黽勉以成公之業相與儆戒以成公之德雖不及偕老而可謂同心今俟其子之貴乃歸於地下以生準死吾知其含笑于九原也嗚呼尚饗

祭張恒拙文

嗚呼先生禀冲和之質受慈悲之旨恒體恕而行仁必先人而後巳不稱人之短而好稱其長不成人之惡而能成其美與善人居嚴之若師與衆人居慈之若子申孝弟之義依寛柔之教則儒林之長者標解脫之宗示般若之要則沙門之大士故聞其出世之法者必手拆憍慢之幢身披忍辱之鎧聞其涉世之論者必人耕無競之田家居不爭之里嗚呼恬愉以養神澹泊以養福孰有如先生者宜壽考維祺乃一疾而長終乎先生一歲之中輙三四過余晝或接席夜或連牀未嘗不快然自喜如寒者之負日如熱者之當風也今其已矣將復來入閒爲三教之主盟乎將受生彌陀之臺聽法兜率之宮乎



先生身無七旬之壽而吾不恨其促者知先生以修短爲同盡也家無一區之遺而吾不恨其窶者知先生以貧富爲倘來也其吁嗟太息而不能自巳者盖人之云亾與斯人共致其哀而巳嗚呼尚饗

祭宜孝先文

世路多患人生實難外役役於寵辱之交內戚戚於俯仰之累少者感勞生之方始老者憂末路之愈艱是以士惜分陰女稱昧旦若夫安神偃仰信步浮沈七情鮮怒懼惡欲之擾四時無寒暑燥濕之侵偕老於將耄之年同歸于旬日之內盖千萬人而不一見也吁嗟先生生于簪纓之後長於翰墨之林恬淡爲懷故無求於世忠厚爲質故寡怨於人配宜室之媛故琴瑟和合生克家之子故弓冶克傳入室金蘭忘形骸於談笑當階玉樹奮志節于簡篇皓月凉風周旋杖履嘉時令日必命壺觴耆舊推德公之高宗族歎萊婦之識乃乘化而俱逝何異夫拔宅而遊仙其等或忝姻親或承世誼奉儀刑於夙昔彷彿音容驚訃聞於茲晨流連涕淚東匆比

德詞以陳情

## 祭徐抱朴文

惟靈通以持正直而能温出入市壓而多聞當世之務支吾門戶而不廢猒利之文智足防身慈無忤物栖遲林壑多忌形之交應接里閈習涉世之道從容聽言皆胸人貞士之度慷慨持議有烈士丈夫之餘家不逾中人而能振親知之窮阨身不過下壽而毎示老成之典刑時值三餘陳翰墨以娛志會逢四美託壺觴以寫懷竹蔭緣溪覩遊魚之羣泳花香入座聞好鳥之



互歌目見三代之承懽生逢五朝之泰運既損除於情慾方了達于死生胡不百年忽成千古嗚呼哀哉某等或童而共學或老而同襟時圍棋以手談亦引爵而心醉喜聞歌者清聲能談故老逸事收桂下之落英採松間之新蕈乘涼風于茂樹待皎月於踈林追念昔遊盡爲陳迹尊俎在席勸酬無期嗚呼哀哉尚饗

## 祭徐女廉文

維天啟乙丑正月已卯徐君女廉將歸於幽宅友人唐時升金兆登以一觴祖道兩家子皆受業于君者咸在奔走而以詞告之曰嗚呼古之賢士失職坎壈終身者多矣然若女廉之嶔嶔濩落於六十年間居夷而遇險慎始而凶終曾不得一日伸眉非獨同志爲之扼腕太息雖尋常之人未嘗接君之餘論而識其深衷者亦爲之頓足而不平也嗚呼哀哉君之志將商略千古君之業在表章六經此皆非今世之所趣舍如鼓瑟于齊資章甫於越若是而人莫知之無足異者至于制舉之文高華遒逸雲興霞爛鳳翥鸞翔當代名家望之若在層霄之上而曾不



得志於一夫之目且不得與斗筲之徒比肩是何爲哉又其迍邅一生少而孤露中年喪妻晚年喪子凶禍頻仍人理所不堪豈豐其材者嗇其命通其志者厄其身所向齟齬實天之所不祐也嗚呼昔稱倜儻之士多負俗之累君内行純備道義是將口無浮淫之詞面無婉媚之色家無中農之入而出入紈綺之室若不知紛華之可慕身無下士之位而談笑軒冕之間若不知勢燄之可憑此又時命之所不能制而阨窮之所不能困者豈即以是獲罪于天乎嗚呼哀

哉吾三人之相與友也蓋自結髮以及于白首矣良辰萃止密室晤言上忝六藝之微言下論百代之大略以及身世之事或典籍之所不詳或訓詁之所未及各盡其異同之詞私自嘆以爲古之益友直諒多聞者斯人也故令其子備弟子之列豈獨一經哉庶幾以君爲質矣嗚呼乃今竟棄我而去耶則向之寵辱得喪一歸之太空君且超然于大運而嗷嗷然隨而哭之得無爲君之所笑乎嗚呼哀哉尚饗

## 祭徐甥伯安文



己丑之秋九月徐甥伯安抱病而歿既撫棺而哭之兹具鷄黍之奠而爲辭以告之曰嗚呼哀哉吾家三世以來婚姻之親多凋謝者如將旦之星落落相望唯子之光君情意相得憂樂相關雖兄弟不若也不幸蚤世而子之兄弟篤於外家或經時不相見或經旬不相聞而懽愉慘悴義必共之若同堂而居同朝夕而相與計議也嗚呼孰謂少者竟去我而逝乎子之性合醇履順欲以孝慈洽其家以雍睦和其族以信義導其鄉之人而托志清遠尚友古人見圭璧之制冎彝之文與前人之法書名畫則把玩不休如飢渴之於飲食及其酒肴既陳良朋萃止百花敷英明月入戶則壺傾燭盡而意猶未已此皆高人勝士所以窮當年之娛却塵俗之累非有害於性命之情者豈足以召疾而至此極乎嗚呼哀哉今入其室卷帙依然行其野畝塍修治問其弟以身後之事則條理井然能貽長逝者以安吾知子之子不孤矣吾所痛者獨以子之孝誠不得終養而使垂白老母哭子耳嗚呼痛哉其聞吾言耶雖子之平生宅心事外至此不能不飲泣於夜臺也嗚呼尚饗



## 祭光祿卿時汝健文

天啟乙丑冬十二月光祿卿時君將葬于吳山之麓君之初捐館也友人唐時升客京師未嘗憑棺一慟今當匍匐赴之躬視復土會有予舍之戒不得遠於將之乃爲文以告之曰今之所謂能臣者類非憂國家之急思效尺寸於時以報遭遇之恩也異己者攻之以爲風節同己者附之以張氣燄權勢有菀枯則睢盱動色遷轉有遲速則排擠爭先然其計不出於苞苴竿牘

之間而百寮慕之以爲縉紳之領袖者皆是也君前後歷四縣修利民之事若營私家疾敗羣之人若去私仇及入憲臺唯紀綱是持唯奸慝是糾請託之言不入於耳賄賂之迹不至于目觀其謇謇不移義形於色郎使九遷在前三黜在後必無以易其慮矣嗚呼哀哉余與君少而同學長而同里至於謝事而歸則春秋佳日一壺一榻數共晤言之懽故知君之懷忠履信秉正嫉邪不比德以行私不違道以遠怨誠可謂獨力之士矣夫獨力之士世之知之者盖亦鮮



哉此余之所以不能已於言也君以余言爲然耶否耶爲諗君于地下耶嗚呼哀哉尚饗

祭瞿母殷太安人文 代

惟文懿公功存九廟而私不能樹田舍之謀志在千秋而近不能營子孫之計身沒之日四壁蕭然夫人貞亮爲質艱難備嘗何有何無不恐傷愛子之志既生既育則勗以先君之思歲時祭祀常似初喪朝夕憂皇曾無佚樂里閈聞而心惻宗族見而涕零及夫凌霄翼成絕景蹄逸玄戊經術繼韋丞相之家聲永叔顯庸知狄夫人之母道西省之龍光聿至北堂之燕喜方來乃輕軒不駕繐帳長辭捧檄何喜亘茵更悲嗚呼哀哉是蔗是蓘必有豊年既取禾之百千夫何炊而不食於斯知憂愁非傷生之本懽悰非養性之資盖中歲食貧所以顯其苦節暮年榮遇所以酬其劬勞既見令子之成名遂報先君於地下夫人之志畢矣嗚呼哀哉其仰止令德式是邦人忽聞訃音心焉如擣生芻一束于以告哀靈其不昧尚或鑒之

祭閔孺人文



盖聞爲有道者妻得其時則共其福祿榮名有湯沐之邑而受綸綍之褒詞不得其時猶保一壥之業耕于前耘于後縞衣綦巾而可以樂飢吾友孟陽意可以頡頏百代才可以驅騁四海而不能致二項以爲資遂使孺人黽勉有無朝炊恐不及夕夕爨恐不及朝勞心苦身者殆三十年於茲一畝之宮圖書襍陳壺觴間設談笑滿坐而甑釜蕭然將不足于餔糜東市之薪西市之粟幸相假貸而室中之待食者多意外之孤嫠飢寒驅人良人轍跡殆遍燕趙韓魏楚越

之郊童稚伶仃卒歲無訃而處之晏然人以爲荼而我以爲薺蓋其歸依空王之諦知萬緣之幻影苦樂之非眞故終貧且窘亦何戚戚而咨咨今長已矣四大分離六塵滅絕骨肉歸於土而神明無不之豈遂往生西土承諸佛之慈閔亦將就五濁之世精脩淨業以從第一之導師則向來懽愉憔悴之事皆如夢耳而親戚故舊乃爲之悽惻而含悲嗚呼哀哉尚饗

## 哀詞

### 祭張烈愍公哀詞



贈光祿寺卿張烈愍公與其夫人錢氏及二女之喪至自典文有司方奉 旨營葬建祠諭祭嘉定友人某等敬以束芻卮酒爲奠而唐時升侑之以詞時升孫懋恒則公之甥也使洗爵奉俎將事焉嗚呼哀哉公之世父余所嚴事在師友之間而又締以婚姻故識公于髫年公生不好弄弱而能文涵泳詩書之澤漸積孝友之風平居無子弟之過令譽在公卿之間不得志于諸生久之充歲賦選爲敘州典文令潔廉慈惠之政協于上下屢攝旁縣令各著能聲時有建州之役徵兵西南夷夷人內地幾虛月餉賞詐不得行遂殘賊重臣爲亂繼至者四出剽掠殘破城郭典文不過百家之聚無壁壘自固亦無一卒披甲荷兵者公坐堂皇賊入見之猶羅拜廷下已而漸囂索庫藏公知不可過謂 天子命吏義不死賊手夫人與二女亦自謂不可辱於賊公仗劍持印綬令夫人與二女皆正衣襟同時縱火自焚而公獨自刎神色如平時家人亦願殉所事於地下從死者男一人婢二人賊驚駭歎其忠烈無不失色者嗚呼哀哉死生亦



大矣朝不坐宴不與之人寄一官於萬里外無城郭內無兵衛府庫不及中人之家倘猶愛其七尺之軀則率其士民就旁州縣之有儲胥可守者相與効力固足以逃死不然則託其妻孥於大府而身授命焉此皆公之智所及而終不少委曲以求生乃闔門赴義殺身成仁至于僮奴亦無所驅迫于前而視死如歸千載之下想見當時之事與日月爭光況有心期之舊者哉

詞曰

方明德之中天兮正蒞游之晏然胡鯨鯢之遺

尊兮紛彳亍以窮年塹隄防之橫決兮妒汀涓
涓豈中夏之虎臣兮不足以息一隅之烽燧乃
徵兵於百蠻兮盖欲閒左之息肩驅狼狐于前
茅兮命猿狖以爲中堅舜非我之族類兮何能
奉師律以周旋竟跟蹌以齗齕兮血濺大帥之
旄旃縱豺虎於人羣兮恣撵肉而垂涎嗟夫君
之好修兮固懷仁而蹈義遵先人之遺則兮唯
忠孝焉是責既受百里之命兮視夷險其何異
罹時事之閔凶兮敢忘致身於窮寐當寇盜之
走集兮曾無一堵之睥睨二三遺民豈不欲奮



身以捍慈父兮無寸刃以爲衛旣臨危而三思
兮唯一死而無再計有賢媛之高亮兮與烈士
焉同志當戈戟之搶攘兮獨從容而委幟幸相
從于九原兮詎灑別離之涕淚彼弱女之婉娩
兮羞四德之方備如珠輝而玉映兮忽摧殘而
委地夫仁義之無常兮固蹈之則是聞高風之
興起兮且沾被于百世徇人道之大綱兮故捐
生如脫屣嗚呼哀哉當君之蚤歲兮君處子之
邃邃與之處者以爲不可得而疎兮復不可得
而親迨其臨大節而皎皎兮乃如玉衡之烈秋
旻豈惟濁世之不可見兮求之於古曾幾何人
悵斯人之典刑日以遠兮能不惻愴而傷神嗚
呼哀哉尚饗

## 祭編修王辰玉哀詞

維丙寅十二月壬寅王君辰玉之靈柩自長洲
之楓橋歸葬于宋涇之新阡其友某等素知某
慕君者庶幾接音容于髣髴亦匍匐於白馬素
車之間而時升告之以詞曰當癸丑之西邁兮
託處于文肅之幽宫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兮
灑涕淚於楸松乃謂晨昏戀戀猶生平兮與魂



魄之咫尺融融嗟日月之不居兮十見白楊之
悲風茲獲吉壤於東鄙兮盖龜從筮從緊梓桑
之在望兮鬱佳氣其菱菱瞻丹旐之東下兮沿
大江之洲瀨雖死生契濶之既遠兮君之談笑
猶宛在於余胸乃其高視千古俯臨九州兮固
將驂蒼螭駕白鶴以來往於長空乘化而游冷
然無不之兮矧山椒海曲百里而常通吾將問
君以疇昔之欵言不知神馭之西東昔所憂者
君之後人孑然而今已葬節於在公諸孫森森
如璞中之玉旦夕有蜿蜒之白虹是在後死者

用以爲慰兮而君雖逍遥萬物之表亦豈不愉快於中惟我二三兄弟之綢繆兮固草木臭味之偶同彼後學之好是懿德兮夙仰止一代之宗工跽陳詞于臨穴兮悵馬鬣之新封嗚呼哀哉

祭沈公路哀詞

嗟夫人之寓形于寰區兮同濁世之滔滔不達親而絶俗兮雅抗志於重霄咀六藝之菁華兮定羣言之煩囂參二氏之玄寂兮遵東魯以甄陶采微言之要眇兮析精義于秋毫延嚴穴於



庭戶兮宛林麓與山椒朝睹雲霞之光變兮夕與明月而相邀時弄翰墨以自娛兮固鷦鷯之一毛亦流布于詞林兮况全睹其九苞嗟夫非斯人莫之與兮盖在洸愛而親賢值春秋之佳日兮集吾徒而比肩既雅言之卓爾兮亦情語之歡然初邂逅之締交兮終繾綣於窮年接晏晏之言笑兮必秩秩以周旋佐高談以急盞兮和清奏以哀絃雖狎必以貌兮亦禮儀之不愆退而省其燕處兮恒抱素而思玄嘗觀世緣之膠轕兮恣膏火之熬煎君之泊然以養志兮宜壽命之永延信修短之有數兮又何問乎彼天君之定居瞟城兮見玉衡之屢遷二三子之睎言兮多當花月之嬋娟賞前人之繡績兮或濡染於丹鉛屏塵容而邦俗狀兮多逸思之翩翩胡下壽之不追兮乃徂逝於黃泉痛斯人之不可作兮臨其穴而泪漣嗚呼尚饗

張孺人哀詞

侯次君雍瞻之室張氏生于慈惠之族歸于雍肅之門神情散朗體協柔嘉兩姑稱其孝三族感其仁多男兢爽介福方來俄嬰疾疢大命不



延中外姻黨嗟悼萬餘時升辱通家之好兼附葭莩乃爲詞以哀之曰

金根之樹瓊柯之林朝承慶雲之靄靄兮夕被甘露之霑霑方艷陽之當候兮豈虞霜霰之來侵嗚呼哀哉繄夫人之惠温兮又奉先人之遺則履中和以成性兮生麻中而自直迨夫于歸慶門兮若金鏞玉戚之在前森珪璋之畢陳兮奏越疏而朱絃靈修之長才兮蒸雲而湧霧唯黽勉以同心兮調琴瑟之在御抑威儀之棣棣兮信周旋而中度眷晨昏之戀戀兮覩慈顔之

懽豫丹穴之羣鶵兮固無凡羽粲五采之陸離兮蓋須時而高舉謂多福之方來兮如百川之東注嗟繐帷之寂寂兮掩明鏡而無光黷衾枕而生塵兮徒巾帨之遺芳當鷄鳴與昧旦兮魂廷廷若在傍悄刀尺之無聲兮徂清夜於洞房嗚呼哀哉人命之同歸于盡兮夫何擇于修短也獨鍛珠而椎璧兮乃人情之所懣也嗚呼哀哉幽室沉沉兮風落蛜蝛青燈明滅兮熠燿煇煇以生準死兮魂魄長依人間離合兮自古莫違以理自遣兮勿用歔欷嗚呼哀哉



三易集卷之十四終

# 三易集卷之十五目錄

行狀凡七首

金逸齋先生行狀
翰林院編修王君行狀
龔孺人行狀
時守愚室沈孺人行狀
沈公路室李孺人行狀
先妣盧孺人行狀
先兄伯和府君行狀



三易集卷之十五目錄終

# 三易集卷之十五

## 行狀

### 金逸齋先生行狀

金府君諱坰字廷贊別號逸齋居士有子曰大有字伯謙舉鄉進士蚤卒今營葬事者伯謙之子兆登也金氏世爲嘉定人居羅溪之上以孝弟力田稱於鄉人公少從里中傳受經不成而深好文學之士見儒生有所論說亹亹聽之唯恐其去行闤闠中聞小兒諷誦聲亦喜動于色事親至孝晨昏不忍去側入縣城留一二日常



戀戀不自得有嬰兒之慕父死時以役至京師聞訃蓬跣奔喪盡忘其齎至逆旅輒擗踊長號同舍不忍聞或去之旁舍比白首常咄咄自語曰病不知湯藥死不知含斂尚何比數于人子意蓋自悼也兄弟相愛甚篤其季出壻居婦家相去十里所公見其所與游輒問君從東來見吾弟好否人或訴公言君弟以其事度費幾何今未辦令吾取之于君公欣然授之其人見公至誠遂不欺也公同產女弟二人又伯叔父之女二人俱嫁而寡獨其長者有子餘貧不能自

存公迎以歸戒家人曰諸姑無依義所當奉子孫事姑如事我母令有闕生其悲今已二十餘年愉愉一室間尚無恙嘉靖戊午伯謙儁于南都公對賀客不樂謂所親曰吾憶先君置兒膝上教之誦取珍果啗之今兒長而親不待矣公之弃誠遇事輒見皆此類也平生愷悌愛人人無親疎與之交必輸寫心腹尤好赴人之急姻親中有逋負國賦者數多不能償縣令收繫之方急人或告公公亟歸出槖中金錢不足則質衣取家人簪珥盡償之其人大驚非所望也然



不復言于人人亦鮮有知者在閭閻間甚有恩義歲小祲輒捐租折券嘗以春時過所知見其家人嘻嘻不治田公怪問之知爲貧不能耕即遺以犁牛種食其人卒用此起富里中有周某王某莊某窮老無子來依公公舍養之以死爲卜地而葬勑子孫爲輸稅曰若是者吾所哀也令世世知吾志矣公居常無餘財而其義信於人人有所經營爭自效曰吾爲公任某事吾爲公任某事頗似爲俠者然未嘗有睚眦之怒也配潘孺人十九而歸于金氏在舅姑旁觀望顏

色常知其意指所在而覗公所養諸女弟情意周至朝夕與語若恐傷之鮮衣美食不欲獨有也孺人家世治詩書其先多顯者有弟名士英能通五經及古今兵農之制朝廟因革之儀至於陰陽律呂之書世所不能知而盡能舉其說學者號曰新卷先生伯謙少而學焉故多先生長者之游而於經義兼通諸儒說文辭承世本致通顯而方開直節一時以爲偉人至兆登原廪自勵不能苟然爲庸俗人者多孺人之教外家之風類也然孺人既爲農家婦即以勤嗇持



其家居田間常雞鳴起具數十人食食畢男子出闢田疇婦女紡績縫衣裳老稚治舂刈薪絲蕭及拔葱養蓋之類皆有法度歲時問遺宗黨唯恐不徧其貧者欲有所假貸神氣羞沮不能自言常先探其意給之中歲謝事始事佛晨起盥洗膜拜誦經以爲常初伯謙以時孺人撫兆登而哭曰天禍未亾人以至此極也未亾人朝哭而祖暮哭而父所以猶言猶食者望兒之有成也歲在壬午兆登名在鄉書孺人甚喜迫兆登上公車還而孺人之疾　矣大故之際謂家

人毋哭侍者歌唄送之身與相和而逝癸未之冬十一月初六日將奉公與孺人之柩合葬界涇之新阡兆登將請銘于一代之作者以圖其不朽而屬時升爲之狀時升駑稚於作者何能爲役但伯謙常推以爲後來之秀而與兆登有兄弟之好義不可辭則爲之撰次如右

翰林院編修王君行狀

王君辰玉卒于萬曆己酉之春歲癸丑從文肅公殯于長洲獄橋之新阡蓋謂其體魄之未忍相離也天啟丙寅乃卜吉于太倉之朱涇十二



月癸酉實維窀穸之期其孤時敏述其遺事自宗族父兄與平生交游及蒼頭廬兒之老而習事者采其異詞逸事捃拾成數千言復自謂大故之前日在師保之側晨昏問候罷則命之出微言隱志容有不聞而以余能知之也屬余爲之狀蓋君方病困時嘗手書三寸紙以示坐客曰吾志在忠孝甚大今已矣他人不知也唐兄當知之嗟夫余誠知君矣而君之所欲爲者未著於世縱言之而千百載之後誰復知君乎余初識君於未冠時頎然玉立有雲霄之姿千人之會皆屬目焉視聽明審不輕嚬笑客有一言會心者當坐默然退必求竟其說余于是知其志意遠矣壬辰之歲文肅公被命還朝邀余遊京師相與爲討論古今之學于邸後僦屋爲學舍未嘗有軒冕客至門寢食被服一如寒士唯不問米鹽薪芻耳余泛濫羣籍莫適爲業而君獨好論累朝大政沿革損益得失之故凡郊廟禮儀宮禁輿服甲兵屯戍錢穀輓輸鹽茶馬政與近世貢市之利害無不畢究又謂安危在邊六部以南三韓以北百年間叛服之故如指諸



掌以爲古之君子所謂學者正如是而已蓋以君之材自知不抹摋於世一旦有用我者當不臨鬪而鑄兵也乃今竟長已耶嗚呼痛哉君之裔出太原先世爲嘉定人後割以置太倉遂爲太倉人六世祖謙爲莆田丞嘗活冤獄七人自謂後當有興者再傳爲銑銑生湧湧生夢祥皆以文肅公推恩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配皆一品夫人文肅公諱錫爵官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薨累贈太傅配朱氏封一品夫人君精敏絕

倫未結髮已有文數十百篇傳布遠近讀書一舉目輒盡數千言他人尚未得其半戊子中順天鄉試第一言者謂大臣子雖其材足以自致青雲然宜再會百官都試以示海內君試文出于槧刻精詳典麗在廷無不驚歎服其能而君竟不赴公車數年間不復理制舉事同輩以所不能者强君君應之笑語方讙未食頃已就人持玩以爲不能加也文肅未明入閣夜閱副封裁答書疏每至漏下三鼓君先公而興後公而寢以爲常京師繁華宴樂之事一切不相聞惟



春秋佳日一再至西山登臨賦咏自謂愉快然亦寒士之所能致也時中外多故廟堂有不能主張者則憂形於色累日不寧至於姻親故人名位進遠巧拙則漠然不與聞故生長形勢之途而恩怨無及之者辛丑及第奉使江南因予告左右就養不去側而文肅在丘壑間以獨往獨來爲適嘗諭而遣之終依依不能去也平生雖高居簡出無便佞之交無淫巧之好然而文肅門生故舊自遠方至者君往來報謝罷于道路退入子舍則明燈酬答四方書牘少暇則簡

策在左丹鉛在右疊疊不倦余從容謂之曰性命之情固亦欲以恬以愉乃可久安今子苦之不置得無如東野子之馬乎君笑以爲然而不能改也嗚呼君果以此不得永年乎抑亦修短有數果懸于天乎余於數十年內察君之志行其于慈孝最隆也至若安不忘危泰不忘約不以潔明汚不以智驚愚同已者知其所短異已者取其所長不以所能傲人不以人之所不能愧人士有百行庶幾備之矣及其福至不盈禍至不懾苟臨大節義在君親死生之際吾知其



不可奪志也少好爲詩務去陳言其得意處如天際朱霞掩映縹緲而青螭紫鳳容與其間爲文落筆千言藻思泉湧尤長于經世大畧敷陳詳允深切利害非書生輩所能及者所著論語解每得昔人所未及所謂好盡其心於聖人之道者近之矣甲申客有謂君執政大臣子不當應試以避形迹質之文肅公報曰大丈夫舉事當不愧皇天豈必爲此詭故不情之事粧點世界風波且利鈍在造物取舍在主司兒何以懸知必中而先爲避嫌地耶是歲君不得薦後三

年科場議起君言大臣當爲國體計不足以一子蒙詬發怒也已而因激成疑因疑成隙人言紛紛久而後定然其父子間所私論者皆名言也嘗自京師奉王母歸吳往返三千餘里州縣鄉傳不煩一夫叔父學憲公諱兆爵有子而夭君共養周備臨没之際詔家人曰吾於今日乃知有十子者無以加也時文肅公請命于吳太夫人以君之次子賡虞爲嗣孫而又死則命季子贊虞嗣之贊虞即今時敏及長子鳴虞早世則時敏不得出爲人後君屬纊之辰惟以此事



爲念遺命時敏他日幸而有次子當立爲嗣曾孫世世承祀以終祖命無忘吾言昔明道先生無後以弟正叔子爲嗣已而又絕則復以正叔之後叙世次爲嗣孫君蓋倣此意也至若諸姑姊妹恩意浹洽家有大事取决于君則謂無過舉故其没也通國震悼謂爲善者無所勸爲不義者無所忌矣君諱衡辰玉其字也生于嘉靖辛酉得年四十有九釋褐授翰林院編修以子恩贈奉政大夫尚寶司卿時敏方求當代文章名家爲君没世之計而余特以朝夕耳目所得著之爲狀後有仰止君者於此考焉

## 龔孺人行狀

孺人姓龔氏諱仲速父曰奉政大夫蜀府長史有成母王氏十九而爲李重本妻生以嘉靖乙未卒以萬曆壬午爲年四十有九葬以乙酉春三月之丙申其子國華國英屬予識其大畧蓋予妻之從毋也予兒時讀書外家外姑與孺人問遺不絕歲時嘗相過從時王氏新從閩中而奉政公嬰孤城于兵火之間猾賊耳目亦在肘腋旦夕有不測之憂姊妹每相對而泣後予數



至孺人家家在頹垣敗瓦中盖去海寇之禍未久也而宗黨之無歸者多依重本室中纍纍有老稚不知操作者焉孺人待之未嘗爲刺刺語以失故舊之懽後又城中旁縣長者至吾邑恒候重本重本不問有無菊從外舍留客而豐餽立至至于僮僕皆得醉飽以去由是門戶不衰率孺人黽勉之力耳李氏自經亂後無日不從厂官先世之丧有至二三十年不葬者歲辛巳乃大禓而克以三丧葬孺人實經理之是時葬有日矣有術者言歲行不利李氏之墓葬則禍

于生者孺人嘆曰吾所爲日夜痛心者先人未知歸骨之處也陰陽難知不宜以禍福易慮遂葬葬八月而孺人卒人以爲術者之言頁驗然吾觀青烏之書謬悠譎張拘而多畏所言禍福誠有準於人耶抑命之至此極而其言偶中耶不然子孫之亟欲安藉其先人者宜得福而更報以死天之好惡何其夢夢也孺人臨事明斷知大體常有烈丈夫之風予不能盡識而識其耳目所睹記者如此俾其子孫有足徵云

## 時守愚室沈孺人行狀



萬曆乙酉冬十一月廿四日時翁守愚之室葬于華亭涇之新阡其子偕行過余泣而言曰以不肖門戶之落然而吾母共其艱難四世于今曾未嘗有一日之懽意蓋切切于不肖之有成也今不肖受一命于朝幾獲升斗之祿以娛暮年而之任三月奄及于大故欲報之德呼天叩地無所及矣唯是無以賁其墓中之石將隕墜先德是懼敢用假手于子嗚呼傷哉貧也古今同之而風樹之詞則千載之所爲欷歔流涕者宜偕行之悲不能自止也余爲之次第其語而請于立言之君子焉孺人姓沈氏世居嘉定之循義鄉端靜以敏少時通曲禮及諸家小說歸時年十有八時氏方貧而守愚翁往來江海間逐什一之利或經歲不至其家而其父母與其大母俱無恙孺人承迎兩姑之間日闕無儲倚機杼給晨昏之奉恒惴惴不得寧也而姑之母王氏亦依壻家性嚴甚常悵悵不自得小失其指輒詬詈不休孺人踧踖謝過伺其色和而後退由是更愛孺人歲常大祲米價翔貴孺人具食以奉諸母而已獨不飽至采野藿而雜食之



篋中不得留一絲而無所假貸於人曰以窮歸人人或不能相恤徒傷老人之意無謂也王孺人常病日夜不離于側時其寒溫飢飽之節而適之人以爲難偕行幼警慧不羣孺人慈而訓之日語以爲生之難以女力之不任爲農賈而又不能自振于儒吾終憂愁沒世而已夜織紝令諷誦于旁熒熒共一燈卒以漏下數鼓爲常偕行弱冠舉于鄉孺人色稍愉然三上公車不第怛怛而歸孺人撫且慰曰窮通命也女宜安之即令蔬水幸安君無寧食祿而犇梗千里外

乎偕行既成進士佩符取道歸省具鮮衣緣珥跪進之孺人雅不欲御曰老人喜布素汝慎乃職俟有後命始可更故衣耳瀕行囑曰女不見剝民膏而肥其橐者乎神弓鬼矢不注而中惟惠惟廉牧養小民此予之願也孺人性儉朴寡言笑於物泊然無所好纖麗之飾不及于身親黨有邀為會者輒謝不往晚而事佛遂斷葷血見之則作嘔必持去而後已兼之病脾飲食日損益以半疾病半之以故偕行釋褐後卽欲引例請告不獲既授確山令依依榻間泣不忍別



孺人叱曰兒身後我有予行矣當作循吏以報天子耳且若父強無恙若妹及壻得朝夕同起居女何念我爲偕行始收淚以行行三月孺人懸念不置趣守恩翁率挈赴之而不虞已之疾作不起矣卒之時偕行視事確山凡百日而守恩翁往省其子凡十日治其含斂者孺人之女與其壻沛士及也嗟乎孺人勤一生之力以持其家既老而有以自佚矣獨不能須臾以及于祿養天之報施不可知也古之事親者生養死葬止矣而偕行欲附青雲之士為其親不朽之圖蓋其意不能得之于彼而欲得之于此有足憐者唯執事哀而賜之銘時氏將世世寵綏之

沈公路室李孺人行狀

嘉定東南七十里江海之間有沈氏居之闤闠相望而公路少有異才不得志於時然遊覽翰墨之林托志千古之事中歲以著述自娛有所纂緝流布人間足跡不出戶者殆十五六年而四方賢者皆言公路清曠博雅非今世人平居遠近造門者不絕皆善遇之而其中所傾慕相與久要者必志義之士振人於厄不問何如人



而其人情僞短長了了不失尺寸治生之事若不屑意而公私所須俯仰之事各有條理人與是益賢公路而不知所得於賢媛之助者不少也孺人姓李氏鄉進士士榮之女也母周氏孺人之幼也家人異其志趣以爲宜配賢者沈氏既大家內外婚姻多閑于禮法者舅姑方無恙僮奴百人孺人孝事舅姑承上接下得六親之和無怨懟之言無惰慢之色無跛倚之容閨門之內秩秩如賓筵時而後言讓而後卽坐終其身不變公路未有子廣求宜子者常私佐其貴

宗祀之憂發於至誠非苟要譽於宗族鄉黨而已屢更大喪周身之事無不經十指者歲時祭祀必敬必戒習於禮者不能有所指摘也晚而依竺乾之教行住飲食繫念西方初病之日起居言笑如平時既夕命婢子潔治庭宇屏去更衣之具曰吾無用此矣聞者不知所謂方就寢而疾作然意思泊然略無憂怖惟不語耳又二日而卒夫以公路絕俗之韻目不欲見非禮之事耳不欲聞非法之言使與朝夕者委瑣齷齪日爲兒女子語強聒不休得無傷其雅懷而孺



人雍肅溫惠爲閨閫師明於大體威儀棣棣非遇伉儷之賢亦無以行其志也雖天靳一孺以承其後又不及人間下壽然其高亮之度當不戚戚於九原矣公路之姊歸於顧生子未周兩月而孺人子之公路名之曰穀似孝愛甚篤今其父母不知無子之憂今爲縣諸生要顧氏公路之仲父曰昌國有子曰弘執弘雅公路臨沒遺言曰吾以手抱之子待老宗祀大義我惟求之同祖之人伏弟肴弟首生之子即我子也蓋指弘執弘雅云其魂魄所憑固非他人所能移矣孺人生于萬曆戊寅卒于天啟丙寅爲年四十有九天啟丁卯冬十二月丙午從公路葬于江灣之新阡治窀穸之事者昌國與穀似也乞余言爲狀以請銘于作者

先妣盧孺人行狀

嗚呼時升獲罪于天生雖百囟六歲而先君即世煢煢諸孤不知所終吾母日涕泣而撫之又一年而有長婦之喪又四年而有稚婦之戚悲愁抑鬱之氣積于一門吾母蓋未嘗有一日之懽也已而兩兄俱爲縣諸生稍用自慰矣然而



家日貧晨昏無甘麗之奉歲丁丑而仲兄時叙不幸早世吾母所出也遺孤未免于襁褓吾母又日涕泣而撫之及癸未而伯兄時雍有羸瘵之疾先君之冢嗣而母意所屬以持門戶者也知其不起矣恒皇皇不能去於懷又明年而時升病瘦幾殆矣母愁焉自悼曰吾所哭于唐氏者十七人遘閔亦多矣天不遺一兒以供餘年吾何以生爲瘦少間而母病病六日而至于大故時升猶未能奔走於含斂之事也嗚呼悲夫天之厄人有至于此極者乎吾母姓盧氏世居

吳淞江之上我祖姑之家在焉由是知母之賢
而先君中歲未有嗣故十七而歸于我時大母
治家有敬姜之教而先君與叔父修其孝先妣
與叔母修其順吾母承迎其間肅肅雍雍三族
儀刑之及內禍洊臻當時之人半不可見矣而
意切切不恐忘見諸子則稱二父之爲子者見
諸婦則稱二母之爲婦者常懼先緒之隕墜以
爲憂自先君棄諸孤之後母常恐恐如不及夕
中夜織紝不休及時升讀書外家率三四日而
致諸果餅餌是時聞家人至則喜猶不知母從



何得之惟夜臥聞淒風苦雨之聲則黯然思母
嗚咽不能已母聞之私自傷也嘗聞先君之論
能道正嘉以來奇節之士及女子之爲義者皆
歷歷可聽其教時升不獨家人之事時升所厚
者死母爲之泣下而或謂時升不哀母切責之
以爲媿于死者及聞時升從長者遊年長或至
以倍母用以爲喜也平生無燕惰之容無褻慢
之言歲時伏臘子孫在前或爲之一笑而聞其
疾病輒通夕不能寐故以不肖之故而馴致人
病焉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尚忍言之蓋觀古之

賢母以其子之能自立于世而以厚終者多矣
獨時升之不類騃然無聞而使母憂愁以歿世
也不慈不孝神將殛之又不自殞滅乃移其酷
罰于吾親而流焉長逝也言不足以行於遠行
不足以信于人而使吾母之賢泯泯猥同于凡
類也死者有知則吾兄獲侍吾親而不肖負逆
天之罪覥顏人世其奚俟也嗚呼痛哉不肖孤
將以卒之明年乙酉十二月乙酉葬吾母于先
君之次所以稽首飲血泣而書其蕪穢之詞者
豈敢謂闡揚先德聊以紓其至痛之情爾



## 先兄伯和府君行狀

萬曆乙酉不肖時升葬先妣盧孺人于先君之
次蓋兩兄兩嫂從焉是時諸孤未能助負土之
役時升煢煢即事跋前躓後故不暇述吾兄嫂
之德以請銘于作者歲在乙巳伯嫂郭孺人卒
其孤敏行敏思將啟伯兄伯和府君之穴而合
葬焉乃謀所以實墓中之石則五十年間荼毒
慘怛之事復集于胸臆矣先考撫州訓導府君
諱欽堯先妣沈氏年近四十而吾伯兄生名之
曰時雍字之曰伯和奇愛之不與庶子等伯兄

剛果易直意之所向萬夫莫回然其爲人最孝友也年十二三時從先君讀書城中其旁有佛閣人言兄生時埋兒衣于此後游閣下輒思母流涕同學者怪之先君之沒也伯兄年十八仲兄年十七時升方六歲言論飲食尚不相通而所至常提携以從一日不至以爲不樂後時升居外家經月一歸望見毋兄則泣兄亦悲不自勝及冠婚之際未嘗不嗚咽相對也兄弟羣居必述先君時事因相與嘆息故時升四歲而離先君之側嘉言善行猶彷彿識之伯兄平生岳



岳自負有以非意加之者忿然不能堪及叔父一言論之必逡巡而止家之不造凶禍洊臻兩兄雖列名于庠序而先業益落中歲還古岡治田疇藥耕藝蓺以身先之歲收過於上農而以其閒沈潛經傳必求其指歸發爲義理之文精刻明徹浮游之詞憤悱之見必不見之於篇有識之士自以爲不及而終不得一遇也已而仲兄病瘍兄求所以療之者百端嘗得禁方藥與黃金等價日夜奔走購得之然竟不起兄號哭累日若無以生自是不復問生計矣乃日君城

中朝夕與親故過從爲懽忽一日咯血數升遂成瘵疾卒時僅四十有七嗚呼痛哉元配陸氏鄉進士濬之女也年十四而成婚婦德已備先母盧孺人老而多病伯兄晨昏戀戀不能舍去故不別爲子舍而寢處母旁當是時猶稱千金之家孺人爲冢婦而無尋丈之室臥內晝日非燭不辨物奴婢或用爲笑而孺人安之時升方幼嫂字之如小弱弟未幾以瘵卒爲婦者僅四年而已內外親疎無不悼惜者繼配郭氏同安縣令山之孫也與陸孺人爲中表姊妹有恭順



惠和之德初同安公事親以孝聞其家蒸魚脯腊皆有法度故嫂尤精於五餁伯兄性卞急意有所需未言而欲人喻之又不問米鹽瑣屑之事其所誚讓多非人情也而嫂終不以爲怪客至則終日留連兼味羅列其內則藜藿自食而已時升從田間入城客有自遠來者坐未定嫂已爲具食及有所教戒嫂常爲子婦提撕其語唯恐其不能從也伯兄病時不喜所常食者多致四方水陸之珍嫂必親餁之病人善怒時謂不調或至泛盃盌嫂從容更治之務適其意叔

父聞之以爲慈母之字子孝婦之事舅無以加也撫諸子皆如子諸子亦以爲母羣從之中莫不曲加恩意者自伯兄之亾家日益貧嫂課僮僕以耕晝事耰鉏夕事杵臼常以四鼓而休五鼓而起時時升多四方之遊私戒諸子曰母幸不病病必以勞無服他藥已而數病數起多以勤瘁得之卒時年六十有四嗚呼先君早棄諸孤門戶所寄者盖在伯兄耳兄之材氣足以自奮況有賢媛之助而伶仃不振以没門衰祚薄天之所廢也謂之何哉兄生于嘉靖巳亥卒於



萬曆乙酉長男名敏行縣諸生次敏思女嫁庠生陸永熠俱郭氏出郭孺人以卒之年十二月辛酉啟伯兄府君之穴合葬於何家浜先塋而以狀言二子俾請爲銘以示於後

三易集卷之十五終

三易集卷之十六目


傳凡六首

瞿星卿傳

龔汝修傳

沈廷堅傳

王孺人傳

楊孺人傳

張節婦傳

贊凡四首

殷無美先生小像贊

羅阿癡小像贊

汪尹子像贊

沈友峯像贊

銘凡四首

古劒銘有引

硯銘有引

杖銘

杖銘壽徐君錫

說凡一首

聖明說

疏凡一首

水災疏




三易集卷之十六目錄終

傳

瞿星卿傳

夫論人于鄉黨之間者不獨取其言語文章可以炳煥于時而必求篤行之士論人于中外百執事之間者不獨謀議可以屈在廷之人才畧可以濟當世之務而必求貞亮不二心之臣吾於所知者得一人焉曰瞿星卿名汝說吳之常熟人也父景淳通議大夫禮部尚書謚文懿君以萬曆辛丑進士出身爲工部營繕司主事都



水員外郎擢江西按察僉事尋改視湖廣學政陞廣東布政參議乞身歸後起江西參議不赴乞致仕文懿公道德文章爲一代宗臣辛丑當選庶吉士人謂君公卿多念文懿遺烈者君名臣子詞林不得不推君君愀然曰幸有老母十日不得平安報自覺肝膽無主豈以比肩一廝地易慈母之拳拳乎親故猶相慫恿而君請告出國門矣君有兄曰汝稷方開卓行爲百僚羽儀官至太僕卿君五歲而孤言動一以兄爲師未嘗有子弟之過兄時已能自力于學爲制舉之文鉤深索隱務窮其指歸一時名家自謂弗如也工曹日與宦者接事而商賈緣爲姦利唯辛有將作則乾沒不貲是時營辦百端君條理精密動引故事爲據且能覈萬貨之情不可欺以浮濫羣閹諛言詈詞日紛然于前終無所假借所省以億計又考百年間供億盈縮之數彙而成書至今賴之平生不知世有苞苴請託楚中所進退士雖有勢如山不可撓也獨左右給使之人多與外通陰相約結踪跡如鬼君機鑒絕人輒先事而得其奸乞歸七年而有參議江



西之命時有子式耜成進士爲永豐令永豐隸江西例當廻避已得請于監司而君無意于用世矣人謂永豐治行爲百城冠且暮間必當顯擢可以繼其家聲故堅止足之義實不然也君所至必欲不負其官求有裨補于國苟不能直道而行但與時俯仰以至大官不能一朝居也少年未嘗知六博之戲終老無聲伎之奉所與往還者皆人倫之儀表道義之好終始不渝便佞之人無由至前謂詞賦無益于用而不爲獨好論當世大畧取本朝名臣籌策功効可紀者

錄成百餘卷曰皇明臣寮君與人談諸言笑無間及臨大事辨是非得失則義形于色萬夫不能奪爲兒女子之態以夸耀閭里雖一錢不爲義所當赴及振人于厄雖傾囊倒橐無所愛也今吳之縉紳先生以及田野之人無不知君之爲篤行然所可述者但其憂國奉公之志綜覈名實之才可以想見而已而非國家安危緩急之大端則君之貞亮不二心者尚在顯晦之間耳



論曰今天下非弱小也而臨事則謂不足于財臨敵則謂不足于兵夫是二者豈真不足哉財則以供無益之費兵則以養無用之人由今之道富強無日矣倘如公者起而任之出千金則求千金之効置一將則求一將之用豈至以萬里幅幀億兆之衆經營朝賀之所累數十年不成列屯星羅棊布以當一小夷而緦緦焉如有不測之虞此所歎于人之云云者也

龔汝脩傳

廣西布政使龔公名錫爵字汝脩世稱江南龔氏無二望子孫散處諸郡縣在嘉定者于正嘉間官至工部尚書賜一品服名弘公之五世祖也公中萬曆甲戌進士釋褐爲江西永新令永新有尹尚書臺故舊門生遍天下聲焰赫然其子横里中持縣令短長令視事時其家奴環立左右一事不如意紛紛詐語前令莫可誰何公逮繫之議罪有至重辟者尹爲請不能得乃以蜚語入京師貴人然公之精能若輦轂下無傷也未幾尹病且死更以子孫爲託公卒護持其家人以此益重公會大計治行爲天下第二以政府未常識面故不得臺省爲工部營繕司主事方營壽宮多所裁省尋改都水司是時漕河之議不一如聚訟唯司空潘公謂河強淮弱非人力所能爲獨有以隄束水因水刷沙尚可得百年之利而難者蠭起公實贊襄之迄于成功輓輸通行陵寢無虞數十年所未有也滿九載遷廣東參政治徐聞兼轄海南一日制府調集兵餉將閒罪于黎人之流言稱亂者公謂島嶼小夷豈敢無故蠢動殆有宄不能言今已如蜂蟻屯聚若金鼓一震不得不糜沸倘以咫尺之書諭之不從而後用兵夫何晚及得其情乃殊

里有山田數十萬頃黎人生業所出爲殖宗藝食過半無所告訴不勝忿懟耳公爲疆理其田羣黎稽首歸命海內外晏然無事矣遷福建布政使明年中考功法歸家十載以林壑自娛日不及寵辱得喪之事有論語解老子註華嚴經疏畧卒年七十

論曰當制府之有事于黎人也以天下全力圖之何憂不克然殺戮無辜以取功名君子不爲也公同時有以平賊功致大位者臨死出橐中金寶分授諸子所見皆人頭又一人臨命時萬



鬼羣譟室中與人相觸天鑒不爽公寧不獲祐于其子乎潞司空治河時好事者交口詆之及後人妄更其法者二三年間委八十萬金于泥沙未常得尺寸之用于是知公之持論有功于漕事哉

沈廷堅傳

沈紹侃字廷堅幼有異質父師不知也年十四出試有司縣令奇之置第一補博士弟子自負甚高于人羣中昂首濶步爲同類所指目然見賢于己者誠心下之孜孜樂善過于他人余常止宿其家時其父病瘍初愈方雞鳴君兄弟入問安否循墻行廡廡不聞履聲退而入書舍據案理學業篝燈以待曉余謂其家當有興者已而君之仲兄舉于鄉余猶謂未足當門戶之祥久之無顯者則君之諸兄常以余言爲笑及君蚤世益以爲禍福非關人事然余謂終當驗之也君自言得異書能以符篆致風雨雷電雷電之至不爽時刻風雨之所被以百千里爲限不越尺寸夜中常見赤光如日照耀帷幙卒年二十一以伯兄子宏祖爲後云



論曰祝由禹步之說自古有之而儒者不道夫六樂之用天神降地祇出卿雲翔薰風至聖人豈以術致之哉今謂呵叱風雷斬勘鬼魅造化之柄若在其手此何爲者雖儒者耻一物之不知然精神之所不能致智慮之所不能及而居然自恃吾誰欺欺天乎近代莫起炎周玄眞其術最著皆不聞齊家室營名利蓋用志不分乃凝于神而廷堅年少有妻孥圖進取之事廼欲執造化之柄日與神處宜其不能久也至于命意高遠超然出世之姿則余鮮見其人矣

## 王孺人傳代

王孺人者今博士曾某之妻吳縣令汝召之母也方在母其父卜之曰當以某月日時生是爲女子之祥令德而介福夫家其昌已而生如其占及長端靜敏慧父撫而歎曰是女也若爲男必興吾家矣吾今知龜之有知也倘不擇所歸則孟德耀桓少君且笑人矣博士少有絶人之資故孺人歸焉事姑如母事後姑如先姑時內外兩家殷盛諸婦女垂珠璣之珥曳綺繡之袿施朱傅黛夙加薌澤以相曰而孺人獨不御華



曼退然于其間有已之家米鹽麻枲纖牽之屬仰于一人歲時膢臘所須齊蠶脯腊多手自調度又勸于組緻諸叔一襪一舃未嘗取之于市博士爲人大度不問家人生產孺人每以齋佐之然文學英秀之士往來其家輒具方丈食傾筐倒度無所惜也歲嘗大祲減佃者租十八九出糶藏粟其量大于市中而不槩炊時多具數十人食除以待丐者故鄉人稱曾氏好行德蓋孺人之助爲多誨二子嚴甚其師皆海內知名士也時或好弄手加笞楚吳縣未束髮時文譽斕然邑令愛其材親至其家因留飲食孺人雖甚喜然戒之曰孺子不足多也爾家世有顯人至今遂左尚思先中丞之烈是非爾祖乎異日者邂逅致身當砥礪名節樹恩澤與人斯爲顯親矣若夫苞苴之厚禮義之薄恐貽自肆隳其家聲祗爲父母羞耳孺人卒時不能五十然今吳縣治行爲天下最方入列清華之班博士分教某縣士熏其德監司薦于朝而伯子汝啓與其兩叔皆籍籍有名庠序中孺人之志庶幾酬矣



論曰余數見吳父老稱其令之美如膏雨所被無不濡也如旭日所臨無不照也可謂恩結于心矣傳曰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夫以逢衣之士一旦領師帥之任而能置其民于衽席間其民皆欲社而稷之所謂立身行道以顯父母者非耶今曾天同遭大慶凡百有位之親出拜絲綸之榮入受黼黻之貴何可勝道哉苟非德義則喣喣訾訾詛謗隨之矣雖生之年有靦面目豈可與孺人同日語哉

## 楊孺人傳

嘉定漳浦之西有金氏居之至嘉靖中有沐齋先生諱洲舉丙戌進士有志聖人之道家居常以鷄鳴適親所溫凊定省一如禮傳所載有弟諱瀚嘗遘異疾先生爲謁國醫醫有所恨弗見也方雨先生跪於中庭衣履濡濕弗爲起醫乃爲治病病愈歲以金帛奉醫者終其身故其閫門之內孝友之教不肅而成至其婦女亦皆化之瀚之子喬爲鴻臚序班無子以先生之孫曰大振字玉卿者爲後室曰楊孺人邑之名族也幼有婉娩之性妙於女工及芼羨酒醴之事敏



而有法終歲家人鮮見其面十八而歸于金婦道甚備諸姑姒娣人人得其歡每遇祭祀賓客輒夙夜戒事事畢而後卽安家僮數十人罵詈不出於口而容止肅然動中規矩皆望而畏之宗族婚姻之家雖垣屋相望曾不一赴酒食之會性不好炫服自嫁時衣裳皆篋而藏焉歲時希復一御督課二子嚴過其父有四女以身教之閨中未常有笑聲既歸夫家不私以財賄曰女子內夫家外父母家善自努力勿復累吾矣初鴻臚公愛玉卿之爲人而甚賢孺人嘗曰此吾佳兒佳婦吾百歲後魂魄依之矣既卒而陸太孺人始定姑婦之名所以左右承事者盡色養之道至玉卿臨殁顧孺人而歎曰吾有老母奉養不終然爾在無憾也孺人泣而言曰婦事姑其待君言又十年孺人病革太孺人尚無恙顧諸子婦而歎曰吾有老姑奉養不終長負先君子之託矣然爾輩在吾又何憾乎蓋百日而陸太孺人卒祔身祔棺無遺悔者是可以觀金氏之教矣

論曰予聞金氏初卜宅在荒茆宿莽中雖田連



阡陌不足當上田之一廛然數世以來名家望族轉而四方者多矣而金氏自如也豈所謂瘠土之民勞而思義者乎然婦德實有助焉姑慈婦順一人兼之則賢者之澤也懿彼哲婦爲鴟爲鴞厥音噭噭卒焚其巢若孺人者眞室家之祥也

## 張節婦傳

張節婦者諸生張定安之妻太倉指揮使王化之女上護軍元周之女弟也定安字仲慧至性凝靜淡遠造次不詭於道已而好出世法晏坐

靜室常若有明神臨之初娶朱氏番世時已病瘵其世父謂孤陽無偶非所以養生其世母識節婦于兒時慫恿聘之仲慧之父茂仁先生爲儒宗道古今學其母亦明悟有識節婦入門皆知非恒人也仲慧讀書田舍端居淡念以衣冲繕性爲務歲中居于内者不能旬日嘗謂余曰吾將游神於澹合氣於漠娶婚非吾志也爲二親所强殆有宿緣然新婦志意高亮似磊落丈夫當不恨吾不與偕老也逾年而仲慧卒舅姑謂吾朝夕所須不當問孀居者節婦言媳婦不



共養舅姑何得爲人惻怛之意見於共養之表仲慧無子以兄之子要孫爲後要孫亦孝愛不怠前妻一女遺腹復一女撫而督責之者如一里中有媼遍識大家婦女獨稱節婦於兄弟婚姻疎屬皆有恩意然察其隱衷剛明正直若不知人世有宴私之事者嗟乎使生爲男子甕冠帶立人之本朝則必秉道立節不爲容容之人又使不幸遭丧亂流離之日必能慷慨赴義必不能降志辱身也節婦年過六十邦人上其事於御史以聞於朝　詔表其廬嗚呼舅姑之親

本始于夫婦之好合而爲人後者爲之子也亦聖人所以彌縫人道之窮而已豈真與分肌損氣者同日語耶婦人視前母之子甚於仇讐史册所記可勝道哉節婦爲婦則婦爲母則母若不可解於其心豈非性與道合而因以知聖人制禮蓋準於賢者必至之情以爲之節文乎

論曰余與仲慧同學相善親兄弟不能加也後茂仁先生以兄之子妻余之子以節婦長女爲余從子婦余諸從孫俱能言節婦平居議論亹亹皆依於孝慈名節能令聽者神志開發耳目爲



之聰明姻家與節婦往來者不敢爲非義嗚呼碩夫廉懦夫有立志乃見之女子哉

## 贊

### 殷無美先生小像贊

軒軒乎若鴻鵠之翔也矯矯乎若龍馬之方驤也吾望而知其人以六合爲戶牖萬有爲秕穅乃其視營營乎若有所署置色悄悄乎若有所彷徨不知其爲海波東駛烽火西馳而思調度以荅赤白之虞或壺觴在前翰墨在後方與達者數子游神於層雲之上抽思於重淵之下經

緈糊黻諧合宮商又意其瓶罍既耻儋石無儲内有室人之謫外乏賓客之歡而思經紀二頃之秫百株之桑吾所異者相對久之而口不肆其懸河之辨手不出其雲漢之章蓋平生之所未嘗嗟乎公能以像爲師乎則桓圭袞冕長在人王之前安得幅巾微服獨踽踽以涼涼

羅阿癡小像贊

胸中藏琬琰之文腕下出龍蛇之字眉目有煙霞之姿談笑絶風塵之氣濟陰之酒可以忘憂泗旁之禾可以卒歲吾見汝蹁躚而游婆娑而



醉曾不見踽踽無聊中憂愁而外顛頷不知汝之果癡乎笑汝癡者之果慧乎長松亭亭巖崖積翠何不貌我于傍相與徜徉而避世

汪尹子像贊

鋸鋘鏘鏘玉石珞珞如鼎彝之互陳如星斗之交錯君其以此自負故浩浩之氣溢于眉宇而不知其索莫及夫三爵之後高論惌誹依稀乎仲孺發怒於武安之坐次公抗言于平恩之第滿堂色動君方持杯而盤礴此善画者所不能圖故余爲之志其略

沈友峯像贊

吾常見君攜杖於桃李之蹊泛舟于芰荷之沼撫節酣歌鄭杯絶倒又常見君閒羅袿之香澤一笑起而相迎承明眸之善睞乍得失之若驚茲者長松落落悠然獨坐豈收視返聽而悟電露之不足久嬰也耶

銘

古劒銘有引

王將軍元周得古銅劒以示余蓋三代之器也秦昭王中朝而歎以楚之鐵劒利倡



優拙殆鐵劒始用故赤堇之錫若耶之銅皆鑄劒所須昔干將莫邪純鉤盤郢之類皆是物也今此劒殊有光怪將軍言每當戰鬬之日必鎗然夜鳴在松潘時西虜火眞十萬騎突入近地而偵候者不覺吏士晏然晨起忽聞劒三吼知有變矣登高四望見候騎疾馳而至乃發兵登陴肯夜置鷄栖上鷄輒非時鳴昔吳鴻扈稽能識其父湛盧去無道而之楚人以爲誕而不信也乃今親見之嗟乎世無歐冶子久矣此

劒浮沉于世何止千百年將從熊羆之士周旋旗鼓之間乎將寄迹游俠之窟如句踐佽飛之徒與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相往還乎或淪沒于汲郡之冢豐城之獄久而復出以著靈耀于此乎茲者將軍受命從海道援朝鮮劒當在行間余爲之銘其室云

吾聞太阿之劒登城一麾而江水蕩潏三軍皆迯今提爾以涉萬里不測之鯨波必斬鬼魅决虹蜺伸威扶桑之外歸而奉匣者猶得賞以執



珪愼勿入水爲龍終恐辱于塗泥是役也舟師入龍潭別部入山伐木驚龍龍起覆舟劒入海去

硯銘 有引

有遺余硯者旁斲編錢之形戲爲之銘

胡爲乎來哉胡爲乎來哉豈君平下簾之後積而無所用者乎將富人欲附名姓于法言以爲重乎吾方思倦體罷良朋至止圖所以娛欲易斗酒而不售乃知無翼而飛無脛而馳者固在朝市之間鍾鼎之室柰何久辱于斯

杖銘

始吾與爾將觀岱岳之日攬峨眉之雪南尋禹穴而吊虞舜于蒼梧今老矣知斯游之不遂方青鞵白帢施施而出于于而行以取適于桑榆語云人莫蹟于山而蹟于垤吾雖擇地而蹈十步一坐尚藉爾之相扶

杖銘壽徐君錫

古之時貴老故六十者奉爾以周旋今之時諱老故八十者屏爾以跰蹓在昔老彭猶悔得爾之遲吾何爲獨不然春日之陽秋月之光東城花塢北郭柳塘唯我與爾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說

聖昭說

時叔子名懋敬常夢其先君侍御示以商頌殷發之篇曰聖敬日躋昭格遲遲小子識之是吾之所以命名者也遂字曰聖昭而屬余爲之說曰古之人所以脩其身而受福于天者無踰于敬矣蓋其言曰朝而惕惕若弗及夕夕而搖搖若弗至朝惴惴焉惟恐取怨惡于人以獲戾于天是宜百祿萃之未敢責報于旦暮也譬如農者寒而耕之熱而耨之且閔閔焉如慈母之保

抱其子也然使舜扶犁稷秉耒不能非時而穫必涼風至霜露降而後穡人成功倘勤動于前鹵莽于後雖有美種亦不得食故君子之脩其敬日慎一日終身而已此昭假遲遲之說也昔者成囬學于子路三年而恭敬不衰子路怪而問之對曰夫爲行者比于烏上畏鷹隼下畏網羅方今善人少惡人多未免與斯人爲羣安知禍患不施是以恭敬以待天命子路再拜曰君子哉斯道也囬將終身焉豈獨二年乎叔子年少才俊而思淡氣和將安將樂常有衰世之意



蓋其文詞意度之美已足以載其名字以有譽于四方矣而三復詩人之旨夙夜不怠以仰止成囬之義而庶幾于日躋之道則所以慰其先君之恩而昭假將有日矣

疏、

水災疏 代

奏爲海邑困苦日久目前水災異常懇乞 天恩早賜蠲賑以活垂絕生靈事竊照江南洪水滔天百年父老所未常見已經撫臣 題請某等何容復贅惟是本府嘉定一縣其被災則同而土瘠民貧較之六縣一州特甚某等係本縣各都圖小民向供耕種織作以仰供 皇上貢賦者也不幸今歲三月二十九日起至五月二十四日止大雨晝夜如澍數日而低鄉盡淹再旬而平壤胥溺踰月而高阜之地皆成江湖將熟之麰麥盡爲腐草方芽之木綿俱成汚泥某等無廬室可棲無田地可種無機杼可織而瓶粟已盡商販不通又無食可以充腹萬不得已忍飢忍死相率奔告於 君父之前緣本縣地土磽瘠不宜水稻率種木綿而東北首受海潮



西南仰承震澤外高內窪泄瀉更難每歲夏秋之交振風淩雨挾潮而至所種木綿十不得一重以舊逋宿布連年併徵民力罄竭實鮮蓄積即當豐稔之年猶恐催辦不前逃亡踵告而況如此異常之災加之積久困苦之邑舉室淪於魚鱉炊煙絕於村墟惟有崩角呼天束手待盡而已自非 聖慈憐念早霈仁恩徧賑全蠲大破常格則家無升斗之儲田無粿粒之望欲棄田變產則左鄰右舍何人有錢欲賣男鬻女則傍州隔縣何家有食只今無賴不逞劫奪公行

販舟相戒不來米價日貴一日蓋雖千里洪流而一方先斃矣某等猶記得萬曆十二年蘇松水災該前任巡按御史邢看得嘉定飢荒更甚

題將兩院贖鍰七千餘兩獨賑本縣今災傷數倍於往時而生齒獨繁於今日展轉望援朝不及夕伏望　皇上垂憫海邑災苦之極某等千里赴訴之情　特敕戶部多方處置則惟茲未死之民皆有再生之望況今歲免於溝壑明年未必再荒某等即草莽愚民無可稱塞亦當不惜胝胼織紝之力以仰荅　大恩於萬一是



皇上今日為小民目前計亦　皇上所以自為將來賦貢計也某等無任瀝血披誠籲　天哀祈之至為此連名具本伏　闕具奏以　聞

三易集卷之十六終

三易集卷之十七目錄

墓志銘凡十二首

奉政大夫兵部職方司郎中殷公墓志銘
太僕寺寺丞歸公墓志銘
誥封武畧將軍王君墓志銘
誥贈武畧將軍王君墓志銘
誥封文林郎東陽縣知縣嚴公墓志銘
徐海城先生墓志銘
龔震軒先生墓志銘
婁巽之先生墓志銘
曹毅峰先生墓志銘
金隱君墓志銘
俞府君墓志銘
朱府君墓志



三易集卷之十七目錄終

# 三易集卷之十七

## 墓志銘

### 奉政大夫兵部職方司郎中殷公墓志銘

萬曆壬寅之春故職方殷無美先生卒于家家貧甚不能營窀穸之事明年其友錢仲輿春沂輩相與經紀其喪各致賻以塟焉先生之名滿天下天下能爲文章者莫不交先生夫豈不能賁其墓中之石唯是塟有日矣不克謁于四方余於是志而銘之亦先生之志也先生諱都字無美一字開美考曰輅贈奉直大夫夷陵知州



妣曰吳氏贈宜人先生少而開慧絶人六歲能爲五七言入小學兼數人書程諸生不能通誦者復教之同舍常以珍果餅餌遺焉十三御史王公賢選郡縣茂才爲文會先生名第一十五應試京兆不利其後偃蹇久之而才名日遠多大人之遊是時瑯琊王長公屏居田里爲文章盟主四方賓客幅輳其門先生舍于其家稱高第弟子由是交道日廣部使者引見吳中文學之士先生必褎然居首萬曆癸酉乃舉于鄉癸未成進士是歲當選士入館先生名出諸新進

士遠甚而以年不中格不得與選甲申出守夷
陵州連有水旱之災先生禱祀山川朝步至郊
而夕于廟惻怛發於至誠未嘗不得所欲會發
廪脅必令富人主之吏胥不得入手鰥寡孤獨
無不受惠者楚俗鬬而好勝一朝之忿有十年
相訐不已者率以一語解之各心服而去夷陵
當走蜀道羣山斗絶造天徑裁容足下臨不測
之壑過者懸車束馬相引而行魂魄怖懾目不
敢旁視先生開道九千餘丈阨者廣之亙者剗
之斷者棧之開闢之險至是若康莊焉 國家



下兩川之材所至發民輸輓千人唱萬人和而
先生謂瞿塘望荊門江流迅迫勢不得用多人
蓋歲省夷陵之夫八百界中有驛圯壞弗葺而
輶軒使者相望于道供億勞費民不堪命先生
以爲四方之賓辱于隸人之館有司其敢愛府
庫之餘至于一卒一馬皆出於民吾又豈敢罷
民以事遠人于是崇大驛舍令如公寢而輿馬
牢餼無加者每朔日至學宮推奬諸生之才俊
若恐弗及引見如家人禮親與飲食講論令巳
有備位侍從者楚中乙酉戊子兩試先生皆同

考官所取多知名之士故事蜀鹽不得入楚而
楚人實利蜀鹽終不可禁小民常乘風雨擁寘
載鹽下峽以避邏者暗中觸崖石人船破碎漂
没不可蹤跡公訓律有步擔餘鹽勿問之條但
嘗禁方舟而來者耳自是廻流亂石間鮮腐胔
矣在州兩值大計夷陵治行常爲天下最己丑
遷職方員外逾年爲正郎北虜貢市已久虜王
建寺于青海部落竊宅其中火落赤住牧莽挹
兩川是歲入洮河殺一將而擒力克適西行因
挾以爲聲勢七鎮騷動天子遣大臣經略西鄙



中外上言兵事者皆欲滅此而朝食先生獨計
以今日之事惟令二虜不相爲用法當自解豈
可以口舌擊虜耶蓋內條對便宜外示諸將方
畧率用此指其後破虜數十萬諸部狼狽四散
虜王假道東歸不敢跂一芻一粟先生本謀也
故功成而忌者愈甚會石公星爲大司馬新視
事虜酋哈不慎合索台吉會獵於黃莪口邊人
驟言虜至石公請發兵乘城及護通州粟先生
知二虜必不爲寇慎勿擾動爲四夷笑持其疏
不肯上已而諜至果獵耳石公大慚恚曰獨不

可先語我乎陰屬言者劾公有　旨調南京刑部意猶未巳以風指授南考功遂罷歸歸之日一畝之宮二頃之田如諸生時而巳先生平生好讀書未嘗一日不擁圖籍而居當西事起時軍書紛紜一日之内封事數十上諸邊待報者矗立門外猶不能廢書退朝則與諸文士飲酒賦詩連日夕不休讒者遂以此爲言暮年居十笏之室冬虞婁風夏迫烈日而置書其間諷誦不輟良辰令節與其徒爲林澤之遊必以翰墨自隨多至夜分乃罷常自笑曰我窮且老所幸



者吟不後醉不先猶得與諸君子共事是爲不愧日月耳所爲詩務爲刻削常言自成機格譬之沃釜而炊不因人熱其文則縱横恣肆極意所之光芒陸離不可抑視至於書疏之類尤其所長詳敷事理曲暢人情以爾雅之詞發難明之旨千里面談不能過也少好臧否人至老不能自止然其推賢樂善常以身下之或時有所訾詆但發于口吻輒不復記也方爲諸生時有怨家造蜚語介人御史臺欲以相中事幸不發既貴終身不怨也見親戚故人謙讓懇至與語

若恐傷之其力雖不足以振施然欲急人之難恤人之乏唯恐弗及是以貧賤之士多懷之所著有爾雅齋集籌邊疏酒史藏于家配李氏封宜人食藜藿之食庇茅茨之居以事先生者四十餘年中歲被　恩命有封號矣而日夕織紝自如先生得年七十有二宜人先一年而生先五年而卒子二開之裁之十二月丁酉葬于練祁北之新阡銘曰

在古建官惟才是求胡今之人以才爲尤吁嗟先生實有遠猷一朝遭逢四郊是憂偵候不行



軍無耳目矧茲東鄙犬羊方伏何爲授兵震驚輦轂桓桓司馬王之爪牙胡不降心共憂國家在魏信陵知趙非冦厥身蒙猜國亦顛覆彼惡其偪此則胡然既獲操舟壺使濟焉即鹿無虞彷徨中林集思廣忠亦獨何心祁江之陽有封在原以永萬年貴其後昆

太僕寺寺丞歸公墓誌銘代

萬曆乙亥熙甫先生葬于崑山東南門之内其仲子子寧求余志其墓而未暇爲也後或數歲一見或一歲數見必以爲請繼以涕泣不懈益

勤嗟乎予寧豈慮千百世之後無復知熙甫者乎夫千百歲之後必有知熙甫者然必以熙甫之書而不以余之志否也既深悲其意乃爲叙而銘之歸氏之先出于高陽重黎之後封于韓墟是爲胡子國胡子國絕于夏商之際武王克商復爲子國其後散居吳越者曰歸氏自漢以來無聞焉唐天寶中有崇敬者多識典禮議辟雍之制及定天子謁先聖當東面如武王受丹書師尚父者也封餘姚郡公謚曰宣宣公之子登封長洲縣男登子融封晉陵郡公謚曰憲其後五世



皆以進士爲大官至十四世曰罕仁宋咸淳間爲湖州判官子道隆居太倉之項脊涇其孫德甫爲河南廉訪使元至順間曰暘者官至刑部尚書洪武初曰叔度者避難于夜郎邛筰之間幾歿數有神人護之歸而復居崑山之外隍又二世爲承事郎璿璿生城武令鳳鳳生紳紳生正皆縣學生正贈文林郎長興知縣配周氏贈孺人先生之考妣也先生在孕時家數見禎瑞有虹起于庭其光屬天故名先生有光熙甫其字也熙甫眉目秀朗明悟絕人九歲能成文章

無童子之好弱冠盡通六經三史七大家之文及濂洛關閩之說邑有吳純甫先生見熙甫所爲制義大驚以爲當世士無及此者由是名動四方以選貢入南太學歲庚子茶陵張文毅公考士得其文謂爲賈董再生將置第一而疑太學多他省人更置第二然自喜得一國士也其後八上春官不第益天下方相率爲浮游汎濫之詞靡靡同風而熙甫深探古人之微言奧旨發爲義理之文洸洋自恣小儒不能識也是將讀書談道于嘉定之安亭江上四方來學者常



數十百人熙甫不時出或從其子質問所疑歲乙丑四明余文敏公當分試禮闈余爲言熙甫之文意度波瀾所以然者後余公得其文以示同事無不嘆服既見熙甫姓名相賀得人主試者新鄭高公喜而言曰此茶陵公所取以冠南畿者今得之有以謝天下士矣廷試竟入三甲選爲湖州長興令長興在湖山間多盜而好訟熙甫平生之論謂爲天子牧養小民宜求所疾痛不當過自嚴重赫赫若神今閭閻之意不得自通故聽訟特引兒童婦女與吳語務得其情

事有可解者立解之不數數具獄出狀因數十
人旁縣盜發而無故株連者爲洗滌復百人有
逋囚母狀當坐熈甫縱之歸治葬事畢還就獄
有勸之逸去者囚不忍相負也然宿賊四五十
家窟宅聯絡依山壑中數名捕之不能得熈甫
率吏士掩之賊蠭起格鬬矢石滿前熈甫目不
爲瞬竟伏其辜大戸魚肉小民者按問無所縱
舍嘗夢兩人頭飛來嚙臂若有所訴明日有提
兩人頭自言奴適其妻𠡠斬以聞熈甫令罷去
潛蹤跡之實欲納奴妻耳遂論如法先生自以



負海內之望明習古今成敗即令召公畢公爲
方岳必且參與謀議不令北面受事而已故常
直行其意縣有勾軍之令每闕一人自國初赤
籍所注一戸或數百人及鄰保里甲人人詰縣
對簿熈甫不忍騷動百家常寢其事大吏弗善
也又長興多田之家往往花分細戸而貧戸顧
克里甲熈甫心知不可乃取大戸所分子戸爲
里甲因以克糧長小民安居自如而豪宗多怨
之有蜚語聞將中以考功法公卿大臣多知熈
甫者得通判順德具疏乞致仕輦下諸公不爲

上熈甫至順德爲土室蓬戸讀書其中不類居
官者庚午人賀太僕寺留熈甫纂修寺志以熈
甫判順德所掌者馬政也會新鄭高公內江趙
公皆平生愛慕先生時相次入政府遂引先生
爲南京太僕寺丞而維陽李公復留先生掌
制勅修　世廟實錄葢先生晚而登第謂當在
天子左右備顧問而棲棲郡縣重致人言意壹
鬱不自得已而列于文學侍從之閒旦夕且致
大用又閣中藏書多世所未見方欲遍觀以盡
作者之變無何不起矣天下士聞者莫不悲之



先生于書無所不通然其大指必取衷六經而
好太史公書所爲抒寫懷抱之文溫潤典麗如
淸廟之瑟一唱三歎無意于感人而懽愉慘惻
之思溢于言語之外嗟嘆之淫泆之自不能已
已至于高文大册鋪陳帝王之畧表章聖賢之
道若河圖大訓陳于玉几和弓矢垂竝列珪璋
黼黻之閒鄭衞之音蠻夷之舞自無所容嗚呼
可謂大雅不羣者矣然先生不獨以文章名世
而其操行高潔多人所難及者余益爲之嘆慕
云先生生于正德元年卒于隆慶五年享年六

十有六元配魏氏繼配王氏皆從先生之兆再
繼費氏別葬有子六人詳具于狀銘曰
秦漢以來作者百家譬諸草木大小畢華或春
以榮或秋以萉時則爲之匪前是誇先生之文
六經爲質非似其貌神理斯述微言永歎皆諧
呂律匪遵匪篡烝肴有似造次之間周旋必儒
大雅未亡請覩其書

誥封武畧將軍王君墓志銘

王氏之先居燕之豐潤有諱成者從 高皇帝
定天下以功授太倉衛右所千戸嘉靖中諱勲



者調補吳淞所因家焉是爲公之考公諱胤宇
呂甫蚤喪母後母虐之時被捶撻血肉淋漓或
終日不得食饑餓纖縷無異丐者然終不怨同
衛戸侯沈公見而憐之曰是家故有太尉風耶
遂妻以女已而倭奴寇吳淞公從父力戰斬數
人賊乃奔去是時吳淞建新城諸世官各受地
以居爭求近市處公父爲政公獨勸取僻遠者
令子孫易守諸公聞而興之曰此晏平仲孫叔
敖之義也既襲職會楊大將軍尚英開府吳淞
與公少長相善執手談笑如平生雖公逡巡不
敢當時召計議軍事若署置諸將校輒辭不應
其長慮遠識多此類也兵興後海中剽掠縱横
公授檄捕盜卒遇賊親射其舵師中右指賊驚
因擒其魁七人會颶風起泊羊山六日夜食且
盡一夕望波濤瀰漫中有燈火明滅公曰神祐
我也揚帆從之明旦遂至吳淞城下軍中六月
不給饟羣譟而出將攻嘉定行數里所開府以
令旗招之不能止公馳而叱之諭以禍福皆叩
頭曰士誠餒不能忍願以飽死今公親臨敢不
聽命當是時大亂在呼吸之間微公恩信結於



士心幾殆矣卒之歲夜夢神人被髮而跣者語
曰吾背與脇方苦疽爾能完之令爾受福以及
子孫明日徧體諸祠無所見後旬日避雨戸牖
侯廟廟後有玄武像夢中所見也像之背與脇
爲風雨所蝕公亟新之未幾自爲遺命含笑而
卒沈宜人與公並起於艱難之中甘荼習蘖以
事後姑并後姑之養子未嘗失禮教子有法御
奴婢有恩時稱賢婦云公生于嘉靖乙酉卒于
萬曆庚辰宜人生于嘉靖癸未卒于萬曆戊子
子二人玉堂玉殿吾觀數十年來浙北軍數亂

矣方其操戈環甲而譟也從容開諭之必人有悔心何至激成禍亂積尸盈城釁血爲池潰敗決裂而不可收拾乎公定變於立馬之時其所全活可勝計哉銘曰

介冑之性易動難安鳥駭獸驚决勝裂肝方其怒時勢若毫端禍之既成玉石俱殘桓桓王公恩威並彰火既燎原水既潰防徐起止之晏晏如常苟爲不然塗炭一方天之所祐莫若活人公所活者數難具陳子孫森森福履方臻匪降自神自公之仁



誥贈武畧將軍王君墓志銘

國家分太倉衛於吳淞世官常數十人而武畧將軍王公玉堂字廷相獨以孝義聞于時余不及識其人而公之子有道徃還吳中所與游盡賢士大夫數過余述其先人之事惟恐其不朽於世也曩者修嘉定誌具載君事今既志公之考妣而有道復欲志公之懿行納諸藏中意惻惻不得辭也君少十五母遘危疾百方療之莫効禱于天願以身代密刲股爲羹而進之毋已昏不知人入口遂能言病尋愈事聞諸臺皆表其廬父既歿力不能葬朝夕悲號遇事必告如生時時復嗚咽不自勝至後襲父職主廵鹺事吳淞爲煑海之地商賈數不至而律有竈戶餘鹽步擔易米者不論乃時時爲廵軍所奪或以他鹽盗之令過不論之數自以爲功公立約束寬其不當坐者居人甚賴之已而廵軍更大販鹽爲姦利公置之法弗縱也前後屢獲大盗當道薦者數焉平生不務修怨嘗齮齕公者每以德懷之姻婭之孤咸撫以恩意度支使者聞其廉委以關稅商旅稱其平既久于其官明習行



伍之情僞思均其勞逸甘苦而位不稱志嘗謂其子曰開城塹興文學增守備公家所急也卜宅兆以安二親之寃魄私家所急也吾不及畢吾志矣爾無忘吾言配車宜人有孝慈貞靜之譽時家方中落常織紝以佐朝夕爲舅姑營甘旨不復論價車將軍歿無子葬祭皆宜人任之子二人有道弘道銘曰

古之孝者蒞官能法臨陣能勇武畧以刲股顯名而身在行閒意氣慷慨及經畫戰守之畧並有名將之風至性過人者固不可以一事論哉

是爲銘

誥封文林郎東陽縣知縣嚴公墓志銘 代

萬曆丙申秋九月封文林郎東陽縣知縣嚴公卒于家明年冬十二月甲申其子刑部員外郎貞度將葬公於淸鏡塘之新阡以其所自述公狀請銘於余余惟嚴氏居吳淞之滸爲嘉定著姓國朝以前常以七艘賣香吳粤間里人至今謂之賣香嚴一子留吳與子孫多顯者而嘉定之宗則至公始貴云公諱鎰字子重別號蓼臯少有成人之度其父雅好儒病且死顧諸子業



儒未成以爲遺恨於是公獨經紀其生產而令諸弟自致于學其仲弟文衡爲博士弟子彬彬矣而竟蚤世公傷其父之意弗就也哭之極哀時比部已嶄然自見于諸子中而家日益貧恐不能卒業乃以屬其從弟文若後比部成進士公曰此吾弟力也數問䘏封故事欲以讓之以令甲不載乃止公事母至孝晨昏之養雖粗糲必得其懽母病則手調藥餌治後事皆誠盡焉歲時之祭及朔望拜于祠輙感歎泣下比老如初兄弟四人仲季無子各以一子子之與其叔

白首相愛言笑飲食猶在父母之側也宗族百餘人孤獨而貧者常爲料理其衣食族子炬四喪鬚然更二十年不能葬公爲之葬炬之子不能娶公時以爲言比部爲之納婦云蓋其豈弟信于人人自㧞葱賣菜之夫皆知之有所酬直必昂所雇傭亦必倍與傭錢嘗入城而病買舟以歸舟人至中道不行而請益舟中人怒欲毆之公好言慰藉至家卒質錢與之里有一人與公爲怨數歲後自悔恨曰吾非人哉而讐長者臨死命其子父事嚴翁公亦卒善視焉公素不



知賈有賈人與之錢教之賈賈乃大耗公鬻田而償人謂之曰彼與錢者本意得失共之何用償爲公終不忍出諸口也甚食貧五十年終無負于人公爲人龐眉廣顙丹顏而飄髯望之知其坦中闓闓有爭者來質公得一言輙兩解以去見方聞卓行之士愛慕之如不及常稱以教其子孫人有過務掩覆之雖待奴婢亦然銖錙之奸不忍發也平居悠然有以自樂鼓瑟投壺闔棋蹴踘及六博之戲大畧通曉不善飲酒而與酒人游通夕不倦既受封常幅巾徒步行遊

閭巷閭過者不知其爲封君所居甞燬於火鄉鄰叫呼之聲動地公退而安寢如常時問之曰甂巳破矣傾之何益多類有道者卒之日神明朗然既斂顏色如生公生于正德甲戌卒於萬曆丙申享年八十有三配談氏封孺人銘曰

陶朱兩璧厚者千金嗟彼薄夫亦獨何心人之懿德則如病瘠聞斯無良載笑載吟猗歟巖翁實稱長者好德則多惡怨則寡藹如春陽長有不舍淞江之陽樹此楸檟父老過之涕淚爲灑曰鄉先生可祭於社



## 徐海城先生墓志銘

徐君原文諱應奎別號海城居士其先世世爲嘉定人高祖瑄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廵撫延綏曾祖昇湖廣布政司叅議祖沛象山縣尉沛生倫伯份份爲君之考而倫無子復以君爲後家故千金所爲後者復千金君意不欲有也盡以倫之遺散羣從昆弟而伯數避徭役更以苦君於是數世之積盡矣君念爲生艮苦常自薄其衣食家人亦力作助之由是不困君爲人表裏洞然篤于慈孝習古今吉凶之禮能爲詩作行草書又善詼諧與人居笑語譁然連日夕不倦無少長皆愛之及自叙其門戶之衰與處世之難詞旨悽惋欲泣下至平居見其所狎者大抵皆謾詞也其故人無以娛君輒詒君言某地有花木之精某地有鼬鼠之妖皆駭異耳目君不旋踵以其語語人人盡掩口而笑君知其妄也亦撫掌曰始者我固佯問之彼固佯荅之君試佯聽之何不可人以是益知其無他也君居闤闠而　朝廷之命令與搢紳先生之出處進退無不聞者予甞問君君幸生太平時當巖觀川遊以卒歲而已何暇知肉食者之事乎君笑曰君子在朝而刑政清者吾儕小人之所庇也周之嫠婦尚不恤其緯吾當問筐篋中物而已耶予深服其言有子允懷既壯君益不問生産一室之內左圖右書雜陳酒醴鮭脯與親故爲樂弄負狀之孫而已君以正德丙子生距其卒爲歲六十有二娶于陳有婦德子一人卽允懷爲縣諸生歲癸未塟于練祁原祖塋之穆穴銘曰

繡裳是妻不如被褐之徐徐畫棟是居不如環堵之于于典籍自適壺觴是娛宅于不爭之野

行于無競之途庶幾乎少游之志而君乎之所謂有餘者耶

## 龔震軒先生墓志銘

昔龔君端言受業于先君門下其文高奇絕倫我大父之喪君為志焉有子曰象貞諱世忠學者謂之震軒先生萬曆己丑葬于南城之西其子欽仕求余志其墓君之先世顯于宋者曰節度使識員外郎宗元朝議大夫程祠部郎況皆有功效可紀至　國朝正嘉之際有工部尚書弘稱名臣累贈其祖德華父偰為通議大夫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即君之高祖曾祖也祖引搢揮僉事端言諱論君之生甚去綺襦紈袴之間未遠也宜其餘澤尚能沾溉而貧不能就學年十六始知書一年而通經又一年而名出同輩上時倭奴蹦踐吳中督學御史不復行部檄諸生至句曲日為兩番試之辰入者巳出申入者酉出士多失次而君文義沛然已而不得志于京兆遂修其遺經以教授為事而已君至孝毋病欬逆唾壺不去手既歿而殯於別室遇風雨作君在學舍從晦黑中奔還繞屋涕泣呼號恐屋之圮也聞者莫不憐之居常依于忠厚有責已者不忍發其詐有讒已者不忍質其誣有利于己有害於物弗忍為也真無愧于篤行之君子矣君生于嘉靖癸巳卒于萬曆甲申年止五十有二甚晚而向學蚤而息焉然三十餘年未嘗一日不游泳于訓詁之間雖坎坷以沒世而理其殘編以傳於後未為無所貽也配朱孺人子二人長欽仕縣學生次欽佐大公卿之後豈無中微苟能于茅茨之中不厭莪菽而諷誦先王之風以俟天命後之人必有顯者銘曰



吁嗟先生累世為儒貽厥子孫目染耳濡譬彼良農務此菑畬豈無水旱不廢耰鋤會有豐年百庾相扶寬鬼安止南城之隅福其後人執此契符

## 婁巽之先生墓志銘

維我先君以孝友為宅詩書為田所成就門下士多矣婁先生巽之吾毋之中表弟也吾兩兄又從學焉故于門人中最親且暱時升不夭六歲而先君棄之先生時稱其遺言往事以相訓誨今歿三年矣是歲癸卯先生之子堅丨以十

二月二十日葬于公孫涇之南先塋之庚位爲狀與書而屬之銘俯仰五十年間嗌嗚咽流涕不能自止也安忍爲枝葉之詞乎先生諱應軫巽之其字世爲長洲人國初以力術隷太醫院先生之曾太父瞱大父綱始徙居嘉定二世俱還葬葑門父栢以醫遊淞江之東先生十歲巳通誦毛詩貧不能得經師廣信太守沈公見而憐之令更受易後遂受易于先君少卽自力于學與毋夫人共一燈非夜分不休毋子相勞苦或至相泣未弱冠補博士弟子第一子爲兒時



與先生比屋而居乳者日提抱以遊稍長過其市南新居庭宇修潔圖籍在列花木成行屐履之間無錯置者先生以教授共養其親及其兄嫂雖貧晨昏魚菽之奉必適于味家人怡怡無不自得之色其兄称貸于人以置藥肆巳而折閱不能償身又病發先生衣食之餘錙銖而纍之卒無不償者兄弟相愛無間兒女至前莫知誰子也迨老不復關白家事矣一日鬻田得數十金分散弟姪隨手皆盡謂骨肉間有不得其所者而吾獨豐衣美食不能一朝安也及堅自

遠歸聞之而喜閨門之內孝友之風可尚也有郭外之田百畒因藉其租稅以給饔飧然遇樂歲亦不忍取盈焉凡市貨如其言而歸直久之人亦不忍欺也堅嘗論古之英雄所以通變成務者殆非一端未必如儒者之拘拘也先生非之以爲士當修其仁義忠信而巳不務德而以機權自喜非止召怨于人蓋亦求多于天伏波將軍所謂畫虎不成者也晩讀爭士之言意頗信之堅爲諸生有聲屢不得志于京兆四方之士爲之太息而先生恬然不以爲恨蓋能以止



足自安耳生于嘉靖巳丑正月七日沒于萬曆辛丑正月七日配張氏與先生共起于囏難能以孝穆勤勞成先生之意銘曰

士有百行忠信是資譬彼作室必營其基凡今之人弗梧弗枝上雨旁風丹堊襍施豈不煜煜傾圯何時吁嗟先生茂茲孝慈舍純履信闇然無奇如農殖穀珠璣弗齎又如織紝始於一絲華葉不繁厥實乃滋物亦有然人獨何疑求言後昆百祿綏之

曹毅峰先生墓志銘

曹毅峯先生少游庠序士誦其文老居鄉鄙人稱其德年八十九以終聞者相與嗟嘆之歳辛亥二月辛未葬于閘港之原其仲子日省謂余婚姻之家也具其事以求志焉先生諱仕尭字子高别號毅峯其先汴人自宋南渡居上海之北門至先生之五世祖泰置别業于嘉定之七都遂移家焉至其曾孫曰錸好行陰德錸之季子曰意配朱氏是爲先生之考妣先生務冠而孤又踰年而喪其大父與老母弱弟居時賦役繁苛而江海之間其人輕心好鬬而善訟先生



枝梧公私之事未嘗廢書服闋補博士弟子縣令萬公見其文而異之及與之語以爲材可任使也會有倭夷之難萬公在圍城中爲戰守之具出入冒矢石常與先生俱寇去之後閭里蕭條披草萊拾瓦礫以治其田廬而學益進邑之大儒先生及少年之能文章者交譽之每諷誦古人之書微言與旨有會于心輙踴躍以喜旁若無人平生愷悌愛人人有急必赴之隣有毋死而不能斂者夜半叩門以告盡出囊中錢尚不足辦事乃以所愛玩古鼎及罇罍之屬與之蒼頭得遺金于道以半獻先生先生盡索之以還遺金之人而自以錢物勞得金者叔父病甚其子避役四方先生兄弟朝夕視藥物竟不起則附身附棺之具務爲誠信不以俟其子也有姊嫁于龔而寡且貧携其子以歸朱孺人弗善也先生卒撫之再爲之娶而後析箸焉平生聞人之善惟恐忘之與人居退然若處女及臨大事意氣慷慨久要不忘千里之約如在足下既謝去諸生業前後縣令與直指使者數加禮于其廬臨没教戒諸子皆質行之事銘曰



夫人樹德如樹斯殖朝夕勞之惟恐不殖既蕃桃李亦蔓荊棘夏或不陰秋或不實豈弟君子莫怠爾力作善降祥允矣不忒

## 金隱君墓志銘

金氏之先居羅溪之陽以力穡爲業而鄉人愛慕之君之曾大父璧璧生昂昂生棣棣娶于陳生三子伯曰翊仲曰玥君其季也諱璐字廷傑别號守齋陳孺人之毋弟世寶無子君少育于舅氏已而陳氏遂絶兩世四喪及其舅之女已嫁而死者皆君經紀其事君事二兄如嚴父伯

兄爲治內仲兄爲治外會伯兄之子與其孫相繼舉于京兆以文章道德爲時聞人而君之伯子大雅有名諸生中兼通醫術遊公卿間而諸孫各以其才自見於是門戶益大君以富壽康寧安居飽食于桑梓之鄉而考終于太平無事之日可謂福德人矣予嘗壽君于八十時言其黜華而抱樸去漓而養醇雖機械在前常以至誠處之雖闇然于外而內實了了雨暘將至與徵貴徵賤每先知之人無良賤一再見輒知其爲人平居常牟子母之息其所假貸負之者十



不一既畢事恕之者百不一尤能容人之過而量其所不及有少年詈之若弗聞者或以告君君曰安知非詈他人乎嘗見一蛙出舍中俄自去其皮君以爲不祥亟遷去無何居者旬月死十三人人服君之明決居鄉則問其子稼穡事入城則問諸孫講誦事不數數對客而禮重儒者坐客方語從屏間聽之客去則語其子某言善某言非也悉有條理一歲冬雷游主人憂明年不登君曰閉藏之月陽氣旋發旋伏無傷也春後陽氣未壯而驟發聲乃不能自斂耳已果

有年配劉孺人邑之名家有兄畏齋通儒也孺人遣其伯子從之遊故聞見日廣居田間常以鷄鳴起具數十人食能知奴僕甘苦人人爲盡力兩姑之間俱得其歡平居肅然罕見其笑勤於紡織至老不衰家人化之無遊手者銘曰

少承父兄之規故終歲勤動而無憂老受子孫之養故終日逸居而無求無公私誰讓之累無骨肉契濶之愁姓名不挂于案牘疇咨不困于交遊不矜情于毀譽不用意于恩讐徜徉三世四海同休



## 俞府君墓志銘

天啓五年三月甲寅俞府君與其配周季兩孺人將合葬于大里港崑字圩之先塋其子文雄具其考妣之行事以請銘于余余讀其文則孝友慈惠之意溢于語言之外因得其爲人益醇厚長者刑于其家又以知俞氏之世德不衰門戶其益大也已俞氏之先居河間元末避地渡江來居婁江今太倉龍福寺佛前鑪識文有俞福一者則其始祖也嘉靖間子孫猶展拜其墓至君之高祖澄弟江俱有篤行爲鄉黨所重江

有子鶚爲州學生克歲賦爲縣今澄生鵬鶚鵰
分居青浦子孫遂蕃鵬生祥禧禧君之考也君諱
滔字仲淵别號怡泉至性過人事親以孝聞有
兄剛嚴與人居多所不可而君白首未嘗失其
懽往來毘陵震澤間頗能致什一之息中外貧
者輙以給之故生產不殖中歲好二氏之言虔
奉道家所謂三元者然亦時時獲神祐嘗從靖
江歸中流遇颶風舟振撼欲覆舵師無所措手
足同舟者自分死矣君獨默誦三元經俄若有
挾舟而行者倏忽已就岸非衆所望也自是持



奉益篤梓其經流布于人殆萬卷又嘗得消渴
疾養痾吳門僧舍中一日游靈巖山遇一人深
目昂鼻蚪立視君意閔君疾探懷中藥如菽以
授君君敬服之入口如甘露味所苦已去會同
行有病足者療以餘藥立愈皆大驚以爲俞君
爲神仙所眷如此平生以禍福由命當倭奴躪
踐海上東土肝腦塗地人人避賊四出君謂死
生命耳安所逃竟安卧不出賊旦夕經其家亦
竟不入里中皆言此福德人也初娶朱娶謝皆
病瘵而夭繼周氏家人宜之媢黨詬之生一子

一女亦夭繼季氏性行類周黽勉同心者四十
餘年撫子女備有恩勞且有慧鑒諸孫尚賓孫
儀王爲嬰兒時輙指以示人曰此門戶所寄也
今見兩文學君則知孺人之識早矣君生于嘉
靖戊戌卒于萬曆乙卯周孺人生于嘉靖庚戌
卒于萬曆戊寅季孺人生于嘉靖乙未卒于天
啓甲子子一人文雄也夫儒者言天道遠人道
邇則可矣至謂無鬼神則紀載以來耳目所及
者焉可誣也且畏聖人之言者朝夕服膺焉必
不敢肆焉入于非僻斯固禎祥之所集也況于



奉持明神若在其上若在其左右有不與福會
者乎若俞君之事亦異哉凡後毋之爲不慈者
何可勝數乃俞氏稱後毋不啻口實雖其母德
亦興家之祥也銘曰

神之洋洋鑒臨在茲化導群生垂此訓詞是崇
是依百福所綏有善男子佩服不衰亦既蒙祐
蹈險而夷鬱鬱嘉城滄江之湄猶有餘慶靈異
其磨之

朱府君墓志

朱府君諱津字子問邑人號之曰半村居士其

先居祭明子孫既蕃或分居太倉已又分居蘇州之陽山而君之大父獨居婁江之陰至子鑑有宅一區有田千畝爲鄕人所服子三人伯仲俱早夭君年十四而喪父里中爭魚肉君君倜儻曉事意氣過人造次應對皆中機宜諸豪有力者莫能屈平居出入里巷常與長者俱同時少年不敢望也居數年而其業益大然君不能齪齪米鹽之務盡交邑之賢者及四方名公卿大夫至于當世詞翰之士無不傾心慕君君又好圍棋握槊携蒱少年諸戲食客常滿坐自推



星理氣及調鷹相馬彈絲吹竹度曲蹴踘之流時集于君家君出應公家之役又從縣官商確田賦繇役諸利害歸與賓客飲博游戲達旦不倦然慷慨多大節有烈士之風有富人無子以三千金寄君所出遊江湖數年不歸其族人求中分之君笑曰人有三千金不以寄族人而以寄我我豈有異心乎又數年而其人歸函封宛然尤好赴人之難而振其貧乏平生爲人居間解釋文網及所捐施千百金者往往有之配潘孺人其大父以進士起家爲秋官大夫二父並

舉京兆兄弟有德義文章爲時聞人孺人心慕開斂如通明丈夫能佐君之志意而輔其所不逮組繡飲饌精絶于人諸大家婦女食祿數十年歷京邑大都然論閨門四德必以孺人爲首家居肅然奴婢數百人無敢譁而笑語者出入廊廡不聞履聲君晩歲與諸豪爲怨十九對簿中外大小事無廢者問遺親戚如平時園圃披葱種蔬之類一一皆舉君有庶毋二人事之甚謹至老不衰二毋常泣而言曰吾未二十而爲孀然白首不知爲孀之苦者以我公有佳兒佳



婦也君生于正德丁丑卒于隆慶己巳享年五十有三孺人生于正德乙亥卒于萬曆庚辰享年六十有六子二人長用楫爲邑諸生娶張氏氏次用霖娶秦氏女一人適諸生張定安萬曆壬子閏月十三日壬申乃克葬于楊林涇之新阡襄大事者君之孫長祚長祐也

三易集卷之十七 終

三易集卷之十八目錄

志銘凡十首

龔治甫墓志銘
張君日墓志銘
秦汝克墓志銘
朱濟之墓志銘
錢令甫墓志銘
叔祖元吉墓志銘
從弟叔美墓志
李子化室陳孺人墓志銘
誥封夫人金氏墓志銘代
旌表節婦莊氏墓志銘



三易集卷之十八目錄終

三易集卷之十八

志銘

## 龔治甫墓志銘

余友龔治甫諱自修大父奉政大夫蜀府左長史有成父郡學生逢母譚氏龔氏自唐以來世有聞人大江以南無別族焉長史公在嘉隆之際爲縣閩越間當山越海夷之衝身居兵燹中者累年著功勞於世君生于癸丑卒於癸未後二十一年癸卯之春三月庚申其子愼行乃塟君于界涇之新阡元配潘孺人從焉蓋自長史



公及其二子君婦之喪俱未塟遠者歷二十七年至是始營封窆人以爲治甫不死不令七喪久暴露也余少時同學相厚者十餘人翩翩然各負其才氣以爲終不泯没于世治甫往來其間人人相親善既没之後趣舍不同顯者建功名于朝廷其不遇者亦得讀書談道以樂餘年獨治甫奄忽早世不見男婚女嫁將可悲也已然二十年間諸故人有憂樂之事皆歎治甫不能同之至于人事轇轕形神俱罷又歎治甫在當能爲我解紛若緩急無告則又曰吾失治甫

故至于此益治甫爲人開明直諒而忠於謀平居焚香晏坐矻不問户外事及交游中有不能自爲計者輒以委君君既諾復與其人遊燕若不經意至期則事事皆辦能濟人於當厄有所假借如取諸其寄此所以久而令人思也方長史公致王府之政君之父與其仲自吳迎之道途萬里往返動以歲計里人以君少年多生事端欲以沓君君從容條答盡得其要領自是慫家不敢有加于龔氏家僮數十人好爲讒以携二父之意君必推求蹤跡所起隨其罪輕重箠



撻之事已而後關白二父則二父懽然余謂爲人子弟不拘拘于禀命之禮而務存其大者此可以爲世法也潘孺人二十而歸家人宜之五年而夭殯于寢之左个與治甫精舍相接治甫未病時爲余言一日凭几而坐忽聞相呼聲則孺人語音也君應之曰室無他人便可出見竟寂然益數月而治甫卒嗟乎異哉衆者誠有知乎固相俟于冥冥之途耶子一人即愼行也志行類其父今爲博士弟子葬在長史之墓西百步銘曰

澄江如帶連沙如襞青蘋白葦樵採絕跡有封若堂龔子之宅雲月爲曉風雨爲夕室人同歸如鼓琴瑟以保子孫千載無斁

## 張君日基志銘

東海有獨行之士曰張君日窮而不憫困而不懾潔身修思於蓬藋之下冲然泊然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年四十八而卒國人哀之其友徐兆稷孺穀輩相與經紀其喪是歲之冬卜地於深浦之原邑之賢士大夫各致賻以塟君之父母而祔君於其昭蓋君之父母貧不克塟也



余則銘諸石而納於藏焉君之母夢日而生君故初名旭徵已而名表卒之歲乃更豫凡張氏之譜云其先以永嘉之亂避兵江南居海濱之曠地其後遂大然唐宋以來不詳其世次蓋聞張氏十一望不知君何祖也君之曾大父濂大父果皆富而能施以豪傑自命父師禀敦篤君子也嘗主給軍餉爲人所乾没遂破其家是時君已有聞於時補郡文學第一人公卿子弟爭願交焉然而盡失累世之業僦居城中或冬月不能著絮往來紈綺間終不以告人人亦莫知

者家唯一婢有姻親負豪家錢方被窘君鬻婢以代償余聞而就君欲更計之君徐荅曰吾適之耳不足煩諸君也於人不爲昵昵之語亦不爲鑿鑿之論若無短長至於所以自持者終不可動也交游中見君落落莫莫無不有意乎其人然一再見之後巳盡其人之賢不肖黙置去就於中不苟然定交而巳既黙而好深沉之思常高卧偃仰同舍生或終日不得其一語及其錯綜千載揚搉百家深切辨明有非淺中之士所及者迴來制舉之文靡然頹敗矯誣爲深謬



悠爲麗無所不至而君獨温淳典雅未甞爲離經畔聖之言以相炫燿讀其文亦可以想見其風度也於戲君之志節皭然庶幾乎飢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者而又精析名理文質斐然藉令當晋宋間固在有德有言之列唯其貞不逢俗學不近名是以世鮮知之雖然知我者希則我貴矣余故命之獨行焉君常夢山河大地悉化爲呰提然則五濁之世固不能久溷君者耶

銘曰

人亦有言不忮不求昔在聖門貌焉寡儔凢今之人滔滔濁流嗟哉張君闇然信修白雲在天望之悠悠生于斯鄕没于斯丘千秋過者式此松楸

秦汝克墓志銘

余所厚善者多家東城朝夕相與爲率眞之游絕寒温之言畧迎送之禮好稱人之善成人之美而掩覆其所不逮壺觴之會間以六博不廢調謔而終無浮薄深刻之意盖秦君汝克于其間年最長容色温然愷悌之意溢于眉睫心如其面行如其言若不知衰世有機械之事闗鑰之防及其没也遺命勿爲墓中之志其子兆鯉



涕泣而請曰大人心事豈可不令子孫聞之君歎曰吾惡夫志者好諛人以所不能而誣以所未甞爲之事如粉繪傀儡容貌甚光而以爲先人死者有知必羞之矣吾死但令知我者志歲月焉可也嗚呼君托跡廛市不自異于庸人余與游處幾四十年以爲長者表裏一望可盡而不知其中有介然不可一世者則余亦未可謂深知君也秦氏之先世居學宫之東至今墓有大杏蔭芘隣舍至元中曰輔之者博學善著書

學者稱爲道山先生是時建縣垂百五十年而未有志先生始爲之曰艮者爲東南儒宗入國朝之始祖曰安一安一生達達生塤塤之第六子曰鍍鍍生山君之大父也富甲一鄉而饒以詩書有子九人僮奴指千故居不能容于是分居東城今東城有巷猶蒙秦姓焉君諱浩字汝克別字養完爲人豐頎廣額眉目如畫徐言雅步于書沉潛而善悟自少試于有司無一廢卷而卒困于京兆至性依于孝友不數數與人事而心知其非偘偘不復假借利害愛憎弗知也



銘曰

嗚呼秦君于事泊然若無所可否而有不可奪志者則烈士之立義不侵于人油然若無所去就而跡其與游必履道坦坦者乃相與同心而斷金盍惟老于布衣諸生而已若遭遇于時豈庸庸與世浮沉者耶

朱濟之墓志銘

余友朱濟之內無治生之憂外無希世之意日與其徒奕棋飲酒未嘗有寵辱得喪之感身處澆俗機械在前戈戟在後君放言高論唯意短長無所避諱而利害莫及焉朝廷之事薦紳先生不及知者君莫不聞當代閥閱之家雖其子孫所不詳者能道其所自家有圖史千卷名畫法書尊彝玩好之物羅列室中良辰令節必致其故人採擷名花之英徘徊美樹之蔭談笑傾倒非月夕不罷風雨晦冥則焚香瀹茗賦詩味懷多至千百篇四方之賓客至者未嘗不留留未嘗不醉歲中不數數出戶偶過故人之家必懽然一笑若自遠方來者三伏未至輒棄巾幘雖見所嚴事者袒裼相對無迎送之禮身不被



風雨足不踐塗潦者殆四十年嗟夫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富者患在多藏貧者憂於屢空狥當年之榮者營營如餓隸矜後世之譽者廩廩若拘囚若夫養志三畝之宮放意六合之外曾無譏讒之累永保性命之期蓋千萬人不能一二也君十七爲縣諸生性至孝友嘗其父對簿時君爲條對始末庭燎燼爇衣及肌不動當事者以此重君事遂解散平居好述孝友之事意氣鼓舞若親黍耩翱翔於其間者朋友有無唯力是視卒之日哭於其室者若失天倫焉元配張

氏爲安吉州守翯之女也通詩書能奕棋投壺恂恂如書生嫁未朞年而夭繼晉氏而養于其舅魏氏二姓皆崑山之甲族也孺人恭順不妬謹事姑嫜夙興侍立至中夜不敢傾倚見有所誚讓則顏色無主徐察其意旨所在而解之及送終之日悲戀過甚宗族稱孝焉銘曰

少而明經不及以顯榮老而爲詩不及以成名然以是貽子孫之典則而陶冶其性情若令君逄時遇合而馳騖于軒冕之途或與世之作者爭奇鬬麗于翰墨之場其爲戕生傷性一也惡



能散髮肆志以終天年而悔吝不生也耶大夢既覺孰得孰失當欣然一笑于太虛之表其視得之若驚失之若驚者爲何物哉

## 錢令甫墓志銘

海虞錢君令甫卒于萬曆乙未其子謙貞方在袯襫天啓年月日謙貞乃克葬君于墅橋之新阡問君之遺事于諸父昆弟及其平生所與遊者述爲行狀且以其從兄宮允受之之書謁予而求志焉夫以君之材之美而不得年與位其所欲自見于世者百不能一二也知君之志節能叙致以告其後人者十不能一二也予既未獲與君游又無斐然之詞可以發揚幽光其何以責墓中石而慰仁人孝子之思乎君諱世顯字令甫其先出吳越王之冑宋季有通州守邁邁之子元孫渡江家常熟之奚甫至九世曰元禎授承事[illegible]生體仁贈刑部郎中有子五人長順時中嘉靖已未進士今宮允祖也次順德中嘉靖乙丑進士官至憲副君考也君生二歲而爲叔父觀海後父命也君明慧絶人受書目過輒誦垂髫入黌宮朗朗獨秀諸生人人自謂弗



及也從兄贈宮允公爲人士所宗一時能文詞者爭取裁焉然稱君爲異才當一日千里性復通曉庶務從父于官扉屨之間必得其任所至有恩施于人自驛傳厮役郡縣供億之吏皆稱憲副公仁而不擾君實彌縫之君嫡母趙封宜人所生母沈所後母徐奉事三母間慈愛備至各盡其歡三母亦各自以爲有孝子不言而能適老人意與其伯兄友愛殊篤事事欲歸美于兄雖有司都試常恐先之好振人之厄以緩急來者即非力所任必黽勉以荅其意更自假貸

不恤也少善書法有晉唐人風度吳中名家獨謂君方來過人愛畜古人遺蹟能辨三代以與彝尊罍之製兼好擊劍善弓矢解音律能鼓琴所事必欲臻其妙蓋心志通明而神王氣盛故集多能以勞其身卒以形神太用而成瘵疾竟用不起年僅二十有五嗟夫天若假以中人之壽必不落落于經生間一旦遭時致身必當有所建立以成名于世非旅進旅退者而已今者修其志行于鄉黨之中而留名譽于朋友之內不得為一方之老成人以示後生典刑古之



人蚤世而名傳者以其著述傳也君方殫精竭思于徘偶之文冀取一第以不墮家聲非垂後不朽業故其黼黻之性唯同進者知之耳然其疾革之際手提未孩之孤以付後死者尚未知所終今卓然著名士人之林亦可以無憾于九原矣君配徐一子謙貞也銘曰

武肅之裔散處四方文武忠孝世德用光爰來海虞十世其昌吁嗟令甫蔚然有章松柏之林寔生棟梁豈無蓄翳中道毀傷受命其獨終當發祥千尋之材亭亭在旁斤斸方來兆此幽房

## 徐女廉墓誌銘

余友徐女廉諱允祿年六十二而亡吳越之士推重其人以為海內寡二者蓋四十餘年而君顛躓困頓不得志于有司者殆亦四十餘年然其志節卓然自待以古之人造次不入非義博學方聞通古今事變識與不識莫不歎息以為非濁世所有者終莫能泯也君之六世祖瑄官至中丞有功延綏為當代名臣子嘐亦成進士至少參嘐生灌為縣諸生盡廢其先業為窶人灌生傳傳生應敏君之考也為縣諸生君頴異



絕人年十五就童子試郡守李公賞其文謂與奇童李名芳沈紹侃並驅三人皆嘉定人也是歲入郡學為弟子時已名聞四方後三年學使者謂變壞文體被黜特以年少收入社學自是文益奇一篇出遠近爭傳誦之謂為雲蒸霞爛紫鸞朱鳳翔舞霄漢間各欲延致之而獨不得一當有司之目後二十餘年乃獲一試京兆復罷歸時冢宰孫公翰林學士馮公吏部顧公皆願交焉而王文肅公父子深加推獎謂目前無此人是數公者皆當世聞人為文章司命嘘拂

吹生齒頰所及立見光彩而君終無一言借其推挽亦有陰為君地者而君落莫自如自謂時命宜爾也君弱冠喪父家益貧半菽而食雜以藜藿為二弟婚女弟嫁皆假貸以集事已而有祖母之喪仲弟死有遺孤又喪其室人長子既婚而夭有遺腹孫亦殤生人之慘酷無不備而君阨窮中矯矯不懾高談雄辨滿座推服性又好客客至輒留出其粗糲共食或不能飽君亦不以為意初余自郊外入城君時時止宿君與友人劉价伯談說經史余擁被坐與相酬荅各



盡異同率至夜分後余泛濫無常業聊以筆研自娛价伯兼通歷律堪輿陰陽術數別纂歷代事成書幾至千卷君獨表章聖經初為易說旁治毛詩尚書又理春秋三傳作史論自周威烈王起至元順帝止凡若干卷以君制舉之文而致身通顯誰曰不宜無何遭逢坎坷不得與初學庸兒伍乃若參酌先聖之微言以垂示將來固不朽之業也而其書出于淪落憔悴之人身沒之後誰復有知君者吾又恐其以覆瓿也子二人永京永邑庠生二女未嫁餬口之計未有所賴君平生常以義命自安若以他人處之有不任其憂者矣銘曰

士不逢時一龍一蛇然唯世無知者故玉混于石珠沉于沙汝廉之文流布海內而學士大夫已採擷其芳華乃其終始翺翔捃摭以沒世人亦有言時耶命耶晩而羽翼前經其書滿家後世觀之尚可想見其人子孫保之勿俾疵瑕

## 叔祖元吉墓誌銘

維唐氏之先在蜀成都宋靖康間我始祖以道從康王渡江居浙東之紹興宋季我十二世祖中和為嘉定州學錄子孫遂家焉蓋至於公十



世矣我先世多異人十世之間譜與傳志之所不能詳而後之人猶得聞者則以公及見諸父諸兄而能述之也公嘗言曾祖士英無疾而終晝坐見兩青衣童子蹁躚而來長跪以迎遂命沐浴正冠坐而沒皇祖尚質預知死日自調度喪事甚悉蓋二祖皆工於醫雖不學神仙度世之事而法於陰陽和於術數自與道合尚質生文盛是為公之考公六歲而孤煢煢與母居幾無以自存十八而娶徐孺人乃以強力纖嗇支

吾其家遂能自給公爲人倜儻愷悌與人語無親疎必吐肺腑千以私者雖親弗應事毋以孝聞有寡姊居養之二十餘年至於送死皆從其厚族人嘗罹難之際必先赴之臨利害不怵也縣有大事令輒俾公嘗有坐戍者實非其罪行金以求免公却金而白其冤倭奴之亂所徵山東兵有識公者以槖中金置公所會戰死人無知者公以歸其同伍運糧至京師同事者負不能償公以百金代輸官而終不責報以　恩詔受冠服有司聘爲鄉飲賓題名於旌善亭徐孺



人生長富室而不辭井臼勤於耕織居常率以夜分罷屢空時織屨輒至旦外家或遺甘膬必分餽諸姑待諸子諸孫皆有恩意葢公剛直疎大而孺人以和柔纘密濟之用能持其家而睦於宗黨之間公諱宗祐字元吉號懷靜生於正德乙亥卒於萬曆丙戌孺人後公一年而生後公二年而卒子三長虞世次虞禪縣諸生次虞際諸子不同業而以克家爲能以不罹王憲爲賢皆公之教也銘曰

少而孳孳老而怡怡生也同心死也同穴於斯東門之外清流縈紆是爲子孫世世之基

從弟叔美墓志

嗚呼余從兄弟六人余與叔美皆其季也叔美諱時彥卒年五十有二方未病時嘗笑謂余諸子曰古之達人未嘗諱死也吾欲吾兄爲吾志吾且朝夕觀焉異日者納之墓中庸何傷乎諸子不敢言也没後乃聞之嗚呼余生辛亥君生癸亥相去十二年意者恐余之不及爲斯志也嗚呼悲哉乃今竟及此哉我唐氏之先世居成都宋之中葉曰以道者爲太醫事康王遂從度



江居浙之紹興曰中和者爲嘉定州學錄生永卿爲平江路醫學教授定居嘉定歿而葬焉是爲嘉定之始祖永卿生景良溧水州醫學正景良生守仁諱仁仁生公鉉諱鼎當洪武初舉賢良方正爲工部主事左遷樂清主簿我先世或治方伎爲醫官或治經爲博士弟子或成進士多有通人高士交當代名公卿至今翰墨多藏于家高大父諱椿著原病集行于世曾大父諱烱四五歲試爲五七言一時詞人不能及也大父諱垾學爲醇儒有子二人長諱欽堯爲江左

名士之冠通古今學有濟世之志以歲貢爲撫州府訓導將升之考也次諱欽訓博聞高行自方古人以醫爲業將彥之考也自先世爲醫常雍容卒歲而無衣食之憂我叔父常有絕俗之志不欲以生産自累郭內外無一頃之田君又蚤歲而及于大故蕭然無以爲生而益自矜奮究心于制擧之業巳而爲縣諸生其文精切後拔光采四出同舍生皆稱之而終不得一遇又數年東据西拾始別置田舍于西城晏坐一室將以圖籍花竹自娛未嘗求多于造物而亦不



能久有也嗚呼痛哉君爲童時慧而開爽意志軒軒然家人皆異之與余交愛尤至然燕閒之會起居非時言笑失次必加誚讓雖一時未及言後必追數之至老猶然而恩意彌篤其至性過人二親之喪欲身殉之長姊寡居而貧朝夕念之不忘及病甚諸弟方欲經紀後事而君爲治木已畢葬之日匍匐土石之間恐毫髮有不堅寄者既封而後寢食復焉季姊仲兄居于郊無十日不相聞者余與伯兄在城中無三日不見者宗族無親疎皆聯而合之賢者欲令如肝膽之相依不賢者欲令如臂股之相輔與人交務全終始憂其憂樂其樂所嘗受恩者中心藏之惻怛之意發于寤寐苟可以報德者忘其勢之不逮而欲爲之也嗚呼居窮阨而不憫當强暴而不懾以孝友恊和其家以忠厚之道彌縫其鄉黨朋友是宜爲天之所祐而位不得以盡其材年不得以終其志可痛也巳

## 李子化室陳孺人墓志銘

吾邑當成弘正嘉之世號爲殷富矣閭閻之間多賢豪長者居則以孝弟力田爲鄉人倡出則



佐縣大夫經營四境之事雕甍刻桷往往相望歲時問遺往來之禮不絕也而其相慕甚者則相與爲婚姻蓋東廓有陳公炎者與新涇之張公潮最善孺人爲陳之長女而張之甥李澈有子曰一鵬字子化與孺人同年生時猶嘗張姓見謂爲從子也遂合二姓之好焉余少時讀書外家外舅謂子化爲兄外姑謂孺人爲姒余是以數見孺人孺人性柔和整肅終日溫溫然造次未嘗失其常度子化入中門則起立如見尊行歛容而坐怡色而言奴婢常百人皆善遇之

課其作業即不稱指終無惡聲一宮之內雍雍肅肅酒食之類皆有法度爲乾肉濡肉藿葉切之報切之必均慈薤之不調醯醢之不和不敢以留賓客李氏故爲富人而兵燹之後重遇凶年家事漸微然孺人之子紹先方爲諸生有聲日夜治舉子業思一奮以爲其親暮年之娛而孺人不待矣孺人卒之十六日紹先將奉其柩以從子化於先塋之穆穴而屬余以銘欲述其毋之遺行則嗚咽流涕弗能詳也余故畧敘其所見而無飾詞焉蓋禮稱女子十年不出姆教



婉娩聽從學女事以共衣服納酒漿籩豆葅醢既笄而嫁毋命之曰必敬必戒無違夫子則古之所以爲婦者可見矣閫外之言閫外之事固不與也孺人之婦順其備矣乎即他事何庸稱焉銘曰

婦人之德無非無儀當饁如賓令問不衰何斯人斯如梟如鴟淑愼爾止毋惟女師新涇之水清且漣漪雲月澹澹風雨淒淒嘉城鬱焉可以逶迤千秋萬歲過者式之

誥封夫人金氏墓志銘 代

大宗伯徐公出入中外四十年履道守義中立不倚不取違道之譽不樹背公之黨于世路之險夷名位之遲速泊然不屑意也及家居之日覃思六經尚友千古而絫考當世之務所與游者皆談道講藝脩然塵外之士貨殖之計求田問舍之言未嘗出于口入于耳先文定公稱公高曠夷簡非今世所有固其天性然而夫人治內實有以成之矣夫人姓金氏家世崑山弘治中攺屬太倉父夏濵州同知毋沈氏初宗伯公之元配累贈夫人歐氏早卒繼封安人王氏有



一子一女而卒于是夫人來歸時宗伯公爲荆州守　景王新封請沙市益其國租市民驚恐欲亂公爲請命以死爭之　肅皇震怒有　旨逮治離郡時荆人擁道號泣者數萬人夫人就道婦女千百爲羣以肩臂翼輿而行行不得前哭聲動江滸當是時公不自意全人謂公不量時勢以遠臣抗藩王徒取死無爲也乃夫人終無一語讁公者已而事解歷藩臬至撫治中丞召爲秋官侍郎受三品封矣已而晋大宗伯以建儲禮成封二品夫人夫人明慧嚴重而勤于

治生既貴猶紡績不休羣婢作息皆有程期醯壺醬瓿必得其任米鹽出入無敢肩越者尤持大體示三族軌範家廟四時之祭身不離庖厨見羣從子孫如子孫宗伯公無日不對賓客水陸之珍咄嗟而辦族人貧者歲時資之故舊病老不能自存者問遺相望于道歿則爲之韡前後不可勝数隣舍有婺婦賢孝有高節夫人與相厚如母女然姻親之家厚往薄來有所須必滿其意公尤重其有識嘗謂某某雖欵洽後當相負已而果然公嘆曰是張丞相家苗夫人耶



公没十六年而夫人卒爲萬曆庚戌至天啓壬戌十一月之庚申乃合窆于吳縣之彈山 詔所營塋也元儆滂泣稽顙而言曰元儆不天夙遘閔凶未期失母長于保姆之手而不知水火疾病之患者夫人調護之勤也既就傅訓晨出暮還則起皆依夫人時王父已老宅心事外而目前一孫無復譴呵慈而加督課者亦唯夫人王父捐賓客之明年而先人無禄遺孤煢煢人所魚肉而先世之薄業幾至掃地實頼夫人鎮之然而愁居慴處爲日久矣向也攻苦韋句山守累年貢得綿半通之綸盡一日之養而不可得玆者獲守五畝之宅泊然靜處見女滿前滋味之甘可以博夫人晨昏一咲而終天之恨無可告語矣唯是墓中一片石得名公長者一言賁之豈惟慰九原亦以示百世子孫嗚呼悲哉余既不能辭而追數夫人數十年間將恐將懼之日爲多爲之銘曰

雷霆之下孰不驚仆鋃鐺在前銜銜如故日月之際孰不傪張絲綸重至抑抑有常國狗之瘈前顛後躓行于羣吠之途不失珮玉之節而猜



猜自廢及夫將安將樂無敢太康如柦少君所言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所以永保子孫而流澤長者耶

## 旌表節婦莊氏墓志銘

郾城之西南二十里地曰淺江有陸氏自宋監江制都税諱知微者以來世居之嘉靖中有裔孫曰禹川先生諱濬字子深士大夫稱其耿介之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我先君之友我伯兄之外舅也故余兒時已識之歲乙卯薦于南京兆明年繼室以莊氏時貧甚家人不能繼

訃謗又明年病困知不起矣屬孺人之中表兄宣仲濟曰以孤寡累君宜亦志節之士不輕然諾答曰三年之內吾能令無失所耳以十九歲女子居罄懸之室豈能期之人情之外耶先生撫床而泣曰吾為孤塚矣時中外皆謂孺人天民之無告者顛覆無日而孺人志氣卓然臨危不懾道遠不懼以為賦命既然但為吾所當為耳後五十年義信於宗族名成于鄉黨事聞于朝廷不負先生不能出之遺言且以成孝子慈孫之美語云死者復生生者不愧此盛德事也



今則生者死矣與死者相質豈惟不愧而已哉孺人平居無自逸之時蚤作晚息勤不告勞家人有所關白毋從機杼間答之終不袖手而晏語素善女工尤精五饌他人莫能得其法而身非澣濯之衣不御非粗糲之食不甘歲時祭祀之餘必留以待親戚間有新衣篋而藏之常供假貸者質錢之資而已前母之子棐與母同年生仁孝人也以教授自給娶宣氏長于節婦一歲而于婦禮甚修節婦憂其疾病爾縫其空乏無餘力撫諸孫恩勤備至鞠子之閔斯雖分肌

損氣者無以加也年六十時里人列其事于有司萬曆之季蒙　恩賜粟帛表于其廬嗟乎自古女子立節閨闥之中者或大義所激慷慨引決於須臾或以室家綢繆之愛不可解于心亦有襁褓遺孤實其一體保抱提携如農人之望歲庚幾一稔焉故閔閔然不知歲月之遙孺人十七而歸十九而寡無所恃于前無所冀于後獨立不懼以終其身列于士林可謂獨行君子矣生于嘉靖辛丑卒于萬曆庚戌葬于淺江之原克襄事者棐之子永烈永熠永燿也銘曰



有鳳于飛托于危巢言喪其匹風雨飂飂竹華無實衆雛嘵嘵嗟哉卒瘏匪夕匪朝先君之恩我有久要五十年來令聞孔昭豈唯鄉邦受恩于朝淺江之原有封嶕嶢緬思其人九霄一毛我銘其石千載不銷

# 三易集卷之十九目錄

壽序 凡十八首

丘子成先生八十壽序
廣文周弘源先生七十壽序
張茂仁先生壽序
壽少保王公七十序
少師申公壽序
德化令錢一菴先生壽序
封小莊六十壽叙
殷瞻松九十壽序
大方伯龔石巖先生壽序
壽承德郎丘儼峯先生八十序
商山吳隱君七十壽序
別駕張吳山先生壽序
沈龍雲壽序
永福令徐攝山八十壽序
徐君錫八十壽序
壽朱隱君六十序
張文恒六十壽序
賓甫弟六十壽序



目錄終

# 三易集卷之十九

## 壽序

### 丘子成先生八十壽序

聖人之道本于庸言庸行而通極于天人性命之際蓋其幽明晝夜始終之說雜見于六經然皆微詞奥旨而未嘗顯然正言以示天下故子貢歎性與天道之不可聞至于季路兩問實七十子之徒所共願聞者也而夫子終不明言以為君子脩身俟命夭壽不貳至于臨大事而自知其所得之深淺焉耳言之而無徵聞之而無益不如已也世之膠膠擾擾憂恐愛惑莫知適從者既不足道而其明者雖了然于中可以發千古之聾聵然必及之而後知驗之而後信則又無由以語世之君子于是學者遂以為周公孔子之道可以善吾生而未必可以善吾死也自二氏出而後性命之説無所不盡固亦以瀟然于去來之際者為學道之驗蓋亦千萬而一二矣吾鄉丘子成先生自七八歲時已有志於聖人之道以仁義忠信為質而游于詩書之囿行于禮樂之途三代以還吉凶賓嘉之制沿革

損益與夫作述之意參考裁酌殆無遺訛若謂有王者與維新一代典章苟與之從容議論于廟廊之上可指諸掌也志既不酬而足跡不出于鄉閭姓名不聞于當世然數百里内公卿大夫之賢者與士之求益者有疑則取决焉有事則取正焉顧以爲篤行君子人倫之表率世教之綱維至于出世之事固非其所學也今年且八十矣二三子朝夕與先生游者方思有所以壽先生而先生適妨于食飲絶穀者幾兩月而神定氣和言笑如平時烱然自知有形者有時



而毀無形者無時而壞一旦不可爲諱必能皎皎去來視恩愛離合之際泊如也夫聖人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道教天下可謂懇至矣然不私其身而無所凝滞于物時行則行時止則止禍福利害舉不足以動其心故其道妙實與二氏合先生于玄玄之文空空之部雖無所不窺而平生言行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及其觀化委運超然不以芥蔕于中則瞿曇老子之徒號爲得道者無以過之余于是信儒者之功効而先生之闇然自修白首不怠雖不遇于世而實用之于身非苟然而已也今先生方齊彭殤等得喪獨立萬物之表以與造物者遊且自信其湛然不昧者先天地而不爲始後天地而不爲終則所謂維祺景福有不足爲先生祝者矣

## 廣文周弘源先生七十壽序

吾邑士人之宗曰弘源先生以孝慈雍穆教於家以忠厚通亮信於國於生産瑣瑣之事漠如也後來之秀受易門下者常數十人貢上春官爲郡縣文學於楚越之間因以覽九華之奇秀



五谿之幽麗及觀天台赤城求所謂金堂玉室者既而臨長淮之洪流尋孔子問官之處彷彿仙人王子喬遺跡而弔淮陰侯之功末老而歸方徜徉林谷以娱桑榆之日歳辛亥春秋七十凡遊先生父子間者謀所以爲壽而屬余序之余觀兩漢儒林所載各以其經傳之子孫子孫守之多至大官或爲萬乘師下猶不失爲大夫郎掌故至六代以來天下分崩縱横之士介胄之夫各效智力以取世資而儒者修其業於戎馬之塲累世不墜猶往往遇合世主以名位自

余蓋六經之道人事在其中而儒者之子孫生長聞見皆詩書禮樂之事所謂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與夫千里負笈聽義於藩籬謀道於枒臼者為力易矣今夫天下當文明之運自將相大臣及臺省之任莫非儒者為之而白首窮經坎壈於時者乃為郡縣文學垂暮之年得以飽四方風物其歸也尚有餘俸以為三徑之資是可無憾於不遇矣而其微言奥旨且以授其子孫以俟逢年至大官為萬乘師若大夫郎掌故豈非良弓之為箕良冶之為裘



稼者之取禾狩者之懸鶉哉故先生之伯子既以先生之易薦于京兆而其仲子與其諸孫方彬彬乎進而未已則先生固可計日以待余言之驗也余家以易授受者數世矣先君子錯綜六經厯幾用於當世竟坎坷于時而不能如先生之享有遐福舊學幾廢余是以有羨於先生之子若孫遂書其概然於中者為序云

張茂仁先生壽序

昔者仲尼之門莫非天下之長材秀民而季路冉有子貢之徒蓋其選也及其自許與夫子所以許之乃在於得一國以各見其能則聖門之所謂學者凡為天下拯溺撥亂而已故荀卿云用雅儒則千乘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而後三年天下如一諸侯為臣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而霸夫用之而千乘不能安萬乘不能霸則儒者亦羞之矣自聖人之教不明而天下始有道學之名其言動稱天人性命自顏冉所未嘗言而漢唐以來明君賢臣所以定天下其功業炳耀者皆以為不足為雖由之果求之藝賜之達聖人終身所成就者亦憮然不



屑也然而用其言危國未必以安亾國未必以存則與孔氏之學異矣予與茂仁先生之二子游因獲事先生蓋在師友之間今二十有餘年矣春之朝秋之夕風雨淒淒雨雪瀌瀌近未嘗不相求遠未嘗不相念杯酒談笑之間上述六經下鈎諸史言及興王所以興與興王之臣所以謀未嘗不抵掌也言及亾國所以亡與亾國之臣所以謀未嘗不扼腕也論古今人物山川阨塞兵農攻戰之事皆若身在其間料當世事無所凝滯若合符節也至於張良荀彧賈誼陸

贄之籌畫常三復焉恒自須其材以爲食貨可
足邊陲可安伊洛闗閩之書無所不觀而獨不
好其言以非儒者所以經世之具仲尼大管仲
之功張子房荀文若之烈豈止於管仲而已乎
使賈誼陸贄在七十子之閒升堂有餘矣世之
君子不務求伯王大畧而自託於宋人之餘論
謂爲得眞儒之傳安所取衷哉盖知先生之取
舍必不詭於聖人也昔龎德公司馬德操隱於
畎畝之中日與其徒談論天下事其後伏龍鳳
鶵俱見王佐之具後世因以知二公也先生旣
不試於當世而孔明士元不可復得余懼其不
顯於後也今先生年六十同志者四人各賦詩
以爲壽丘集子成先生所肩隨者予以下三人
皆事先生在師友之閒余復叙其大都云



壽少保王公七十序

歲在辛卯太原公請省太夫人於吳中旣受
命有終焉之志　上方託公以萬幾重遣使者
就家徵之詔旨絡繹于道還朝之後獨對便殿
首論國本　皇長子出閣講讀從公請也時中
外多事　上所以倚任者殊篤明年移疾求致
政　上見疏詞亟遣太醫視方藥明日微　御
膳內出五十金　命道士修醮奏章于大願祐
社稷之輔公終不可留出國門之日百寮送于
郊莫不嗟嘆公之難進易退雖古之人無有也
是夕西華門災道途之人皆言天意以忠賢去
位故示警　陛下　上所以禮公之歸前後數
公亦無及者夫士君子莫不以知足知止爲高
故常有錙銖軒冕桎梏廟廊之論然紀載以來
乞身於強健之時辭位于眷注之日幾何人哉
粵有范少伯漢之留侯唐之鄴侯眞其人矣而
猶有說焉彼其臣主之權本以智計相須高鳥
盡狡兎禽則震主之威不賞之功此三君子者
猶自知之况其君乎今公之所以自結于　上
與　上之所以眷公者如家人父子之相信也
盖公事太夫人不欲以三公易一日之養行年
六十而有孺子之色　上於是知公之孝江陵
柄國時以大義不合奉身而退若無意于天下
事者　上于是知公立朝之節往者執政二三
大臣權位相軋意不能無異同常有相傾相忌
之勢自公在位和衷協力任眞推分各盡所懷

期于濟國事而已新進少年或欲以言事爲名高務譏詆當國者多摭拾不根上深知其比周求勝每發怒詰讓將至不測公輒於雷霆之下曲爲調護不令被重譴　上於是知公體國之忠中世士大夫以苞苴竿牘爲進趍之囮惟公一切謝絕退朝之後庭除寂然四方奏事者上副政府未嘗敢以一筐相遺　上於是知公持身之廉此非獨　上知之也天下之人皆知之愚以爲卽令公受斧扆之任寄國命而總百官宜無一人有纖芥置疑者而豈必以權位自嫌



哉是故功成名遂身退之道公與二三君子則同而綽綽進退之間獨無所爲而爲之則公之所以異于古人者也蓋嘗論之貴而不驕者可使無貴者也富而不侈者可使無富者也其獲侍于君子屢矣竊見公當受　殊恩異數人方誇詡光耀以爲盛事而公意思蕭然若無與者至于燕居之日卑躬下氣未嘗暫見自得之色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語曰操之而慄者舍之則悲公視榮遇爲何物是以適來可也適去可也宜其爲百代之羽儀矣古者七十而致仕公退居十年而後及焉二三子出入門下及與公之子編修君游者謀所以爲壽而屬其叙之夫公之盛德大業海內耳目所共聞覩者小子何能贊眞宰之德而繪日月之光唯公再還朝某寔從遊京師朝夕獲奉談笑具見出處始終之詳宜莫有見踰者遂用著之于篇

## 少師申公壽序代

甲辰之歲少師申公春秋七十凡海內文章之士莫不鋪張公之盛美以頌以祝爛然而雕繢陳鏘然而金石振不可復加矣是歲秋某拜湔



墅之命明年八月既望公開八袠之辰也因得從諸公後獻萬年之觴末學小生於海內之作者無能爲役但邇者數奉燕閒之清光辱以國士相遇且與公之子壻有同年兄弟之誼不敢以不文故而無一言夫以其通籍之晚也公立朝之日嘉謨嘉猷所以上格主心下調群口者不得親見之然而諸父昆弟皆出入公門下私常論公進退之際關國家盛衰之會小子某實謹識之蓋　今上未親萬幾當事者行督責之術以齊一天下而惡聞異同頗假南面之八柄

以驅策之於是數年之內閭閻囂然而四民失
業無樂生之心盖識者以焚林竭澤爲憂而百
有位如束濕薪然九重不聞切直之言四方不
修循良之事國家之元氣幾盡矣及公當國深
識時務之要一舉而更張之以威福歸之一人
以紀綱分之六卿沛然出寬大之政以與元元
休息向所謂謗謗之士以言獲罪者並列清華
之班以風敢言不求智名不求勇功藏垢匿瑕
寧身受浮游之言而不令顯羣下之失能臣宿
將各得其用六合晏如四瀆效靈三韓無牧馬



之擾六詔無吠犬之警當是時天下如去嚴霜
虐雪而受春陽之和萬物熙熙各遂其生而莫
知化工之德自公乞身以歸左右非復有嚴重
之臣上書言事者多失事理　上意益輕群臣
於是上下不交庶事決裂好事之人或創議於
內或邀功於外奢飾罷于不可行之途介胄勤
於不必用之地中外大僚闕者累歲不拜而山
澤之產關市之征皆括以充少府水衡之積中
貴驛騷□命天憲收群不逞之人自置爪牙如
貪狼餓虎食人之膏血莫可誰何當是時如天

地閉塞而盲風晦雨六淫之邪浮溢兩間思光
天霽日之氣象不可復識矣夫股肱之臣朝夕
帷幄密勿運籌之議庶僚不得而聞也委曲轉
移之機外廷不得而見也欲知大臣之忠効者
盖論其世而已其不俟自有識以來數十年間
以朝野之共見共聞者考之則公之在位主德
清明三辰順序大臣得關其忠小臣得舉其職
耕者安於野賈者歌於途太平之觀雖商周之
盛何以加焉于是知宗廟之旂常宇宙之竹帛
有不能紀公之勳德者盖天祚聖明固縱公以



開物成務之資而逢遇中興之初開陳六經論
述三代以成聖質師傅舊恩深結于細旃之上
既總百揆則圓神不滯以濟時艱從容談笑皆
出千慮之表造次商畧可爲百年之規以懇至
之誠動　明主以和平之福錫庶民耳不入悠
悠之論身不求赫赫之名誠所謂安社稷爲悅
者也國家萬年無疆之休終必賴之今公方怡
神放志窮園林之勝盡親故之懽示鄉黨之敎
若未嘗匡贊本朝而陶冶斯世者然天下以公
之身爲安危而　主上未嘗須臾忘公故去歲

青宮禮成猶以公忠言至計爲言且宗臣去國豈能釋然於治亂得失之故哉大明當中天之運而庶事搶攘如歆者之不容不正棼者之不容不理也非精誠素結于上德望夙著於下者誰克任之夫師尚父成文武之業而高令公文潞公皆九十餘猶不忘憂國蓋天子所與同休戚之臣豈復以年限哉此非以祝公也爲九廟神靈祝也爲四海黎元祝也

## 德化令錢一菴先生壽序

曩者人謂一菴先生爲廣文則三歲安焉及爲



德化令不三月而去之以爲非人情予謂人之燕居念行遊之歡則于于而出思偃仰之安則蕩蕩而歸要之適其志而已達人於出處亦然然世不訾彼而議此者皆見一官之重者也聞者謂予知言今又十年先生於世味益澹意日益怡貌日益腴顧其家有憂貧之嗟則又有議先生者曰昔陶元亮不能束帶一見鄉里小兒及其貧而乞食則詞旨悽惋躊躕叩門所謂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先生之貧雖不至是然生長千金之家曾受百里之命而墀拾自給亦

不善自爲謀矣嗟夫臨門之勢可以加人廝養之祿可以卒歲不待明者而後知也而養志之士至于桎梏千乘秕穅萬鍾者唯其不能隱忍一時以心爲形役耳豈計終身哉且人之憂與生俱生豈獨貧耶予遊京師每見軒冕之徒小可以加大少可以侮老三思而行時猶觸諱九慮而動尚或求瘢方其蒙譏受詬忿然內不能平冏願與巖棲谷隱者徜徉終歲而不可得也然則富貴固有危機奈何憂貧乎今先生嘯歌一室之內圍棊琤琤投壺鎗鎗尊中之旨豪飲



者得而共之橐中之餘窮乏者得而有之必欲起甲乙之第廣南東之畝則謂之貧可也若夫琴書自娛壺觴相對送窮冬之餘寒迎熙春之微和則使元亮在長饑所驅開居寡歡必且惠然而來欣然命酌與先生同盡當年之樂奈何言貧哉夫元亮不自悔於無食之時而人乃爲長者慮於有酒之日亦可笑矣今茲先生壽七十沈君廷和輩方上公車亟求予文以爲賀予交先生父子間習知其家有無故不以祝不以頌獨解憂貧之意夫先生忘寵辱齊貴賤于于

而出蕩蕩而歸爲日久矣而予陳去官之事再三不已先生得無笑予曰是亦見一官之重者乎則予亦無以自解

封小莊六十壽叙

今天下士平居不過呻吟佔畢以治經生語見一旦成進士則南面而受百里之命言動嚬笑人皆以爲輕重吏政易今係萬民之禍福可謂任大責重矣而非其素所講習也有子賤子奇之才苟不旁諏博議何以懸知其風俗之好惡與民間之疾苦所在故邑有耆年宿德而達于



政者賢者之所藉以爲理者也嘉定自設縣以來號爲良吏者莫不與吾鄉之長者相與討論以定四境之事故其事至今爲畫一之法其後吏治漸衰上之人不能下心以講求政事而下亦不樂爲之用於是一縣姦利之竇千變百出即錢穀一事論之其出于民而不入于國者歲乾沒三萬石有奇因循至數十年而莫有問者則他事可知也已乃者嘉興朱公來令玆土始延禮邑之耆德與之從事而小莊封君最爲其所重田畝之墾闢財賦之緩急與大疑大獄率論定而後行故朱公號爲良吏而民知其出于君無不欲尸而祝之獨以條約分明奸人無所措其手足吏切齒側目而恨君之所爲會朱公遷去共構蜚語入憲臺誣君所與同事者而辭連君于是自搢紳先生以至閭巷小民皆扼腕不平守御史臺下訟寃者千餘人御史亦知爲羣小所賣事寢不問士民爲之相慶而是歲君躋六十凡君之所厚善者因予從父某徵予文以爲壽余猶見長老言往時與縣大夫謀畫四境之事者其人皆爲一縣所愛慕至老不聞浸



潤之言上無投杼之忌下無折軸之憂君孝友著于家德澤施于國雖有喙長一尺宜無可刺之處而蠭蠆乃敢致其毒如此則知風俗之惡不及往時甚矣然吾聞之重門擊柝而夜警者盜賊之所惡也君子豈撤其藩籬以媚盜賊哉搜剔蒙茸疏滌岩穴者蛇虺狐鼠之所惡也君子豈封植荒穢以德蛇虺狐鼠哉今君之所以受怨于羣小者皆以休養安集父母之邦也不必追悔且使君惴惴慄慄不出戶庭偶一事與小人齟齬亦得以鼓其脣舌此如含沙射人不

幸者遇之寧可避邪今大夫有意于斯民將求明練于事者釐正漕糧折銀之數懼君將以前事自引去遂書此以勖之

殷瞻松九十壽序

余六七歲常以夜課誦於我叔父之旁公時來共晤語焚香瀹茗出古圖書珍玩相示往往至夜分未嘗及世俗事余幼未有見聞竊意世之人士過從之歡盡如此也後十年乃與余仲兄有婚姻之好余是以與其諸子游而知先生之寄意高遠彷彿古人人間榮辱得喪邈然不以



置意與世之苟且營營以從事于錙銖之間者不可同日語矣已而爲縣楚中不以簿書米鹽爲功勤常求禮賢士于巖穴之間而表章先賢之祠置穀以廪諸生歲減邑中漕糧六百石民至今思之及歸里之日囊槖罄懸無以爲娛老之資意泊如也今公年九十而飲食不衰志意精明然則忘機抱朴超然于埃壒之外固合延年益壽之道乎哉且以數十年内耳目所記者論之則今之所得亦已多矣公之先人富甲吳中父老皆言殷氏四千里至燕京不用齎糧處

處皆有別業公既無意于治生日割月削幾無存者然而邑之豪宗大室累經徭役或以生産事搆訟破家相望甚者没身囹圄之中而公乃左圖右書仰巖俯川以及期頤之年益悠然有以爲樂方卒業南雍時祭酒歐陽先生選士四人爲六館之長公名在第一而歙人羅龍文亦在選中是時分宜當國龍文出入其門甚暱嘘枯吹生大爲姦利數求交于公且欲見公于分宜公辭以炎炎之門義不當往人皆笑以爲迂遠非人情後分宜敗龍文伏重法其子亾命走



四方蹤跡所至嘗與往來者多被拷掠而公能絶之于蚤獨不及焉夫世之言害生者曰神太用則竭形太用則敝然而人間利害倚伏之形相尋也雖有智者常没溺焉其禍豈止于呼吸之違節寢興之失宜哉蓋所謂豹養其内虎食其外者固不少矣公不以貨而損神不以利而趨害是能全其天年皆恬惔無營之效也漢文有言春秋高閲天下之義理多矣余是以不敢道述古昔唯以所見于公者推言之

大方伯龔石巖先生壽序

大方伯龔公以服官之年致政而歸日與其故人飲酒奕碁若未嘗處繁要之位樹方面之勳者既而爲溪山堂于南郊巖壑逶迤雲月暉映狎漁樵之羣親魚鳥之趣賓客既去燕居沉思繹六藝之微言綜二氏之要旨著書以自娛蓋三十餘年而躋七十焉戊午元旦公所厚善者屬余言以侑燕喜之觴某之先與公之高大父司空以來世爲通家余蓋未結髮而識公讀其溫麗爾雅之文及其翱翔中外所著功效公雖不自言而耳習焉公初釋褐爲江右永新令治



行爲天下第一當考選時江陵以未識面獨不得臺省爲冬官屬已而遷都水郎時大司空吳興潘公治河方殷所上方畧公常左右之卒用底績滿九歲出爲廣東叅政會黎人不寧制府出符徵兵欲芟薙之公謂此何足煩王師且夷情類有侵侮之者請遣使諭之不聽而用兵未曉果不勤一卒而巔海晏然蓋自慶曆以前漕河決徙無常運道阻塞京師米石直數金自潘公爲束水刷沙之法而漕艘安行者數十年後人棄其法而創分黃之議費金錢百萬委之泥

沙曾不得尺寸之用藉令公在廟廊主持國是寧至耗帑藏以敗已成之效乎今　上之初當國者喜立武功故邊臣數生事于南夷用微官賞肝腦塗地以興得已之役不數年而建節開府官其子孫黎人本有田數十萬頃半爲豪家所奪無所控告遂致騷動公理其疆界已入權要腹中者盡出以歸于夷人夷人稽首歸命若公少依違于其間金鼓一震塗炭千里令失地者駢首就戮而節旄之下更以爲功公亦紀勳受賞進官如殺牢豚耳公爲國存大體免數萬



無辜于鋒鏑非仁人君子之用心哉昔人謂論語爲六經菁華公爲之註解數易草焉道德五千言華嚴八十一分公皆爲疏以發明其寄旨蓋公經世之志不獲盡究乃以精思參伍出世之法而獨留意于此二者所謂賢者識其大者也公今息交絕游安神閨房方尚友東魯之群賢皈依西竺之大覺而冥契柱下之遺言不用其土苴而用其精微以爲身且與谷神合德則余所敘經綸之業著作之事曾不足一解顏而笑而何以爲壽哉聊答諸君子之意而已

## 壽承德郎丘儼峯先生八十序

丘氏居嘉定之西南是爲邑之舊土其人多壽其子孫往往多賢者今儼峯先生于兄弟中有最良之譽通敏周愼當少年時若老成人後從政四方其識鑒足以審民俗之利弊其圓機足以應時務之緩急其深沉悃愊足以造一方之福其長慮郤顧足以圖百年之規所至皆有功效上察其廉下掌其惠會河南大灾大吏賑不時除以先生自解乃遷外藩遂拂衣以歸浮湛閭巷以素儒之業教其家以先進之風化其



里我先君門下士多矣至于今惟先生如長庚在天余歲中常一再見之輒舉先君之遺言逸事相告及自論其全身處世之道皆有遠思可反覆也語曰黃髮無愆先生之言余實書紳焉萬曆初有妟男子出入宦者家竊其冠服闌入宫門爲闌人所覺被法而外間訛傳失實先生能言其鄉里姓名與事之本末近歲南夷數擾先生言百蠻所信者不在文臣自沐氏失政蠻中得官文書笑而屏之不復如曩時奉　朝廷威德矣壬辰癸巳之間河南荒政聞于輦轂以爲宫鄭公復見其法河津不得容饑民流徙境外下令所在郡縣收養之而實無廬舍飲食以處民民欲遠去臨河又不得渡過客徒見督趣救荒之令沿塞道途則以爲撫字焦勞故僞聲溢于京師而野殣多于他處昔南北朝有趙逸者年數百歲言秦符堅事以證史氏之謬後世誦之先生所志者不可勝述然是數者皆當代大端也而羣言淆亂後何所取證焉今先生康强無異壯夫倘假以逸年豈非一代正史之所取衷哉戊申七月之十日先生八十之初度也凡與先生子若孫遊者皆捧觴爲壽而余爲之祝詞云



## 商山吳隱君七十壽序

新安文獻之盛甲天下其顯者固已發爲事業著爲文章煌煌炳炳光載史册矣而山川淸淑之氣猶未盡泄於是瑰瑋俶儻之士或在岩穴之下或在闤闠之間是雖不求光耀於當世而其中實有以過人者所至信於其閈里而重於其公卿大夫固其所也新安人善賈游行江湖天下都會處處有新安人而三吳之地則在嘉

定者最多金進士子魚數稱吳隱君之賢其孝友著於家其忠信著於所至止蓋吳氏自漢唐以來世有顯人至於　國朝纓緌相望君之父自號和齋居士教其子孫當學柳下之風而君與其諸凡終身誦之與人交恂恂長者溫言降色若恐傷之人無親疎咸附焉既而察其私未嘗偶相唯諾始終皆可覆也庚子之秋君年七十嘉定之人士與君及君之子游者皆謀所以壽君而子魚必欲得余文以寵之夫嘉定固多翰墨士其知君者自能爲黼黻之詞余雖聞君



之賢未得識君也其何以藉手然聞新安在萬山中黃山白嶽皆神仙洞天福地其山之趾及直天目之巔諸溪之水蜿蜒東下以入淛江自軒轅與浮丘容成之徒相與修道於其間其後羣仙栖靈遁跡者時時有之余固願一至焉而子魚言君嘗遇異人授以修真繕性之要方且久視斯世而神遊八極之表家在商山下巖巒南屏溪流北帶長松美竹森列於煙雲杳靄之間豈所謂異人者時往來其間乎昔陶朱公以亾吳伯越之後而不忘計然之策猶三致千金夫功成身退而尚矜其智力以取贏於造物者此道家所忌也而世傳陶朱公以仙去後人世世見之蓋妄耳今君承父兄之教正老氏所謂和光同塵之旨鷙鳥不攫猛獸不搏者固學道之基也而祖父之業不墮益起今其子以禮記魁大江南北方益大其家則君於人間事固可去如脫屣也異日者爲世外之交而向所聞於異人者出其緒言以相證其自此始矣

## 別駕張吳山先生壽序

癸卯之冬十月十有七日吳山先生七十生辰



也吾黨之士居常奉杯斝之餘懽接宴笑之高論者皆欲以一觴爲壽而謂余嘗有文以敘之蓋吾鄉縉紳先生多林澤之遊良辰令節嘉肴旨酒先生率常與席余亦時獲從焉至於風雨晦冥之夕嘗宿先生精舍雖環堵之中而鳴禽在樹游魚在藻圖史內靜花竹外繁有足樂者平明而起則疏畦灌花剩泉瀹茶已而抱子弄孫言笑怡怡如也余少時見先生所爲制舉之文清新典雅一時爭傳誦之咸以爲鸞翔鳳翥咫尺雲霄一第若掇之也及其筮仕江右以慈

勤民以正守官剛無所吐柔無所茹有古循良
之風又咸以爲騶虞之仁羔羊之節行當簡在
明時歷践崇膴若跬步而至之也假以無涯之
心求多於造物者將有坎壈不平之歎而先生
達止足之分安[illegible]命之情蕭然自得於桑榆之
年余因以想見古之高人勝士遺榮養志於埃
壒之外者矣夫生人之可欲者無窮而天下之
可以足吾欲者有限智者安其有限故常樂而
不憂愚者逞其無窮故常憂而不樂今夫萬金
之家三事之位戀權勢于朝露憂子孫于久暘



僕心勞神屈曲筋骨而不得一日之燕閒以自
適其適者豈少也哉今先生逍遥恬淡無求而
自得五畝之宫以避寒暑燥濕數頃之田以給
歲時伏臘有酒一壺以答和風皎月有書千卷
以遣凝陰滯雨東阡西陌耆年宿德之林棲而
巷處者以共朝夕同嘯歌此天之所以福先生
者固不爲不厚而先生之能自適其適不求逞
其無窮之心不求多於有限之物則謂之非有
道之士不可也詩曰且以喜樂且以永日言喜
樂者可以益壽而永年也今先生耳目聰明體
骨精健無異少年當享無疆之壽以清夷高尚
之風示鄉里子弟而吾黨之士當歲歲釆蓴于
江釆菊于圃以爲先生壽其未艾爾矣

## 沈龍雲壽序

古稱有道者多隱于醫卜之間盖董奉韓康之
徒既以其方術濟人而因以爲養生之資于是
逍遥林壑之下浮沈閭巷之中而常可以其餘
日安神養志内無俯仰之憂外無公私之擾則
雖處衰世居薄俗而志意曠然且明于陰陽消
息臟腑虚實之義六淫不能干其形七情不能



撓其神是以其人多壽考康寧以至于度世罔
有道者之所託處也吾里有龍雲先生者平易
和厚中無城府外無町畦長者愷悌之意藹然
見於言笑之外人無貴賤賢愚待之未嘗有二
而貴賤賢愚亦愛而敬之如一先世爲醫以顱
顖名家至先生而其道益著自公卿貴人之子
弟與販夫販婦之家病則謁先生先生不問高
門懸箔與繩樞甕牖走治之無間有貧不能償
藥費者與之善藥無有倦時有以錢帛來謝者
終不問多寡疏數唯問病愈而已數十年來四

境內外無不寄死生于先生者故望先生之廬而遇之于路者莫不祝其壽考康寧以至度世也夫仕宦者寵辱得喪日交戰于胸中商賈有江湖折閱之憂若有五畝之宅百畝之田亦可以自老矣然當吳中繁徭重賦之地終歲勤動以求衣食而水旱無常征歛有常幸逢一稔而小則恐詿誤于簿書期會之間大則輓輸數千里之外自春徂冬而不知税駕之期欲如先生之足跡不出鄉閭所見不過親識故舊子孫衎衎僮僕欣欣白首不知憂生之嗟烏可得乎友



人陶君春明屬余言以爲贈余固曰望先生之廬而遇之于路者也故羨先生得有道者之所託處而壽考康寧則先生之所自有者蓋其前身爲善女人長齋奉佛姓唐氏居止與今相近臨絶復蘇告家人曰當爲沈氏子有耆顧之壽後兩家往來常說前世事則知今之福德所由來遠矣

永福令徐攝山八十壽序

癸亥春攝山先生年八十故人邑子既屬余言以爲壽已而君之諸孫某余甥也與其宗人又託余更盡言之夫君恬惔之性坦中夷外嘉善容衆無賢不肖皆宜之歷寵辱得喪之途它人若驚而君泊然不以屑意是非蠭起初若不聞及叩其本末則條理分明人不能及親知故舊當利害緩急之際若無所短長及赴事會解糾紛多得其力方其在庠序間爲江南人士冠冕而與新進少年遊處忘其年德相與頡頏而多士自宗之及受專城之命一喜一怒爲百里禍福而退然無異諸生時居夷者五年在鼪鼠豺虎之穴日履危機而油油然如在州里中此皆



九族之人所共見聞豈待余言哉然余遇君長安中見其安于義命耿介自守而爲令時約己守分拊循其民眞古卓行之士世之翹然自喜爲高節者不遠也方君爲選人上可得州縣長下乃至丞簿輦轂之下多愛重君者誠一開口可得善地而君畧無意于此既受永福之命入閩方伯吳人也方赴任吳中士大夫無不祖送都門外而君獨不至太原王辰玉謂余曰沈方伯供張中同郡親疎畢集獨屬縣令不來豈有說耶余以語君君笑曰子不見優人作劇者乎

吾呈一齒而止耳豈必屑屑從叅軍後耶余亦爲之失笑及當官守職不修邊幅有陽城元德秀之風與學校建水旱禱祠之處往時民不知學縣所置生員輒以旁邑要人子弟爲之君絕請託之路邑始有儒衣冠者地生惡草人食之立死姦民常用以毒老病癈疾之人因爲訟端君令有罪者取此草自贖皆焚之于廷根株幾斷遠近皆傳永福有慈父而大府故貪殘意有所望聞謂君曰永福眞善地也君平生不知苞苴事若不悟其意者守慙恚竟中以考功法古



稱有道者入烏不亂行入獸不亂群則君居永福是也此數十年間余所耳而目之者二三子其有未盡聞者乎今者氣候清明視聽不似老人素不飲酒而觥籌在前歌呼互起終日夕不厭平生不登孌童之牀不近季女之席而在歌舞之場未嘗先起壽考維祺固無待于善禱者矣桃李之月風日清和歲歲擷園蔬瀹山荈以修子孫之敬而余亦得頮乎其間以談夙昔之事相與歡笑而以示宗族鄉黨使知所風勸其自此始

## 徐君錫八十壽序

余童子時與里中同學爲制舉之業雖未通曉世事然必私察其人之志行而後與之相厚善及其趣舍異路修短不齊今所存者不能數人俯仰數十年始終歡好略無纖介遇憂愁無聊之事耿耿于中雖朝夕晤言者終不以是告語獨于此數人則具言之其相欣誨如嚴師其相恤護如保姆卒之肝膽如一人余濩落于世而耳目所及四方之士文章智略可以馳騁當世者不少矣私察其志行闇然有長者忠厚之風



如斯人之徒亦不可多見也余表兄君錫年最長長者忠厚之聲亦最著聞人之善雖其所不識諄諄道之唯恐不聞于人聞人之不善雖已彰著無可疑者輒憮然以爲未必如此聞世路清夷賢者在位若有私慶聞更政易令將有隱憂則蹙頞不寧若身獨被其禍與人居諧謔雜出傾倒四坐及居家則秩然事有常度殘編短牘歷歲月可覆按也生產甚薄親知過從酒食卒具盡人之歡余家郊外每入城至其家不知爲客役使其僮僕不知爲借雖他人亦然有宴

姊依君以居君夫婦晨昏共養慈愛之意溢于言外女弟之夫以事費君之橐槖家用是困未嘗幾微見于詞色余嘗于他語中微及于此君大以是咎余謂吾毋聞之是傷其心也丁卯之歲君之夫婦俱八十故生人之所難得者然方丈在前玄黃于篚以爲燕喜之會非君事也叙述疇昔以見平生立身行已之大畧令後來者知所以爲忠厚長者非一朝之故矣余少君三歲相望不二里各以貧故不能數具鷄黍如往時過從之歡數日不見輒相就如閔叔之過烏



于樵蕪不爨清談而已然相送必穿長林窮廻塘不得已而後别間遇尊酒則諧謔驩然伺一語之誤一觴之失次相嘲笑以爲樂人謂公等皤皤黄髪所至人以爲典刑乃狡獪如童兒時耶不知吾輩自顧肺腑中實無以異於爲兒時安得不云爾乎若夫拘牽于形迹之間撫掌非眞有懽慼顏非眞有戚強爲莊色正言以相對豈吾徒事哉季夏之晦爲君生日諸故人當以手酒相就君爲祭酒素好爲令章或監或史必令得職無有錯迕以取嘲笑先以告之

## 壽朱隱君六十序

朱君養素浮湛閭巷治身不務外飾治家不務多藏唯以忠厚長者之道教其弟子容人之過掩人之不及而親知故舊有所鉏鋙于人牴牾于事或至失其性命之情者則忠告不已必求其悟人亦信之雖逆耳不忤也余以爲處季世如君者可以寡怨惡矣而君尤好出世法平居或在城市或在荒江之濵自薦紳先生及鄉鄰父老油油然與之偕而其意乃欲黜聰明隳肢體秕糠世務桎梏情緣與古之有道者逍遥六



合之表方外之士往往就之亦有形神俱妙靈光夜見者相與修其淨業今君冲和之氣溢于顏面行住坐卧不忘守中自謂大道不遠人動而行之當有成効丁卯之歲君年六十君所厚善與君之子所厚善相與壽君而屬余爲之詞夫君方忘寵辱齊彭殤雖長生駐世之事固以爲道之餘也以度世之士而賀其人間之下壽以呼吸精和漱咽天漿之人而侑以世之麴蘖宜君之所笑然君之志則在六合之表而其忠厚長者之道則在薦紳先生鄉鄰父老之間于

是祝以壽考景福因人情也嗟夫學道之士獲
禮法如塵埃等恩讐如露電而不能决然舍去
皆以朝露戀名位夕陽憂子孫沈溺其間不能
自拔君早謝世埜有五子而授之業爲士而士
爲農而農各有以自立故未衰之年内無俯仰
之憂外無得失之慮探玄珠于雲笈悟法寶于
貝多雖在闤闠之中何殊于名山福地卽受朝
夕之養何羨于飡霞茹芝語云有道者處朝市
而不囂入巖谷而不幽雖余之于道若存若亾
然劫之以師友庶幾知所自厲當杖屨相隨以



宪虛中恬惔之旨豈謂一詠一觴足以壽君乎

## 張文恒六十壽序

余觀人之與善人居也如條風之徐徐如湛露
之濡濡絪縕浹洽不鳴條不破塊而相生相養
以遂其性命之情盖如長之曰益而不知誰爲
之者此君子所以有取于仁里也余家北城之
内與張君文恒對家相向各有一壓殆五十餘
年少者以壯壯者以老懽愉悽惻之事無不相
闗其男子長幼爲輩如兄弟然而其婦女未嘗
相見東家刈薪則西家不憂炊西家收穀則東
家不出糴出入相扶持僮僕相假借事如一家
獨姓異耳余家湫隘君有池榭清曠余每携筆
札偃息其中經歷寒暑若自有之春英秋華一
樽譚笑暑月納凉兩家子弟中宵露坐各語所
懷及所見聞以爲大快去冬余室燬于火寄居
侯給事園中百花繽紛禽鳥相和以文恒不得
時至爲悵而文恒池上新綠斐然漣漪瀲灧余
亦寤寐見之而不得憩息其間如往時也五月
之朔文恒六十之生日余家子弟及與其父子
游者謂余宜有言以述數十年相與居之意文



恒慈和而不狥人易直而不傷物與人游見其
有得若已得之見其有失若已失之言出而無
怨惡事出而無齟齬于疎者不求親而人自歸
之于親者必不至于疎而其人宜遠者亦終無
相比之迹余是以中心好之非但以居止相近
也初君與余各有憂生之嗟君之產日益以薄
殆無卒歲之計而余又遭此變且移家之後無
復昔時有無相通之便春之日夏之夜過頽垣
敗壁之前盖戚戚不自得也所幸視聽未衰筋
力猶能登高眺遠墅殆造物者留以爲太平

之不遇人君稱壽之日麥秋方至旦暮食新宜可爲一日之樂相與揉圜蔬沽市釀追數昔年苦樂得失之迹皆如夢中不足把玩而余長于君十八年雖皆窮老而居常委順無羨于世之赫赫者亦足以一笑也余既以此壽君且告鄉隣之長者使其親睦之意皆如吾兩家豈獨人受其福而風俗之醇厚實有關于世道者也

賓甫弟六十壽序

我唐氏自宋之季由蜀而越由越而吳居嘉定者垂四百年長材秀民往往出焉然多坎壈不



遇讀書談道一畝之宮與四方諸公長者往來至今傳其翰墨贈答之詞并友之聲著于其邦雖閥閱之族累世赫奕必推唐氏爲名家至我先君道德文章爲江左諸儒之冠我叔父博聞高行與古爲徒兄弟之間肅如朝廷叔父中歲未有子先君以爲憂歲時祭祀形于嗟歎丙辰之春余弟賓甫以生先君需選京師家人謂當急附信使以聞叔父謂曰吾兄歸在夏秋之交不遠矣今且勿聞俟初歸之日子弟恭列令孔者抱兒自通出自不意以博一笑之懽不亦快乎已而中道及于大故竟不及聞也終身以此爲恨余長于賓甫五歲初度之朝余問安叔母所婢子戒勿諱意凛凛循牀以行欲視弟不敢請及長受書遇其節休假相從嬉戲終日以爲極歡後余與弟同講習卧起一閣叔父晏坐其下爲淨室風雨不之學舍輒憑几斂膝連數日不聞足音晨昏定省出入告面皆有常度嘻咲之聲睚眦之忿不敢施於燕居然而竟無所成名以慰二親之意今俱老矣余有薄田爲卒歲計灌園劚蔬以供朝夕而君所居五畝之宅內



列法書名畫鼎彝罇罍之屬焚香展卷不知日之晏外則巖壑環繞花竹斐然四時晴晦無所不宜然皆好任情適志不能夙夜兢惕爲子孫先先世教家之法少衰矣傳稱公西華之事親若與朋友處曾子輿事親如嚴主烈君而仲尼之門獨曾氏以孝稱嘉定之富厚貴顯者多矣我唐氏如松栢生磵石陂陀間雖無華茂穠麗之觀而獨能後凋意者先世孝慈恭敬之德有以培之也則知父兄之教不可以不肅閨門之內小慈者大慈之賊也苟爲吾子孫者謹身節

用如臨深如履薄以修其職言念乃祖無墜數百年之緒則吾兩老人者脫粟而食瀹茗而談仰聽鳴禽俯觀遊魚優哉悠哉以樂餘年固所願哉若夫兼味之食重采之衣吾非不欲也顧有命制之不以望兒輩矣乙卯之春三月十九爲君之生日諸子諸孫拜君于堂上余述六十年間事相與獻酬且以勗吾子孫使知所以養二父之志云

夫人智足以知之夫一女子起自民間屢被朝廷之寵命一門之內道德文章功業冠天下是生人可致之祥無不畢具而猶孜孜焉若不足者其意終遠矣謂爲人臣者功德如彼知遇如此惟戰戰慄慄所其無逸永孚于休猶吾老耄不自暇可耳傳曰至孝之極視于無形聽于無聲公之賢能述大夫人之意以居極盛之遭逢若江海之爲百谷王若行百里之黽勉于九十比之公父文伯之母其志行矣曷不覩于樛木之詩乎其詞曰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夫后夫人



雖賢猶然一婦人而至當君子之稱豈非以其卓識偉行實佐刑家御邦之德雖丈夫有不逮者以似太夫人其何如也敬書之[illegible]侑一觴蓋不徒尋常燕喜之辭而已

## 壽一品朱夫人七十序

柱國申公之夫人春秋七十[illegible]徐君[illegible]其從某過余而屬之曰甲辰之秋海內[illegible]之士知與頌公之盛德大業以爲壽者移[illegible]涓風若爲一代元臣成中興之美故薦紳先生以至[illegible]穴枯槁之士皆能道之今夫人以敬齊爲婦以慈訓爲姑溫良惠和以洽宗戚信肅塞淵以宜室家沼沚之勤有光前典山河之慶再裕後昆眞足以配德于公矣但閫內之懿德唯婚姻之家知之爲詳而恐言之不文也願假詞于子以侑萬年之觴時升不佞竊以爲稱夫人之德是也若謂令聞不踰閾外而海內文章之士無得而稱者其不然矣夫關雎言琴瑟鐘鼓之歡采蘩言筐筥錡釜之事皆閨房所時有女子之常職然而詞周道之興江沱汝漢之化實由之故詩人咏歌嗟嘆不能自已今公以名世之才當



國運安危之際若棟梁之將傾徐起正之若江河之將決徐起障之若玉衡在天不見旋轉之迹而萬物去嚴霜冽雪之寒以就春陽之和是豈偶然哉蓋天以本朝無疆之休付之于公故應運而出也乃夫人含柔嘉之則體淑愼之美以與公偕老貴而不驕富而不泰[illegible]多福天以公方盡瘁于國而不遑顧其[illegible]是恤其私而作之合也伉儷之間古今罕覯士有不[illegible]且見者哉且蚤受象服至拜一品之命會朝兩宮特承恩眷以稱老之年猶在子舍歲時率

其仔婦以朝太夫人六六珈繡裳環珮之聲相聞長君當安邊制四夷之任兼資文武廷臣莫出其右次君湛思六經錯綜千載退然挹損與寒士不異諸孫珠輝玉映望而知爲法宮服御之器盖生人之所願有者于是備矣蘭臺石室猶將紀其盛美而謂海內之士曾覿杜國之清光託兩君之末契者有不能贊揚其事者哉因書之以答二子之意

新安孫母七十壽序

巳亥之歲予友孫君履素之母夫人壽七十凡



與履素兄弟游者皆爲文辭以壽之予交于孫氏最久數往來其家盖知孺人歸依內典巳數十年修菩薩行無我得成于忍其於世間修短之事如浮漚之生滅也乃欲爲綺語以祝其期願之年譬如有人身坐白牛車而欲以筐輿箄路進之不亦過乎然予所見孺人精[illegible]不退道力堅固固欲與二三子其表揚之[illegible]盖無始以來六道四生輪轉相續皆以貪愛爲本自[illegible]與一摶之食猶有不釋然之色而如來爲一切[illegible]情發明人我衆生壽者諸相實不出於貪愛其

身命故學道之士恒驗於無常之際以無所怖懾於前無所眷戀於後則以爲證於聖果但見在者無從試之過去者無從詢之則又終不足以知其然否也孺人於世間法曲盡婉娩之道皆可爲教而委心三寶精嚴戒行福慧兼修觀有爲相無可樂者家嘗失火燬其廬舍煙焰燭天四隣喧呌而孺人曾無惶懼唯向佛懺悔以爲前世惡業應遭窮困忽風從佛龕中出其火遂熄後數年泛海舶將禮普陀大士夜半颶風忽作檣摧纜斷舟去如箭激一食頃行五百里



同舟人皆呼號涕泣而孺人如在平日自言爲佛子軀無所復恨巳而舟膠河洲乃免明旦海濱人舁輿自蘆荻中來望舟而呼曰夜夢大士云有善女人困於此命往迎之及見孺人乃夢中所見也夫六波羅蜜以檀爲首而經言娑婆世界中無有芥子許非如來捨身命之地盖衆生恩愛纏牽慳悋結習必以妙明[illegible]而見四大和合六塵緣影盡如空花乃能遠離貪着孺人以信心不惑得大無畏火神風伯卒加撓亂而安然不動有以知臨大事之時必無所怖懾於

前無所眷戀於後此諸佛如來之所護念也夫衆生色身年變月異久者度百年乃去而如來藏中有無量壽山河大地成毁刧數如恒河沙而此性常存則孺人之所證者是也故書以爲壽

壽龔太母七十序

余友龔君行之謹身修思誦六秇之文談先王之道以養其親乙巳之歲母夫人春秋七十矣邑之人士咸登其堂奉觴稱壽而金君子魚行之先君子門下士也謂余曰行之當遲暮之年



尚不能以升斗之祿爲太夫人娛斯爲不遇矣然裋褐而希韝不慕重茵之奉藜羹而饋酳不羨列鼎之懽則孔子之所謂孝也子爲懿親其可無祝辭盖余與行之非獨婚姻之好而已昔我先君之門受業者數百人顯者文章事業炳煥天下而行之王父最稱高第及[illegible]尊人與余兩兄往來無間至余以女妻行之仲子兩家四世之誼殆及百年是以閨闈之德亦得而詳盖夫人之王舅于太司空爲親兄弟門戶殷盛甲于吳中再世之後先業遂廢夫人之家亦南土之望族也既歸而食貧者數十年往往以辛勤佐之故其君子居狹而志廣外瘁而中榮以詩書之澤遺其後人庶幾所謂不爵而尊不祿而富則夫人有力焉記曰凡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夫人之諸從孫若諸從曾孫爲余言諸母中夫人爲祭酒色莊而禮恭意靜而識遠有德有言咸可爲法則故宗人之婦女事之如嚴師夫閨門之內有人焉靜無違禮動必中節以爲少者楷模豈非幸歟予之弱息不閑於訓誨數年之後執箕



帚之役以事太夫人朝夕有所觀効以免于大戾以無貽父母之憂則予之所以祝盖私有異于子魚者至于行之之孝養則子魚固已具言之予無以贅爲矣

壽朱毋蔡孺人七十序

古之高人潔身修思于巖谷之間蓬蓽以庇寒暑而無羨於重堂之華藜藿以給朝夕而無慕於列鼎之富處卑而道尊形悴而神逸室家之內無咨咨之聲慘慘之色而其人亦自謂遺之以安不遺之以危乃其君子之澤足以祚其後

昆至一再傳必有造者興焉如長松生于山川清淑之處久之爲琥珀爲茯苓其理然也吾邑有隱君子曰朱清甫先生終老衡門無負郭一頃以資歲時伏臘不求與於庸人而翛然涸濁之外自縉紳大夫以及鄉黨鄰里莫不以爲有道之士長子伯魯氏篤學而有文志節高雅不隳家風教授以養其親而太孺人爲冢婦備雍睦之德縞衣綦巾勤紡織繼饔飧務娛舅姑以及二叔一畝之宮融融如也已而有子元伯欽仲各有文名講誦之聲閧於家舍至丙午元伯



薦于京兆而欽仲爲士林所推頡頏而起戊午之歲孺人春秋七十余少而識清甫先生每過其廬必想見其人爲之憮然久之因念數十年間人事反覆向之重堂列鼎欲致先生一過以爲重者戈矛相尋他人入室而太孺人朝夕恬愉受二子之養美蔭入簾飛花繞座焚香晏息耳目清曠信所謂遺之以安不遺之以危君子之澤遠矣是歲孟秋邑之士大夫謀所以賀太孺人之誕日而屬余爲之詞夫諸君子非不有斐然之文可以揚閨閫之盛美者而屬之余亦如幽人之廬羅賓客列子孫不必綺紈成列絲竹互奏方丈在前侏儒在側而後可以爲權采南湖之尊瀹西山之茗亦足以稱良會而元伯凡弟方跬步通顯余不祝太孺人以綠綸之寵翟翠之華而獨述其家之高節素風以侑一觴者亦諸公之意也

## 壽侯母陳太夫人七十序

士生而就詩書之業有師傅以閑其心志有交友以廣其見聞然而闚其燕私考其終始抱道履法合軌于聖賢而可以儀刑其宗族鄉黨



斯爲彬彬篤行之君子矣乃女子之生所職不過五饌衣裳所與朝夕不過姑姊妹之親所飫聞習見不過兄弟婚姻之家事而清明在躬鄙吝屏絕處約而志廣履盛而深思綺麗侈忲不留聰明寵辱菀枯不入方寸其介然素定于中者雖世所稱高曠宏雅之士猶或難之余所見侯氏陳太夫人則其人也余於大叅公常心儀之自是與其四世游是以太夫人高亮明肅之性孝友慈訓之德常耳熟焉大叅公身負四海之望其材足以弘濟時艱綜覈庶事而不問生

産有無百口俯仰委之家督薪米鹽酪靡所從出太夫人爲冢婦實與同憂弟妹之嫁娶者六七人寒裘暑葛至於一簪無非太夫人所營辦未嘗以煩其舅姑也平居子孫與子孫婦會于寢門之内棣棣有常度食則視七箸行則視履履故侯氏子弟之與朋友燕處常若在禮法之地夫古之稱家訓者皆當世儒宗掇採古今之嘉言善行彙之典籍以示子孫非閨房所及如曹大家宋宣文君著述爛然足以範世矣而子孫能守其家法以表見于世者亦未之聞太夫



人躬有之而化行於三族故三吳高華之胄不可勝數而閨門雍穆必首太夫人之家百人之會文質備具笑語卒獲禮儀卒度者必太夫人之子孫則其流風遺澤雖彬彬篤行之君子無以踰之太夫人之子起東以才望需次六省長孫豫瞻去歲以易舉南都第一人其次雍瞻爲大江以南名士之冠行且繼起七月己丑爲太夫人七十之誕日凡與侯氏三世游者皆奉觴爲賀而龔君季闇以婚姻之家被起東扶掖之力尤多知太夫人之德尤詳屬余爲之詞余不

述其福履之方至眉壽之未央而述其内行醇備自太夫人成之其大畧如此愧不能文也

## 壽錢母顧太安人七十序

癸亥之歲官允錢君受之予告以省其親是歲冬仲爲太安人七十之誕其從孫純中以其宗人之意求余言以爲壽余未有以言之也獨有感于陟岵之詩焉詩不云乎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余季行役尚愼旃哉猶來無止詩人既自述其道途之間不能忘晨昏之戀而又知慈母之拳拳憂思悵望必至之情千載而下讀



之者猶爲低徊太息况當其事者乎今天下一家吳中去京師四千里如在東阡南陌而受之官在日月之際非有留滯不歸之歎以爲太安人憂但使受之繫官于朝入侍細旃出容與于東觀石渠一時同在館閣者必且揄揚太安人之令德流布輦轂下以爲美談然而南望吳雲豈以此易一日之養即太安人家居宗人之老率其羣從子弟及婚姻之親亦必玉帛稠疊酬獻繽紛而受于有燕吳之隔何能無介然于懷昔歐陽詹離其父母之側以赴京師欲有所得

以爲父母榮君子未嘗不稱之然孰如受之既顯榮其親而又得左右就養介壽旣畢金經在几香華雜陳諷唄之暇含飴弄孫怡怡愉愉實備生人之福豈必待京邑貴人稱觴而祝授簡而文哉純中以此告其宗人謂可以得太安人一笑之懽否也客有言于坐者曰昔潘安仁爲閒居賦以述其養母之事人至於今艷稱之今以受之之材海虞爲東南佳麗之地當燕喜之日宜組織成文令官商相宣黼黻交炳而但以免于行役志一時之喜何異兒女子語乎夫閒



居賦雖身在丘園而獨致慽于宦有巧拙彼其人實貪冒好進沒溺于昏主虐后之朝以危父母使其母如嚴延年母之高識必且惴惴不安又何足效乎受之家食十年澹于榮利晨昏定省之餘且討論千古斟酌百家著經世大業以俟明良之期是乃所以娛太安人于桑榆而絲綸之褒寵冠帔之輝煌尚不足言況于長筵之羅列輕軒之遊覽乎

## 壽李母沈孺人六十序

余所見蚤慧而有文者曰李茂材十餘歲已奮聞大江南爭致禮幣願以爲師友萬曆壬辰成進士選入翰林明年病歿不可爲矣而携家適至余時客京師朝夕問候訪四方能療治者與偕而君之兄茂實官給事中日延醫巫治其後事孺人撫五歲兒今緇仲是也悲傷震悼一慟之官聲感行路扶柩將歸以家事告茂實計其生產不足自存其言慘惻余爲之寢食不寧者久之又明年則茂實亦沒于蜀中言念疇昔不勝盛衰之感至于今三十五年矣孺人之家堂宇潔治田疇益闢而緇仲交道日廣所爲文詞



傳布遠近登其堂嚌其胾者皆海内知名之士蓋孺人勤勞于艱難之中所以成就之者至矣孺人生于高華之族言動不踰禮法務存大體故能得姑嫜之歡内親姒娣外睦婚姻三族之閒萬家之聚輒稱孺人以爲典則丁卯之歲春秋六十邑之人士方具其事請于臺使者以聞于　朝夫國家褒貞女烈婦所以扶植人綱人紀以發閨壼之幽光而所值有不同者蓋事勢感激于外志節奮發于中慷慨捐軀以報所天豈非奇節卓行然呼吸之間吾事畢矣若孺人

於數十年來養老字孤備歷艱辛秉其德而不變所謂中庸不可能也雖緇仲榮悴遲速不可知而爲一時才雋所推服如此固足以報其先人而慰慈母之心矣雖然璠璵不成圭璧楩柟不中梁棟豈少也哉故與緇仲游者皆欲致其善頌善禱之詞余獨念李氏兄弟俱以材氣傾其同進頡頏雲霄之地無何相繼零落而孺人孱然一女子持其門戶鬱爲名家其所樹立比之舍生取義于一時者不更難哉國家欲褒異奇節卓行以扶植人綱人紀宜莫先焉或謂緇



仲方列長筵羅孫子以介眉壽奈何更稱存歿盛衰之際以損慈顏之和似也但孺人之奇節卓行固於此時見之譬之遇風波而獲濟者言驚颷駭浪之洶洶正所以見安居之樂也桓少君老而樂康終不忘鹿車時事孺人聞余言當不訝耳遂以此質徐君克勤倘以爲可則書之

壽朱母徐太孺人序

余謂女子生于閨門之中長于姑姊妹之間無四方之事不歷寵辱得喪之途其有時而憂愁不平者蓋或處室家之變如莊姜所云或終窶且貧黽勉于何有何無之日若夫富貴福澤伉儷同心則不知世之所謂與憂俱生者矣朱君爾凝之母徐太孺人爲少宰之女少宗伯之孫婦于歸之時文學君方著令聞于士林而二尊人尚無恙髧彼兩髦希韝于前登其堂有甘旨之娛入其室有琴瑟之好旦暮無育鞠之憂歲時無公私之累于是長子育孫不宜有一日之戚戚者而爾凝稱數十年來愁居懾處常若在將恐將懼之日則其秉心塞淵而思深慮遠也蓋五歲而失恃煢然靡依終鮮兄弟少宰公負



天下之望神遊百代志周四海出入門下者皆當代聞人而十畝之宮莫適爲主四時祭祀旁顧無五尺之孺助祼將者口雖不言而意常惻惻孺人心知之私有隱憂及結褵之際百兩將之則逡巡而辭曰宗祏之重將有所托女子有行是稱外家何敢當此宗黨聞而恍之朱氏殷盛時臧獲細人多譏言搆其骨肉文學君卒全兄弟之歡者孺人彌縫之力居多迨稱未亾人兩親俱未葬孺人經紀襄事必誠必信而後即安長子有心疾事每不能如人故當垂暮之年

復有顛覆之虞盖爾凝述孺人之生平如此余以爲孺人生於纓紱之家歸于紈綺之室其仁足以被宗族其義足以儀姻戚詩書之澤可以貽子孫香華之供可以禮三寶晨昏之奉可以溉其隣嫗里媪然其操心慮患終不自逸樂者如貞臣烈士不貪晏安之細娛而務存長遠之大計今爾凝少年俊材嘗爲余言念身世之事朝夕恒懍懍四顧無自放之時盖毋氏之貽也歲辛酉孺人春秋六十季夏之初爲懸帨之辰爾凝所與厚善者屬余一言以侑壽觴余既述



其德而且告之曰詩不云乎今我不樂逝者其耋矧孺人已皈依無生之業而向往極樂之邦如以出世間法回視六十年間盛衰榮瘁固已如露如電無足控揣而以世間情事覩後來門戶則有子才高而學成行修先君之思亦大慰矣由是逌然一笑不亦可乎是以爲壽

壽俞孺人六十序

丁卯之歲張君與吾之室俞孺人春秋六十是歲其子孚先舉于京兆將赴公車欲列長筵羅孫子壽其親以爲北堂之慶故未恐就道而其門下士陳其屬余言以爲侑余表弟浦君雲從孚先之外舅與吾之姻也數稱其婿之才謂當遭時致身以大其門戶而余往來太倉數有稱與吾先生之平生高曠瀟灑不屑屑于家人生産以有賢媛爲之內助故俯仰無闕其子亦得肆力于文而名動翰墨之林至于今而雲從之言已見其兆夫張氏雖高華之族與吾實素儒耳使其生生所資莫爲經理上無以供井臼之養下無以給紙筆膏油之費而室人乃有交讁之言刺刺于側即欲翛然于塵壒之表以寄其



高雅之志得無有介蔕于中乎孺人孝慈洽于一家惠溫溢于三族與其小姑相愛至白首不忍分別則其庭幃之內融融洩洩和樂且耽固吉祥善事之所萃也孚先旣不以菽水爲念乃專精致志與其徒釆掇六藝網羅羣言以爲多士冠冕皆聖善所詒也値獻壽之期兄弟婚姻以勸以酬及門之士且以喜樂豈非盛事哉惟是歲聿其暮征車載塗或謂孺人于愛子之行役或有怏怏于懷者夫父母欲其子之立身行道豈必膝下戀戀而已乎今天下一家遇　聖

朔中興之運巖穴之下枯槁沉溺之士無不思
自見于世況孚先之才遭時致身如鎮鄭之出
匣騏驥之當途以與海內士爭勝旦夕且受爵
明君之朝儛觴父母之室退之所云雖有離憂
其志樂也豈不信乎既以荅陳君之請且以解
孚先臨行不忍别之意

# 公槐集六卷響玉集十卷餘一卷棘門集八卷沆瀣集五卷松癭集二卷文遠集二十八卷補遺一卷（一）

〔明〕姚希孟撰

明崇禎張叔籟等刻清閟全集本

叙公槐集

公槐集者茂苑現聞姚先生[illegible]朝文稿也先生救時之業未竟在茲先生經國之志不朽亦在茲今讀其文思其人悲其遇不能不為廢書而嘆也先生自總角名滿天下弱冠而與舅氏湛持文先生德業相高海內以其甥舅聞起為鳳皇之來巢閣而麒麟之出遊苑也姓名未有詔



於朝推公輔者指必先屈之而先生頓挫名場遊巡強仕始登朝籍其二十年讀書談道窮理格物上觀千古下覽當今世道興衰之故人材消長之機暨乎朝野得失軍民利病邊腹緩急種種領要事事照燭是以登朝之日遇事發舒出言忼慷洪鐘有待叩之音秦鏡無匿影之照天下道德忠誼之士樂與之品

藻人倫商榷世務而回曲娟嫉者遇之則亦憚色於其正氣脅息於其高論陽眞與爲衡而陰實浹其所忌丙寅丁卯間璫禍方烈先生與舅氏蒙難削籍屏居抱膝維時邏卒伺息於門庭緹騎讙嚚於道路一人扣户百口魂飛先生於此時死竟死矣而天護碩果世轉清寧

皇上初年詔起先生與其舅氏於錮籍而還之史局於是先生感激圖報益復遇事發舒出言忼慷無所諱避天下固咸以澄清屬先生而先生亦以澄清自任謂太平可以手致今讀其文若

册立

詔諭靖獻安攘諸篇則國本君德化忠遏亂之明謨也

謚册

寳訓提綱挈領諸篇則覲文揚武

迪勸儆戒之崇論也髯湖繼裒
禁庭多懼以定國是則有龍御
移宮之述惇庸在朝秉彝在野
以颺公道則有朝儀開讀之紀
撫民艱祈賑恤則告災條奏之
言詳恫衷禍志恢復則建夷遼
瀋之考倫至于已巳奏對暨閣
部京省諸書則被髮纓冠主憂
臣辱之至誼也名臣謚議及遜
國國史諸評則咏烈頌芬表微

垂法之極思也凡此皆先生救
時之業經世之志所為欝于中
觸于時不得已而後有文者令
先生以此日秉盛際豈鴻烈論
道岩廊之上施澤薄海之内遂
蒼生廿載之望襄
聖
明萬年之業冨有日新見之行
事奚詎言文而天不憖遺溘焉
以没然則在昔丙寅丁卯間天
之善護先生也天之未喪斯文

也今日之亟奪先生也夫天未
欲平治天下也讀其文能不思
其人悲其遇也夫
崇禎十年五月望日海虞友弟
許士柔拜手序

年家子周茂藻拜手書

公槐集目次

卷之一


詔

擬頒

冊立

皇太子詔

擬

諭文武百官及軍民人等詔

擬

遣官頒賞東征將士

宣布朝廷德意并

諭文武諸臣僇力同心共期滅賊詔

表

初請

冊立

皇太子表

擬賀

冊立

皇太子表

臨雍謝表

疏

自媿啓沃疏

虜氛甚熾疏

虜騎薄城同衙門公疏

積勞成病疏

溺職待罪疏

蒙恩未報疏

安攘要務疏

代汪大行陳情疏

代胡進士陳情疏


目次畢

# 公槐集卷之一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 詔

### 擬頒

冊立

皇太子詔 崇禎三年

詔曰自昔三代有道之長百世本支之托莫不敦主器稙元良況乎坤厚儲祥乾元首出以嫡以長莫與比京者茲皇長子諱既托椒塗素閑胎教在深宮而奉寛裕慈惠之範更齒冑而循夏弦春誦之規紹庭陟降即我

二祖

列宗實式憑之邇者邊徼漸枚神人胥慰借震亨之主鬯薦萃順以除戎又古聖之明訓也茲允臣民合詞所請冊立爲皇太子大典既成國有彝章臚列于後於戲詩咏綢繆余一人每抱兢業之慮書稱堂構願元子常思創守之難惟作述以慈孝傳家衍星暉海潤之福如啓甲與成康繼世致民安物阜之休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 擬

諭文武百官及軍民人等詔 時己巳十一月

詔曰茲者逆奴跳梁震驚

廟社頓兵城下已五日矣昔

世宗肅皇帝庚戌之變不過乘機闌入志饜一飽而今肆行窺伺深懷異圖賴我

祖宗護持之靈與諸將士戰守之討故能遏彼兇鋒未敢狂逞朕日夕齋祓夙夜徬徨未審諐尤招此青戾若桑土失綢繆之固金湯無鎖鑰之防雖職在臣鄰而理先自咎但念爾大小文武官負平日講求何事擢用何人多壘貽羞折衝安在即有補牢之救難言曲突之功知爾臣工震悼靡寧朕不復臚斥矣惟是尅敵制勝之猷

固守備禦之略若能群策備舉何難誓夫成城且賴此宗社之安方保爾身家之固故惟衛國乃能自衛而捐軀庶可全軀朕膺曆尚淺德澤未深咨爾勳戚世冑孰不受

祖宗之恩遇咨爾簪紳纓弁孰不蒙

祖宗之豢養況干戈動地之際尤功名反掌之年有能團練成軍出奇取勝或能毀家紓難奮臂首唱者倘機在呼吸當不從中制若事須奏請定不時報聞至於忠言讜謨奇謀秘計朕平日尚樂止輦之受豈臨事轉慮叫閽之難閽臣裁酌以上聞該部應時而措置誰敢稽緩以干典章若夫羽林佽飛之徒窮簷蔀屋之衆本謂生長輦轂坐享太平在軍士可無金戈鐵馬之勞詎小民乃有嬰城守埤之苦凡諸蹇運皆朕所貽朕既自痛還復痛汝但父兄子弟同登漏舟之內貧富貴賤齊遊沃釜之中況奴之兇殘千古無比所過則積屍被野所破則流血成川肆淫虐而貞女皆奉氊裘聚馬蹄而千人化爲虀醢凡諸慘酷爾輩稔聞與其束手待時盡士女而染腥膻之氣何不齊心合力偏長安而成義勇之軍夫怯士一呼千人辟易虎狼至猛人猶得而搏之何至犬羊肆行無忌爾等名在尺伍者固當冒矢石之險以成大功即身居閭左者亦當發忠義之心而圖報効各官執役之班皂暫辭其所事之主而戮力公家則萬人可以坐致勳戚豢養之僮僕仰成其本主之志而勗勦國步則數千又自成群斬木爲兵制梃可撻雲蒸霧合雷厲風馳若決勝不在須臾則聖旨皆爲斯我嗚呼多難興邦余一人正感

皇天之眷佑同讐共濟爾臣民宜軫家國之安危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擬

遣官頒賞東征將士

宣布朝廷德意幷

諭文武諸臣僇力同心共期滅賊詔 館課 時庚申六月

詔曰自狡夷肆虐邊鄙震驚二年于茲矣旣諸路喪亡列城淪陷形同累卵勢比摧枯迺烽火相傳而封守無恙猶借遼陽之蹶脫以壯山海之藩屏誰之力也然朕方宴處璇宮而甲士風飡露宿朕方安享玉粒而征夫剜肉醫瘡至於棄子辭親生離死別送遊魂於千鄉之外奪殘喘於萬死之中展轉思維痛徹心髓而司農告匱轉饟未敷不特享士椎牛軍中號爲曠典卽欲裹糧秣馬困載累致愆期茲有內庭積貯之餘原備軍國不時之用倘萬民肝腦塗地而一人府庫爲家無論坐甲之離心尤恐呼庚而召怨茲特發帑金若干遣官齎往遼東等處按營溥賚計藉均頒恨不能酌酒傳餐何敢忘解衣推食至於師中之吉衆克在和天討之權協恭迺濟若居恒各持意見將臨敵必至參差今撻伐翳賴經臣犄角仍資督撫道將宣猷而效力省臺覈實以稽功爰藉分勞克襄獨任共成一虎衆搏之勢寧有十羊九牧之嗟昔諸葛拜表出師而營府全憑費向如蕭何關中調度而攻略必用韓彭正欲掃穴犂庭豈可編籬插棘故或羈縻大虜或存恤小邦或進逼淸撫以杜其鴟張或聯守金海以防其豨突掌度支者毋仰屋竊嘆而漫指瓊林之藏筦樞密者毋袖手旁觀而竊議朱崖之棄倘其夙號同志宜彷乎勃之交驩縱其稍有微嫌當法廉藺之相下若使白登之嫚書不恨而致恨於勃磎黃龍之直擣無聞而徒聞其鬪穴留賊而貽君父誰之過歟與人以共功名民所望也嗚乎天驕方肆寧忘折檻之膚功國步多艱正賴勛勦茂羣力若金

錢若官爵并河山帶礪而無私爾將士爾臣寮
爲　社稷
祖宗而動念遍告中外咸使聞知
表
初請
冊立
皇太子表
伏以
帝德動
天一索衍無疆之慶
皇圖紹
祖萬年開有道之長維　王羆早叶乎　神人況
元良允兼乎　嫡長　家傳夏祚　敎預春宮
恭惟
皇帝陛下　間世挺生　中興御極　掃氛霾于
晨旭　履位光明　沛雷雨爲甘霖　式圖昭

假既能右
烈考而昌厥後又復媲　太姒以兆斯男白月瑶
光恍睹　眞人之瑞碧鏤銀牓遂開　長子之
祥茲　震位首出于　坤元已奉　深宮之胎
敎若　離明近接于　乾父時瞻　端冕之提
携　國本早建惟時
先朝芳躅具在臣等翺翔文圃願觀　五鳳之三
朝蹌濟堯堦思覩　雙龍于六典祝
廟社靈長之祚感
皇天眷顧之懷用敢合詞敬陳積悃伏願　登升
上嗣　永弼丕基　繼體奉三速正　少陽之
位　儀宸作貳恭扶
太極之尊采斡揚旂共星輝月輪而悠久珦珉作
冊並
祖功　宗德以昭垂
聖上爲啓祐後人之人聳　金繩于百代

儲君作

太平天子之子奉　王曆以千春臣等云云

擬賀

冊立

皇太子表

伏以

聖人在　天子之位卜　壽考于萬年　元良承
主器之尊肇本支于百世借重離而繼日月之
照因洊震以安
宗廟之心兆庶蒸驩神人胥叶恭惟
皇帝陛下體元馭極應運當陽法
祖考而定太平　一身兼文謨武烈奉
天地而行賞罰八柄皆春雨秋霜卽小醜不恭終
奏採薇之績况　神威遐播何煩細栁之軍
三靈翌衛方新　五福降祥伊始所以高禖席
慶貫昴宿于　璿宮弓韣呈符繞虹光于　椒
殿此　熙朝之盛事溯　累葉而難逢以此下
繫輿情仰膺　聖眷欣茲一索之兆　鶴禁宏
開式表重輪之光　龍樓載啓意在承祧主鬯
則　止孝而兼　止慈原夫　定志僉謀則
立嫡而兼　立長前者肇隆乎三代後之垂範
于百王卽此承承繼繼之休堪爲　蕩蕩巍巍
之烈臣等頫　闕神揺　祝鳌手舞共戴如
天之福邊聲共朔氣以俱銷欣聞有子之歌華祝
賡康謡而載起尚賢齒胄敢參瞽史之儔好德
康寧更懋箕疇之祝臣等云云

臨雍謝表 代作

伏以

帝治光華式睹圜橋之盛　王風煥麗忻逢訪落
之規惟　論道俯涖于芹宮迺横經適承夫爪
胑觀瞻共肅譜系分榮恭惟
皇帝陛下　得一乘符　函三御極　提河魁于

掌握則有孽必除 握天鏡于心胸而無幽不
照 深宮齋祓直通肹蠁于 蒼穹 黼座焦
勞欲紹徽音于 烈祖 勤晝日之晉接而
警蹕常聞 通地天爲泰交故 傳宣時霈走
龍蛇于象管宛然斗指星文吐綸綍于金聲便
覺風行雷厲凡在盤匜户牖莫非面炙 前王
乃至方策圖書業已親承 先聖矣猶以
臨雍乃 累朝之典主於重道隆師 齒胄正
風化之原意在敦仁興讓爰於 升中之後式
頒視學之儀諏吉得青陽之初駕龍旂而登
法駕鬱㞢用黃彝之美執犧鼎以薦陶匏始屆
萬乘之尊則山嶽星辰震動繼集千官之盛
則簪紱鵷珮交輝 御幄陳書如討彝倫于箕
子儒臣進講宛陳舊學于甘盤滿堂絲竹之音
嘹嚦與簫韶迭奏於論鼓鐘之美飄揺共蹌濟
和鳴凡在臣隣莫不抃舞如臣共者以奕葉雲

礽之後屬 聖作物睹之年偶承乏乎賢關喜
見菁莪鼓篋忽遭逢乎隆遇驚傳 鹵簿觀光
操寸莛以撞清鏞豈堪發抒家學挹潢流而稗
滄海祗爲獻瀆 宸聰但幸巧遇 明時捷投
良遘昔唐文皇增廣儒額而先臣頴達布講席
于成均若我
太祖扶翼聖眞而先臣克堅告明禋于闕里並得
官階祭酒俱棠 賜座颺言迄於此際而成三
何啻累朝而見一在頴達儒宗領袖豈不斂能
望後塵若克堅世守良弓詎私心敢忘家教從
此矢圖精白仰報 重玄挽泗水垂竭之波沛
膏澤于環海植杏壇再挺之幹作楹棟以干霄
是皆素王夢寐之衷卽爲丹心報效之實伏願
法天行健 與日偕新 深宮卽是澤宮遇
羹墻毋忘陟降 君道卽同師道有尊嘉無厭
矜容 酌四代之弘摹可取於單詞隻句 定

百王之升降宜需之必世三年則內順治外威
嚴四海仰羽干之化家詩書戶禮樂萬年希壽
考之成矣臣某云云

疏

自媿啓沃疏 具草未上

奏爲臣愚自愧啓沃
君德貢在緝熙仰祈
聖明留心問學以光至治事臣本江左庸材深荷
累朝榮遇比群翬搆煽一綱摧殘恭逢
皇上賜環還列侍從自茲以迄正思捐糜頂戴仰
報 隆慈今歲四月間偶因 日講員闕內閣
將臣題補每因講讀之暇獲見
皇上宣召閣臣親裁庶務不但 睿識淵涵遇事
沛如河决抑且 欽文日絢吐詞爛若天章行
之則大法大經傳之皆爲謨爲誥臣嘗欲裁入
起居昭垂今古至于披覽經書究知闕略竊
宣室鬼神之旨舉泰山僭旅之章學海經神已
括羣書之奧細流土壤時勤 下問之懷以臣
不才躬逢盛事每矢忠而靖獻更借古而抽揚
竊願
皇上養志氣之如神懋黽勉于無息乃秋講既開
除經筵外僅僅兩次而一月已瞬過矣昔
孝宗敬皇帝時少詹事楊守陳進言曰願一日之
間處 文華殿之時多俾賢才恒接于耳目視
聽不偏于左右是時講官如諭德王華學士王
鏊輩皆因事納忠 上悉心喜又
世宗肅皇帝諭大學士張璁等曰經書講解須切
于身心政事風俗民情爲目前緊要臣等既遭
值明時又習聞故典誠謂 君道固與韋布有
別
神聖更與蒙養不同蒙以養正不免縷析而條分
聖德日新何堪瑣陳而瀆聽若輔臣張居正所纂

直解等書祗因
神廟冲齡借玆開牖今
皇上析理則洞晰毫芒抒詞則昭回黼黻以法宮
廣厦之清聽受老生村兗之迂談即
聖度或賜優容而微臣自覺慚忸先儒有言君德
成就責經筵
皇上雖無厭斁之形而稍開斷續之漸固知邃密
宸居左圖右史甲夜視事乙夜觀書天縱何煩
訪落心齋奚藉芻蕘正不必緦緦過慮抱未然
之防但所
皇上以親聖賢之念親儒臣以勤政事之心勤典
學如臣駑下實負此官又兼迂拙無能深恐樸
直取罪本當自求罷斥以俟別簡賢才適届講
期未敢言去或俟歲杪更申下情臣不勝顒
天待　命之至

虜氛甚熾疏

奏爲虜氛甚熾　國威未彰敬陳一得之愚以
慰乾乾之　聖懷振泄泄之人心事臣以一介
孤踪蒙
皇上召還禁近濫厠　講幄時奉　天顔忽聞驕
虜直逼近地連破城堡憶昔辛酉壬戌兩年遼
陽廣寧之敗臣在京師目擊其事人情惶怖朝
不謀夕九卿科道終日會議有夜謁大臣之門
群囂司馬之堂者雖悠悠坐談同于畫餅而呼
號勿恤皆有噓唏愁慘之狀夫遼陽去都城將
二千里廣寧猶千六百里也今遵化則三百里
而近薊鎮更近矣
皇上留心邊事精明振刷恨不能使桓桓虎羆之
士直擣黄龍而醜虜彼猖乃至於此道里幾何
聲勢孔亟臣不敢過爲危言萬一如嘉靖庚戌
故事而　中朝之物力與四方之應援比之
世宗朝何如哉臣所謂痛哭流涕食不下咽也今

中外所恃者惟
祖宗之呵護
皇上之威靈默攝之而不敢前耳問兵則曰無兵議餉則曰無餉束手莫支仰屋竊嘆興言及此又不知淚之何從矣大凡有事之時以鎮靜爲貴然必處分已定兵甲無缺而後可爲謝安之暇豫必號令明肅士卒喜悅而後可爲寇準之懽呼若第言小寇搶掠耳窮寇速死耳何事張皇此必有胸無心者諸臣萬不出此然此時不畫一奇出一策更待何時今之所最急者在都城然恐虜未必至而人心先動蓋食物涌騰豈特米珠薪桂流傳未確又同鶴唳風聲饑寒之細民窮於無所食而生其心遊手之把棍利於有所乘而生其心膂力拳勇之徒高談自喜之輩又以爲有挾持無知遇而生其心此輩以禦亂或不足以生亂則有餘惟借此網羅之使其上之有將來之功名下之有現在之廩稍感激圖報亦情之恒未可薄待天下人也其他可調遣者惟河南山東稍近當責成該撫臣以見兵先發餘俟召募陸續接濟至附近州縣各有民兵可募須責成于有司毎處數百人爲率急則入援緩則自守呼吸相通朝發夕至是又一策也京師武備止在京營昔于謙所以卻虜者亦此兵耳承平日久營政廢弛不可勝言近聞簡汰清覈矣臣于前月初四日進講曾附　奏曰京營久經訓練可備緩急者幾何人芻蕘末議蒙
聖聰俯聽若營兵猶虞单匱則召募一事何啻三年之艾哉各軍乘城守陴及聽操不歇者日夜奔命于冷風嚴霜之中墮指裂膚不減邊庭願
皇上時一犒賚之以堅其感而作其氣今春幸學隔宿傾賜懽聲載道此亦投醪挾纊之遺意也

沿途漕運未抵通州或抵通而不能入城者恐齎盜糧亦當早爲之計凡臣所言者或諸臣所已言則求
皇上嚴諭當事大臣刻期舉行猶恐無及于事若諸臣所諱而不言者臣何敢爲不必然之慮但
上天付臣以愚忠而
皇上又優臣以清秩既不能肝腦塗地爲封疆諸臣之倡則所以報
皇上者惟此無不盡之心無不盡之言而已望
皇上傳諭行之臣非言官亦不敢市敢言之名第事勢孔迫不容默默處此曷勝悚息待
命之至

虜騎薄城同衙門公疏 具草未上

奏爲虜騎薄城戰守未備伏乞
皇上速募敢戰之士乘間殺賊以固都城事從來戰守非二事也自古及今未有不能戰而能守者昝兀术圍順昌急矣劉錡遣數百人出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以銳斧犯之士殊死鬬入其陣金兵死者萬數至於汴京之圍李綱登城督戰以手砲檑木及神臂弓强弩射却之又募壯士數百人縋城而下殺賊數千而賊乃退師即我朝于謙之禦虜嘗伏兵于德勝門之空房迎敵詐敗而後以神器火砲擊敗之未嘗嬰城而守可保無虞也今京營之兵供守埤而不足城外援兵不滿二萬而以禦數萬之虜騎當此之時誰敢爲
皇上任其無咎者臣書生不知兵但聞川浙之兵素號善戰今散處都中者不少而國子監祭酒顧錫疇吏部主事楊伸等皆謂一呼之頃可致于萬人外廷主此議者不少鑿鑿有據今事急矣千思萬思計無所出惟有此急着其召募之貲臣等業已預備

皇上慨然欲發內帑不使出自臣下尤見
聖明豁達大度前
皇上所以禁止各省直召募者祗恐事權不歸一
四分五裂非軍政之紀綱臣等未嘗不仰服
聖裁今願任募者任募果能得數千人請命
皇上以一大臣統帥之擇一二名將訓練之其威
靈仍出自 朝廷也即倉猝集事近於驅市人
而戰然逆酋所至民無譙類凡在危城中孰不
思食其肉者容臣等更鼓之以忠義犒之以廩
餼孰不併命而進願為
皇上滅此驕虜者此急救之第一方亦有益無損
之事萬一無濟臣等願肝腦塗地以報
皇上隆遇有一人不死于闕庭之下者
九廟神靈即刻殛之臣等無任痛哭待
命之至

積勞成病疏

奏為積勞成病痊可難期仰祈
聖恩許容回籍調理事臣本迂腐寒儒乃得濫厠
經幃時親 御座仰見
皇上欽文日緝 睿識淵涵每與在直諸臣退而
歎服謂有 君如此即虎觀名儒更番入侍鴻
都碩彥次第對颺猶未能少效論思共抒芹曝
況臣愚昧實非其倫而入奉 傳宣退餐廚饌
中懷芒刺時負冰兢所以衾影自盟羹牆獨對
惟願单詞隻字偶入 黈聰白意赤心少裳
蒭采但對覽今邁古之 聖主作尋行數墨之
迂談即 清聽默為涵容而抒詞自覺汗浹故
自前歲四月承乏此官以迄於今將及三載雖
挾冊橫經每月不過數次而齋心敬豫片刻未
嘗少寬又聞宋臣范祖禹當講前一夕必正衣
冠先按講其說儼如上側程頤亦宿齋豫戒潜
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臣即不才願以兩賢為

法馴致夢寐驚惶恍若 天顏咫尺故年甫半
百鬚髮漸蒼蒲柳之姿無逃 聖鑒至於四方
多事 五位焦勞愧乏徙薪撤桑之籌敢出越
俎代庖之論呼號無地悒鬱如焚兩歳之中填
膺結臆加以暑濕交感足瘇胛傷讀書健忘心
力短少參苓罕效靜養無功幸當 輟講之時
稍遂優游之適茲爽秋漸届徂暑將蠲玉露開
輦道之塵金風掃 承明之席
皇上黽勉不息臣等竭蹷惟時而藥裹未離匡床
猶戀萬一力疾供事以致隕越支離其爲罪戾
萬不容贖又臣喪父嬰年夙依慈侍臣毋旌表
節婦累贈宜人文氏向年殞命京邸中途旋遭
褫奪扶歸塋室匆匆藁葬 龍光未被馬鬣含
悲幸臣自赴 命還朝既給還生前 勑命又
兩次洊受 恩章今欲於病蛽之餘匍匐生還
歸拜先人丘墓上津鄉之冢鐫瀧岡之碑仰識
弘恩俯酬隱痛從茲以往卽樵蘇没世棃淵
終身亦當歌詠 堯天何異舞儀 舜日若夫
殫竭愚昧佐 聖學之高深揚扢編摩執史臣
之鉛槧雖生平竊有微志而病劇實揣難勝查
得崇禎二年 日講官左春坊左中允李明睿
以效勞有年嘗 恩予假今臣旣不得以依親
乞假伏願 鑒憐眞病 許其回籍調理儻嫌
於引疾自便不可爲例徑 准休致使臣得以
清朝舊臣投閒故里亦點綴太平之盛事激
發恬退之一端也臣無任懇祈待
命之至

溺職待罪疏

奏爲微臣溺職待罪靜聽處分恐誤 講筵先
行辭免事竊念臣謭劣下士承直 經幃前歳
典試之役臣自揣愚昧向閣臣懇辭再三因據
坊局資序列名上 請

皇上以掄材重典撤講臣以應之祇意疎庸盡汰
髦俊兼收首善風移人文日絢豈虞冐籍之發
覺馴致覆試之乖張爾時臣卽當露章自糺席
藁待　命但恐淆三尺之憲只合俟五聽之窮
至讞訊屢施情法允協而臣等爲考官者珷玞
莫分蕭蘭混採縱斥逐而非過況鐫罰以何辭
今祇俟　明綸未蒙　嚴譴而清秋初屆　講
幄載開夫以　聖學高深　典禮隆重豈容負
罪引愚之際復厠　細旃廣厦之間况臣以迂
踈腐儒趨承數載極知螢爝無裨於　日月猶
幸　海嶽不厭其涓塵過沐　優容罔施鄙薄
皇上遇臣滋厚一飯難忘乃微臣取罪實深三褫
莫贖伏乞
皇上將臣罷黜以爲衘文失職者之戒　開講在
卽別將儒臣推補庶掄材者人人知警永無寸
瑕尺朽之收而侍直者濟濟皆賢長爲　緝熈
就將之助臣卽汲齒林壑有餘幸焉臣不勝悚
慄俟
命之至
蒙恩未報疏（具草將上以奉留院命不果）
奏爲微臣蒙　恩未能報　恩抱病不敢稱病
仰干
聖慈特賜休致以保餘生事職起自錮籍濫厠
講幄四年以來身依日月位陟儲端稽古殊榮
莫非　恩造偶緣棘闈誤有濫收其間瑕瑜純
駁輕重懸殊下聽公評上憑　睿鑒而臣忝爲
主司雖房考分裁相沿舊例提衡總挈其責在
臣縱嚴加褫逐義所甘受
皇上猶念其歷年侍從之勞　明示優容薄施鐫
秩臣雖蒙譴寧不卿　恩夫詞林之職進則横
經啓沃退而執簡編摩臣本有業可供何敢自
同淪棄但臣有沉痼之病實因少年燈火之磨

耗與近歲禍害之憂煎卽幸邀　清時歷官禁近而念疆圉之騷動傷王路之荆榛每欲少効一籌但空言喋陳何補更願共偕大道而苦悰伊鬱難鳴頻年以來憂　天之念彌長衛身之智日短藥籠空貯從無溲渤之收國醫未逢莫問膏肓之疾遂使陰陽之患與人道而兼攻蒲栁之姿先天時而坐槁矣年踰五十迭現衰徵曩有心氣怔忡及兩足浮腫等症春間偶懷傷悼風熱乘之痰嗽枝梧之狀曾微露于　黼座之前筋骨手足之痾更加甚于濕暑之候自五月迄今註籍未開而私居不敢曠廢所有奉旨分派纂修力疾拮据已完天啓元年六月以前事績有加派尚疑殫力成書奈握管之際右腕不靈臂指屈伸苟非酸麻卽成木强至于肩背之間每一作楚痛徹心髓醫生吳鍾秀等診視皆謂積痰流注榮衛中枯卽未塡溝壑亦爲天壤間一廢人矣輿言及此烏得不懼伏念史局載筆羣彥如林去一病臣有同鳧雁若以支離委頓之軀强偷視息浪迹浮沉人旣妄用其揣摩職亦驚心於憂患此時不早自引決忘仕止之節鑠性命之情直待病根愈深腊毒再發爾時卽欲冀簪履之惜乞帷蓋之恩亦云晩矣伏讀　大明會典一款自願告退官員不分年歲俱令致仕望

皇上憐臣病苦情眞絕無飾托又念遵奉

明旨不敢稱病乞假自茸休退情可矜憫俯

賜特恩准職致仕凡在格外　深仁總徼講幄始終恩遇以稍礪廉隅之防永保生全之路職雖田野終身而戴　高履厚銜結無窮職不勝控籲迫切之至

### 安攘要務疏　館課　時庚申七月方駐師遼陽

臣竊觀今日事勢如一尫羸虛耗之人雖飲食

起居不大異於平日而其精已銷亡矣忽而風寒濕暑侵其内又忽而癰疽瘍毒瘠其外此數者標病也而病在標不得不用攻攻之而病去則元氣亦與之俱去攻之而病不去則金石草木徒爲煎爍精神之具其坐死法也又不以標病死而以本病死自奴酋發難以來言安言攘章交公車使言而不當是聱說也即言而當是勦說也何所事臣言乃或

皇上未必以爲當而舉朝實見其然則其說不得不出於勦或舉朝未必以爲當而愚衷確見其然則其說又不得不出於聱今爲勦之說有五聱之說有三請訟言之而毋諱而惟是綺語失眞蔓語煩衍迂濶之言厭聽瑣碎之言不勝舉則不敢以告爲勦之說者一曰用人夫今日所急需者非碌碌具員之人而匡時濟變之人也

皇上見以爲碌碌也故置之若信若疑可有可無之間若度其緩急足備任使而倚之或未必不專也則何不　命大小臣工人舉所知誰可投艱貽大爲社稷臣誰可居中調度爲帷幄臣誰可捍艱僇力爲矯矯虎臣在位者而非其人固當急求其實而毋留其贅瘝在位者而得其人亦當更思其次而毋恃其孤注以天下之大定不乏才即

皇上之靳爵位也如靳金錢而宰執銓衡寘姓名於夾袋者所當條列申請以備不時之需夫國家多故及今而亟備之亦已晩矣是一要也一曰行法夫賞罰不明雖聖王無以馭羣下而軍興之際尤不可從事姑息如近日喪師之經臣以檻車徵矣而啓釁之撫臣不逮則生無以服鎬如昝年棄城失印之撫臣庾死囹圄矣而喪師之經臣未入圜扉則死無以服用賓秫稃兄弟此入彼出擁兵不進者旣貫之於前亡城不

揀者又寬之于後生入玉門揚揚　陛見而復
肆其三尺之喙（時商丘已逮未下獄置雎州弗問栢楨方肆辨）何無忌
憚至此夫尚方之　賜劍可加於一日蒞任之
文鼎而
天子之斧鉞不行於再世養奸之李氏遂使買馬
贖罪者不知所立何功今亦一切置不問矣深
言之而有罪臣必有舉罪臣者有罪帥必有舉
罪帥者使法紀森嚴之日能晏然而無恙否罪
既不誅并忠亦不賞劉杜三帥之遊魂未有
特褒而猶聽陽秋於文墨恢刻之口何不平若
是不平平之是又一要也一曰定謀夫行軍何
事寧有謀不定而可以嘗試者自寧遠養虎貽
患李與奴寧無香火情而舊經臣之暱於李亦
路人所知也撫順發難而經臣鎮臣同時並起
當日之隱衷剿乎撫乎迫李向日之往來既不
得彼中要領大兵雲集師老才匱　中旨督促

踉蹌而行三路之所以覆歿一軍之所以逗遛
皆繇自相矛盾以至於此往事具存可無覆說
而處今之勢亦有盈庭未决者如羈縻西虜之
議或以爲可行或以爲不可行臣以爲言可行
者是也雖羈縻之未必能如唐之借回紇而不
羈縻恐其如五胡之亂晉夫憨酋强盛奴虜不
合奴不敢窺廣寧以西若我棄之奴收之是又
大利大害也故曰言可行者是如鎮撫朝鮮之
議或以爲當往或以爲不當往臣以爲言不往
者是也我欲出奇而搗奴酋之背如度遼之用
南單于而朝鮮謂我刺其隱情如定遠之使鄯
善葢自昔年東征一役朝鮮之厭苦中國也甚
於蛇蝮獨嚮慕文教敢怒不敢言耳其使臣之
請止者衷言也其國君之請行者貌言也且其
力孱弱殊不足憑藉而其中未必無首鼠兩端
故曰言不往者是爲今討者惟是進可戰退可

守如諸葛武侯之在祁山近可一二年遠可數
年若趙營平之在金城此則謀議之當歸於一
者是又一要也一曰復屯田夫屯田之議言者
較若列眉而　明旨不下計曹不覆以爲迂而
難行耶夫以嗷嗷之衆仰給於轉漕陸輓海運
備諸險阻若夫修舉故額興復水利弟得一精
明任事如鄒䏡徐尚璽其人者而屯政可次第
行耳但言者所議墾闢不過京之東南山之東
西河之南非而未有議及遼左者得毋謂戰士
知戰戍卒知戍豈能朝耕稼而夕矛鋋不知充
國屯田亦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步兵與吏士
私從者凡萬二百八十一人賦人二十晦今遼
東所集主客兵可十餘萬即尫羸不堪介胄而
教之爲農未必不勉自奮誠抽其十之二三與
清撫開鐵一二遺民或從虜中逃歸者分隊伍
立簿籍以地之肥磽力之多寡去虜之遠近稍
斟酌差次其間每人授田若干即人賦十晦萬
人可十萬晦等而上之姑漸試而漸擴之其於
戰守之備未有所分而於八百萬之儲餉未必
無涓涘助也且營田必且鑿陂塘備蓄泄聞經
臣於遼陽城下浚湟治塹倚爲湯池之固而遼
鎮亦多水道如沙河代子河湯河響水河者未
必滄桑頓變倘得因地利高卑使瀰瀰相望瀦
水溉田埴土多爲泥塗雖胡馬衝突如風如雨
亦枳足不得前而屯田之捺鋌艾習芟柞者定
愈於徒手白梧獨不能奮一臂乎昨歲議牛車
需牛以數十萬計盡用其十一以佐耕犁乎但
使屯政略有緒端即使一二年粒米不收而行
之不止必有明效度今日形勢必非旦暮可結
局則安得不思其長便而徒奉漏卮沃焦釜則
屯田是又一要也一曰練京營夫京營之設始
洪永間至嘉靖中罷十二團營復三大營一如

二祖舊制考之尺籍當萬曆二十八年逓增至一十九萬九千有奇矣覈其人則呼甲而乙應呼乙而甲應度不能半之即所謂半者多遊手亡賴輿臺傭身之輩遇操演執旗荷戟傳呼數聲日未高而星散耳人給月粮及冬衣布花之類費縣官金錢數萬而不收一卒之用及烽火日警有爲固守都城之計者寧召募市人而不敢言京營謂簡鍊京營不得不沙汰恐激而生變嗚呼　廟堂之養癰待潰每事如此而天下事尚可爲哉夫馭衆之法聚則難動散則易制今所謂三大營者其副叅等官不下三十餘員當春秋開操之日宜令其各統轄一隊多不過千人分駐於郊坰四野使彼此不能相顧監以夏官大夫按藉而嚴覈之而侵占影射之弊歷歷自見矣計其實數幾何分爲强壯老弱勇怯凡數等即老弱者尫怯者且勿輕議汰而姑爲乘

埋及畚築之用如所爲老家住營者務安其心而徐議去留以漸而鍊亦以漸而汰於百人之中汰其最不堪者多則十人少則五人而其被汰者必不能攘臂詢也又即以所汰之廩賜分給於所留者而留者人人喜且度其技擊勇徒足以制汰者汰者其何能爲從此不求增而求減鍊一年得七八萬人即以一人兼二人食鍊二年得三四萬人即以一人兼三人食而兵何得不精若今所謂選鋒食雙糧者亦倖而竄藉其中其實相去不遠亦當從鍊從汰而計藉定數必得公廉能任怨之文臣訓鍊督率必得身經戰陣如虎如羆之武臣而後軍威可壯根本可固是又一要也此數則者人之所共言也臣或酌取之或附會以巳見而損益之或仍其名而旁皂之或一人言衆人咻臣不敢怵於咻者而爲一人申言之要皆　當宁之所習聞故曰

勦也爲贅之說者一曰減城堡夫國家邊備至
密數里一墩又數里一堡碁布繡錯烟火相望
無論傳烽舉帶項刻逓遍而聲勢救援相倚如
左右手其制非不甚善但攻者常合守者常分
虜騎之蹂躪或萬或千罔知所定向而數家之
堡衛以百人是以百人敵千萬人也守望之墩
臺不及數十人是以數十人敵千萬人也於是
屠者屠擄者擄腥風所至必有所殘破聞近日
又去十餘堡矣甞攻之圖誌遼陽一鎮自長靜
堡以西撫順所以東爲堡者以百計又有一堡
而兼轄數堡者今狡酋駐師近塞置遼瀋不攻
而零竊抄掠殆無虛月想亦謂大兵所集未可
犇尖踢倒而村屯之間摧枯拉朽有糧可資有
子女玉帛可收又借其餘威以驚擾我師使其
疲於奔命以自斃乎臣以爲當事任者何必守
拘攣畏文墨左牽右掣顧此失彼苟非要害地
盡撤之勿復置戍其土着之男女徙實遼陽廣
寧諸鎮城而沿邊戍卒惟視其險隘所在退可
以犄角遼瀋進可以規恢清撫開鐵者合數十
堡爲一堡以成雄鎮虜至堅壁淸野使其野無
所掠而徐出鋭師以截其後或擊其惰歸此非
李左車説成安君之計耶從來中國之不敵外
夷者彼有所不攻而我無所不守故坐受其困
以至於不支若夫守之而適以棄棄之而實以
守此兵家妙用而通此説也可行於九邊徼獨
遼也一曰息召募夫募兵使者紛紛四出大都
詒之以護都城守昌薊而人猶未必應也肯應
者獨鳩形鵠面窮餓無聊利安家行糧姑俛首
聽耳驅而出關便如追羊入屠肆何所戀而不
逃至於身隷戎伍者飽食嬉遊亦自稱徒兒一
旦欲試之霜戈雪刃之下而其人又素無報國
之忠封侯之志其統帥之者又未必有恩相孚

戚相攝富貴死生相共之誼欲其走死如鶩豈人情乎楚之土兵其頭目已自驕蹇不恭而何尤乎士卒今逃兵所在見告矣縱之不可捕之則恐其嘯聚雄行而爲大盜聞　廟議欲待以不死而復招集之彼肯招之即來何如弗去矣爲今之計惟有陽捕之陰佚之下令緝獲急於星火仍寛其一線之路使其不敢遷延中道而圖亟歸伺其歸而收僇之一亭長力耳即與之更始亦自有更戍調遣之法在而紀綱不至于大弛更願自今以後寢召募之令勿騷動天下兵之衆寡何常能善用雖岳侯五千已足破金人之膽不善用即真有王翦六十萬衆無益也一曰停加賦夫措餉之法至於窮天罄地計無所出而又取給於農畝矣即取給於農畝亦自有不加賦而足用之法江南財賦藪其所編徵役如練兵河工之類有其名無其事者其積羨未可窮算將安所歸乎往者勿論矣自今伊始獨不可供新餉乎計部之所加派者再加不過數釐而細民輸金於官府能以釐數報足乎釐則分矣是上一則下倍上倍則下四積而算之所浮又不知幾何是又安所歸乎　國計日窘民生日蹙閭閻斗米數百錢窮邊將卒枵腹而呼庚癸而守土大小吏竿牘四馳包匭亦四馳要人之門又且以守土爲外府而鬼輸神運是皆敲民生之枯骨而取其髓斷軍士之殘喘而奪其食者嗟乎嗟乎從來覆亡天下顛危　宗社者豈盡在夷狄寇盜哉有夷狄寇盜則又有借之以爲名而邀之以爲實如今日加賦困民之類是也夫不覈舊數而添新數不取盈於長吏之羡餘而取盈於民間之供億則司會亦有所未晰而督府以下所當以意爲通融者此三說也人所不習聞亦人所樂聞而臣哆言之故

曰嚮也若夫終其勦與嚮之說者則曰振人心
夫蠢茲狡夷亦未見所謂雄才遠略特我御之
失其道致此披猖耳其於聰勤元昊阿骨打鐵
木眞之屬雅非其倫
主上明聖
祖宗威靈尚在乃有泄泄然而樂其無事又有脊
脊然而喜其有事者豈功名之路未盡廣破格
之說未盡行而坎壈失職之徒不堪骯髒歟此
其人亦不過瞋目攘臂拔劒擊壺作英雄氣色
耳猶不足深慮而草澤之間恐亦必眞無人幸
而東陲不至殘破未敢窺左足先應萬一金甌
稍闕欲以一泥丸封山海而神京能無震動神
京震動而中原鼎沸之象不待終日矣是在
皇上與當事大臣先以顧天下之心顧遼左而弁
以憂遼左之心憂天下奉
聖書塡撫其地與歲時巡行者毋泛泛循行故事
必祛貪殘問疾苦警戎備謹倉廩收豪傑察非
常宛如肘腋間旦暮有警而拮据捋荼惟恐不
及者其於方寓之內庶幾有瘳夫太平之福豈
尋常所能坐享以
皇上四十八年之明主亦須有日中月盈之懼至
於臣隣在位直當陳板蕩之篇時相規厲豈特
以出車命將代卷阿天保而已臣所爲終其說
以仰裨安攘者以此惟
皇上試一採聽而弁風之在位焉天下幸甚

代汪大行陳情疏

奏爲比例陳情懇乞
聖恩表揚毋節以光孝治以伸子情事臣肯伏讀
大明會典一款民間寡婦三十以前夫亡守志
五十以後不改節者旌表門閭乃知
聖朝所以崇獎幽貞、德意甚厚然守節者大都
有遺孤可守庶幾望其成立耳至於一綫中絕

宗祀幾傾就姒婦之懷中取呱呱襁褓之兒而哺糜之教育之以報亡人於地下如臣母程氏者豈非斯世所罕遘哉臣邦柱係直隸蘇州府長洲縣人臣父中歲夭折臣母年一十九歲時懷妊五月甫生一子以衍宗祧含悲茹痛不爲殉死之計比免身不育而死志決矣又念臣本生母某氏既有長子設徼天幸而復生一子則伯叔之子猶子也可乞以爲嗣而臣父不至於無後忍死以待者久之而本生母始生臣則旋蹐地而臣母撫之若已出也臣母嫠居者八年而始得一血胤其珍惜臣也比於常情萬倍而臣累世食貧有從事什一之業者往往洗橐而歸家無四壁僦數廛而居熇暑鬱蒸沍寒栗烈臣母泊然甘之緝績刺紉累日夜不休臣母多并日而食而臣之腹未嘗不果然蓋至臣之壯而有室以至於南北就試資斧舂粮無一不仰

給於臣母之女工眼欲昏龜手欲裂而念臣微名未就升斗未沾非老嫠自逸之時其教臣讀而以力作佐其膏火者數十年猶一日也臣母有縞衣綦巾每付質庫以佐伯叔兄弟之緩急遇死喪之戚必經紀其身後蓋其婣睦之性出自天植而臣之祖母嘗有危疾臣母不解衣者兩月至刲臂和藥餌以進祖母夢神人語之曰而祿盡矣賴汝孝婦加壽一紀後果享年七十餘此與臣同科進士王振奇所奏母孝行大都彷彿而臣母以節婦爲孝婦又難之難矣臣同縣同科進士僅三人皆孤子其母皆以節顯姚希孟之母文氏顧宗孟之母莊氏俱蒙巡按御史覈實具聞照例旌揚建坊表宅臣母現年七十二歲守節五十三年春秋高年例合矣以臣文釆之不彰與此後按臣之久闕莫爲　題請雖時動粟帛之惠實未蒙棹楔之榮臣入而見

臣毋心竊痛之出而見二臣心竊媿之今幸從
諸雋後對揚　明庭豈能中夜飲泣姑待當事
之表章而不瀝血哀籲於
皇上之前哉查得三十八年吏部進士顧師曾等
四十四年通政司進士王公㢸等皆以毋節伏
闕陳情
皇上大孝格天永錫爾類凡所陳乞不靳　俞旨
以臣謭劣遭遇
聖明是臣致身之初亦臣報毋之會也爲此不避
瑣瀆比例控奏伏乞　勑下禮部轉行查勘如
果臣言不謬　特賜旌表則廡婦嫠休爭美靡
他之節并群工在位益敦不貳之忠將見政化
乂隆豈徒閭閻激勸而已至於臣者素禀臣毋
之清白以作
皇上之驅馳雖高厚難酬而捐糜有日臣無任激
切懇　恩之至

代胡進士陳情疏

奏爲比例陳情懇乞
天恩旌揚毋節以廣孝治事臣以僻壤孤生荷蒙
皇上作人之化叨中今科進士致身伊始志切捐
糜何敢輒以私請而臣實有一腔隱痛念毋節
之久湮媿顯揚之無地者安能嘿嘿飲涕而不
哀籲於
皇上之前哉臣允恭原籍係貴州石阡府先臣其
任施州衛經歷娶臣嫡毋陳氏後以無子娶臣
生毋楊氏臣毋雖由置蓬實閑內則事臣嫡毋
與臣祖毋某氏極其孝敬祖毋嫡毋皆憐而重
之不幸先臣於某年某月歿於施州時臣生毋
年二十一歳生臣某甫及三載天涯孤宦旅櫬
蕭然臣毋實欲以身從死痛臣呱呱係胡氏之
一綫毋死而臣不能獨生爲臣哺糜勉進水漿
迨扶柩還家驚魂未定祖毋嫡毋復相繼下世

經紀大事撑持門戶惟臣毋一人而內釁生於
同室則有鴟鴞取子之謀外難起於强梁又有
鼠牙速訟之事遘閔受侮有臣之所不欲言與
不忍言者然而守土巡歷之官與縉紳父老之
口莫不謂胡氏有婦氷霜歷盡金石不移幾於
鐵中之錚錚人倫之表表矣至臣毋所以撫臣
而誨臣者雖慈愛倍隆而義方不廢臣不敢遠
引丸熊畫荻之風粉飾點綴而臣當年所讀之
書則臣毋血漬淚痕斑斑猶在臣至今見之心
痛如刻卽臣於萬曆乙卯科濫叨鄉試第一而
臣毋策勵時勤務期得當
明主以竪尺寸之效朝撕夕警三十年猶一日也
臣旣策名在廷臣毋之心亦已少慰且臣奉臣
毋不貳心之教無敢失墜或得漸徼通綸以為
光寵但孀居寂寞人情所最不堪而臣毋所遭
艱難辛苦又逈出于常情之外者今拮据半世
憔悴不支甫踰六十之年已種種有衰微矣若
不亟為表揚使苦節者日久沉埋將何以維風
勵俗而為子者有懷緘嘿安望其移孝作忠是
臣不獨臣毋之罪人亦
皇上之罪人也伏讀　大明會典一欵民間寡婦
三十以前夫亡守志五十以後不改節者旌表
門閭今臣毋見年六十一歲守節四十年例實
相符况有歷任本府提學道巡按御史等官旌
奬在卷可備勘覈又查得三十八年吏部進士
顧師曾等四十四年通政司進士王公弼等以
毋節請今年同科進士王振奇以毋孝請
皇上錫類之孝高於千古凡諸陳乞隨賜　批發
臣之情事豈後諸臣為此不避瑣瀆瀝血控奏
伏乞
勑下禮部轉行本處巡按查勘如果毋節有徵臣
言不謬照例旌表不特匹夫匹婦共知從一之

貞從此資父事

君益敦在三之節其於政化良非小補臣無任激

切待

命之至

公槐集卷之一終

公梘集目次

卷之二

冊文
擬上
光宗貞皇帝尊謚冊文
擬上
孝元貞皇后尊謚冊文
序
擬
御製
神宗顯皇帝寶訓序 已見響玉集
箴
治世養身箴 以下俱館課
經筵勸講箴
賦
日升月恒賦
解
洪範庶徵休咎解
論
君子通天下之志論
天命之謂性論
爲善無近名論
天心仁愛人君論
議
戶部足餉議 館課止
啓
代言答啓
呈
送親給假呈掌院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冊文

擬上

光宗貞皇帝尊謚冊文

伏以

帝治方新仰中天之播烈
神功莫罄共率土爲揚休維悲嗌思慕之聲山川
悽咽若濬哲文明之號日月光華爰稽衆以颺
言謹陟庭而獻頌恭惟
皇考大行皇帝　五行協粹　四氣含龢　夙徵
岐嶷之姿青陽出震　茂擅元良之譽赤伏乘
乾　問午膳於　龍樓克恭克孝　愓宵衣於
燕寢無怠無荒　誠敬格　天至德隱消其
疑撼緝熙就日懋學漸底於光明屬
皇祖之升遐撫臣鄰而　正位永懷繼述每思
彌留玉几之言銳志纘承更念奕世金甌之托
恪遵　末命大霈　弘施帑發褭蹏壯三軍死
綏之氣撤還貂璫寬六府貿遷之途傷振鷺之
寂寥則盈庭布列悲仗馬之斥逐則空谷旁求
御殿　臨門漢代覩千官之盛　傳宣
召對康侯承三接之隆　下令於積壅之餘驩
聲雷動　布德於小屯之後喜氣風生　受命
甫及四旬已釀成久道之化　踐祚未臻一月
遂宛同必世之仁豈特
二祖　八宗之芳規可　覲揚而無歉并五帝三
王之郅治將軼駕而比隆矣詎意曦旭之朝升
遽以掩霾而晝晦烟迷湘浦思控馭而無從雲
散鼎湖痛攀髯而莫及然歛時五福雖悠平格
之期而永譽千秋宜享得名之報揉康衢之詠
行奏之　淸廟明堂集師錫之言先告於
皇天后土廣諮廷議虔奉　徽稱謹奉冊寶上

尊謚曰
崇文莘道英睿恭純憲文景武淵仁懿孝貞皇帝
廟號
光宗伏願
誕受鴻名 永垂燕翼 陟降左右
昇 帝賚於冲人 光耀後先肇家聲於嗣服
瑶國寶籙超千禩以無疆 玉版金泥後三
光而不朽謹言

擬上

孝元貞皇后尊謚册文

伏以
德協坤維纔服配兩儀之位 功貽震罷椒塗
開萬世之長嗣禹德而敬承塗山媲烈覲文謨
而陟降渭涘齊徽雖 毋儀廣博以難名迺臣
子尊親而恐後恭惟
恭靖端懿温惠郭元妃殿下 瑶姮毓粹 寶婺
呈祥 習姆訓於公宫學同馬鄧 遵女箴於
彤史德並高曹維
神祖選德以升儲嬪
皇考好逑而作儷六禮既備河山共歲月以俱悠
四德咸臻 社稷與神人而共托當 少海澄
波之日占王化於宜家更 長秋垂暮之年付
孫謀於佳婦 龍樓問寢珮環胥叶乎鏘鏘
鶴禁怡顔旋折宛同其棣棣 三宫旣侍之暇
復隆禮以及所生百男未兆之先更推恩而能
逮下可謂孝慈並止豈特淑善厥身而已所以
魚貫承休共溉衾裯之惠螽斯衍慶誕鍾曆數
之躬鞠育恩勤護潛乱於尺蠖劬勞顧復撫繞
電於流虹毎明發以興懷思罔極之未報迺
霞馭遽昇西崑莫返 雲屏忽掩南浦先歸遂
使
先帝當陽靚宵明而無色以迨冲人纂緒踏厚地
以增悲不藉 鴻稱曷彰 燕翼謹上尊謚曰

孝元宣懿哲惠莊仁合天弼聖貞皇后伏願 鑒
玆素悃式憑對越之忱 益廸玄靈懋著含弘
之化 統陰教以輔陽教理貫幽明承
天心以牖余心情通盻蠁對桮棬而如在付金石
以同鐫謹言

箴

治世養身箴 有序以下俱節課

是時庚申六月
神宗皇帝不豫

臣聞殷周歷有道之長凝圖帝眷堯舜亨期願
之壽純嘏天來豈氣會之偶然抑保修之自致
夫后仇靡定祇撫虐以旋樞修短何常因敬荒
而岐轍思祖宗櫛風沐雨奚忍以百戰經營之
業而自底危亡念渺躬主鬯承祧何苦以萬靈
呵護之軀而恣行顛蹶祇爲乾符在握每以治
世之具爲亂世之資兼之順指當前遂以養身
之需爲戕身之用秦皇邊疆萬里乃揭竿竟釀
於窮民漢武禱祀三山雖還丹何補於多欲所
以戎狄交訌名曰外憂而憂莫大於兆姓之怨
讎疢毒相侵號曰形病而病莫甚於七情之屑
越歷徵往事宜惕淵衷昔宋太祖親禮儒臣王
昭素對揚明主爰揭治世養身之要獨提愛民
寡欲之方可謂羣辟之金鍼藎臣之石畫矣臣
某未知獻曝頗切憂天媿無塵露之裨敢效盤
匜之儆竊見三韓震動之後徵調無已而閭左
不得高眠竊聞 九重邃密之中起居不時而
纏綿未能勿藥夫
陛下夙成之聖德豈不軫念窮愁
陛下自有之聖躬寧不慎加調燮但軍國之事正
急而戍日增賦日重凡流離催迫總成大地之
吁嗟卽淫涸之失稀聞而喜吡陽怒吡陰凡厚
聚嚴刑亦乖上天之和氣況亂以細而漸萌疾
由微而成劇涔波潰岸爝火燎原兩者之當亟

圖一也康濟爲治身之緒餘痌瘝正猶病之原
本惟無欲乃能同欲不自愛何知愛人兩者之
當交儆一也昝茂先女史箴懿訓于椒塗德裕
宵衣勤芳規于栢寢既遺響之具在雖僭彷其
何辭作治世養身箴箴曰
首出庶物佑民作君紫垣是宮黃圖乃膺以身
爲世以世爲身請析言之徐究厥根品類蠭萌
世乃安立如亂絲然不治何輯生氣醞孳身殆
賦質如勾萌然不養何植治利用嚴虔劉不遺
爰有慈仁化被蒸黎厥后明明拱手垂衣惠風
煽颸世躋恬熙養利用厚汰侈非蠹孰能保嗇
定爾孔固聖帝巍巍受天斯祜夙夜宥密罔敢
敗度毋謂予尊而狗匹夫如水覆舟波濤江湖
毋謂樽節而同槁枯如火燒膏燔肌燔膚萬方
貢輸民脂民血烏知野外啼號慘裂五欲娛人
我淫我悅烏知暗中精華消歇何有殃民聊舉
目前白骨青閨血淚田田鬻子貿妻官逋火煎
思叩 九閽天高聽懸何爲眚慾因病而藥酒
誥既嚴色荒稍卻封椿大盈獨嚴扃鑰癖入膏
肓神勞形削人言治世道在愛民臣亦有言寬
徑息征豺虎屏斥雞犬毋驚鬱鬱桑麻可農可
兵人言養身道在寡慾臣亦有言投珠抵玉澹
泊出寧清虛來復何必喬松堯齡舜壽既思寡
慾必先愛民嬰兒袵席敢恣慆淫如欲養民必
先寡慾絕少分甘惠此惸獨人治一世君治一
身窮谷遐陬痛癢關心人養一身君養一世壽
域春臺普天同歲濟歟
明聖 天祚靈長覃濊既旉 平格無疆剜肉醫
瘡民生日疚亦瘠
帝心二豎交遘百爾在位休戚與同憂 國憂
君勞思忡忡儒臣染翰職在文墨敬勒箴規以
附司直

經筵勸講箴 有序 是時天啓改元

臣聞

聖啓天聰懋學允資乎古訓 德期日就沃心尤賴於眞儒借紬帙以對百王則滿堂龜鑑就細旃而親四友更繞殿芝蘭泌沸蒙泉涵泳入淵淵之海曈曨曉日緝熙生奕奕之光絅惟玄牡告成且銘盤而法徙迫乎黃鉞底定猶訪範以探微若夫繼體守文之君端賴稽古親賢之功邇英閣下紛玉佩以橫經崇政殿前啓珠簾而進讀翠華幸處書聲偕天語俱聞紫袖飄來爐氣與芸香相亂但帝學登侔於韋庶而王道獨鏡其綱維雖不殖以何憂茀恐情田之久穢苟誇多而寡要難期道岸之先登治忽靡常十六字傳心備矣克罔有要三百篇無邪蔽之但東壁圖書不移於瑶臺璇宮之內而西清侍從難入于貂璫蛾黛之羣哦咏方停舉足犯風慾之戒簪裾甫散當前皆蠱惑之傷必春誦而夏絃或可救焚于杯水非朝嬰而夕側何能借錯于他山今者

神聖握符耆英布列選名儒于玉署 儆講幄于金華奧旨弘開不數說詩之匡冉疑關競闢寧推解經之戴馮遘此殊逢忻愜素悃不能導涓而歸壑何由撮壤以崇山爰效瞽箴聊抒藿蓋

箴曰

粤稽皇古羲農伊祁炳靈含毓匪學而知仰印蒼穹俯察玄儀孰云授之天地爲師姚姒以下丘索漸起攷古博文破蒙抉理怳惚千秋誰提其耳爰賴先覺商經證史煌煌宸極臣民企瞻元后亶聰遑卬詹詹聖盛自愚德崇邇謙曰賓曰師洪以資纖崇儒右文於 明爲烈

玉輅朝臨牙籤晝列爰自

皇祖齋居靜攝三十餘年琅琅聲欬

至人御極萬象聿新朝多貞碩林稀佚民花磚曳履槐閣拖紳有懷啓沃以媚 一人暖律漸廻條風載煽廼 命吉蠲張幄 便殿人無代匱禮毋敦儉優渥儒臣以錫以宴爰開 講席歷更經年維茲鉅典有類繁縟意取隆儒用貴下賢所以師模獨推伊川 鑾輿乍廻 龍墀若掃靡曼充斥笙簧繚繞白晝未沉清明不保宜愛護之防其幽渺紫臺秘典綠帙奇文口耳相傳疾風蕩雲宜繹宜抽以精以勤念茲釋茲凝神罔分昔有詞臣瀝血疏草處 文華多居乾清少艮哉斯規可方大寶請以此箴至言非勤

賦

日升月恒賦

猗璇圖之高揭兮垂兩曜于萬方抱赤精而含素輝兮受鼓鞴於陰陽共中天以炳靈兮分宵旦之行藏麗八極而環四維兮永終古以耀芒維光華之烜爛兮寧初繼其可量望澄鮮于霄漢兮眺晶瑩之未央或自潛以乘躍兮或豯晦而乍章驟熹微而欲吐兮忽騰踊以翱翔想曈曨之方旭兮與積朏而弓張驚玄穹之散彩兮劈渾沌以呈祥掣羣睛使睇眙兮恍衆志其怰惶乃若金支盡開翠旂未捲玉宇深沉銀河灩瀲曦光催建章之葳蕤瞋色止長門之御輦則有丹鳳樓頭玄菟城角朝霞薄曉霧以流金碧海照青天而成鼓東升之烏共晨雉而朝飛南棲之鵲伴昏鴉而夜啄於是火珠吐燧和璧藏鉤起咸池而拭浴倚瑶臺以紓眸驅飈軸于扶桑之嶺轉氷輪於疏圃之陬其晝舒也駕赭驎驂朱虬羣真絳節以前麾百神赤幘而鳴騶其夜明也弭素旓控玉騊緱嶺吹笙而度曲霓裳振袂以揚謳乃夫綺疏繡幕乍白乍紅海山樓

閤可闢可封自晻曀而晃曜又𩃬靆而玲瓏每烘窗而射牖且窺簾以映櫳阿房曉鏡晝作㸅脂之色昭陽夜宴疑在水晶之宮吾不知其圓規闕玦亦不問其入西出東但見蓄之無垠攬之靡窮方積微以成鉅亦由纖而啓洪總爲熾之始壯之萌而未可以乘除消息卜度于其中於是陳犧壘擊晁鐘酬以三雅之爵佐以九成之鏞仰天喁喁祝吾君之千萬年與日升月恒而俱無終也而吾耳爲聖世之華封因曲終而奏曰邈矣廣漠承太清兮維日與月環貞明兮處中而昃虞虧盈兮譬之茀祿盛則傾兮豈惟胥斗畏滿籯兮皇矣我后五福軿兮舜壽堯年莫與京兮泰階肇開六符迎兮占厥運會時方亨兮初陽麗空晴暉瑩兮清光半壁含珠英兮月闕其華日藏精兮將來景爍瀰八紘兮厚蓄徐昌悠久成兮小臣獻賦喜起賡兮惟繁星之粲天借迭曜以分榮兮願吾王其介福臣且爲卷阿之鳳鳴兮

解

洪範庶徵休咎解

天人感格之際微矣果䂓䂓焉如鼓桴之必荅形景之相麗恐造物不若是拘也然使渾托於玄同以爲綿邈不可測而見其降康不知所以康睹其示威不知所以威譬如家有嚴君時而于于時而嗃嗃忽而鼓舞歡娛忽而譙呵譴責爲人子者不能察端倪於形聲之先叩嚬笑於臧獲之輩而第斑綵以娛之板輿以奉之擊鼓封牲歌鍾列鼎日盤旋於二人之左右而意旨相違將迎無術有喜變爲怒怒不可使喜順轉爲逆逆不可復順庭除咫尺搥首隕心死如虎豹九關之不可問而況漠漠蒼穹皇皇仁帝乎人主之於天猶子之於父毋世之愛其子者大

而克罔成敗之關細而起居出入飲食醉飽之事靡所不詗察而有所不欲言不勝言與不忍言者不得已而托於七箸之增減色笑之有無面目之榮悴善觀親意者按事而求之十不爽一滌慮而究之百不爽一透入於分而未分之呼吸冥會於隔而未隔之縈懷有萬萬不爽一者而洪範庶徵之故可得而言矣霡霂降丼霖澍以爲靈星之吐液而不知其兆在肅其應爲時雨朝曦昇晴暉散以爲羲和之叱馭而不知其兆在乂其應爲時暘大火流腓草腐以爲南融之司焰而不知其兆在哲其應爲時燠朔氣吹蟄戶墐以爲北冥之布殺而不知其兆在謀其應爲時寒淑景披凉颸痾以爲少女之噫氣而不知其兆在聖其應爲時風若夫黑蜧翔舞於潦原赤魃狓猖於熯野爲黦可憂焚猳不應何燥濕之偏違則狂僭之事致也金石爍矣候

商絃而漠漠瀰發厲矣猶葭管之沉沉火耕望秋而蜡骨寒戍攺歲而侵膚豈寒暑乏禪代之權則豫急鮮弛張之妙也以至動青萍者輒飈雲而翳日捲黃籜者每振谷以號林退飛過宋襄之都揚沙迷項王之壘大塊豈曰偶然蒙德固爲相感人以此召天以此施人以此爲無心之召天以此爲有心之施謂天之休人咎人也實人之自休自咎耳謂天之有休無咎有咎無休或休復爲咎或咎復爲休紛綸變幻於其閒而不可以龜稽蓍測也實人之以休迎休以咎迎咎或襲休而釀咎或悔咎而延休日引月伸而不見其長朝更暮換而不覺其促耳明主曙於此於是乎有修德修刑之異宜仁氣義氣之異施用剛用柔之異道與夫賦爵任賢弛刑薄歛繕工飭武之異事雖不至條分縷析而酌有餘佐不足乘除損益以仰承上天之意而補泄

五行之偏者不可以不講若夫玉燭常調橫遊紛灑而舉升中告成之典修吉蠲烝祫之禮至於敬天之怒脊脊靡寧而徒曰避殿省愿減膳撤懸蔑論察文故事不足以通帝座即按行實政皆出於徵歩之小心而不酌於寬嚴競絿之間以爲補偏矯枉之術正如父母之愛其子者以愉色婉容而愉婉之外名不修學不殖顯揚不光則父母又從而恚之若冠纓之不正而趣俯循其履領緣之弗飭而乃下整其裳所譴非所修所修非所譴其於挽廻感格祇見其隔膜而不親有籲呼而未必速應耳故論災異不談事應誠爲藎臣長慮而洪範庶徵之說决不可目爲塵飯塗羹而棄之也操厥要者維何亦曰天子建中和之極合衆休以爲一休銷衆咎以歸無咎而已

論

## 君子通天下之志論

天下之志非一人之志也以一人之志而通天下通之不得則其分爲暌其聚爲訟不得通而宛轉以求通則其情爲比其時爲需惟我無志而天下之各抱所志者於我乎滲入人有志而我之空無所志者於人乎暌徹不知天下之外有君子不知君子之外有天下亦不知衆志之外復有一志一志之外別爲衆志其與天下通也猶榮絡之與脈衛通視聽之與神明通也猶呼籲之與慈母通馨穢之與上帝通精誠究抑之與祲氛災疹通而非通天下也自通也亦非未通求通而洞洞焉屬屬焉本無弗通也其氣候爲泰其翕集爲萃其歡忻交豈爲豫而其卦則爲同人蓋吾讀同人之彖曰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而其取象於天火也又曰君子以類族辨物夫既有族可類有物可辨則天下之名

色象貌離跂而角峙者且不勝其異矣烏乎同亦且不勝其礙矣烏乎通正惟無異不成其爲同而小異乃所以爲大同也無礙不成其爲通而形礙乃所以爲志通也請以天與火而畢其說夫二曜之精原不可以仰配蒼昊而兒麗木爲火雖燎原烈澤在扶輿中不啻孤燈之一焰耳何以謂之同說者以爲天氣上浮火性高炎似矣而尚不講於類族辨物也玄樞紫璇之內繁星絫然即凝爲山漾爲川濁而蚩蠢靈而聖賢間氣而麟鳳嬗化而飛潛或枯或菀一洪一纖天無所不分也而實無所不包也秉燭夜照照一室而盤匜几杖分照一物而繭絲牛毛分至於赫曦亘空森羅萬象光不隔則所照亦不隔火之性無障礙而物之性亦與之無障礙其妙用與天相等故曰天火同人天火之所以爲同者正以其類族辨物而類族辨物者謂之億

萬族可即謂之一族亦可謂之億萬物可即謂之一物亦可族億萬物亦億萬嗜惡蠭生愛憎蜮起調此則挾彼瞻前則喪後惟族族統於一族物物宥於一物而天下之大同出矣即天下至通無礙之途於是乎出矣井然耆然盲者可以摸索跛者可以縱步五方異聲不重譯而解五味異齊不品嘗而嗜通天下之志猶之乎通一人之志耳然使我一人彼又一人則兩人之中亦自有五嶽四瀆千畦萬畛之別而君子嗒焉喪焉冥而忘焉人有宗君子無其宗人有郊君子無其郊即人有門君子并無其門人自爲戎自爲莽自爲墉自爲攻自爲號自爲笑而君子則羌胡爲一家攻守爲一轍悲喜爲一致於是萬有不齊之志逦徃逦來紛出紛入於統同渾合之境而君子方且導一心以入於衆心收小羣以入於大羣卒使之無營無壘無怨無德

無詐無虞此有情可以告彼彼有欲可以語此結者轄者錮閉者天闕者人各一其志而同人之君子且盡人而爲之通通之伊何類族辨物而已不類不辨而徒以渾含爲元氣以醇悶爲玅理則使庶民之直道好德之秉彞皆約結而不得展其塞而不通莫大焉江河之塞也濬其溝洫而水始通周行之塞也繕其衢陌而路始通血脉窽竅之塞也祛其淤滯散其沉痾而氣始通通天下者亦若是但非文明中正之人而欲行類族辨物之事第恐愈類愈辨而同者愈寡其爲天下之病不淺耳陶唐之世窮奇饕餮與元凱岳牧同朝堯不害其如天然此乃昧旦之天庶類濛濛而未有旭日朔升之象也至舜而放者放殛者殛舉者舉從此各遂其性各安其命各厚其生各正其德而天下之志於是乎大通愚以爲堯天也舜則全秉離明之用猶火也孟子之贊舜曰善與人同此固同人一左卷而堯不與舜同則舜之通天下者亦托於河濱雷澤之匽而已故曰天與火同人惟天與火同而後火能與天同也斯又在上同下君同臣乎

天命之謂性論

天與人無二乎未始無二也天與人不二乎又未始有二也天蒼蒼耳以爲積氣之所聚而人身百骸九竅孰非氣所出入則何在而不與天相出入者長羸至而液汗流泰風肅而肌膚冽成而霖蘧而覺凉燠晦明之候鈞旋轂轉於七尺之軀一人各一天也然而形何以結色何以呈陰陽何以爐化庶類何以萌生遊行視息於穹壤之中者實天埴之爲胚天笵之爲模耳此猶其粗也若論其精者天無視而日照月臨則視之體具天無聽而風擊霆轟則聽之體具天無言而氛祲環感妖祥迭應則言之體具天無

運行而黃道赤道之流纏碧落紫璇之圜轉則運行之體具至其深微綿邈房皇無間包於洪荒之前而不見其首亘於運世之後而不見其尾含萬象統八紘奠四維攝九域而不見其不足入毫毛納纖芥鼓飛塵附瓦礫而不見其有餘清而上浮地不能載散而仍合物不能取隨觸隨靈靈者靈矣而不可以爲靈之根隨寓隨神神者神矣而不可以爲神之毋其氤氳保合髣髴附麗者吾必舉而歸之於天是即天之性也天無性則亦浮游耳空幻耳何以博臨下房何以降觀有土何以披瀝雨露鞭叱風雷而弘章善癉惡之權何以青陽朱明各循其職白藏玄英互司其官生者生殺者殺消者消息者息而禪其無方無體之用凡天下歌神功稱玄化與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皆性之在天者也天爲性之總攝萬性爲一性而天又不能自私其性天而自私其性則戴髮含齒者盡狉狉焉蚩蚩焉與麋鹿同其水草與烏鳶同其剝攫甚且與猿梟同其殘噬而純粹且精者等於輕雲薄霧摩蕩於太空之表無論世不成世人不成其人并性不成其爲性而天亦不成其天矣然賦形之際同類相化天亦未嘗舉混淪而剖之儼提挈而付之也氣中之理濁中之清如䰟魄之互抱氣凝則理附濁聚則清來水與之以津瀡而水即含智火與之以炎燥而火即含禮木與之以發生金與之以聲答土與之以茹納而三者即含仁含義含信動而成陽陽者剛之象也於人爲高明於德爲健於用爲不絿爲不吐靜而成陰陰者柔之象也於人爲沉潛於德爲順於用爲不競爲不茹天隱然付之而不知其所以然人隱然受之而不自覺其速肖也肖天之照臨而爲視肖天之轟擊而爲聽肖天之

環感迭應而爲言肖天之流纏圜轉而爲運行更肖其不視視不聽聽不言言不行行者而爲靈萬物叅三才之主堯舜肖而帝湯武肖而王周孔肖而萬世師下至於智之名勇之功豪傑之雄幹文士之風華或以爲才或以爲情或以爲神鬼或以爲膽力要如精鎏雜以鉛錫素絲染就丹黄金固不改素亦常存謂之無性不可謂之性去而才情鬼力交相用事亦不可所以

剝刅之極七日可復搆鬬之餘乍見即動直至委形槁落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爲焄蒿悽愴而天之所命始抱而還之天矣然則天之所命者若積貯於昊穹之表以俟人之善貸乎而又非也命與性當以雨與水爲喻夫小而霢霂大而滂沱者豈其虛空別有承載乘時降注哉不過山嵐蒸濕與江湖河海之水翕張上下流通而無間者乘雲氣馭飛龍以澍爲靈

雨耳水降爲雨雨復成水性命之分合亦若是矣萬古靈懿之氣時磅礴於太空天與人共斟酌焉天亦不得而私之獨是人有盡天無盡人有榮萎代謝天無榮萎代謝當彭殤並夭賢愚同盡之時巧不能留力不能挽執中之聖帝建極之明王垂世立教之至人雖其炳靈熠耀常行於宇宙而終不能以已敝之器盛不磨之道當此時也不得不歸根復命而命之爲用又非

一入不復出有銷歸而無輸瀉者昔之所以命堯舜命湯武命周孔安知不轉相禪代以至于吾而吾之祗承此命也宜人人自幸又宜人人自思矣義方之訓委而擲焉則父不以爲子王言如綸惟恐賈墜以自蹈於不敬而上天之命何弁髦棄之我棄而天不得不收自喪其性而後天奪之命灼然不爽之理又何疑焉然率性之極至於位天又似於挾性以抗命不知父式

敎其子而子之克家也實可以安父君顯庸其臣而臣之靖忠也實可以正君夫蒼蒼者又豈一成不壞之物第較之於人有修短耳儒者謂道出於天而天果何所自出清爭本然忽生大地即旁採葱嶺之學非誕矣

為善無近名論

天下有善人有有所為而為善之人有所為而為善之人則近名者是已此兩者無辨乎有辨也善者原於天名者根於人善者麗於性名者落於情善者夢而安習而輕莫就莫避無搆無營縱橫離合而泊然不以攖其寧名者以智索以力爭籠人羣之華腴刼玄化之聲靈巧於登壟之客捷於走鶩之羣得若驚失若驚是為宇宙之勞人漆園氏所以感有涯之生而發此論也夫非獨勞也請言其拙自古有名章徹者必其從我趴立不屑屑依傍者也堯讓天下舜受之讓者疑於愚受者疑於貪直舉痌瘝昏墊之赤子出厥考之懷中而付之慈毋之手寧問其為美名為不美之名至若南巢放太白懸桐宮遷三監尅其為的然不美之名何疑迺其名熠耀乾坤後玄黃而不朽皆數聖人者意想所不到耳孝已孝而死比干忠而死乘舟二子騈首授命于盗泰庭二十七人赴祖龍之鑊無歷吝此俱天懷發中㵎然蓬勃而不可遏如貪夫之見金涎人之遇色有何生殺利害之足較而悉烏知所為名無奈有文字則有詩書有紀述則有褒刺有千載以上之陳死人而流芬齒頰使人津津豔慕不已則有摹之彷之步之趨之五慾可捐七尺軀可輕父毋妻子可以付之不顧而惟恐名之不得者或陰借之以弋利或詭托之以獵位或大用之而謙恭其節典謨其詞以嘿移炎祚之新莽小用之而為布被之丞相裸

葬之王孫囚首垢面之風流以至丘里之間有戕肢割體之孝子朝端之上有誹謗犯上之忠臣名之爲禍於是乎烈矣此其故又不起於人之好名而起於上世聖人之立教蓋吾儒之教名教也欲維人之爲善而不可得則舉夫三旌九賓之所不能榮五刑六辟之所不能辱一王之尊二人之親之所不能化誘者而借名之一途以攝天下於虛無隱躍之間使人自鼓自舞自忻自賞自愚自誘自投自縛人人思爲善者報而不待富貴利祿以爲之驅使有天下者亦收其人自爲善之福而縱在極瀉散極顛倒溷淆之世仍有一綫之名根提天下哺糟啜醨之人以漸還之於清醒而不自覺所以孔孟之教不競名亦不諱言名舜必得武王不失疾沒世而不稱諸如此類三致意焉卽如微箕比三仁清惠和三聖列國之卿管仲子產五羖大夫之屬皆極其崇奬而不以標榜爲嫌名之所以且盛未必非鄕曾之書爲之杓準耳然孔氏所不取之名有二曰隱恠曰鄕愿隱恠之名高鄕愿之名乎一則離善以自樹其營壘一則竊善以深藏其面目令此輩得名與借名誘俗之意正相反陳仲子之迹同隱恠而其名之噪也亦等於鄕愿孟氏力排之而幷不以名歸之故曰簞食豆羮見於色其實嚴矣人但知近名而爲善者善必不眞抑知爲善而近名者名必不享乎名者造物之大寶鬼神之所珍秘而不與高貲崇秩同一輕擲者也凡巧於取利祿者天之敗之也恒遲其道亦多用恕巧於取名者天之敗之也常速其道亦專用刻而人方且摹之彷之步之趨之明與人鬬而實與天地爭故曰夫非獨勞且拙也至若名之賊善也非一端矣吾又曰無近名卽爲善

# 天心仁愛人君論

愛人君者莫如天而巧於用愛者亦莫如天其寓慈於威使之時有所惕而不得肆者是在人君曲體而嘿迎之夫天者君之大父母而君者天之宗子也謂天下有不愛子之父母吾不敢信而徒驕豢之娛悅之媮衣美食以供奉之甘言怡色以撫慰之則子之性且日就於慆淫子之耳目聰明且日就於蔽錮苟非神靈徇齊睿智弗移者其末流之弊將至於不忍言固其子之自誤而實父母誤之也環林林之衆置一人而命之爲君礪山帶河是即天之堂構成賦則壤是即天之倉庾臣妾億兆是即天之僕御要荒貊越是即天之門戶天以此千萬世不抜之家全而付之於君萬一握符主鬯者乘之以玩心而出之以肆志玩肆不止習爲恣睢恣睢不已釀成顛覆金甌鞏固之天下雖披渙散而不可收拾則天之眷注且窮於無可施而仁愛之意亦且有時乎絕惟愛之至者必不忍絕而當其有可絕之機愈不勝其愛於是乎陽精之曜靈也有時而爲餼繁星之燦列也有時而爲隕爲飛爲孛爲彗巽風解雨披拂霑足以蘄於五稼登而萬寶成也有時而爲暵爲燎爲歲祲爲大無羣望永奠百川效靈維嶽降申甫之神河瀆表玄圭之瑞以共際丕成平之世宙也有時而爲裂爲竭爲冢崒之崩爲穀洛之鬭鳳凰矢音於高岡騏驎騈趾於仁囿舞蹌蹌歌喈喈者錯出於簫韶象管之間以娛淸廟而燕嘉賓而有時爲蹠濟之巢含沙之射呈旱魃於蘊隆舞商羊於淫霖如春秋所載與夫三禩以上龐劉而下不可勝載也葢蒼蒼者其寓意最微而其用心良苦欲提其耳不得借批鱗折檻之口以代爲之提而又不得欲警其憒不得藉狠烟

羽書之動以代爲之警而又不得騎子肆縱家業轉替父母之心轉憂轉迫而怡怡者烏得不化爲嗃嗃喚咻者烏得不化爲譙讓爲之伺饑飽問燠寒而惟其疾之憂者烏得不化爲檟楚至於檟楚則子未必痛而父母之心已如刺如抽苟非爲之計久安慮深遠何至行此不情之事而天之警戒人君者其仁愛也亦若是而已矣然吾以爲父母之行其愛也猶易而天更難父母之寓其愛也猶可以直致而天更不勝其宛轉蓋父母有言天無言有言者猶可以涕泣而道拊心而呼甚而教不行卒不謹猶可與屬毛離裏之人吐露其一腔之菀結而於昭在上聲臭杳然天既明示之有意而君猶以爲無心天既顯出之有故而君猶以爲偶然天既以一事兆一異又或以二異徛一事貞若草木應於景響而君猶以爲渺茫不可知之氣數至於言氣數而天之仁愛且窮於無可施矣痛大厦之將顛傷瞻烏於誰屋其仁愛人君者且將轉而愛民而愛民則又將不復愛君夫人君者固天之宗子也而不爲天所愛危乎殆哉此董廣川以之正告漢武猶能收輪臺之悔而王介甫爲不足畏之說卒釀成熈豐也然則蓋臣而有仁愛其君者又當體上天仁愛之心而毋以小人之愛爲愛

## 議

### 戶部足餉議　館課止

時辛酉二月瀋遼未陷戍卒如雲雲故有措餉至八百餘萬之議

今夫大小臣隣所刳心而籌焦唇而推者非遼餉乎言之詳矣安得有掛漏之餘起而掇拾之若因人之議以爲議類於學語之兒童就羣議而折其衷則又未可臆斷也竊見以爲有所不必議與不可議者聊托於不議之議而佐仰屋

者萬分之一戶曹之具疏也不曰使滿十七萬七千之兵十萬之馬益以月糧工食之數今年運閏該折色銀四五百萬兩乎本色米豆不用斛斗而用市斗有言浮至八升者共該二百六十四萬二千九百四十石非二百六十餘萬金不能糴而水陸之費不預焉以折色運以折色支約在四百萬之外五百萬之内以本色運以折色費約在三百萬之外四百萬之内合算之在八百萬之外九百萬之内此議餉之大綱也措餉則以加派爲主三次所加共五百二十餘萬惟二十餘萬歸工部耳其安家九十餘萬議歸兵部者仍還戶部矣所謂可暫而不可久可一而不可再與可爲常而不能多者自戶部所列事例扣除諸欵而外則有帑金之五十萬廵青太僕各借十萬原議截漕糧三十萬石可當三十萬拖欠未完二百八十餘萬以及稅契等銀已及九百萬矣輓近之能吏頗不以催科爲諱拖欠者何憂不完但新舊乘除未可據以爲平準耳發帑者如子急而告諸父或頻數不厭那借者如家窘而貸之鄰倘兩值其窮而即有緩急高誼無所用之計經久者固不當出此若一年之内亦稍足枝梧矣是即以戶部之言復戶部而餉不必議措也書生不識從横亦竊有疑於中者每兵一月支本色三斗日飯一升常人之腹也餉司所報市斗多五升巳可駭矣又不以餉司之言爲憑而曰訪問其實每斗多八升餉司主出納責有所歸彼不慮庚癸呼而隱其十之三乎且每月五斗四升是每日一升八合若一飯斗粟者尚不足充饑腸而人未必皆老饕腹不勝果也本色三斗抵銀四錢今溢於本色者五十五萬二千二百有奇則溢於折色者七十三萬六千三百有奇矣雲錦之成疊

與否不可知以六斗之名而有一石八斗之實支豆又浮至六十二萬四千然歟否歟此愚之所未解也有一兵而支舊餉又支新餉有一折米而曰坐支曰不坐支既曰馬有本無折矣而又有援遼馬支料銀新兵馬支料銀之類有馬支草六十束折銀四錢二分者此不特愚之所未解抑亦部臣之所未解也所謂十七萬七千之兵十萬之馬姑舉舊經臣索取之數而言耳其實見兵止十三萬六千有奇馬六萬匹部議亦據經臣之後疏以為實數故曰每年連閏止該折色三百九十萬而本色可例推也據見在之兵馬兵有陣亡有死亡有逃亡而馬之死於瘖死于戰者又不可勝計也按月而開銷之則三百九十萬之折色得而遞減而本色又可例推也是以虛靡之餉覈實餉而餉更不必議措也然則餉可以不議乎而又非也夫國之有邊儲猶民間之有倉囷而軍興不時之需猶藥籠中之參苓有事固備無事亦備即使粟紅貫朽陳陳相因而經費制用量入為出亦王道所亟講況剜肉醫瘡至於今已極可漫然置不議乎凡愚所議者必舉世以為不可議議必不行行必不力而有如愚說或可以不科歛不鏤搜而支十八萬軍數年之費夫自

神廟以來天下之利竇日源源而歸之

上上不幸而蒙其迹矣廼雀鼠耗蠹無盜臣之名而有其實者非中涓乎愚不徵于遠徵于近即如　梓宮歸山陵糜費金錢億萬計而役夫多鳥獸竄邪許不相應古所稱振容黼荒魚躍沸池者皆極其苟簡而不忍觀剪楮為人馬民間不值一鏝而支費七八金凡屬此輩用一倍指稱百倍而悞期玩事罪惡丘山以其責有專委不屬外廷司農司空袖手莫敢孰何即一二白

簡蹤之而蟠據肘腋之間偃然不動目下雖鳴
將叶 椒塗方啓金珠 鑾禕動溢百萬又此
輩得志之秋矣十庫物料皆屬其驗收飽其慾
則爛惡可爲精堅稍稍歉望則精堅亦爲爛惡
甚者今日所輸而明日復轉授之牙儈九州方
物何嘗輦載而至但使白鏹朱提投入貂璫符
牒巳勾銷矣
祖宗節儉開家大官所費豈有酒池肉林之侈而
一臠一胾幾於中人之產昨光祿主者言
大行几筵明水伊蒲之供日至百餘金諸如此
類更僕未悉禁地守衛員役所以備非常而侵
占乾折有其籍無其人間召販夫乞兒荷戈植
立不旋踵而散去侍衛稀簡奸宄不時闌入皆
繇於此愚以爲凡屬錢糧職掌該管提調與夫
一切吉凶典禮盡付之廷臣廷臣之品類亦有
參差而清議在前官箴在後隋珠彈雀中智以

上弗爲約而計之每歲極少必能爲
皇上節省二三百萬而規模條件規今倣古必不
使國家蒙纖屑之耻 朝廷有睞虞之失又何
苦而必以二百年
祖宗所樽節三四十年
皇祖所積貯之內府爲刑餘之外府也然此一事
也必非該衙門與臺省之可以口舌爭而潛移
嘿奪之妙用不無望於援路若曰此成例也且
極重者不可返則請言往事三以正悟主不奪
商文毅之撤西廠張文忠之革鎮守乎以中官
去中官不有楊文襄之除逆瑾乎此其勢豈不
更難於今日而密勿之造膝行營握手談笑而
制之如孤豚然若今之染指耍食於錢窟中小
竪耳密移潛奪何事不可爲奈何使介士不得
一飽而刀鋸之餘饜及五宗沾施九族哉至戶
部所分十款較若列眉愚生何所置喙然愚以

爲總其盈縮者戶部也佐戶部以行其法者又必在吏部任其征輸者郡邑有司也課有司而董其成者又必在撫按與臺省今夫人情之所競鶩合愚智之全力而爭先攫取者非崇階膴仕乎如轟雷迅霆觸之必碎犯之必焦使人惴惴焉重足躡息救過不暇者非撫院之舉刺與臺省之[illegible]乎戶部言加派言搜括郵而檄之撫按撫按復檄而下之所司錢糧逋欠亦有參罰停俸之條而官評之短長薦劾之高下大計考選之訪單吏部升遷黜陟之啓事全不係於此人又何苦頭會箕斂博一俗吏之名而不蒙其報徒以賢高才捷足者之嘔噱邪所謂拖欠未完二百八十餘萬者或托之水旱凶災與夫窮𣈆之不任誅求長吏奉

天子璽書作元元父母誠不當教之爲桑孔而行竭澤焚林之法若夫從來開除未盡如江南之以征倭而有練兵銀以治河而有河工銀與夫役扛等項名與數不勝舉若能清覈其舊即可以補償其新嚮有令吳中者毎征賦至八分五厘而止而惟正之供業秋毫無損然則自八分五厘而外敲朴取盈者將安所歸乎能以此項抵新餉則閭里不多費一銖而國家坐致數十萬金民無怨讟軍無匱乏此其功當爲治行第一今安得洧其人即有之而竿牘不通包匭不[illegible]且未可得常調敢望不次擢也夫羨餘存積與隱匿之弊當事者亦屢且談之而迄未聞有釐剔者何也得非夤緣爲利而分脂流潤又不專在有司乎大吏彈壓小吏而大吏之庭以生辰獻以歲時令節獻不聞大吏麾擯之而厲色相告也朝貴又遥制外吏而朝貴之門以報最來以不時問候來甚而弊羣黜幽之際雲合霧集所謂手帕蘑菇清風兩袖者能幾人亦不闗

朝貴麾擯之因暮夜之行金而載入考功法猶然則蠹耗安可清而羨餘安可詰也愚不揣竊謂今日事勢以遴爲急而國家官人之法亦以飭蠹蠹絕苞苴爲急欲兩者合而爲一請自今歲計吏始如考縣令則按其錢穀之多少能搜剔羨餘以舊額補新額者數若干如部議各款稅糧公費均徭工食之類存積起解各若干積徵數若干稅款等項簿報之而民不擾者數[illegible]于能及正賦十分之一者予上考等而上之立賜超遷而不獨以宴賚　獎諭爲卓異之欵文匿羨餘不報或憒憒不及覺而爲猾胥所有聚贖鍰收稅銀不思儲峙而惟充橐裝者輕必鐫秩重則褫其官銓部以此訪臺省卽以此報其他一切文法悉與之寬假國與民其兩瘳乎如驛遞一事其糜費不可言一郵符往返數千里動費數千金而部議僅以鋪陳船隻關米爲言似非拔本塞源之論夫朱幡翠幰相望於旌旗鼓吹之中豈盡四牡騑騑卽或駕名王程而背郎乳臭過家上冢者絡繹相望孰非生民膏血迺佐其揚揚德色哉惟處要津者從橫已甚故其末流至此愚以爲題差在各部則宜酌其遠近而兩差不妨并爲一差勘合在兵部則審衡其輕重而大勘合可小小勘合可寢其他手奉勘合而遣牌者革撫按關支數十張輒以給贈遺之資而其銜是其人非者革如是而頓置之煩可十減五六此其柄全在臬司主郵傳者責成於州縣而兩臺又責成于臬司倘一歲得減省若干則請于銓曹優以異數不然以不勝任論至於乘傳貴客誅求無厭郵亭一沓雞犬弗寧則風聞者不時叅處重創一二以儆其餘昔江陵之政有以馳驛而鐫六秩者此其意可法而非言路之糾擿與銓曹之處分則此風必

不可熄此弊必不可破也周禮冢宰設官分職
以爲民極而又以九賦斂財賄自邦中以至於
弊餘之賦皆得而主之漢武帝治均輸分遣御
史廷尉正監分曹卽治郡國緡錢豈非威權重
賞罰審則就利而避害人人奉法惟謹乎愚所
謂不在戶部而在吏部不在郡邑有司而在撫
按與臺省者以此夫言及於中涓之牟利則不
可議言及於上下之相蒙與人情體面之相沿
則不可議然以羣有司推諉之而不足一撫按
督責之而有餘羣計曹合喙爭之而不足任怨
任事之臺省與銓部隻手撑之而有餘九列三
事伏闕抗疏持之而不足廻天轉日之元老從
容指顧收之而有餘若曰耕問奴織問婢猶飭
一戶部事耳愚非爲大農解嘲然當今之世雖
有幹局明彊善簿最如戴胄常見錢流地上馬
上以鞭算如劉晏釐去宿弊號真盤鐵如陳恕

而口不操雌黄之柄手不握進退之權茂論爲
社鼠爲城狐爲君之路馬糾繆帶結而不可問
卽飛符下郡國紙落如雨多付之蠹窟蜘網中
間一微　明旨垂之令甲昭于日星而　詔書
掛壁竟不勝要人咫尺赫蹏耳典言及此可爲
痛哭愚所以擲筆而徬徨欲抒末議而結塞不
能出一語非徒謂飭之不必議正謂有議與無
議同也必不得已而議則惟議事權議畫一議
法議其由宮以及府由內以及外由近以及遠
由難以及易而又於人之習議習聞習玩習靡
者姑置而不議謂一行則百行一阻則百阻有
其權有其法又有其人天下無難處之事耳若
錢之必當鑄屯之必當復各衙門徼賫如加納
之僞濫工作之破冐必當嚴遵左斗米三四錢
凡加派者必當用本色而又當講于召募輓輸
之術此數則者俱足飭頑畫而饒心計者亦已

哆談之毋俟鯫生喋喋矣
館師公　批長慮深思洞肝刺骨非真正留
心實有劈劃者不能剖晰毫芒至此文章
之妙又餘事矣是識時之俊傑與王之名
世也

啓

代言答啓

制誥有體以莊重簡潔爲貴且於崇奬之內稍
示勗勉之詞前輩名家多存此意倘駢儷爭華
揄揚太侈不特靡靡有乖大雅抑且娓娓不類
王言若夫褒封追贈上自所生以及作配惟
有先世嘗歷仕途毋妻曾稱命婦不妨捃摭闕
閱婉轉抽揚不然僅可發其醴源芝本之深長
稱其相夫教子之勞勩渾成點綴無褻　絲綸
至於韋布之幽光房幃之細行既不見陳情上
奏又未嘗薦牘升　聞何處搜羅濫入典制對
偶則四六腐套之啓鋪叙則錦屏頌禱之章無
論　天語責而不尊卽在家庭狎而非貴夫青
史所載尚以隻字爲衮褒豈渙汗所頒必藉連
章而諛聽雖乞言者本於顯揚之孝在代言者
孰無錫類之思然與其過於屑越而不足爲榮
不若敦之謹嚴而返還於朴也不肖爲此時切
疚懷近承乏此役又掌政府於閣中諄諄面諭
嘗摘詞之際固不敢寂寥短簡以孤仁孝之擴
亦不敢侈靡浮華以傷典冊之體世有知我或
矜樸敍之無文更藉同聲共採狂愚之一得

呈

送親給假呈掌院　壬戌三月

呈爲比例乞假送毋還鄉事伏念職以一介之
纖微荷
三朝之培育編摩未效已窺秘殿之書竭歷有心
敢作故園之夢但以娶年降割禴祳伶仃有毋

親旌表節婦今封太孺人文氏如形影以相依共晨昏而難捨百凡情事通國共知職旣留滯在京毋遂問闈就養欲慰嚙指之痛兼伸捧檄之歡奈旅邸已踰二年棲遲不踰一室覺起居之未暢更風土之難調又因血氣早衰形神疲瘁脾虛力弱目眚耳鳴醫藥罔見奏功親知驚相惠問而職毋每倚床揮淚却箸長吁誦令伯拜表陳情之詞憫徐庶方寸先亂之故使職媿赧無措跼蹐難容竊念國事紛紜人情惶駭乞歸自便層見沓來職雖至愚心知不可但　君親均有莫逃之分而臣子必有先盡之情至於有毋未歸思歸成疾將留之恐病久轉臻狼狽欲先送又乏人可以扶將職之苦情實長安中所僅有也查得　大明會典一欵京官有老親隨任奏送還鄉又查得先年有簡討丁紹軾王應熊等曾乞假送親還鄉郎掌　俞允比例相同伏乞代爲具奏容令給假送毋假滿之日剋限趨朝庶可借錫類之仁廣作忠之義爲此具呈須至呈者

公槐集卷之三終

公槐集目次

卷之三

講幃記注 凡七條
龍御紀聞 凡二條
移宮論略 凡一條
朝儀紀事 凡一條
開讀始末 凡二條
吳災纂述 凡一條
附甲子告災貽輦上公揭
代當事條奏地方利弊 凡三條

公槐集卷之三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 講幃記注

崇禎二年四月十七日臣希孟始爲日講官

上親講讀既竣　召輔臣暨兵部尚書王洽議東江事它人莫得聞已復　召講臣暨宣讀侍班等官同入出一疏　命編修李建泰宣讀則山東益都縣有驛丞妻爲夫訟冤搢紳唐煥之弟行馬牌不厭意捶驛丞至斃丞之父若子以控籲被囚婺婦投匭上書通政司以聞

上曰驛遞申飭者屢矣何縱橫敢爾子弟如此本官可知鄉官如此地方官可知一府同知代爲申詳而不能竟其事道府官匿不報皆當重懲

輔臣承旨而退

上久欲清郵駟此事宜干

聖怒然詞嚴而意不迫且矢口天章琅琅金石音

也聞者倈服

十八日

上親講讀午餘輔臣以下入見

上問薊撫王應豸事言清汰自清汰朘刻自朘刻

本不相掩且薊鎮三協而中協獨譁何也輔臣

對尚有冒乎等處

上命下部確查

閏四月初七日

上親講讀午餘輔臣以下入見

上命輔臣前以戶部條上巡青草料疏示之輔臣

跪奏

上命起近御案閱疏

上曰簽商乃困商也何以革弊輔臣纘對曰此弊

不肖者有之賢者或不盡然

上曰此遞弊也輔臣龍錫舉出納銀數以對

上命再奏因曰今有銀未入庫卽付商人兌支歲

何法紀意謂經管者必有染指也又因工部發

監督巡視之弊促其回奏且言工部差能發覺

如戶部此疏則不能矣徵軒輊兩尚書云又諭

遞回話毋延捱也蓋

上因國用虛耗故綜覈錢穀乃爾

十八日

上親講讀前數日雩禱雨澤霑足

上是日始服赭袍臣下服常服

二十一日

上親講讀凡講書史遇詞旨無甚關切及兇暴不

祥宜避者置勿講或越過一二章或數章例也

是日講臣丁進講中庸越鬼神章講舜其大孝

二節

上卽展前一葉環視欲問未果已而李孫宸講君

子無所爭一節則自子張問十世以下至季氏

旅泰山越七章講將半

上復展前數葉割然有聲講竣遂問前幾章何不
講孫宸婉轉對曰此數章無甚妙理又問復對
曰是閣中派定也
上指旅泰山節曰想爲季氏僭分耶旋
口宣講官丁進進出班跪
上命之起遂問鬼神之爲德章無甚忌諱何以不
講進逡巡未對
上顧輔臣輔臣皆趨近御案首輔爌對曰鬼神之
理頗涉窈冥
上曰還要補講進承　旨叩頭而退
聖主留意典學如此
五月二十三日傳
聖躬違和　召輔臣爌等至　乾清宮弁諭大小
各衙門免問安二十五日臣希孟同諸講臣詣
內閣問
皇上起居閣臣出太醫院揭帖觀之似風熱所侵

發于頭面無大疴也二十八日大小臣僚俱報
職名具吉服奉候旣集于歸極門內閣臣未至
上以黑字揭帖宣之遂趨而入
上御乾清宮門　賜百官見行一拜三叩頭禮班
首勳臣致詞
上命內閣及府部大臣前　[illegible]之曰朕因傷暑靜
攝連日本章少待批發閣臣稍勸
上節勞頤養因　賜諸大臣酒饌而退
上此一出以安中外心也而道路訛傳紛紛不已
臣希孟就御醫傅懋光問之知已勿藥矣至六
月初六日忽　視朝
天顏睟盎玉音高亮群臣大悅
十月初四日講畢諸臣退候于直房至申末
始　召諸講臣及宣讀侍班官隨閣臣入至
文華殿佇立良久
上尚在內覽文書諸內侍出入如織亦有與輔臣

耳語者終不言所覽者何疏也頃之
上出舉一疏　召輔臣曰卿等來輔臣近前跪
上曰延綏報捕酋挾賞捕酋就欵已久何得復衆
兵內犯輔臣爌曰犯延鎮者桑河兒寨乃捕酋
之叔不受捕酋節制非真捕也
上曰同一捕耳既受欵便不宜犯搶今何以辨其
爲真捕乎假捕乎卽桑酋安知非捕酋所使乎
蒲州未及應
上顧高邑而問曰卿云何高邑于
上前從無奏對因被詰問仍如蒲州所對言桑酋
素不受捕酋節制
上微哂又右顧問華亭云何華亭言邊情難以遙
度
上曰此事王象乾料理未妥兵部也隨象乾說話
無畫一之見又誦總督楊鶴疏中數語　諭輔
臣着兵部查明具奏

上既留意邊事爲輔臣者必事事留心然後可

龍御紀聞

丁卯八月
熹廟大漸至十一日　召
上入宮留一夕
上覺景色有異遍自草赤章五通徧禱群望願以
身代出示逆璫流涕被面言
皇兄病危矣非我親禱不可璫亦爲之唏噓
熹廟在床第中聞之言弟弟疼我自此
上一出不復入矣此神龍出沒之妙也

又

熹廟實以八月十五晏駕逆璫閟不發喪有暗奸
之志與群小合謀弗果至廿二日乃播告中外
上入繼大統始入宮袖一七首嘗繞殿行尚膳進
羞羅列滿案時內操諸閹環甲寢門外
上留一二蒀撤其餘授酒宿衛弁一二蒀未嘗沾

昬猶從信邸挈榼以進也其自慎如此而危疑之象亦可想矣

移宮論略

按泰昌改元移宮議之初起也因
光考御寓憂勤成疾流言繁與八月十六日大小諸臣颺言于朝以危詞懾鄭養性於是鄭貴妃徙 慈寧宮而識者猶恨其晚
光考大漸 召諸臣受顧命帷幔間若有要挾狀諸臣怵怵心動詰旦賓天諸臣擁
上至文華殿受嵩呼蹔駐 慈慶宮因戒心前事欲移選侍處 乾清以奉
至尊九卿具公疏御史左光斗又自具一疏既得旨矣當國者不蚤爲計濡遲未行屆 登極一兩日而禁庭如故莫可誰何内侍王安素擁護
光考于青宮者也因起珠寶之獄謂 累朝珍玩皆爲選侍宮中諸閹所竊急收捕之選侍左右虛無人因傳 命迫之徙踉蹌而出攜 皇八妹步至噦鸞宮怱然氣盡情事悽惻不根之語又轉相沸騰老成社稷遠計外廷或不盡知而念
先帝遺簪之愛者爭以此舉爲釣奇當時昂首裂眦堅持[illegible]以成大計者給事中楊漣也事既定漣意亦欲廣
聖孝推恩選侍未及發而賈繼春先之乃廷臣遂以見分左右袒王瑞意本忠愛而不學無術傳會
聖怒幾以危法中繼春繹前後 嚴旨益使人心猜焉漣雖以此舉名震天下然其意未始與繼春忤又五年以首擊逆閹殞命精忠麗日月而繼春還朝疏有楊漣罪大惡極等語獲戾名教然論者不可不求其衷也

朝儀紀事

甲子十二月朔天宮習儀是日　李莊妃發引
百官當班送然習儀爲元旦嵩祝也禮爲重且
與送喪不當並行鴻臚當更習儀期而不知更
於是有既習儀而復往送者有不往者余從其
不往即不往而有穿素服者有穿錦繡者余從
錦繡皆行乎心之所安非設意也然往送者皆
不及其不習儀而耑送喪者僅六人則蓼城南
樂二相公董思白宗伯與史官陳秋濤丁印趣
張玄洗也閣臣例不習儀此尚可解其它吾不
知之矣想爲送懷冲悼懷兩太子之喪內璫査
職名之故夫禮有權銜容可威攝耶廿七日仍
往習儀以侍班不敢憚勞也是日至者寥寥史
官惟余與朱胤岡張玄洗三人而已科臣導駕
僅僅五人此雖故事而偃息在床有兩日不一
赴者即同志中有其人焉甚矣人之暱於偷也
昨省臣有入班後向北而咳且咯痰離文許可
謂不敬之至其人一時能爲熏灼者并記於此

開讀始末

天啓六年丙寅三月吳珉因開讀鼓譟擊殺旂
尉李國柱先是魏大中被逮過吳門周順昌周
旋累日以女字其孫談中朝事切齒詬詈緹騎
歸聞于逆閹御史倪文煥即以此忝順昌削籍
矣閹恨未逭而前此撫臣毛一鷺以宗媿市態
爲順昌姗笑飮恨圖報織監李實已劾去舊撫
臣周起元一鷺則邀實至蘇百計媚之因以順
昌爲贄實因追論起元擅減袍段而周宗建繆
昌期周順昌高攀龍李應昇黃尊素爲之干請
宗建昌期已被逮復逮順昌等五人錦衣千戶
張應龍文之炳猝至吳吳中鼎沸順昌貧徹骨
以吏部郎歸僦廬數椽而已然小民冤抑未伸
并水旱征徭之事必力請于當事窮交寒畯游
揚援引不惜齒頰士民深德之聞被禍不勝冤

憤且謂禍始一鷺吳令陳文瑞特檄請順昌順昌從容談咲入空齋稍簡圖籍妻子環向絮泣不為動見案頭有素楮乃龍樹菴僧乞書署額者泚筆揮灑遂拂袖而出觀者枳道閣淚盈眶入公署俟命窮邨僻落蠅附而至願一識周吏部日不下萬人連日霆雨晝晦景色慘澹緹騎循例需勒亡厭順昌家無一錢旁人傾貲以應貧士貸修脯負販兒解敝襦質庫中共飽饞喙而緹騎猶欲滿其橐越三日始宣詔則三月十八日也衆聞順昌將就檻車傾城而赴執香者烟漲蔽天寃號聲聞數十里至使署衆益集門猶未啓署逼城闉衆登城林立雉堞皆滿香焚雨中如列炬城上下遥呼相應聲震天順昌出不意再拜請解衆不為動比一鷺與按臣徐吉至命啓門士民蜂擁入堂上設幃幕儀仗二錦衣列侍群尉鵠立指揮故下置扭鐐為被逮者蒲伏之所衆悲憤一諸生迎謂一鷺曰今日人情如此明公不為青史計乎何不據實上聞徼曠蕩恩請撫按勘治乎一鷺謾應之諸生更揚袂言曰微聞道路知事所繇起故欲明公終始之耳往復良久緹騎見議久不决手鋃鐺擲之地大呼囚安在衆怒忽如山崩潮湧砉然而登攀欄折楯直前奮擊諸緹騎皆抱頭竄或升斗栱或匿廁中或以荆棘自蔽衆搜捕之皆搏顙乞命終無一免者有蹴以屐齒齒入其腦立斃疑卽李國柱云其踰牆出者牆外入復痛箠之是日也衆怒集于一鷺幸守臣寇慎與吳令陳文瑞皆賢者且素與順昌善人咸信之因調護一鷺使脫去然人皆一時憤激非有部署成算决裂將不知所終亦不暇計也日巳旰而緹騎往浙逮黄尊素者舟過胥閭方從津吏需索且從市中强市酒脯市人亦執而擊之周呼城上

曰緹騎復至矣衆復乘勢往焚其舟沉其橐于河緹騎泅水過西岍岍多田父復以耰鋤逐之北人不習水抱片木浮沉數里至僻處乃敢登比衆散郡邑遣人入署從血肉中扶瘡痍起奄奄僮屬聞人聲稍厲股栗求救一鷺召介士環使署衛之順昌亦一夕再徙别署自分從此無生理然恐以此株累里中父老子弟死不瞑矣一鷺遂夜要御史吉入臺從燈下草疏告變五鼓遞發復檄郡邑欲得首事以報乃以風影捕顏佩韋等十三人下獄甚有先期出後事歸者亦被執諸人亦不屑辨第曰爲周吏部死復何憾一鷺凡十日三上疏欲以擒獲首亂功自解謂此曹狥私倡率非有公憤因李實疏有吳民切齒痛恨語以此解嘲終不及號冤一字時衆尚誓死不欲令順昌就逮誑書四布且榜之通衢於是守令就順昌謀揚言候旨乃發俄以一夕調兵密遣就道既渡關從曠野間乃敢宣詔草草畢事比衆覺之順昌去久矣時調事之在吳者從間道星馳入長安上變曰江南反矣且截運道劫漕艘矣逆閹大恐咎畫策者比一鷺疏至首輔秉謙故吳人悸不出一語它輔擬旨周順昌逮到朝廷自有酌量處分小民無知何得擁衆鼓譟如本日解散姑不究再有抗違定行正法且益重本犯之罪亡何周順昌逮到遂感王恭厰之變

是年七月棄吳民顏佩韋等五人于市時巡撫毛一鷺三疏至言緝獲首難狂民地方帖服且有天綱不漏輿情共服等語逆閹信然不復慮激變矣諸輔臣有所受於是有漏網渠魁之旨凡紳衿之賢者擬盡咨之而緹帥田爾耕亦疏斥諸生將謀危及巢卵吳中日夕相驚謂有坑儒之事富家且盡室徙賴守臣寇慎及吳令

陳文瑞苦心護持而新按臣王珙於都中有所聞知吳中更不堪兆釁啟于時相遂以顔佩韋馬傑楊彥如沈揚周文元五人竣此局一鷩猶恐釀意外以屬兵使者張孝孝流涕而斬之其它就繫者讁戍有差學臣周邦煁亦爲降斥諸生王節等殺佩韋前數日狂飈拔木殺禾稼竟日夕水深數尺自此而緹騎不敢肆出矣後三年順昌昭雪蒙 恩卹鄉先生吳默收佩韋等遺骼瘞于逆祠之旁題曰五人之墓書人以愧不人者

吳災纂述

萬曆十七年已丑吳地大旱震澤化爲夷陸斗米幾二錢衰至江以北浙以東道殣相枕藉應天巡撫周繼鳳陽巡撫舒應龍浙江巡按蔡系周後先馳奏中外騷然謂遺黎燋死已矣如國術何於是上封事條晰荒政者則有科臣王繼光陸懋龍張養蒙胡汝寧侯先春史孟麟楊文舉李獻可等臺臣稽達陳禹謨等暨南京科臣徐常吉朱維藩徐桓等臺臣劉寅等言軍國征輸一切蠲除者給事先春也言災傷地方則蠲免成熟地方則補撥者給事常吉也言蠲租已奉 明旨則當亟行刊刻發撫按分布小民使積書算手不得增減混淆者給事維藩也言蠲租利及有田當賑其貧無田者給事桓也言改漕糧從折色者給事繼光御史達也言照萬曆十五年例每石折銀五錢者桓也言盡蠲漕粮移其改折於白粮移其停徵於金花者給事孟麟也言勘災必遄報毋濡日者繼光也言勘而後賑民且爲溝瘠當假撫按便宜隨勘隨賑者給事文舉也言勘災擾民浸𥸤出吏胥手徒爲豪右資且赤地不煩勘者桓與達也言勘災寸分全免八分以下或徵或改又須從緩從輕者

御史禹謨也言宣布德音以繫民望者文舉也言比嘉靖八年因災荒停止蘇杭織造者給事養蒙也言發内帑發南計部帑發臨德倉囷者繼光與達也言於青淄諸郡成熟地方官爲糴買附載漕舟押運接濟或令商賈糴販豆麥官爲撥船給照者文舉禹謨也言發南部倉庾倣常平法減價予民者先春也言賑荒之弊多狡猾爲奸當痛懲侵冒又須擇廉幹佐貳身履其地毋令里胥科歛員役扣尅者先春維藩也言須略去文法毋拘簿牒往返者先春也言處俸糧留鹽課者常吉也言擇良有司問民疾苦賢能官宜暫留毋陞遷者先春孟麟及御史寅也言責成有司謝簿書詞訟非關係亂民勿爲理耑意賑荒并察佐貳吏胥貪緣爲奸又言寬囚停刑以召天和請照朝審熱審例理冤獄弛刑罰非係重情即配放者懋龍文舉獻可禹謨及

寅也言發撫按及群有司鍰贖以賑未完槩免者先春禹謨也言驛遞止給夫馬廪糧其饋貽折席鼓吹擁導一切禁革有司事過客不得備程席上官供張當力還儉朴者維藩禹謨也言懸賞格風富民之輸粟者有減價平糶至千石以上題請冠帶遥授職銜或就本處巡撫行開納事例入貲至三四千金如松江民顧正心等加京官五品職銜并應赦罪名徒以下及充發身軍皆輸粟得免有閉糴即將糴價入官請按其罪者先春孟麟獻可也言富民出境糴賣有司聽從勿禁亦不必勒令減價使商販畢集者獻可也言諷富民出母錢以貸貧佃而薄收其息者先春也言饑民流亡遺棄子女有能收養十口以上議旌者獻可也言窮民亡賴有攘臂而攫于市必懲無貰盜賊易起當亟設守禦及先事撲滅因議固城池練鄉兵者先春維藩及

給事汝寧也言埋胔瘞骼以消怨厲且令荷捕
者得傭直以餬其口生與死兩利者先春也言
河工方興畚築需人三吳復開水利使貧者皆
得應募借工費以救瀕死之民者維藩也趨浙
江撫臣傅孟春受事者繼光也留應天撫臣周
繼勿因言自阻蘇松按臣李堯民當久任不必
改差者孟麟也其勘過蘇松常鎮四府俱全災
請大加蠲恤十五年以前未完盡蠲十六年與
今議停徵等項候豐年帶徵仍留滸墅鈔關船
稅及撫按未解贓罰散賑并請比萬曆十五年
發帑賑濟河南山陝事例又請將光祿寺白糧
改折停徵者蘇松巡按李堯民也勘過句容等
縣被災八分以上旌德太平二縣被災七分差
等改折災重者量停分數候豐年徵足南京各
衛倉米各監局豆麥等項盡請改折者應天巡
按喬璧星也勘過廬鳳淮揚等府分別輕重自
十分至六分除內府京邊急用全徵外議折徵
議量徵議蠲免議抵補議賑恤者兩淮巡鹽行
巡按事李光祖也勘過杭嘉湖寧紹台金衢嚴
處十府災傷分別議處仍議留兩關商稅并鹽
課贓罰抵補蠲免存留不及之數又請發帑賑
濟者浙江巡按蔡系周也言地方災傷例由巡
撫題報巡按勘覆如撫臣缺請按臣代報按臣
缺請別差御史代勘無御史即撫臣代勘務在
八月前聽部議行漕司遵派者督漕兼巡撫舒
應龍也後續報災傷勘實分數酌量請蠲請賑
者江西巡按劉霖河南巡按毛在湖廣巡按并
士价也僅以濟兗二府報者山東巡按傅好禮
也始以災傷輕重不等行御史申飭有司從實
踏勘不得轉委滋弊荒冊有通縣全災者免造
其餘分別以憑蠲賑既因御史勘報請發帑賑
饑查太倉庫止存銀一十四萬餘兩請於南京

戶部庫貯動支求
皇上定數特遣科臣前往若船稅贓罰等項仍解
部濟邊十五年以前并十六年未完錢糧除金
花漕折外餘姑停徵本年災傷八分以上每石
折銀五錢見徵五分停徵五分停徵者限十八
十九兩年各帶徵二分五厘被災七分者見徵
六分停徵四分兩年各帶徵二分浙直鹽鈔等
銀各衙門派剩米折銀改解濟邊銀一槩蠲免
南京各項錢糧照南戶部議酌量改折停蠲仍
將數目大書榜文徧諭小民開納輸粟者置簿
稽查專備賑荒不許別用減價平糴者慮有虛
捏行有司稽查閉糴者治之又不得假此挾詐
富民其務粟則令商賈自販許民船隨便僱載
免其關稅即遲罪量帶資糧無得盤詰隨事酌
議要於盡一者戶部也以一切荒政責成撫按
及有司者吏部也議牲口銀兩十四年以前免

十之三十五年免十之五十六十七年分俱停
俟豐年帶徵藥材暫停一年浙直災荒不同稍
爲區別者禮部也淸驛遞固城池練鄉兵修禦
備俱覆請如議又將協濟各省馬價銀停徵又
從南京兵部議將應解馬匹盡行蠲免者兵部
也議開納贖罪惟引遣而例不協及徒以下罪
輸納自一二百石至五六百石以次遞加務使
罪贖相當不致枉縱有犯大辟情可矜疑而力
能活千萬人者不妨指名奏請獄情必詳鞫勿
致寃抑停刑臨期請 旨并行撫按原情明法
緩刑簡訟者刑部也行管河各官將一應堤工
及三吳水利作速查議以濟災民凡十六十七
年四司料價等項酌議或徵或半徵帶徵免徵
開納事例如科臣所請即將應天府事例銀發
五千兩分上江二縣賑濟又有厰篚織貝彰施
于五色作服爲撫按所不敢及而力以今秋明

春二運袍段價銀十四萬兩有奇丐恩于
皇上徼 旨得半遂免明年春運者工部也議留
撫按如科臣請者都察院也歲派上白米全折
一年候次年帶徵中白米本折各半本年完解
者光祿寺也其蠲恤之法首江南浙西以次遍
減者各部所同也凡各部酌議具奏者
上無弗俞也酌議未盡而承 特旨者文武官俸
米亦准改折是也其部議不許而 特旨留給
軍餉者浙江之南糧折銀是也又嘗奉
德音嬴老扶杖往聽者
上言浙直爲財賦重地被災小民流離困苦朕心
惻然差査照近年山陝等處賑濟事例差老成
風力給事中一員査理錢糧搭恤饑貧禁治劫
奪司道以下不職者即時叅奏處治銀兩於太
僕寺南京戶部給發因發太僕寺銀二十萬兩
南京戶部銀二十萬兩南直隸各府州縣共分

銀三十萬兩浙江十萬兩戶科右給事中楊文
舉齎 命而行文舉既至地方因奏言
皇上不以臣不肖謬屬以東南之役以九月二十
八日抵淮安據徐州道揭報災數盧鳳爲甚淮
揚次之徐滁和三州亦次之遂議發盧州府屬
銀二萬兩鳳陽府屬銀二萬四千兩淮安府屬
銀一萬六千五百兩揚州府屬銀一萬六千兩
徐州幷屬縣銀七千兩滁州幷屬縣銀三千五
百兩和州幷屬縣銀三千兩總計江北饑民約
七十餘萬而盧州爲甚故州縣雖八而銀以三
萬計也已經委官齎領前銀分投給散江南諸
郡至日另行奏報外臣三復 綸音猶有一二
事可議者臣聞任法不如任人所以鼓舞有司
期實心幹濟者惟舉劾爲第一義臣前奉
聖旨司道以下不職者即時叅處近奉 勑諭府
州縣官會同撫按分别上中下奬薦論劾第撫

按舉薦名以額限數以格拘不彌歲者不預而今日理荒之政有不可以此拘者第未奉題明恐該部臨期拘執此事宜之應請者一臣奉勑諭計口給賑未見開具衛所官軍字樣豈以軍有月糧不必發賑然領糧之軍一而本戶之軍餘則多也即官戶舍餘亦然又豈以軍戶買種民田寄莊里中將附入民丁聽賑乎而軍有軍藉寄糧不寄丁者也各道開報饑口民居其七軍居其三臣欲槩賑則未奉 明旨矯制爲罪且分民所有以予之則及民者甚寡坐視不賑則尺藉之軍寧非百姓因會同撫按酌議除兩淮竈丁貧苦應賑者已經鹽臣題請惟是衛所貧軍委應區處臣於途中遇南京戶部尚書王友賢言該部庫貯銀兩尚有五六十萬請再發數萬兩與江南江北撫臣給賑貧軍則恩波旁流無微不被矣此事宜之應請者二伏惟

俞允施行戶部覆請再發南京戶部庫銀一十萬兩除支糧額軍免給其貧餘一體賑恤從之後文舉賑荒之役殊負任使毋觧必羅列常携伶人自隨有吳吏簡其橐裝金花幣帛可八千餘金他物稱是爲南京禮部主事湯顯祖南道御史章守誠等論劾降極邊雜職

附甲子告灾貽輦上公揭

前因霪霖爲虐瀰淼稽天二麥盡成朽腐禾苗蕩入葭葦饑荒在目拯恤宜亟謹具公揭直達都門討當事諸老先生必爲動念矣日來人情愁苦脊脊蠢蠢無亂形而有亂徵其良民則望洋而泣投牒而訴群不逞者挾劵以譹于富室要之以不得不應此際舊穀猶存宿舂可飽而恇擾如此將來何所稅駕幸撫臺周公祖恫悉民瘼灑淚拜疏請蠲請賑請折爲萬民祈命者至再至三其他通商積粟設法備荒殆無遺策

矣至于吾鄉本號澤國然蓄泄有時則圩菉皆稔禹貢言三江入震澤定此時惟劉家河稍仍婁江故道東江湮而白茅塘開今白茅又與吳淞江俱湮淤者爲沮洳海潮湧峙夾泥沙而上日就高阜化爲良田者十八九矣水無所歸則逆折而西出吳淞江者滙入于嘉定太倉崑山出白茅塘者滙入于常熟長洲雖有秋之年諸邑猶苦澇今淫雨已止杲杲經旬而汪洋如故程其水勢進尺而退寸正以豬而不得泄也

祖宗朝往往遣大臣耑董厥事豈無見而然年來催科愈迫細民受敲朴長吏被叅罰而終不談及水利間有念及此亦以金錢不給又或爲自便者以渺茫形家之說撓之而輙止今撫臺周公祖銳然力任疏聞于朝此真海忠介後一人畚鍤之費業已稍爲區處不移公帑不科民間而自有節縮裁制之妙夫儉歲興土功使饑民得食固救荒一策也至其比戊申例而以發賑之數爲請在戊申止于賑饑而今歲且以興利真一舉兩便望台臺力賜主持必求 俞允目今任事者遑遑慮不旋踵以致敗壞不可救若捐一歲之費而百年永賴則雖軍興告匱索饟之使日過司馬門而審大勢者必當開其饟之源以爲來歲後歲歲歲不竭之計某等忝列王臣豈徒念一鄉不念天下但天下之有吳如家之有囷廩人有脘胃貧家保囷廩病子固脘胃囷廩竭脘胃絕而性命隨之矣其蠲賑改折往例可循者公揭已詳不敢復贅也臨揭無任顒祈之至須至揭者

代當事條奏地方利弊

一減加派

三吳諸郡財賦甲天下自先代名臣周忱王恕輩多所請減而今猶與各省相低昂論其地之

所出大都民得其六官得其四同在版圖之内而取於吳者獨厚卽吳民習而安之然在國家不可無寛恤吳民之心非寛民也正所以實
皇上之外府使源源可繼也自奴酋發難大農告匱而加派之議起平日之厚賦與天下異而有事之加賦又與天下同嗟此遺黎寧堪竭澤今行之五年矣夫此敲朴號呼父鬻子夫貿妻者若以果介士之腹復何憾乃輦輸塞上半入穹廬半歸私橐而財賦根本之地馴至十室九空人見吳地貨物充牣景色繁麗遂以爲不凋之倉烏知自薦紳以至富商巨室困支數年囊餘千鏹者幾家卽有之而萬目眈眈能以一富立衆貧之中安危常保否也今天下貧困極矣其名不貧而實貧形不病而神病者吳爲甚及今不爲節養將來必成潰決願主計者深長思也近讀省臣遴事必不容已一疏稽覈兵餉甚詳除各省直蠲免留用外其加派銀僅三百十萬而供山海關及各處新兵與款虜諸費共五百二十萬誠爲不給然當庚申辛酉間議兵至十七萬有奇議餉至八百萬有奇嘗請發帑那借其稅辦各項以共助軍興不專倚重加派也且非直之加派四十三萬兩何以獨徵 特恩而根本重地日夜敲骨取髓竭民膏血以充漏巵職不徒爲小民痛實爲
皇上痛伏望霈發德音將以前未完之數作速徵解今後或蠲免或減半方今中外諸臣共憂乏餉而職乃請減餉實以江南財賦所出當留其有餘不盡之力耳

一修武備

三吳自島夷寇竊而後幾及百年民不知兵甲胄棨茸戈戟生鏽萬曆二十九年稅璫啓釁數十少年焚殺于白日通衢中官府莫敢誰何詐

歲松江一帶訛言詾詾流入姑蘇幸先事撲滅而近者毘陵又有發覺矣如此景象大可寒心夫自衛所官軍以外軍門則有標兵各縣則有民兵劉家河吳淞江等處所統轄者皆號赳桓之旅而緩急不足恃安用兵爲此皆將領不得人徒以朘削爲事一朘削則猫鼠自甘老弱不問羸疲不問遊惰不問影占不問養兵千萬而不得一卒用耳是在不時閱視凡弓馬踘蹴鎗掣比演士卒不練責隊長隊長不練責營哨營官營哨不練則層累遞上輕者鞭笞重者逐又重者題參嚴治至於侵尅月粮私入囊橐者一一繩之不少貰凡士卒中有膂力驍勇或試之擒盜有功或屢屢比演無出其右則破格優之如京營食雙糧之法蓋懦夫百不如猛士一緩急可賴之人在精不在多也若衛所官軍之設

祖宗初意本爲民社干城而今自轉輸餽運之外一無所用秖以孱懦不堪鞭策耳竊意世戍之役子孫繁衍今但以其長子長孫入伍其餘丁則去而騖四民之業故有癱瘓荷戟而闖虎者遨遊市井國家既以軍不足用而募民兵何不就衛所餘丁之内而抽之募之誠得一人即厚其廩餼與民兵等而免其着伍之軍仍戒衛所官優恤厚蓄之毋役之如傭奴而躪之如糞土於是乎衛所有精兵而民兵不必設即民兵設而軍與兵合爲一毋令坐糜者在軍而捍禦不虞者獨在兵如此則練兵之餉亦可少減若郡縣之民壯固有司之親兵本以備非常充遊徼而今徒使趨走輿衛非其職也竟當付之練兵麾下或正官簿書鞅掌不能討軍實而練兵官多遊手之徒不堪任使則擇佐領中年力强盛廉能素著者責以訓練之事俟有績可紀將本官破格登薦開其功名之路至豪右大家或有

力能庇奸財足聚衆而挺同百足之蟲巧如三窟之兎遲卒不敢偵郡邑不敢問是在賢有司無避嫌怨無徇私情無憚喜事之名無狃目前之便不必驚擾地方而掃除地方之蠧不必張皇耳目而照見耳目之先思未雨而撤桑毎徙薪於曲突以仰佐金甌共維磐石此職惓惓杞漆之憂願在位者有同心也

一興水利

三吳水利昉于宋范仲淹及夾亶單鍔諸書不啻詳矣然宋漕江南僅百萬石今蘇松常嘉湖不下四百餘萬石全出於水田田之旱澇雖曰天時而以人事幹天行者則在疏瀹太湖一節太湖廣袤八百里西受宣歙南受杭湖廣德數郡山水向在宋時蘇松嘉三府當其下流所謂吳淞江婁江東江者是也自築海塘以來惟蘇州一府當下流三江故道漸致湮塞此八百里之水皆從太倉州劉河常熟縣白茅塘出海故二渠通則數郡共其利二渠塞則湖水之逆溢于杭湖橫溢于松常嘉者各十三而順溢于蘇州者獨十七故國賦倍增于舊而水害亦倍增于舊者今蘇州一府是也按查二渠劉河出口雖淤大勢尚通白茅塘竟成平陸久矣又查得萬曆三十六年洪水江南幾化爲魚而蘇州特甚蘇州屬縣太倉嘉定傍劉河者猶稍有乾土而長吳崑常尤甚則皆白茅塘湮塞之故也自年當大稔而四縣呈告水災亦纍纍不絶歷稽故牒　國初至今灑濬白茅塘者永樂則尚書夏原吉一次天順則侍郎李敏一次弘治則侍郎徐貫一次嘉靖則尚書李充嗣一次隆慶則都御史海瑞一次萬曆則巡江御史林應訓一次而其餘小濬大約數十年一次未有廢壞之久如邇年者夫水利不修則田蕪田蕪則

國賦無從出而民胥爲盜前按臣薛貞曾具特
疏然詳於吳淞而稍畧白茅其後并吳淞亦寢
閣者以工費難曆耳今欲費省而功倍則有五
代錢氏鐵掃箒之法用兵船百艘舟尾置鐵箒
樹大風帆於上東風使西西風使東掘其底之
泥而浮之化爲潰潦東流入海積以歲月水塵
自深仍用精明水利廳官親用木竿測其深淺
若何則知其勤惰若何從而賞罰殿最之此法
人已試之成效可以佐畚鍤之所不逮亦非盡
廢畚鍤也行之有驗即吳淞可開不獨白茅也

公槐集目次

卷之四

建夷授官始末
潘逖失守始末
巳巳虜警奏對
條上韓老師書
再上韓老師書
三上韓老師書
四上韓老師書
與申玄渚司馬書
又與申司馬書
又與申司馬書
上孫樞輔愷翁書
與劉京兆念臺書
與各省撫臺書
與地方諸公書
答馬總戎書
虜退後條上當事議凡五則

目次畢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 建夷授官始末

萬曆十七年九月甲寅始命建州夷酋都指揮奴兒哈赤爲都督僉事奴兒哈赤者建州女直亡金之種類也其族有三曰建州女直曰海西女直曰野人女直永樂初野人酋長來朝已建州海西後先歸附置建州等衛一百八十四設奴兒干都司以統之官其酋都督以下至鎮撫有差以金元世讎借金之餘裔以捍虜建州海西歲以十月入貢仍市馬于開原野人處極東每入必假道海西貢市無常建州領衛所最衆雄長諸夷後建州衛指揮阿哈出及其子釋家奴有功賜姓名曰李思誠李顯忠顯忠之弟猛哥不花亦以内附故俾領毛憐衛累官都督同知顯忠子滿住請入宿衛

章皇帝弗許正統初建州衛都督猛可帖木兒爲七姓野人所殺其弟凡察子童倉逃之朝鮮亡其印 詔以童倉弟童山嗣建州衛指揮更給印亡何凡察童倉歸得故印 詔上更給者凡察匿不出 朝廷不欲窮治乃分置左右衛童山領左凡察領右後童山爲北虜鄉導犯遼左無寧歲景泰中巡撫王翺遣指揮王武等招之尋悔禍入謝時建州諸酋以從亂故 累朝勑書裒盡子孫不得官僅以舍人入貢賞賚稍減邊帥又因貢市痛繩之於是童山復叛數犯遼

純皇帝遣都督武忠往檄童山至闕下意頗桀驁 詔羈置廣寧尋誅之 命武靖伯趙輔爲靖虜將軍偕都御史李秉擣其巢捕斬首虜過當留副將韓斌築撫順清河靉陽諸堡夷稍稍創乞欵塞而 朝廷亦欲與休息令童山凡察後皆得襲諸從叛者視上世遞貶一官諸夷復貢

乃童山子脫羅哈父營往來患苦塞上會汪直用事巡撫陳鉞揣其意言建夷連結海西名爲屛蔽實有貳心宜討直請行而經略侍郎馬文升已撫定矣直至亡所見功遂誣奏文升謫戍遣撫寧侯朱永襲破之遇貢使哈禿等亦以斬馘報直與永鉞皆進秩賜券而夷益大恨劫掠倍于徃答直死夷酋完者禿貢馬入謝於是諸衛奉貢請襲如故邊患稍弭矣正德間加哈義等作亂或言海西諸夷非建州酋也嘉靖初海西夷速黑忒最强然獲我叛人必縛以獻

肅皇帝嘉之授左都督　賜帽幣慰藉已而陳乞無厭　勑守臣閉關拒之二十一年李撒赤哈等犯邊撫臣孫禬坐免於敖代敖減市賞致群夷譁更詐殺譁者夷復大恨數入塞殺掠如成化時有王忠者速黑忒子也才且强建州諸夷皆憚之駐牧于開原靖安堡廣順關外所謂南關虜也忠死無子其侄王台襲祖封爲左都督然不能撫其衆衆自爲雄忠所藏　國初賜勑嚮諸夷所亡失者共一千四百九十八道至台不能守多散佚去猶存六百九十九道建州夷酋勒勒把都王杲鶩頭等得四百九十九道塔魯本夷酋揑哈得三百道揑哈駐牧于開原東北鎮北關外所謂北關虜也諸虜雖强猶豔慕中國以　勑多者爲尊揑哈子仰家奴逞家奴姨王台之擁六百餘勑也勾結西虜與王台搆兵流毒開原者十餘年已而建夷王杲誘殺備禦裴承祖犯清河撫順巡撫張學顏總兵李成梁發兵勦之殺其子阿台等杲走匿王台所台執杲使其子虎兒哈送詣軍前將吏獻俘論賞授王台勳階長子都督僉事次亦都指揮僉事此萬曆二年冬也當王杲之敗走也成梁等以市夷頭目叫場等爲質遣其屬物色杲乃從王

台寨中得之巳又殺叫場及其子他失叫場他失者奴兒哈赤之祖若父也時奴兒哈赤年十五六抱成梁馬足請死成梁憐之不殺留帳下卵翼如養子出入京師毎挾奴兒哈赤與俱亡何王台死長子虎兒罕亦死其孫歹商襲父官爲都督僉事逞仰二奴勢益張萬曆十一年成梁給二奴領南關 勑書二奴入開原求 勑爲成梁襲殺併殺其衆千餘人欲夷其巢不克撫之而還後二奴子那林孛羅卜寨以報讐爲名日夜侵南關而王台後妻温姐則二奴妹也有子猛骨孛羅少而襲王台職爲左都督龍虎將軍台之孽子康古陸者又妻其後毋温姐温姐與康猛二酋名爲南關而以私親故心暱北關將甘心歹商歹商窮走投開原猛骨孛羅亦遠避江上王台之寨空矣甞是時成梁業以王杲 勑書畀奴兒哈赤然初起孱弱因結婚北關以壯聲援十六年成梁與巡撫顧養謙提兵討北關我師大敗所失亡不可勝計不得巳駐師開原從江上招猛骨孛羅歸令分 勑一百九十九道與北關購又令歹商以姊妻那林孛羅以妹妻奴兒哈赤因以連結諸夷那卜二酋喜得 勑猛歹二酋喜免禍皆唯唯惟命於是總督薊遼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張國彥巡撫遼東右副都御史顧養謙巡按御史徐元言諸夷效順歹商巳襲虎兒哈官猛骨孛羅襲王台官那卜二酋以父誅不得襲亦私假都督名號凌視屬夷惟奴兒哈赤從征有功祖若父皆死王事可録請加都督職銜兵部尚書王一鶚等覆請 詔許之是時奴酋北關之姻巳絶矣又五年而那林孛羅卜寨合東西諸虜七八萬衆攻奴酋大敗卜寨見殺奴酋日熾又四年呑南關又十年而抗言爭車價地界又十年而叛

## 瀋遼失守始末

天啓元年三月乙卯奴入瀋陽先是奴薄城曳攻具以兵夾之城中發火器擊奴奴以堅木爲車陷身自蔽賀世賢尤世功各引兵捍敵世賢偕數十騎立東門奴壯士從車中出彎弓射壕上壕上大亂世賢鞭馬入門曰賊至矣賊步兵躡之爭門而入世賢以鞭鞭之得先入而降夷已揮刃刃數人會弔橋索斷奴兵蜂擁進二帥從西門遁世功至門下死焉世賢因賞不酬勳素鞅鞅懷兩端介而馳不知所終或云自髡降奴或見殺或云棲梨木山一夕醉酒自恨墜崖死時川將提兵救瀋陽至渾河橋南聞瀋陽破總兵陳策童仲揆下令還師裨將周敦吉欲前薄賊土兵漢把頭目望城南黃蓋謂高監軍至也讙譟競進相拉至渾河石柱土司秦邦屏先渡與諸將營橋北浙兵三千與陳策等營橋南邦屏等營未就奴四面攻之將卒殊死戰賊兵有白標黃標者戰小却最後紫標至萬矢俱發川兵首尾不相麗賀世賢家丁復從城中衝而出擊殺擾亂奴騎乘而蹙之川兵多溺水敦吉邦屏等戰死它將走橋南入浙營奴圍之數重營中火藥盡短兵相接良久遂大敗陳策先死仲揆騎而逸副將戚金止之曰公何往遂下馬語其屬曰吾二人得死所矣皆死之同時死者川將吳文傑浙將張名世父子惟周世祿突圍出其死于城中亂兵者運糧同知陳輔堯自在州知州段展也副將朱萬良姜弼擁兵去渾河數里瞻望不進再遇敵卽披靡鳥獸竄奴乃萃力于川浙然是日奴兵死亡者頗衆○壬戌奴入遼陽張銓何廷魁崔儒秀袁應泰等死之先二日奴過代子河向遼陽經略袁應泰巡按張銓皆乘埤應泰出城督戰留銓居守奴薄城攻

西門不動次日應泰見奴却易與趨兵出戰以家丁號虎旅軍者助之分三隊鋒交而敗餘卒望風奔竄奴仍入舊營又次日盡銳環攻發砲與城中砲聲相續火藥發川兵多死薄暮麗譙火賊巳從小西門入夷幟紛植矣滿城擾亂守者皆鼠伏簷壁下而民家多啓扉張炬若有待婦女亦盛飾迎門或言遼陽巨族多通李永芳爲內應或言降夷敎之也是日應泰銓暨守道何廷魁共聚鎭遠樓慷慨矢死應泰謂銓曰泰誓以身許國按臣無耑閫責盍收餘燼爲河西計遣人護銓下城還入署賊承芳來謁訴不得巳銓怒而麾之遂擁銓乘馬銓自投于地面傷焉竟掖而去應泰夜半猶坐城樓傔從達曙灌洗呼茶飲巳命撤圍屏疊以破甲火藥實之從容草遺疏作書別老親命繕寫數本分從人令得歸者上于 朝并告其親西向叩頭自縊廷魁則還署具揭辭督臣球撫臣國用及諸同事赴井死二妾暨婢僕相率從之井爲之塞僕王胤持魂帛及其手書間關西歸監軍崔儒秀殺賀世賢妻子戎服北向拜步至都司堂與都指揮徐國全相向雉經死其它監軍督戰城外聞變倉皇牛維曜潰圍出與餉司傅國渡河而西高出墜城壕中一材官救之逃至海州復至蓋州航海至山東虜騎既得張銓引見奴三子銓山立不移奴責其不拜銓抗聲曰吾非拜若者奴曰能爲吾屈吾官汝銓罵曰汝何人敢官我奴怒縛之乘以馬就縊使署中當時潰卒約萬人渡河奴復躡之李光榮懼盡收遼河船艤西岸自海州至金復寬鎭俱爲奴有河東西窮不相聞寬鎭道胡嘉棟海蓋道康應乾皆未可踪迹河東遂亡奴既得遼陽驅士民出城一酋挾利刃倨坐城闉令魚貫出捫其背而送之刃加

於頸無一免者巳殺數百人臂竭乃墮地一人跽而進延頸就死盡如惛癲沉醉駢首席地莫敢迕視一老書生當見僇奮白梧擊殺酋因傷數賊父子兄弟挾數十人結伴去群夷瞠目莫敢動從此廣寧寧前數百年土著咸西徙自塔山至閭陽相距二百餘里烟火斷絕青燐載塗邊聲一動魂搖股栗升避西岌岌矣○奴既據遼城封貯府庫民間金錢繒綺搜取一空分以唱西虜驅遼民聚城北奴衆聚城南遣三騎招赤幟傳令遠近自髡者貰不殺於是河東之人無留髮矣家有父子五人者抽三人爲兵有三人者抽二人酋之第三子循海州而南四衛之人望風犇竄武弁青衿各携家航海流寓山東不能渡者棲各島間此島衆所繇集也○遼撫薛國用總兵李光榮各飛報遼陽失守京師戒嚴冠蓋紛馳于道交相問訃商商如土二三大

僚猶雍頌魚雅以鎮羣情於是臺省中激昂憂國者磔髭奮腕巷聚而詢一御史夜謁冢臣門門者拒之幾飽老拳會議後府樞臣咿喔不可了一御史捋其鬚幾爲剃落殊無朝廟之容是時言路氣張甚然錚錚謇謇不逾數人公車之章高可庋屋職方次第按覆胥史朧朧而語多塵徼叛絆一二彷獲可佐綴飽人習讀而厭其它則乞差自便昏夜祈哀或津遣妻孥輪蹄涌貴吏有借募兵爲名銜　命四出百萬金錢委之一擲甚且釀蘭酋之禍食焉而避識者痛之而徵調頻仍寓內驛騷中原自此多故矣○時都中日以奴酋渡河相驚四月甲午諸大臣言官會議于文華門詹事公爾颺言曰今封疆倚重者其人或千里或數千里原任總漕李三才素稱謀勇家最近可朝發夕至也刑部侍郎鄒元標慫爾使畢其說僉都御史王德完附會之

曰還是他還是他已而出議單衆皆書不與德完改而從衆元標獨書毋必三才廢棄已久有言其才略足辦遼事將乘此用之其尼之者又以爲黨魁然三才已老憊不任此幸而不出自全首丘而科臣汪慶百譽王德完廷斥首鼠葢以詆元標一時臺省之穴闞大都起於此○御史游士任言兵部尚書崔景榮可斬宜引嘉靖庚戌逮丁汝夔楊守謙王儀故事即以孫承宗代之而以白瑜爲協部弁逮李瑾責以疏稱兔調解散人心擬斬又疏薦草澤英雄如已奉旨未任練兵遊擊孟淑孔雄才偉略有衛霍英風　欽依叅謀張思任有膽有才精火藥戰車戰船俱堪大將又三科武舉趙佑原任副總兵吳有孚等其他或可使朝鮮或可諭東山礦兵或精太乙壬遁或精騎射擊刺尚不下數十人而所結納勇士不下萬人若非不次擢用必不

得飛將何以固圉何以滅奴得　旨付所司雄議按士任楚人頗有志用世而慓率輕信思任生非地以賣藥往來江淮間其與游多市儈亡賴瞋目談世事言某某能傾心結客某某能貫財某某曉兵法某某膂力絕倫皆一麾可致千萬人大都囈夢語淑孔佑皆妄男子一時薦紳以呑胡自任者物色異能輙受此輩簧鼓謂英雄坐致天下事不足辦又謂非臺省不能推轂遂以此屬士任亡何而士任以召募蒙遣推思任主帷幄凡思任微時所與訂湖海之交及受一飯恩者皆以部劄授叅遊等官廣陵城下同日黃葢金腰者四十餘人皆市上菜傭及方術遊手之徒猴冠羊胄見者掩口坐糜金錢十數萬招搖歲餘竟不敢度遼遇鄒滕盜起聊試之韓庄閘望風犇北　朝廷逮治之淑孔等伏辜思任竟亡命不出而士任屢就　詔獄逆璫欲

寘之死亦不果

己巳虜警奏對

崇禎二年十一月初五日聞遵化失守群情惶懼希孟念身爲近臣不容嘿嘿因草一疏次早約與舅氏同上舅氏因寫疏未竟不果而何少詹吾騶携一疏來相晤遂同詣會極門叩頭上疏至閣中送揭丁宮庶進亦至因語三相公曰吾輩講臣也國事孔棘不得一覲 聖顏稍備籌諮於誼愁然聞今日召戶兵工及總協諸大臣使吾輩得相隨而入可乎幸先啓聞蒲州首肯希孟偕少詹宮庶暨舅氏四人候命于東閣越二日當 大祀皆易吉服以待有頃臺省因上公疏接踵至楊吏部伸亦以上疏來謂孟曰臺省皆求面對同往叩閽可也聯袂而進至弘政門諸大臣猶未入俄有 旨宣大臣進卽閣左掖四講臣同諸臺省徘徊弘政門外自午至未臺省言既叩閽當長跪以請相率而跪四講臣謂無此體孟與何少詹避于 皇極門之左陛伯舅與丁宮庶避于弘政門之東諸臺省不勝跪俯伏者半頃之有內使出言

上已知之諸臺省起又有頃內傳翰林科道等官入吾輩之得預或相公啓之也穿長廊而上華亭公迎謂孟曰大疏猶未經 御覽然疏中事已行矣葢小疏請召募及優恤守門軍士是日已奉 聖諭華亭又言曰公等試看

皇上豈有

聖天子丰采詞氣如此而 國家有不虞者乎須臾傳 旨召見

上坐煖閣諸大璫環侍四講臣在前臺省在後從檻外行一拜三叩頭禮

上命奏事者進檻來每人各奏四人趨入跪何少詹致詞曰邊報日警

聖上焦勞臣等憂心如焚思一叩見又曰臣今早
有一疏條陳十二事希孟奏臣今早亦有一疏
未知曾經　聖覽
上曰都未曾看可奏來少詹略述疏中語省中有
繼之者希孟奏曰臣所奏者祇爲　國家承平
日久人心怠緩今虜騎入犯近在三百里之内
而偵探不明號令不肅兵馬錢糧器械百無一
備萬一虜騎長驅如

世宗庚戌年故事今日紀綱法度與内外人心比
往時更不同大可寒心望
皇上嚴諭該部作速料理毋得仍前泄泄以悞大
事
上曰已有屢旨諭各部了希孟又奏曰近年事體
廢弛習爲故常雖
皇上精明人多震肅然奉行者未必刻期措辦如
兵部該調遣那處人馬戶部該給發那項錢糧

工部該預備那樣器械那樣火藥望
皇上責令逐日報數并不時稽查庶各衙門有所
警惕
上不語微覺有會已而臺省諸臣皆紛然獻議有
謂營兵當列城外者何少詹謂當列城上舅氏
獨以通州糧當速運毋爲盜資欲遣營兵自京
師擺列至通互相急遞
上問戶部云何司農畢自嚴跪奏曰糧所當救但

恐動營兵不便諸臺省有言營兵既少矣尚可
責以運糧乎汪給事始亨毛御史羽健等面糾
司空張鳳翔不發火藥稽遲悞事宋給事鳴梧
言守城各官多怠緩希孟復奏曰諸臣所言者
固多要務也而臣尚有探本之論從來有戰守
便有火藥器械但火藥也是要人放的器械也
是要人用的今之人安在京營之兵有十二萬
除了隱占缺伍實不過數萬近日雖聞清汰然

堪備戰陣者幾何是早余親問協理李司馬言稍稍堪用者五千八百人而已然可守而不可戰也大約此輩止宜于守城耳往時庚
戌之變大同兵先到者二萬三千數日間已集
數萬今宣大最近但非無事之地真保天津雖
有兵恐不足用山東河南聞多裁去勢不得不
召募
上似不省召募二字顧問內侍內侍曰招募也
上頷之希孟又奏曰招募雖烏合之衆也不足恃
但京師五方雜處有一班把棍及遊手遊食之
徒專一散布流言搖惑人心甚且有乘機搶掠
者此輩以禦亂則不足以倡亂則有餘借招募
收之若統帥有人訓練得法可賴其用卽不然
亦免其生事復成意外之變臣疏中語亦如此
願
皇上留神
上因問司馬調兵幾何王洽對大同宣府共調一
萬
上又問總協營兵如何協臣李邦華奏近日已經
挑選城守有餘矣其不可戰之意未敢顯出諸
口因其職掌所在也督臣襄城伯李守錡奏言
招募切勿用遼人用遼人多悞事余奏言五方
之人多矣誰言募遼人蓋襄城在京營專以處
伍市德恐
上英明窮問營兵不足用之故輒以此支吾而臺
省汪毛輩因言召募事當省直分任之認定各
門共捐巳資各召募幾何庶幾人自爲守
上問閣臣云何閣臣頗贊成
上因答曰適間翰林科道等官願捐資募兵是急
公之誼這也可行諸臣皆承旨而退是日語甚
久臺省中汪毛所奏最多次則顏給事繼祖次
則張給事鵬雲輩或紛囂失倫又或近絮聒
上毫無厭意陳給事良訓至於

上前誤稱小弟言等小弟說完了再說
上亦了不爲怪
天顏晬盎較講筵時更白晳而加潤定是太平天
子覺華亭之言不謬四講臣跪去　御案尺餘
又得仰視不似進講之立而俯以此瞻對甚親
上坐久起立立久又憑几而俯徐徐復坐閣臣及
諸尚書跪奏畢輒曰卿等起來如此者不一其
立也適當吾輩奏事時有言爲講官起者此何
[illegible]
敢當蓋卷舒自適也暖閣甚小洪爐炙炭近侍
環繞煖氣薰蒸
上不御煖耳諸臣皆去之大臣及四講臣皆吉服
餘惟顏給事吉服諸臣皆青錦繡服既參差語
多嘈雜而
上歡然對之無少忤意一室之中藹若父子至希
孟初奏事繼汪給事之後給事語冗
上仰而就椅微上視希孟啓口言臣某奏

上卽俯而就几注耳側聽蓋希孟侍講筵進講時
上多側耳又若凝思者小臣獨盟之于心不敢告
人也對罷出檻外叩頭而散復徘徊長廊下俟
各省直拈鬮分派各門昏黑乃出出卽商榷捐
貲爲召募計隔一日復有　旨止之蓋各省直
分募權不歸一[illegible]尚當講畫一之說卽
余之請招募者乃　朝廷下令募之非人自爲
募也聞次日蜀省豎旗招兵中使從而萋菲余疑
[illegible]
爲裹城指
上聞之弗善也後兵部及申甫畢竟用募而顧司
成錫疇出单醵同鄉數萬金薦西山煤戶出奇
制勝先上疏奉　旨旋禁不行

條上韓老師書

都城中遊手無賴之徒號爲把棍平日以拏鵝
頭生事詐人爲業萬一有警攘臂而起乘機刼
掠在所必至宜及早以召募爲名遣一忠廉兵

部司官或勲弁中可委任者主之將此輩收之幕下彼其豪雄者喜於自見庸下者亦且爲覔糈之計應募必衆此所謂驅市人而戰未必頼其用然此輩以禦亂則不足以生亂則有餘不可不早爲之所也更有一種罷閑官吏山人詞客談兵説劍旅食京師有所望而不遂聞國家有事喜動眉宇或播煽流言訕謗當事或虚張虜勢揺惑人心捉影捕風以耳傳耳其中更有乘機遘會或自己呈身或代人營幹若下驅逐之令益滋怨讟之口宜於召募之外陽設異才擢用之科以招徠之姑餌一官觀其後效勝任與否賞罰並行此輩既入彀中則孱弱細民莫敢唊動則訛言息而輦轂清可徐而議戰守之計矣嘉靖庚戌之變咸寧侯仇鸞先以大同二萬三千騎至保定都御史以五千延綏以三千嗣後宣府遼陽山西援兵漸集京城始固今宜大方有揷警勢不可動卽秦中諸陲非無事之地也昨聞欲調山海兵萬一關門虚虜復潰牆而入誰任其咎不得已庶幾責成于天津眞保定姑掣數千騎入應遠之則山東河南現存之兵可飛檄調至今偵探者莫測虜騎所嚮或恐其從通州或疑其從三河順義則當於通州照舊設一大臣爲都城外護而昌平　陵寢所在亦宜宿重兵衛之此皆急着也向者數年前因募兵一事宇内騷動人皆以此爲戒然勢之緩急不同未可懲噎廢食但使募一人得一人之用卽以今日之養老弱疲敝與夫養長班養轎夫之糧而飽勇敢之腹毋使貪紳奸弁借之爲溪壑卽取之故額有餘矣

## 再上韓老師書

虜薄城下兩日矣而安堵如故眞　廟社之靈外此實無一可仗也昨早出門已與家人訣比

入　朝而熙熙皞皞不興疇咨凡諸京卿及諸
臺省皆廢然而返至非時請對者奉本衙門各
修職業之　旨有跼蹐退者有悲憤不自勝者
夫多揩亂視築舍無成前日　御前群呶一番
究竟未行一事召募見俞旋復返汗夫省直各
自爲伍誠非軍政紀綱然使委曲商量定其統
領壹其事權廩餼既厚招徠必多則半月之間
已成一勝軍矣　社稷之計　君與相所共爲
提挈也今
皇上欲行一事則行欲止一事則止欲用一人則
用欲阻一人則阻自古堯舜聰明神武定出于
臯夔之上然未有吁咈盡廢而一槪仰成也此
在太平且不可況戎馬生郊之時乎數日前朝
廷所破格而用者在副協已近于房琯而副總
大類于郭京不肖雖不敢逆料無成然已笑破
長安之口灰盡豪傑之心矣老師尚不聞乎京
營不足恃總協不足仗而觀軍容出矣今士大
夫之堪此任可以爲宋之李忠定　昭代之于
忠肅者實未有其人然而心事忠悃如劉京兆
宗周呂奉常維祺才識敏暢如侯冏卿恂練冏
卿國事宋給事鳴梧江給事始亨張給事鏡心
毛侍御羽健孫銓司必顯楊銓司伸皆有肝膽
有才魄可破格用也館中諸生如姜何孔顧董
及家舅氏皆有一得可錄也使過之門既開如
吳侍御阿衡饒揮霍雄邁之氣則事權可假也
戚臣王昺有毀家紓難之志可委任之以爲勳
戚倡而薛陽武濂素有志自見且聞京中布衣
桀黠者頗歸之亦可收之備渡渤用也當此之
時不亟發內帑召募敢死如古人縋城夜出時
時驚擾之使不得列營而陣而第嬰城守埤萬
一火器殫于城上或人心亂于城中而國家之
韲粉尚須明日後日哉調募援兵已爲西江之

水然外救不至內守安得而固袁督師之失策則在撤回滿侯之兵不令其互峙于薊西成犄角之勢而使胡騎長驅耳昨聞士卒三日不食而給芻餉者嚴扃鐍而不發於心忍乎保定援兵至而撤回解衛喬宣府援兵至而撤回郭荊麓

皇上聖慮祗爲畿南正需保障宣雲方慮捕酋然病在心腹要害不得不救其手足耳目之用以衛心腹跋涉數百里而來先期入衛朝氣方新兩撫臣或有以自見而班馬言旋卽統率自有人然撫臣不能見長于

皇上而士卒亦不能見長于撫臣其氣已薾索矣撫臣麾下自有親兵邊撫則有家丁撫臣去則俱去所留者乃行伍之餘耳恐其寡樂用之氣也山西耿巡撫未知至否若自將其軍來急宜留之以備袁督師之緩急耿樸公沉毅明肅治軍或有可觀舊在職方嫺習軍旅亦可留爲內用者萬勿踵解郭之後使其垂首而去夫鼓舞積弱獎帥三軍總在神氣而神氣者在有形無形之間解貂賜將投醪犒師此猶在膚革間也有以慷慨怒張而激發人心者有以淋漓悲惋而刺入人心者凡犒勉之詞勤王之詔亦必字字堪爲墮淚言言使人頓足而後興起豪傑號召忠義今國家之大勢總似一風痺之疾身爲能使臂臂不能使指此時猶不猛下鉗鎚痛加針灸而第曰此

聖天子也萬無板蕩黍離之憂不肖未始不以爲然萬有不虞則千秋青史老師不得與

皇上分任其咎且

皇上聲光翔洽愛戴入人異日恐

皇上不自任而老師任之一時口碑可畏萬古筆彈尤可畏也不肖業已捐此身矣亦不難向

皇上一痛言之但上疏未見批答面奏無所可否
而昨者有各修職業一言又恐以捄焚拯溺之
計而猶忽爲越俎畫餅之談是反因人輕并言
亦輕也屢次樞對見老師憂形於色非徒以雅
量鎮人情者且十年門牆今旦晩將隨老師以
見
二祖
列宗于地下若有言不盡是仰負老師卽仰負
國家故不敢不傾瀝言之望老師于
至尊之前將近日用舍遲速未盡愜人心而中機
宜者向
皇上痛哭流涕一番其得力加于不肖千倍萬倍
或從此挽廻拯捄起屬纊而爲康强亦未可知
也卽不然亦可有辭于天下萬世瀝血哀亂不
知所云

三上韓老師書

昨中外憂疑人情洶洶瀝情上書不自禁其狂
率也四鼓捧接手教披衣起舞隨卽播告同志
共爲　宗社慶爲老師慶但病加小愈昔人所
唏且虜退復來前代事有足爲烱戒者而今固
未盡退德勝門一帶腥風未固也城守固宜加
儆卽虜退而防其復逞嚴備禦修邊牆勤哨探
益徵援兵布列要害其已到者幸勿輕撤時時
若臨大敵如此數月俟都中武事修整招募漸
有成效京營十餘萬衆皆脫胎換骨而後可稍
稍息肩也城中有米而無煤若門禁可稍通令
每日放進則民安其生矣聞祖帥以　旨中不
得與滿帥並列頗懷觖望須一及之昨小柬中
或有可采伏望留神安危所係喋喋乃爾事平
之後當泥首請辠兩日抱病不能出伏枕草草

又一柬言督師
多謬誤未錄

四上韓老師書

日來　朝廷舉動可謂　天威震疊矣但諸大臣之罪案尚須論定即庚戌之誅丁楊至今有憐之者昨聞九列諸老欲公疏救司空有所獨救則不捄者危矣又聞此舉尚欲商之老師幸告諸公救則同捄為妙若老師於
至尊之前有所挽廻萬望斟酌頗聞流言不乏而
明主易疑也非恃老師至愛不敢言及此昨有言良鄉已危祖帥兵已潰者確否僇辱頻加而勝算終未聞奈何惟有拊膺長嘆而已

與申玄渚司馬書

昨晚從政府處有所聞與台翁同城下一戰虜亦大創矣此　廟社之靈而台翁發蹤調遣異日景鐘之銘寧可掩耶但虜已從通州渡河而傳言有往蘆溝橋又有言近在教場者孰為的即有零騎未歸亦當慎防至報讐雪恨犬羊之性恐與人不甚遠修邊牆嚴備禦謹哨探事事當作急料理各處援兵尚當留之以備不虞萬無撤回病加於小愈古人所深戒虜若東歸則薊密之間皆可邀而擊之不獨通州必星馳傳檄為妙台翁於此自有妙裁而娓娓言及者尚不勝杞人之憂也卧病伏枕草率不恭

又

昨城下擊退之後虜勢云何亦有歸志否日來哨探有實信否近日事皆為哨探不明所悞若以重賞嚴罰勸懲之積習當為一變幸台翁於此首先留意有客自城上來者言城守皆故事入夜則鼾睡聲四起短燭熒熒似明似滅更無一官巡邏懈弛若此萬一虜乘其倦梯垣仰窺天下事尚可言耶望時一點簡亦須創其怠玩之尤者即上疏申飭幸勿諉之總協事也又聞虜營中強半皆南人降虜者虜往往驅之為前矛何不寫數行許其殺賊自新照功論賞或刻

小木牌散布城外或用箭射出未必得其用亦可以疑狡虜之心使不爲彼用此亦一策勿哂其迂虜徘徊不去當思其送行法或合諸路擊之或召募死士間道出奇使其驚擾不得寧皆古人已用之術惟台翁釆聽每有束涸瀆反費裁答幸勿爲煩惟口授一二語或手批一二字足矣草野主臣

又

雪窻悶坐憂憤無聊零賊在畿輔之間醉飽淫泆一鼓可殲且名雖爲虜而逃兵汰兵及奸民爲盜者參合其中若不勦蕩將化而爲流賊蔓延無窮遠近相驚且以爲虜騎日南至於城郭空虛人民徙竄大虜未至而國家之事已至於不可收拾矣擊其惰歸兵法之常諸將何意相安於逗留或以爲大帥不相下又或云兵不堪戰者洵有之乎全在台翁發蹤調度前見大疏想亦有掣肘而不可以臂指使者何以破其痼閡收其旁撓乎雖奉　温旨恐事難尚未必歸一似不得不呼號於

至尊之前矣一腔迂結無可告語聊復瀆陳兼偵近耗聞昨日出軍果否又聞有間道用奇者然乎否耶幸秘示之斷不敢洩也滿帥可仗否呵凍草率

上孫樞輔愷翁書

虜騎薄城下徘徊往來踰四十日而不至銅駝荊棘者此

九廟之靈而

聖天子福力所攝持也若論在廷諸臣無論目瞠膽悸束手如枯枝噤口如泥丸即虜之遠近與我師之勝負盡在寤夢中一牆而外如萬重山十一月二十日袁督師城下一戰略與交鋒勝敗略相當以大捷聞異矣十二月十七日滿帥

城下一戰殲我三萬餘人宿將重臣皆盡於此亦復以大捷聞縉紳介胄嬉嬉而賀戰勝此一役也甚於哥舒翰潼關之敗而鍾簴晏然莫非天也至若中外之所毘賴　廟社之所式憑者惟太老師一人駐通州而通州遂成屏障駐關門而關門屹若金湯即鞅鞅颺去者不獨戢羽來歸亦且昂首効用降其咆哮就我絲紲惟關門可倚爲重而都中藉以少安恩威懾之方畧馭之猶屬第二義一片血忱豚魚可格貔貅旣入牢籠犬羊定受鞭撻結此局者非太老師其誰但昔人語云惟居中乃能制外今居外難以制中以拙匠而役班倕以兒童而訓耆耇自內出者則多指亂視自外入者則塞耳不聞天下事之難爲無如今日有可爲而馴至於不可爲亦無如今日不肖時與一二同志灑憂天之淚而更有痛心瘠志思之涕貫者太老師聞

命疾驅蒼黃入對即出而按行雉堞霜淒月冷之下往返四十里明日視外城至露次不得入又明日而守通矣此不肖目擊事人孰堪之而太老師恬然也建非常之功肩重大之任而東西南北惟命之從非孝子純臣不能遠者郭汾陽近者王新建與太老師鼎立爲三矣近在鹿奉常處見與馬帥書非獨指授方略情形如畫而使此帥行之亦可以副推轂之遣慰拊髀之思昨者慶典舉行捷書飛奏此即發蹤力也但蟠踞永平遵化者殊無去志而輕騎馳突終不忘西來意夷攻往冊惟去而復來者劇大可憂此不肖所爲永夕徬徨食不下咽耳自恨呫嗶書生旣無借箸前席之籌更乏免胄馳師之勇即欲効韓退之掘三寸管從裴相國於幕下而媿非其才也芹曝有心呼號莫補蓼莪菀結惟依回於藁門鈴閣之間矣所懇兩先人墓碑若

未脫稿本不敢促前面諭草就敢煩記室便中寄至片石鑱就松楸待以生色若夫錫類之仁知己之感視息勉存捐糜非報臨楮不勝咽塞

與劉京兆念臺書

數日前知先生有一疏言人所不敢言屢欲走使覓觀病冗不果今早從一友人處取而讀之一讀一拜真近日第一篇文字也多難之時種種倚任未愜人心大疏中語歷歷在喉嗦間而泚筆不能下此無它祇是利害禍福四字猶沾着於胸中耳目下群賢在朝旣乏退虜之策爲君父分憂至

人主疑信之關爲安危緊要事猶相顧不出一語徒爲小人藉口大疏出吾輩慙愧欲死又慶幸欲死也卽當升階搏顙以致皈依道遠泥濘馬足疲頓先此代面

與各省撫臣書

不肖每嘆三四十年來士大夫習氣專論時局消長不談武備廢弛自廣寧淪喪以後奴日夜厲兵秣馬以伺我之隙而我且甘爲處堂之燕雀使其潰垣而入如入無人之境進薄城下與官兵互有殺傷而　九鼎宴然此眞　廟社之靈而

聖天子所默攝也台翁可挑選萬人或數千人星夜長驅以備非常否至於師行所過嗚吠不驚此又在統率之紀律與台翁平日之威嚴其可否進止總憑台裁非書生所能慫恿然一腔熱血計無所出惟內以調度告諸當事而外以應援望之建牙持斧者請從台翁始矣卽虜退事平而西北一帶单弱殊甚恐不能不假靈于東南也危迫之中語不及它

與地方諸公書

此番虜薄城下視嘉靖庚戌蹂踐蛎傷之慘不

啻十倍若邸報不至而訛言繁興數千里外竟不知都城作何狀得微有銅駝荆棘之憂乎然

二祖

列宗之德澤正綿衍未艾況

聖天子方乘景運日升月恒豈尨頭天狼所能薄蝕可恨者師武臣力之未追不得一鼓而殲之城下耳袁督師調度乖方于遵城既破之後撤回援兵又不力扼之于薊門三河之間而以賊遺　君父真有不能自解者以此于雷霆之怒旋寘于理然自督師囚而祖帥遂潰去諸帥統烏合之衆輕於一擲遂有城下之敗宿將三四人皆殲于陣合諸路兵約三萬陣亡與潰散者各半大類哥舒翰潼關之戰而都城猶不致震動固　廟社威靈所攝想醜虜尚無大志也得氣之餘專以散掠為事其來也循良鄉入固安房山其去也殘破豐潤玉田諸縣而永平又不守矣藩籬盡撤出入自若則重來勢所不免果重來而事更不忍言朝端堪倚重者殊覺寥寥所推擇文帥多不稱　上旨隨設隨罷而以馬帥主捕虜事不敢言大創即欲以護行為躡擊斬獲數十級以告成事尚不可得此不肖所為憂心如惔竟日而食不下咽者也碌碌書生百無一展亦嘗仰而控籲　宸嚴下而呼號當局血淚盈掬灑向東流聚族則為悠悠之談當機猶仍泄泄之套興言及此真令人憂憤欲絶而不肖又還為桑梓憂者吳氓輕浮易動耳食傳訛轉相驚擾流言止智能有幾人在細民既易于皇惑而奸宄且乘之狂逞雖恃有老公祖彈壓鎮定或不致閭閻鹿駭盜賊蜂屯而訩訩藉藉頃刻萬狀望老公祖時出榜文急安民心以共保金甌之固此不肖所為切切杞憂而惟恐郵筒之不速鄉書之遲滯者也臨楮不勝激切

答馬總戎世龍書

不肖久奉教于高陽相公又從鹿乾嶽諸君子遊心慕大將軍久矣虜騎薄城之日將軍與吳隆𡾟年兄竚立東閣門握手談兵事將軍未識不肖而不肖識將軍固知其爲雲臺麟閣中人也自將軍膺仗鉞之選不肖輩日夜洗耳聽捷書爲

天子分宵旰每從樞部探得好音輙東向瀝巵酒願其早淨烽烟闢茅社之封邇日鴻橋諸捷黼扆開顏盈廷手額驩呼相屬孰不爲將軍頌夫狡虜之蟠踞遵永者假我翡巢爲彼兎窟皷斬而汛掃之談何容易但須障其來使不得復西又須蹙其去使其不得不東凡賊所淪覆之地先復其瑕而徐逼其堅彼嬰城而守者既無州邑可施蹂踐又無村堡可用擄掠芻秣不繼坐食自困時序漸暄人馬渴乏而姑寬其一面使其如蒼蠅然得穴窓而出不亦快乎至若以盡瘁匪躬之心報　主上而以國士相期之誼答樞輔料將軍午夜自盟必不舍此兩念而別用其經畫也堅息壤之盟底中山之績　宗社所賴誰能孽之謬荷注存遠貽芳訊率爾裁答百惟珍重

條上當事 虜退後

一通州此時無虜當急爲運糧計煤取之西山猶可源源而入萬一倉糧告匱萬口嗷嗷何處告糴虜之不因糧于通此天奪其鑒也可委置不收乎

一內外各門內九門城高而厚火器布列齊密兼有礮石等佐之可恃無恐外城則卑而薄越數垜始置一砲老弱疲癃之輩朽甲鈍戈失伍離次若有薄外城而攻者甚可慮也

國家置重城以資保障乃守外者旣以爲耳

目點簡所不到離披渙散種種踈虞而守內者又以爲城外有城尚不勞過計內外交誘而兩不足恃夫守內不如守外萬一重城不戒則人心動搖雖內有金湯之險恐不免瓦解故上下精神當以外城爲主前偶到彰義右安永定三門自一二主政外凡分派守門者不見一人惟有諸中貴譬嚴呵衛而已何怪乎　上之重內而輕外也

一城外掘品字坑以禦胡馬言之屢矣此事極易辦起民夫本不難今各門原不時啓閉即命守城軍暫下城爲之人掘一坑可頃刻而就只是不做其奈之何

一城外高可二丈架砲其上臨時施放即舉砲下垂度其勢必高出一丈內城之高又倍于外城虜一人一騎高不過八九尺是砲多從頭上過何濟於事若向下太垂則又打入地中此事孫拱老條陳甚詳必當預置城下挑壕築墻如拱老所議而築墻之土即取之于品字坑眞一舉兩便何不速行

一內使在城上一切人俱不得上城啓閉極其謹嚴足以佐箸弁所不逮然愼重太過毫不通變有兵部調遣之檄而遲至數日不發即昨日劉之綸所謂四難者此亦其一焉將來悞事不小所宜速爲　奏明以通軍情之往來

以上數欵皆城守之事總末務也目今虜似退矣退而不議勦襲使其飽所欲而去則無以創其後果其一一出口而邊墻不修遵化不復關門無重兵以爲捍禦寧前無奇兵以爲牽制則無以杜其來至於再來而天下事萬不可收拾矣督師縱寇豈曰無罪但朔日一番舉動未免草草致禍

帥颺去噬臍何及然念念欲招廻祖帥而
養成邉將驕蹇跋扈之氣其禍更深即今
已有調之不行令之不前者矣此事第當
仰成樞輔使其隨宜措置似不當屈朝廷
之體以驕悍帥之心閫内閫外日夜隄防
而速速挑勁兵委大帥于良涿安覇之間
躡醉飽淫虐之虜而殲之此機斷斷不可
失亦斷斷不可緩也

卷之五

名臣謚議

先請謚慘死諸賢啓中堂崇禎二年九月

趙南星　馮從吾

高攀龍　楊漣

周順昌　魏大中

王紀　顧憲成

續請謚諸臣啓中堂

啓黃大宗伯毅翁

陶安　章溢

解縉　周新

羅通　楊瑄

孔鏞　何景明

蔣欽　陸震

何遵　陸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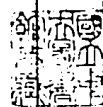
顧璘　文徵明

陸粲　朱紈

林春　雷禮

任環　王世貞

李巳　李楨

華鈺　樊玉衡

公槐集卷之五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 名臣謚議

先請謚恤死諸賢啓中堂

易名大典久而未定職備員史局例得預聞自洪永以降廣諏愼覈已訂定四十餘人正欲獻其管闚奉資蒭采但名賢恐有掛漏則文獻不厭搜羅至近日恤死諸臣奉　旨予謚遲廻日久聞諸孤將返其遺骸安于　賜域而袞褒未備則丘壠無光今將焯然表著行實可稱者七人具藁呈覽伏乞先賜　題請即與表章其他如左僉院繆宮諭周李黃三侍御孤忠耿耿豈眞有甲乙低昂而盛典煌煌須詳其生平本末更容攷詢以俟續陳非爲枚舉者易淆正恐騈錫者非貴必借一時拔萃之選庶作千古廉頑之標耳内萬工部雖未奉　旨然得禍最蚤赴死如歸似當與諸君子同謚者也伏候鑒裁

趙南星 直隸高邑人　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成進士爲汝寧推官以官評忤要人次遷戶部主事江陵臥病不預祈禱者兩三人南星其一也江陵歿改吏部尋移疾歸其再出也見信於陳恭介陸莊簡孫清簡三太宰所擢用必一時傑望而癸巳内計芟夷掃門客殆盡南星亦自逐其姻婭太宰逐渭陽以酬之而秉軸者怒未已是時省臺主計非同心多秘不獲聞因科拾相左遂削藉去林居三十年推轂無虛日至辛酉歷以卿寺召未赴最後以工部侍郎出山即長西臺主癸亥京察所澄汰畧與癸巳等以吏治責巡方使者而考覈隨其後臺綱肅清既正統均首懲貪墨及關説者三兩人簪紳中爭自簡飭逆璫採衆望曲意交驩乃絶之甚峻因選通參同坐弘正門正言規之璫愈切齒矣又遇

時相以父執自處倨不爲禮內外合而伺其卻乃南星所拔置名賢多不狃常格江左用兩銓衆譁于朝而小人遂乘之璫固疑南星爲黨魁因推山西巡撫事逐之去大禍既作以八十冢臣戍死代州天下傷焉

擬謚忠毅推賢盡誠強而能斷　又擬貞肅憂國忘死執心決斷

得

旨謚忠毅

馮從吾陝西長安人工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初成進士入朝坐接本房携餅餌不用中官一餐讀書中秘除山西道御史疏斥相門客胡汝寧又上疏請　朝講有驪飲長夜宴眠終日等語過激幾　賜杖以長秋節獲免請告歸起視長蘆鹺政用他言官株累削籍歸而掩關謝客九年不出門六年不上堂相知剝啄固請者延入燕寢淸言相嚮而已生平故善病而肆力聖賢之學主敬存誠動靜省治得力病中居多涖起卿寺以大理少卿入朝即請治邊臣逃竄學亡何鄒元標總西臺而從吾以僉副佐之糾率爲講學社惓惓苦心祗因東事孔棘羣情未固欲唱明忠義喚起親上死長之心非徒建旗鼓號召同方合志也而蠅矢已集于壇坫矣遂屢疏乞休去去後凡三擢最後得工部尚書而逆璫禍起致仕未幾遭褫奪竟爲撫臣喬應甲窘辱死

擬謚恭定不懈爲德純行不爽　又擬敬端合善典法守禮執義

得

旨謚恭定

高攀龍直隸無錫人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兵部尚書

初任行人每慷慨建白嘗有惜才遠佞疏語侵閣臣　旨下部院究問降雜職得揭陽典史以遷客赴任不廢政事歸與顧憲成諸賢覃精理

學攀龍獨從主靜入行之數十年無間輟授命
時若蟬蛻然學力也天啓改元起光祿丞陟本
寺太常大理少卿所條奏皆鑿鑿可試而其苦
心憂國在逐鄭養性幾以此賈罪未幾有申講
學之禁者又孫宗伯愼行以紅丸事攻舊相攀
龍亦有討賊之議羣小側目甚矣以太僕卿還
里即家起刑部侍郎超拜左都御史與座師趙
南星對掌銓憲銳意太平謂激揚吏治當自巡
方始首糾大墨崔呈秀呈秀向逆璫搏顙求哀
羣奸合謀首逐南星次攀龍而大亂作矣明歲
聞逮治命謂大臣義不辱國草遺表從容赴池
水死葢其生平從靜坐得手生死在我品其學
問河東新會之亞醇然大儒也
擬謚忠憲危身奉上賞善罰奸　又擬忠定危身奉上純行不爽
得
旨謚忠憲

楊漣 湖廣應山人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贈右都御史
以進士令常熟廉幹絶倫入計爲清官第一選
補給事中輒以社稷臣爲巳任
神
光二廟相繼賓天宮庭間頗多危機羣小諱不談
即淺夫未啓也燕啄龍漦之釁漣慮之獨遠因
論醫藥事
光考鑒其忠遂與大臣同受　顧命裁恩就義
宸居肅清迺忌者實種於此家居數年以太常
少卿召再遷爲左副都御史時逆閹方張中外
噤不出一語漣誓捐死報　兩朝知遇發憤上
疏臚列二十四大罪逆豎爲之震恐舉朝倚漣
爲衛豎同聲和之幾勝矣禍有相比爲奸者逐
漣去次年就逮搒死獄中鈎黨之禍毒流天下
或以爲一擊使然微此一擊而士大夫弁入
其牢籠禍更有不可知者

擬謚忠烈危身奉上剛正　又擬忠貞危身奉上憂國忘死

得　旨謚忠烈

周順昌　直隸吳縣人　吏部員外郎　贈太常寺卿

以進士司理福州耿介絕倫稅監高寀煽虐閩中不投一刺撫臣祓執監司有媚寀以身投穽者順昌主鎮靜持之與監司左乃聲價從此愈高入吏部其門如水即持赫蹏通寒暄者望之郤走矣壬戌佐外計貪墨一洗順昌律巳峻刻而宅心坦虛於籬棘町畦之間曠如也迺是非眞贋皎如矣乞假歸襆被圖書一兩肩抵家仍敝廬數椽與二三故人日夕雄談爲樂至地方利弊必嘔心區畫爲當事暢言之凡孤根寒士及販夫負卒莫不倚之爲天乙丑夏逆璫矯旨逮魏給事大中大中志行峭勁順昌雅重之見其鋃鐺在途莫有問者遂以女字其孫又搤腕時事拊案叫詈緹騎歸聞之于璫倪文煥遂劾順昌得削奪而向之閩中相左及吳中大吏有私嗛者與文煥諸奸比徵入詔獄慷慨罵賊而死就逮時吳中震動所倚爲天者一呼數千人擊殺緹騎幾至揭竿逮至京遂有王恭廠之變都城崩裂其感動天人或以爲他君子所未有云

擬謚忠介廉方公正執一不遷　又擬端烈精禮守義剛正

得　旨謚忠介

魏大中　浙江嘉善人　吏科都給事中　贈太常寺卿

自少孤悍家無四壁通籍既久猶然寒畯也爲行人給事奉使屏絕贈遺其在掖垣以寛重囚攻王德完以攘節鉞攻王紹徽以通客魏攻沈㴶以庇崔文昇攻方從哲奸人望之如毒矢嚙骨思奮力拔去而最後傅櫆爲人所挑借其徃來客論之事漸明矣大中踵楊漣攻逆璫甚力又因奸輔廣微頒曆偃蹇與御史李應昇等連

章排擊內外朋謀因會推撫臣謂大中私其師
逐之去次年被逮搒死獄中大中生平刻厲孤
峭與世寡偶直道隕身猶或議其褊心者終爲
廉頑厲世君子也

擬諡忠節危身奉上好廉克己　又擬忠愍方廉公正在國逢難

得　旨諡忠節

王紀山西芮城人　刑部尚書

逆璫之禍人知有獰惡者力讎衆正借兇鋒於
內而吮舐者繼之魚肉士大夫以膏豺虺之吻
此猶末流非禍源也源在舊輔漼漼入黃扉即
欲排羣公而踞其上謂不聯內援無以使太阿
歸掌握於是乞憐妖姆客氏伺其下直午夜排
闥而進所獻繒穀珍翫累以朱𧎳事皆百計交
驩其子而昜弟畜之墊賓皆有贈䄅醜播長安
臺臣光斗省臣世揚輩合章抨之不動大司寇
紀奮袂起曰身爲大臣柰何與畬相同朝歷陳
其奸惡再疏未已妖姆被髮捶膺哭愬
先帝璫謂不大創莫以杜後遂削紀籍去此詞臣
某所謂破帽策蹇椉於蟒玉乘傳者也而璫遂
手滑矣使紀之言勝璫且彳亍而無應何至異
日燎原如紀者曲突徙薪功在韓忠定上非特
以觸奸昭臣職也其斷廣寧失事獄斷斷守三
尺亡撓而羣小斷以爲昵熊則爰書在焉生平
宦蹟多表表弗論論其大者在儀部爭　國本
有功

擬諡莊毅嚴敬臨民强而能斷　又擬忠端廉方公正守禮執義

得　旨諡莊毅

顧憲成直隸無錫人　南京光祿寺少卿累贈吏部左侍郎

少負異才舉應天第一成進士授戶部同魏允
中劉庭蘭上書政府論時事江陵病傾國走羣
望憲成自削其名調吏部適何尚書起鳴與總
憲辛自脩相訐憲成上疏詆尚書語侵執政輔

判桂陽州後以司李舉清廉第一仍還吏部婁
東秉政有三王並封之議憲成首疏力爭議竟
寢時趙南星主考功而憲成典選黜陟賢奸大
快輿論然往往與執政牴牾會推閣臣列王文
端遂削籍去歸而潛心理學與同志者繹濂洛
正脉于楊龜山先生之道南祠世所謂東林也
所著有小心齋劄記等書論事者十三論學者
十七咀味之語約義長眞吉人之詞也世之以
東林而首訾憲成及高攀龍者是欲行新法而
梟韓琦富弼者也後起光祿少卿不就卒

擬謚元定（道德純一 安民大慮）又擬景修（法義而齊 好學近志）
端文（守禮執義 道德博聞）得 旨謚端文

續請謚諸臣啓中堂

議謚一事史局參聞況訪冊明示采蒐即借對
非爲越俎第見私揭布懇公牘連篇非子孫光
大其祖先即後進表章其先達語多曠實誰敢
譽鹽嫫爲驪施褒稱過情未免尊云亭爲泰岱
在持衡者自知淄澠異味而陳乞者頗類木石
同塤夫纍括生平僅取單提隻字昭回百禩何
嫌萬訂千蔵集爭客于蠅樊甫定蓋棺之論問
人民于鶴表方昭謀野之公略有臚陳可供虛
聽敢言闡幽之誼少敦直道之遺恨半豹罕闚
有媿耆曹人物之志而千狐未集更虛執戟鉛
槧之求惟言必有徵即任衆怨而無辜若疑所
必闕欲黜鬼簿而難周傳詢黍稽不乏同心君
子折衷入告是在當陸明公希孟臨文不勝懸
悚之至

啓黃大宗伯

易名之典舊制五年一舉迺自辛酉至今十二
年矣其間碩輔名卿藎臣誼士或光榮備於生
前或 贈䘏隆於死後滄桑遞變今古興哀乃
使蠹碣豐碑動千家之野哭而稽功揚德闕隻

字之衮褒斯實國家掛漏之舊章非獨賢者歾
身之遺憾也至洪永以降二百年來其宜謚而
未謚爲公論之久昭輿情所共鬱者往牒班班
具在清評歷歷可徵每次舉行各有追補夫開
草昧之文治升中興之大猷與夫碧血猶新青
虹長貫世雖遠矣人疑在焉
帝王礪世雖千古以上列在明神昭於祀典者不
妨互有進退時賜尊崇葢奉天無私爲民作則
正
聖天子之事也最可歎者掌故失傳留心希尠若
非感恩知巳代爲表揚有力子孫自行陳乞則
有環海内共推之先喆問桑梓而莫知數十年
以内之人材等煙雲之旣散至於採訪亦屬成
規但鬼錄誰爲陽秋而衆喙每成築舍即前此
憏死諸賢幸有輿論最孚事蹟具備者政府具
題

聖明俞允不然雖義比靈均禍同李范未免泯沒
況其他乎今幸昌言巳播　明旨頻頒速斷速
行耑藉主持若某某所臚舉者雖近於一家之言
然以俯質九原仰符三代差無愧色倘有狥情
溢美敢忘鬼責人非採而行之是在大君子而
非某所敢必也

陶安　直隷當塗人　歷官江西參政　贈姑孰郡公

始與耆儒李習迎
太祖以神武不殺順天人行弔伐爲勸又勸
上定金陵累官知饒州捍禦有功初置翰林召爲
學士嘗賜安對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
一家行大祀禮專用安議諸禮亦多所裁定出
爲江西叅政
上曰朕渡江初卿首率父老見軍門爲朕陳王道
論時務深合朕心朝夕幕府裨益良多繼入翰
林益聞讜論江西上游都會擇卿撫治安寛仁

達吏事政績益著未幾卒

擬諡文元 道德博聞 行義說民 又擬文獻 道德博聞 嚮惠內德

章溢 浙江龍泉人 歷官御史中丞

初與劉基宋濂葉琛同徵至建業

上曰我為天下屈先生今四海紛紛何時定乎溢

對曰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僉事浙江與其子

存道平溫處賊有功

上諭羣臣曰溢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寇盜盡平

功不在諸將後又調遣征閩諸將謂李文忠威

信久著可獲萬全

上一一如其策拜中丞務存大體以養人廉恥為

先居母喪哀毀卒存道戰死

擬諡康懿 安樂撫民 柔克有光 又擬安惠 兆民寧賴 寬裕不苛

解縉 江西吉水人 歷官交阯參議前左春坊大學士

初為庶吉士

太祖一日幸大庖西諭縉曰爾試舉今政所宜施

行者縉上封事萬言及太平十策

上喜稱奇才後為人所忌改御史訟李韓公寃又

為人草諫書

上乃召縉父謂曰大器晚成若其以而子歸益進

所學後十年大用未晚也

成祖即位進侍讀學士與胡廣七人並直文淵閣

上嘗與縉論羣臣命各疏于下縉以實對徐驗之

十不失一焉時儲位未定 召縉密議縉言立

嫡以長好個 聖孫且言不宜過寵漢王遂立

皇太子一言而 國本定縉之功也陞左春

坊大學士會用兵交阯縉言交阯古羈縻國通

賓貢而已不足郡縣

上怒出縉廣西參議遂改交阯漢王乘隙譖下詔

獄死

擬諡文定 博聞多見 安民大慮 又擬文毅 博聞多見 强而能斷

周新 廣東南海人 浙江按察使

原名志新

文皇帝呼爲周新因改焉以志新爲字洪武巳卯舉于鄉筮仕評事拜監察御史彈劾敢言貴戚畏之目爲冷面寒鐵公京師中以此怖小兒爲浙江按察使民有寃獄喜曰冷面寒鐵公來矣因旋風吹異葉至前知寺僧殺人有遠客歸失其貲知其妻有外行因爭雨傘命剖分之兩人刺刺語知傘所屬蠅蚋迎馬首尾之有暴屍叢小木布印令人市布得殺人主名境中有虎告于城隍神須臾得虎格殺之異政皆此類嘗微服巡屬縣爲縣官收繫與囚語知一縣疾苦又入錢塘葉尹署中惟魚腊一束家所寄也袖少許明日啖之葉益砥礪號一葉清寮寀有餽以鵞炙者懸梁間後有遺者指示之是時周憲使之名震天下初錦衣指揮紀綱用事使千戶往浙緝事多作威福受吏賕新捕繫之千戶脫走訴于綱綱乃誣奏新

上命逮至搒掠無完膚既至陛前猶抗聲曰臣奉

詔擒奸惡奈何罪臣臣死且不憾

上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當爲直鬼

上他日顧侍臣嘆曰廣東有此好人枉殺之矣

擬謚清烈（避遠不義剛正）又擬忠介（殺身報國執一不遷）

羅通（江西吉水人太子少保都察院右都御史）

成永樂壬辰進士以御史按蜀蜀王僭用乘輿通一日使人收王鹵簿命藩臬移文黃屋左纛故玄元皇帝廟中器今還之耳應詔陳言諫

上巡遊亡度謫知交阯清化州至南海遇異人授以兵書黎利叛攻清化通佯許降夜擇敢死士鼓譟而出斬其梟勇城賴以全論功擢戶部員外郎改兵部從尚書王驥征阿台爲驥所誣謫梧州閘官調河泊偶入京而土木報至廷臣薦通智勇復兵部員外守居庸虜馬不敢渡壍書

敦勉超拜右副都御史伯顏帖木兒奉
上皇出紫荆關也先欲衝居庸而去虜衆臥用兩
馬相比二人共宿一革囊橫置馬上鐵騎外繞
毎騎隨一犬有驚以犬吠通多用醛蘖實蒸羊
置藥夜投虜騎中犬飽羊肉不吠隨以油索套
馬足夜半出軍繞虜營鼓譟舉砲四面擊之鐵
騎聯絡咆哮縛益急人馬自相蹂躪死者數千
俘其名王虜遁去　召入理院事通言德勝門
之戰斬獲幾何賞太濫遂與于忠肅小有郤會
遣重臣鎮山西謙與通頗相持卒遣通逐虜出
塞亡何
英宗還辟通歷陟右都御史復辟之事通實與聞
念亨軏不可共功名辭曰通老矣不能從也識
者高之尋乞骸骨以壽終
擬謚襄敏 甲胄有勞 應事有功　又擬桓懋 克敵服遠 以功受賞
楊瑄 江西豐城人　浙江按察使

景泰五年進士天順初以御史印馬圻內有新
曹吉祥石亨怙寵奪民田瑄疏劾之
上喜公敢言命吏部記公名且大用乃二兇日益
張會彗孛連見瑄與諸御史議班劾之有洩其
語者二兇先譖于
上前暨疏入
上怒召諸御史詣　文華殿俾誦彈章瑄與御史
周斌且誦且對極陳罪狀下詔獄逼其誣引
臣刑甚酷瀕死語不及他竟文致大辟餘戍謫
有差奏上京城大風拔木壞屋走正陽門下馬
牌于郊外得末減戍鐵嶺衛遇赦還或謂瑄宜
詣二兇謝瑄不可復戍南丹二兇誅釋歸
茂陵即位復其官尋陞浙江副使浙東西各縣海
塘皆瑄修築海鹽塘踰二千三百丈工尤巨禦
患尤大陞按察使卒祠東海上子源以天象諫
死逆瑾手先有謚

擬謚忠惠（危身奉上　施勤無私）又擬忠勤（危身奉上　能脩其官）

孔鏞（直隸長洲人　先聖五十代孫工部侍郎）

初舉進士知都昌入覲以一扇貽冢宰冢宰以爲忽已改連山先後皆有惠政遂知高州府嶺南盜起鏞單騎往喻有良民千人及子衿數十輩爲賊所縛掛林稍號呼動地鏞弗顧抵賊壘下馬踞上坐極言利害賊羅拜請降送之出命解道旁縛者降其衆數萬論功進副使後遷廣西討荔浦賊賊望見孔副使旗幟即驚潰擢副都御史平黔中阿刺苗入爲工部侍郎卒還自嶺家人携一英州石鏞見之怒而沉諸水水湍紀奇石飛動往來者至今指相語

擬謚節襄（好廉克已　辟地有德）又擬襄介（辟地有德　執一不遷）

何景明（河南信陽人　陝西提學副使）

年十五以尚書魁省試才名播海内十九成進士授中書舍人與李夢陽諸子輿起爲古文詞稱大家車馬塡門巷不絶然性高潔不妄交游錢寧賜宗姓寵貴弄權思欲交驩持古畫求題顧奴視遠之曰此名畫毋汚吾題也乾清宮災應詔言事極論邊軍番僧義子義子者斥寧也疏留中不報師御史客死京師權倖廖鵬聘之棺景明約所知醵金斂之却鵬賻謂御史生不苟受顧受汚地下邪逆瑾撓吏部權則移書許太宰引正大義李夢陽與御史許奏又移書楊太宰直夢陽獄李長沙乞休會有兵事援古大臣義爲書讓之三書皆非身事而憂國憐才語涉時忌弗顧使滇南歸不携一物居喪不酒不琴守中青十年不調後督學關中以經術世務督教關中士士習一變廖鵬弟鸞方鎮秦勢甚張執其麾隨撻于市人知欲避其雄文直節大略與夢陽等而脩潔過之夢陽晚年以陽春一記爲累景明則皭然不滓矣年三十九而卒胡

端敏非阿好者嘆其有王佐才而蚤死非誣也

擬謚景章 布義行剛 又擬昭文 聲聞宣遠 出言有文 敏而好學

蔣欽 直隷常熟人 南京陜西道御史 贈光祿寺少卿

爲南京陜西道御史時逆瑾新用事劉謝聯袂去國欽率同臺薄彥徽等留劉謝而擊瑾方燈下屬草筐篋間鬼聲戢戢欽起視曰是吾先人之靈何不厲聲告我言未竟聲振四壁欽奮筆曰死即死耳不可易也疏上逮至京下詔獄賜杖三十落籍爲民欽呻唫衽席間再上疏請急殺瑾奉 旨再杖三十血肉淋漓又上疏請殺瑾詞愈激壯欽自分必死有父年七十二揮淚不顧疏入復受訊于錦衣甫半月三受杖不勝創遂死之諫臣如欽眞九死不回者也後贈光祿寺少卿廕一子

擬謚忠愍 殺身報國 在國逢難 又擬烈愍 剛正 在國逢難

陸震 浙江蘭溪人 兵部員外郎贈太常寺少卿

正德三年進士爲泰和知縣多善政擢武庫司主事

孝貞皇后喪

武宗自宣府奔歸又將再出震抗疏諫

上怒罪且不測幸諸大臣力救免陞車駕副郞

上議南巡皆羣小蠱惑而江彬爲之魁職方郞黃田黃鞏具疏直斥彬震亦具疏見鞏草即自毀之願同署名進彬果大恨縛二人下詔獄五日三訊杖五十死矣復甦書示諸子曰吾筆亂神不亂也然竟創甚卒鞏幸不死後三年贈太常寺少卿同時被杖死者震及主事何遵評事林公黼行人司副余廷瓚行人孟陽李紹賢劉槩李惠詹軾等共十有一人鞏已得謚震宜補

擬謚烈愍 剛正 在國逢難 又擬忠愍 危身奉上 在國逢難

何遵 南京欽天監人 工部營繕司主事

正德甲戌登進士冢宰陸完器重公會當試臺

諫引疾弗出曰吾不可資人以進授工部主事
摧木荊南更置一切壹以廉率之比去任行李
蕭然時璉彬相繼用事逆濠窺伺中朝南巡詔
下遵抗疏請止且曰萬一宗藩藉口奉迎潛懷
不軌且奈何彬匿不以聞遵復率同官林大輅
蔣山卿等上疏乞罷巡幸勿爲姦邪蠱惑且寬
黃鞏毋使後世有殺諫臣名不兩臣與同死彬
遂下遵于獄桁楊暴午門外五日杖之五十獄
自視杖又莫有左右者楔視他人爲甚遵故羸
又憤所言不達創甚三日卒先是被杖時父鐸
與家人墓祭有烏悲鳴而前心異之比抵舍聞
工部有以言獲罪者鐸長號曰遵其死矣果然

擬諡忠節 殺身報國好廉自克 又擬忠愍 殺身報國敬共官次

陳琛 福建晉江人 江西提學僉事

初受易于李長史聰築室紫帽山之巔洞悟易
理一日蔡文莊見其文嗟異久之曰吾得友此
人足矣琛聞之稟學焉文莊目之曰吾季通也
文莊著蒙引而琛衍其旨爲淺說然自愧訓詁
學更欲勵進退大節決名利關遊塵壒之外求
所謂彌高彌堅者以正德丁丑登第考官從閣
中射覆謂造詣精深必陳白沙門人不則蔡虛
齋也授刑部主事改南吏部以母老歸養徵爲
貴州提學僉事改江西力辭不就郤掃一室偃
仰其中靜觀天地萬物消長之變古今興廢治
亂之故或逌然孤笑或喟然獨嘆張襄惠公岳
稱其一世人豪有蟠屈萬古之心胸有瀉滄長
江之辨論有避世之深心而非玩世無道學之
門戶而有實學人以爲知言

擬諡介修 執一不遷好學近志 又擬端節 執禮守義能固所守

顧璘 直隸上元人 南京刑部尚書

初以進士授廣平知縣縣南吏部知開封府盜
起燕薊流劫中原彭澤領兵討賊以璘自輔折

衡之功居多鎮守中人廖堂恃逆瑾黨囸奪自恣璘每折之廖罷去而繼者王宏尤誶謾璘絕不爲禮所徵需一不荅宏矯詔逮赴錦衣獄璘抗言條對卒鐫三階知全州移知台州府歷藩臬撫山西湖廣入爲刑吏工三部侍郎進工書改南刑部以去璘爲人融朗淵達精於吏理激昂任事高視闊步遇權貴傲然不爲意而與山林文學行誼士講均敵禮孳孳奬進唯恐不給風流文雅照暎林壑有古高賢特達之風家庭孝友於倫誼甚篤也能識江陵相于總角時有人倫鑒

擬謚景懿 由義而濟 糸克有光 又擬康簡 溫良好德 正直無邪

文徵明 直隷長洲人 翰林院待詔

年十六其父溫州守林病于溫徵明馳往則歿三日矣一慟後收其家所藏徐武功諸秘冊雜燒之有深衷焉郡寮合數百金爲之賻固謝不受吏士修故前守何文淵郤金亭以旌之家居篤修內行克恭厥兄一日搆屋數楹閣閣成矣夜半厥兄宣言曰侵吾宇尺有咫宜正彊焉亡聞命立召梓人斬其楹櫨夙興袒而謝積米一窌遣奴鬻于市奴歸噤不能發聲叩之曰罄矣伯氏以易數鏹入槖矣笑曰騃竪伯氏槖卽吾槖也何詫焉伉儷白首如賓生平無二色自與風流豪雋唐寅祝允明諸子爲伍而終身不識倚門粧詞翰重海內而未甞爲藩邸及中涓下點墨寧庶人未舉事以纁璧延致吳中兩名士則徵明與唐寅獨灼見先幾謝弗往季父森以中丞治虔鎮密啓之曰濠反形成矣叔能辦之乎弗果辦閩有王伯安者可引自代也森用其言高句麗日本使者甞以奇琛購隻字終不可得按其隱慝益陳仲弓司馬君實流亞而瑋識過之世之稱徵明者皆不知徵明者也薦舉爲

翰林待詔未幾謝歸盈九表對客濡毫翛然而
蜕

擬諡靖修 寛樂令終 好學近志 又擬端文 守禮執義 道德博聞

陸粲 直隷長洲人 永新知縣前 工科給事中

初入中秘新貴人張桂長翰林粲約諸吉士毋
往謁張桂銜之出為給事中言事多經國大計
典浙省試時各省錄咸列鎮守内臣名粲獨削
去之偶法司論獄與廠衛互異
上右廠衛為斥臺長粲力持不可下詔獄杖而釋
之張桂方用事粲極論之并諸要人疏入自分
必死乃得 旨罷二相俄有蜚語上聞
上怒召張還政府下粲于獄謫都勻驛丞遷永新
令在永新惠政不勝紀粲念母老遂上疏致仕
歸時年四十也

擬諡忠節 危身奉上 能固所守 又擬貞介 不隱無屈 執一不遷

朱紈 直隷長洲人 巡撫浙江兼福建 海道右副都御史

甫生遘家難其生母坐蓐中毒不死甫三日就
邑禁異母兄奪其哺生母賴巾網糊口百有十
日而脱家教諄嚴以底于成登進士知開州恤
里甲均户役擢南職方華協守之横忝議江西
定安福均糧之藉剖東鄉安仁割圖之訟備兵
四川平番寨處糧饟右轄山東奪守涉之議左
轄廣東開府南贛皆平政刮垢最後撫浙江兼
福建海道時以海寇猖獗創建此官而詰奸除
寇有力家所最忌雖平同安山寇至寧波撫倭
夷六百餘人襲破雙嶼賊巢又破賊于溫盤南
麂諸洋又平處州礦賊又破佛郎及黑白喇噠
諸番賊斬其渠魁浙閩悉定而怨讟日甚謗書
屢上聞遂褫職候勘于邑仰藥而死嘗作俟命
詞曰糾邪定亂不負天子功成身退不負君子
吉凶禍福命而已矣命如之何丹心青史至今
若有待云

擬謚襄介甲胄有勞執一不遷　又擬襄毅甲胄有勞致果殺敵

林春直隸泰州人　吏部文選司郎中

春父爲漕卒春織屨治生獨與母妻俱夜嘗以
竹箭注膏繫芯帶間惟所適則出膏於箭然火
讀書竟夜不寐久之從王心齋聞良知之學心
喜之日以朱墨筆點記其意向臧否純雜以自
考復自悟曰此治標者也遂進而求之本以會
試第一人授戶部主事調吏部文選吏部故稱
厓岸示尊重春門無留賓日晡出部則徧走朝
含客尤厚者相與挾衾裯櫛具同宿寺觀講學
竟夕以爲常後典選首斥去泰州守尚書難之
春曰不當捌罷郎中嘗過淮淮守無加禮焉覘
吏部治如也遇大計力薦其廉靜嘗自謂曰選
曹之職欲上通君相與冢宰之心下通選人與
天下人之心居其間欲兩合焉難矣人以爲格
訓亡何病卒出其槖得銀四兩寮友爲之棺斂

歸

擬謚清毅避遠不義强而能斷　又擬純節中正精粹好廉克巳

雷禮江西豐城人　工部尚書贈太保

成進士司理興化讞疑獄有神明稱以異等入
銓曹司弊吏所汰權勢居多陶眞人以贊玄官
少保考九年滿引大臣例自陳禮以爲眞人齋
宮效勞不當言稱職不引奏人以爲得體陶與
相嵩比共銜之夏文愍亦欲借事去所不快禮
弗應遂出判大名府未幾陞督學歷卿寺尹京
兆陟工部侍郎是時營天壽山費不貲禮節省
過當　三殿與禮董其役迄工晉尚書先是估
者至數十百萬而費止什一萬壽宮災估者復
以三百萬報禮曰二十萬足矣昕夕督將作躡
油履行泥中執葢自障
上知其體國稱爲忠勤相嵩益不懌工曹事動關
中涓禮每爲裁抑内外庭多乘間萋菲者又嘗

拺言官止內操最後言內璫怙勢行私動掣臣肘乞罷以此致仕歸有古大臣之風焉卒後贈太保所著大政紀列卿年表等書行于世賅博古今與鄭端簡並稱

擬謚敏恪（應事有功 敬共官次）又擬恭裕（治典不易 强學好問）

任環（山西長治人 山東叅政贈光祿卿）

繇進士爲令歷廣平沙河滑三縣以循良徵至京因有妹嫁藩宗循例貮守蘇州時嘉靖癸丑倭寇繇越入吳犯太倉勢張甚督撫以屬環環募兵訓練與之同寢食或累日粒米不入口或露宿泥淖中未嘗稍自異戰罷必身爲殿涉津梁一卒未渡終不先行又書其姓名于腹背手足曰死吾職也茲用以識庶得收葬焉凡出兵皆殊死戰如黃浦華橋之捷虜功不勝書甲寅夏寇抵蘇郡焚掠倍慘男婦爭入城城閉相蹂踐死環僔令開門納之全活二萬餘人賊亦遯巡退去環又集諸路兵于陸涇壩其最勁爲銅刀手偵知賊情以勁兵伺其來誘而敗之再戰再捷黠賊皆授首倭不敢窺蘇矣嘗被矢創甚成疽血戰自若有書報其子曰不幸有變臣死忠妻死節子死孝成就一個是而已其成功等于宋之虞允文按其志節張睢陽之流也論功歷陞副使叅政廕一子世千夫長建祠于郡城

賜額錄功

擬謚忠襄（臨難不忘國 甲胄有勞）又擬貞桓（憂國忘死 克敵服遠）

王世貞（直隸太倉人 南京刑部尚書 贈太子少保）

初成進士爲刑曹郎與李攀龍諸子以文章相頡頏又負意氣自豪楊忠愍劾分宜論死世貞爲經紀身後盃酒間語多侵嚴氏嚴氏弗善也備兵青州父忬以封殭被僇伏草土守幾十年凡三年不茹葷御室嚴氏敗以薦起洊歷中外鎮鄖陽涉卿寺卒以南司寇歸世貞才名滿天

下江陵相雅知之世貞頗不自引匿後王文肅以奪情事抗江陵世貞又與交相倚重著首輔傳詆江陵頗刻然胸無城府寬然長者也詩文跌宕馳驟後起者或訾之終不失爲大家明習掌故持論娓娓共惜其有良史材未竟厥志然超濟南而踵非地之後稱一代文人有餘矣

擬謚章懿 出言有文柔克有光 又擬裕文 强學好問剛柔相濟

李巳 河南磁州人 巡撫保定右僉都御史

登嘉靖乙丑榜以太常博士選給事中上言太監崔敏等請買年例金寶臣等及戶部執奏停止未蒙俞允比者左右近習干請紛紜買玉買珠傳帖屢下人謂 詔書不信無所適從臣竊惜之疏上

穆廟震怒謂其沽名犯上杖一百繫刑部獄已而釋之

神廟登極起兵科都給事中陞大理少卿尋開府保定簡卒蒐乘頗著鎖鑰之功一日病甚守土者憂之爲經紀後事見囊篋蕭然敝衣圖書而巳守因滙各屬鍰金以進巳聞之曰若以利點我耶病愈且聽糾矣守惶怖待罪病亦竟不起中州賢者推其鄉清直名臣巳爲首云

擬謚介直 執一不遷肇敏行成 又擬忠節 危身奉上能固所守

李楨 陝西慶陽人 南京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爲諸生即有志聖學擁臯比教人先學人後文居喪毀瘠人稱爲李孝子釋褐令高平先德教而後法令徵拜御史同臺傳應楨以言事忤江陵下詔獄楨乃江陵所取士也偕給事徐貞明慰勉之時相目爲黨貶長蘆幕官携一童策蹇就道後江陵爲正人所攻欲收時望首召楨從司理爲祠部郎改光祿丞落落如初暨江陵没楨每稱其材修門人禮內侍環甲者三千人從光祿索供應楨弗予

神廟亦遂罷內操使　荆藩陳荒政以亟卿使
慶藩陳膚情皆於民碞邊備有濟撫撫全楚獲
小舸至襄樊津吏不知爲政務持大體獨嚴於
骫法者入佐中臺白少宰趙用賢離婚事而絓
邪媢御史陳昜再晉左司馬力排石司馬封貢
議議既不成石下獄攝部事島夷敉寧籌畫居
多迺因事謝去數年起南司寇旋以病歸卒諡
擬諡莊愍履正志和行見中外　又擬貞穆淸白守節布德執義

華鈺直隸丹徒人　原任荆州府推官贈尚寶司少卿
以進士司理荆州屬稅監陳奉播虐于楚市梟
翼之白晝掠都市荆人攘臂起毆市梟至斃未
斃者縛而投之江譁于稅監署經夕不散鈺故
嘗裁抑奉奉積不堪難作疑鈺與僉臬馮應京
嗾之遂馳疏叅應京及鈺等激變
神宗怒逮下詔獄長繫數年應京在福堂毋正襟
危坐引諸同繫者講明先王之道及經濟大業
輯成經世實用一書患苦中自相師友似古之
獄中授書者鈺負忠義大節又斤斤繩尺非徒
慷慨以遘禍自豪一時切劘有成不以險夷二
其守稱鈺爲最既赦還杜門讀書敝廬一區歷
脫數畝無改諸生時自鈺歸里里人不敢爲不
善年位非尊蔚爲鄉邦模型未幾病卒潤之人
至今稱之
擬諡貞恪憂國忘死溫恭朝夕　又擬端介守禮執義

樊玉衡湖廣黃岡人　直隸崑山縣知縣
生而恬淡寡欲聞人說海忠介事慨然曰我後
當師法此人成進士歸乘一小輿二奚奴從之
里中寂無車馬聲試爲商城令初下車執筆不
輕下一月後察知肯綮斧斷劃然又爲息訟歌
悟囚歌使木鐸巡于路監門號于里獄卒歌于
獄獄囚夜半聞歌聲無不流涕時與訟者稱引
孝弟忍讓和睦之說朞年獄幾空開採内臣至

它邑伏謁唯謹獨商城與講賓主禮中使執其
手曰好手笑答曰此手不污金錢耳導之捫攤
攀葛上岩莬喘吼汗雨竟無所得鑛快快去翻
崑山吳中牙儈多借獄訟爲市起高樓酒館𧂐
衝治崑酒家多徙去同時有袁宏道者治吳邑
頗相似然袁以才勝玉衡使民無訟全以至誠
導之也駕小艇蹈災傷與饑民相對噉菜粥邑
逋至二十萬其奪俸不忍徵民亦輸須恐後太
倉守丁永祚與玉衡同入覲周旋數月言其自
奉清約朝夕糜一盂乾姜兩三片偶啖一鷄卵
稱厚奉矣偶與一墨守不協會聞父病竟解綬
去因侍父疾衣不解袵數月患脇痛不食死死
而崑山立祠祠之祈禱炳靈稱明神云宜視知
縣鄧文簡例予謚

擬謚元介（體仁長民 執一不遷）　又擬節惠（好廉自克 愛民好柔）

公槐集卷之五終

公槐集目次

卷之六

名臣謚議

張棟　孟化鯉

顧養謙　梅國楨

汪應蛟　黃輝

錢一本　洪文衡

葉茂才　陳道亨



崔儒秀　劉綎

萬燝　左光斗

周起元　李應昇

擬謚遜國諸臣評

周是修　王艮

鐵鉉　方孝孺

卓敬　黃鉞

國史闡幽



王廷　錢邦彥

滕伯輪　曹三暘

袁洪愈　何源

胡執禮　郜光先

張銓　何廷魁

袁應泰　繆昌期

周宗建　黃尊素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 名臣謚議

張棟 南直隸崑山人 兵科都給事中 贈太常寺卿

少居父喪即以毀瘠聞成進士爲新建令清愛絕倫丈田一事尤爲百世利選授工科給事中巡視廠庫立科部互稽之法不欲攬部臣事爲巡視事其於今日弊孔數十年前燭照矣若請蠲賑諫燒造罷內操議改折諸疏皆民瘼國計所彈擊必快輿論長兵垣以軍政糾拾勳爵緹帥總戎數人皆當路所私也奉　命閱邊動與要人忤遂以敘功太濫叅經略鄭洛人爲縮舌六垣以前星爲請拂

神廟意次第貶謫棟抗疏申救竟以編氓還里閭門奉毋臺察以下罕得覿其面清風謖謖使人可望不可攀同時有熱腸自許喋喋取輕者筵楹哉識者謂賢者不竟其用退而型範一鄉當以棟爲正年六十遭毋喪呱呱孺慕寢凷而死

擬謚孝肅 大慮行節 正巳攝下 又擬端節 守禮執義 好廉克巳

孟化鯉 河南新安人 吏部文選司郎中 贈光祿寺卿

自少補諸生便慨然以正學自任時有尤西川時熈倡道淑人遂師事之拔萃入太學及以鄉薦預計偕皆得循故事徵路費獨却不受庚辰成進士授南戶部主事時相欲一見不可得服闋改北莞太倉庫積蠹一清丙戌江南山左大饑奉　命往賑全活無算改吏部主事洊歷文選郎用人一本於公雖貴人氣焰薰灼不少徇往例啟事多先白政府中涓有所干輒得請化鯉一切痛革勑守閽勿通一刺諸猾胥上下其手者搜剔殆盡於是內外側目矣張都諫棟以建言　國本削籍人弗敢用特疏起之政府弗善也票外任尋以言者伸救削其籍將去國猶

夙夜治文書付所司始跨蹇歸行李蕭然蒼頭皆徒步家居問學益精進以無欲爲宗以孝弟忠信慎獨爲要丁兩喪一準古禮居嘗崇淡樸爲里俗先與孟淸憲望實相等海內稱爲二孟俱未大行其道而卒天啟初贈光祿卿

擬謚純介（中正精粹 執一不遷） 又擬貞定（淸白守節 安民法古）

顧養謙（南直隸通州人 右都御史贈兵部尚書）

成進士官戶部郎有廉幹聲出爲福建僉事邵武黨斗爲亂設方略擒其魁出巡方使者於亂中叅議廣東平山寇因事左遷嗣叅浙藩値兵民之變督撫張佳胤下令諸營兵討亂民自效民稍戢矣而兵未麗法養謙諜知倡亂者以醵金致怨有郤可乘後先捕獲卽幕府斬之而身自單騎馳入營論衆卒曰罪坐首禍耳若等貰不問衆搏顙泣謝浙乃安佳胤聞于朝臺省同聲尉薦者四十餘人遂從薊州兵備擢都御史撫遼東東西諸虜多不靖養謙設奇制勝歲歲上首虜後北關與南關爲難而猛骨孛羅佐之南關歹商窮走開原養謙提兵討北關不無所亡失卒以捷聞然使兩關講解齊稱外藩養謙功也在遼日久遷南京總督糧儲以覲歸島夷侵我屬國奪情起總督薊遼請終制乃行時廷議方封貢弗予而養謙議不合遂遷總河右都御史 予告終于家養謙生平豪爽潤達膽氣過人嘗按塞憇小凌河虜十萬猝至將吏無人色或請召近地兵笑弗應啟四門張黃蓋而坐飲噉自若虜疑之稍稍遁去數十年來稱邊才者多屈指養謙有拊髀之思云

擬謚襄敏（甲冑有勞 應事有功） 又擬莊襄（敵國克服 甲冑有勞）

梅國楨（湖廣麻城人 總督宣大兵部右侍郎贈右都御史）

初舉於鄉三試不第因携家長安與酒人俠客浮觴角射或效武夫結束或如羽流長髯大鼻

聲如洪鐘望者却走成進士爲固安令有異政
徵拜御史會有哱承恩之變公抗疏舉故遼帥
而身請爲監
上命遼帥子如松偕國楨往國楨過雲中上谷先
遣使諭諸虜無從叛以故哱氏勾虜計不遂壓
夏城而陳城上砲發中其騎神色不變相地勢
決水灌城城中勢急陰導虜騎入慶陽國楨遣
兵敗之以酋首耀城下賊大窘圖詐降且願見
梅監軍國楨挺身出爲賊腹心者劉東陽縋城
而下環衛皆露刃國楨握東陽手爲陳禍福一
賊揮雙刀突前笑而承之賊遂叩首請命約以
九月九日開東門至期負約而賊有以南城獻
者國楨麾諸將急登遂平之俘承恩以獻是役
也督府與國楨不甚同心隻身任事其功與李
西平薄蔡州等行時請帑金三千金僅費四百
餘金耳論功僅遷僕少未幾以中丞撫雲中以
少司馬督三鎮中外倚之如方叔召虎云

擬謚景襄 耆意大慮 甲冑有勞 又擬襄毅 甲冑有勞 強而能斷

汪應蛟 直隸婺源人 太子少保 戶部尚書

總角時即以聖賢自許成萬曆甲戌進士除南
京兵部主事尋改禮部修方正學墓置田祀之
考最入京感時事抗疏忤達官移疾歸有以美
秩招之者謝不應以福建憲副出遂迴翔藩臬
間備兵易州有礦璫熾甚露章劾之
上優容焉以倭警移備津門亡何塡撫天津倭難
弭罷津撫改撫保定開葛沽一帶水田歲得數
萬斛後奴酋發難從津門轉輸人賴其利又爲
三輔請命減稅額六萬歲飢督有司賑貧乏全
活者多屬吏以尉薦謝者絕不與通晉少司空
引疾歸晉貳吏兵又推兩廣薊遼河道總督皆
不報天啓辛酉赴大司農召時東北禦奴西北
征水藺征調頻頻所係上多主清汰而軍輿亟

之議三方布置者需兵三十萬餉一千二百萬力持之減其半往往與時相左有議其老不任事者遂乞骸歸謝疏引宋儒言以親臣官爲戒歸五年而卒

擬謚清簡（避遠不義 正直無邪） 又擬恭恪（治典不易 温恭朝夕）

黄輝 四川南充人 少詹事

八歲隨其父子元令楚時直指按部有疑獄檄子元讞之輝燃燈讀律有合者一一拈出寃若老吏轉聞臺使者劒頁而見卽以錢穀冊授之一覽成誦矣稍長博極内外典以進士讀書中秘遇閣試屢弁其偶一日試黄鐘律度論衆皆閣筆輝抽其腹笥一一分致之與同館徵事爲樂十得八九焦竑以閎雅名世自媿不如也充講官啓沃良多時 青宮未定中外憂疑忽有傳 孝端后不得其所者輝與同鄉一給事謀之代爲具疏疏入給事受杖而椒塗獲安人以爲有社稷功惜未竟厥施其詞翰流傳于世人爭購之究心出世之旨蚤歲抽簪翛然玄遠與陶文簡相伯仲云

擬謚文簡（敏而好學 一德不懈） 又擬文懿（敏而好學 行見中外）

錢一本 直隸武進人 福建道御史贈太僕寺少卿

以進士知廬陵縣矯矯自持入臺班首發按臣祝大舟貪墨狀輿論壯之有敬陳論相一疏謂秉國者往往駕 明旨以箝衆口使嘉言路塞直臣道消語多觸忌最後 國本疏啻及椒掖

上嗛之姑寢弗報踰四月杖孟給事養浩以前疏與養浩同指并褫一本爲編氓歸毘陵葺先賢祠卽其旁搆經正堂考德問業其中生平邃心于易宾契先天之旨得之靜悟爲多故於生死之際頗有前知一時聲實相亞者爲顧憲成憲成切于救世一本嚴於持世皆爲後學師

擬謚貞確（不隱無屈 執德不惑） 又擬端定（守禮執義 純行不爽）

洪文衡 直隸歙縣人 太常寺卿贈工部右侍郎

成萬曆己丑進士筮仕計部司太倉釐革耗蠹清風謖然時 前星未定言者竄逐相繼文衡抗疏請忠悃蘊結於利害之際漠如也改儀部尋改銓部因時宰媢之請告去亡何竟移南虞部往時遷客視官如郵亭置職業不問文衡執掌拮据不厭瑣屑節省水衡金錢十餘萬卽中貴多歛手避遷光祿太常少卿復林居十餘年

光宗卽位起大理少卿轉太常卿祧

廟議起謂

九廟之制以定陶濮安紊宜及此時釐正語雖未行朝論偉之亡何病卒文衡神宇嚴重志方行潔望之亭亭嶽嶽類古大臣惜未竟其用辛酉壬戌間以名流起田間埸京邸者四人先劉元珍次文衡次鮑應鰲次陳大綬皆以憂時後先賈瘁曙幾先者不勝云亡之嘆

擬謚莊定 履正志和 純行不爽 又擬崇恪 能修其官 威儀崙[illegible]

葉茂才 直隸無錫人 南京工部右侍郎

登萬曆己丑榜授刑部主事改南京工部歷陞太常寺卿至南京工部侍郎以養病去名在仕版者三十餘年十九家居卽出不過優游留署寄情吏隱而已初榷蕪關杜羨餘開僰港之禁國課旣登日貲籌放船不取一緡皆驩呼祝讚而去在南冏冏政爲肅一時毘陵錫山多賢者遷謫家居瘉心于泰否之運逡逡去不忘 君而茂才號爲韜戢至 國是所關黑白訛淆偘偘發抒罔所避有恭公論釋羣疑兩疏旁震止囂兩說上鄭太宰書海內流前甲子貳起部璫燄方張 朝端憤激相持知有鉤黨之禍遂先幾去雖 單封指日弗戀也有同人北上者輙鞾壓叮嚀曰爾時 前星未耀

主上孤危請 信邸出閣講學此第一義諸君何

不慮及此迄今聽其言比黨禍起高忠憲從容自決經紀之無餘力家酷貧布衣楚楚不作了鳥態敝椽庫隘而糞除整潔堂上榜三世無訟四字其家世可想闃戶無人披帷斯在羽可爲儀斯人之謂矣

擬謚安介 貌肅辭定 執一不遷 又擬定修 安民大慮 好學近志

陳道亨 江西新建人 南京兵部尚書

舉于鄉羆無儲粟有以居間請者麾去之成進士授刑部主事以母老改南兵部調南吏部我丁家難歷郎署二十年幾老矣泊然不爲念也風雨淅瀝床無幃夫人於嚴冬猶禦葛裳益訢訢自適後參楚藩舉卓異攝藩司不戒于火將延廊藏仰天祝之天爲返風晉山東臬使遷右轄遷閩左轄所到皆以卓異舉久之以南副院督操江舊額軍萬五千船四百餘後僅存疲卒四千朽舠六十餘而已議補之又造營房以棲陸兵訓練無虛日括羨餉三萬餘金充邊餉還少司寇復以少司空治河于濟兩載疏濬黃泇安瀾值蓮妖之難連破數邑遂謀犯濟濟已有備且內應者已斃杖下矣賊爲膽悸復遣都司楊國棟亟捄兗而遥張疑兵以護運艘虵尾而進京無匱糧賊平僅拜銀幣之賜進長留樞欲彷戚將軍之法訓健兒又定爲造船三則終前志也時逆璫漸亂政應山首擊之道亨率南都九列大臣相應手自屬草指陳剴切璫惡之遂引疾歸迄能考終道亨和易近人而風規凝遠望而知爲名德也同鄉有陳侍郎邦瞻陳冏卿大綬稱三陳云

擬謚介靖 執一不遷 柔德安衆 又擬清襄 避遠不義 介冑有勞

崔儒秀 河南陝州人 開原兵備僉事 贈大理寺卿

成萬曆戊戌進士令掖縣縣多豪强不可制能以威懾郡城槩土耳加畚築焉△爲百世利邑人

趙太宰憐其才勸稍斂鋒頴駸致相失辛丑太計遂以考功法中之屏居數年補令絳復徙令翼嘗格殺大盜考古兵法及行陣器械之屬悉繪爲圖以時披閱已遷西曹有巽之臺臣修脡眦者又以考功法左其官久之令文安公餘弁究心奇門六壬太乙之屬夜則起觀乾象庚申虜勢孔棘起之田間超授山東僉事飭開原兵備而開原亡矣儒秀辭墓而行曰觀天象遼難未弭且經撫臨之在上進止非司道所得專惟以身殉耳散家貲募嵩鞏徒兒八百人部勒偕行并挾妻孥與俱示不返頎經臣應泰傾心恃之亡何納降議起儒秀諫不聽賀帥世賢頗有異圖儒秀諷之質其家于遼陽虜攻奉集堡小衂而去閱月傾衆犯遼陽儒秀分守東城虜未敢近而經臣所拔精兵先自潰降夷兢起刃人于衞城門開應泰自焚有欲挽儒秀潰圍出者正色拒之慟哭戎服北向再拜殲世賢妻子步至都司廳事雉經死事聞贈大理卿其死王事也與潘節愍張忠烈高忠節何忠愍同謚不可獨後也

擬謚忠毅（殺身報國 行以剛果） 又擬忠愍（殺身報國 在國逢難）

劉綎（江西南昌人 左都督 贈少保）

父劉顯累立戰功平把都蠻綎巳束髮從征倭犯朝鮮檄綎守全慶帥所部攻倭寨斬獲頗衆亡何平秀吉死而播酋應龍反綎總綦江路兵一戰破三峒再戰克九盤三戰取石虎婁山四戰奪鐵柱二關播州平綎爲首功提兵滇南復三宣六衞又平羅雄武定者繼榮鳳騰霄相繼授首北征臨洮火落赤南征猓夷佩大將軍印大小百餘戰所向無堅乃中蜚語歸戊午奴酋發難以都督召挾所蓄健兒七百餘以從謂天下兵惟蜀人可用且吾父子所訓練欲需其至

乃出關而督促踵繼弗獲已與大帥如栢大帥松犬帥林分道進如栢中途逗留松戰死林敗歸綖獨深入克一十八寨抵奴舊巢百二十里以援餉不至兵遂潰奴兵圍之數重綖遂血戰而死綖精于兵事有連環釘板木將軍倒馬鎗連珠弩紅綿索飛鈸神沙諸秘術皆從蠻方得之舞百斤大刀輪旋若飛帳下卒合南北倭苗夷虜鬼面黑獠無所不有因所需多未備而蒼黃蹈虎口犄角不進孤軍陷殁非戰之罪也自綖死而中原無名將矣

擬謚桓襄（克敵服遠 甲冑有勞） 又擬襄愍（克敵服遠 在國逢難）

萬燝（江西南昌人 工部屯田司郎中贈光祿寺卿）

成進士爲刑部主事有刑獄干和疏 報聞調工部繕司治銅官事得清惠聲副虞衡專司鼓鑄嘗請内庫廢銅供錯刀之需中涓弗善也以屯田郎往 慶陵見逆璫墳塋僭侈擬于王者疏發其奸惡是時憲臣漣列璫二十四罪中外相和章交公車燝疏稍後而璫欲借曹郎示威矯 旨杖一百群豎從其私邸拉至午門臼梏交加老拳饜飽未受杖奄奄垂盡矣杖竟兩股糜潰舉體臃腫色如墨踰四日死逆璫所殺賢士大夫不下三十人自殺燝始也

擬謚忠愍（殺身報國 在國逢難） 又擬貞愍（不隱無屈 在國逢難）

左光斗（直隷桐城人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贈太子少保）

萬曆庚子丁未兩試皆冠本房鄉試出陳冏卿大綬門即以志節相期許筮仕中翰癸丑被選入西臺候 命八年靜觀時事知小人之奥托在婦寺慨然以澄清爲任比受事一疏定主爵一疏叅大司馬新舊平章又發銓司積蠹幾空其巢領屯政力興水利疏三因十四議所開墾亡算

光考在青宮魏忠賢劉朝等矯 令旨索先朝戚

毗絕庄封還不啓曰尺地皆　殿下有吾今日安敢私諸璫恚而去領學政多造就爲知名士鼎湖再泣内庭有以毋后自居首上移宮停封疏傳聞洶洶欲撲殺此獠事既定尋上仁義兼盡疏譏者謂兩疏事有輕重然廢一不可是時攺萬曆四十八年八月以後爲泰昌元年以存遏窩之思實光斗議也耆相某雅重光斗惡其負緣表裏爲奸单疏公疏糾逐無遺力嘗有疏規諷熊廷弼後欲殺廷弼者坐非其罪凒凒對衆申理歴陞僉都御史因楊忠烈有二十四罪疏逆璫知光斗漣于喁莫逆而汪文言之禍小人又借光斗發端遂因事併逐次年被逮榜死獄中光斗沈深饒智略數年間提衡淸議光斗居多故羣小之嫉光斗也甚於漣不獨逆閹腐心之恨也

擬謚憲毅 賞善罰惡 強而能斷　又擬愍 強而能斷 在國逢難

周起元 福建海澄縣人 巡撫應天右僉都御史贈兵部右侍郎

萬曆庚子舉鄉榜第一辛丑成進士知浮梁縣調南昌政成候考選而浮梁有大姓欲吞范文正雙溪書院向爲起元所持至是挾忿上書起元遂欲不赴考冢宰孫丕揚固强之得御史總憲孫瑋之逐名士濮中玉輩之不預華選起元皆發憤力爭與時貴左竟出爲廣西參議馴至參政守通州時廣寧新破潰兵從横塞途通州要害地賴起元安堵旋以太僕少卿晉僉都御史撫應天東南困于杼軸至織監李實尤甚起元下車卽請裁織造織監實有疏參蘇州同知楊姜姜亦錚錚不爲中涓下起元力救之姜竟削籍去以此積不相能滁常數郡大祲請蠲請賑請攺折勤恤民隱倍摯長興有殺官之事幾於震隣又惓惓爲桑土計臬臣朱童蒙憸人也起元方擊蒙而蒙已寘身逆璫之局遂有排擠

正人之吉旐起元官歸閩群兇意猶未厭則攢
謀嫉李實竟與高攀龍周順昌等七人同被逮
榜死詔獄起元撫吳功不迨王端毅而志欲彷
之端毅在吳亦爲中人王敬所搆而亨屯夐殊
則所遇之主異也起元爲地方得禍士民思之
如新

擬謚憲愍 賞善罰姦 使民悲傷 又擬肅愍 執心決斷 使民悲傷

李應昇 直隸江陰人 福建道御史 贈太僕寺卿

年少掇高第司理南康吏事清嚴　召入爲御
史風釆著臺端多言人所不敢言其大快公論
者以背父慢　君忝南樂相以黷貨亡厭代總
憲忝薊州御史至逢迎挑激發蹤鷹犬一疏其
言久而愈驗人以爲有山巨源郭汾陽之先鑒
云當楊忠烈有二十四罪之疏應昇草疏陳十
六事行上矣而忠烈先之故繼楊而擊璫者應
昇也卒爲群兇朋謀以及于逮拷掠死詔獄將
死作詩寄友人蔣允儀有它日蒙恩弛黨禁老
親稚子待君看之句天下聞而悲之應昇丰骨
峭峭而居家恂恂若處子鄉曲無間言被逮之
時有攘臂奮呼頗類吳民之捄周忠介應昇搏
顙丐免緹騎亦踉蹌去

擬謚忠愍 危身奉上 行見中外 又擬忠悼 危身奉上 中年夭折

擬謚遜國諸臣評

遜國諸臣之未見旌也恐以叩馬累弔伐乎而
非也
高皇帝取天下於羯胡之手彼且習中國之水草
而卉之日夜思潰柵而入也都金陵無以控制
關河兇於邊陲奠鼎燕京滙朝宗之勢而歸于
北以肩背爲扞蔽而中原在抱矣且自石晉父
南宋臣雖中山開平之威落旄頭如振槁而不
有三犂其創未痛也有
高帝烏可無

文皇比之過劉者定而需制作于斤斤者功什伯也舊君有温厚之質好襲古人之革膜以塗澤太平類于宇文之周官在廷諸臣雍頌而談制作其用智囊之策以弱枝强幹者非峭刻迺迂憨也

高帝之靈幾怨恫矣援孔孟之律令則建文未爲率舊章

文皇帝乃達孝而繼述者也然天有常經不藉隱躍一綫起而維之將導地下而爲懿葬卽叩馬數語非徒商家不億之忠臣實周家八百之功臣也况以闢天擴天之聖人不能保其貽謀而嗣王失悳又未彰聞深宮一炬我罪伊何於是送往者沉痛事居者紆憤怒髭磔張血淚滂溢卽七尺爲醢九族受屠怡然耳之矣一時忠義之盛千古爲烈而區別次第略有可陳鐵司馬鉉一夫當關幾覆六龍之轍臣各爲其主耳况乎始謀則帷幄未參守土則鎖鑰攸寄有功無過夫復何求方正學孝孺雅負賈生之材頗聞鼂錯之議然能慷慨殿庭優游斧鑕觀其就義之狀能使三光爍精萬靈貫涕綱維世教斯人之流與余所最羨者周紀善是修聞變投繯王修撰艮先時飲酖一則得正而斃一則見幾而決生無沾戀於斯須死無株累於親鄙聖賢處難如是而已卓司徒敬嘗獻徙封之策書生之見以爲信然烏知徙不徙等耳酷類

先帝之語不乏藻鑑黃給事鉞知姚守非定亂才而不避其難所謂智可及愚不可及也至如齊泰黃子澄者或憐之則目爲純忠或訾之則惡其釀亂皆非定論夫英武蓋世帝王有眞嘗項羽不弑義帝漢高豈能終其身北面而共事建成不謀秦王秦王豈能克恭厥兄而退就藩服弑義帝徒以縞素發喪之名授漢高也謀秦王

徒以戕愛弟妒元功之名授秦王也如齊黃者
得毋類此事急而出奔以募兵為名卑莫贖矣
景大夫 清吞炭無成博浪自斃
皇靈在天崇奬或有俟焉今先舉其偉然者數人
以為遜國諸臣冠冕

周是修 江西泰和人 衡府紀善

初名德以字行少孤力學舉明經為霍丘訓導
入見
太祖問家居何為對曰教人子弟孝弟力田
太祖喜擢周府奉祀正建文元年改衡府紀善衡
王未之國是修留京預纂修好薦達知名士陳
說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共
挫折之是修屹不為動靖難師渡江宮中自焚
是修留書其家付友人以後事暮入應天府學
自經死年四十九後有問之
成祖者
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勿問是時與是修約同
死者數人皆不果去而事
成祖以功名著君臣之義當以是修為正又先事
而知齊黃之謬識在廷臣上矣其就死也不必
錚錚激壯而從容談笑赴義如歸聖賢之準也

擬諡忠正 殺身報國 靖共其位 又擬忠安 殺身報國 貌肅辭定

王艮 江西吉水人 翰林院修撰

建文元年發解明年成進士第二人以洪武十
八年例並授修撰靖難兵初起輒憂不食及渡
淮閉門涕泣不已訣妻子服毒死其忠義不必
言尤識時而先幾者同舉第一人胡靖事
成祖稱元臣第三人李貫尤浣滌以事
新皇反見薄庋死獄中

擬諡忠愍 殺身報國 在國逢難 又擬忠悼 殺身報國 恐懼從處

鐵鉉 河南鄧州人 兵部尚書

洪武中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調五軍斷事奏

對詳明

上喜賜字鼎石能决疑獄

上益喜陞山東叅政建文二年李景隆駐德州鉉飛芻輓粟軍興不乏靖難兵圍濟南甚急鉉悉力防禦令軍民詐降是役也

文皇幾入于險比臨陣嗓罵而出燕師大怒以礟擊城瀕碎鉉書

高帝神牌懸城上燕弗敢擊久之撤兵南去有說鉉直搗非平者鉉以固守爲長未幾又有東昌之捷累進兵部尚書燕師下金陵鉉尚擁殘兵駐淮南已而擒鉉至不屈令一顧終不可得割其耳鼻烹其體至死詈不絶聲時年三十七

擬謚忠襄 殺身報國 甲冑有勞　又擬忠桓 殺身報國 克敵服遠

方孝孺 浙江寧海人 文學博士

自幼精敏絶倫日讀書積寸爲文雄邁深醇長從宋濂游恒以明王道闢異端爲巳任洪武中以吳沉揭樞薦召見

上喜其舉止端整謂皇孫曰此莊士當老其才遣還鄉未幾又以薦召

上曰今非用孝孺時擢漢中教授蜀王顏其廬曰正學皇太孫即位召爲翰林博士凡將相大政議輙咨孝孺比定官制改文學博士靖難兵起日召謀議詔檄皆出孝孺手　建文遜去

文皇以姚廣孝言召用孝孺不屈繫獄曉喩再三終不從又召草詔悲慟徹殿陛

上降榻勞曰先生毋自苦余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

文皇曰渠自焚死孝孺曰成王不在何不立成王之子

文皇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

文皇曰此朕家事耳置之詔天下非先生草不

孝孺哭且罵曰死即死詔不可草

文皇大怒磔諸市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

擬謚烈文剛正道德博聞 又擬忠文殺身報國道德博聞

卓敬浙江瑞安人 戶部侍郎

七歲時相工曰此兒骨髮殊異必爲名卿借血不華色耳年十五讀書寶香山風雨夜歸迷失道得一兕牛馮之歸比入門乃黑虎也成洪武二十一年進士除戶科給事中陞宗人府經歷進戶部侍郎 建文初密奏北平强幹之地宜徙燕邸于南昌且稱

成祖智慮絕人酷類 先帝 建文覽奏大驚

成祖即位責敬不奉迎欲殺之而憐其才謂姚廣孝曰諸奸臣皆欲首害朕惟敬請徙封内地若聽其言干戈息矣廣孝挑

上怒敬遂死臨刑從容嘆曰變起宗親略無經畫死有餘罪神色凛然經日猶如生夷三族

成祖常嘆曰國家養士三十年惟得一卓敬後劉球傳其事

擬謚忠愍殺身報國謀慮不僭 又擬忠達殺身報國疏中通理

黃鉞直隷常熟人 禮科給事中

以生負薦除宜章縣典史建文元年舉湖廣鄉試明年成進士授給事中丁外艱歸方孝孺屏左右問曰北兵日南蘇常鎮京師左輔君吳人

朝廷近臣今雖去宜有以教我鉞曰三郡惟鎮江要害守非其人不可鎮江指揮童俊狡猾不可測蘇州知府姚善忠憤激烈有國士風但仁慈有餘御下太寬此治郡之良才恐不足定亂然國家大勢不在江南戎馬至此而禦之晚矣孝孺因附書于善善得書慟哭起兵勤王遣人招鉞鉞營葬訖馳赴之童俊果以鎮江降事不支矣善被縛去鉞猶恐死以待聞善死登琴川橋西向再拜祀善哭曰君今與希直同死國吾獨生乎給家人歸祭具整衣冠奮身入水死友人

楊福日夜泣橋側求錢屍更數日屍忽自出立
水中體猶未潰成禮葬之
擬諡忠景殺身報國耆意大慮　又擬忠獻殺身報國聰明叡哲
國史闡幽
王廷四川南充人成嘉靖壬辰進士授戶部主
事改御史時吏部尚書汪鋐辜狀久著廷上疏
擊之言其姦佞貪鄙且掇拾奏辨欺蔽　朝廷
疏入
世宗罷鋐仍罪言鋐者謫廷亳州判官歷陞崑山
知縣長沙同知工部都水司郎中蘇州知府貴
州陝西山西三省副使山西參政山東按察使
右布政使陝西左布政使所至多能聲遂以右
副都御史治河晉南京刑部戶部侍郎復兼都
御史治漕撫江北四郡島夷入犯有馘斬功加
俸二級尋進左侍郎還理部事陞南京禮部尚
書改左都御史廷之領憲臺也有小璫以事詬



御史李學道執而笞之復具疏糺璫群璫
百餘人捽御史于午門外痛撾之髮肉狼藉朝
紳沮氣廷列其狀以聞復謀于元輔階戍其首
惡三人充南京淨軍者九人而已廷雅與階善
有給事中張齊者織人也希次輔拱旨力詆階
階以此去廷獨廉得張齊使邊時嘗納鉅商賕
遂發齊陰罪齊下詔獄編尺籍隆慶四年廷謝
事歸明年給事中周芸等爲齊訟寃齊始釋荷
戈判京兆而廷鐫秩爲民萬曆元年拱罷廷得
還故官嗣是雖老于家　恩眷存問賞廩餼輿
臺之　賜享有令終矣其卒也　予祭葬諡曰
恭節
錢邦彥字治徵南直吳縣人成進士爲高安令
超拜吏部主事歷諸司至文選員外郎考功
郎中遷南京通政司參議晉太常少卿再遷大
理卿刑部右侍郎轉左侍郎遂轉南京刑部尚

書年六十餘乞歸未逾歲以大霈恩晉一品勳
階林居垂三十年生平詳慎居官無公私譴其
中肫然赤子淵嘿易亮恭退而質木鄉邦視爲
模楷是時吳中後先四尚書邦彦與袁弘愈楊
成凌雲翼也弘愈風節孤迥海内企仰之邦彦
成號稱長者皆無媿鄉先生雲翼素驕橫後以
事得辠澤宮子若孫亦纍纍戍矣

滕伯輪字汝載福建甌寧人成嘉靖戊戌進士
令番禺陞禮部主事改吏部時楊襄毅爲太宰
罷重之晉員外郎歸卽家陞貴州按察司副使
改督兩浙學政尋轉其省督儲參政巳擢廣東
按察使平羅旁有功　詔賜金幣是役也督撫
諸臣僇降以啓疆爲識者所不取陞浙江右布
政使會鎮巡爭禮不相能意伯輪交構至言官
露章遂投牒歸後以原官補廣東遂擢南京右
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巳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浙江值歲祲亂萌蝟起稍懲擭效者而請
改折漕綱停減織造以甦民困是年出汛有島
夷之獲甫報捷而卒卒而贈兵部左侍郎酬海
上功也　賜祭仍給全葬三品未滿考予全葬
自伯輪始

曹三錫字子恭直隸宜興人成嘉靖甲辰進士
授大理寺評事陞左寺副右寺正出知漳州府
以憂歸後補濟南府　景王之國道經濟南三
錫逆境上以歲儉闕乏先引辠下教屬邑裁無
名供王臣所過無犯陞湖廣按察司副使改山
東提學尋以湖廣參政守荆南支羅平有金幣
之賜陞浙江按察使江西右布政使轉左使順
天府尹滿京尹三載考始遷右副都御史巡撫
雲南沐黔公驕甚三錫列其罪狀奪爵寘南京
滇歲輸黃金貢尚方數日溢額三錫復故額陞
南京刑部右侍郎先期以報滿行言官論罷後

薦起原官改南京戶部總留儲陞南京工部尚
書故輔居正不奔喪南九卿欲上疏阿故輔旨
三賜與趙錦持不可事遞寢亡何予告歸里居
數年人頗有訾之者卒後　贈太子太保
袁洪愈字抑之南直隸吳縣人丙午舉應天解
元明年成進士授中書舍人選爲禮科給事中
出僉福建按察司事歷陞河南左叅議山西副
使改督山東學政湖廣左叅議入爲太僕少卿
徙南京鴻臚卿嗣是太僕光祿太常三寺卿暨
工部右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禮吏二部尚書
皆南京凡八遷不離南其間以太常引疾家居
者十五年甫秉留銓而乞骸决矣當其爲給事
上疏言吏部尚書侍郎不職狀
世廟爲切責尚書侍郎已又言吏部郎挾詐受選
人金賍累千萬詞臣媚宰相盜弄威福
世廟又爲謫郎官詞臣當國者嗛之切遂補外後

長南臺有御史抗章者申雪無餘力即忤　旨
弗問勁氣亮節堪與海忠介伍而坦懷樂易過
之天下延頸望其用而惜其用之未竟也每宦
遊歸簡槖中俸金幾何屈指昆弟族黨幾何計
人而析之子若孫與族屬等不多予一鐶老屋
數椽蔽風雨而已亦嘗陳草蔬延致郡國守相
冠蓋集廳事頗忘其湫隘一日同知孫成泰過
之咎日享客所椸枷充斥房櫳凹凸隱壁中施
卧榻焉即其寢與處也食量兼數人取充腸者
惟腐菜盈盎饘粥糲飰一噉傾十餘甌以爲常
午飧多不能具肉食而存恤故舊不難爲德於
鄉里有受業師姚圭死升堂祇謁遺孥望塵下
拜告以家事輙具赫蹏條對脫其孤孫於覆巢
之下鄉之人尸而祝之無間然矣洪愈與其夫
人先後歿其子治中一鶚蚤失官以貧死冢婦
作針師自給遺襯滯淺土都御史周孔教撫吳

中捐金葬之　賜謚安節則名副厥實云
何源字仲深江西廣昌人前吏部尚書文淵刑部尚書喬新之後成嘉靖己未進士爲嘉興令靖江王盤遊至浙所過驛騷時饑民待賑者數千人源令民謹譟求賑于王王遁去召爲都水主事治呂梁楊襄毅署其考言作縣則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治洪則利所必興害所必革或非溢美也調職方主事陞郎中裁抑内豎不得典京營太和山提督不得行分守事源力也虜犯石汾永平尚書坐免源得引疾去尋乞終養後改稽勳司郎中轉考功典甲戌計事輔臣張居正以公虛稱之又轉文選陞太常寺少卿因奉使歸里居久之用薦以原官召陞大理少卿又陞太常大理卿南京吏部侍郎入爲刑部右侍郎聞言乞休未幾卒贈右都御史謚靖惠
胡執禮世居蘭州後徙家爲永昌人登嘉靖己未榜授四川保寧推官時年甚少慮囚如老吏然竟格于年僅得徵爲刑部主事調兵部再調吏部歷遷至文選郎中擢右通政提督謄黃太僕光祿太常三寺卿所條黃詰事宜及馬政皆釐入會典中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應天示長吏催科稍紓貧民而急其連阡陌者以此得嚴聲會徽郡人以絲稅事揭竿大譟事連二鄉紳曾忤輔臣居正棠譴去者或諷執禮使蔓其獄持弗應已太平諸生吳仕期以誹謗居正坐死而南操院因欲羅織沈修撰懋學趨執禮會題執禮亦弗應也然當國者無以難僅摘其報命疏中小隙奪俸而已入爲戶部右侍郎尋轉左侍郎督倉塲而言者始及之遂移病歸久之召還原官因其妻抱危疾倉皇治後事竟與妻同日卒卒之前一月爭買辦銀兩厥幾格守其官者以此想見其生平贈戶部尚書

郜光先字子孝山西長治人成嘉靖己未進士令上海徵入爲福建道御史按貴陽發中丞姦贓及豪貴不法狀繼按楚治强藩黨置之辟陞大理丞晉少卿旋晉右僉都御史撫延綏襄款貢議定賞額毋濫繕邊一千五百里已移鎮陝西囬夷掠内地擒其魁滿考晉右副都御史復以左副都協理院事壽被　命閱視薊遼軍務晉兵部右侍郎又晉左侍郎督陝西三邊亡何晉右都御史以憂去服除起原官總督敘邊勲晉尚書兼左都御史又晉太子少保前後在制府八年條具選將練兵增修洮河清理大小花馬池鹽法凡四十餘事皆得請虜王擁衆西迄東歸無譁者海虜犯甘州炒胡兒犯峽口卜失兎犯丞與莊秃賴犯水塘湖冠而不害又勦羅賊數百人甘州卒譟撫臺軍下謀亂不成亡出塞捕得首事者皆伏誅然言者猶以此訾之聞計一夕卒　贈太子太保

張銓字宇衡山西沁水人父五典仕至大理卿後從銓贈加兵部尚書銓生十月毋挾之卧土坑火驟發毋燔焉銓不死弱冠受知于魏介肅允貞萬曆甲辰成進士理保定府以平恕稱徵入授浙江道御史嶽嶽無所傍廵視茶馬以憂歸服闋起按江右大指在先察吏所至抨彈貪殘踰舊額而最契重者爲南康理官李應昇應昇卒爲名臣遼變赫從按部時條上方略大都貴固圉無輕挑戰且極言經略鎬大將軍如栢如楨不可用後三人皆挫國威人爭以銓諳遼事按遼非銓不可時臺資已十年矣例不當廵方即廵方可無履危地而同臺固遜銓銓遂攬轡而東聞經略方受降銓聞而投袂曰禍遼矣力爭不得經略以罪孥配降夷銓禁止曰猶是中國子女也何至爲胡兒囲妾遼人感而泣下

亡何瀋陽陷倉黃請移督撫爲後勁方下廷議
而遼陽失守矣銓死之當就義時向　北闕拜
者五曰臣不能報國呼父毋而拜者四曰見不
能報劬勞群夷驚走相視曰忠臣忠臣賊芳楨
而瘞之銓形貌魁杰豐頤廣顙頩顏而鬚望之
知爲偉人保定有兩是亭以祠楊中丞繼宗許
忠節逵銓理郡夢入此亭兩公向銓而揖曰方
虚席以待殆先徵云死事聞　詔贈大理卿蔭
贈兵部尚書謚忠烈予祭建特祠賜祠名曰昭
忠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

何廷魁字汝謙山西大同人成萬曆辛丑科進
士令涇縣就琴溪架石梁爲數世利乃與鄉紳
忤改令寧晉入爲刑部主事遷歸德守亡何以
福邸就封衛輝當孔道難其人調守衛輝又以
水次供張儘旦夕事而朱邸建雒陽中涓侍衛
爪距新銳非賢守不任彈壓復調守河南三徙
守皆中州而戴之如一其去歸德也舊輔沈文
端爲之扳轅靈寳豪右張國安借地稅爲名幾
成揭竿廷魁授意邑令浹旬就縛時共推定變
才擢西寧備兵副使以憂去而憾者猶煽蜚語
中考功法幸得嘗調以西寧故官備兵遼海廷
魁頗習象緯之學又知經略者新非素習兵也
惟願以身殉耳受牒以明年六月涖事迺先半
年往至則與經臣多牴牾降夷一事爭之舌敝
不可挽貽書家人曰吾不知死所矣瀋陽陷同
事者爭遣其孥廷魁曰吾不敢爲民望奴濟河
請于經略乘半渡急擊不聽奴薄城幸其未合
也請盡銳禦之又不聽城旣陷從容歸署西向
雲中拜先靈泣語左右曰吾負若屬其自爲地
毋我顧也懷印徐步自投于井二妾金氏高氏
從焉婢僕六人皆投它井中僕王胤持魂帛及
其手書間關西歸事聞贈光祿寺卿再贈大理

寺卿謚忠愍子祭弃祀昭忠祠廕一子錦衣百
戶
袁應泰字大來陜西鳳翔人登萬曆乙未榜授
臨漳令築長堤四十餘里以禦漳水調繁河內
穿太行山爲洞引沁水過之屈折成二十五堰
計畆分流灌田數萬頃旁邑皆賴之河決朱旺
操畚築者百萬人宵集水次死者相望應泰築
小城薇薦爲廬飲食作止有度民懽忻趨事治
行冠兩河大璫田義鄉人也啖以美官泰不應
僅得量移都水主事董南旺河工晉郎中主中
河艱歸起改兵部武選問遣冐濫官數百員擢
淮徐兵備叅議齊大饑流民入淮徐應泰與州
守程宇鹿圖之設粥廠每廠設數十鋪民得食
且得居遂爲樂郊又謂僝工興作捄荒一法也
崇墉浚塹輝飭文廟彭城事改觀而全活亡
算更爲　朝廷廣德捜額外稅銀萬六千金漕

折馬價六萬金後先發賑大農不請古發倉事
以擅動糺煩　明旨貰之而應泰遂移疾歸時
巳晉憲副矣旋起河南參政晉按察使備兵永
平時狡奴方張關外諸虜乘而肆挾應泰至則
募兵訓練修關牆備臺櫓關外需芻糗火藥隨
呼而給熊廷弼在遼陽頗頼焉廷弼行舉以自
代朝議從之既受事刑白馬誓于神言臣遼卽
以身委遼病醫于斯死葬于斯棄遼去者明神
殛之廷弼守遼陽部署嚴整應泰至微有改張
而收降一事殊不厭人心應泰謂西虜因食盡
投奴奴輙撫爲銳師姑收之以壯我而孤敵計
良便迨瀋陽破監軍欲誅降夷就縛矣應泰驗
其背負重創慰遣之而罵縛者旣與死難諸臣
積相左而宅苟活者無所諉皐競曰遼不自亡
降夷亡之云[illegible]首望闕拜疏曰臣至遼見人心
不固不可以守是以有死遼葬遼之誓今果陷

臣力竭而死望
皇上收拾人心爲恢復計寄書報父曰男不孝不
能長侍老父罪也然盟心已久今以城陷死矣
願老父自願養以終天年遂佩鈐印自縊内姬
姚居秀從之縊僕唐世明憑尸慟縱火焚樓而
死嗚呼後之携手入關者思之怍殺矣應泰本
循吏才即置之邊徼亦當屬以轉輸供億之寄
迺使之嬰危城衝勍虜豈其任哉此亦官人之
辠也張鹗有言曰應泰以寛大馭衆而威不勝
其德亦其定評云後贈兵部尚書予祭葬廕一
子

繆昌期字當時直隷江陰人年少工屬文每試
冠其偶雖久困公車而筆鋒愈銛爲舉業名家
成進士選讀秘書楊漣左光斗方以選臺省候
命昌期即與交驩挺擊事起嘗語人曰某以
風癲二字出脫亂臣賊子其以首功奇貨四字
抹殺忠臣義士言出人人側目又與趙南星聲
氣相善而毒螫南星者爲劉文炳文炳遷南星
之怒怒昌期遂被彈歸至辛酉補簡討典楚試
所録多名士壬戌晉左賛善甲子晉左諭德逆
璫熏灼昌期每與漣光斗撥腕痛憤言不除此
賊何以報　君父亡何而漣有二十四罪之疏
一時喧傳昌期爲屬草時葉向高當國師生誼
厚而有犯無隱頗同誚讓令人幾無所容嘗莊
語向高除君側之惡大臣責也向高唯唯謝不
斂語亦漸泄亡何向高去又數月時事大異名
賢次第被逐昌期携壺榼相送灑涕言別逆閹
恨轉甚推南掌院不下因請告勒令閑住丙寅
春與周宗建同逮言其補服黄益開館招賢皆
群小羅織語也昌期年稍邁不勝楚毒先諸臣
死昌期頎身彊項不能近俗人遇同志刺刺日
夕不休否則目攝之而已間出一語如飛鏃着

體一徃透骨飲不沾唇絕無所欵洽偶論文相得及抵掌時事臭味諧合生死共之矣掖世一念如惔如焚而不能盡人之用其貌璺其情充充如有窮祗爲正邪消長計而持局過峻人多望之郤走或曰鉤黨之禍實昌期輩一二賢者激成之寃旣白　贈詹事府詹事予祭葬廕一子

周宗建字季侯直隸吳江人成癸丑進士令武康改仁和兩邑胥著能聲辛酉拜御史持論炳烺可觀但以王德完事攻給事魏大中而大中孑孑孤踪未可訾也宗建尋亦悔之時客魏方表裏擅權宗建首上章論列明年壬戌又三疏擊魏閹閹欲杖之闕下賴政府救止而是時又有大璫劉朝者擁禁兵行邊宗建歷陳九害三不可巡視光祿所釐剔諸蠹皆揞中涓之饞喙而奪之弁糾及首璫王體乾幸劉朝敗而二憾毋磨牙以待按楚未行丁父艱又三年而禍作以曹欽程誣論贓私削其籍按數追比李實復乘之傲詰詔獄則口口念母氏而已搒掠備至終無所屈生平與周順昌善獄中互爲呴濡繆昌期垂死呼湯宗建從痛楚攣躄中手煎以進聞之令人涕下將死整衣冠向南北各四拜以答君親立朝錚錚而於宗黨里閈間必務敦厚地方利病事事覼悉甲子水災求改折爲之舌疲頰禿始入臺追念母家爲外大父顧存仁請謚弁及王司寇世貞後世貞有曾孫遠承祖廕弁趙宗伯用賢之季子得列冠紳宗建之力居多高誼每如此人以此德之後贈太僕寺卿予祭葬

黃尊素字真長浙江餘姚人成癸丑進士初理寧國風操凜然入西臺侃侃無所避趙南星改兵部郎鄒維璉于吏部鄉人紛呶不已維璉迺

尊素座主也爲具疏剖其生平言維璉爲臣師
不欲有言而竊嘆古道難行公是漸泯夫今之
疑者不過重視吏部小視當世耳聞者壯之尋
與諸賢同聲擊璫有聖斷不可不早疏萬工部
璟死杖下又有士氣已竭死諫宜褒疏逆閹尚
穪逐歸隱東越之谿賦詩讀書偶過同志談時
之次骨矣奉　命巡視茶馬爲曹欽程所彈旋
事慨慷自若或厲聲唾罵織璫聞之遂幷入周



起元一案被逮緹騎過吳之胥關遇開讀之變
胥關人譟而應之斧其槀取矯旨寸寸裂縱火
焚舟緹騎多碎首折脛者群赴水獲免遂哀號
而北不敢南入越璫亦惴惴改命撫按逮尊素
竟死于詔獄後贈太僕寺卿予祭葬廕一子

公槐集卷之六終

響玉集序

當萬曆中葉制義綺靡姚孟
長先生起而振以沉博絕麗
之文都人士恭講鞠腿而具
槃區者咸以古文詞奉之已
先生讀書中秘為
國家典大制作都人士所恭講
鞠腿而奉之者又不啻奉其
制舉義時也先生鉛槧捨次
如道元注水經無不貫穿周
區所云甘泉遺儀南宮舊事
畫地成圖抵掌可述今日實
惟一人而遺詞變化又非止
步前喆之高衢者曩弇州自
題以大海迴風而脈膺于鱗
至推為峨眉天半然識者猶
以其摹古而棘未免優孟之
譏先生時與吾輩譚及意得
霎莞然曰吾筆端濺沫飛派
不自知紫瀾淵起若濟南奇

絕始含是而已蓋十餘年來古文家襞積餖飣甚於萬曆中葉制義之綺靡先生意或有所諷也先生天才飈豎注在京邸孜引後進幾於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而諧笑諠譁不妨締思每見其鴻章鉅搆於治安天人可攀提季孟閒或游戲赫蹏正似柟榴發藻於張生枯樹敷華於庾子妄意蒼璧小璣借宗工三寸皆堪照前後十二乘而或遂謂先生垂條結繁所擷取魏晉六朝之勝居多不知先生包括宇宙總覽人物固以賦家之心行高文典冊之手而非建安黃初以下可探其芝醴之根源也和長輿目潘安仁云拙於用多先生則准陰多多益善矣王仲淹歷論

江左文士其云織人之文碎夸人之文誕淺人之文捷詭人之文虛對先生如娉見大家形軀心死矣夫先生而籍魏晉六朝人為林府者乎先生前刻清閟諸集讀者已作多寶游茲特彙其所為古今文叙暨諸善頌善禱之言刻而題曰響玉昔文通雜體所儗袁太尉從駕有眤謠響玉

律句意取諸此先生以真品正骨不容於時而養素丘園台階虛位竊比田人歌頌之義也然今

聖明和渥方當須上笏決下筵即祈年肅駕非先生誰為底巡河觀雒之績者伐木首章言友聲而極諸神聽之和平古君子居恒所燕勞其父兄誡勉其賔朋其登朝事主舉

可誦之宗廟而鐫之尊彝者也先生今之司馬文正都人士恭講鞠[illegible]以奉其文第以其文式旦晚入司機要而本此以拜手颺言雖蒼壁小璣為

天子英瓊瑤青玉案有餘矣若曰是注復酬應之所為作無與於二雅三頌則請俟先生鼎鉉業就戢轂㡡宜与天保諸什共奏諸靈臺辟雍之上將有如季子觀樂審玉津而定為治世之音者終和且平其自此始梁溪馬世奇敬題于澹寧居

吳郡周蕃書

響玉集卷之一

目次

史序

擬

御製

神宗顯皇帝寶訓序

庚午順天鄉試錄序

庚午順天鄉試錄後序 代作

辛酉河南鄉試錄後序 代作

目次畢

響玉集卷之一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史序

擬

御製

神宗顯皇帝寶訓序

迺者

皇祖神宗顯皇帝實録告成行將藏之玉府典弘璧琬琰共陳豐席夾其有

聖謨洋洋昭回聽矚或

天語傳宣或

奎章飛灑爰命儒臣輯爲

寶訓使奕世而下宛如陟降庭止以敦繼序亦

累朝故事也朕於抽繹之暇往往三致懷焉緬惟

我

皇祖席燕翼之基撫鴻圖之盛一時海寓號爲郅

隆紀綱㦤飭政事修明卽其享國綿遠茀祿純嘏亦近世所希遘何

上天之篤祐也攷厥懿美若仁孝之德仰纘重華儉勤之風遠符文命遐邇同稱無容揚厲矣獨其冲年嗣服而常以乾行之惕若敦蒙養之聖功涵養收心親賢納忠見于

齋居屬對及牙牌所書十二事者已括盡古帝王經世之要又因誦大寶箴謂人當以虛心處事至哉

謨訓從來帝治之協和王道之蕩平皆原於此馴至晚年雖庭議頗覺囂紛而政體終成寧謐蓋嘗以於穆之忘言成並行之不悖說者謂

穆清靜攝有類

肅皇然

世廟河魁在握常有風馳電掣之機而

皇祖天鏡孤懸獨操斗極星樞之要如三正迭紹五德互運而膺籙受符休明過曆其揆一也至若國計之羸詘武備之弛振每煩旰食勤拊髀卽其一時封樁大盈之藏終爲他年投醪挾纊之用而戎索未彊邊陲日駭嘗與後先輔臣咨嗟太息凢古來儒將如諸葛亮杜預趙克國者每徬徨追賞庶幾身親見之所以名臣輩出群醜芟夷或成靈武之功或底玄菟之績禹甸載闢於西川漢印終歸於南詔雖緊師武臣力之雄實繇

宸猷睿慮之遠朕嚮在深宮嘗承

提命今披

誥誡宛遇羮墻昔唐世嗣王有讀貞觀政要竦慕不能釋手者卒能削平多難爲中興令主況於

覲光揚烈家學紹聞

皇祖濯濯之靈實藉此貽厥之謀與蘿圖並永繩

祖武以昌來裔非朕之任而誰任乎爰於棐濆之
後朝夕盥誦毋忘三復詩云儀式刑文王之典
日靖四方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第恐
心源未接成憲空存而
皇祖之所以靖四方者與人俱往此又朕所為撫
卷躊躕惕息靡息者也是為序

庚午順天鄉試録序

皇上御極之三年鄉國當論士前此
龍飛首歲巳
臨軒策進士而賔與之典自茲歲昉也順天府臣
以考官請
上重厥事
命臣希孟暫輟
講幃涖之前者臣恩弗任此役惴惴謝免輔臣恩
臣官備典書方執一編以沃
聖聽鉛槧素業豈難牖闕遂列名以請
上報可乃得與右論德臣某共襄盛舉時府尹臣
某府丞臣某與御史臣某先期庀百執視從事
加飭焉而御史臣某某干輙于外譏防唯謹臣
乃與同考試官臣某某等集督學御史臣某某
所遴選諸生曁六館諸曹之士凡六千餘人三
試之遵
旨取一百五十八名録其文二十篇稍為芟潤以
獻臣當颺言簡端臣惟周禮大司徒三年一比攷
其德行道藝鄉老及鄉大夫獻其書于王登于
天府至漢而始射策魏齊之間以班草封事華
實匹重矣嗣後黹工藻繪大雅浸微憂世君子
先以立言為準於是王師旦抑翠微之頌歐陽
修聚馬首之譏以此保僿維澆不為無補然而
文人之心製鳶而鳶刻鵠而鵠欲救其後世之
訔訔者矯而為虞夏之渾渾商灝灝周噩噩未
必不能而臣以為非所急也臣所急者品與才

耳貢舉肇于唐一與計偕郡國守相陳俎豆備管絃聚耆艾少長而觀焉自唐至今未始改也然而唐書不嘗與刺乎鄉議決細人之筆行修無長者之論喧競州府出入王公卽錚錚佼佼豈曰無賢而置身在天在田之間頽然跡放想亦今古同風也此猶猥屑一身耳進而策名甲第號曰清流天衢皇路惟所廻翔卽勉而敦曾史之行砥縣夷之操猶閨中粥粥謹身自淑以事夫子五飦酒槳恐有任有不任敢詹詹自多乎今

皇上欲得人而用急於望歲臣耳目固陋且以文史之局自圉不能爲

皇上羅藪澤弋丘樊其浮湛中外韜精韞竒者茂從而物色之而今從尺幅間恍惚揣摩思得眞士以報

天子何異望劍氣于星漢見孚尹旁達而辨其爲荆山之璞非精心而具物外之識者不能臣亦知因言致人非必不可幾之事而學識恨未逮也況文與人有不必岐而自岐者漢相如賦上林武帝見之有凌雲氣太白千秋逸調亦人主所竒賞而文園供奉之外何處可置此兩人讀其文固知其人然知其人而又不得不愛其文此掄材之難因文以掄材又難之難也茂論往事卽

昭代舉業之的然程世者無如臣鄉王文恪鏊瞿文懿景淳以古文調則臺閣謹嚴而爲宋文憲濂藝苑從横而爲李景文夢陽若夫諳習

朝章明典掌故又必推鄭端簡曉雷司空禮此諸臣者出處進退雅有可觀若言乎

社稷倚重緩急庇賴又不盡以文章博雅著也今臣之所據者文耳摘而爲釆凝而爲骨合觀之而成器庶幾見一班焉度其中必有可以備

皇上任使興日不至孤此榜而臣未敢一一許卽
諸士亦未必能一一自許也而臣相士之法已
殫矣然則宜柰何惟有三說於此下而爲諸士
訓則曰甘澹泊以定其守也多讀書以廣其識
也隨事練習以廓其能也上而爲
皇上祝則前此所謂合之而成器者大器而大用
也小器而小用也卽無器棄擬而洪冶之中無
廢物器其所不足器而後成其爲天也臣亦退
而自盟曰此諸士不過臣等且依然與濮也今
日剪之拂之者臣事也它日砥之礪之者亦臣
責也昔唐貞元中陸贄爲考官得人最盛多天
下名儁偉傑之士號龍虎榜而李絳韓愈皆預
焉相業如絳文章節行如愈千古幾人而萃于
一時藎贄之賢聲氣有以感之夫贄固臣鄉先
喆也臣萬不敢望贄如絳如愈諸士勉乎哉謹
序

庚午順天鄉試錄後序 代作

歲庚午天下當取士於鄉
上命臣某偕庚子臣某典京兆試事事竣臣循往
例得申言簡末以臣之樸簌無似褰此鉅典當
始終臲杌弗稱任使是恩乃甫受事而瞿瞿然
若震於其躬也旣竣事而蘇蘇然似稍弛負擔
者同事諸臣更相諗曰此今日臣等論士之終
卽
國家得士之始也果得其人而勳閥名誼輝映
本朝臣等縱不敢負人倫之鑒寧不竊其光華萬
一不得人卽
聖代寬大不問當年主者而蘙芷之叢雜以惡草
吸其氣者不蚤用芟芟而令其蕤蕤誰執其咎
而臣迺幸其稍弛負擔者有三古語云上帝博
臨不姝下房故匹士之精恍有求斯獲况於煌
煌

聖主其呼翕肸蠁有不昭格蒼穹者乎

皇上之需才亟矣不必深宮夜告而清明在躬之

主念切思皇輾轉寤寐天必鑒之凡三光百靈嶽神川后誰不代皇紘增弋借帝網張羅者臣等心目所及祗尺幅寸晷之內而

皇上淵默所攝握天人感應之樞況臣等廪廪夙夜亦仰承

皇上之齋祓以默默與鬼神謀非詹與文章謀也臣所仗一也昨筱夷肆毒百年掀覩雖烽銷之後中外宴然而識者未敢言太平無事蠱之元亨蹇之貞吉世道卹勤之會正杰士奮庸之時緬憶徂冬胡騎充斥凡生長圻輔與挾册而爲圜橋之聽者人人有定遠投筆之志今此一舉也去玉堦盈尺之地不遠矣寧恐自負初心而棄繻之後豈長纓弗問使終童笑人且維桑與梓正畿士所深念而四方之雋千里賔王必非漫無挾持徒博科名自快臣所仗二也乃臣又攷之宋事矣嘉祐二年歐陽文忠與韓端明范侍讀梅龍圖諸賢同在試院唱酬最富有無譁戰士下筆春蠶之句凡文場角勝之態模擬殆盡一時共疑其休暇恐忽於簡詳然大雅之風自此科還振所得士如二蘇及曾鞏實宋朝制科之冠冕也此何以故以諸賢同心恊志互出其玄賞相與有成而不倚集於一手一足使主之者力少而功多臣之情鈍何敢哆談往喆幸一時共此役者如希孟以下亦頗具鑒裁又以文忠諸賢唱酬唫咏之力萃而用之於較閱每至鼓寂鍾沉參横斗轉猶聞咿唔讚嘆聲主司爲國家急欲得士視士之急於得舉者更甚即此一念亦可以動鬼神矣謂此榜人人能樹立以無負

皇上反席之懷臣未敢信然賴有諸臣不易汶之

識與其必欲竭之誠則是科也未必無數十人以報
明主臣之所仗三也言至此而臣等之伎倆窮并從來選場之法亦於是乎窮矣若夫仰副
宸衷下乘氣運而并以慰臣等悃悃無已之思此則諸士事也非臣之所能讎也謹序

辛酉河南鄉試錄後序 代作

臣某備位春曹迺以 皇上御極之元副銓臣某典河南試凡一切功令與 新天子弘文彰化之盛銓臣言之詳矣臣何所復贅若每歲鄉國之舉所爲讎士之言不勝數陳陳相因塵羮不足以喻之而臣又何所復贅迺臣之感然而有慭於懷者葢臣之所籍以收士文也而 國家所急需則用也今歲東陲破裂 廟廷爲之震聳大農苦乏金錢司馬苦乏佽飛材官良家子可備戍守而深憂卻顧者獨苦乏之才則每歲輶車之使分道四出得人以千餘計就其中所爲造士之秀亦且參之一其人安在而令官人者緦緦憂不給也葢自選舉徵辟遞變而爲帖括又變爲我 明之制舉義而其於經世遠矣臣每嘆 國家取士之途有二反介胄重騎射而武場迺偏決之論策薦紳重經濟而文科又耑決之舉業此皆守功令之末而忘其本可笑也 明典所號爲扶傾濟變之才必以于忠肅王文成爲的即諸士之鄉夫獨不有李文達處端肅高文襄諸公在此諸公者或不盡以經生言著而典握樞機提衡文武其勛業炳烺可觀竊意
裕陵復辟之後宮府紛拏豈不難於今日海西三衛之亂與俺酋之欵關以背我衛順懸於呼吸其不至爲狡奴之彼猖伊誰之賜臣所求之此其人耳然欲從五色迷離繁胖晃眩之際一一

而物色之即使風胡薛燭恐不能於飛烟漫霧中辨龍文之寶氣而臣則安能舍舉業而求之全場則百餘年來父所貽師所傳膠庠所肄衡文使者所低昂自舉業而外一切掌故家言逆逆高閣庋之又安能涉江而求橘柚渡嶺而問氷雪也昔年臣之鄉有預於此役者其得人之念甚切而無可柰何則焚香籲天願就其人之賢者而啓其聰發其靈慧以投主司之好願就其人之不肖者而褫其鬼亂其經營以觸主司之憎此其心良苦而徒控之幻忽不可稽之鬼神夫冺神者僅能窺窮通之緘兆耳賢不賢才不才烏乎知蓋至是而文愈顯人愈隱求文之道愈工求才之途愈紬矣無巳仍以文覈才乎有瘖者樸者奇宕者矌眉昂首高足闊步者吾吾名理而鑿鑿世務者要於筆畦墨徑之外使人想見其爲通人爲達士爲昂藏丈夫爲峻嶒鬚眉之男子即未知於前此數公何如耶可以佐緩急而備它日一割之用若夫巧借他人之藏是爲文中之胠篋强邀俗目之賞是爲文中之鄉愿漿酒藿肉腦滿腸肥知屠門之大嚼而不知禁臠是爲文中之傖父具此三者其隱情俗腸巳從尺幅間描畫而自獻之倘以是爲新天子得人慶臣愳不敢矣　國家多故自媿碌碌亡所短長惟是一榜之中得數人焉猶可藉手以報若自今以逆所願與諸士約者蔑論遇不遇皆當抽千載之故牒與朝章國典蒐獵而弋獲之以補曩日之所未學而毋徒以帖括經生自安今乾坤何等時豈令白面書生借此羔雉它日建立碌碌猶夫臣耶則有銓臣之甦叙在諸士勉矣

響玉集卷之一　終

目次


壽序

常熟楊侯繼母王太孺人七袠壽序 代作

貢元宇南薛先生暨配王碩人七十雙壽序

朱年伯母季碩人六十壽序

外父母六袠雙壽序

慶雲從兄五十壽序

褚年伯坦翁六十壽序

朱復翁老年伯八十壽序

張母袁太君七十壽序


目次畢

響玉集卷之二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壽序一

常熟楊侯繼母王太孺人七袠壽序 代作

歲在辛亥春夏之交二麥甫芟新苗未植鳩形鵠面之徒衣襏襫荷耒鋤徙倚於原隰之旁仰天而睨雲漢者不知幾億萬人驕陽乍曨融風煽之厥土赤埴墳築之登登不可下虞憂旱矣虞令君楚楊侯寔重閔之謂余長一方不亟爲民請命民安所利賴焉躡屩徒行徧走群望遠者數百里近者不下十數里攀剗崖搜僻落禱玄帝於霄宮祠玉龍於水渚精誠格天崇朝而霡霂以流民獲稍蘇此五月之朔也是月也望舒既盈蓂莢振動則侯母王太孺人開七袠之觴四方畢賀而虞之爲簪紳爲衿裾下迨鳩形鵠面之徒上者兕觥公堂賤而微者醵錢刀聯

保伍仍訇伏於劉廛僻落霄宮水渚之間燃屨
樓之列炬爇跂窩之名香祝太孺人無疆未艾
以稱我侯心更祝我侯無疆未艾滄塵石爛猶
年年奉太孺人板輿行樂也有虞之祭酒諸生
爲侯所培植而破格遇之者乃徵余言爲壽余
因作而嘆曰夫壽孰有大於壽國壽民者哉國
毗民立可延可慼民受六氣於天藉萬寶之液
以爲之孳乳設有水旱凶灾之譴蜎蝡微恍不
足排閶闔而通帝座而長吏漠然壬之先事之圖
苟不熊經而龜息者而楞然之腹何以果之則
幾無聊生矣吾儕一出而綰天子之璽綬分符
郡邑廼不材淫遲者反從而饕之餮之屬有所
覩聞於閭左之藏目瞪四動耳濕濕欲舉一有
水旱凶灾之譴禳商羊而祓肥𧕴俱責之緇流
黃冠與禁呪圖籙之士而其身晏坐堂皇之上
削竿牘通苞苴聽桁楊箠楚之聲施施然得也

烏覩夫長一方爲民請命者哉上帝博臨不姝
下房不壽民而壽身不壽國而壽家未之前聞
試舉循良慘酷仁不仁其人者臚舉之可鑑也
侯蒞事以來修潔如廣州教化如渤海精嚴如
盆郡愷悌如桐鄉繫念元元使之舞春臺寢華
胥而各安其性命之情此更僕未易論即如曩
者禱晴而赫曦現今者請雨而甘澤零閉閤焚
香之心事常往來於洞玄碧落之間一盻一嚮
如燈之取影其先事圖之而爲幾億萬人造福
者何必富鄭公青州下也詩之咏倉箱也則曰
報以介福而易有之受茲介福於其王母侯之
所被於世者爲壽民爲壽國而還自收之者爲
壽身爲壽親無疆未艾此豈俳優不根之語哉
夫弘羊不烹封乾未涸河伯海若非執事於左
右而侯也捷得之葢其繫念元元以安其性命
之情而保其生生之脉者天而旣許之矣則夫

兕觥公堂與其醵錢刀聯保伍報李投桃交相愛以成此壽域者天何得不鑒之而又何得不許之余又聞侯之於世也亦旣有卹恤之憂太孺人撫而翼之以迄於成名龍章象服分翟茀之餘輝有道者毋視如長物而三公一日乃仁人孝子無已之至情則夫塞淵爾心以壽國壽民而各保其生生之脉者侯之所以壽親也夫侯之所以壽親也夫

貢元宇南薛先生暨配黃碩人七十雙壽序

嘗讀

高皇帝功令凡郡國弟子員飭於黌序者歲舉其一人升之天府召試曝廬宰臣置甲乙焉退而調選人儁縣官任使與制科相輔而行無大昂高者至九卿藩牧臺諫侍從紛綸拔擢洪宣以上可數也夫士以華年補弟子員優遊食芹鱗集需次近者踰二紀遠者倍是度其應公車詔若艾若耆以迨老而傳比比是矣筋力縱殑精華沉霣不高閣庋之起伏櫪而登修途於官人寧有當焉毋廼欲落其華而收其實參於齒德之間而有皤皤黃耇之思乎二伯年來主爵者緣時勢爲低昂未免以貢途爲科目殿而居是途者亦自塗澤藻粉超距而登少年之場問之年雙頰赤泚五福之首掩耳而不欲聞夫詎知一代功令欲老其才而用之者廼不欲以老自見也

今皇帝之三十六年萬曆戊申婁之刺史以薛宇南先生應是典是年秋冬間先生與其配黃碩人偕七十初度先生之叔子夢熊從予遊而里中二三君子與夢熊夙稱同好者劉君伯健蔣君士衡輩將以一卮觴先生及碩人因介余言爲壽余謬難之曰先生方膺盛典應公車詔諸君子

驪駒之不歌而廣南山卽先生精神强固不衰壯仕時獨不避懸車之制耶於是二三君子一時自失而余案功令代爲解曰是典也固豢於齒德之間落其華而取其實亡慮人之以老自見也且懸車固周制渭濱釣叟曷不扶掖就養踞更老之席而指戲軍旅乎前席之賈生請纓之終童叱咤漢庭公卿爲之披靡而牧豕老人何以蹣跚殿上應賢良方正之詔攫取丞相印以富貴終乎先生方少年時經明行修巳爲諸生祭酒宜從科目中蚤自奮發矣而卒不果其伯子孝廉君抱先生之一經蜚聲南服叔子冠冕士林直養翮待奮耳於先生可以忘老亦可以老可以官亦可以不官而先生居恬手一編仰覩下獲若必欲一當於斯世者先生之見直猶夫人者哉兹先生以晚年升天府入則横經六館出則視篆一方此先生所自有方今遼左中虜滇中屬夷東南歲事不登高牙大纛印纍纍綬若若者瞪目噤口而罔知措一籌科目之效畧見於此科目之網踈而他岐奮白面書生之技殫而黃耇思主爵者不越格而收斯人苟越格而收斯人如先生者其功名正未可量也余又聞碩人才且賢先生之晚福當與碩人共之余方視先生爲渭濱叟爲牧豕翁請視其齊眉之案無苜蓿盤者則余言驗矣

朱年伯母季碩人六十壽序

今天下高節特立之士有聖賢心英雄骨而又爲枯禪老衲所不能爲者此豈獨其人之高謂非其父母兄弟妻孥之間樂與相成不可也方其俛首事詩書約結未伸計無所之環聚一室相顧惋詫巳耳浸假而際一日之遇氣候稍通無論慆溢之根如勾欲坼如久蟄者之蠕蠕欲動卽有强力能自持矣則有最狎之妻孥群聚

而賜之謂蔽體何不織縞耀首何不明瑞翠翹
令人以荆布老乎則又有最親之昆弟與宗黨
姻戚群聚而賜之謂吾之望若也禱於鬼神若
崩角焉今柰何溪刻自持不能親而貴獨不能
愛而富乎然此兩者猶可以委曲譬曉卽頷而
弗問可也至於垂白在堂飽脫粟啜藜羮已百
年强半甚有稱指使者稱老而傳與耄隣者嫗
以祝噎執如精鑿之爲養入而詔其婦曰養舅
姑縫衣裳執如筐篚筦寔紝工主之可以御敗
絮弗進也否否而顔色見跽而陳詞而譙讓從
之雖潔如丹千古獨行如焦如閭且不可以爲
子而敢以名節自驕必且苦心周旋下不至攺
轍而上又可以格親則又戞戞乎其難之矣此
余今日以一觴觴朱母而深爲德升兄慶也德
升兄固同藉之師表所謂聖賢心而英雄骨者
也棲止數屡村深而市遠戶外事旣一切屏塞

邦君守相久於地者竟不知孝廉中有此人卽
童子一科人人有所徇德升獨列其故人子與
從晜弟絕無投桃報李之望所入者旣井然以
禮法自封聚徒得資斧視中上亦僅給半菽耳
自壬子後二三年間謂德升所以奉兩尊人者
而能獺山珎海錯紉吳絲襞越縞余知其必
不任而何以寛然有餘地熙熙乎色養而無少
憾也余近者嘗一侍其尊甫復中先生杖屨矣
和而莊片言傾坐宛見古人之風其於德升也
樂其賢不虞其貧安其志不責其物賢父令子
相與以有成夫何疑然天下又不有翁媪異志
冓以內梱以外各自爲見者乎高年之士手稗
官一編粗足自適間與二三野老課雨晴籌風
月可置米鹽弗問惟爲人母者雖謝家秉休沐
子舍而旋之磬釜之塵聲嘶而呼肌栗殆無所
不悉彼非自爲老人謀而生計之饒乏終不免

觴醽上下於淸宵忘寐之時如是而能樂其賢
安其志牖牕之所入忻然飽之聞其子御簠簋
杜請謁卽幷日而食亦忻然飽之使其爲令子
者寬然有餘地熙熙乎色養而無少憾也此余
觴朱毋而重爲德升兄慶也德升有毋若此卽
旦暮貴顯第以祿養代舌耕可耳得畬地無以
官物餉如陶士行典方州無入官廨所供如鄭
畬果爲監察無得米不檠車庸不償如李畬有
一於此如三人者于賢毋之訓則後此十年或
二三十年余與諸兄弟携介壽之酒更登此堂
也卽躋實而書之無少諱薦余小子寔奉教於
節毋矣故與德升交相勗者如此孔子不云乎
百姓與名謂之君子則其成其親爲君而爲其
子也凡我兄弟盍念哉

外父母六袠雙壽序

歲在彊圉大荒落日在翼厥時孟秋余外毋文
孺人六十初度內外子姓奉觴加璧旅進于庭
斑如也旣而孟冬之月外父胤翁登齊年內外
子姓復登堂介壽焉十旬以內左設帨右懸弧
紛綸奕舄閭里詫爲盛舉而兩大人皆逡巡御
立進一卮輒麾使去弗承也堂以內傳致詞曰
余之屣脫世緣而修淨因有日矣卽使採白橘
于蒿宮摘紅藕于洞淵不以易吾蓮苞之種若
依世俗禮循大撓之甲子而談壽者相匪余所
樂聞堂以外又肅擡而告曰余以一經承先大
夫之後期修明而光大之亦嘗爲海內鉅公如
趙少宰輩之所剪拂中道困躓至以五斗爲藩
臬幕僚每一御簪組如負芒彳亍棘叢中見世
上賈豎兒稱貲郎高軒大蓋揚揚鳴得意未始
不黯然自傷羞噲等伍也今者幸返初服朝夕
勗兒曹自奮繩厥祖武閔閔焉如望歲夫世之
所謂壽者必光榮福澤之與俱余則有歎焉何

敢言壽于是內外子姓噤莫知所對希孟排衆
而前揚觶以進曰余有侑觴之詞三非俳優獻
諛又非工祝頌壽言之實而非夸使兩大人聞
之皆飫心而不至于吐棄則先以一觴觴外母
曰毋不憶八年前有毀室取子之禍乎時外父
遠在嶺西迅霆砰雷毋一身肩之血淚泉湧累
數十晝夜不絕聲途人聞之皆酸鼻令轉瓠爲
安身名俱泰豈徒他人排解功多實毋之精忱
吁帝座而力奪之矣夫其比肩而依於膝者是
毋於數年中復得一壯子可賀也毋請飲斯則
又以一觴觴外父曰父不憶五年前有貴竹之
役乎太夫人健七箸無恙巳捧檄造矣一夕有
所不安如嚙指痛惴惴遄歸遂以是冬親含殮
終天靡所恨夫世之藉口靡鹽而棄其親於風
燈朝露中甚有沈綿床笫老眼淚枯而絕裾不
反顧者此其人即身都貴顯終不比於人類父

以留連將毋稽遠簡書又莫爲之根蔕竟今此
失官然官乃有盡物失一官而得爲覆載內一
完人所得孰厚焉可賀也父請飲斯則又以一
觴合觴外父毋曰鷄鳴之二章稱偕老焉蓋津
津艷舉之矣余小子既抱安仁之痛而同時傷
合卺者親鄙共四人外毋與吾毋爲女兄弟其
並稱女兄弟而歌靡特又不獨吾毋也蒼顏皤
首舉案於一堂屈指數之十不得三四矣夫天
之所厚無以薄貺也天於履素蹈常之士而陰
寓其厚又無以過厚覬也況兩大人並登指使
而膚澤視履不减壯盛時伯氏壯志復燃仲子
聲賁方茂樛屈之德滋及蕃生亦蕲蕲頭角矣
上帝博臨其方來者容可既乎請飲斯余言之
未竟而兩大人听然有當於心各傾其餘瀝焉
內外子姓謂余旨爲詞更欲余前致詞不知余
今日爲兩大人壽而心念乖違巳不勝河山之

陋君抵掌不置恐滿堂歡劇變爲哀怨卽兩大人亦未免潸潸落杯斝與清酤錯亂矣

慶雲從兄五十壽序

於禮五十曰艾服官政艾者壽之始基而服政方始非若鯢齒鮐背當息肩之期可以春酒介也則何以壽吾兄夫吾宗固吳之望族亦衰族也當

高帝定命八世祖妣黃節婦以靡慝之操被

旌綸詞林巨擘掞華擣藻以光大之姚之族始著至貢元公沂州公武陟公皆經明行修升于王庭貢元耻用頒翁顯退而與沈啓南諸君子握騷壇牛耳號一時聞人高士沂州武陟兩公稍稍肩一命然當世所以重兩公者不徒以明經故蓋其人踔厲自振不與世突梯允稱鄉先生祖武相繩項背是接故曰望族也何言乎衰族武陟公以後承大宗者不絶如綫葛藟之思或念或不念落落三四枝大都在合離之間亡何而慶雲之尊甫雲巖公與思起思濠兩公十餘年間相繼黃土慶雲以齒序見推爲政於族夫爲政於族者古人稱爲宗老宗老而始登五十又未五十而先爲宗老故曰衰族也自慶雲之爲政於族也命其弟孟申言曰禮之大者以事念爾祖及敦族爲先春秋祭祀必以其時寧先期毋寧後爲兄自爲耕諸從弟暨猶子而降或以筆耕或以舌耕或權什一子母及庶人在官沾升斗以代耕毋戒之毋惰窳毋慆淫間有匱乏者卽不能代爲舉火然時有解推之念欲與之互壓而居合業而營蓋其讀書雖未究厥志然曉暢古今嫻習大義故能以身率族如此今五十初度諸弟輩以其德不讓宗老而年且徐臻也競手一觴爲壽因侑以甫田之四章爲兄祈年也又申以天保之六章爲兄祈遐祉也酒

方行兄輒引滿而手一觴觴弟曾及弟范曰吾先世用儒起家者也然儒而不廢賈百舍重趼貿遷有無以佐治生之急沂州公猶使其支子爲之武陟公則身爲之矣夫四民各司其業錐刀逐末何足耻可耻者身爲惰遊之民耳又以一觴觴弟瀚曰吾先世用績學起家者也然學而不廢教沂州公之門有上足焉曰華太史武陟公之門有上足焉曰袁宗伯其宅又更僕未易數矣子毋謂培塿無松栢而生鄙遺循此術也猶不失青氊素風又以一觴觴弟孟曰爾謂貢元公以降三世之目瞑乎哉夫文種之屢茁而未葩與書香之芬馥而未徹於遠至吾家極矣力田而不逢年天之所以限三祖也逢年必繇於力田三祖之所以待子也爾其勉旃於是諸弟輩爭服其教觴至輒盡其餘瀝更以一觴爲兄獻而訶棠棣之首章紀一堂之盛焉是日也劇歡而散歲在柔兆執徐日纏壽星之次從弟希孟爲之序

褚年伯坦翁六十壽序

余生也晚但聞鄉先達有鶴臺褚公高材宿名擢上第司李武昌無祿蚤世宦邸蕭然且垂槖歸矣當路以金賻者褚公子御弗納楚人誦述至今又聞之薦紳言武昌公有子才且賢一書生肩兩大事總總無所誘內全兄祀奉丘嫂劉愛分甘而更以孱弱七尺爲葛藟之長城使疆禦不得逞外而爲舅氏經紀其身後什一子母權之甚晰而封識宛然歲羨如故距鬬駕部之殁十餘年而拱手以歸內弟鄏使武昌公無是子駕部公無是壻恐不免嘆若敖鳥問堂構自是而坦吾先生之名藉甚公卿間亡何而陳莆田江桃源兩公後先令長洲擊節稱褚茂才謂茂才且旦夕扶搖又不若其先公晚達也乃先

生竟養翮不試而有子穀詒聲問騰越當希孟隸諸生與穀詒稱試必頡頏相慕悅稱同社用文事切劘壬子之役以蒼蠅附千里之足於是眺年家禮莊事先生數年來獲奉杖屨接慇勤之驩者不及再而希孟諗知先生過于門樞而趨見其門庭瑟瑟如也平頭典閤事齗齗如也城之西偏庸弗知至於東偏而談先生者一以爲胥庭一以爲泰氏兒童野老謳謌而抃祝陶陶如也猶曰先生故讀前人書世載其德寧似賈豎兒扈起張皇斗嗃使閒左之雞犬弗得寧者則又習於穀詒而見其神宇穆如也察其中懷歆如也其修業之勤而精毋論他諸生弗若即穀詒自爲諸生時行且倍之筆冢纍纍與香芸帶草相輝映寶光隱起上燭牛女之垣見者人人妒之而余以爲先生賜也凡吾儕所處極難耳惟不問戶內事迺可不問戶外事家人有

嚴君而嗃嗃詈曰何不廣田廬蚕自封殖猶可操愉色權詞措對問匕箸之弗腆恚不重茵處而華廈居雖有令子負慝無所容矣手一編唔伊未半而譙讓相屬即不然而視于亡形聽見其弗怡心怦怦動焉烏乎文惟夫羨蓛膳藿不求芳旨耨硯田以實書倉則爲之忻然一飽以是子有是父而不專乃氣習乃神以從事於未竟之業不可得也繇斯以談穀詒旦夕鵲起繩厥祖武不必論惟吳中風土稍瘠無三世接踵登第者令先生不獲以功名自顯而介於作與述之會爲文之無憂豫於見與躍之交爲乾之三爻夫乾龍一脉也非惕無以貫之所領荷綦大惟夫餘蔭未艾嗣人繼起以一身承前休席後墩而常爲有道者所不欲居先生反不幸類是矣夫文豈眞無憂哉內明外順昭事小心正惟乾惕可以當文先生簡穆如晉之衰端謹如

朱之淵卽厥子都貴顯同天策遂良故事而青緗素緑初終不改淑愼逌身光昭世悳無憂豈所以目先生則請以九齡有七之兆演五福第一疇可乎於是二三子進而稱揹使之觴

朱復翁老年伯八十壽序

夫立言本乎人情者莫如孔氏孔氏論大孝極於猻茬不可幾之祿位使天下菽水爲懽者皆撫心自媿矣乃世之爲賢父母者又曰吾聞以志養言果乘也孔氏何以稱焉人固有隱情而不能必之天爲人父母亦各有隱情而不能必之子賢父令子以曠達之詞交相慰藉而永夜彷徨結爲寤歎親與子兩相喻而兩不相告語此其際難言哉余一日從兒覲公堂之會見有一兩公以子貴儼然銀緋其生平絶不可問而頳顔薦紳與邦君守相周旋無怍色愾然興嗟想見其所爲丈夫子者不過以一丸隃麋三寸不律而得之吾儕稍具慧心此其事何難辦而忍其親欝欝人下耶乃有以組修爲黼黻藻琢爲珪璋繡腸彩筆又足以爛其聲施而昭其文采使天下少者欲師長者欲友身不離韋帶而舉世望之如白鶴翠鳳又推其醴之源芝之本而曰非此父不能生此子也則如吾友德升是已而德升亦欿然若歉也葢吾儕束髮受書父母所日夜望而勗之繩督者不過帖括小技自鄉之論秀至造士之選而升告于王猶此物此志耳幸而遇則光寵五宗而先集於二人不幸而蹶此身之灰冷塵霾不足道如吾親何逬歲在都中偶與德升談及兩家事德升言吾父行開八袠矣語雖不竟似乎有所待以助高堂氣色者不意射策罷歸今年屆玄冬臨涂月後中先生稱弧矢之辰內外宗黨暨同藉同社諸兄弟繽紛繹絡布武於庭次第祝上壽其幃中高

才生亦競謀之都養醵脯修爲吾師劈甘佐鮮雖無張禹絲竹之娛而有扶風絳帳之盛後中先生當世號爲賢父以養志爲安謂吾兒舌耕所獲勝於大官俸錢忻然加七箸衎衎樂矣而微譽德升意色似有所未懌者夫乃父旣安於菽䊵而厥子乃自媿其敝裘使宅年隱逸獨行父子合傳豈不勝於銀緋而人之至情不然而聖人之旨亦不盡然也德升爲諸生時弗具論卽此五六年間寄跡招提扃一室嘿然宴坐非高足弟子罕得覯其面仰觀而下獲筆苑而神枯豈其爲潤妻孥耀僮僕者而苦心若是吮毫展卷敢一念忘垂白耶乃猶在可必不可必之間烏能無介介也雖然吾爲德升必之夫文之工不工程於人者也玄黃好醜本無定評念之眞不眞程於天者也上帝博臨先天而天弗違如桴鼓答矣余往者卜其兆域而趙隱君凡夫諗余曰此事當有天贊非人力可營然從富貴福澤起見者天必左之從妥其親而起見者天必佑之至哉斯言人亦一生志願或酬或不酬大致如是耳今先生年踰大耋望之如五十許人天之迂德升以貴顯而俾先生以康寧兩相待也兩相遘也何疑於必不必哉二百年來以眞孝廉稱大儒者爲陳公甫其家庭養志之樂眞不減三公而其後亦有蒲輪之　召幾於升聞德之必也固有巧避之而巧隨之者但如公甫所爲更難耳窮德升之所造可以勉其難者而吾姑劵其易者以爲後中先生壽兼以自媿

## 張母袁太君七十壽序

余髮未燥而交于張伯子金粟又數年而交其仲子言若余之遊二張兄弟間相得甚驩二張之才相頡頏而其格調稍稍不同伯子魁然杰岸而仲子翩翩文弱伯子治諸生業且爲名諸

生而其雄才四出耻作纖屑腐儒好談詩文談古今人物至於從横擊刺之術靡所不談每從酒間拍案高謌梁塵自落或曼胡短後提刀握槊盤舞若輪旋有耳後風生鼻端火出之意仲子束身若處子約其崩騰放逸之才以就束幅之帖括而意無雜營雖儀容都雅造次可觀槩花之論爵坐宮商亦彷彿厥兄而退若不勝衣逡巡若不出口使人欽而挹之周旋而不厭二張氏一在一亡矣而在余蘭藉中屈指可數也余既習于二張氏而嘆其芝本雙穗醴源並出此其家必有令父或賢母慈與威兼行以禪之式穀巳叩之里中父老及親廝間習于張之家世者暨得覩張仲子所爲乞言崖畧乃知成二子者不獨其尊甫賢其母袁太君亦明慧貞淑異人也太君有父若叔嘗爲時令髦則夫主饋之職著代之義太君未笄而習聞之既結褵歸

于張而值其舅雲臺公好客良人振夷先生復好讀書太君出就庖湢視酒漿或手親鑾刀割牲擊鮮以娛高堂入而問砣砣下幃者得毋讀忘饑致虀粥之不時或市有千金書傳寫紙貴而不登鄴侯架吾釧珥可脫也夜何其矣而呼盧浮白讙呶未巳者握丹槧對青燈而瀕首咿唔者其聲相爲響荅而太君以機杼紡績聲兩應而兩和之至其懿鐵所鍾發爲二難伯子文彩彪炳聲光鑫涌而其好客肖大父太君則以事雲臺公者而時時爲子客治具曰吾習聞鄉者呼盧浮白聲知其爲佷傖河朔飲猶車行酒馬行炙況子客多海内名士耶則有湛夫人之遺意在仲子覃精湛思窮治一家言肖乃父太君則以事振夷先生者而佐之讀且歡言相勞苦謂吾知而才遠過前人是美稼也而穮之蓘之且且暮大穫何用閔閔爲卽不然而斥金市

晉昭之母可法養以志不以祿焞之母亦可師也余所謂太君明慧貞淑類如此今年嘉平之月太君稱七十伯子已厭世九年而獨其仲子舞萊班爲太君壽夫余之稱吾母六十觴也亦此月中引滿介壽未嘗不歡顏以進而此中實抱媿焉非媿夫象服之不光而媿夫米鹽瑣屑何有何無之慮猶嘈雜於垂白之聽也若夫太君何憾哉當太君之歸於張巳及三世戶外之屨日滿儒業日盍起乃家日盍落至仲子而犢鼻相如頗擅臨卭之饒鹿車鮑宣終資少君之力太君第賦性儉約且奉瞿曇教有所斥而弗御耳若仲子之備物以娛其親即使名在天衢日食大官何以加此太君亦復何憾哉謂余言無徵則有洛範之五福在請從第一疇而次第衍之并以問伯子于九京

響玉集卷之二終

目次

壽序
大僉憲碧翁侯公六袠壽序
少宰大翁包公六袠壽序
封太史前元城令葡翁顧公六袠壽序
方年伯母孔太孺人七十壽序
錢母顧太安人七十壽序
徐節母朱太君五十壽序
高隱朱復翁年伯九十壽序
舊銓部封太史閔允修先生壽序

目次畢

響玉集卷之三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壽序

大僉憲碧翁侯公六袠壽序

吾人負陰抱陽含營而麗魄莫非受中以生者即濮沿以南祝栗以北言語耆欲之不類而有寄可寄象可象則皆一中之敷化也又有得其中之中者寒暑中而觚晝夜中而正濕燥中而宜水土中而演觀於山有嵩丘之二室焉是浮丘之所棲息也於水有伊洛瀍澗之分漉焉是蒼水使者所應瑞而出而龍馬赤文之所騰躍也其間挺生偉人鉅公大都醇龐醲厚苞元氣之全而不以方隅自異凡離畸詭合出奴入主之界悉鏟而芟之以還於至中蓋余景企鼎喆忻附執鞭者殆未可更僕數而於碧塘侯公尤切欽佩焉公以縣令高第入為烏臺法從是時

屬

神廟深居公車皂囊讜吐其感慨憂時之論而所號爲神羊之觸屈軼之指遻遻分曹而角部非其類也明瞖其孚尹旁達而競考其瑕且毛磔擲之幸遇其所暱厚則尊禩爲嫱譽鷃爲鳳業必皐陁行必曾史始終以身爲之翼翰寧眯其事後之踪觀而不忍違其初說以此糾轕藤蔓漸剖其平康正直之大道即一時號爲杰峙者亦不覺失足溝壍中惟公弗是也意有所當或與衆共伸之亦不難排衆而伸之否則一人是之不以讋言入舉世是之不以市閧眩即嚮者吾亦是之不以隔宿之夢而栩栩於覺後也國家置臺諫固爲旒黈寄聰明尤恐植私昧公相容隱以掌王鑒枉後惠文不得不借抨擊爲職守而所擊者甲所憎甲隨引之以爲重乙所擯乙又攀之以爲援一入其群如敗絮行棘叢雖

壯夫鮮能脫矣公孤行一意不惟其地惟人不惟其人惟事又不惟其事之縵滤相續而隨事耑解各還其是非得喪之準卒之事如其事人如其人而呂劉之左右袒兩無與焉讀其踈草者一以爲落日之鏃一以爲射月之弧言皀言皀而不知鴻之踪言白衣言蒼狗而不知雲之迹兩收之兩失之卒至於兩猜之而公之迹孤矣遂僉楚中之外臺以去而公且睠懷故園有菊英可餐有竹之猗猗可以嘯咏孤松可撫幽蘭可紉菟園之勝槩可以忘憂蒙莊之故址可以覽逍遥之篇探齊物之旨鳳毛蔚蔚麐角振振可以讀其書行其志光大其門風故年甫登服官而抽簪納舄若將老焉今以頳顏鬒髮享林泉之樂者數年而兩子俱聯翩迅翮用名進士起家一拜臺郎一優游石渠天祿間其芳猷駿譽俱一時群倫之冠雅稱名家子我我堂構

二惠競爽茂論徵書蒲輪旦夕喧闐公門

新天子求舊正急必不遺埋輪繡衣卽今日一家鼎盛頡頏海內誰匹也天之吹生飛塵細雨盡人而殖之何所私於公哉倘有如所稱寒暑晝夜燥濕之中而水土演乎然山川蘊霧孳息萬有亦不厘稱一人毋夫植性於天之中而垓埏同也嫥氣於地之中而商洛同也合於天地之初而弗變是在公自為中耳五藏之養此纖則彼枯集命蒂於黃中之會而不蘄於相変此道其說出於道家者流然使儒者不言壽則巳言壽則箕疇五福之首與無偏無黨之說有異旨否耶公以盛年迓方來之弗宜壽國不顓顓壽身而理自可券不妨哆言之余猶憶杜祁公致政後有五老社而館閣先達如沈文端公者以大耋家居婆娑於藝花蒔草之間皆公之鄉人也余既雅重公又願從公而問其鄉先生之典刑則願以此言為惇史之木桃

少宰大翁包公六十壽序

神廟中葉頗以帑藏不給為憂於時有宵人黃緣中涓稱自然之利　勑使所至寰㝢騷然幾釀成巨孽於時包公備諫垣條上封事極言礦稅不可狀

上怫然震怒竟鐫其秩以去其與公後先在譴籍者不下百餘人頗類永錮而公復從藩幕起馴陟通顯以御史中丞建牙樹戟入而佐統均登汰天下之賢不肖公之柄用於世也視諸公為獨蚤人以為惟公食建言之報迺其故正未易術也

神廟聖主御極以後斥逐之臣不可枚數所以嬰鱗觸忌者或詆訶權倖不知忌器或以圍綺羽翼之事相距而成激其它則礦稅居半矣茂論其初政輪旋圜轉如飈霆瑞日相推謝於太空

而無成心卽追至驩年徵書東帛索於丘樊林莽中而還其簪紱每歲中未始不間一擧也惟以直道自矜者視服官而徒敦嘿守職業輒揣爲梯桀爲繞指而競姍笑之故有座未半溫而發一論標一異載鬼張弧晴雷夏雪以逗其夭閼之機而至於牢不可破昔蘇子論賈誼謂非漢文不用生乃生不能用漢文吾生也晚欲爲
神廟訟此冤久矣包公縣計曹而尚璽而冏寺以至於塡撫豫章膺賜履之任今日之濃恩卽前日之燀威所變霽也烏在棄婦不返宦逐臣不入境哉惟公能坐所欲言又能茹其所不必言其厚自濯磨以仰答主恩雅不以鋒銛觚稜自掌其職業西江十餘郡漸濡於公之德霈者今且化爲峴山之淚至於衮衣來歸而夾袋所儲啓事所登不以橫空之秋隼而薄祥鸞蓋純臣之用心在壽國壽民不欲以搏擊傷元氣固如此雖然公之所提衡而爲鎔炭之低昂者銓㮣也逹在
神廟時僉謂朝署空高賢遯而才不裕於用今空者克斥滿庭遯者進而近
天子之光矣而匱材之嘆識者猶䛁䛁不免何也得非數十年來士大夫多尚矜激日熒熒同異之藩而他無所顓悉乎今欲歛其全力而殫爲
國家用惟用人者有所懸以爲杓然後可
神廟聖主也其厭議論而終不免於滋議論者無實政以欲其煩囂而綜覈之術未著也天下猶一家然丁男耕紅女織窮日夕操作不休爲主伯者視勞苦則慰藉之課其惰勤而一一殿最之寧復有誂者嚎者瞋目攘手而相尋蘺壁哉周禮太宰自三農九穀至於化治絲枲聚歛疏材而終之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夫閒民必使司其事其意念深矣公之鄉有昆明巖恭肅

公者名太宰也亦嘗汝其遺政否余不敏竊從徐侍御孟麟遊而添附於知公其因諸君子請而以言壽公也先祝公之為天下壽而後及其身

封太史前元城令筍翁顧老年伯六十壽序

余嚮者感封陲多故間與二三同志屈指有用之才當破格錄用者於江南得二人沈汀州湛源與筍洲先生也然湛源春秋高又久困錮藉遁者雖浣濯登除目尚置之優閑散秩恐遂蹭蹬以老筍洲先生兩試為令年未艾遂乞身歸生平過與人頗從事養生面目光澤鬚飄飄若仚度其精神百倍吾等與之言自關塞險阨之執士馬強弱盈縮之數河渠兵農之變中原內地之隱憂議論劈畫較若列眉又非坐談鮮實效也則嘗試之鉛山時信州採礦甚急先生廉得中涓私人行刼不法事使賊曹捕之諸私人惴惴各抱首竄而採礦息又嘗試之元城　潞邸諸璫與奸民朋比挾醩艘為利先生謂私挾不能禁也獨能禁吾民私貿耳於是奸人計詘藩邸使者所過不敢譁魏傳多大剎僧律蕩然守郡者欲夷為編氓先生謂境內縣盆萬人遊食亡所得意外可釀也盍以保甲法佐清規不迨廢汰其尤乎於是僧日益輯境內亦寂無事所為機警應猝遇事洞見髋髀又持重得大體每如此其歸也蓋因同事而薰蕕者不能無小嘆乃竟以一官謝之雖得峕調不赴歸而若鹿城湫隘又群囂不可支處松楸鬱然在太湖之畔遂築室而居焉其地峰廻溪繞春時梅花秋來叢桂皆連亘數十里人謂孤山處士淮南招隱嘗借其寒香清馥以丗幽人之氣先生歲寒之友端在於此然林君復及八公之徒意中

所貯惟烟霞千頃而已先生胃次如青蜺紫虹其光燭天而膚合成雲噓翕吐霧又足以釀甘霖而膏禾黍異日者千秋青史僅僅列先生爲循吏猶覺以函牛之鼎而烹伏雌若徒曰逸民曰高士何異清鏞藂鼓置荒林墟廟中非其質矣今天下東若奴西南若水藺即吳越之間人情春春思逞而國家用人之格亦非堅持不破凡上書自效與章疏所尉薦口頰所推輓輙攤麾幢稱矯矯虎臣其它寄徑而躐級者又不可勝計矣先生以兩邑循良發賦遂務即奪考發之樂而授之帷幄之寄分臬之任何所不可乃今以令子九疇貴逕領侍從改署永衙從茲以往便當優游泮渙需至更老之年令子碩膚赤舃邦君大夫奉　天子几杖以乞言惇史而先生之休光乃始騰焯于　明廷變神龍而爲群麐縶渭水之非熊而化爲蒼鹿玄兎於以瑞世有餘矣若言濟世吾不能無遺惜也雖然古所稱兆駟馬而卜三槐者固繇積慶亦其家學所儲餙經綸所鬱紆有以開之葢吾讀君家　恩綸世賁錄而有感于文康公之父矣博學虓詩隱居求志篤倫理于家庭播義聲于里黨夫非其制詞也與哉先生之德不亞贈公其儲餙而鬱滓又不啻過之是先生者實肇精思之堂以佑後人而異日太湖之畔疊爲午橋猶當念祚室也余與九疇交同昴弟又嘗從李漸卿歸季思王淑士諸君子游聞先生事最悉每傾折而願委心以事非汜汜同藉諸父比也異日將毋多暇咏梅花之曲賦叢桂之章當從先生而問道焉則向者長安中有緒言矣今日因援筆爲先生壽而即以此申息壤之盟

## 方年伯母孔太孺人七十壽序

當濬遼之破一時朝紳蒼黃無主方侍御葭未

慨慷奮抒日夜條上封事又日夜撾公卿貴人門喚沉沉之睡夢而與顛悉利害至涕泗交頤弗止也是時喪敗之餘遼西士卒聞腥風來河上股慄欲仆　朝廷德意未敷行陣鮮宿飽孩未愾然請　璽書齎數萬金錢振起瘡痍人多壯其行余獨否否葢孩未之在朝端也上者能不時請急叱虎豹排閶闔登聞徹於　至尊下之可以提平津之閣卯精思之堂叫號同類鷹聲疾呼使聵者醒盲者張痿厥瘓癈者猛然一痛汗涔涔欲滴所謂提掇神氣以不用為用其用大也一履封疆則進止機宜有分閫重臣在御史所得為自紀功錄過而外無爲制焉卽奉揚　天子威靈第使將士感泣思奮而已帥不輯謀不協邊與庭不相應決不能以飛霜之白簡而煽為飆風則心力有時窮而有用者亦委於無用且瀋遼淪陷之日我與若嘗相嚮于邑

外憂君內憂其垂白之母我母欲歸而不得汝母欲見而不能皆嘖心灼骨至痛也乃孩未志已決匹馬遂東會有陰利其去者卽以孩未行按臣事孩未在遼西首尾幾十月一時文帥齟齬成郤人或咎孩未不能效陸贄剖斷李晟李懷光而余又以為不然葢晟懷光順逆易知爲宣公不難耳孩未之於兩文帥也一則倚之爲趙克國一則姑望之爲湯爲延壽乃克國之識竟欲於辛武賢而自許爲湯延壽者卒至狼狽鼠竄爲天下笑於是調劑愛護之苦心兩無以自明卽以抱病殘軀歷關河犯霜雪海上十八年之苦飽嘗於數月之中而當世不以爲功且爲皐矣嚮使孩未不求勞軍抗顏袖手從旁而操人短長則今之乘驄服豸呵殿長安道上詎不尊如天帝且巡行邊徼亦次第掌遣豈其有不可謝之責而跋前疐後遂至於此後有銳於

任者其不以孩未爲戒哉若余之咎孩未則有在矣吾人具此七尺報 陛下之日正長而頹齡暮景宛轉床笫者有一子而置之絶塞危邊寧不肝腸迸裂且不記瀋遼淪陷時乎孩未亟過余即言爾有母在倘力不能送歸余爲汝辦此余至今感其言亡何而請纓之舉情同絶裾豈其念他人母獨不自念其母耶若徐庶之方寸不亂則與趙苞何異今有持論刻酷於申韓正不思先期入關與身在遼城其事理夐殊即萬一以泰山等鴻毛而使高堂白髮搶地吁天從此却七箸不御其於子道何居今孩未未變而先入一聞變遄以身赴之徘徊躑躅於荒邨絶島之間必至於計無可乘而後束身歸闕願以其身爲太孺人所有之身家國君親兩何疚焉太孺人病久方枕席涕泗中忽聞生入玉門旋且奉 起居稱觴鄉下廻問孩未當年登上第擢侍御史時其樂恐無以過此若以功名論則孩未孤忠峭直秉正嫉邪爲橫目眈眈已非一日即此行果成大功亦當如謝源伍希儒爲王新建所累隱受齮齕而欲望梅侍御國禎之以平哱超拜其勢必不能此又世道使然可坐而券也闔太孺人乃明智賢母讀書通大義其子生平志行皆母師所育成必能以浮湛顯晦付之蕉鹿夢幻而姑自樂其眞者世之知孩未莫若余故以是應陶憲副不退之請

錢母顧太安人七十壽序

嘗謂內則之篇始於子事父母婦事舅姑其中羞醖樿椸之細靡所不備而生子終焉夫而後知后王降德兆民其於醞釀之理嬗化之原何秩然成序也宜家曰龢刑家曰嚴嚴者秋氣也金風振竦草木梢梢以肅長嬴之候而歸白藏於悔厲吉矣唈嗚克昌亦少乖焉龢者春氣也

天地和同萬物蒼蒼以生但薈翳萌達有螽斯之繁而不能必其爲譽趾惟夫仁孝開基者芽於元而胎於貞凝而不剝毓而未艸常以有齋季女之心盡箴管鞶袠之職于以保世用昌子孫丕熾則令錢母顧太安人是已安人爲憲副公愛女綺紈崇貴生而安焉使折節而循婦職似難君姑卞以貞嫠撫其子凡進士公青箱所遺揮淚而身自課之課子嚴馭婦未必獨寛而安人事嚴姑猶慈母也姑奉竺乾教郤羶薌而飽伊蒲則安人亦共飽伊蒲姑之於竺乾教也好檀度則安人亦斥其明璣翠鈿之餙以佐檀度夫奉佛固明智婦人所背有迺安人之奉佛也實以成姑志也憲副公答狀所歸鄰于興福禪院如流俗之見則雙林遺跡化爲丙舍多矣安人謀於其兄割數弓之地以昇招提琳宮殖殖與若堂若斧相爲依永安人不離阿閣而出

其大心宏願爲古剎金湯卞太君聞之而喜可知也亡何太君捐養堂景行翁一世聞人窮經未遑而浡發於宮允受之先生之身茂論高文漹製興起八代迺其抱有用之學術裕名世之經綸雲雷旣屯霖雨將澍溯厥原本能不歸之太安人否也今年畢月太安人登七十先此宮允公祺祝亡效太安人以爲念是年秋遂有徵蘭之應於是設帨之辰陳金泥玉簡於堂　天語煌煌則褒封之命詞在焉鐘鼓鏑鏜笙管溢沸宮允公衣朝章拜舞稍進而攜繡褓抱玉麟勉太安人更盡一巵里巷之中矯首豔羨謂太安人無願不酬靡懷不愜天之報之者獨奢而烏知數十年專氣致柔以奉姑嫜者可以格神明務造化哉夫內則所稱勿逆勿怠孝矣猶非至也飲食不耆必嘗而待則猶異耆也已雖弗欲姑與之則猶異欲也若夫絶滲瀡而甘蔬笋

脫簪珥以佐檀那至於副先大夫松檟之埸以廣其姑之悳其爲承志何如矣楚茨之詩曰君婦莫莫言靜專也隨繼之曰報以介福萬壽攸酢又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一祀事虔恪而皇尸燕喜其報稱猶爾豈婦姑居室家人之乖和皆從此出而獨無鬼神之來矚上帝之傅臨乎太安人不特以其顯融百祿鍾於其子更以其昌熾萬年鍾於其子之子今者綺筵斯張春酒旣酌而適於弄孫之慶交會一時豈偶也哉雖然螽斯麟趾大都咏樛木之化而腹心與感於兎罝素絲致美於羔羊詩人不以婦德畧士行又如此今縣寓多故士大夫相習而爲偷且巾幗不若矣安得從江沱漢廣間而求兎罝羔羊之節乎夫有賢母以禔家而樹厥德昌厥後是即一家之江沱漢廣也砥素絲之貞膺腹心之毗不於受之先生誰望焉希孟今日從諸君子而爲升堂之拜也寧乎承備官之訓不獨謁母師而覲女宗矣

徐節母朱太君五十壽序

猶憶十四年前顧侍御巖叟之母莊太孺人五十初度是時巖叟尚在諸生中監司守令喜其能文章爲一時譽髦最重厥子爰及厥母捃摭里中父老子弟之言條列其嫠居志操聞于直指使者次年直指使者颺言于　朝遂與先太君同奉　旌綸而先太君年已五十七矣余所聞嫠居得旌最蚤亦最易無如顧太君巖叟不稱蚤達而能以文章譽望寵及其親亦所謂母以子貴也今且屈指九一之母朱太君矣今歲秋闈未啓九一甞顦容而語余曰吾母今年已及艾乞先生爲壽余曰人孰無壽顧所爲藉口介壽而引之於光融顯大之域者必曰祿位名婦無踰閨之悳名何自致若孤鵝寡鵠之操芳

馨播千古挾其太上之名以為祿位招而壽褒白髮茂臻而梯籠禕業以無待者自予而不得不以有待者予子之報效宜何如也舜從師錫起自茲以降言揚行舉至賢良方正諸科一併於射策士之刳心腐毫吾吾而修帖括之業其學逾卑其格逾下其趍愈纖而揚言者舍旃何途之從故文人而握桑花之筆正孝子而抽茹荼之腸也余以文章策利鈍嘗十得其九君行且雋矣旦暮當以祿位壽何止以名壽亾何而賢書至果掇上選為一榜重於是里中紳衿暨遠近交遊氣類頌禱之詞紛披連縟又若以新孝廉足光太君似名重壽祿位又重名抑何詞害志且狹小太君母子也太君本恭肅公苗裔生長名門又明慧絕倫頌椒咏絮皆咳唾膩指間事比成婦廟見閼閤香銷從雲鑑先生覓書以伴宵讀授之經籍曰此吾學命時所飫嘗也授之史乘及釋官家曰此吾剪髫時所激潤也一時宗鄰大驚而雲鑑先生深慶得女士且愁負多聞時先生鼓篋久亦既中年勸學矣余從丙申歲一晤之于荊溪舟次圖藉在案丹鉛在手余惟而問其東床馮廷陳知趙明誠新得易安正恐飦後策故事受罰不勝茶鐺耳不三年遂稱未亡然其胷中具有千古必能恬于義嗇于情其視同穴之盟如飛鴻之必無再匹而橘柚之不可移于江其視凉燠推遷鐵炭低昂如盛夏而見葶藶之枯嚴寒而徵欵冬之秀其他尸鳩均愛葛藟敦族與夫絕甘分少截髮允熊皆以為史冊中所常有固婦功亦母職也乃詹詹矜異為今九一登賢書亦駸駸脫芒屩近簪佩矣太君視之以為猶是母猶是子轉眄擢上第拜表伏闕誦母氏之劬勞烏頭雙闕巋然在門太君視之猶是母是子浸假而為宋室蘇

易簡之母禁中召見錦墩賜對浸假而爲　本
朝夏忠靖之母燈夕翱遊撤上尊嘗禁臠太君
視之猶是母是子即壽居五福首爲至人所哆
談而腐草喬松等爲脆質朝槿木瘦同於幻化
庶幾永大年而垂不朽者維名與德乎余不能
爲子矣羨墻悅惚猶或見之如九一者正以此
爲岡陵純嘏之基與嚴叟侍御葦交相頌而交
相勗可也

高隱朱復翁年伯九十壽序

葢余於復中先生之稱九十壽也欲放世俗之
哆言乃至有所不忍言不欲言而終哆言之其
言同其所以言者異夫五福非一端逎上帝所
靳其寵綏而侯王之尊陶頓之富所侔而弗敢
幾者曰壽溽九十且與期頤栫比純嘏天錫
遐紀大筭於千萬人中得一二人焉是敦龐淳
固所間植耆德揚光保世滋大食爲善之報此
其最章徹者故曰世俗所哆言也乃先生之有
今日也談何容易　國家景爍之運方際中天
有一貂璫者盜驪龍之珠而吐其毒涎慘霧以
暎食士大夫頗厨俊及之戩徧天下而發於吳
中最慘先生有子德升雖未登仕版乃汝南月
旦素以李范相頡頏旣遘同人之難蜚語流布
連鷄之勢岌岌矣於是邏詧者探訊者相屬於
道遠近洶洶搤手咋舌所不知者獨先生一人
耳幸事得從中解父子相保今日得烹鮮具瀡
奉一卮爲先生壽固造物者愛護令子亦未必
非矜全其賢父萬一餘波濺人而衰病中何以
堪焉故曰不忍言也憶十年前余嘗爲文壽先
生猶牽合祿位之旨爲德升券雖窾說實至理
也又不知造物何意屢厲巧厄之迄今德升萊
衣如故而先生嬰末疾坐卧一榻者數年德升
鮮昆弟幸有賢配與佳兒佐之使先生病忘病

貧忘貧然出門跬步心怦怦焉三度春闈獻歲而行甫竣事而歸身在鷄聲驢背間而心懸卧榻之畔至今歲而先生年益高病未霍然巳德升途輟念不復問公車而并先生亦不復以公車爲德升刺促矣從此息駕及先生之世玄纁束帛爲衡門光寵者故自有在若一編手授之勞與德升所爲問寒伺興柔聲下氣其咿唔相襍者其效宜酬而不盡酬故曰不欲言也夫以不忍言不欲言而終言之不過以卞聊慰藉之詞散其愁慼紆其欝紆耳烏乎解人頤而余有所發皇揚厲哆言之無媿者固非妮妮世情之內亦非漠漠世情之外也　國朝設賢科三歲一舉舉不下千人其名號昉古孝廉而一顧名思之誰倜然亡怍乎德升屛迹公府名不逼諸侯口饜粗糲妻兒不免饑寒而所以奉親者食必精鑿衣笥有裘葛藥籠有參苓父榻之旁一

苧幃一布衾長年侍寢不知居室燕處爲何事今且以親老謝公車弗赴矣夫自有制科以娛親耻言絕裾者余所覩記遠則新會陳簡討公甫近則靖孝張先生基耳科名高仕路華腆人所豔說然纍纍者譜藉不勝載若得一眞孝廉以洗賢書之陋而維世教之闕一時之望重於公輔而萬古之評且等於皐侖天之所以予人子之所以報父者孰奢孰嗇也余更有槪于中者祥麐威鳳等爲靈類而麐之出也多非其時非其地非其產以爲恠物而惡之逬逬戕於芻稾之下鳳隱丹山非虞庭不儀非岐陽不鳴狂鳥神雀終不能蒙其似九苞千仞之德孤懸于有無之間以動人之企慕故尼父泣麐而楚狂歌鳳良有以也假令德升從壬子後聯翩奮翮此時正彳亍王路丁此百六之運豺虺磨牙猰㺄舞爪卽申屠蟠郭泰復生或不至黃門北寺

耳褫削貶竄度必不免此於所生何黜辱之有然震驚兀杌使老人不得安匕箸則不孝大矣吾黨二三子以介直殞命者勿論即倖脫雉羅之外而竄揺骨戰中心惴惴德升之與吾鄉同患不過丙寅夏秋間然終風瞬過疾雷迅撤一轉盻頃化爲澄霄碧漢豈若吾輩胈汗常涔手拳握固齘齒搗胸以日爲歲荏苒三歲之久乃始下巉岏而超邐須彼此相方其險夷禍福之致何如也是天之困德升者小而全之者大也氣類所聚風會所乘不無小儆則又從而泮渙之吹蕩之旋即於無事而德升又善迎天意終儆其無事之福更不求吉祥善事第曰吾得優游娛吾父足矣吾因於此揣摹天意有所以報之法富貴福澤既有所辭而不居惟有康寧壽考耳於是鬒髮生鯢齒出沉痾若掃四體便安負暄茅簷之下策杖溪流之側以當代號爲名賢大儒者扶將左右而又有寧馨之孫提壺擕履以從祖武天地休嘉之氣一時萃合於此屈指海內慶門德祚寧復有第二家否也華轂朱輪宛類鼠肝七貴五侯更同毳彈惟是父是子可爲世瑞可爲世儀余不敏更欲借此以破虛美之熏心開古今之具眼乃灑筆抒詞一一多言之世有識者能不以爲善頌善禱乎先生懸弧之辰在嘉平月余以事滯丙舍爰以次年

新皇帝改元之歲上元日搽酒攜文而壽之

## 舊銓部封太史閔允修先生壽序

造物孕含之氣毓而未剖必有人焉以荒之惟踈泄有蚤暮故風候有今古若倏忽間擿抉混沌雕刻鴻濛使扈冶者無留精善貸者無蓄賓則運會循環毋遁促而易竟乎日昇于東月眺于西蘭與露叢菊爲霜友凡時物胥然何疑于山川土俗當三五之隆爲冠裳藪窟禮樂淵薈

者惟伊雒南北泰華東西如今之吳越猶不得與函夏齒若閩粵麗百蠻西蜀擯巖蠱崎皆隸在象胥文教所不屆也蜀有相如子雲而蜀不以蠶叢魚梟囿粵有張曲江而粵不以蛋烟菁雨阻閩有楊大年蘇子容眞景元而閩不以弁服鴃音終若夫碧鷄金馬風氣窈然至 昭代入版圖聞人寥寥獨一楊文襄徙而巳又徙而潤其以位望杰出于滇者惟嚴恭肅耳余嚮從闈中得閃子中畏卷雋潔可喜類江左名流巳發緘知爲滇士也進而與之語謂子遐方之學者安所師承而軼群之足恊于乘齊若是閃子肅然負墻以其尊人銓部公告又一日以公之秋輿六十章相示而余栩然如游其父子間也葢余嚮者嘗髣髴聞公姓氏云公束髮登賢書萬里計偕間關勞苦弗獲巳乞寒氊自便巳而借徑詞林轉司銓曹諸務雖拱手受成主者然嘗發狐鼠之窟又能鈎稽積牘爲少宰楊端絜公所器重其受蟄也亦以此是豈脂韋取容者哉其所爲詩調高而姿遠拈枯韻轉腴拈熟韻轉超余是時侍先太君寢疾從憂愁憒亂中一讀一賞恨不一遇其人又五年爲巳巳秋公以就養京邸始獲接謦咳而京塵碌碌邊烽又繼之觴咏之約猶有俟焉忽一日滇中諸公吳武部徵仲董過余索贈言將以爲公壽也夫余敢言不知公哉惟是滇之文獻少有所徵楊用修滇載所記段總管遺事孤臣怨女如楊淵海高夫人阿蓋主之類亦頗知詩箄簬藍縷寔啓山林土鼓簣桴始基雅樂今六詔人文雖蒸蒸蔚起至於騷雅之壇誰爲蜀之相如子雲者公於用世未竟而靑虹紫電蟠吐噴朧間名山之藏其有意乎中畏稟其庭趨一經手授年少詞臣修途伊始摛藻固其職業而春華猶屬緒餘進

之而楊大年眞景元又進之而蘇子容張曲江以破閩粵天荒者爲蒼山洱水鬪成草昧從茲而後文章德業項背相望安得不以君家父子爲鼻祖乎余所爲壽公而并勗中畏如此若公之才從橫八面甞遇枌梓之變仗劒乘埤措戲而定惜其伏櫪之志已付之龍文驥子不以錦韉玉勒爲適也昔歐陽文忠於闈中識子瞻而他日又能揚明允于朝余媿矣余媿矣

響玉集卷之四

目次

壽序

誥封冏卿樊翁八袠壽序
誥封陞老年伯七袠壽序
封侍御宇和王公暨配林孺人七十雙壽序
勅封趙母旌表節婦王太安人壽序
隱君宋位宇暨配朱淑媛六十壽序
党侍御封翁七十壽序
金母朱太淑人八十壽序
封侍御衛太公壽序
姜母桂太孺人八壽序
伯舅文起先生六十壽序
朱岱翁太老師壽言小引
宋儀部母李太孺人八壽册序



響玉集卷之四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壽序

誥封冏卿樊翁八袠壽序

今皇帝御寓之初年凡逆閹所鐫削諸臣次第起于家還其侍從佐一時維新之化南州樊侍御仍用西臺破徵操激揚澄汰之權世道賴之踰年而以積勳擢貳冏寺是時　升儲大典業已告成推　恩覃霈後事而陟者格無濫而侍御獨與同事兩公得官其尊人如子官異數也冏卿公一日造余而自手其額曰子謂我沐殊恩借譽命于　綸綍乎烏知其天與人巧相合而成庭幃之瑞事也吾有父年八十矣適以今之余月為添籌之期紫泥冊誥繽紛而耀於其門霞鬓瑤緌脩髯玉綆橫金而被緋以受子姓之羅拜是天與之純嘏而　帝且厚錫之光也夫

數有循環筭有綿遠天所得而知也非稺臣不賜杖于朝非德足以備惇史而光乞言之典者不忝更老之席非國之上卿引年懸車者不沐上尊肥羜之問雖至於登大耋陟期頤人主所不得而知也今高年之尊　聖代且闕如皤皤黃耇有司莫以上聞而與之爲詭合與之爲輻輳受壽于天而并受其介壽者于　天子此不知吾父子何脩而仰承篤祜乃至此極也余所



然笑曰子第言今日之所取者沃而亦知前此之所受者磽乎夫造物者固適幻不可控揣者也然一消一息如晝之必有暝暝之久又必有曙而日之永于火短于昴且乘其舒慘之氣蒼然而生懸然而彫者醞醅於其中則適幻者又若可以數計而燭照今子大夫席　聖主之覆幬睹景貺之駢臻不敢矜詡而常有踧踖靡寧之意爲純臣者固然其亡足怪若廻首而追憶

數年前情事痛定思痛有不泫然淚灑者乎臺臣奉職過戇不能隨俗韋脂鞶帶朝褫或婞直自招然　昭代孝治天下非墨敗而幽黜則僇辱不及於親七十老臣一經課子得銀青在躬執手版而舞康衢陳華祝何所訴隻一旦夷爲黔首又取其子而困踣之持斧執法之吏不免於讞訊煢煢弱犹且幾爲覆巢之卵垂白暮年慘悽憔悴其不爲高邑太宰之妻皖城都憲之



父一間耳父子兩地中宵籲禱但得以布衣聚首田園卽爲如天之福何意雺雺曀霾之後赫曦下垂鴟鴞墮而鸞鶴翔犲虎阱而騶騏出先朝遺直神靈所呵祐以佐中興之治者濟濟登朝且爲岐岡之鳳鳴蓂階之軼指而以直方之節含溫厚之旨襟袌名流表儀朝班樊侍御其最著焉　朝廷於廢錮諸賢固靡所不厚而君家父子爲獨摯造物於一代摧挫之後固人

人昭蘇之封植之而君家父子為獨完正如晦
明代謝之數而晷有短長陸有南北又乘其積
氣之舒慘謂事同而享殊固不然謂事同而享
必不殊亦不盡然也若夫公之家七世同居而
四世同爨田荊姜被不足為喻生平多長者行
善氣迎人如胥庭皇古而一室之内肅於朝典
南州廼名義砥礪之鄉其親之如陳仲弓而嚴
之如王彥方天之綏公以淑斯世也夫豈無意
乎又聞公視履考祥篝燈作蠅頭字毋錯落數
百言康寧好德兼而有之卽以參更老而備惇
史之遺何忝倘一日　聖天子循三代故事不
必杖于朝而以上尊肥羜遣有司勞問公公亦
思所以壽身壽家者而還以壽國之理勉酬乞
言乎余不佞且簪筆而佇下風矣

誥封憲副陸老年伯七十壽序

皇帝御極四年際輯玉之期福建右布政使臣之祺攝臬長事入計于　廷計甫竣　上召藩臬
諸臣集　便殿詢民間疾苦暨寇盜充斥盪滅
無期諸臣震慴　天威且新從遐方來未閑祗
對多踧踖罔措乃有棣棣其儀琅琅其音指顧
區中洞見垣一方又如揆斤斧而遊髋髀之間
砉然自奏者臣之祺也　至尊為改容傾聽知
句宣屏翰故不乏人寄勿重臣相顧嘖嘖謂微
右方伯且孤此　隆典於是公卿大僚并同時
朝集之使造逆旅而徵其詞曰子大夫與　王
言如響維縱維鏞懸而待叩何儲蓄之豫邪抑
別有授也方伯君逡巡而進曰是家大夫之教
也家大夫之善於教人也不獨孺子葢其盛年
時推擇為諸生祭酒闈中之士恒以數十計擁
皐比談說從橫自文學而推之於吏治瞭如也
就經術中能以腕素之靈闢疑城鑿堅壘使憒
者頓豁其滯情解者望鞭影而摩騰於百折之

衡萬仞之崖擴如也褎衣博帶彭宣戴崇之徒或捧承杖屨或飫聞絲竹分其一藝皆出而爲一時名儒乃鄭玄之帶草空留楊震之鱣堂未躍至屨綦既散剝啄無聲朱露飽研青燈孤映呼孺子而詔之曰爾亦知政事之所自始即文章之所繇終乎成敗得失之林紛羅而環列者以爲入官之梯航而實服官之龜鑒也故對古人如對　天子今日縱筆灑之言書生所欲言即它日矢謨洋洋而言蓋臣之所不能言余小子謹識其語三十餘年如一日春秋兩闈之獲雋者贊言也水曹六載之浮湛者譫言也典起一方之師模者格言也至外而勤勞八閩內而靖獻　九重無溢言亦無讆言溢言者飾讆言者憒臣實名儒之子也夫何敢憶假裝入　覲時取道故鄉實覲我庭闈而後趨　闕下家大夫則課我以政績而責我以海波之沸騰與山栅水呰之弗輯樓舩舟師之不足以馘斬鯨鯢清宵詰問甚於宣室之前席今臣之入告者業已爲家之嚴君先告之昨日所言而今日覆言之猶一口也於是公卿大僚并同時朝集之使轉相歎美以爲非是父無是子又從而問其尊大夫之年知其老而傳也夫古之憲老者不有乞言之典乎人王臨雝執爵執酳得更老片詞輒載筆而登之惇史自有書契以來所謂惇史者未之或見而四岳之師錫十二牧之拜颺垂之竹帛千古爲昭夫有名臣必有名言而亦知言所自出乎古之祭者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　聖天子方以敷奏之典寓其明試方伯君循良殊異再課爲天下最行歌蓼蕭以寵之而蓼蕭之詩不曰其德不爽壽考不忘乎美其臣者茀祿之未足復期之以眉壽若知其有是父有是子其爲純嘏之祝何如也況其子之所

敷奏實挾惇史以獻爲之父者身在丘園中日與山農野老爲侶而爲龍爲光巳輝耀于 明堂朝后之年此 聖世之奇瑞希孟以宮僚猶領史局不可無紀以彰其盛因方伯君之歸而上壽也爰書以贈之

封侍御宇和王公暨配林孺人七十雙壽序

嘗讀詩而慨夫臣職子誼不相爲兼也北山致感於貽憂捣羽抱恨於何怙沈綿莪結恨不能抽簪解紱婉戀二人之旁至陟岵之篇父若毋相顧咨嗟慰以夙夜勗以愼旃其意彌溫其思彌苦安得爲子者朝書笏而暮襁簞又安得宦轍所到几杖在前板輿在後終其身無曠違乎 明制設官無分中外咸得就祿而養惟持斧使者爲 天子馳霜威揚電照乘傳按部單車無侶盎 祖宗朝尚有間行微服馳入郡國偵

是盈盈頌禱浮楊子而北溢滄溟而東而公每逡巡退卻爲諸薦紳告曰某何知爲政此家君與毋氏之明訓也則又臚舉其實以徵之而知其尊甫宇和先生者孝友著於家和厚著於里窮經之報不於身於其後人解子衿之服而服繡衣覘諸生時洎然無改也遺廬數椽先祖所攸芋也有弗肯堂者宅人入室焉先生之決計恢復也猶豐圭戎方之還胥廟其復而未遂猶常無事又何以使有事而寂若無事求無事必治兵求有事而無事又不言言治兵訓之使精防之使豫輯而鎮之使不動公之功獨在一隅哉其神所運旋而慮所櫽括者合天下在其胸中矣民力之紓與竭盡屬於漕督漕重臣與直指使者亦必頫而諮盈縮於公諮盈縮必首及東吳而公固慈毋之毋也忍言海上必亡它虞樓舩舟師可撤卽有士不必飽跳梁無知可悉

詔以三尺撫綏安集二下所用而日夜儆有司課
歳計之登不登乎夫務東南之憲臣以任漕臣
固知　聖天子所以軫念生民意深遠也今而
後可無杼軸歎矣

大中丞鳳翁張公平窓凊考還秩序 代

冉昴僰筰之間時作不靖　主上毎爲南顧而
輿嗟念此雖疥癬憂而小醜跳梁竟含擣弗討
病在黔且行李道梗金馬碧雞之路日淪於榛
[illegible]
七日之泣秦庭而三年之立於吳庭也若林孺
人之事先生則猶桓少君之事鮑子而其課諸
兒也猶夫曾之毋師也夫以三物教萬民而八
刑糾之釆風之職也今出而奉嚴規入而遵慈
訓靳靳如也斷斷如也子大夫知其之按吳也
而亦知坐堂皇延見吏民時時若兩尊人臨之
且言提其耳乎則又愀然咨嗟曰兩尊人年且
老矣登岩嶂之巔遙望漢渚增白雲之感焉比

此葉北大配補

歸報　闕廷而簡書載及于役嚴關日聞金戈
鐵馬聲而不知鷄聲咿喔中起而問凉燠者誰
也興言及此又不勝勞臣之感焉希孟起而颺
言曰不聞唐宋間君家有故事乎唐有王起之
子住都下而父廬中條山朔望一歸省州人號
爲郎官谷宋王稚川調官京師毋老留鼎州黃
魯直貽詩有慈毋毎占烏鵲喜之句此皆至情
然實細節也惟韓退之贈歐陽詹曰詹父毋老
矣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
有離憂其志樂也況以宇和先生之志行林孺
人之嫺於大義必當如柳玭之家凡子孫之莅
官者潔已省事而後可以言家法又必如雋不
疑之毋聞多所平反乃喜笑爲飲食若依依然
繾綣於庭闈之旁何貴於是父是毋是子今侍
御公之勳德如日方升兩尊人雖春秋高亦望
其日郤再中余不斂以部民之誼與公之年家

子同聲而賡南山仍舉烝民之夙夜匪懈以告
不敢引陟岵之夙夜勖其離思也

趙母旌表節婦敕封王太安人壽序

今皇帝御極之二年中書舍人趙士履以母節上
聞乞表揚如例　制曰可烏頭雙闕行歸峙
于虞山之麓矣亡何而中翰君晉秩起曹尚留
青宮覃慶恩以俟　再命之錫於是節母復
稱太安人問其年漸登指使矣其嘗共事薇省
者爲銓部牟君民部郭君與其舊寅長喬君輩
聯鑣請余請一言爲母壽夫以一老嫠升聞
帝座使菀結幽滯之氣章日月而爛星辰此於
循環之天道本無僭濫然酸風冷月兎燈布幃
引淚洗面顧影傷神凡孀顔雲鬢少而壯壯而
老竟化爲斷烟荒草而莫之弔者可勝屈指哉
余嘗見郡國掌故所籍記孀婦若而人葢百嫠
不能得一旌也旌矣而復以遺孤成立被　紫
泥之寵數十年以前不可知若邇日所哆談者
實自先宜人始而汪大行顧侍御徐太史諸家
責相望于吳趨閒茲於太安人再見矣臚舉其
家世亦稍有異夫吳趨三四家者固舊族寶單
族也松筠之根或蟠于巉硎或托于幽崖瘠土
灘澌冽泉浣濯雖當春陽韶豔時迺其所禀者
秋氣所含者貞悳鬱然而葱蒨者皆霜姿歔然
而歌嘯者皆商絃也故零之以凍雨搏之以層
氷而適符其性至於疏圃曾城之種植向金谷
華林衛以雕欄擁以繡幕卽遊颸稍厲麗景微
暄猶恐婀娜之不勝而憔悴繼之若夫含東皇
于中馭依北陸以長年貫四時不改柯易葉卽
受命於地比悳於君子者猶不足擬況靡蔓之
屬乎太安人爲奉常敬美先生愛女宗伯汝師
先生介婦生而明惠與群從昆弟以詠絮頌椒
相矜許托身叔度雅稱嘉耦若使琴瑟承諧其

靜好穀穴無閒于物存出佐窺墉之職處同挽
車之樂吉人淑媛世孰比京而造物者偏不欲
以棠休襲順之境晦女士之剛腸掩毋師之瑋
節遂中道奪其所天既奪其所天而百責交瘁
一身兼支於是奪其豐盈而予以磽嗇奪其幽
閒而予以拮据奪其流黄七襄擣素千砧之韻
事而予以瓶罍互耻公私交責之慘況繞膝諸
孤學業未成待教婚娶未集待禮猶有衣不揜
脛者待解襦食不果腹者待含餳處高閎偉閣
中與寒唆之婦爽我良人閔閔煢煢而無可控
者情事幾相等嗟乎以今遡昔此二十一年間
積涕泗可成悲海聚惋歎可結愁城何意今日
玄冥窮青陽布嚮者藐諸惟恐莫爲卵翼未能
自脫於𣪊今且以丹穴餘輝翡集鳳池爲　天
子典絲綸旋又領將作始爲侍從臣繼則爲僝
工勞臣讀其伏　闕陳情之疏　九重當爲悽
惻至於　旌典行而爲風聲之樹　封章需而
爲劬勞之報天之所以酬太安人者一虛一盈
何啻若張弓而凡爲人婦爲人臣爲人子胥可
自信矣夫太安人産于瑯琊號爲文種劉光祿
杜當陽之裔必與唯俞同習而其君舅汝師先
生立　朝以忠節著氷稜鐵幹至今有生氣焉
太安人之爲婦而以節著也忠教之矣今起部
之爲臣而能復以忠著也庶無負節毋之教虖
否則晝繡登堂稱觴百拜猶之乎世俗之壽也
烏足爲千秋不朽壽

隱君宋位宇暨配朱淑媛六十壽序

宋位宇先生以子起部學朱貴行且膺　璽書
得如其子官厥配亦將號命婦易縞巾而翟飾
矣何以稱隱君與淑媛稱隱君淑媛以悳貴也
以悳貴明不以子貴也凡人子所屢邀而不敢
必者曰祿位其致於身也不若致於親之爲娛

快也簦屩之士皓皓矻矻不能應亏招下迨傭伍逐錐刀或聲名蔑蔫不列於清流而有子都通顕莪冠黼紱揖讓於邦君大夫之前裒然尊貴也邦君大夫歲時而修憲乞之禮賔之初筵惟不越里閈而一命再命者押圭之厚高之報庶幾分尊養之毫末以慰明發而為之賢父母者或怡然適也曰人生過隙頹齡暮景光爍滿前得如是足矣又或有恧然而不受如顏延之不喜見要人何尚之因傾朝相送反以為恥而近日吳文仲少參之尊人恭先先生終身不掛朝章識者歎其高而通人以為癖夫人子備物養志一甘膬一紈綺跽而獻之終不忍拂況國有彝典　明王所以教人作忠者虖惟是鄉井小兒憒憒無所鑒别見皤髮絳袍連衡結軌呵殿相屬者指而數之曰此其公父此其公父而父之生平本末宛若陳冊中茫無搜訂謂造物者業已齊之矣烏用九品中正及班氏人物表淹淄而輕重為而余獨不以為然葢末俗耳目盡為熏灼所敘即一家中銕炭低昂惟菀枯榮辱之是視漢太公之擁篲迎門與洛陽季子之蛇行匍伏者皆習為故事若謂父母非子不有今日然子非父母又安有昔日哉蔑論棄繻得一官去趨庭受經之日無幾即位極宰衡為國家進賢退不肖仰佐昭明之治又或為憲萬邦稱　天子虎臣麟閣鵷觀名高紫宸然而崇勲積閥何所自來父母而賢固義方所型范即父母而未必賢亦祖德所醖酷也且也公甦卿卿甦長祿位之厚道德之薄帡累葉而職高明猶閔皇過計焉故韓忠憲因康公右相與猶子宗彥同擢第歸公喜置酒而持國深思知其有嗃嗃之訓陳堯叟兄弟皆舉進士其父省華每對客諸子列侍客不自安省華以為常夫且不重

其子又豈屑以子重父舂陽披拂群烏獻哢百
卉凝粧而徂徠新甫之松栢依然含肅穆之風
面目猶故也骨性猶故也所植者厚而挾持大
矣位宇先生繩尺矜嚴觚稜峻嶄與人薰然樂
易兒童得而暱之而直內方外凛無出入其於
成弘以下啟南存理孔嘉諸名賢未知何如若
其內行恬修孝友無間則王以道國博陸延枝
處士庶幾近之矣至於胸藏富有如三吳錢穀
賦役水利諸事棼如絲絲茬如鏤空司簿牒職
掌故者膌口不能道公抵掌娓娓若筆之於書
可當太史公河渠平準其它天官醫卜之類茂
所不諳曉蓋雅負用世才而厄於遇不獲用即
不用而自毛納言公與陳宮諭明卿三兩公外
亦絕無知其用者昨年虜警後租調繁與轉輸
不給當事者貽書相質余稱公以對亦漫不省
天其意者欲留其大用以付起部君乎葑溪之

有宋也自明經坦菴以至比部濂川兩公起家
迄於今百數年矣書種善慶蘊蘊隆隆待今日
而起部君與武陵君後先競爽其兩尊人皆以
畜蓀之以素堅之余別公三年不見而見起部
君之登賢書與擢上第恂然而有孺子之容也
又退然而傴僂若不勝　天子開秘書省以待
吉藹起部君述其家書以告曰惟我大人慮福
之逾涯而著仕之宜遠於競也有道之旨非[illegible]
身弦韋哉公之配朱生長素封能躅桓少君奮
幙之貲以佐鮑宣公之行義於里為德於家也
有同志焉其不籠餙而貴與公之不簪紳而貴
也皆以身貴者也故因起部君之乞言為壽也
而仍曰隱君曰淑媛

党侍御封翁七十壽序

大寰之內華峯矗峙洪河亘流為嶽瀆長攬金
天芙容頫眺群麓若携子孫漆沮渭汭環百二

以蟠結都會鮮原既庹我阿我池漢唐挺生偉
人揹不勝屈郎　定陵以降數十年來所號爲
氷柯銕幹㦸㦸千常作　朝家之礎柱列泉正
之楣檽如太宰孫恭介公御史大夫溫恭毅公
李敏肅公藍田孫公大司空馮恭定公大司寇
慶陽李公皆關中產也𩫏崔㷔禍興北寺黃門
之獄榜死孤貞碧血偏灑而青澗山中有一人
焉濵九死而得免疑獄神河伯實護持之故關
隴之士從搦管奮起天衢益稜稜自好幸而遇
其盛則爲鳴陽之鳳爲和陰之鶴不幸而道與
時乖終不屑㛐阿逢世㗅喔爲苟容神羊直觝
孤隼蜚擊郎至於羸角摧翎而有所弗恤然自
古蓋諤爲性者不難危其身以奉社稷獨與懷
屺岵惟恐言出罹咎貽憂垂白爲之親者既爲
子靳榮膴并爲身靳安亨亦願陸海無波飛輪
日駚謝伏蒲折檻之名無以父毋之身行殆皆

悁情不足恠獨陳倉党太公者自侍御著仕南
陽就祿郡齋往往以平反寃滯汰濁揚𣁽爲己
著之三侑暨侍御拜臺千里貽書謂老人無恙
有秋數十斛花藥一欄足供吾卒歲事方兹
神聖在宥昌言滿庭郎虎豹九關沉沉莫叩亦
宜齋祓盟心積悃感悟不藥石安成魚水萬一
雰霏偶翳風霆迅發於順受爲常經於騰徽爲
令望使我以豸繡榮而冠裳巾幗之誚與若其
之孰共驟眉昂首得言則言其遇也可以導虞
𧩬之聰補袞衣之闕郎不然而稱宇内一奇杰
男子它日可以對諸先達於地下者郎可以娛
老人於膝前侍御得其書每與同志誦之故能
以錚錚侃侃領一時之望視恭介諸公實爲代
興余聞而歎曰有是哉眞是父是子矣繇來默
容言遜之訓一誤解輒能誤人夫容者祗容於
深林大壑未聞以金閨紫闥爲容遜者先遜其

膴仕通津豈可以飄綬曳組而遜且此時何時乘此不諱不傾吐發舒而妄擬容遜其爲不敬莫大乎是更憶五六年前搖尾宦寺之門垂涎公孤之坐者文犀刻玉拜舞椿皆考鍾擊鼓摩肩布武僅足博鄉井小兒片時嘖嘖識者覗之直謂負塗之喙被繡之牲耳正不必鞶帶三褫丹書萬古足使尸居暮年含羞入地矣通達至理以名義相成如兌太公使人子得安意畢志以發其勃窣之忠而暢其旁達之志於是乎垂史牒播天壤雖在陳編斷簡讀其封章凜然有生氣而身壽前喆有云公論國之元氣也惟褒美抨擊下禀民彝上符皇極無以黨偏淪亂是非力挽平康正直之運以保我子孫黎民而君壽從是匡弼在一人釐正在百度王德清明臣職脩舉布政酌競絿之衷撫寓臻恬熈之盛而家國與天下俱象其壽既合一世以開壽域而爲之親者蘧蘧然落落然婆娑于紅茵翠幄之下逍遙於筬輿犢轅之間以泳化日樂大年雖曰老而傳其於無涯之理則猶嬰之未孩也哉此余因馮鄴仙王偉奏諸君子之請願矢卷阿之音介初筵而問惇史也

## 金母朱太淑人八十壽序

今皇帝御極之四年右司空金公拜表陳情言臣有母朱太淑人年躋八袠矣臣先年遭逆閹之禍母以溘先爲憂慮不能終侍臣母蒙
皇上脫之湯火之中拔置棘寺洊歷今官迺宴然數千里外忘知年之喜懼乎即臣有兄弟不敢徼 恩終養乞假臣休沐之暇歸拜慈顏以彰
明天子孝治之化
上以將作事繁且需公者正有待格弗許然讀其疏者爭豔說之羨公有壽母以上卿祿賜所入餙戴勝市縉綺不遠數千里郵而致之即不能

綏纓端韠左紛右捍陳饘酏笔羡以獻而身爲
天子股肱以搴帷倚榻之笑語移而風議於
朝毋固憶之也當公爲銓郎以清正不阿權要
爲逆煥所構煽是時以鉤黨赴北寺黃門者不
下二十餘人家有老毋一昔聞信驚悸痛摧竟
實厥軀者吾所知有兩家焉清源之周毋皖城
之左毋是也公幸有天佑不至與左周諸君子
同登福堂而逡來會城屏息對簿一時大吏陰
伺群奸之意旨爲低昂爰書數月不决每一離
家升堂辭毋毋若子必交以好言相慰勞乃雎
顧閒豈能無潸潸淚漬今凜霜之後化爲春融
罽之南冠灑淚者且聽長樂之鼓鐘領承明之
劍珮即棲遲邸舍陟屺與懷而捧檄之驩叱馭
之志在毋不在子既不顧就潘岳之輕軒亦不
願享崔邠之樂部惟祝其頻危倖脫之身匪躬
盡瘁報効　聖主老人幸徤匕箸且叔出季處

晨昏可依勿以衰遲爲念則凡　明旨之慰留
弗遺與慈毋之祝轅而不聽其入也同一心也
爲臣忠爲子孝者烏得而拂諸公之還　朝即
拜大廷尉
上因虜騎蹂躪赫然震怒公卿以下桁楊相望持
法者欲少貰其辠即移辠辠之比於
世廟庚戌後治諸用事大臣庚爲嚴峻司敗廩廩
救過不給肺石之呼褎若充耳公宛轉披瀝積
誠善導殫其忠愛上格　蒼旻會有風雷熯旱
之異三年停市曹之典明年赦諸槩臣中外驩
呼誦　聖主萬年而識者頗歸德於公夫人臣
聽命主上猶萬彙聽命於天剝落開敷惟所置
之諸臣不稱任使分當受盤褫但以　國家千
萬禩需長之脉如日方中而　聖天子久道之
化則又旭曦之始昇公之以仁厚劑威嚴也豈
爲諸臣以壽　國壽　君也仁厚之脉　皇心

默孕之而執法持平如公者又能滋培而濬瀹之夫競絿舒促國與家親與君非兩致也天保之祝其君曰俾爾戩穀受天百祿降爾遐福而四牡之勞其臣曰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毋來諗凡所謂泮渙優游茀祿純嘏隱然與其親共之以體勞臣之心故三代有道之長王與卿士大夫同躋壽域而不尸其功余詞臣也誼當載筆賡靡酌之盛於此日之　君臣有厚望焉會予有門人潘其受公國士之遇行出守公之邦而以太淑人之壽言相屬向者太淑人之封也希孟實當　制誥以宋齊賢毋封晉國太夫人太宗手詔存問爲況而公之乞假也則引嶺南黄宗伯近例夫宗伯之歸省以太公期頤非耄耋也　天子若曰俟二十年後吾當以宗伯之假假爾若夫陳上尊饌牽循宋太宗故事憲養氣體而不乞言爾特潘子徼公知遇猶甸宣此邦當負　璽書以從

封侍御衛太公壽序

嘗讀衛武公抑之篇未始不迴環諷繹讀罷而三歎也以彼衰耄餘年覛蔭不暇皇恤其它而諄諄於訏謨定命遠猶辰告何其慮之長思之審也迨吳季子觀周樂聞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悳如是益康叔十世爲武公武公之陟降繼序本於康叔武王之封衛也作康誥酒誥梓材三篇以訓之覛他翦桐倍爲頎犨寧獨以遠惟耇成宅心知訓哉祗適文考紹聞衣德父子作述間敬承家法具在也余之交於衛侍御帶黄先生也睆然毎讀其封章似欲以巨靈之掌挽洪河而西之振嗽而恍辭不嫌於哨哨也其心敖然若燒若焦人或咎之曰何不護若官侍御曰夫官能榮我哉是秋蟬之翼也翦之易爲力又榆槐之有

宿瘤決而去之更代我鄧一累也又或咎之何不護若身侍御曰吾聞之列禦寇矣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不生而不生亦天福也且便則申否則蟠不可也賈欲羸而畏囂不能也業已委之矣何護又或咎之何不護若親於是矍然起曰是吾臯也吾有父七十有八矣生而孝友靡間田荊姜被怡怡四十年生平不知有讒鬩也課其子炙及猶子子幸以青箱之教濫膺二命父亦改初服爲朝章則色喜共猶子鞶革而遊家塾者紛紛歌子衿後先十餘人則益大喜七箸術如也恣情於圖籍山水間適如也而乃以子之牙咳貽老親憂吾臯也已乃慨然歎懊然若有所釋曰幸哉吾父非猶夫津津鼠腊戴猴冠以自媮快者蓋嘗折腰爲寧國之太平丞境以内風披而露浥諸大吏才之命攝涇縣事有巨族藪群不逞以發冢爲事黄腸珠襦多不免吏茲土者攝於蠆毒相戒不敢問父則捕而寘之辟方其未辟咸咋指爲父危而恬穆自若蓋不特矢一官殉并矢七尺殉也其昜子也自李郡時基之矣亭反疑滯罔所斂進而西臺爲天下平柰何使直臣以南冠縶朝士充塞犴狴寃抑感三光而 聖明猶精求申商之學恨其不秋荼也則以敷求先王克恭明刑之詩爲教鄉之待薙者窟而入潢池至於燎原不可撲父日夜爲枌梓念至亂卒反戈三齊驛騷靡一人逆其顏行彼酋渡河長驅深入内地旦夕寢處堂與而 廟議謂兩犬爭骨耳亡恐杞漆之歎父勰勰焉則以修爾車馬用戒戎作之詩爲教手携而面命無一日忘也臣言之而聽藐藐也以九閽遠絶可柰何父言之而聽藐藐也何以爲子何以爲臣蓋余今日恪父命共臣職吾父聞之而喜又可知也以吾父視武公之年蓋一

星而近矣使吾以紫泥天書數十通爲壽不若以柳汁藤牋諫草數十通爲壽而賔之初筵所云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者所能何事能官乎抑能明其道信其志夙興夜寐毋忝所生之謂也於是嚮之覺言者囁嚅不敢竟而有端尹仍領史事者謂御史言善訏謨辰告莫大乎是請以告邦之司直

## 姜母桂太孺人壽序

大寰之內洪河溯瀉崒嵂矗峙吐吞蒸撼日星爲搖千常萬仞穿雲脇而上轉峭轉孤人以此爲山川之奇不知其爲偉人杰士俠客貞嫠千古生氣之所聚也景麗春穠窮崖僻落化爲錦叢衹覺其妖泆靡曼有物永貞爲天地根玄冥不色泬寥無聲其在清霜墜旍灌木搖落之時乎滿目荒楚可唏可歔而後脆者勁溢者閉故記以歛藏爲暢月又曰諸生蕩盎能以悽其坎壈攝四時之正而後嬗化于亡窮吾以此徵姜氏姜氏在

神廟時有給諫松皤先生效史丹伏蒲擁衛 前星被放還山其弟孝廉公經明而行修兩上公車會同行者病且死調護經紀幾以身殉有伯桃角哀之風竟以攻苦文章乾肝焦肺一日文成忽目光墮地五色旋丞子身賔京邸時耑愚方髫年徒跣犇四千里望城躃踊行路聞之淚蘇蘇不自禁其母桂太君倚門而哭庬燈熒然冷風颯沓則煢煢孑孤從關河氷雪中迎精而至矣嗣是毋子晨昏相對凥一溢米一蔬果皆涕淚縈絲相和入口太君之絣纃機杼耑愚之筆牀書簏無處非啼痕四壁斗大僅容一匡牀有溫惠若任只者太君心惻之并惻其蔑生子與之共衾裯耑愚有娟陳畫則操井臼視庖湢夜則支板榱題上彷巢烏而棲耑愚席一東

槖與繩樞相傍鮮伉儷之驩夙興發青箱讀聲琅琅毋聞之而喜對藜糝麥飦忻然一飽矣家有伯有叔伯與叔各有子有婦藜糝麥飦太君又推而共之念我良人以友生誼重至於捐功名赴水火著百莖而共一本忍其肉未寒而乾餱貽譽乎故凡林林食指胥待以飽與夫待以生待以長待以婚娶者始猶仰給貧孝廉繼迺仰給于貧孝廉之婦而爲孝廉婦者不啻羽譙譙尾翛翛矣姚子曰世有聞耑愚之家世而不墨墨酸楚肅然起敬者哉爾鄉之君子爲大宗伯薛天谷先生其習于姜氏之事也最稔乙丑闈中余發覆得耑愚姓名宗伯抃手相賀曰是孝友廉節之家吾知其後之必昌也此子羈冠成童重趼匍伏扶旅櫬還于故鄉四方嘉其知禮吾知其名之必達也是秋秋然丹陵之種異若干聲若籥者乃爲子弋獲乎余曰是父是子洵矣然父見其苗而未見其穎栗也子則含蒙蓄于父而雨澤之亹亹未達也其間必有毋儀在旣而徵之果信耑愚始爲薇郎迎太君至津門聞虜警或勸南還太君曰天下方多事北上虞虜也南下不虞盜乎停橈不動比解嚴耑愚以板輿逆太君曰今南下時也吾有季足以倚老汝王臣毋用我爲念鵠首遂南亡何耑愚主柱下惠文昂首亢眉無撓辭焉意欲率羣臣首吏相與彊君撟君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蠹成於尊君安國而後已其悃忠雖有所不盡格然內貂寺外丞弼重臣聞其風而憚之能以片言關世運重輕　天子念六詔弗靖使持斧往詰問因便道上孝廉公之冢而以一卮爲太君壽其梓里同志馮阮兩給諫後先請余一言用補　袞綸所未備蓋孝廉公僅以耑愚中翰贈而太君之稱太孺人猶初命也善乎楊子雲之

言曰不繇其惠五兩之綸半通之銅已泰矣否則朱輪駟馬金朱煌煌庸泰乎吾請以是頌太君而并諗於天下之是毋是子者

伯舅文起先生六十壽序

司馬君實在洛中爲堂于獨樂園讀書既勧投竿取魚執袵采藥决渠灌花操斧斫竹擅天下之至樂乃其傲世之言曰叟之所樂世之所棄推以與人人皆不取故自號曰迂叟叟之在洛也與劉貢甫范淳甫輩開秘閣纂千三百年之事成通志一書爲職業而與文寛夫富彦國輩十三人置酒賦詩訂洛社者英之會爲遊息君實於耆英中齒最少而倜然自命曰叟葢未六十而叟也未六十之叟日與皤皤大耋相留連有樂而終身之意而田畯野老婦人孺子或群聚指目之不得見則摶額而顲號之曰君實君實其以西府之貳判留臺主嵩祠最爲淪寂而稱之者必曰司馬相公它日在揆之昇實從讀書堂前以踽踽之踪黙綰元元之望今天下詎曰無人若夫朝野繫心同符君實者不得不推我伯舅文起先生君實登第蚤科名猶陸陸人後其崢嶸自樹始于同知諫院及待制天章閣時侃侃論列定宗祏大計叅濮議則闢歐陽永叔論陜西義勇則忤韓稚圭而群公轉重之葢學以仕臻名以漸著也先生登第稍晩當其在公車時已稱人倫杓斗比匃臚第一簪紳抃手相賀歡聲塞涂涂人以爲名世應運矣時逆閹甫見芽蘖大司寇王莊毅褫削去御史大夫鄒忠介群小齮齕去先生抗章極論遂左其官而忠孝狀元之名遠符皇祐所祝至鈎黨禍作被逮殞命北寺者二十餘人而精光奕昱則楊忠烈周忠介爲最奪官誥隷籍編氓者數百人而聲實炳蔚則先生爲最　聖明踐祚從田間入

侍　講幃展卷矢音非憂危苦詞不以進猶謂
說書尺幅易窘兩草封事益暢前旨而首擊雄
踞銓席爲莽戎除道者復以此不安厥位從此
先生之名如登岱華轉躋轉峻而有山如雲則
手可攀足可涉非有雲如山負虛望者比也先
生歸而長安物情日幻元氣日漻湯湯潰流非
土提石闕所能捍必底柱長城倚天而峙廼可
以障犇齧之勢屈指當世匪先生其誰而飛檄
迨徵弗赴長宫庶懸凝丞之席以待亦弗赴日
苗蘭芽翁蕨筍課子讀書頗類君實獨樂圍故
事爾來仕版中多餙老隱年若劉模之徒比比
皆是雖在青門白社苟非寒焰不然頹陽將墮
爭諱壽不談况於指使孰肯建鼓以號於人而
津津自壽人亦壽之不辭則迂叟之與先生千
古爲匹矣夫熙寧元豐間群天下鵠面雞皮之
叟爭相跆藉皆困于新法以殞厥生而能以身
開仁壽靈長之脉使野花欲笑啼鳥依人者迂
叟也又群天下白髮丹衷之叟迄於槁項黃馘
不獲申其志老夫灌灌小子蹻蹻而能以一身
樹老成典刑之宗使寬夫復入平章范堯夫呂
晦叔微仲後先執政衆正茹征群衰距脫以成
元祐之治者迂叟也是叟也可以老亦可以老
天下之老養其天年引於大年正今日所急需
負君實之望者不得不以君實望之然猶爲天
下祝非爲先生祝也其爲先生祝者言壽則
如寬夫出入將相終躋武公之年言乎樂則如
裴中立功成身退築午橋開綠野與白樂天劉
夢得諸子把酒窮日夜相歡而涑水氏皆非得
全于天者獨其介在潛躍身關泰否兩者巧相
符故僭爲論次若此以其之無似夙爲先生所
憐愛其同官禁近如汲長孺之司馬安今先生
迫于蒲輪將黽勉就道正君實從陳州過闕之

時矣東山未許久卧請以安石別墅乞與甥羊曇可乎先生一咲而頷之

朱岱翁太老師壽言小引

安寧朱太老師挺生梁益拔秀滇中灝淼文瀾與昆池而闘灩嶒崚道岸共玉案以孤青挹其味則玄水赤黍按其糧[illegible]琢釀兹積慶肇起我師緣河岳之降靈秉文武而作憲戎樞籌幄似頗牧之在禁中關隴藩宣如范韓之屆幕府當賜履之行遍佇袞衣之將歸而繫念南雲永瞻北屺以　國家股肱之用供嚴親櫛継之懽風憶尊羹念橋椿而轉切日移槐影戀桑榆而勿謾漁樵甘　聖代之逸民烏哺極天倫之樂事然為子者姑委身以將父明發抽簪而在親者顧移孝以作忠晨[illegible]勸駕勉釋芰荷之服還尋黼斧之冠權重外臺維荒僻有資乎彈壓情兼內顧必寄邇始便於扶將借竹馬以迎來背碧雞而在望用展孝思於不匱更伸祿養之靡窮兹者拜　命還旌陳觴介壽覩齒騈出忻七箸之加餐鳩杖空携慶履旋之矍鑠洛疇初演終平格以為期海屋新添遡攬揆而未艾珠履集則瑤華與之競投綺席張斯金石因而互戛以至青郵傳青烏之札詩筒貢黃澤之謠莫不曲致抽揚翕歸頌禱然而展親報　主之念恩勤菀結之思或知之而未深乃言焉而弗覩其才非驥足身厠龍門趣承絳帳之中飫聞家教摳侍黃臺之畔諷及行藏用敢抒其大端摛詞爭揆天而作繪祈竹苞與松茂頌若清風布之簡首至若金罍酌酒思挹海以為漿銀管更塤唱而篪鳴歌同白雪作者具在懸余未能在弟子依永而成聲見吾　師備物以養志爾

宋儀部毋李太孺人壽册序

菸以青鸞授簡集慶殷闐黃鼠陳謠悵懷修阻

魯侯燕喜難駢潘岳之軒頡叔遺歸未脫崔豹之帽今欲考鍾伐鼓介三爵以稱萬年可無刻琨離瓊籍百篇而賡五福宋毋　勑封李太孺人乃儀部君所自出也縞綦椎髻同荊鮑子之車絣綷虀鹽用佐梁鴻之案旣蘋潔于蓬牖復蓼折于萲堂掯斯織以爲言顧此金而不愛所以鳳毛絢采麟角峋嶙至於宛平東海爲良食以加餐葛産南交遂郤笥而不御豈特端韠佩宣文之教兼以垂紳守敬姜之規若其精理奉玄碧落現紫微之字齋心入道絳霄表丹鶴之窺今且壽倒三松年超二絹東梨秋老皺同仙李之根安棗春酣釀過靈椿之算仰期頋而漸近如縫伯姊之裳俯耄耋以相携可牽艮娣之袂今予寅清列署行佐執酳于虞庠賢毋胡耇縫將姑代乞言于彤管爛光華兮卿喬旦旦彌長涵曲折之璇璣霏霏競奏亘弧貫宿仍隱現于蓬山銅狄千霄並峥嶸于日觀不有文星助彩舄聊天秩增遐僭以糠粃導其珠玉

響玉集卷之四終

# 響玉集卷之五

目次

贈序


敦翁孔老年伯三品榮封序

大光祿毛具翁榮封三代序

崇明熊明府魚翁　覃恩褒封序

嘉興司李含翁姚年丈考績序

長洲葉明府慕翁考最榮封序

長洲韓明府鵬翁考績序代作

又代作

蔣公鳴司教石埭序




# 響玉集卷之五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贈序

## 敦翁孔老年伯三品榮封序

今皇帝御極之二年謁　先聖于辟廱爾將竣事命師儒陳說經義爾時升堂坐講者爲孔祭酒貞運　先聖六十三代孫也以敷陳稱　旨擢詹事兼侍讀學士回視臚唱之歲甫踰十年　寵命峻陟人以爲異數遡詹事復念家學囷本非父弗生非父弗成且今年八十有三日親被之請封臣父如臣官　上曰可於是封公崦嵫矣　煌煌紫誥表章于荒烟石馬何如身鵉宮賡晉宮端階通議大夫黃銀加以瑚飾絲繡新其鞶羽與皤髮朱顏交相炫映凡爲子者孚心豔焉而莫能京其盛則相與讚詠之圖繪之以爲九霄之仙籙十賚之眞誥使浮河之老

髻擁星冠飛舄之踪旌垂綷節昭垂簡冊猶云美談而余以爲淺之乎言孔氏也封公有父以俠骨自許爲鄉里中不食其報王祐槐堂之植實基於此封公之少也瀕首一編仰觀而下獲正如蘇明允博極羣書沉思深討志在軾轍哉出爲縣尉風塵折腰無論壯心相左即如舄鍾之俸養未遂於生前馬鬣之疏榮又沉於身後愍然有餘恫焉若身有三旌之錫父無半通之綸子之施及於身者彌厚則身之抱歉于親者彌長耳　國家令甲三品而上封厥祖祖以孫貴父之父又以父遞貴不徒伸貽謀之報兼以推罔極之慕　聖王俯恤人情若此今孔詹事陳情一疏祇以惜頹年娛暮景楮墨之外若有所茹而不盡吐蓋成父志者不欲居之以爲名又孝子之極思也昔唐太宗觀釋菜于太學爾時對御横經爲孔穎達亦　先聖茵裔而其所稱引者爲孝經今　國家頒行學宮爲經者五孝經以寂寥易竟師儒不肄焉詹事與其兄簡討公纂春秋起家擅耑門之學乃其陳說于至尊之前者洋洋典謨抉大小夏侯之藴而以精忱達之上以感動　旒纊下之使橋門觀聽之士相說以解至其留滯京邸與陟岵之歎一寢一食未嘗忘孝也或遇讌會郤膏薌不御而飽伊蒲每月禱于斗母爲封公祈福又嘗出其封公手書示客言眠食佳適杖履矍鑠則輾然喜或聞衰徵偶現匕箸小減怦怦春胸焉封公居恒每自歎其不見用又惜簡討公垂用而不竟其用千里貽書必以致身匪躬之義相勗蓋其生平有兩願轆轤于胸中上以酧　主恩下則榮被所親耳詹事之報　君也駸駸乎政地漸近矣匡衡解頤桓榮稽古俱不足道即如程正叔范淳甫抗師儒之尊盡沃心之益猶其細

者若夫顯揚之孝推恩王父使太公數十年菀結之懷一旦而酧之其爲援神契鈎命訣豈徒效爾家憲公以箋註詔來學而以對颺動人主哉　綸綍既賁草堂生色扶掖鳩杖以拜　命于門而後喜可知者固在此不在彼微希孟孰與發其覆也

南大光祿毛具翁榮封三代序

出處之際難言哉士大夫不幸當妖魅煽戭乾坤穢濁縱不至與亂同事而無心致之未必有心避之一濡忍間不覺褰裳而就矣此七尺昇墜之途亦百代誹譽之林可容護啃姶阿哉自古宦寺之虣熾於節甫鈎黨之慘烈於俊及乙丑丙寅之際若巧手相摹胳同一轍具茨先生口不掛品題月旦身不逐標榜清流獨其生平所折節而依歸者爲御史大夫吉水鄒公在里中以椒蘭訂絲蘿者則周景文氏鄒公一世鏖凰而虓犨之辱不免於葢棺之後景文嚴冷持躬寬平馭世固將力掃町畽還之如砥偶以氣誼所激至於身碎榜笞魂遊貫索先生緣此一事愴懷特甚毎對所知愁焉愁歎至若遙憐搶地之寃靜想呼天之痛死如棘刺嬰軀蝎蛇入腑恨不能身代而付之無可奈何惟捍禦劻勷口瘏手濟以免於覆巢破卵之憂而塗豕懷疑風鶴屢警又爲不斂及吾渭陽慮矣是時先生以廷尉家居身名俱泰貽書勸駕者旁午於道卽不斂亦嘗寓諷曰不西行大禍不解非異人任也先生笑曰此賈彪能之吾不能也且今天下安得有賓武霍諝共爲申理乎惟有卧徹書寢輙命蕙帶蓉裳共老於藪澤之畔以謝諸君子庶免威明之恥耳巳從廷尉遷南光祿所職者裲江籬沚蘭薦

高帝之寢廟優閑豈鎬與世局風馬牛方以吏隱

爲遊戲圖澄視索虜若海鷗浮沉潛見之間亦明哲保身之道而先生猶徘徊不出曰待時淸也計先生自宅太公憂婆娑家食者盈十年至丁卯秋

新天子卽位晴曦乍昇雰霏迅掃先生廼幡然鼓石城之棹旣抵任得以　覃慶贈祖父如其官牛眠馬鬣赫然改觀媚娅中表之戚暨執友故人爭抃手歌呼謂光華賁泉壤而余謂光華又不在今日也當先生偃息邁軸廷尉之門幾如翟公兩世松楸不聞紫泥相耀嫌於淪寂矣正幸其淪寂也穢朝之餌垂綸不顧故使封樹益其淸芬原草蒙其芳潔以

顯皇帝所厚培而拔置法庭侍從之班者今猶精白廼心以奉　聖明而無刑餘腥羶之氣有待於三薰三沐是能儲其身爲　與王資也試問此兩三年間朝而郎吏夕而孤卿爛羊之頭從貂尾而進者豈不榮其祖父一轉眄間燈燼焰冷雖有玉匣珠襦豐碑峻碣凡牧童樵豎過而溺其上冢中將朽之骨恨其子若孫不爲淸白一布衣而以餘氛及我　天語煌煌如綸如綍或得之而辱或得之而榮或伸之而抑或抑之而伸顚倒循環飛塵細雨可勝道哉自古顯揚之說亦能誤人凡榮身保妻子不計其名之不可居者爭以此解嘲而其顯揚也詬集廼滋甚如毛先生除目屢降檄書交迫而念及善類之禍輒不禁慘顏仰體先人之志亦必不以一封誥而忍負吉水吳門兩君子意念決矣夫人世間慘顏之況有迫而受之無它岐可免者吾儕是也有紆廻以從之閉亨衢枳足不前卽不敢賈禍亦不敢就福者毛先生是也今水落石出之候公道昭灼留都一淸卿於先生爲發軔卽　天光下被及於三世其猶始基哉有識者

當賀先生于家食時聞其祖若父皆賢者含笑
九京亦不在今而在昔也

崇明熊明府魚翁　覃恩褒封序

吳地濵海崇明尤在海島中𥁞溟渤間一浮嶼也　國初隷濰楊後改隷蘇其幅員當它邑五之一賦稅三之一民多占族望自雄享魚鹽之利風氣近横不甚都雅萑苻嘯聚揚颿來徃莫能窒其窟穴令是邑者持手版謁諸大吏操舴艋出没洪濤駴浪雖陽侯避路黿鼉翼衛終不能無少戒心以故釋褐著仕者多避不欲居而屬之公車不得志之客其人多頹陽晻景骫骳脂靡沾餘膏自潤寡精明强作之氣盜賊蚓結不問豪右鴟張不問舞文上下與雀鼠相比爲奸不問洲渚淤沙乍墳乍圮膏腴斥滷陵谷變遷黠者占而隱稚者代而輸里師猾胥行私罔上鳬爲鳬鹿爲馬以蚜蠓其民而沐猴其官亦不問以故肥者日肥羸者愈羸閭境内外如棼絲之不可理而莿華之不可以剸決其來舊矣金谿熊公以文章妙天下凡讀其文者如相接于虛皇孔中形就神和争頷手而額安得玆人照臨吾土迺天下之劇邑不能得而海邦下邑得之睹除目與歎者擬于邯鄲才人下嫁厮養而公獨逌然適也謂吾試爲製錦者而以千尺氷綃試何如取青䄠白袷耶級緝之女子學爲婦養舅姑縫衣裳何遐擇之有且所謂青䄠白袷亦既久不治浸假而爲百結之鶉衣與蒙茸之狐裘且不敢憚龜手容可付之嫛婗而雍頌養驕於是日夜厲精問其疻痏而熨治之問其疥癬而爬搔之翳吾明者抉之簣吾聰者垤之未踰年邑已大治餘皇不呼桴鼓不驚臧一二渠魁遂有賣刀買犢之風矣築瀕海爲堤亘若長虹田疇相望桑麻被野嚮者澤國遺黎常托

于魚龍之宮旦夕莫必其命乃今而化爲樂郊聯袂而歌來暮者雅不欲以虞芮之質煩我神君寅緣訟諜弄刀筆而博鞶帶與張参戟手思佐兩家之鬬者術窮于無所試不得不退而耕于野公以其鳴琴飲醇餘暇徘徊芹宮之側新其榱桷益其丹堊召其貧不能家者饘于是粥于是又遴其菁菁之譽髦而提命之董成之曰爾獨非吳人士乎策名天府者七邑項背相望爾曹庸無盬心焉且文翁治蜀而相如楊雄之屬相繼起是亦不穀之責於是兩三年間學操觚者彬彬丕變焉文學施生政模輩感公之覆露而生成之也因 覃慶大典榮逌所生而問言于余又因大中丞李公欲借公爲劇邑重行旦暮趨裝而諸生輩又皇皇焉如黃口之去其慈媼余諗之曰若輩闔戶而受書知依若父師耳烏知 朝家事日者 聖天子闢法宮延見閣部重臣首以久任循良無數數更調爲安民第一義則它邑之欲得我公也恐來蘇之望沓矣它邑禱祠而求得公爾之邑禱祠而求無失公 帝曰咨海邦賚爾良牧從其無失者是爾邑之幸它邑之不幸也然忝之數與事亦非偶然它邑有甿窳亦時有振刷即以公居之不過與除補捄使壁壘變色而已若此邑也則以承平之久猶沿草昧之象篳簬啓山非久道何以成化輟公而去也又將輟此邑而雜處於魚龍之宮欲其俗被物采士齒清流風之漸也其何日之有夫吳會固渢渢大國也柰何不憖留一使君以開此邑之僻陋公能始終治化此邑者其功如鼈養魚梟之開蜀又豈獨文翁然爾則何以報使君與 聖天子之留我使君者其亟賡愷悌萬年之章以爲使君壽而并爲 天子壽

嘉興司李谷翁姚年丈考績序

人生抱負陰陽形氣之用麗然雜出而耳目最靈耳目者通天明察地紀八風以疏萬彙以晰使心君晏然寂處而動容旁魄侔於造化疑於鬼神非耳目孰靈之　天子置臺諫之臣以匡旒纊所弗逮號曰耳目建牙開府與持斧使者身爲　天子耳目本欲訾吏治問民疾苦搜其蝨蟣而劘剪之拊其疻痏而斂抑搔之而體貌崇嚴所需于耳目愈亟則耳目之用愈遠不得巳就有司中眡其下與民瘼親謳唫籲呼不隔于簾幙上而與郡邑子大夫或肩隨或手携其芳擅愿黠尺璧寸瑕文木其外而梠蠹其中者得一一井別之其人又方從制科起家新泉不滓淬鍔不繞終不能使蟆爲嬙鶡爲凰而耳目之用且轉而導之於口與手則李官之權洵重矣余同榜後先謁選稱郡法曹者不下數十人嶺南姚生金氏得淛之嘉興嘉興淛西劇郡號不易理而公以愷悌長者驟而司彈擊糾摘之任人或難之逎余從長安歸公之理郡巳二年而政聲大起吳門與檇李擊柝相聞頌公者不去口如胥隸上下舞文挾片楮爲鼠穿而狠噬者必痛繩亡貰如民有寃抑搶頭莫愬縱不死市曹亦且死箠楚死狴犴公廉得其實而浣濯之凡萑苻所株連曁以微嫌麗辟者皆下比鬼薪白粲平反爲一時最又淛西有妄男子瞋目語囂馴至揭竿數郡騷然縱之是爲　國養癰急之則批根傷實非安靖意也調劑于兢絿寬猛以息訩訩而民亡驚擾公之力居多然數者猶有司治獄事耳公所轄七邑而受大僚指有所綜覈間亦採輿人之誦組繪循良甲乙以備薦剡而稽調一二最不職佐枉後惠文凡出公手口與公所預聞茂不俯從民志旁愜清論者

李官任大寮耳目一指聘間即　天子耳目也
彼臨其上者亦且寄之聽以闞其虛牖寄之眡
以測其氷鑑又於不茹不吐不疚不惕使耳目
之用畢輸于手口者以識其立朝之手稜而公
備是矣今理郡奏最華遐匪遠無論臺諫素號
耳目即處銓衡之地而闢門籲俊亦與四目四
聰相表裏夫世之泰也百爾在位交輸其聰明
以廸王衷而共昭一人之神靈其亂也至於屏
王耳目使其聰亂於蠅簧視眯於熒與盛衰之
源皆出乎此公政已成矣行出而王天下事其
始終以耳目自任即心膂股肱孰與耳目重哉
余嚮者在孔中甫先生素幕之次與公邂逅一
揸而識爲古君子去歲陳集生從南來談公甚
晰余益知公而公或未知也崇德令鄧君知之
乃徵余言爲公賀則鄧君者其人可想見矣此
公耳目中人當必有頌聲之入公耳而瑋政之
入公目者

長洲葉明府慕翁考最榮封序

巳未南宮之雋剖符竹而出者不下百餘人同
安葉公以是年六月謁選得長洲迄今五年所
即　內召有恒期公且溢於格矣廼始得報最
受事在諸兄弟先而考成在諸兄弟後何說也
夫長洲外號殷繁寔疲敝虛耗邑也屬邑麗郡
治者吳邑差陋而土肥饒富民操計然筴滿籯
絫絫其人易於輸將不煩箠扑而倉囷告實挾
朱提以充惟正者碼相續葢水土演民力足辦
也長洲賦額視吳邑侈矣瀰瀰澤國圩菜阻塞
水不得泄多瀦爲巨浸不必如近歲商羊肆虐
凡葑溪以南折而東北接壤虞山鹿城者皆波
臣之區則皆長洲地也惟沃者不勝瘠於是奸
民猾胥飛緣上下且隱沃而稱瘠漿酒藿肉之
家與蔡糁不饜者各戢手不輸一緡錢余猶憶

十餘年前長令不避絛礮三木桁楊相望於道賦用是登而元氣亦稍削公既涖事睹斯民彫瘵可矜謂貧民者吾病子也其黠而詭免者吾驕悍子也身爲家督而嗃嗃嗚威繩其悍子之謬托於病者烏知眞病者不先受櫝楚乎卽道州之考寧𦱊之於是司農簡天下歲討盈縮而滯公報最者餘一年先是　兩朝覃慶凡循吏登薦牘者得徼　封典如廷臣　金泥煌煌亦既錫公矣而公以續祧之子移贈所生至今日公始得稱郎官儷公者得稱孺人夫褒封遲與速等且徵召有期不因報最淹何必反覆追論獨不思公之在長洲何如哉歲賦四十餘萬積羨頗不薄二百年相循陋政至公頓洗蒲鞭之罰不責贖刑邮墟老翁扶杖而過邑門者咄咄詫歎卽吾輩明習掌故屈指所知上下幾十年自樊崑山玉衡而外得公爲二耳茂論長洲日



就敝耗卽不敝耗而財賦自廣公不私一羨訟諜自煩公不取一鍰以至機杼自美公不沾一絲貨物自牣公不愛一琛青衫華帶蒙茸了鳥時往來于荒坵僻落中較田疇之坎阜詢歲事之登歉客有入公衙齋覘孺人病者牀頭三四敝篚瓦燈布褘而已若其宅心愷悌軫恤民隱凡豪右及薦紳家與細民鬭鼠雀者寧抑豪右或婉曲以平薦紳之氣而不忍糜爛細民此其意得之海忠介而忠介銳用之故偏至而滋譏公婉調之故造適而引恬人謂公登高第司民社五年其所涖又極繁華地不知皆寄名耳雖登第而約巳實一寒士雖司民社而平易近民實啬夫三老甚則家人父子雖涖繁華而嚙茶自甘實同斗大山城有令如此而斯民所以報者遠之則惟有桐鄉百世之廟祀近之則爲謳唫爲頌禱以旁皇流美於天地國　家所以報

者大之則要津華秩置一人于羣倫之上以爲天下風次之則　璽書褒美　天語諄復勞苦而嘉勸之使其遵前墩而收後效迺公之考最獨如此其晩也至問其所以遲滯者正不忍以萬民之血髓易吾一人一家之綸綍嗟乎其後天下而奏績者此其積居然爲天下第一何忝哉昔光武賜卓茂詔曰茂束身自修名冠天下隨擢太傅封褒德侯唐宣宗問樵人知李行言爲政書其名帖殿柱上一轉官遂賜金紫公之素節豈徒如子康在清濁間謳唫頌禱又不獨樵青也明歲春王　天子坐明堂延見天下長吏而主爵者方重激揚之令不知何以報公余史臣珥筆而待書焉

長洲韓明府鵬翁考績序代作

今海内稱劇邑必首長洲豈非謂其錢穀繁多訊讞如山積重以承事之煩將迎之擾哉夫吳會號稱財賦地以長洲視他邑猶伯仲耳晨與投牒公府者肩相摩然其民孱易以法繩也二千石日臨其上復以開府重臣彈壓之和顏色而奉進止若主媪之於嚴姑豸繡使者撟枉後法日伺其短長可不爲煩然視夫省會之下左藩而右臬者有間矣乘傳貴客稍不厭其意鞭撻亭長而色移於主人可不謂擾然以視夫大江而北楚楚青衫而謁拜於碧油畫舸之旁者抑又間矣則何以劇首長洲蓋此數者各分其一而長洲寔兼有之分其一而文弱書生對之頭岑岑不能舉兼有之其支離鞅掌未知所稅駕矣造士之秀甫釋褐而謁選人則授以專城佩以墨綬不復知周官論定之意而繁簡鉅細漫無所取衷故或長轡屈於短轅而鉛刀困於錯節其能使才地兩宜而無章甫適越之歎者惟有更調之法平州韓公以高第起家試爲

由拳令由拳乃新造邑其名隸版籍而身爲雲間海上之人者不可勝計入其城蕭條荒楚無衣冠大國之風以韓公之才治由拳嗟咄間百事俱辦日未晡而烏啼吏散可高枕卧矣當事者廉公才不欲以由拳淹公則徙之長洲宰長洲者十餘年來若莆田若桃源若東莞若山陰皆雅負幹局聲而公一至則幹聲遠出諸公上星披電燭庭無滯囚坐堂皇決一事輒播聞於窮村僻落東西數百里之外相駭以爲神君甚則好事者取古循良遺績暨稗官野乘所載平反獄情奇巧可述者以傳會公之寔政而人蔑不信也吳中大祲之後而司農之督逋甚於星火公固不諱言催科以市細民驩然寓寬於嚴旋又劑嚴爲寬政不拙而心良獨勞矣均役之事起公奉行最先一時未習者不能無反唇然長洲役法弊甚民田不能當官田之三小民日



憂頳尾而百尺之條寸莖蔭之有餘甚有陰漁其利而佯卵翼之此何可不搜剔也剖癰疽者第當善其刀匕若擁衛之而待其自潰亦豈邑室利哉方茲羊腸滿目殺窟多方而公獨墨墨焉穆穆焉收其精神於簿諜爰比之中在令言令居官營官以其餘暇引見諸文學談說經義品第秇文而已能兼劇邑之所兼而不兼其所不必兼神以此恭閑氣以此恭厚養以此恭密他日柄用中朝濟世之輿持世殆可兩無媿乎今三載奏最矣均馬力而和馬心嗣茲以徃優游乎輕車熟路之中矣士民之悃欵戀公者謂公必从此毋遷而善頌善禱者謂當事者不以長洲淹公也猶之乎不以由拳淹也必驟遷又當美遷而余所諗於公則請以長洲爲天下之案長洲固劇邑以視方寓猶彈丸哉苦長洲者則謂錢穀繁而少府金錢何啻百倍於此輩而

入不知所歸輦而出不知所繼此國家之命脉而憂時者之所蒿目疚志也承事之煩與將迎之擾不日物情之難調虖廟廷之上人各有口遂令國是如沸羹或攀鱗而把臂或得免則操戈不有持平中立者何以挫其鋭渙其羣哉國家猝有大事則臺諫削牘以請曹郎而上各守其職業以奉王者一不當而大決所犯傷人必多豈獨一訊獄之爲兢兢余聞之長老謂筮仕難於一令令而稱天下事不足辦此言良謬夫以發硎之才籠劉仇而架卓魯豈曰無之旋踏華膴而中路困踣者可勝道哉沈憲令山陰孔珪語人曰沈令料事特有天才張楚金作令略無留事一時號爲神宰而兩君他日功名俱不迨治縣時才如公余固以濟世而持世相期者則願公益淵塞而心砮礪而節絫積而問學蔚然爲當代名公卿毋使秉史筆者詹詹以循良見收則公之德澤且衣被天下豈獨長洲

又代作

蓋余嘗佐銓政所衡量天下士大夫後先數百輩而知才之難也夫非生才難也蓋漸磨使然

高皇帝制爲功令三載取士經術與世務相參而行之日久耑以經術重厥所重者又不過闒書倉之盈溢誇筆花之爛熳其於鄒魯用世之脉無當也世有高才生王者争思購之而要以爛於經義下筆能文章則才耳驟而試之訊牒不知所謂刀筆驟而試之錢穀不知所謂箕斂傷哉其以文人學士之才而責之治才也而天之鍾異才也不然智無師傳學非人授朝釋褐夕拜官旦日而游於盤根錯節之途恢恢其有餘地譬之新婦三日洗手而作羹湯姑嫜在上妯娌在旁臧獲在下或詒之左或牽之右或瞪目覩迧手笑而面頳然而心怦然而耳目手足之

用樊然而劑者適宜噌者悦口是謂婦才而吏才猶是選人之格凡甲第起家者令最後最務亦最難而長洲煩劇幾於海內無兩也尤難之難平州韓公從青溪調長洲聿稱厥職期年而士民安之今臺使者合兩邑治績以最牘上矣人謂公才易青溪故青溪治以青溪練長洲故長洲治而實非也才而小所泣無非大者才而大則所泣又無非小者以青溪視長洲財賦不十之一鞫斷不七之一應酧交錯不五之一去青溪而長洲又有不賴然怦然而耳目手足相爲樊然者哉而公不爾也余聞之海虞顧奉常公少而以才名噪於漁陽北平間所謂筆花煬而壽倉溢者公固饒爲之一行作吏則以錢穀訊諜之事投於文人學士之心如燈取影而波取紋茂不具也泥首洗足囊三木而曳銀鐺其事日以數十計其人日以數百計令長洲者又非能窮日夕之力以治爰書也拖青而腰韋辦辦於交戟之門與昌亭胥臺之畔日去其强半而公一嚴鼓坐堂皇手批口决如霤掣如雲流如牛渚燃而秦臺斷晝漏不數刻積案一空搖手呼神父者充塞四衢矣是爲趙京兆尹扶風之才轉倉厫以輸塞下皆吳之粟麟趾裹蹏鎔精鏐而實尚方皆吳之財而長洲首邑也歲不登萊色者將殣於道而桁楊箠楚隨其後負在官比幸有秋遺穪而利寡婦矣而惟正不供負在下且夫鶉衣縠食鵠面而鳩形可原耳豪右何辭平頭黃衫奴又何辭公繩之弗貸也濁河淸濟之間舳艫啣尾而長洲先郎少府金錢以漸登額矣是爲劉轉運之才當路者庚爲征徭之法郡縣猶持兩端公曰是無兩端也便巨室則不便細民今便細民正以便巨室耳不有帶礪盟公卿氓隸反掌間且亢而憂天下者不爲

枌榆桑梓憂而沾沾子若孫乎一時茂以難也是謂問南陽折湖陽之才出望齊而北人病褰裳陽侯出没亦且化膏腴爲汚瀦然斂衆爲之則慮始難也呂刑有贖盍爲皐人肆眚地乎是役也民忘工作而如砥如矢相望於數十里之間是爲李氷之才而公猶壘壘顧念循吏不敦教化者駁也簡盈庭之牘日與猾胥面目相向而不親師儒不與章縫之彥談説秇文者俗也於是傷泠瓊之不敞而廨宇輯憐葺粥之難供而義田設念繆侍御陸黄門之科名寥寥於百年之中也力請於臺司以完周中丞未竟之緒而文星閣從此鼎新始而下車論士所得若而人繼而賓興選士所得若而人輶軒之使有所委較又得若而人玄鑑在心不切切於西都東國之論而要之琅玕之美鉅細兼收婺女之精洪纖畢耀矣是爲吳河南文蜀郡之才葢余屏服田間所聞於二三同志如此乃邑之博士某君某君有所介而請而首以加惠黌序新櫺造士爲公德不知此公之剩才也顧以此而見公才不可以此而見其才之有餘則可葢長洲之征調煩而令長洲者之鞅掌極矣帑未必有餘金日未必有餘暇而輪之奐之館之粲之頡之頏之直是公有餘才耳精靡於訊諜神繫於錢穀而身從學士文人中來者轉而爲學士文人通後先之一脉雖曰剩才非長才其何剩也今天下漸脊脊多事所貴者正不在夸而不根之議論與藐爾不緎之客氣而在於任事之人輦轂不乏神叢衣冠浸爲盜夸何以詰之蠧蝕而疥嚙鼠窟而蟻封日夜以耗　國家之神氣而莫之問何以清之如虎如羊强不可使而驅蹇駘以代乘鞭狐貍以張威不平甚焉何以平之一方有事則騷動寓内而事又未必救寧也此

不獨宣房瓠子之間軍興與土木類然矣何以
區畫之得公等數十輩分行天下茂所不濟郎
不可多得而有無師之智不授之學如公一人
者肩之恢恢有餘地矣事已康民已阜而後散
以禮樂風以詩書高議於石渠虎觀之上使褒
衣博帶者靡然從風則文景不足跨而先朝
宣
孝之文隆可再覩也此余稔知夫真才之難而於
公不能不三致意也抑余讀宋史而於長洲之
循良得二人焉王元之愷悌君子其字民之苦
心見於長洲記中攬其文使人辛楚至出吏部
告身質豪賈得萬七千市粟代輸謳吟載道太
宗聞而嘉之特召館職至有文犀腰帶之賜常
安民精敏絕世其治多便宜行不拘文法而事
輒有功有負坊責者縱令自便部使者愕立不
敢發聲安民曰但使與時輸入羨溢請不敢以
考上後果首他邑報最復以蘇長公論薦超擢
與等此長洲之故事而報成者逖逖資爲美談
量諸博士所稔知也二百年來寂寂於此矣歸
其掃而學宮宜俎宜豆者於王常兩賢之旁以
爲韓公他日之桐鄉并書以爲考績序

蔣公鳴司教石埭序

公鳴才士也癸丑之役文出而傳誦京都吾黨
更相揣摩謂大堤官柳之傍有拖羅襴執手板
捋鬚而自喜者必公鳴矣亡何榜下呼公鳴名
以問人人弗省也越一日而公鳴來皂衫朝鞾
又宛然一新貴人余訝而迎之子售耶何用是
結束也否者必得乙榜以公鳴才而得乙榜便
當戟手春明門唾而走不介馬而馳猶斃斃而
長安道上待命於禮部拱聽椽史呼名如 冊
陛臚傳聲何居公鳴才士也而苦貧得非涎流
首蓿乎公鳴笑而頷之於是姚子廼申言曰自

古志士善貧才士亦善貧志士者可以涸死可以枵腹死而斗水不需鷄騖之糧不爭而食也若夫才士則遐翔濶步豪舉自雄家非五陵之俠而有其骨身非六博之客而有其膽心孔中無三聚三散之術而有其願一飲則倒寫千鍾一揮則傾輸萬斛餘瀋淋漓殘膏賸落往往泚紅裙而耽翠黛至於床頭欲盡黯然氣銷上不能應燕市之求下不能奏長門之技買山處[illegible]未遇襄陽郤米胡奴誰爲仁祖則婆娑一官以沾微祿亦其所也又何疑於公鳴哉雖然公鳴從此仕矣仕也而士之長也盛苜蓿以充五色之腸即不苦饑不苦欬逆乎瑤箏錦瑟之緣斷而坐卧雅樂之間亦有絲竹之聞否耶進則磬折於上官而踧踖如也退則對其才子弟必曰某也文學吾揚之某也德行吾升之雍頌而散言不及方以外達人視之敝縰哉而其仰讀卧碑與學使者之功令惟恩奉不虔以爲師模玷安得以昔日之公鳴挾春明會業而驕世人公鳴曰唉吾過矣吾過矣子爲我賦邯鄲才人之篇

鄉玉集卷之五 終

嚮玉集卷之六

目次

贈序

大中丞葵翁李老公祖晉少司徒總督漕
運序
兵憲熊公擢督漕叅藩序
大中丞鳳翁張公平冦滿考遷秩序 代作
兵憲瞻翁蔣老公祖暫假還里序
吳縣陳同凡父母歸閩序
郡丞楊公被譴還蜀序
長洲胡仁翁明府入覲序
長洲蔣蓀洪明府入覲序

目次畢

嚮玉集卷之六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贈序

大中丞葵翁李老公祖晉少司徒總督漕
運序

熹宗在位寺人效節甫爲亂騷動天下鉤黨之獄蔓延未已而東南首被其殃自二三逐臣旁及章縫黔首人載一車之鬼旦夕慮非常四方告密者疑於鬼神莫可控揣誰敢必其命前此撫吳者適與事會頗叢羣疑旣遷秩去而大中丞南海李公來人猶未悉公余不敏從土室中聞之竊竊喜諗二三同人曰吾儕帖席矣當李公秉銓政不敏優游中秘從粤東何子龍友陳子集生遊皆公良朋懿戚以此悉公生平而吳中周子景文蒙俊及之難者是時亦備銓曹昕夕與公周旋周子在京師無它交交惟不敏最兩

人相對如寒潭秋水自品題風月而外輙道李公行若事用若人中絕觭見而外不爲拔山所搖一時銓政肅穆寬平使後先主爵者允若茲情何繇競町畔何繇而角也周于固嚴事公闍敢貢諂迺墨墨佩服者具在不斂耳中以此知公謂端人必能蔽翼善類使林靜川恬狂飈可弭驚濤可障也自公之撫吳迄於逆黨殲實凡匝歲而吳中寂無一事果符於所料方狂焰之熾諸媚爭先上書佞閹不敢斥曰巷伯曰璫承業而擬于伊周更有臣子不忍言者哆口罔忌始一人爲之猶慚洪羞腼恐負當世之詬已迺吼舐成風不習爲諛語則不敢具疏章滿公車髣髴如頌莽之數而描畫駢麗猶笑西京人爲椎魯瓶祠肖像僭擬祝釐名邦都會揷雲連漢嵯峨相望公撫吳後先數十疏茂一語及閹余從衡䒥間竊覵邸報每每壯公卽此隻字不假

便如鐵壁千尋貔貅莫撼至丁卯秋公忽稱病杜門不視事人莫喻其故已聞淫祠落成市驛奉像以進欲徼公一睞傾動四方而公已拒之事先矣其持正之嚴沉幾之妙如此余廬居三年樵牧爲侶不致溷典謁比蒙
聖明浣濯具了烏衣冠仰承謦咳每談必移時凡公肝鬲所有余竊附管闚一二公更披襟開豁如逢故人一日談及頌璫事公曰余于此籌之熟矣旁人爭爲余危利害怵我巽婉規我余謂擲一官與擲生平名義孰重至昨年漕事告竣萬不容已終念持節老婺閱歷蕣華已久寧復效市門粧今日相對賴有此耳不斂爰撫道路所聞以証曰公所持者匪匪一身乎何狹也當
挙髯之際羣小滿廷魑魅魍魎暗奸　九鼎有黨魁頫首躅踧曰江南無人未可動也夫謂江南無人者正以公在也汲直在而淮南寢謀

古社稷臣係國家輕重者豈獨爛額焦頭弗貴
卽慮曲突亟爲之所亦有待矣淸香畫戟鈴閣
無譁兜鍪介胄幾於雅詞投壺而長江上下屹
若金湯登胥臺望
鍾陵
高帝之衣冠在焉公若以身日夜拱衛奉其　赫
濯以嘿佑　十二葉之神孫爲　萬年有道主
雖有蝨賊蟠踞外欲唆賢士大夫之膏血而内
則吸取　國祚之元氣有㝎力者如用神符考
掠鬼神縶其手足攝其魂魄莫敢跳梁一一擊
顙伏辜而死公之功若是顧不偉與嘗憶二百
年來撫吾吳者惠澤如周文襄丰裁如海忠介
能使峴碑傳口頰而丹宗芬史册卽近者臨川
之荒政浦城之役法任德任怨總爲蒸黎毘依
然在吳則百年利病在天下則一腔榮瘁一肩
痛癢也卽與寺人相持者幸而勝則爲王三原
之於敬不幸而不勝則爲周海澄之於實惟公
以不持持之以不勝勝之凡霆擊而露瀼春膏
而秋肅四序之歲功俱泯於無可見而獨振其
斗杓之氣爲紫禁作垣城所護持豈獨善類所
蔭覆豈獨江南余不敏嚮之沾沾幸帖席者眞
管闚之見哉公以撫吳政成晉貳地官董漕事
說者謂　明主厝念兵食耑以轉輸倚公而又
非也總漕控制南北尤國家襟喉重臣以公之
賜履僻在勾吳而嘿銷肘腋之奸中外胥式憑
焉今前淮後河扼天下之衝　天子神聖四瀆
效靈百川朝宗第借公卧治萬一鯨鯢之族未
殄鼓鬣而窺驪龍之珠何煩投鞭斷流斗間之
寒芒未試而神鋒先懾之矣列郡之邦君大夫
禀公之教爭自濯磨爲名刺史而斷一言以報
公夫公何能名余又何能名公哉撫在江南功
在社稷庶舉其大乎諸大夫皆曰善

兵憲熊公擢督漕叅藩序

昨歲余乞假歸從潞水入河至臨濟間轉漕之艘蔽空而下臺使者循河彈壓體絶嚴重叅藩道臣以一舴艋往來上下視水埶分合低昂時啓閉權潴洩呼津吏及長年三老而董戒之是時東方寇盜稍輯河氷漸膠耶許聲星霜靡間漕事迺濟而問漕所從來江南四郡爲最夥千倉萬箱櫛比水次以授漕卒卒不謹而民亦襁負相屬不用刓肉稱厲則兵憲熊公所以衡劑均輸其間者厥功懋焉迺庚有天下大計爲公所嘿培而人不知者爾年醜虜爲訌人謂其中於邊徼耳迺實中於江南以海內財賦藪鶉衣鵠面窮耘耨所出以供儲胥甚有典妻鬻兒不登正額而復益且再益矣催科固長令事迺提挈屬吏於條教外嘿示之嚮方者公爲政大農檄下如雨切責長令至鐫祿貶秩靡不至而公時出好言慰勞諸循良稱長發之四章以告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大夫有祿在此不在彼矣則又遡稱之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夫競絿剛柔之均適而協于衷亦足使阜民輸勞民勸黠悍之民讋乎公治兵海上海若安恬而訛言脊脊謂有不靖之徒依山阻險鯨波萬里皆其四封其說漫漶亡稽迺識者謂當借此爲外憂自公視事而材官健兒果腹嬉遊者始彎弓握槊習爲兜鍪介胄之容嚮者舟師散泊海渚落落如鳧雁近閘樓櫓桅□與劍戟旌旛相間呼餘皇而應者千百計不知於水犀下瀨如何亦稍稍成一軍矣苕霅間一二不逞妄思揭竿蔓延煽搆流及東吳或言實繁有徒不窮詰骫且赤艾又有言蚩蚩者譸張聳聽取快頤頰否則攫金爲奸耳何足稱潢池公謂亂萌已著滋而不鋤非法也即勦之如孤豚腐鼠然一伍伯足

辦稍張皇其狀而民益譁勢將益熾數月以來浙西棼擾竿槖街曁殞命筆楚者相望于道而吳中晏然益公之杜患深而靜以鎭之者微且遠矣今海内正多故談餉苦餉匱談兵苦兵銚至若上與下有互受之病其薾者爲恇怯而徙者多驛騷余目擊時事搤腕痛恨思得强作而寬大斂幹而閑止者以鎭綏之雖庚癸遁呼烽燧徹於甘泉而綏帶輕裘雅歌投壺使望之者屹若崇城而安於萬斛之舟如公器量真其人哉　天子念公海陬勞苦當予之峻擢以酧廼庸又念轉漕爲四方襟喉非古能臣如劉晏韓滉者不足任輓輸而應守戍之呰呰昨歲以東方未寧漕艘往返不免稍後期今年漕事倍艱於疇昔　廷議推擇非公不勝任而公遂以遷擢去矣余不敏竊有一言諗當事者夫徒念轉漕需人而亦知漕粟所自輸者吳爲重乎紾嬰孺臂而歛其口中之哺非慈母與咻之急予之以湩汁啼且不休而哺亦未可歛夫敲朴吳珉而責之襁負者皆口中哺也幸循吏之爲慈毋者不乏人設家督譟於堂嚴姑訴於室其毋且救過不給能與咻不置乎轉東南之粟而實而北爲養士耳以東南又安可無兵卽有兵不必精且多然安危舒蹙何常之有從來莽生靈墟城社者豈盡出椎結氈毳之族則何以使東南常無事又何以使有事而寂若無事求無事必治兵求有事而無事又不詹詹治兵訓之使精防之使豫輯而鎭之使不動公之功獨在一隅哉其神所運旋而慮所檃括者合天下在其胸中矣民力之紓與竭盡屬於漕督漕重臣與直指使者亦必頻而諮盈縮於公諮盈縮必首及東吳而公冈慈毋之毋也忍言海上必亡它虞樓船舟師可撤卽有士不必飽跳梁無知可悉

繩以三尺撫綏安集之所用而日夜撽有司課歳計之登不登乎夫移東南之憲臣以任漕臣固知　聖天子所以軫念生民意深遠也今而後可無杼軸之歎矣

大中丞鳳翁張公平寇滿考遷秩序　代作

冉昂㸐筰之間時作不靖　主上每爲南顧而輿嗟念此雖疥癬憂而小醜跳梁竟舍旃弗討病在黔且行李道梗金馬碧雞之路日淪於榛莽病在滇挺走而煽動五溪諸蠻及烏撒芒部諸屬夷角之犄之以與我爲難病在楚亦在蜀夫黔本往來所寄徑縱而無橫合之不足當中原一名郡蓊薄深菁抱烟嵐而蔽日月鮮桑麻禾黍之盛鳥衣卉服鳩形而鵠面以供郵馹之徵發者足重趼疻痏不得休息其於諸藩幾不登附庸何堪軍興而識者以爲不然辟之一脛一腓麗於身無幾耳浸假而爲虺蜴之所螫浸假而爲疽瘍之所攻孰不得不用治用治孰不得不鍼灼雖㢀瘠可柰何而庸醫且競治之謂勞苦無恙可捐而安壽勿藥也則毒迺滋深而一脛一腓者遂大爲百脈病頡川張公之奉璽書撫黔也未入黔而地之羸磽人之夥瘃耳受之既入黔而羸磽者不能以斗粟輓夥瘃者不能以寸兵闘亦目受之獨煩滌苛一切捐循之政次第畢矣公以是爲甘餳爲梁粢雖有稗榮絡而毒我者在不去將深進守令以下而庭諮之僉曰唯公命弗敢決也進藩臬聞司以下而屏人促膝焉羣公各獻其奇列撫勦兩端公愾然謂余撫臣也撫吾民豈撫蝨賊吾民者且簡命具在權與仗鉞等實養寇而惡殺籍口赤子何辜督府之夫人倚油壁而驚怖垂絶者又何辜於是筮其日試師而銅鼓之靈若蠭蟻以勝告矣筮其日犂其巢巢平筮其日殲其酋

酋馘馳露布走數千里奏捷甘泉宮　主上南顧而喜可知也則曰是役也緊賴余有虎臣蓋是時與苗仲後先起者爲遼左之奴酋原奴酋先世部落於諸虜中最微上不足攀應龍而下可提騰霄正苗仲雁行耳鼎惟秉軸者有毒不袪有疹不療養癰噬臍以至今日費數百萬金錢捐數十萬生齒於鋒鏑之下而遼陽重鎮危於朝露歎嘖嘖者甚且有銅駝之憂而莫知所稅駕其於黔事果難易之相去邪抑在人也或又言任事者不論在邊在廷第得同心協用之人使臂而臂應使指而指應卽有漢匈奴唐回紇吐蕃宋耶律女眞皆可折箠笞之惟遐飇風而舟中自爲敵國廼可虞耳以論今日之遼事固當而公之在黔有震不于其躬如前所稱它藩者果盡同心否耶又何以豕微告捷也天下之敗人事者力能辦則辦之力不能辦則間之

公之所自信者旣不受人辦而天下之信公者又終不可而間誠與才合得以一身置孤危之地而卒以襄厥功是爲古之大臣公眞無忝公今以膚功受上賞　溫綸褒錫凡一時督府莫與媲其　寵又移公於西秦三塞之間爲關隴保障而黔人不得有公矣秦塞西拒虜與諸塞相爲率然萬一遼左爲奴蠶食公豈能一九泥封函谷而守且調遣相望不若黔之僻遠風馬牛不相及也猝有緩急不得不庇賴公矣王文成習爲兵而兵未試也一試於浰頭賊而嗣是其也以人蹤服官禁近終公任不及拜下風而縛叛濠如腐鼠然蠢玆苗夷其爲公之浰賊乎三徑依然松楸無恙實與鄉邦薦紳大夫共拜公之明賜而公之用兵平夷方略奏報上　聞者業書而藏之金匱矣夫奉揚　聖王之威靈與纂緝勞臣之勳伐史氏職也敢不載筆以從

兵憲瞻翁蔣老公祖暫假還里序

國家建官或一官耑一事或一官攝數事

二祖定天下自釆圻以外剖爲甸宣錢穀刑獄之大者藩臬長領之其次有守有巡叅牙糾錯以彈壓諸守令可謂密已猶恐事緐而權移蚊睫不注遠隼翰不軼林於是有耑官如學政河渠郵傳之類各董其事耕與織無互尸方與圜不並設精心營職上之可循省功令挈



累朝之舊章與

新皇之渙號而要于畫一下者物物鈎稽之不致案牘旁午赤白紛蜚之際誤用其批荅蓋外藩皆如此惟南北畿輔以假銜之臬司行觀察廉訪事而衆務畢滙焉民生利病吏治良楛不能徹于戟門驄車者憲臣爲郵而達之于上邇來征輸鍥急檄沓如雨無寧宇亦無寧晷憲臣又爲郵而達之于下雖不治郵事實郵之總也縣官財賦仰給東南者十之七東南四郡蘇與松又十之七民生日弃與晴潦之不時輦輸蜚輓之不以法蓋藏如磬而 國課不能取盈朝而罰治一長令曰誰爲家督惟憲臣暮而罰治一牧守曰誰爲尊嫜惟憲臣憲臣與郡邑過均受俸均奪遷擢均稽填撫大寮暨釆風之使有營于徵發期會者遍委之于下而憲臣又皐之郵也憲臣者旣靡所不郵而又兼治郵



先朝養士厚待縉紳以體星倌牡騑多所假借縻金錢孔多而寰㝢少事國計饒裕逴逴寬郵驛弗問邇因邊鄙騷動中原復弄兵大農楛手而憂軍興欲移其乘傳廪續之費以餉介胄於是條上足賦者郵驛必居一焉

天子坐甘泉當爲輦轂與嗟閒案行飛符擅發與逾額不協于則者繼乃及夫例可循寔非正格者其密如秋荼其溶更又朝甲而暮乙莫所遵

守治郵者苦之久矣嘉善蔣公備兵蘇松已再朞百廢興百職舉百志穌百口調卽以凋俗儉歲重賦逋征之會而殫其血恍上下劑量寧以身代大小吏分過而必欲剩枯骨之餘肪爲
朝廷留千萬世不拔之蒂於是吳之良有司曁困于輸將至貿妻易子而不給者總恃公以亡恐亡何而荆溪一勢族因事府怨幾釀揭竿公单車詣之片言救定亡何而海上萑苻之客有乘餘皇出没島渚者蔓延于江南北公設方畧遣樓舩舟師捕治之因次第就獲兩事者次第上　聞皆有輯寧功而公且以郵驛事鐫秩去矣公欲去而闔境簪帶章逢與窮邨僻落之徒驚走嗁嘘疑呱呱之奪乳又如驚飈怒雨之夜孤嫠弱穉居垝垣甕牖之下而失其所依相率而謀叩閶闔叩高牙大纛爲攀挽計老成有識者又言轟霆不收迅波不返此時留公無補少需之俟其仗鉞重來耳不獲已廼申一言之頌禱而授簡某夫公之爲德于吳也人人能言之至其獲咎非某不能剖也某浮湛數年頗睹于功令方郵政之初嚴自毛梁兩侍御條列始而力主鈞稽使冠蓋相望如織不得濫一夫一騎者爲劉給諫意非不善也究竟貲郎雜流以不急之務揚揚道里如故而清班文貴毋蒙茸而叩逆旅至郵亭荒落爲蠨蛸伊威之所窟穴舁轝之夫無所得食且去而爲盜更有僉夫乘此螫一廉吏部一名侍御赭衣白粲道路輿嗟成
盛朝類政所得詎償所失哉
聖明御極甫六禩而郵政凡六更婁江臨邑各一更鄢陵再更南昌又一更數千里而外郵報猶汲冢竹簡罕睹其全何所憑而日星奉之卽南昌討論時有一制科理滇南念其彳亍萬里兵燹路梗廼撥一條令遐方小吏均霑　皇仁余

親聞此議者同一演也以發軔之南北岐視計道里程迂捷雖章亥復生恐厭其繁碎亦不願同軌同文之世自分秦越若此且公以備兵使者爲名不用兵而釁弭功在荆溪用兵而孽消功在海上業爲

明王節千萬金錢保千萬生齒視二三十人之痛瘠孰爲鉅細而忍公以此去乎去歲以郵驛去一淸眞惠愛之郡牧今又去公吳儂何辜乃爲庇依怙恃者忍一奪再奪乎公嘗爲逆閹所挫折者昔以魏孔時周季侯兩君子累祇爲公惜也今以無端㨿細累不免爲　聖朝惜矣其在今日亦括囊緘舌之候也而維音嘵嘵亦曰有三代之

君不可無斯民直道之譽

吳縣陳同凡父母歸閭中序

當乙丑丙寅之間逆閹亂政宇內鼎沸士大夫稍負崖異抗顏立　朝者黨徙略盡甚者徵入北寺黃門獄斃於搒掠後先二十餘人吳門周忠介其最著者也忠介之得禍也閭中陳同凡明府實令吳前此忠介司李閩中與明府有文字之知片言推獎然非若棘闈遴拔定師生之誼也一時共事有出其憲副之門巋然𩑶頭廼避匿恐後諱不稱其師者陳公令吳則忠介已褫削夷於編氓視曩日吏部郎四方沐流睞以爲光寵景事大不侔忠介又開釁於建牙重臣鄉紳之儉而黠者日夜搆之不殺忠介不休遠近邏卒環伺于門而陳公一見忠介負墻納屨執弟子禮甚謹忠介固遜不得也比緹騎至公持郡檄造執弟子如故迎而入署中供飲食上起居和言煖語以慰之退則犨顣唏嗟如父兄之罹於甈恨不能身代也忠介死所誣坐贓數千公與遠近賢士大夫共輸助之未嘗有伍伯

持片楮噪其門至恤孤葬死爲之經紀甚備方開讀之難作千萬人爲忠介號冤將丼心重臣賴公與郡守寇公翼蔽之且理曉众人使解散去事小定重臣與按臣上其事於朝借細民行法而意有所旁侵將彷鈎黨之意以快逆閹時希孟暨伯勇文起氏與忠介有連雞之誂且暮供刀俎而一時名孝廉朱德升及張異度先生釁序清流若今太史徐九一解元楊維斗皆在織網中又以文起先生故推及其弟啓美諸君子皆爲忠介奔走勖勑丼與同難緹騎頗廉得一二姓名臚報逆閹有披根盪窟之意吳中亦日夜忙忙諸君子方闔門俟命而市陌間以至鄉崖僻落訛言相告莫測所底止公又與寇公殫力銷之陽以危言懾重臣而邏卒自京師來與一二小璫往來吳越間者公以術帖餌之事乃寢而蔽禍於五人今虎丘半塘之間吳因之

先生所題爲五人墓者是也是舉也微公與寇公則賢者固聚族而膏沃釜吳珉輕率喜事又好稱說古義奮臂走梃或起於呼吸之頃卽如開讀時一昔不解散東南震動矣前此之譬酰爲焦頭而後此之銷弭爲徙薪乃數年間卒無有爲茂陵徐生上書者亡何一給事迎其拏過吳門掠估舟與官舫中將漁利焉賈人訴而閧於公公欲爲給事市義返其貨於賈給事弗善也而鬻所謂鄉紳之險而黠者又有婪利罔饜罟良人爲紀綱外宅者公皆以法繩之二憾比而走長安逢給事之怒遂列抨章是時清議晐明朝野罔異同公心跡大白給事尋以王藏敗又二年而時事浸異卽公之暱就善類踴身護持皆當途者所痛嫉而給事捃摭不根之言轉相蜚煽又慮公一日列輦上慷慨鮮避忌必且折五鹿之角而揚九地葭莩之灰思乘其芽茁

而剉削焉今歲計事中此甑者不獨公公其一也然公之壘綬固已恙山城斗大可以息六年劇邑之勞天道張弓亦翹企可待而公艴然不屑也刎欲乞一首盤既格於制不得遂拂袖歸若有終焉之志夫世有鬚眉丈夫紆盤於崎嶇屯難之途尚不能勇割者不知幾千百人矣叢棘之林掉臂獨徃今日惟公一人然公方著仕而即以忠介爲依歸死生存亡之際無改志焉至於炙手之勢撼山之力甑之若腊鼠摧之猶枯籜其爲犲虎也與爲蜂蠆也總不知吾知有吾法而已則自六年來無時無事不以一官爲敝帚者豈自今日乃引鏌鎁而斷藕絲哉詩不云乎人皆集於苑我獨集於枯非其明不廹夫各有其志也公歸矣如古人所謂携琴籠鶴鬱林之石會稽之錢於公皆爲長物惟是書一卷布袍一襲韲粥一盂歸與碧水丹山壽草堂之舊約且日息壤在無渝此盟然　明明在上霽雺陰曀之後轉盻而壟寵若夫吳氓於十二國之風號爲孱弱而稱說古義附於三代斯民之直乃素所自許也置公於丘壑中使公不得食循良一日之報而後之吏吳者以公爲戒吳氓必不並公且歸矣公無心於世吳之氓終不能無心於公也

郡丞楊公　欽譴還蜀序

神宗在位日久礦稅之使絡繹而出此輩狻猲無忌藩臬郡邑相持不下者輒蜚章上聞輕者削籍去重則分遣緹騎手鋃鐺捕治之自
先帝撤天下稅使此風久弭矣吳越之機杼曾議歸有司閹人李實者夤緣大璫復來董厥事適郡丞江津楊公攝郡篆徃來符牘相衡而無所假閹心嗛之借　袞衣璽乏上疏劾公暨鄰郡守一給事昌言何物宦豎復導

新天子循
神廟故事邪而內庭左右實者挑激宸威紿事且
獲罪賴元老以諧詞動大璫事得寢迺實之竦
公未怠也又一年復以闕供耑疏劾公鋒愈銛
伏機愈毒且搆蜚語指及籚篨流聞禁中　上
嘗口呼公名迫欲逮繫揆地婉詞以解行撫按
勘問大中丞海澄周公知公深且節省冗濫以
寛民財實中丞公與公同主之遂再疏申救且
以去就爭謂中人借機杼搏擊良有司可恨甚
矣乃指及籚篨也又不騰奏章而投匭告密侵
撫按之權使有司惴惴重足立漸何可長一時
州邑共事諸大夫暨吳中薦紳爭爲公搤腕騰
書輦下交口頌寃而政府二三公信中丞因以
信公殫力營救焦肝疲脣與諸璫徃復者數日
公始免于逮方公之杜門待辠也羣情訩訩萬
一風霆猝至如昔年馮僉憲吳南康滿咸寧之
禍將裝糧重趼從公于肺石之下幸　天王聖
明哆侈不得逞僅從削奪去奪公官公恬然安
之也奪我吳人福星而吳人恫有餘悲矣有史
臣越次而言曰勞苦諸君毋爲楊公戚并自戚
也夫胥水之濱江楓之畔聚衣冠爲使君祖道
者歲必一二人其葛巾蕙裳逌初服而歸者自
公始父老子弟連手聚觀皆曰此我楊大夫與
儉暨爭吳儂之膏血而以放逐去也談之而齒
頰皆香望其行冷然若跨鸞鶴也視夫蒲輪駕
而徵書趨者光榮百倍矣茂論異日必召用用
必有破格殊擢如萬曆中得禍諸臣所以酬之
者自有在即以今日言之公所得不既奢乎故
曰毋爲公戚也夫公之與宦暨爭者存之爲國
貯而蘇之皆物力也於公何利焉使公聽之不
屑屑與爭而主筦鑰者利代緩頰者利即公亦
未嘗不利而公正惡其利已也即此一事而四

知聲價自吳閶以達長安雖謠詠之口弗能奪也公被此名以去而繼公者能矯公之抗而委蛇避公之潔而脂潤乎是公一去而所留於吳儂者甚矣故曰母自感也若公之彊幹任事斂妙絕人侃侃發抒鮮所避忌所以督運運清詰戎戎治攝郡郡理有識者爲國惜材尤爲吳中惜此材然公之方來大用正自不用始異日者使吳儂終拜公賜亦未可知公行矣當考鐘擊鼓陳風獻謳以壯公行而有抱峴首之悲發江潭之歎者先以大白浮之可也

長洲胡仁翁明府入覲序

忝不敏罕所覩記但知二十年間以治邑著聞者爲石公袁侯之蒞吳棠軒樊侯之蒞崑山大泓楊侯之蒞常熟而三君子皆楚材也讀石公錦帆集似厭苦吏事而實精吏事民之囂獷與胥吏最黠者多不煩榜箠直窮其伎使愕眙自斃耳人以文人目之曰中郎中郎不知其爲東京劉仇之亞也樊侯掇皮皆真徹骨皆清茹荼自苦而嘿嘿飲人以甘愷悌父母良哉無忝至今肅瞻遺像蔑不潸焉泣數行下者不特洛陽王渙之祠而已兩君子者余不敏心師之恨不獲事其下風而幸識大泓楊侯又讀書虞山習楊侯事最稔大都介特可以擬樊才諝可以當袁而精心任事耻爲骫骳苟且之術則又自開一局搜剔巨蠹斬伐蝨螟蠲金錢萬計以與百世之利而無旁掣余嘗與同人盱衡今昔慨然興歎楊侯去天下寧有真令哉亡何而胡侯自嘉定改蒞長洲而侯亦楚人也當侯之未來有習於侯者謂品如侯真不媿循良余試問循良云者徒如老負嘔㖃不休乎天下驕頑敗類子弟多從嘔㖃中釀就耳至於遠嫌如膩搖手觸禁傳舍乃官而不敢爲黎民開非常之原此於

遠厲可己毋乃仕路之鄉愿而烏得貌之以循良乃侯下車數月而收縛羣不逞暨爲雀鼠竄穴者三十餘人是時持斧者廵行且至亟逮之無少緩或以爲朔聞然庬倪酌酒相賀喜今夕安枕者半城中矣明年與妻塘之役稱便十九稱不便亠一其稱便則皆卒綷邪許褰裳夜渡之窮尸而或稱不便皆能助而不樂助或助之不繇其衷者是役也楊侯曾行之常熟其始亦不無反唇迄今而波臣出没之區禾黍薇野築之登登者食膏腴無窮而乃追歎曰侯德我侯德我此可覆按也其它崇教化敦節義加惠學宮後先所遴拔無非知名士與夫褒揚莊彭兩節婦捐橐中金鼎新文信公之遺祠它日循吏一傳累牘不能具陳余無庸喋喋大都侯之爲政或時迅霆或時嚴霜而迅霆之後天宇常鮮嚴霜之朝夕陽可愛余不敏妄意揣摩嘗謂侯與楊侯共人必雅相契故治行相彷彿也歲在癸丑

皇帝御寓之四十一載楊侯用計吏高等王爵者處以瑣闥人情翕然又三年而侯以計事赴闕踰前此考最則又再期矣循故事必留留而王爵者顓之顓之其與楊侯項背相望出入腋垣復何疑而余庚別有感也當樊侯之在崑山也與上位者薰蕕異臭竟解組歸袁侯治吳亦既上下相安矣祇以一事齟齬遂托疾引去十數年前賢令之難爲令如此

今天子之所珍惜者莫如臺省而惟其珍惜愈至則人地愈尊神明茂宰脫風塵而登禁近直俛仰間危波駴浪詎曰無之中人固不免以此遭蹶而才誠合識膽全者益侃侃能自發抒進不必覦顏色爲行止退不必酌事權爲避就吾可以實行其志而百姓可以實被其福人之能善

其官惟令獨也當楊侯之拔除大憝也猶媿媿焉顭於獲上之道惟恐不伸至侯而胸懷坦率信心孤往與除而外不復妄忝一念然閭里安之士紳誦之公車之薦剡且掞藻而雕繪之又孰謂直道在下不在上也侯行矣有文學共君其葉皆瑋材茂行侯去以國士相期而張君其則直諫可菴先生季子侯推念先德屬意奨題者也相率而授簡於不敏孟不敏兩歲以來望顏色者不以二三計敢謂知侯之深至如篇中所云則不敏嘗與父兄子弟訟言之矣何妨述之以代驪歌更諗諸同志曰宅年歩侯之後塵有分符竹宰一方者盍發抒所志毋局促轅下則請以侯之鄉三四君子爲嚢矢乎

長洲蔣篆淇明府入覲序

夫天下論品者必斬真若真雖雅負赫赫名弗實至於吏道如鈎不盡舉書生之樸心而滉之不止也余不離井渫而嘗從薦紳先生遊彼其人未始不樸心自許一入軒組之瑒而顰非真顰笑非真笑促膝耳語極家人婦子之所不可聽而其情實隔於重山巑岏戈戟盡伏於酒茗歡劇之中若夫淺而俚俗者蹙眉昂首横厲之氣直凌九霄至於分民社羣億萬人仰伺其頋頟其尊若天帝而傴僂磬折又自處於無情之傀儡凡所稱文章之好良朋之好緇衣白駒之好古人以爲美談者惟恐其爲一官累官愈真而面目與肺腸蔑所不假至今日尤難言之矣故鄣蔣偉修仲君以名進士令長洲余驟謁之而見其神宇穆如也其聲咳温如也論文論人論疇昔交遊浮沉存殁之感眷眷如也退而私諸同儕謂涖吾土者寧獨豈弟君子猶可訂布衣交以聲光氣類相與把臂入林耳正恐其入官久而素絲盡濡爲蒼黄玄水之味且醴而成

五齊乃閱月數十計閱歲以再計而使君之真
僉房皇四塞也惟真也故如青陽之風動於泙
末而振喬柯入虆枝芊眠綺縟者無不受其披
拂惟真也如蒙泉之乍出於竇涓涓動溶無溯
湃滉瀁之勢而百壑萬畒與時霖同功猾胥宿
椽舞文上下鼠耗而狐假以爲真者可紿而鬼
神不使之紿故其摘伏發奸也如趙子都之治
京兆赤鳳之妖寢處於巨室懷義之惡憑倚乎
貴遊人以爲真者必怨而往往迅霆掣電以佐
其光天之用或得人於殿屋重轑中如張敞之
治冀或以巾痕逮孽豼如張乖崖之治蜀至於
寒山隱君蘿薜自驕素不以姓名聞於諸侯而
扁舟相造載酒問奇慇懃而訂重遊之約則如
古之訪高卧客念逋家故人放浪詩酒間且瓶
之罄矣爲之啓衙齋而使唔咿其中不舌耕而
資硯田之穫則如古之下豫章榻有暇城名士

貧不能計偕又不欲恩臨卭而亟割槖中金以
佐屏屩則如古之覓孝廉舡凡使君所爲多快
意事與雅事韻事而又不若前此數公之泄吾
土者與除自喜以擊斷强武爲雄與夫品題山
水而著錦帆之集寄情嘯咏而賦百花之篇者
弟率其真趣行其真意而已忽一日東余曰僕
病矣葢二麥有秋頗傷於微潦臺使者行檄按
視使君乘舴艋往來赫曦中呼髹䘸者而人詢
之無具文焉乃用是疲頓而民之擊額爲徼福
大神又聲相續也毎事真真則靡所不盡力其
他荆温之異趨君顧之紛紜龍門驥足之孳隨
東國西都之聲價它人皇皇然一避一就不失
跬步而使君夷猶自適等海鷗焉若夫嚶鳴既
合縞紵可抜異者不能間其同而親者又不欲
齊於泯此惟布衣素交逵逵有之而求之薦紳
難求之邦君大夫抑又難已使君既以文章名

其家而其掄材敝邑也一試而得三徑之名流再試而得四愁之才士其宅所甄收者非上苑之留英則芳林之夕秀余既以詹詹之響與徑徑之守爲使君所暱就而學語黃口使君又卵翼而提奬之使君之惠而好我者以真余致不以真之一言贈使君也使君今以計行矣驕兒之離慈母良子弟而忽去其師雖有哺糜不若潼血之廾也雖有友生不若皐比之嚴也公之於士民母真母師真師則思亦真思也獻歲奉

朝會用循良高等享　上尊受　璽書褒美尚亟還兹士余滯都門且爲我士民跽而趨駕

響玉集卷之七

目次

集序
合刻中晚名家集序
劉靜之離騷纂註序
重刻夢澤集序
大司馬衛陽周先生全集序
張毅敏公集序
雪栢堂集序
鈃園集序
素心堂世集序
端友集序
潘無隱集序
夏茂卿集序
貽清錄序

目次畢



響玉集卷之七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集序

合刻中晚名家集序

詩之亡也亡於雅雅亡而求諸風於是衰颯如黍離纖嗇如葛屨宕泆如溱洧愢恨如氓之蚩蚩皆爲九罭東山之續聖人留之以鏡亂源而塞纖趍流入於才人墨士之心而以笑以啼以莊以謔以嘯以歌詩之道稍麗而其致則愈闊愈工矣揆源溯流有不得不出此者莊雅易厭靡曼善入情所聽也禪春光者幻秋容之蕭瑟續赫曜者流素鼂之澄鮮變則新粧自妍仍則宿飣共吐孰有所迫也唐自李杜元白以還而欲鏤混沌之鬢眉盜淵岳之鏑鑰者必稱溫李諸子會昌中李義山與溫飛卿段柯古以藻麗相夸號西崑三十六體今三十六體者不盡傳

而溫李詩盛行于世韓君平李長吉之生皆先於溫李韓致光則唐永矣其所爲詩與西崑不同嚮而各極其致曲阿姜重生氏鮮他嗜獨嗜古人書得諸家善本鋟而廣之題曰中晚名家中晚之以詩名不勝數而諸家其最豔者若更與杜牧樊川許渾丁卯韋莊浣花諸集彙而成書以靚麗情才調諸選零落未備者不更快人意耶夫諸家之詩標鮮擷秀遂使抵掌初盛者自覺傖父可厭然其糾綢旖旎之思屼嵂巉峭之骨荼郁蘭茝之香灼爍芙蕖之色孰非探陰何之髓揚鮑謝之瀾歡聞懊儂曾抒幽恨關山朧水共寫離愁者乎夫自殷武長發以迄於列國之風一變而終也自十九首房中諸曲以迄於玉樹江南又一變而終也自王楊四傑以迄於西崑諸家又一變而終也以此盱衡㝢昔上昉虞廷之笙鏞下考胡元之笳鼓聲詩具在其



亦如候蟲時鳥得氣之先者乎玉臺新詠一書當時纂輯者似專爲鳴蟬薄鬢墮馬垂鬟而設若薦紳學士而騖鏤冰刻玉之詞競分香鬬豔之巧燕女而溺譮姑舍是惟是正雅亡偶雅盛非李杜之黎丘則元白之優孟得此刻也庶幾一洗其陋哉至於溫李坎壈長吉夭折君平晚得一官致光流離客死豈搜刻造物者終爲造物所忌耶余獨悲義山貧不擇婚人遂排笮之以爲黨于贊皇而背令狐楚彼一文人也何預黨籍爭長吉避諱不應舉於理雖舛可以觀至性焉因序其詩而并論其世以此

## 劉靜之離騷纂註序

自晉人有狂談而几案間不置離騷一編若以爲不韻然讀其書者徒以爲驚采絕豔比於楊馬之屬其於離騷不啻河漢合經術同詩雅庶幾近之而微悰婉愫猶若解若不解也自古忠

臣去國其人多彊直自遂掛神武之冠至於黃馘而不可復彈纍尸鴟夷迹同比干廼欲抉其目以觀越兵之入吳何懟也若夫信見疑忠被謗巳矣行且休矣而宛轉唏噓悽悽惻惻如貞婦之見放誼無再適宵燈覓夢常婉孌於良人之旁一讀一思令人泣數行下但臣主恩義之間乖匪無門合亦有道譬相如賦則長門幸中涓奏而玉環召雖閶闔沈沈而宗卿貴戚又非疎遠小臣比登無呼吸一綫可以代爲行媒而原之言曰何必用卽用亦惟其拙者徒恃夫芳澤雜糅昭質未虧以待終風之徐悟而欲其謝繩墨附佻巧則曰溘死流亡不忍爲此態也嗚呼此原之所以爲原也後世讀離騷者綺麗目之不得卽徒以慘怛勞苦目之不得惟太史公捃摭數家之旨而曰志潔行芳爭光日月差爲靈均吐氣入 明而有劉子靜之君起淮揚間



弱冠升朝引天下之事爲巳責又攻苦問學被服造次動以聖賢爲期神太勞智太果工力太猛卒以清羸不勝劇而死死之日海內豪傑恨不能百身贖而余伯舅文起先生知靜之最先於髫彼之年百數十人中一把臂而成石交故其歾也旣銓次其遺事又簡錄遺笥得其離騷註一卷手自點定而顧爲希孟曰是書也存不當與屈大夫千古上下兩兩相印哉屈子所自矢者耿介卽許堯舜亦直曰耿介靜之生平磊落忠孝大節弗具論嘗有一柄人渡江而北冠蓋麕集折簡要靜之靜之方棲隻山以書報曰河魚腹疾奈何謝弗往卽此一事較之紉蕙茝而佩秋蘭者其耿介有少媿耶否與靜之登仕版僅十一年世不能竟靜之用然亦不敢廢靜之靜之一飽首蓿未嘗忘 聖明恩而遐覽時事剌目痗心恥爲小夫之節固曰無若悻悻覼

就具臣之列又曰不可則止於二者酌而衷之
而得臣道之鵠焉日屈左徒氏所以手其書不
忍讀讀又不忍去丹之鉛之而不覺借事以相
發也然則靜之自有離騷何詿之有然靜之有
離騷而以示後之爲上官大夫者不曰考亭之
裔言則曰長沙之流憤又借以爲 聖世孽矣
非吾舅氏誰任其傳者



重刻夢澤集序

當正德之丁丑被選讀中秘者三四十人而王
稚欽先生預焉先生好任誕不可羈馽又雅負
侃直之氣蓋東方曼倩禰正平稽叔夜李北海
合而爲一人者
毅皇帝將南狩先生草疏約同館舒國裳諸公伏
闕死諍館師石文隱惕以危言先生昂首弗顧
作烏母謠大書玉堂之壁疏入果受杖 闕下
而政府猶目慱之旣擬吏科給事中解館去尋
奉 旨銓外寮先生遂知裕州作州刺不屑爲
大吏折腰至戟手與大吏訽詈章上聞下圜牆
鞫治竟褫其官尊人參知公嗃嗃不可犯先生
登第後猶賜檟楚或長跽竟夕旣獲戾歸參知
拒不使見見且杖殺先生徬徨無所容卒伏謁
請死父亦憐而寛之先生才士而仰承君父忠
孝自盟不媿古聖賢若此其詩若文寓內傳誦
久希孟生也晚竊謂世人之知先生猶有未盡



先生者昔
孝
武之間李獻吉以文章雄於世嘗條上封事論貴
戚爲
敬皇帝所矜宥後代韓司徒屬草犯權璫禍不旋
踵復坐它事相訐刻木畫地惕息搶頭其所遭
際與先生等獻吉文沿秦漢而詩宗少陵先生
之文出入東京魏晉韻語則濳陸以降輞川襄

陽諸名家兼撮而互有之卽拔幟登壇別有所屬然俊語亮節高情麗致同時諸君子罕居其右余所謂進於是者非爲其詩文聲價未定而恐其人之以詩文掩也卽詩文豈能掩人又恐讀之者弁其詩文而未之知也三百篇之詩大都出於貞臣之綢結志士之紆廻故其旨可尋而其人亦可儀若曰喜則撫拾景光愠則抒寫涕淚此小夫之鳴畫工之藻耳君子何取焉先



生於舒國裳雖不同風調實同志節其它寄托所存散見集中者於喧寂避就之間抑何斷斷哉持論者謂嘉隆以來之文人不迫弘正余不敢深言其故有能知先生及獻吉之爲人則知文章所從出矣世所傳先生事往往失真卽浮沉一官亦莫曉其遷逐之故余每入院署想見風流輒爲低回太息至讀其從孫追淳所爲先生狀及遺事而後知先生非徒文人實忠孝有大節人也先生之從子同鼎令沐陽又新其集而問序於余夫王氏之大節彪映者獨先生乎哉湯湯濁河沸沸清淮則爾州倅公及大司寇之德澤相與縈帶其間有不待文章而永者弁其文斯永矣

## 大司馬衛陽周先生全集序

余束髮受書從一二先達側聞當代名卿鉅公恨不能進履圯橋而昇柴桑之輿也燕趙土風



沉厚發爲人材磊砢而雄杰遠不具論卽慶曆間長垣李霖寰司馬南樂魏見泉昆弟高邑趙儕鶴太宰皆領天下之望其經濟節義文章可以薄三光流萬禩故城周衛陽司馬名亞焉而司馬故非尋常人也

莊皇帝時新鄭秉政是材相也而愎且忮報復恩怨無已有宵輩出其門者伺頷之所向張弧四射華亭已去位苛索益深幾坐以覆宗之禍公

爲新鄭門人居掖垣新鄭將有所用之授以袖中彈文而公弗應也遂以閏察逐公去人多傳此事余未敢深信近讀其祭新鄭文曰愧我愚戇碌碌硜硜不體至訓奮袂長行隱顯參商頓隔幽明以此語相質於九原洵不誣矣遊新鄭之門者盡若公操剛而濟柔化褊而用大相業庶有光而其後當無好還之禍此一事也可以定生平焉後先在垣中諫草十數上嘗勸

莊皇帝愼起居戒馳驟幾犯霆威迨

顯皇帝講武禁中宸衷清嚴時聞轟天裂地聲於法爲不祥且啟覬覦之漸公一疏得嘉納歷官長留樞紀驕謗世臣寘之理鎬京肅清石司馬暗於籌國公憐其愚欲明不孥之法蓋公遇事慨慷而宅懷平恕類如此於德爲中於心爲愛敬於聲則直以廉和以柔發爲詩文猶此物此志也古者聽琴瑟而思志義之臣聽竽笙簫管而思畜聚之臣皆盛世逸響否則激亢太過而爲丁寧鐃鐸或繁碎已甚而爲羌笛胡笳總非清明廣大所宜有而於大人之魏峩郊廟鏗鍧金石者尤不類公大者爲　國家留渾灝之元氣終和且平用感神人之聽次則以朱絃疏越立雲英之祖而不使美盡者難乎繼公之心與聲於此集闚一班而景運之昭爍家風之丕熾詎非其所留貯而默酷不可公有文孫承芳蔚起爲後來秀而能讐編其遺文以垂播永久則公之所留而有待者曄乎旭之華于若木也瀰瀰乎氾泉之始波也在文章乎有在文章先者乎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孫也勉乎哉

## 張毅敏公集序

神廟中葉恬熙日久士大夫以懷祿養交之心成風靡波蕩之習於此臣植正氣提揭清議者則有若富平孫太宰李涇陽溫三原兩御史大夫

慶陽李司寇而高郵之張司農實與諸公頡頏一時狎主齊盟者也當公之辭中秘入省垣正江陵秉政省臺有所建白必伺相君意指先具揭取進止名曰說閣公曰此霍氏之副封也使相君得以扼其吭則朝陽之聲寂矣安用諫臣每有封事則宵燈具草旦日達天閽一時壯之然公猶不至獲戾悍相迫久於事而有忮公剪其私者竟以參藩出商丘宋太宰嘗颺言於



朝曰近日言路惟其爲　朝廷實心任事而外轉去矣當事者頰赤無以對旣以公論稱惜不旋踵入爲清卿馴至九列當公之在言路也所重在民瘼邊防錢穀河渠凡條畫者多　國家利病而不啇倚摶擊爲名高嗣備位大僚則又以身作善類蚤弧倡敢言之風而豫防其結轖之漸蓋大人作用虛虛而實實言路虛也以其實實天下之虛毋使崇議近於簌言而人主以臺諫爲贅厖卿貳實也以其虛虛天下之實毋使元氣高於上行而大臣與小臣分營壘蓋其苦心救世迮迮如此惜後先在位者未必人人與公一心至

顯皇勸勤之會藤牋彔彔盡庋置高閣用事者各自爲耦而或謂嚴錮籍屏耳目者自有人　上不與任其咎人多服公遠識云公旣繫一時表儀出處進退關天下重輕者垂三十年而自飛



章草奏之外不廢嘯咏又以其餘力抒爲文辭原性情本經術澤之以道腴藹如也燁如也與公同時者尚有魏懋權兄弟及趙夢白鄒爾瞻兩先生皆人倫冠冕而雅以文章自雄公之閎肆稍孫諸公而茝蘭同臭嚶鳴悅響或感時而抱惋或拊景而紆懷把酒長唫臨風舒嘯凡悲愉喧寂之中皆堪一部鼓吹余嘗見唐宋以來諸名臣若李文饒范希文韓稚圭不啇以文章

顯而吮毫吐臆如珠之在荷縱橫流折動溶如
意必至於傾瀉而後巳卽敲聲選韻無煩追琢
溫厚菀結兼二雅楚騷之致有悳有言聖非欺
我公謝世日久墓木拱矣剛正之氣精曄之光
嘗烱烱于天地間其不因文章而存者不因文
章而愈存乎公之嗣人崢嶸競爽長光禄公擢
第爲薇郎行登華要而以家風世類爲人擯抑
余曾解后班行中見其精神淵箸杜德如木雞
因以此髣髴毅敏公得非高山大川矗峙萬仞
淜湃千里而靜窈泓渟使人莫窺其際者乎次
者今大參公董莅政于齊魯間清風颯如濟流
穢膩爲之一洗　上詧其廉能行將有不次擢
而吾友魏元伯亟稱其爲人素心亮節無忝堂
構刻成毅敏公集而千里問序于余幸余自諸
生時頗嫺于掌故公之家乘具在胸中執鞭之
慕不自大參公昉也否者幾無以復來問矣

## 雪栢堂集序

風雅之道儒者鄙同聲悅而性命高談匡扶閎
議又騷壇盜社壝耳不欲聞數者僂若水火余
以爲皆末流也二雅諸什大都瘝時激衷左徒
連蜷婉篤博引而旁喻至杜陵直抒孤憤而人
不以急君爲訾若夫於穆不顯就將緝熙又非
詩人遺音乎詩而彭澤文而昌黎盧陵止矣至
其湛道德陳忠義揖洙泗之班而步趨其間斌
斌乎聖人之徒也然則岐之而謬謂不可兼者
正恐詠詠焉跼跼焉而有不能兼者也曲阿姜
仲文先生世所號節義名教中人也進而升朝
也蓋謇而少容退與二三同志明先王之道于
野其與先生遊最久披襟相對非犨容憂國則
津津談詩蓋其生平鶴鳴相和者爲魏懋權趙
夢白鄒孚如諸君子炳然以詩文著皆浣濯性
靈標映風骨與當世靡靡曼響袪服纖趍者絕

不類而先生淸音亮節鼓吹其間泠然而御風也劃然曼嘯而山谷應也蹐季廸爾昌穀淬其全力足以肩隨子相者其先生之詩乎抗章封事其獻吉乎大自碑版小至赤牘或綿結以伸情或沉痛以達志或異婉以諧物其持論之旨大都崇理義敦志摖砥世礪俗似羅呂諸名儒而滔滔泱漭本毘陵溫陵而溢出之此集中之概也先生天材雋異總角爲經生言傾動海內



弱冠登仕版優游郞署其年與才可追踪作者而忠憤紆懷則嘯咏無懽理要研心則鉛華擲筆痛哭流涕之賈生不復與兩司馬爭麗天絢日之采而名在關闠遂將落藉於詞場不啻者頗然爲先生惜烏知洛陽新書已自成一家言而周圖張銘亦戛戛乎擊鐸拊石之音也夫使叫天閶者而能奏東皇雲中之曲窮理窟者而能成旁搜遠紹之烈則呼號寧鄗爲傖荒臚響誰爐其媛姝苟窮其致豈以徑分也卽不窮其致而卽其所存者亦可以埀之天下矣先生子孝廉志濂文學志頴刻其雪栢堂集余爲弁其端而弁論合離異同之槪以此

鈃園集序

文章之道與時低昂自余所睹記業幾變矣彌琅琊而祖北地則以秦漢開元大曆爲宗標新拔異者跳而入於湯臨川袁公安則以香山眉山與玉臺錦囊西崑諸體爲宗而館閣之文不



與焉夫天之賦才每與王制相輔而行有捍禦之于忠肅則必典戎樞而忠定端毅無媿統均者必端笏而爲六卿長何獨文章一事迺借才他局也金華起草昧之際粉黼天章舂容爾雅至今讀之如陳山罍叩淸鏞東里長沙以降滔滔洪藻第尚辭達而厭薄矜奇隻字聲牙簡汰殆盡遂令摹古之徒連手揶揄然遠而康武

功楊新都王華州近而馮臨眴陶會稽寧不堪千秋頡頏而謂典冊高文之手不押主騷壇余必不敢以為然樵李陳居一氏與余同受中秘書其才十倍余不廢事而神明不受役于事其工力又百倍余當其弱冠登賢書第一卽以餘勇治古文詞若詩詩則駸駸乎高岑韋柳遇合作處又柴桑輞川相伯仲也文之體靡不備大都酌源于經滙流于史泅戲于莊列于竺乾泝沿于六季于唐宋而浸淫于蘇曰鈃園集蓋其家食時與經生言雜出者而業已大成余讀而嘆曰异哉造物之安排而位置若是不爽乎唐太宗開弘文之選而燕許諸公項背相望沉香亭北晷瀋淋漓春城飛花之句亦簡在帝心何才人之多遇也宋之直學士院者預席禁中釵鈿盈袖金蓮燭下或相顧而潛潛此皆鑾坡故事獨　明時未可多得然今履方升之運



天子又雅意右文有如居一者而置之西清東壁之間天其或者昭一代之盛乎作古來視草之臣轉徙靡常而宰執或繇它途卜至於　盛明所需於詞臣者綦遠而培之者綦重編摩潤色亦姑以文章為寄徑耳居一才擅天下名亦蓋天下而神類木雞形同野鶴其德宇則靜以泓其襟懷則廣以漠余與之周旋三年所咨其謦咳跬武事事必在繩墨中凡文士駘蕩之習才士矜詡之容與有心人唏噓不平之感無一毫見於眉端卽憫時憔悴憂心如醒惟借密爾以自娛此其人寧可量矣文何足以盡居一余姑借居一以明文章之道不可散而無統領與同志者共收之而非為一人標榜也

## 素心堂世集序

王仲淹纂叙銅川家世各有論述於江州府君曰五經決錄於晉陽穆公曰政大論於同州府

君曰政小論於安康獻公曰皇極讜議於銅川府君曰興衰要論而終以獲睹成訓自慶自昔名儒耆匠詎乏挺與然而紹庭佩服往往與方名唯俞同其生安古人之祭先河後海正爲百川之吐納宗又有宗源復有源也吳地素以四姓著今之張獨以越溪著而問其譜從思陵南渡非四姓苗裔也乃勝國迄今風流文釆綿亘不斷自鼎革間南村府君以豪貲供其駘蕩志行才具比肩倪元鎮顧阿瑛而酒壇文坫絕不相及蓋杰然自峙有寧爲雞口之意今其故居之素心堂芳意軒自南村所經始也從子爲滄菴與杜東原諸名士友詩文佚不傳而諸名士亟稱之猶傳也嗣是爲中齋爲坦庵不盡覃精研慮力追作者而天籟迎風泠然自韻至蓴江敬堂兩先生賢書踵接蓴江守州郡用文學飭吏實有其華敬堂先生貞修遂詣伯仲陳江門

出處亦肖之第江門以靜陶眞上友堯夫先生攝敬入靜近禰紫陽耳益之先生既饒天授亦稟家傳抱經世則時與願違習聖功復養爲才詘乃以洸洋淜湃之氣抒其瑰瑋磅礴之詞是時伯氏孟舒與吾師異度已分英競爽在昔謂仲弓之素志互屬於紀諶繇今知明允之青箱大振於軾轍況乎來昴禪續背項相望孝廉如起文學如奕如梓如邕不特喈喈悅嚮于嚶鳴抑且斌斌砥脩于牖戶仲稱孝友豈在珥貂之貴良嘗學禮行復公侯之始閱世已及十傳閱歲將登三百[illegible]悠香絜臯文種瓜綿其它宗老下逮子姓或荷鋤負穢溷迹于鞭犢操豚之侶或吾耕句耨餬口于術庠黨塾之間譬之甫田有莠稗而鮮蟊螟又如曠林有狉㺜而絕豨虺夫孰非世澤之所濡漑祖烈之所熏蒸者與生其家爲其子孫者幸矣難矣夫履盈而席盛存

道者思懼焉孰知令德之難延勝於浮榮之脆滅也造物之妒完也德爲甚名次之富貴福澤又次之富貴福澤者塵世之光膏實大道之土苴也名則吸其薌澤與日月星辰之華騰騫於無垠無極之際鬼神嘗遐瞰而撓其成至樹德者直與造化同苞而共蓄世世守之將後天老而終古盡故惟素王能以一人之力攝持于千萬禩之下而否者五行賊邪之氣蠶食而縢噬之自古帝王且不免況其下乎牙笏盈床朱輪溢第一旦而夷白屋此亦寒暑適乘之運滄桑迭改之恒何嘖聲之有若夫祖禰以上代爲聞人望士而後之人井於慆淫匪彝何異剷泰華爲坧池蹴遠遊之峩冠而踐以華舄哉孟舒先生與吾師之刻此集也豈特如仲淹之表先乎抑以訓後之爲芍爲勵也素心堂芳意軒堂構倜然然猶輪扁氏所謂糟魄耳堂構往而人不俱往人來而堂構與之偕來者賴斯編在也感璉不云乎聊與大弟陳其苦懷而揚司空津有言曰此事須家兄裁之又今日兩張先生之謂矣

## 端友集序

端難言矣表端而裏否也言端而情否也初端而末否也一事端而它事否也又或事事端而一事否也履恒襲順則端而嶮巇惶迫否也有一於此非端也見端而不見不端之端以端蒙欺亦非端也不睹夫木之端乎峩峩千常千雲翳日廻其根株峭聳可以絫圭景測星中雖翔風澌月動溶搖曳而光影相隨故曰端言端無弗端也余與巒𤸎結社于毘陵之陳烈侯祠其歲爲庚戌是時文壇中無所爲仲達也望見巒穉其骨觚稜其神玉湛其才鋒電掣而霜寒余與冶生君常輩私品之曰是端人也至癸丑冬

以會顧端文葬識仲達于慧山下始知其爲年少雋流耳已知其從巒稱遊乃以千古風期効蛾子時術之祝後十餘年而仲達用侃言危論逢節甫之怒盆死詔獄其生氣迄今亘宇宙此間世偉人非上稟列星則下鍾嶽瀆而烏知短檠瓦燈師生相對豈徒効里塾咀聱藻弋青紫已乎長源架孝先笥固大地偪仄所從出而青史褒鉞三尺童子得而施之是師是弟豈無捬



卷長嘆欲歌欲泣而不自持者乎頫首受書而遽欲置身于李元禮范孟博之間於人情太相遠然陽秋漢季設身亂朝而托中庸以希富貴予張讓以避禍害必咈然唾之矣深之初醴也投以椒桂則馥郁泉之始蒙也合於澗沚則澄泓性以物化學繇稱堅仲達之生而端無疑也亦有金與金相劘火與火相然端與端相印者乎雖然微仲達無以知巒稱哉此又矮人之見一端也

## 夏茂卿集序

近代以名孝廉厭薄公車主騷雅之盟者有浙東胡元瑞吳門張伯起與澄江夏茂卿而爲三元瑞爲弇州先生所推獎屬以代興弇州物而名稍不振幾落籍詞壇然其材實閎博輿衍惜不甚精諳寄人廡下得少爲足迄未成家耳伯起稍窘于幅然學有源委守先民之繩尺而無



跳越雖不爲羣英所推然亦黃勉之流亞也以茂卿而頡頏其間視元瑞見裁視伯起則奕燁過之規風矩雅遊於典型之內而縝紛藻彩騰射而不可抑蓋能屈才以就法而不爲法窘循法以配才而亦不爲才窘者於此得文之衷焉余嘗慨操觚之彥不能鑄古而崇尚取新取瘦瘠贅麗而以爲異姿取癡肥頑肉而以爲遂蓄取諧詭譎誕而以爲微言其始也厲階于公車

之業而浸淫及於詩文有談古人之成法於今時必大唾棄之等於塵羹塗飯之不可食而譏刀斗嚴步伐者又皆羸師疲卒無昆陽鉅鹿之氣安得厚儲其腹笥以爲文鋒筆陣助而御之以恬鎮之以律輕裘緩帶蕭蕭馬鳴領百萬衆而一卒不譁力扼虎射穿札而體若不勝衣此乃文章之神境誰可與語此者茂卿之才吾不能闚其津畔而見其所纂葺如栖眞法喜酒顛



茶董奇姓通詞林海錯之類足徜官元瑞無疑矣迺其構思琢句語中權衡鹽冶之極自舍矜重奔騰之漸終歸啣勒何其謹嚴有法也夫茂卿固非以文章自見者依依將毋息意纓組而杜門絕客凡監司守令以上望之如朱霞白鶴旌門之綽楔粲若繁星一赫曦通謁之外思望見顏色不可得經其戶閒其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殆茂卿之謂與茂卿猶老而好學從此脫去枝葉直闖本根便當闌入陳蘇曾之室詎言元瑞伯起後先鼎足哉

潘無隱集序

牂牁盛覽問作賦於司馬長卿長卿曰賦有賦之迹綦組成文錦繡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是也賦家之心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作賦洵有天授非懷鉛提槧之功明矣繼長卿爲賦者無如子雲而子雲謂長卿賦不從人間來



莫測其神化所至夫惟遜長卿爲不可及所以不失爲子雲也後世耳食者輒言三都兩京然三都兩京與郡國志乘何異其經營累年不繇追章削句直訪羅搜討備掌故家言而已六朝小賦足令人神搖色飛何必春容大篇卽阿房赤壁之作屢爲人所彈擊然自是性靈之文雖矩矱稍爭終不以彼易此以余固陋罕讀古人書其於詩賦之道漸遠至讀吾友潘無隱之賦

未嘗不擊節起舞也無隱之庀材也富其鈎思也玄其托旨也遠廻互連蜷如輕雲之度峽而不失之沈殢含吐輸納如哀梨入口而不以聱牙詰屈荆棘窔奥爲工今夫古今文章之病惟恐其迹而不化悶而不靈使人讀之頭岑岑欲墜然而膚淸骨癯有同寒乞與夫家常菽帛語令白家老婢一讀一賞者皆不可以爲文況於言賦無隱秀不劖刻沉不煩紆纍則貫珠而不



流於沓拖迅則飛湍而不至於秋潦之一瀉蓋得離憂之致而善用之不特體物瀏亮而已明之善爲賦者莫如盧柟次梗次梗大無隱秀大者閎深與贖幾成五都之肆秀者太華峰頭芙蓉削成岍嶂千尋皆作空翠撲人之色有才如此其於神化之境何有無隱所爲詩超逈絕倫雲杜先生與眉公品題具在余無所復益惟賦之一途幾成絕學故不厭申言之乃無隱有尺一貽余曰諸君子率援例膚贊非所樂聞復有勉之帖括者亦猶向麋鹿奏韶韺耳余得此書寢不欲報然終不敢不報昔唐伯虎少時厭薄舉子業弗治枝指生諷之曰子欲成先志當事時業若從已願便可褫襴褋燒科策今藉名泮廬目不接其册子則取舍奈何夫余固酷嗜無隱詞賦若諸君子之言具存孟也請從而後也



貽淸錄序

凡天下所爲慰藉陳人發抒重泉之氣而揭之胥漢者必假手於文章之士其大者附離國統煇煌史册班馬爲之抽揚荀袁代其組繪燁燁姓名金石同刊矣抑或才不逢年位不妃德韞超世之珍而守中庸之轍一旦不祿溘先朝露遺芬賸馥滅没於斷煙荒楚之間後之君子欲浣濯而揚厲之於是托有道于中郎付仲宣于

曹植文獻可徵人斯不朽然宗工搦管或意象偶違大匠吮毫適情文未至重則有矣傳猶闕焉則又集衆手以模之賅百家以載之狀而誌誌而傳傳而誄誄而讚讚而詞墓上之木曾不盈把而噫氣成雲洒液爲雨噓冢中之枯骨而傳之顏色者且嵬然一巨帙也斯於隻字袞褒之義不無少乖然仁人孝子之情可謂傾乎其至已同里史氏世爲金閶名族余童子時嘗遊



其家塾迨辛丑歲辰伯要我於池上推研席共之翳余與史寔爲通家然未及一識端州公而稍稍得近太學舜舉先生是時舜舉先生以高材弗售厭棄呫嗶操奇嬴而居闤闠余經年臥起池上僅一再奉盃酒接慇懃之餘雖先生故不習余余亦未敢謂習先生也去此四年而先生圽又數年而鶴表斯植馬鬣告成辰伯手一編曰貽清錄者而授余余展讀一遍則若誄若

傳若誄若讚若詞靡所不備以至於赫蹏訊問可以表金蘭而申縞紵者皆抽之蠹魚之腹而登之卷末遂令史氏之家聲與端州公出處之崖略舜舉先生幽潛之懿美同時爭耀弁令通家後生識其所未識者於二十年之前習其所不習者於十年之後而襟情笑語髣髴如在則文章之用顯也余嘗怪夫薦紳先生之家暨夫豪有力者自可以丐寵隃糜假靈不律迺薰蕕



悽愴日散日亡而忍其遺芬賸馥滅沒於斷煙荒楚之間以乞言爲故事慮造請之亡期甚者授筆腐儒而托名朝貴拂拭殘碑終慙吏部披陳逸事遠媿河東千秋百歲之下弔古之客與樵青牧豎同類而共棄之雖黃腸之未攺嗟青史之何期能不悲乎今錄中所載業班班可傳設使辰伯宅年騰躍而起其力足以搖文士之筆又使其嗜古不輟能自勒一家則其所爲浣

濯而揚厲之以志永言之慕者必有進乎此吾固知其爲碑爲碣爲別傳爲追輓晉端州於循良列太學於隱逸粲然家乘尚多可觀而姑以是錄爲綿蕞也命名貽清則從劉子威先生贊中語

綿蕞集卷之七　終

響玉集卷之八

目次

集序


石藥集序
就閒齋詩集序
幾社詩文合刻序
韓雨公燕市和歌序
丁伯勉伐檀詩草序
閻古古與木居近詩序
張叔維廣陵遊草序
陳古白淮澇唫序
二張塤篪草序
曠亭小草序
邵茂齊水雲詩序
西湖遊記序
奇服齋雜刻序


目次畢



響玉集卷之八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集序

石藥集序

今皇帝御極徵棠邑張公于田間入佐冢宰尋擢
大司空恩眷甚渥公亦誓以死報爬搔垢蠹捐
其身為鋒鏑之叢弗恤也以此仰愜 聖懷褒
嫩頻加侑虜踐郊坰有言軍興非備上激嚴譴
乃冰雪皴膚而膏雨旋拂拭之今獲與他鄉樵
牧咏歌先王之風一日緘其所著石藥集見詒
言臯臣無狀惠徼湯仁今猶從丁寧錞于中黙
染險靡陶汰性靈皆 聖明賜也生平涉歷若
典劇若搰幾南若佐銓若筦鑰水衡金錢皆從
瞿塘灩澦之湍舞短篙而渡所以剸物情籌國
計調鼎沸之羹炊塵漬之釜蚤夜茹荼而漱以
一泓之水者歷三十年于茲然喋慄罔思自明

曾參嘗撻伯奇被放夫復何言其潔已率人危
身報 主百爾在位猶有知而傷之者獨其於
貞裹消長苦心扶抑多人所不及知遇其衰則
爲沍寒之葭灰留一綫于層淵之下而當其盛
也則又爲炎曦之箑脯稍煽其翕熱以杜陰生
之漸
神廟晚年有要人橫路銓曹日伺其頷頤公待之
峻雖枌梓無所昵就而惟以空谷白駒爲念迫



逆閹扇禍爲楊忠烈周忠介諸君子經紀捍蔽
生前身後誼炳千古卽身被褫逐幾預碧血青
虹之禍而有所不恤乃其於廓清蕩滌之際深
笑夫保護殘局者堅守其營壘而不化而又以
包荒朋亡諄諄爲諸君子勖嗟乎嗟乎寥寥宇
內可與語此者幾人哉猶記巳巳冬邊烽日棘
公與同志一兩人擁爐相對低廻扼腕願得李
伯紀其人者以釋宵旰語頗傳于外公之賈忌

觸機者非一端此或其輻輳云余嘗聞之鄒爾
瞻先生言其在鬼竹時日夕惴惴登床與履襪
言别所司月具存亡此豈
顯皇帝眞有意殛殺之哉不旋踵超擢禁近矣數
年間謝執殳都卿相者人不乏然竄朝棄之而
淸時收之不啻風霆雨露之旋轉而無成心
若忽而九囦忽而九霄
高
文二祖篤馭臣寮顚倒不測迸迸如此 聖主仰
摹 祖烈肯審淵微豈可尋常卜揣哉陸宣公
赴忠州口不談一字惟日集方書而巳括囊杜
兌聲光俱閉卽有著術宜十襲扃鐍以留子孫
此眞大臣闔門省躬之家法公豈不知而出其
石藥集行于世知 聖度同天不以文字增往
戾卽覆盆之下亦聽其寤言嘯歌以樂餘生若
其中有憂危苦詞匡扶遠識尚可以前夜半之

蔣佐日中之運讀此集者毋曰正則遺音直以爲二雅之未變可也

就閒齋詩集序

自昔抱謇諤之忠而抒詞連娩寄情婉孌托物連類昭晰互進無如三閭大夫蓋其所事則昏瞀之楚懷而所偕者緝緝翩翩之徒如醒醉之不可呼而語毒虺猘犬不可狎而馴也不得已以其楚音激喉亢嗓摛寫而成騷與正月小旻



諸篇千古同恨後之爲詩者如暗風吹雨嶺樹江流之句總是孤臣旅況較之灑淚憂天肯況憂別浣花詩史庶爲近之然憂聲長嘯類巫峽哀猿而於蛩唫鼠泣聊悲咽淚者紆直互分吐茹亦異匪獨才以情殊亦人與代異也吳鹿友侍御弱冠登朝騰聲茂宰既拜西臺丰裁嶄峙本是鮮華秀偉丈夫而霜稜鐵氣籠罩花驄凡封豕妖狐望風奔竄以此觸羣小之忌藉手節甫掛名鈎黨蓉裳蕙帶優游于濯纓亭畔者垂二年中所更者以德公偕隱之儔值安仁悼亡之感凡其侘傺亡聊咄嗟獨語一於詩焉托之故有就閒齋詩稿

今天子神聖搜訪遺賢鹿友既應 環詔還其惠文霜雪之後松鬣怒張鼓鞴之餘寒芒迸出埋輪欲平當道注矢先向高墉即 天威有赫霆怒難憑而執對如初侃直不撓當其閶門待



命之際過而慰之出就閒稿以相眎余讀終卷笑而諗之曰子之去閒未幾也守其道不變塞焉得毋有十畝閒閒之思乎鹿友曰子不見夫神羊角豸乎一入市朝奸宄遇之糜爛矣天下豈頻乏此種然使其時時遨翔於市朝盡姦宄而糜爛之則斧躓不靈而懲癉無術不若閒之於深菁曠澤中仍以放殛還明主而以是非歸清議其閒而不用更有大於用者也余曰子

之言辨然子之賦就閒彼一時也今求閒不得閒此一時也且盛王之世共驩屏殄行絶遊郊之麐巢阿之鳳閒也即神羊角豸時遨翔于市朝亦閒也凫鷖既醉當次第賡歌前而靈均後則香山柳州之屬且妒子之逢辰而烏乎佀之會持斧　命下余爲序此詩以贈其行若論其詩之恬曠也與其清峭也置之香山柳州閒可矣



## 幾社詩文合刻序

嘗嘆今之人未必無古人也而今之文必不能爲古文夫古人而文人者必曰忠肇如靈均曠覽如蒙莊秉直如丘明負氣如遷而今未必無其人也洵有之而有屈亦無騷有莊亦無南華有丘明有遷亦無左史此其故有三古剏而今襲古以朝氣而今皆暮氣古人以文詞相高而熙朝敦本課實於古文詞若詩皆駢枝也何以明其然也弘正之季變歐曾而宗秦漢變中晚宋元而歸初盛今則祧主仍還泰祝而千金之享等於芻靈遞相詆實遞相師其爲優孟等也鑿蠶叢之路啟篳簬之山者爲誰故曰襲也古者父兄教子弟學肇華象勺之年以六籍爲乳湩而諸子百家皆糜餌也今則以帖括生涯浸漬于老生之宿唾岌岌進賢多不免伏獵金根之誚其好爲詩文者猶是夙生結習未忘舊



其塾師肆習之餘以代紙鳶棘猴之戲否則謝去訓詁乃從事焉如闈中之秀既操井臼始習粉朱風華韶令半鎖亡矣故曰暮氣也古之人主强半右文所以長卿太白子瞻各有眞知巳其它標彩揚英者非當陛爲之扶輪則同聲代其榱檅至今日而文則誰憐誰忌人亦可有可無作者咸雜口自雄旁觀則鼠肝非貴文章之不尊未有甚于此日者其誰傳之而又誰攻之

故曰騈枝也近有雲間六七君子心古人之心學古人之學糾集同好約法三章月有社社有課彷梁園鄴下之集按蘭亭金谷之規進而受簡則勇兢倍于師中聚而獻規又譏彈嚴于柱後此二百年來所未見也諸君子不鄙而出其副本以眎余如遊疏圃草木都非人間如入鮫宮璆琳莫能名狀欲效一言罔置甲乙但憶唐人評文其最者則曰梗木枝幹結搆大厦上棟下宇孕育氣象可以變陰陽而閱寒暑坐天子而朝羣后又云赤羽玄甲延亘平野如雲如風有貙有虎闐然鼓之誠可畏也文章之妙約盡于此而余與有進焉諸君子所爲傾北海之尊翦西牕之燭永夕陶陶歡言娓娓者既從今人中得古之文矣請從古文中論古之人乎徒以文云爾則屈宋同抱哀音何以別茝蘭蓀蕙之臭莊荀各尋懸解何以分鷙雀鴻鵠之操盲史



腐史豈無微纇可攷不至於舉升天按入地者同其誣譏豈非有一種孤行之氣亘星河而綿世宙乎今之風會日趨日況其能逆挽洪河之流掃暮烟而還朝暾者一則賴舉業家盡發二酉之藏而經生自囿者不得竄名文苑一則賴名下士必置身千古之上而傭鄙自丼者不得連袂清流此其青萍之末實始吳會而煽爲麗景色爲繁條極芳華明艷之辰隱寓鐵幹冰稜之骨則彝仲臥子輩以螢弧爲之招也廼有識者恐其標持之過沿爲東京末造而吾獨以文章占其未然東京之文惆而僿矛直而易盡有霜枯木落之意此天地閉藏之徵也今則千常之松借噫氣吐舒蒸爲崩濤走峽之聲可以蕩滌氛祲使妖狐老魅聞之而嘶慄萬樹寒花破蓓蕾而出結爲玉圃散爲珠田凡葳蕤茸酋者雁行魚貫以領東皇之命而不敢分乞兒餘火

爲冬華不祥之桃李休明治象尚留於此獨是
聖天子大觀作人釐正文章之詔絫絫掛壁而既
曰文矣恐非文人不能正既曰正矣又非正人
不能文此韓歐諸公所以起八代而光萬丈也
若以枯木朽株而壓鄧林之材陳陳飣餖氣且
逆鼻而踞案大嚼曰吾烏乎識龍鮓誰不姍笑
之必欲釐正請還而求之於古惟替古則必窮
嫩惡之林按是非之則而萬世之公論出惟替



古則必托憑弔於銷沉之後定皈依於訛亂之
中而人世之寵辱輕所以讀茲編者謂峰泖之
間斌斌多文人焉不知其爲古之人古之人也
吾亦論其人而已矣

## 韓雨公燕市和歌序

陸魯望有言淫畋漁者謂之暴天物又可抉擿
刻削露其情狀乎使自明卯至於槁死不得隱
伏天必忌之然長吉東野諸家皆險於句非盡
險於韻也齊梁間王筠號能用强韻而玄暉稱
其圓美流轉如彈丸段柯古與客聯句多押惡
韻然而澁者使之滑拗者使之隱固是詩家斲
輪手若耑以幻奇爲功此又韓昌黎所云徒觀
斧鑿痕不矚治水航也至大言等詩以爲詰詭
遊戲或寓微文刺譏自弇州諸公以下各有擬
聞白門有廣至十六言者余未之見晉中韓雨
公才名早著弱冠魁其鄉不獨三晉之人傾心



推遜間遊吳會間鉅卿尊宿如思白眉公諸先
生皆折節敦孔禰交又悅詫時覲謂毛椎弱管
曾不適於用每與玄扈先生談兵事受西方異
人秘畧思一當匈奴所自見者雅不在詩乃忽
出一編示余爲險韻詩遞賡遞唱才致汎瀾抒
詞叠句猶雕梁乳鷰舌本呢喃乃從隴山鸚武
口中翻譯而成可與錦瑟瑤箏相爲響答十六
言詩托寄深杳輿比互用曲終奏雅有東方譎

諫之風焉此兩種詩正如曲盤怪石古卣奇花園林勝賞未盡一班然因此可以知詩又因詩可以知人蓋其振喉抗嗉嘹唳九皐顧影嘶風崩騰萬里豈瀕啄厓鶩之糧猥逐蹇驢之隊者哉自古文人以勳名丰節著者往往掩其文而饒有勳名丰節者雖單詞尺幅亦必呈露其風雲之氣冰霜之色若纖豔不逞與夫屬意花草蜂蝶者昔人已窺其微矣雨公之座師何稺孝



先生主盟騷壇已久而其品端凝高雅當世不敢以文人目之兩公之文章師及經世師者皆若而人太白所謂文質炳煥休明乘運者吾方拭目俟之不顧其與王鈞成式華爭道而馳也

丁伯勉伐檀詩草序

憶三十年前識伯勉於婁江署中時其尊人見白先生方刺婁命伯勉師事王遜季邵茂齊而友余與黃經甫余爾時意氣跌宕飛揚旁睨者咄咄狂奴伯勉翩躚佳公子然性溫茂與余不甚類而顧好之憶一昔醉伯勉衙齋曼聲達曙賜刺史弗得眠醒復叮嚀握手訂千秋之約緬想低迴如昨日事而存亡今古竊不可追矣諸子中亦唯余與伯勉在耳伯勉自婁江歸甫弱冠試輒弁其偶江右之士橐弓臥矢不敢與丁伯子戰亡何棄諸生爲鼓篋之遊又亡何入貲代積餼稱明經而功令與時低昂訏謨左識



者庚以此憐之而余轉相慶也譬如名將身經數十戰不效驃姚將軍誓掃匈奴而願同恩澤侯奉朝請思置歌兒舞女買田宅自雄人主必怒而謫罰之學佛者不遑遑適寶所而就化城不證入五十五位眞菩提路而貪四禪天之樂自招墮落入交報如來所訶斥也才如伯勉無論吾鄙互相期昂即宗工大老如文肅相國亦拳拳以代輿屬之而中道小怯此正賦材者所

譴罰而訶斥也勝大任者即饑餓空乏猶不足爲礪金攻玉之用必至拂亂所爲計無復之而後於迷蹤悶絶之中精光迸出韓淮陰阻水而軍進則生退則死置之死地而生天之愛伯勉至矣余故以此爲慶也伯勉所爲詩多牢騷悒悷之言讀之者當爲擊壺拔劍且唏噓不自禁而余謂窮士之慷慨不若志士之勃窣也水窮山盡之處逶迤有仙源洞天而人不知是在伯



勉自爲計而爲伯勉計者當以符載買山錢造漁郎之舟則伐檀之旨可繹已

閻古古與木居近詩序

庚午闈中得沛國閻生古古而奇之比榜下練任鴻中丞賀余曰閻生一代才士其詩賦可凌厲中原恐爾玉筍班中不多見也余廼庚屬意物色比進而與之談文談詩其自負良厚然猶遜縮不盡發其篋中相證近余南還遇古古于淮陰刺一舠送至廣陵舟中無日不談詩因出其與木居之作屬余品之余爲之一讀一擊節又一讀一浮白且默然心折不願以北面相屈也蓋其與托清窈暈含香艷已兼孟賈溫李而有之然清同孟賈而又不墮枯木寒鴉之癖艷齊溫李而并不帶桃脂筠粉之粧作詩如此正當今第一流余嘗欲採萊陽宋文玉如皐李大生詩合爲一冊時哦咏之蓋文玉峭削可砭肥



癖膚立大生明靚更捄木強中乾惟爾古古差堪鼎足今詩道之日新賴才彦之競起而猶有濡首詞場勦塗羹爲乞鉢效顰貴客詑補衲爲雲章不特它人嘔噦試清夜思之能無入藕孔否也但以古古才士余正不獨以文人相期者人之言曰盧詢祖有規簡禰衡盧思道無冰稜文舉今海內繽紛夕秀雅不欲以才名自囿而規風矩雅步步先民典型如與古古同譜藉楊

維斗張天如諸君是也讀其詩而第目古古爲文人余先爲古古唾之

張叔維廣陵遊草序

余所遊歷之地亦多矣頗醉心於廣陵十年前從真州入邗關留連數日樂而忘返夫廣陵無山借江南之山以爲山其巋然而連亘者土岡耳滄桑貿易昔人所號爲觀濤處化爲赤埴墳一丘一壑宜無取焉羅綺繽紛管絃騰沸又在



長干下下也顧余與此地若有夙緣者客嘲之謂余與阿麼同志豈不聞唐人句中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又云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爲自古騷人韻士躑躅徬徨輒嗔奈何者哉海虞張叔維遊廣陵還以新詩相示清而麗婉約而多丰姿奏一篇余未嘗不擊節稱善而第恨其題咏之不富未爲廣陵紀勝也叔維居虞山之麓二十以前不知書中歲發卷一捉筆即有驚人句其於詩蓋生而近之者可謂有其才其人居然素心即角勝吟壇爭衡酒社而未有遊客薰染之習吽嚎凌轢之態可謂有其品買山而隱寫青山而賣兩言並傳而雅俗覺異叔維遊戲丹青正賴溪山陶寫當會心處借鶯溪東素發摩詰畫中之詩可謂有其致挾此三者以遊廣陵方爲地靈之所惠徼乃風臺月觀遺宮古刹槩不登於篇章即平山



堂爲廣陵陳蹟之冠亦闕焉莫紀而僅以頹傾荒楚之梅花嶺收之詩不孤其遊遊乃孤其詩矣夫叔維貧士不辦雙屐毋乃同行諸君子之過與又一客從旁而解之曰子非續攻詩者何知詩家典故昔何水部泣揚州僅傳東閣官梅之作無論玉鱗素手藉用前芽而廣陵詩話亦必以是爲開山祖此叔維獨取梅嶺意也夫詩止不在多嘗見夫以遊爲道者所到之處無題

不詠出口招牌必曰尚平五嶽手中乞鉢便是長吉錦囊逐客之令將不在廟堂而在山林矣以此似叔維固知叔維不屑也且予十年前有廣陵遊記或謬許之以爲彷彿鮑明遠蕪城賦郎以叔維新什點綴官梅不亦可乎余聞之曰善

陳古白淮海吟序

韓王孫垂釣時意氣蕭颯感老媼一餐之惠遂成知己今天下何人不識陳先生所到之處如



旌旛駐臨春閒居太末夏居武林舊誼新知或投轄或負弩會不爲之少淹而眷眷於淮海舊遊歲聿云暮復破冰而往夫長流湯湯檣柁紛錯景物蒼茫動人鄉關之思於遊陟無取焉意復有漂母者出於其間乎吾尤賞其詩中云焉知惡少年不是圯上老乃知耳食紛紛爭延致驚坐者皆其所不喜而瞻拜遺祠泫然灑英雄之淚安得不以悲歌當痛哭也拔劒擊壺自是吾曹本色近有別俞西安二章沈痛欲絕茲未刻刻淮海唫將呼背水之人而問之

二張塤篪草序

張太涵太淳兄弟有詩二卷顏曰塤篪草吾友王純甫馮問奇序而刻之取晉二陸宋二蘇我明大小美及伯起幼于以相況太涵兄弟恧不敢當余亦以爲擬非其倫也太涵故雅流也而隱於市其貌類左太冲而吐納風流襟期蕭遠



遊於諸公間爭得其驩尤與吾師王馮兩先生及玉繩前輩善詩筒箋素時相問貽不知其人在五都之肆也太淳乃吳中名士與余同齒黌序二十年來雞壇牛耳莫不推太淳而太淳之爲諸生自若也會遼左治兵使者韓先生有約遂棄諸生鼓篋成均征裘蒙茸吳鈎斷鞘涉關河歷邊塞牢騷于髯之感悉發爲唫咏而乃兄

太渥亦有夜雨連床之夢春草池塘之思與夫錦瑟樓邊銷寬橋下留連贈別種種篇什合之而爲二張兄弟詩夫大涵之遊戲於詩也猶其遊戲於市也遊戲於市故日與賈竪相徵逐而無俗韻遊戲於詩故意不求劖削語不事雕搜灑然自適達乎天機而無差排鬬湊似是而非之境若太淳則其氣蓊然而鬱也其神黯然而自傷也其聲調則嘈嘈然直戛其無聊又嗚嗚然如塞鴻叫而峽猿嘑也君兄弟雖塤篪哉然執塤者其情適而吹篪者其思遠惟情適故日爲逃名之韓康伯則應目爲有道之陶朱公則應卽俗眼迷離而目爲牙籌握算之人亦應但其人無和嶠癖宜與詩腸相近耳思遠者試以詞客目之將鼻息咈然矣有文百軸馳走京轂太淳所爲咸陽紙貴者故自有在而直以詩爲靈均之天問昌黎之送窮文非沾沾寄托所存也二張詩其傳未可知總愈於生剝杜工部活紮李空同盱衡千秋瞋目掀髯而實孳孳焉爲覓稭計者

贖亭小草序

祁爾光先生令茂苑復刺吉州所至以循良稱廼不免與時牴牾至以鐫秩行吉之賢士大夫以迨父老子弟擁襜帷不得前灑淚如雨袍帶濡濕邸報至吳門彼此相弔或泣或歎傷公論之舛謪而豈弟君子之不食其報也姚子曰是何足以難先生使先生繫情圭組并以昂藏七尺而殉一官則爾時方咄咄懊喪幾無生人驩廼先生自通籍後殫精營職不欲傳舍其官者其心良苦而得趣於官者則甚薄今以謠詠不根左先生之官其道似窮然以六月息而沉酣萬卷締搆千秋天之所以奉先生者又何厚也嚮者十六年前讀行卷自序卽悠然想見其人

矣松叟拂席老鶴銜關頻首帖括而蕭疎托寄有仲長公理向子平之風況於今日兩地循良輝彪青史能註道州之考而不能削桐鄉之祀即駕部之政爬搔蠶䓗爲百禩規南中歷歷能道之此其名實已足表見於天下從此賦遂初詠歸來而淡生堂中樹鬱林之石虔郎基之書未知南面百城誰爲雄長故其詩曰丈夫自有行藏在豈作籬頭去婦嗔又曰抄來簡袟供殘



蠹解去衣冠免沐猴皆實語也從此而猿鶴之盟等于息壤矣亡何而嗣君虎子登賢書髫年文弱未耐風塵先生護之都門而都門諸君子强要先生以爲溺官非也必棄官亦非也古人以陸沉爲大隱而遺佚不卑者其介也庚甚於獨醒業已厠足春明載酒問奇趾相錯于逆旅乃裹足不謁選人人且以爲懟且同事者一時鱗集矣其奈相形何先生弗獲已授牒得沂州而刻其歸田詩曰曠亭小草以明前志

邵茂齊水雲詩序

茂齊死而沈雨若傳其詩數百首取其集中長短水雲詩之句而顏之曰水雲詩識不亡也邇來閻羅之好士頗甚於主司交遊中所爲散彩天衢揚葩帝庭者指未易累屈而明光之筆半爲白玉樓奪去其亡也莫多於吾郡而傷也莫甚於茂齊何以明其然也子晉然明之徒盛年



夭折筆墨之債酬之未深一切出沒浮沈之苦亦嘗之未熟即瑯琊逸季諜三寸不律提衡一世以布衣狎主斯文之盟者垂十年而其齒不登三十也季思再赴春官不第歸而弃心入道委舉子業不治季思自棄世耳虞之朋仲婁之逸則同里之季鵬嘗稍稍發紓其眉宇而其姓若字能令屠兒賈豎執小錄而稱羡之二三君子所取於天者正如藍田之珍償以束帛夷光

之質蓄爲垂橐所以報之者甚薄而以視茂齊則又不翅厚矣茂齊之爲文湛於理而直達其性靈湛於理故無花殘葉落之病直達其性靈故磨刓日久而有寸鋟殺人之鋒嗟乎嗟乎此於五城十二樓之間何所不可行年四十有六而以老博士弟子終乎雨若其入室高足也何不直執其遺文以問天問世而乃以其不早攻不深詰之韻語壽之剞氏以識不亡哉雨若固



賭之蚤矣舉子業者進賢之梯航而朝榮暮死之木槿也鄉榜之文出人置一編焉而名下之行卷不復陳矣同門稿出人置一編焉而鄉榜之文不復陳矣甲者不必學爲同高者亦不能獨爲易況於其身既死其文不靈者而妄稱當世之鴻寶視逸季朗仲其遺稿在國門矣吾黨素嗜其文嗜其文而撫茲集也祇覺黯然無色茫茫宇宙誰復憑而弔之乎惟有韻之語不以梯航進賢故不緣進賢重也不爲朝榮暮死之木槿亦不以生死易也即不早攻不深詰而性靈故在焉湛於理者傳合於景事而出焉茂齊之工而不必傳者何妨以不工而傳也此雨若刻水雲詩之意也雖然詩之工而窮者大曆以前惟孟襄陽襄陽有不才多病之句此其生平惋痛之事不覺對至尊而直吐之讀水雲詩者茂論工不工直與襄陽並觀可矣



## 西湖遊記序

凡遊覽所及不能形諸記咏則林嵐草木亦有瘠投之嗟然惠徽寸管描畫山靈濃淡合離存乎其文亦存乎其人繡腸綵筆昭回雲漢而鉅麗焜煌止堪廊廟施之丘壑不勝傖父汏濊蕭寂之致悽其搖落之托使人傲然獨往峭然與悲其於玄對庶幾近之又恐墨液已枯文波垂竭譬如童山不滋卉植涸澤不興雲雨何以寫

烟姿之滅沒極丰茸之怪偉至於造境更多區別或疏觀曠遠或仄徑孤幽或韶麗熙和或森寒慘澹喜則冶服靚粧悲則啼痕顦顇豈關强適亦非造哀若緊商而度房中之曲和簧而送廣柳之車其於性情不逾遠乎古多遊記獨推柳州然子厚方爲遷客鶩風密雨縈繞胸懷鬱潭石澗之間所謂悄愴幽邃悽神寒骨者風號谷響疑於山鬼招寃之章物之相物不謀而應彼化工者又偏使憯頓無聊之人與斷崖荒楚結爲知己弁將此抒悲排悶之事留與後賢而祓辰良讌則逸少發其趣花源靈蹟則元亮繪其眞人與地山水與文章以爲不從其類吾不信也吾友曾大雲氏文章吏治擅天下以直道左於時亦以直道見知於時其官介於浮湛吏隱憔悴不若子厚曠達不若逸少遐舉不若元亮而能兼蒐其勝觸緒痗心不啻靈均之睠顧



宗國而登山臨水釃酒賦詩能傳麗景光以陶寫其鬱紆不至于邑怏慘如昔人所謂無復之者天懷所近與人事機緣所環集殆可望香山居士玉局翁之芳塵而徐步其後夫此兩君子皆與武林作緣者也聖湖之水靜而文六橋三笠諸勝盤而幽論山水之性情眞有好色不淫怨誹不亂之意宜爲白蘇所眈賞後之君子起而紀之咏之者不乏然玫班按部如余所謂人與地山水與文章各從其類弁前人與後人亦以類相從者舍旃何適乎若香山之放江州而記廬山草堂玉局之寓黃州而賦赤壁正大雲之宛遊時也余知之窴稔者姑爲譜歲月前後以觀厥成

## 奇服齋雜刻序

猲家父三黜其官僑寓吳閶與余過從頗密余每念材如家父當世宜破格大用即不破格亦

當於格外容之何遭謗不已至麗罝簋之條得禍慘烈至是一日從容問家父去官故家父笑弗答而以奇服齋雜刻數種授余曰是下吏罪案也讀其詩鏗然渹然泓崢而瀏浣弇州許為陳射洪余竊以為六季陰庾唐郎劉之選也夫風雅不宜於官尤不宜於今之官豈其詩魔為祟邪而非也已又覯其杞說塞聞漕測諸痗時憂國之議幾於杜牧之罪言其試於用而國家



果賴其用者為畿療起兩州彫敝之民而療之治行卓矣而其用之最善者莫如裯圭所過千乘萬騎纖輔騷然而約之使雞犬不驚又如守士師三尺法而喪師辱國者無所逃罪據事而書之成言班如也封章奏記其文粲如也指畫瞭如也而其為祟也乃甚於詩蓋丈夫不幸從乙科起家達者當視之如抱關否則海鷗自適耳乃壯心未爐欲藉此以功名自樹而補其所

不逮則未免有翹然見長之思而不為人下且功名之際非可以引嫌而避賦者或信心孤往而不顧人之擬其後又或遊於當世之局中以伸已志其勢必且有所就無所避遂至於沾濡羽翰而不自覺此雖植根深用物弘者尚有所不可況公車不得志之客為世蹂躪資者乎此家父之所以三黜也或謂家父湛深有識之士也何不委蛇觀化而載胥及溺乃爾蓋其大父



給諫公以直諫動天下伏法西市厥考叩帝閽不應憤懣而死煢煢遺孥撫數月之孤以有今日忠孝節義騈集一門　璽書褒錄後先輝映家父感激自奮久矣不知者謂家父實顏其家聲夫使家父傳舍一官以容容食後福則直諫者將不以為孫而節孝者將不以為子此之謂顏其家聲若今日何顏之有李陵降虜猶裂眦沓腕而稱先將軍況家父哉家父故工詩今詩

亦不能窮家父矣請擬李都尉弩力崇明德之何以比於好奇服者之離騷

蘊玉集卷之八終

響玉集卷之九

目次

集序
津撫左司馬翟公疏草序
梁大朐疏草序
曹銘石疏草序
儀曹題稿序
薊東夷情險隘圖說序代作
齊君求館課序
宋則甫館課序
春秋程墨存雅錄序
春秋廣雅序
制義序
己酉程墨指序
十五科文選序
乙丑詩四房同門稿序
乙丑十五房稿垂序
澹寧居刪丙辰二十房稿序
癸丑十八房選序
戊午應天詩一房同門稿序
廣選勝序
戊午行藏二函序
芳樹軒社秇序

目次畢

# 響玉集卷之九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 集序

### 津撫左司馬翟公疏草序

顯皇帝季年有言中涓作威非　聖世宜有勰勰過計抱劘芽壇穴之思在禁地者爭嚛之既奉旨切責于外矣旋又鐫一階得臬司幕職以去淪佚者數年此其人為益都翟公也

神廟寬而能執知利器不容假自其冲年所倚而憚者決之猶孤豚腐鼠故終其世旅進旅退多習於畏謹莫敢伺驪龍之喲息而弄其珠有小小見端庸人卯為故嘗而識者盱衡郤顧慮熒熒之爓馴至燎原不惜詘言之且耳以一官徇又十年至

愍皇帝之世上符二正毒流士大夫而禍且移于廟社於是海內多思公言擬於茂陵之徐生公是時業已仗鉞撫延鎮矣為遊瑱所力鋤僅以身免

今皇上膺運受籙蕩滌腥羶宮府澄清因東酋匪茹先後釆廷臣言即家擢公左司馬治軍津門凡樓船下瀨諸將軍及舳艫啣尾輸餱糒以供萬竈者公皆董其役旌旙列河滸張水嶁呼海若而視之說者謂津門與登萊犄角揚舲出海遠出奴背語近塗羨然擁一軍防其衝突遏佚餉道雖散落如汀鳧渚雁賢於十萬師矣至翡輓相繼效雍絳汎舟之役則遼海億萬人命脈也有遼事必倚津為重津又倚公為重而公之策遼不自今日昉也公在西臺嘗奉　聖旨按遼左時老酋猶奉戎索而時與我屬夷北關為難且肆然掣嗥不遵王會約束而講鴻溝公所以陽搯而陰彈之者條奏甚悉有世將多不法事公露章抨之凡遼左之彙外起於控馭之無

術內則紈袴悍帥藏身金穴隧塞中外之耳目而恣其欺蔽綿綿不絕循斧柯而莫能捄其積微成鉅與寺豹之執略相等且微獨遼也邇者延鎮之榜民弄兵潢池關隴河朔間為之驛騷豈醞毒無胎陡然潰裂哉蓋因闕門徵調多捐丘墓辭井里囂然喪其樂生之心狠犇鼠竄與推埋探丸之客相煽而為盜覽公撫延疏有以數百計矣日浸月盛調發與征輸之繳散落如



雨而復言斁言汰以措嗸嗸之呼不煽動刼掠寧能釋甲執兵而死公疏語雖未竟厥委又不勝隱憂焉凡延事遼事皆以公在猶不僨然以公不久于遼久于延畢其撤桑之慮為　國家計久遠故公既去而一以淪陷一以恇擾致
聖天子左右顧莫可誰何而茂陵徐生之書班班在也自有天地以來為中國患者曰夷狄曰盜賊其它更有所不敢言而公皆微言之長言之又且顯斥而訟言之使人人懷公慮者所謂螫在縱虎在圈一徙兒力耳迫其狎乎霄漢放乎林莽蒲且貢獲瞠目束手矣公之被　召撫津也余一謁之於官邸瞻其眉宇聆其緒論思深而意匪非同慨慷自任不識髖髀而以刀鋮漫試者私識公將來可屬大事余有同年生樊戶部亢宗以董餉津門受成于公感公國士之遇謀鋟公疏草問序于余民部嘗於



聖明踐祚時伏闕上書發幽憤湮鬱之氣而耀於光明宜公之引為同志也夫言有體要燭於幾則微言之長言之曙其末流不妨訟言之且公所懸於國門者二草也得毋有杖疏不出使它人有思徐生之功而為之上書者乎識此意者是在亢宗矣

梁大朐疏草序

丙丁之際逆祠遍海內監司守令厥角稽首幾

同灌將其不爲孽閹折腰隨以買禍者一二人而已吾友梁大脩備兵東省抗不拜之節竟以侍養去是時權貴委衰經衣絳袍羅拜于閹之膝下者凡數輩　朝堂之下蔑論君臣弁不知有父子侍養之觸忌等於彊項大用之得以萊綵歸故里免於黃門北寺之慘者天也至羣閹之從橫齊魯間者或欲矯奪其軍或欲爲銅臭窠名賢書大脩一無所應羣犬將其曳之以供



餓虎之喙而猶得留此七尺以供
聖明之驅策天豈無意乎大脩博雅嗜古而精神淵著肝膽照人余與之一見定交然爾時猶以騷壇文𢧐相期嗣是南北乖違班荆未卜豈意其五色𦄡腸練成千尋鋏骨歲寒松栢更與君有後期焉若夫徂徠新甫揭雲棟而柱星杓猶徒以勳位言非其至也

曹銘石疏草序

逆閹搆虐鴟鴞號屋豺貐蹲道至
聖神馭極而妖涎毒霧瀰漫亘空臺諫褒譏銓衡進退尚且耽夙酲溺殘夢可嘆也江楚秦晉諸君子痛毋陵之禍獨有所鍾憤然上書瀝雪冤痛然屈指一時死搒掠之下及夷爲黔首者吳人最多義興曹銘石既被選爲給事中謂嚮來憂時憫忠之淚不乘此時灑向闕庭乃歸而弔蒿原之碧血賦空谷之白駒安用之於是有求



材甚廣及旌忠癉惡諸疏始姑以解紛之苦心遏其狂燄繼遡以不諱之危論扇其遊塵使扃周諸公於九原之下幸扮梓不乏後勁或謂箕簬敔山給事諸疏之力居多若迂儒之見輿有進焉夫斯世之不可不昭明者是與非而已誠是是而非非則薜荔之榮勝於纓組而談笑之辱嚴於市撻今給事所論列有擊而去亦有擊而不去者有挽而伸亦有挽而不伸者大抵於

雺雺毅雞之餘使碧漢霄澄蒼山曉霽玄狐黑
蜮之屬能毒人厲人而不能顛倒人之性情化
天下而為狂為譫如是而已必一一而課其效
郎汲直朱雲之徒有所不能況其下者余又嘗
嘆屈宋稱同調招蒐諸篇悽惋欲絕夫豈漠然
于汨羅者但昵詞俳語日進于楚王終不為靈
均一洗其孤忠太史公以直諫責宋玉不知其
友道固已衰矣故國溪山盈盈在望誦江籬楚
畹之章而無媿其在諫議也夫



儀曹題稿序

肅皇帝晚年日處齋宮問太乙五時之事是時嘉
定徐大宗伯為祠部郎徐公才敏贍又能傳合
經術討論而潤色之以行其典禮凡所條奏及
頌禱駢儷語上足以副
明主之意而又愜於大體高安吳文端公典秩宗
倚徐公如左右手要之祠部第秩宗緒事曾
上意所垂注故稱劇耳典禮之鉅者莫過儀曹後
徐公數十年其同邑須公為儀部郎屬
顯皇帝享國日久宮府晏然而胥吏抱奏牘按故
事舉行者猶日以百數若　藩封名號若節孝
旌揚與夫闕門額俊之典皆儀曹所轄公目睞
口決運腕若飛所珍惜者不敢為繁纓之屑而
所嘉錫者不欲為印刓之靳有所崇獎而護持
者人知其憐才也不以私目公間澄汰一二人



人更爽然愉愜矣其周旋奉事為隨州姚江兩
公亦倚公如左右手終公之任不以一未竟事
貽兩公而事之大者如朱邸中有賡亂眞同于
呂牛之禍嘗托要人關說且暮夜行朱提為壽
公峻絕之稜稜鋏筆屹然如山又其大者
光廟方位青陽講幄塵封橫經之臣挾冊而不敢
進則一疏再疏請
熹廟誕育震邸岐嶷茂昭公欲援

宣宗爲例以副中外神人之願則一疏再疏請又其大者

神廟彌留之命復起椒塗公具疏請于宗伯以婉解而嘿折之其後離宮之徙不得挾禰以自固頗有曲突功焉

兩朝涖阼警蹕驟聞鳧趨鵠立莫知所向覩漢官者不勝綿蕞之感以致危疑之際羣情惶駴公蔑論在事及巳謝事每侃侃發舒人亦倚公爲



安而公且以浮言避矣先是東事正棘人知公足當一面尉薦滿公車公固謝不敏當事者詛公執掌最久稍量移丞光祿光祿雖躋九列而從郎爲丞幾同鐫秩嚮使公以次遷秫藩臬或得一當亭徼旦暮幕府上功且建牙擁鉞矣若謂公擇官者則公之擇亦迂矣哉要之爲鳧爲躬任從品題耳卽如徐公亦被齮齕一麾出守與价人爭沙市使荊之民得享膏腴而耳以身爲魚肉其後洊馴中外竟從外寮與秩宗人以爲異數何屈何信固自有在請舉以似公而公之題稿流布海寓者與徐公冰聽劄記識餘錄等書並舉而觀之可乎識者或以余言爲然

## 薊東夷情險隘圖說序 代作

自古文人而談邊事者莫善於鼂太中次則杜樊川太中指畫短長列若鬚眉卽令長平冠軍操不律而抒所目擊未易當也讀樊川罪言暨



贊皇奏記何其慮之長思之婉哉今海內無事九陲晏然獨蠢茲建夷識者有噬臍之憂而遂左亦歲中虜

天子震怒逮治將吏有差於是談邊者獨談遼舍旃置弗講矣夫夷族靡常倏彼倏此消於南旋生於北孤於東復旺於西明世蕩掃胡氛廓清萬里而一從大同來則

六飛草莽一從古北口入則

七陵震動孰所當備又孰所不必備哉掌故之士
臚列九塞則首薊登西山眺大荒而相度　神
京肩脾之勢則又重薊若遼西右北平之間厠
於馮翊扶風之末
聖天子之神靈寔芘休之不攬是圖而習其說烏
知夫胡兒之所衝突也烏知夫岏巑之峰或夷
或衍亭障斥堠錯落其中而鳴刁擊鉦者相應
於霜清月白之下也又烏知其襟海帶河而舳
艫啣尾者鯨吞而鼇吸也余平之人生而安焉
覽其圖猶惕惕心動為百年枌榆計更以駴夫
搢而裾者弁而短後者聲嘶不能對而謬為設
詞曰縣官有事萬戶侯千金列第宅陳歌舞而
置我於其中臣抱狗馬病謝弗勝矣噫嘻此九
塞之一塞一塞之一隅又邊而腹幽燕善地也
猶令人惴悸若此得此圖說而廣之輔以鈞陽
靈寶巴陵諸名臣之緒論而緯之為全薊經之
為九邊將賢者究心而日以精備奴而皆利競
功名者不恧縮死哉為此圖說者灤博士陳公
以當路之推擇而蕆成之者也書成而觀者三
嘆謂才如公不得擁符節指戲材官良家子為
國家稱虎臣而坐擁青氊與二三酸餡子弟討
陳人之訓詁乎夫才之違於用固也太中談兵
最贍矣當灞上棘門治軍不效之驗樊川稍見用
以七國敗更指為論事不效之驗
然一時號為風流領袖文人墨士之雄耳烏測
其不世之略哉　皇靈丕振遠邁漢唐如公者
必以破格見售而余更有請於公公所圖而說
者夷情也願為晰中國之情尺藉虛名耳什不
能得五曳旗伐鼓者又多尪羸憔悴衣不掩脛
而力不能穿魯縞此可圖否司農水衡金錢輦
致塞上者動以百萬計半輸要津而半歸幕府
此可圖否千夫而索百夫之例旗甲而侵行伍

之需稍不厭則執而詢甚且老拳飽矣此可圖否駛馳不字雲錦爲虛數伯欵叚之[illegible][illegible]說焉之腥風而困踣欲絕者此可圖否甫見虜則烏獸竄恇怯弗能馳則延頸以待白刃而漢法藏大帥匿弗聞也從頌而衛其歸藏其老病稚弱者數人而捷書遁於井泉任子爲郎將者纍纍矣此可圖否倘公以觸時忌泚筆不肯下則余以平之人承乏長洲而公又秉鐸此邦夫此邦



左滄溟而右震澤固東南一都會也海波不驚而萑苻之客亦時時爲小民患苦又其人生長於褕衣美食之鄉其骨脆其性緩弛耳不聞金鼓之聲者數世矣紈絝兒郎統謫藉之子孫與遊手無賴而謬爲張皇大都兒戲之尤者圖難於其細豈獨在邊倘有以塞督府顧岳伯之禮禮公而公獨能已於言乎余不敏請飭廚傳奉筆札以從

## 齊君求館課序

余與君求定兄弟交以同遊臨川吳先生之門故而識君求不自及門昉也是科八月十四夜雨滂沱沒踝余所居席舍隣于闥而君求實與櫛比君求偵知余蹴余起朗誦首義聲琅琅震垣墉余不獨服君求文更服其豪雋自喜蓋燕人快士也已而定兄弟交日益親其俠骨風情靈心素質余知之亦日益稔君求亦若以余爲可與語者吳門旅泊燕市春遊風雨挑燈之夕



讙呼浮白之瘍多屏人促膝昔昔有所商訂吳先生聞之而喜可知也謂二三子善自礎砥吾復何憂乃幸與君求後先讀中秘書當君求燃藜之歲余正以將毋歸君求來邸中送余意色黯結且娓娓叩余館中事學于何修聲于何集一切儕偶于何而諧余笑而應之曰子雙肸如電旁睨遐矚可以縱橫萬里上下千年而問途

肓漢乎且余坦衷而麤率人多目攝之大隱朝市終不能如深山中扃戶讀書案上殘編或竟日塵封小有結撰多從輪蹄罄折客去酒闌之後拭倦眼抽俗腸而成烏乎工子經綸其胸而嬰兒其貌金蘭之籍不若太丘策款段入署中竟日不出何異青林白扉此正覃思著作時也更有進者并借太乙老人之火燒君苗筆硯穆然詘然而鎮以無名之樸此尤諸世善物乎君求頗有當於吾言別一年所遙聞君求在館中聲價藉藉起所為文刻畫精進余頗為不懌蓋光華外動精髓內燔香薰膏銷此父老所以哭龔生也亡何竟為陰陽所戕賊死矣君求死而不材如余臃腫扶疎方幸得全天年乃旣以欒欒去國又不免譴逐世所盬一門諸士聯袂禁林可以張師門之軍者僅存一孔開仲㠯帳春風不乏濟濟陸莊秋稼漸失穠穠先生所為慘頓傷神徬徨而追嘆者又豈獨祝余之痛哉先生董學淛中搜君求館中諸詩文捐俸鋟之命希孟弁其端手書相屬不禁淒絕夫生成知已明冥一道玉樓天上之人幸無友人遺恨者終徽惠于先生往因來世自當以文字未了之緣仰圖報塞余獨憶十四年前蓬跣淋漓與君求相遇於棘院中者竟何益哉竟何在哉攬未終篇惟有拊膺一慟而已

宋則甫館課序

昔人論禪宗諸大龍象如馬祖百丈輩以為儒門澹泊收拾不盡嗚呼惟其收拾不盡此儒門所以愈覺澹泊也

文皇帝首開秘書堂以收雋異擬于秦王天策之選是時

明主右文雅意造士課較惰勤

上親自臨決而文襄揆宿終以政事顯陳文定李

忠文亦皆遷徙靡恒不得與王文端諸公傍宮槐而依阮柳也嗣後卓犖名臣王端毅劉忠宣輩始而挾册禁署終則秉軸銓樞正如天房國庛祗許錫鑾和鈴若騄騰萬里之足終當潰闌而出然而春草芊眠霜蹏寄影猶能想見于滅沒間裴𡚁芸閣俛仰蔡燈令人有雪泥鴻爪之思焉憶余以已未通籍聞齊魯有博洽閎雅之士曰朱泰侯亟從一古廟中物色之見其丹鉛



滿案掩卷叩之如考鐏鐘妄意一日把臂入林丙其殘膏餘馥使九畹芳蘭移爲同室乃皇路稍騤仕版互異至

今上首科泰侯有令子則甫以弱冠舉上第選入中祕才名騏甚就而與之談弱不勝衣而眉宇間有衡厲千古之色余私謂其座師龍友何子曰吾嚮謂東海之濱有書倉經庫焉馮文敏既吾師公文簡而外將屬之泰侯烏知泰侯所不屑而還歸則甫也則甫所爲館閣諸試草每一牘成輒出以相示劈理則闖荀楊之室策事欲闖鼂董之藩儷偶直躋盧駱之岸標新拔異陳言必驅矩雅規風典刑弗墜使其長共幽間婆娑歲月如子京麗豈夔脂子瞻老兵佐讀必當使三長輻輳五釆章施焉知來者吾見其進耳則甫預館試一弁其偶矣同事者且以文作第一如雞壇狎操犧罇遞飲櫛比鱗次它所弗論



焉將使君苗之硯可焚而子雲之筆無冢一日閣試余叨較閱欲以則甫再弁之蒲州師牽於流俗抑居第二余固爭之不得館中之政大率如此余每爲之悼嘆今則甫去禁苑爲青瑣臣驤眉昂首發爲文詞橫腕所書下可以規切時事上可以竦動

至尊視老詞林喔咿出一語惟恐人揶揄稍不愜晦便有薰燒膏煎之悔何啻筵楹曹景宗有言

曰今來揚州作貴人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邑
邑氣盡何日騎快馬如龍拓弓弦作霹靂聲箭
如餓鴟叫耳後風生鼻端火出嗚呼此則甫今
昔之分矣今之知則甫者無若余若遽以端毅
忠宣爲則甫譏近於諛余猶憶吾鄉先達有陸
浚明者餘庚嘗爲省郎抗疏擊時貴雖不中名
高天下視齷齪鄙生寄人籬壁借鳳池爲雞塒
者眞蜍志哉則甫文章自足傳不俟余言余所
言者聊以志余之悼嘆而已

制義序

春秋程墨存雅錄序

海虞錢受之以春秋先鐵士次年從春官罷歸
蒐獵制科程墨次第遴集之顏曰存雅錄而問
序於余余才劣識闇不能如受之奮拔然婆娑
日久於此道中亦自苦心嘗謂嘉隆以前高文
大篇多出於才人學士之筆摶摋金石纂組玄
黄苞六代之風華攝漢秦之神骨不朽大業他
經罕儷矣間有以文行文不以傳行文者雖宗
風盛暢而針芥少乖迨安成鄒氏出蒙氣爲之
一掃劉任之太史紹述而劑益之按其起伏嘗
其肯綮毋於言前句後悠揚黙綴之外尋意義
之所歸此則康侯開刱之勲經學昌明之運哉
然一二十年自溫陵婁江諸君子外作者何寥
寥也其捉衿露肘左枝右梧者卑卑無足論亦
有武士登場伉傖莫掩胥酤設食腥膻雜陳風
簷寸晷之餘燭短宵深之際但取淋漓罔存好
醜而一切爲政几席者五色迷離蒼黃莫辨不
曰盲史雲孫則曰腐令高足耳崇安翼經之勞
與安成疏傳之苦作者不知覽者不問雅道淪
亡於斯爲極此受之是集之所以選而必以雅
名也雖然受之猶高於持世而深於論經者也
蓋余記童子時鄉之薦紳先生與其諸生祭酒

猶曰討經學而勸課之父兄之所教弟子之所數皆與四子之書相輔而行至於今日漸有束經不談者棘闈將開腹笥無備遁倚辦於標題之講章與陳陳腐敗之芻狗主司重書義遂不復論經義惟大旨不謬則施以丹青弁以騈語用之斯爲墨斐而潤之斯爲程試就受之蒐獵所及自灼灼數君子外以雅存者幾何其獨以不雅而廢者又幾何吁噱趺宕狂魔自害已爲備中之佼佼而嚮所謂捉衿露肘左枝右梧者且倖書義之見投以承蜩得之作者亦不知覓者亦不問循是以往雖額門一經其不爲文具之二三場否也故曰受之此選猶高於持世而深於論經者也若爲遠近諸同志苦心此道者以澄其源而導揚其末流用以爲前茅用以爲殼率振振繩繩而武其後則庶乎其可哉

春秋賡雅序

余每談說春秋義輒泚然頁慙感然若有遺恨也兒時髮未膋卽喜爲此道筆奕亦近之長者見而悅賞焉期它日必以春秋鳴世嗣是稍有所進欲借鄒安成體傳法以合于文肅相公經緯宮商之妙蓋經義之有胡左也兩者相挾而行奔騰䟃躍摩崖渡坂捷于騄駬之蹏又能遊虛皇一孔中以廻古先聖賢之脉不啻處女之嬰寶珠而視諸要挽摑爲進止也其氣則張而不莽其理則輔屬體而不靡可以今可以古可以經可以史以雄覘文場而撮詞源理窟名法從橫之勝者惟此道爲近揣摩數年僅闕其藩選場鏖戰亦皆于燭跋更殘之際意葩生花筆芒吐耀餘勇所賈足敵龕師而時命未逢邅廻有待則有惡冠而憎其履移室中之怒而爲市色非漫無品評則橫加譙譴事後見之祗令人低徊氣結耳又年來場屋中或拔自摧殘之後

錄於浣濯之餘間以後場取功而經義見知者間參罕聞至若經義未稱旣登復斥如故老所傳者今亦絕無此事矣余有孤憤之談謂四經同于五判喜則奏合珠璣嗔則擲同𣏌櫟有識者轉相太息以爲知言旣遭屢蹶遂不甚措意草草吿竣鹵莽報子若加以數年之力借膚澤于盲史問窔縏于康侯瑩精簡練尚多可觀而今已矣逢者丁未戊申間拂水諸兄有起雅之刻閱歲至今經學轉孤若心從事者亦愈少里中陳孝廉玉立馮浣雨文學仲先伯叔皆以舉業名手欲爲此道起衰振絕張子德仲則從余授經者乃復遐刻廣雅屬序于余夫此集中所裒列者正子所爲見之而泚然慙戚然有遺恨者也又何所容序乃人生習心難忘雖魚兎倖獲尚不勝結網罝罝之念嚮在史局優閒無事欲謀之同業者颺言于廷請下禮曹春坦將傳合諸題割裂𤹉僻者痛芟之裁成一書頒布黌序使經生有所禀程毋歲鄉會兩場斬主者刻意蒐獵毋一榜必得今古曉暢者若而人以爲博雅勸必得經義擅場者若而人以爲顓門勸得之則溝斷可飾而敗網之珊瑚復登于寶山以此廣行風厲將類首風簷者失之此復收之彼經學庶有瘳乎至兼經閱士雖大意不至河漢終是霧中花簾下伎髣髴糢糊皆形似耳子亦嘗任此役竊恐解頤之匡鼎不能嘗其禁臠罪我何辭然亦經學之所繇輕也此數議者皆老生之典守語非越畔或言之無罪而今又巳矣昨聞諸生試有司發經題漠無一顧者咄咄怪事此二十年前童子科所羞且懼而不敢聞於父兄者也文章江河乃至於此斷爛高閣恐不獨此一經諸君行有經世之責尚努力砥捄之而弁申鄙人未竟之讋言若夫搜集之富也

與簡冰之精嚴也余不覆而知之矣又何所容序

## 己酉程墨指序

友人陳古白有删定己酉四書程墨書成頗之日程墨指而徵序于余夫其指何指也說在乎繫易者曰辭也者各指其所之言其小大險易無常而辭亦無常也辭家至舉業則巳卑而其妙可以測淺深量平陂較精觕揣豐嗇有識者覆而射之一二若觀火於是廟堂之上堅持其議謂不返厥體而歸之雅馴禍且未多掖垣補牘春曹申請乃海內操觚之士聽之逌然而已操不必然之見迫春秋役竣十二國之風並升於太史而不皆二南也舌敝耳聾終不覩其指歸者莫此爲甚而不知聖人之指世也原不若是卽姬公指南之式爲越裳氏設耳使肅愼賨則指北月窟通則指西而有是詹詹焉一定之轍乎哉惟其無詹詹焉一定之轍而恪守其成議建鼓而求亡子値其心與目之所適投天與人之所偶合者以爲文必如是遇遇必如是文而抹鍛一世之材士則士窮乃其所號爲材士者庚從而誅求其短長毛舉其紕繆合者什一離者什九使功令不信於巷議而倂不能自信其功令則上亦窮至於兩窮而名山之韞高而轉孤國門之書懸而莫賞此其責誠不耑在下也而禍乃中於下矣若夫我不一其指而各指其所之惟是章衡鑑之所明而達其闇表登儁之所長而避其醜弁以發吾徒之所痼而階其逼內不以功令掩巷議之眞而外不以巷議絜功令之重此程墨指之所以命名也自有程墨來選者亡慮數百家獨婁東王逌季之墨選最爲精整足備一代鴻裁余於逌季有知巳之感欲於辛壬絕響之後不失其所以然之意而代

益之但念昭明既隕選樸難構又恐以巷議而
絜功令來耽耽之目而犯炎炎之戒故每有銓
次多逡巡而未敢出古白聲與實俱可横行天
下固埶上諸君子所欲援之以爲重其以指命
名則拔世與持世又兩得之於一時盛典真有
功而無罪余之樂爲序也猶之乎樂爲役也雖
然以古白丙午之役業以第一薦而無端被絀
至今日而猶以局外人商局中事龍德潛藏豕
塗蹢躅時乎時乎吾重傷古白之指矣

十五科文選序

唐以詩取士開天之際號爲盛唐訃其時去神
堯百年武功漸偃人文輩出若以配我　明當
在
宣
英兩朝而是時舉業之盛不少概見也凡　熙代
之所孕培者如化日之舒長又如玄酒之漸入
於醴醲其浸漬也從頌而不迫成弘之有王錢
也雖草昧功高其陳拾遺杜必簡之時與唐與
瞿其沈宋與是皆初　明也而不可言盛盛則
莫盛於
今天子之世矣姚江檇李諸公領袖一時至於今
尸而祝之自茲以降又更僕未易數也邇年來
有處非其據者始羣然而譁然所譁者一二人
所頫首而心折者一榜中仍不下數十人即丙
辰之極衰吾猶以爲極盛若前此諸科之極盛
吾固不敢以爲初亦不敢以爲中爲晚也中則
爲錢劉爲韋柳以濬岩蕭疎勝而今之宏麗者
猶存晚則爲輕爲俗爲寒爲瘦以至於西崑錦
襲之體光景零亂不啻殘花落絮矣而今之渾
雅者猶存以是知作人壽考且歷試而未央也
友人陳勑我氏精心此道合十五科之文刻之
而屬序于余余謂此非徒十五科乃盛　明文

選猶之河嶽英靈及十二家正聲也詩文本同一途不有此日新富有出鬼入神之致不足以爲盛然盛矣而無怪誕不經可笑可愕之事參錯於其間又不足以粧點極盛之趣如昨歲之役文人才士繽紛如雲而偏以怪物掌其首此皆造物極奇極幻之文章人以爲兆衰吾乃謂徵盛耳不見唐之張奭亦不在板蕩之年而在天寶之初乎又有異者盛唐諸名家惟摩詰舉進士第一然從倖竇得之其它孽艷分香僅李頎岑參王昌齡數人耳青蓮少陵皆漏網珊瑚清才如孟襄陽竟爲明主永棄唐以詩盛詩又以盛唐盛而科目之稀濶迺爾若今之四十餘年宗工巨擘前茅後勁有不布列此十五科者幾人哉勑我所選可按也此一書也以表盛明在此又以識盛　明之益跨盛唐而上亦在此若其徐而盛也與夫盛之極而終不能不遁爲中晚也君子有微惆焉季子觀十五國之風而測盛衰請質之讀十五科文者

乙丑詩四房同門稿序

入闈前一日先太孺人治酒脯噉余而祝之曰此行也必得佳士以報比撤棘問二十人姓名多海內名流也入以報太孺人爲輾然色喜乃不六日而疾作矣湯藥少間每取諸士稿就榻前頡之頏之越五旬僅竣其半而太孺人竟割我去余嗣是日在死趨中不意得扶貍首生出國門既登舟遵潞水而南黽勉稍集勉終厥緒緘寄二三子而諗之曰此集也嚮固點定於方書藥裹中而今則灑淚和墨抽楷拭而以聊且告成者也烏能爲諸子樹其聲價哉雖然余之讀書成文章皆太孺人教也幸而自植弁用植人亦皆太孺人賜也諸子聯袂與朝矣其亦有被允熊畫荻之教如余者乎勉圖令德愼毋爲

不德而廢蓼莪箕疇誦明發之句以仰答所生使異日者謂吾門多忠孝過人之士不獨用文章雄一時也則余更藉手以報太孺人于九原

## 乙丑十五房稿垂序

每科房稿出選者亡慮數百家棄繻升朝者以此卜聲價而選刻之權幾與掄材等嘗見有一二耆宿主盟壇墠者徵文之檄甫出新貴人環伺其門甚且貢琛獻幣以徼一言之譽觴蓋成陰未用之樞要而先用之雌黃品騭之家名已成矣而猶競其名外之名蓋結習之㷊人如此余自束髮後浮湛此道二十餘年幸不爲名壇所擯而選刻一事終不任爲政卽有所甲乙稟而鐍之笥中第密爾自娛以矜式天下未敢也今歲承匱禮闈暗中摸索者按之道路之口不甚河漢業可藉手解嘲歸而屏跡于墟莽之間晨夕以梵筴送目卽古人書多束不觀何必復尋舉業而友人張言若暨通家子蔣仲宣所選房稿已就來質成于余欲頫其端余謂兩君曰選刻一事余生平所避而不居也且是役也實身在事中高自標置嫌于私取同事諸公所鑒裁者而存之汰之疑于罔安用此賈罪獨憶闈中捉筆時明燈熒熒鬼神在旁有歷數十卷而若寐若醒望之如黃霾蔽天玄雲障日咫尺几案靉靆沉黝忽然紫電一掣金光百丈眼魔剗開心花迎笑數行未終而前茅已定此不可解也同事者或搜奇或耽理而徑珠尺璧不患無因蘇鞨火齊亦逆識者珍錯肉粟若各尋所嗜而投之此又不可解也觀者爲政耶作者爲政耶抑有神行乎其間耶余自倚廬以來里中名雋有以文字相商者覺其嗜古標新多從房稿中摹出房稿豈必盡然而士所悅慕者獨在此則文章氣會士自操之不可以建杓而指明矣

日月星辰皆天所垂象而仰地瞻者既披拂其光華望素暉者尤耽玩其澄澈繁星燦燦經緯在天止如太虛一燈其於金支翠旂之觀貝闕瑤臺之盛自不可同類而語言若名士以明經第一挾策都門譽望藉甚而仲宣之父士衡又嘗與二三尊宿狎主文章之盟文之垂與不垂兩君自能辨之即余稍寓目焉亦樂觀厥成而已余嚮在闈中誇諸同事言諸君以目觀余獨以鼻觀言嗅其骨而知香汲其氣而知清也今此集也其又作耳觀也夫

澹寧居删丙辰二十房稿序

友人馬君常删丙辰總稿吳虎侯序而行之所稱天厭是人巧發難端快哉其善於矜論也既又删房稿成屬余序余則何言亡已請以迂誕之談補虎侯之闕今年春有習於天官家者謂如月之交日月臨壁壁乃上帝文章府當有蓋代文人奮迹巍科聞者咸拭目幾之亡何事變乃得羣龍無首之繇何相背之甚也從來文戰多鬼神用事丙辰之役人疑鬼神之寬於始而不知非寬也正其巧於嚴耳不浹旬而升之九天沈之九囦弄么麽於反掌間至於損國需而不顧於是一榜之人共蒙其詬垂鞭曲江意色甚都而時時謬其詞曰不幸登是榜一時下第之客亦謬為大言以誚之勝者反怯負者反勝勝者任受弔負者任受賀此皆制科以來所未有也若然則丙辰三百餘人遂以一人輕乎而非也夫綴文恪之榜者不能使人人以文恪重綴唐瞿之榜者不能使人人以唐瞿重榜既不以一人重矣獨一人輕乎制科中號第一人者更僕未悉數自表表十數公而外如雨中之螢不全滅亦不全明而或居中權或列後勁高文大筆何炳烺若斯之多也代不數人人不數言

固也代必有數人人必有數言固也而何疑於丙辰乃余又從登薦者而頗聞闈中之事蓋爲政鉅公有還醇二字橫亘於心臨文去取忍於抹摋．世之才士而一世之才士仍有誤而入其彀中人以爲一二分裁者嘿用其苦心而吾又以爲不盡然也人間世有抑才之主司而太淸玉樓披香桂殿無有不憐才之鬼神誠不忍文章之府自今歲而閉故搖其筆晦其目雜投於五色迷離之下而使之不得不收其收之也猶以爲平雅之調而不知標新領異又爲舉業家建蚤弧之旗開蠶叢之道矣洗羣龍無首之恥而還之文明利見或賴有此若瓠落如余輩旣不爲崇正之主司所錄又不爲右文之鬼神所憐宜泣而笑何足以驕人撫是編也重自弔而已

## 癸丑十八房選序

余甞謂文章之道有挾勢而行者有不挾者嘗以千金懸市門莫能增減一字夫不挾之書瑰詞宏藻誠有之必欲竄易則連章累牘何有哉漢魏以還而標榜相尚左思賦三都譏彈互起張茂先不能高其價而誅之士安遂競相讚述此又文之挾凊議而行者也舉業家所謂乘時令得生旺之氣者莫如甲第諸公其文出人手一編而擬議之三年以內精華歲月大半消磨於全部房書中選而復選鐫而又鐫伐鄧林之材不足以供剞劂此與勢低昂毋足怪也惟此數百人者蟾光雞唱孳孳揣摩以收此後効升聞於朝列在庶官岌岌進賢爲操觚染翰之標的而操觚染翰之士漫曰亦趨亦步鞬斗室提三寸不律爲政几席之上甲乙去留人自主司而下不以爲亢上不以爲嫌是何以故哉噫此造物之微機而文章之道所以顯也蓋天之植福

也原不必植慧汗手凝胼巧挪萬狀偶芥子之相投致千金之共享咸陽市人之見私相嘖嘖以爲文章之功效在是必有人不同而同其文者錦心花筆鬼授神輸蓬島之間定無頑仙耳夫世以曲江擬蓬島而僊都上淸之藉約有十種文成而化寧獨不然嘗見有大纛高牙金緋赫弈而經生學士茫然不識其姓名乃降自成弘迄於隆萬科其人人其義初學髫年輒有娓娓道之者均此甲第中人而或沈或揚可伸可屈此其人倫之鑒往往在下而不在上在逢掖而不在廟廷吾故曰文章之中有淸議而後文章之用顯也余自結夏以來悠悠玩廢客有以行卷投者多庋之高閣而同社太淳仲復嚴叟諸君子銳精研思不匝月而京刻房稿糅閱盡遍隨竄訂付賈人矣余漫無短長第卒業受成焉而諗於當世曰此吾郡數君子者理入繭絲而神照犀渚其於此道目無遁形今歲曲江仙客孰爲丹成孰爲行滿孰爲服食堅想孰爲外道彼家陽秋之筆野史具在至若房以人計而盈縮不侔也文以人計而多寡不侔也有雋者則有雋雋者當局旁觀毋遁諸君子居其易而人居其難乎余所卷舌不敢道但幸在下之選評與在上之功令相輔而行而經國大業終有賴矣

戊午應天詩一房同門稿序

每歲春榜之後房稿盛行其房師得人則凡所遴材盡楩杞也否者披礫簡金豈無精鏐終不勝泥沙之恨於是待試之士亷得各房考姓名輒焚香籲天吾卷願落某房願出某先生門下如脩淨業者祝其處蓮胎而生天宮也今歲掄材南國晉中鄭公以吾郡司法入爲諸房領袖公自蒞吳以來希孟不數見見則談文章遇針

芥處喜動眉宇以此揣公必知人能得士乃榜首果爲公所收懸書國門賢愚慴服其次七人皆所謂經若懸河策同片玉胥一榜之選也李宗閔得門生皆俊異謂之玉笋門生時以此擬公乃余憶唐人有領貢舉題詩于壁曰梧桐葉落滿庭陰鏁閉朱門試院深曾是昔年辛苦地不將今日負前心公嘗自述髫年隷諸生每試冠儕偶然彳亍文戰垂二十年而後連奮以去當斯役也迴思逆事心神酸楚展一卷泚筆躊躇不敢忽其抹撥亦不敢草草隨讀隨置也它人日閱百卷公半之它人遇不當意者不能盡三義而公必竟之一以爲國家求真士一以爲枯骨嘔血者不使其藏屈沉寃而無所愬蓋公爲理官所治爰書皆生死關而文場主者黃泉碧落判于斯須不獨生殺一人兼能生殺其喁喁仰望一家新故與後先數世之十百人公至人也於此心轉愼而虛明轉出郇炳靈者若黑相于宵深燭短之際而公亦不知其所以然今諸牘具在可覆也公之在春闈乃祠部林先生所取士丙午之役林先生分較南畿解頭實出其門金鍼度人師生自有真賞哉唐時又有捧登科記頂戴之者稱爲千佛名經此一編也又非如來大弟子受記品乎希孟經生也故所歎皆經生事若以公之衡文而衡一切吏治又進而衡天下事何足當虛明者之一眴哉

## 廣選勝序

廣選勝者何自吳而廣之也有待廣者何前此未廣也刻矣其未廣者何吾黨吳人所以扶衰吳而追其全盛也　明以制舉義取士吳之盛寔甲天下嘉隆以前章章可攷也更僕未暇悉數數其最焯者在蘇則王文恪濟之瞿文懿師道孫先生百川邵先生北虞歸太僕熙甫錢比

部兼山王相國元馭管僉憲登之在松則錢太史與謙顧宗伯東江袁長史履善在常則唐中丞應德薛憲副仲常陶先生朴菴尤先生廻溪在鎮則曹太史含齋張郡守虛菴挈天下而言之十居八九矣雖文物之區閩越豫章之士不得與吳中爭文壇一片地數十年來人文磅礴海內相望勢不得不分半席共之至若冠冕東吳繩武前喆者練水殷無美氏茂苑李仲吉氏婁水兩王氏松陵吳言蔵氏雲間方衆甫氏董玄宰氏張君一氏枀溪顧叔季氏晉陵徐儆弦氏薛又損氏曲阿姜仲文氏皆鵲起龍變人倫之最勝也以近事論常最盛松亦競爽閭閻城頭晨星落落而吾黨二三兄弟沐王謝之餘風篋服亂頭猶能使傖父三舍人貴吳吳何不自貴此予所以諗諸冶生及清源伯仲而遐勝自東吳止也止矣又何廣焉曰是非其初志也謂海內之勝具是矣而或不其然謂東吳之勝具是矣而或不其然鄉書所收不能六七也南宮所收不能二三也聚四郡良家子堅壁清野以當諸侯之師一再不勝重為天下笑合五方之調與吳歈並奏世豈無知音者乎夫孤桐浮磬禹貢之所載也天馬葡萄靈鼉翠鳳秦皇漢武之所絕域而求也廣其所為勝者非廣勝也雖使文恪諸名家而在其何必不廣前此之役予詮次不數十篇以大毋變趣歸而冶生終之此集則清源自為政者清源饒才致腸肥腦滿其志不在小即前所屈指仲文先生子也昭前之光明為東吳增勝其在茲也夫其又不在茲也夫

戊午行藏二函序

今歲戊午之運頗類前此之壬午壬午以前為庚辰平津公子處非其據至於褫藉窴荒號剔

科一變壬午登壇者雖腕力小弱不能大有所
蕫除而筆畦墨逕間已有淸明之象醞釀而爲
癸未則異才輩出奇文彪炳此文章之一闔闢
也丙辰之變綦甚於庚辰凡寓內高才生咸磨
礪以須誓爲制科二百五十年一洗此恥草茅
臆見妄有揣摩謂主者之命題與其遴賞之文
必標新拔異出人意表而陳陳相因者非剽掠
見解則飽飣見嘔行且蕩滌一空矣今合兩都
諸藩所登雋牘暨其出之帳中而懸國門者悉
心縱觀之或然或不然何說也蓋文運猶水也
東流注海尾閭洩之奔頹極矣二氣之所鼓煽
還而合於崑崙之墟其始竇也涓涓若蒙泉至
於下積石龍門又且伏流地中濆迴千里夫然
後一發而爲排山撼谷浴日吞天之勢余不暇
悉憶壬午間何人何文但屈指二三榜頭如王
如美如劉者大都淸眞簡澹虛和閒雅不以可
喜可愕爲奇而至於癸未諸名公制義流傳至
今者猶日月之經天斡旋氣會夫豈不有漸哉
昔人謂陳涉代漢驅除不知項羽驅除更力戊
午之役余猶目之爲耡耰棘矜未許爲拔山重
瞳也業已敝天下才人慧士之全力於尺幅中
奈何作尋常伎倆而止諸君子更勉之矣南國
之白眉不得不推侯豫瞻而此稿卽豫瞻季弟
雍瞻所選定也東海有兩明月一收一不收兆
必有任其咎者余且趨雍瞻貽書乃兄黃金臺
下毋南向再讓若篳簬藍縷實啟山林而必以
廓淸第一功留與愛弟作酉戌之局者則明歲
南宮行藏稿首汰兄文不錄矣

芳樹軒社稿序

余自癸丑南還偕嚴生杖讀書芳樹軒此本古
招提後爲鄉先正國博王先生故居四方士多
絃誦其中亦名地也銀杏數本大可合圍濃陰

菽天又多叢桂玉蘭諸種花香樹色時來親人
地在吳城之東北應酬稍簡友人杜陵振之嶼
叟所居各數百武而近昕夕過從以爲常亡何
而蔣士衡來課嚴生櫆吾兩人共硯席因約家
爲文社稍廣之得子傳去疑仲先輩數人而維
九敬脩互授餐焉今年夏馮五玉至自雲間潛
心吾黨更欲刻期酬戰而霆霖阻之然嚶鳴友
聲與樹頭睍睆相應各久矣蓋芳樹社之結集
如此朱明既半諸君子紛然南征矣第解散敬
脩過士衡暨余商之曰諸君子之於社稅也丹
之鉛之甲之乙之如唐人所爲某集某餞送某
人擅場亦既有品題位置矣何不以驕天下志
一時盛乎余曰是吾黨之所以笑天下顧驕天
下哉今夫東吳西越之間地各有社社各有刻
有文百軸馳走京轂疑於兢以布衣而叅朱衣
之權疑於亢朝遣召募之檄夕登文選之樓星
馳電逐如畫地而作餅疑于虛社中諸君毋言
及此輒捧腹絕倒而余亦逡逡於弁言中爲同
人諷矣今日適恩我哉無已聊以紀會聚乎余
之處此也與士衡首尾幾二年杜陵振之嶼叟
三君者靡數日不會其它必旬月至焉洵一時
之樂也雪泥鴻爪之歎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
遣此今欲卷巾拂蔚几榻不特花木戀舊亦覺
樹鳥頻嗁余爲低回者久之且余與諸君子玄
味既同素心互賞從此散去無論皇路天達輪
蹄紛錯卽如余之衡茅在伯通橋畔而諸君子
大半居東北陬更欲經年聚首晤言罔間又非
不可必之事哉夫帶草將鋤筆冢漸沒康成子
雲之宅皆付之蘧盧而況余輩寄榻于人者惟
是金谷蘭亭賴名賢之篇什以傳播人間千載
而下風流未散則願徼諸君子文章之靈爲美
蔭繁花稍留勝槩使它日履斯地者想見其干

霄氣色于參差茂密之中不亦可乎諸君子曰
善各出其笥中一二以授殺青

譽玉集卷之九終

# 響玉集卷之十

目次

制義序

王文恪公家藏稿序

趙儕鶴先生稿序

諸延之先生寶華山房稿序

侯若樸稿序

倪武雙稿序



陳明卿稿序

文起先生稿序

祁虎子稿序

馮五玉稿序

曾大雲稿序

陸幼瞻稿序

康日頒稿序

史世遐稿序

張冶生稿序

朱德升稿序

徐羲仲稿序

馮杜陵稿序

顧靡瞻歷試草序

顧靡瞻南遊草序

魏叔放言序

沈去疑稿序



二楊稿序

沈伯叙近稿序

南遊草自序

行卷自序

小題閏集自序

壬子鄉墨自序

蠹餘篇自序

刻兩兒縠音小序

又刻絳趺堂振響小序

目次畢



# 響玉集卷之十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 制義序

### 王文恪公家藏稿序

王文恪公以
憲廟中連舉鄉會第一人去
聖祖設科已百餘年矣而論舉業者必首文恪前此而百年茫茫其草昧也後此而百數十年蟄



蟄其雲礽也　明之以舉業掄材也不猶唐之詩乎而李杜之前有沈宋沈宋之前有盧駱未聞有一代景爍之運至百年始闢者以此見
國家之醞釀者厚抒洩者長而文恪公以宗工典型手提文教揭日月而行其功寧獨舉業也今世尊騷雅而薄帖括謂小道不關治理夫童而習者吐其未摛之葩與鄒魯之精神紛披朕射此正朝氣所聚安得以筌蹄而狹小之余少

時從外家見文恪公手筆藁本自大學章以下黼比鱗次無題不拈間有不終篇者乃其探玄挾瀛各有成緒公登第年未踰三十而其苦心如此梁谿馬君常見而悅之因裒集海内所共傳者合刻以其同好惜其訂訛未盡叢而棗梨亦不甚工公之曾孫季方篤志家學今雖小草一試而青箱之奉重于球璧乃彙其程墨諸大篇合刻之屬希孟引其端夫舉業中知誦法先



輩者莫希孟若恨滅裂之報不能丐其遺馥以自文今習心未忘見二三小友與兒輩舒紙伊唔猶能討其精觕策其利鈍獨以才短而意廣始攻文史比乃躭心禪悅不能以數月之全力訂正舉業一書爲二百年成一瑋觀而弁以酬胸中未了之願至於文恪公者九歲即讀其兼東等篇弱冠時曾手訂其藁本丹鉛具在宛如故人公與先高祖貢元公有如蘭之契詩箋尺牘卷軸盈把縹緗十襲永爲世寶亦猶季方之寶其家笥也近者登莫釐峰想其杖屨所在慨然有九原隨會之思世人徒知公舉業祗以其獨詣耳若其詩文翰墨皆清雋遒上稜稜露其爽至於出處大節聞有援公爲公孫洩者甫晉黃扉席未暖而去真所謂不可則止者哉余何致尚論往喆然嘗以舉業而私淑公則猶童子師也敢因其文聊僭及之可乎



趙儕鶴先生稿序

當壬辰癸巳間余不肖年方舞勺有傳示趙先生文者讀之喜極而狂竊殘脂篝火丙夜吾吾不休至棄其故武而步趨之雖長老紀督弗聽也瑯琊王逸季氏知余得秘稿亟從枕中搜去刻入小題宦稿諸集中而先生之文衣被天下然大江以南讀先生文者自余昉也是時余頗首章句應童子科不知吏部是何官所主特何

事但閒壘中禠一大墨皆抃手稱快又一時平津客如趙師羿梁成大之徒鑴削行畫長老又教余曰是趙先生爲政若喜讀其文者也余以是心儀先生不獨文矣嗣是十餘年而余所交海內豪雋稍廣聞先生事益習又嘗從山陰王生見先生詩數百篇其於少陵得收寬奪髓之法酒闌拍案歌之輒覺明月依懷黃雲不飛益嚮慕先生不已旣預計偕思迂轡訪先生于高



邑苦馬瘏僕痡又見布衣往來公卿間所談說亡嘗至于書生不韃戶讀而倚附勝流未邪求夜私心恥之遂逡巡弗果近有曲阿姜君其從先生遊稱門下士亰矣先生新舊稿鋟于吳門屬余詮次業忻然許之矣亡何病作越十旬乃瘳而剞工已告竣余乃諗於姜君曰先生文固無煩品題且有伍吳兩先生顏其端孟也可無贅獨余有緒論謂先生文晰理則董相牘事則賈傅從橫變化則史遷沈痛剴激則陸敬輿文章之妙備矣是文也非徒文也經世之用與救世之苦心隱躍於其間卽先生實錄也當其佐統均澄汰百寮提衡在手如南樂奏中所臚列而指迷者此又非先生極奇極快極得意之文章乎人與文毋可叅觀而世有真人必有真文高山大川醞結而爲一代鉅公則凡嵐光水黛烟雲出沒之致自與日星相暎發先生之文是



已余以終前諸聊綴數語於後如正平半刺自投龍門秖以早讀先生文聊識其執鞭之志非敢自負知先生使先生亦知菰蘆中有此生也

## 諸延之先生寶華山房近稿序

鹿城諸延之先生今之古人而世之畸人也始以直道忤於朝而朝無先生矣旣以直腸快口忤於鄉而鄉無先生矣乃去而之寶華寶華者酒城茶磨之南在吳山深處脩篁翳日灌木昴

齊二三樵夫牧子便爲空谷足音此眞隱者之所居然隱而善用其隱目盼千旄而神遊朝市者尚有所不樂居而先生居之先生其眞隱乎旣隱矣焉用文之夫先生固隱於文者也農荷勑商擔簦服一經者抗手而稱先王匪是名曰情遊

明天子在上而一種芭蒙晦塞之氣偏鍾於賢士大夫脅力方剛優閑白日甚者漆憂嫠䘏可以爲怨訕人倫燕喜可以爲脅持究澤同人可以爲簧鼓幾於林無停柯淵多駭浪矣意者藥圃花欄之畔課魚責鳥喑然忘言一切經世理道之事置之弗講庶幾旡咎旡譽而近之不過蘇門東皐遠者沮溺丈人已耳若夫程之卽爲藝證之卽爲學匡世者寓其深衷而丰稜不露懸解者達其輿理而臚響俱銷則宧稿一途差堪遊戲諸先生自去國以還進不得揮洛陽之涕



退未嘗主河汾之盟滿懷鬱浡䒞所發紓嘗願爲鄕邦之太丘與排難解紛之魯連見義必奮有嫌弗避而緝緝翩翩者揉鋒鏑而擬其後先生曰是吾藏之不固而入林之不密也逃而去之脩篁灌木之叢藥畏多暇搦三寸不律與澗水潺湲相爲響答其文也泓崢蕭瑟簡澹而閑雅心與地遠文亦從之讀是稿者可無疑於先生之品矣余久不見先生一日出榷關方舟行數十里盡發其近稿見示而屬余弁其首余習於先生非一日讀至非公不至見利思義等篇不能不慨然三嘆也以先生而拈此等題發如是妙義以風世乎亦聊以志感也故曰先生者今之古人而世之畸人也

侯若樸稿序

憶三年前讀書蕭寺得若樸稿一披閱之輒有意其爲人也其材閎以遠其韵瀏以越其結構

則蜺哦矗直而丹青畢與也其神宇穆然而氣味脩然每撫卷嘆曰此中州之才士乎是時余困伏菰蘆中視丙辰諸公文不啻嚴爲功令然意故崛强不能盡有所折服而於若樸時一浸淫神往今歲對彤陛而幸以同籍締金昆之雅若樸才情意氣夌厲千秋而視一時聲調相等其姓與名可登蘭籍者必簡蒐而翕聚之故其軀就余也亦如余之好若樸又同居燕市之西



偏相去僅跬武昕夕過從若樸鼓琴余滿引大白甚樂也若樸好爲詩其造想琢句往往秀色撲人蒼翠欲滴至若篆烟輕裊欲離欲絕處真可稱長吉後身余之爲韵語粗躐而已若樸不見鄙而錦囊中物一一出以相商以是知若樸之軀余匪淺淺者曜華宮中風流未掃以若樸才何事不可辦若余則悉索敝賦恐如韓安國賦幾不成若樸且爲我作郯陽哉

倪武雙稿序

嘗聞故老談王元美先生事未嘗不頫首拜下風也弇山籬落之園無一月無客客至卽飛觴嘯咏日未中呼酒留連至午夜不止就隱囊閭睫少頃卽神明湛然高陽河朔之客終不能與之角勝而其結構爲文章度雁漠走雞林爲一代宗工鉅匠問其操觚時止額櫛前三四刻高文大篇如風雨之驟至此之謂異人而吾友武



夔彷彿似之武夔生於燕城梅閣二十四橋之間才情溢發與烟月瓊花相爲標暎卽少長窮愁與鷫鷞付酒家曼聲落梁塵意氣自若大江南北無不知武雙爲廣陵才士然所謂才士者多以詩酒市豪或別有托寄其於尺幅之舉業每不耐攻卽攻不能窮其變卽欲窮其變而青尋綠綺碧水丹岑與夫結駟欵扉載酒而問奇者交相奪而不得展其捉象捉兎之全力則逆

遂以淋漓汗漫出之而僅收鹵莽之報今讀武雙文可以爲九可以爲劒可以爲八門五花之戰陣可以爲吞山吐火之幻師蓋舉呫嗶腐儒窮日嘔心而未測其畔者環集於武雙之筆端竟不知何時得此暇何暇畢此力意必有鞭戸或面壁時而又不然也近與之共寓長安酬答讌會無所不同而武雙賡倍之往來赫蹏幾於朱齡石之百函而浹辰出一紙焉則詩歌錯落來朝又出一紙焉則文筆紛披跌宕於花香燈影之下一吸數百觥而題咏亦略相等難脂滌硯之監口呿而不得圖吾輩旁睨而竊聞之靡弗心遜者上下五千年猶不可知以予所聞亦近於元美先生之風氣矣大而化之則亦何所不嬈哉夫才如元美不登禁林正宋人所云儒門收拾不盡乃逗漏而爲馬祖臨濟今以右文之朝首遴武雙以光作人之典正如賦㚖雲者脫臨邛四壁而待命於甘泉建章之畔以爲榮相如耶抑榮漢也

陳明卿稿序

兼長之難微獨人不能也天地亦不能日麗白晝月輝中宵岳峙不流川流不峙所以藝之至者長卿賦而不史子長史而不賦義獻筆陣張顚畫圖所取愈約所得愈高唐以後始有兼攻者然昌黎盧陵諸大家其獨詣在文賈餘勇出爲韻語聊取托興而巳至蘇長公而後可以文可以詩可以字可以畫可以禪此又文人中之三十二應不可彷而企也　昭代用時文羅士而士之銳鋩與其豔蓝皆萃於此若棄繻之年與終童上下用其果壯以讀古人書因而効古人所爲詩與文如海內所傳北地信陽之屬及詞林前輩武功新都諸君子是也不幸爲造化所弄彳亍于不退不遂之名場半生結習夢甕

不拾筆墨時逕熟而不得生亡論其爲古文詞贅牙詰曲袥增酸餡卽所稱經生語僅僅一經主止耳獨裔瑋異人如明卿者不然明卿十九成孝廉八上公車不第天所以縶踣之者若欲奪其博極之力使弃精而成王瞿之業明卿則撿喉仰謝天公謂王瞿可不必爲幸十年可讀而萬卷可破且讀書有三端淹經術蒐乘載采藻菁云耳三者離促小儒汗流聳駴以爲時義



之蠹蠑明卿則沉浸久吮咬化苴粕盡肪液流望之葳蕤紛菌爗如也按之則毛爍皆成還丹而潢潰胥歸溟海左之右之從之橫之或掀眉哆頦或斂容危坐或岌冠大佩或麄服亂頭其所爲經生言也而迹於古文卽登著作之場而別爲古文詞也亦不必脫去經生言其所爲應舉之業也而使入宦槁卽游戲而時時以宦槁垂世也亦不必洗盡舉業昔洛陽誚瓊州言仲

深一屋散錢恨少索子讀明卿此編者若古若今一以貫之矣又聞前輩言瓊州讀書日可三寸許明卿躋公車時所纂輯每歲不下數十種今在苫凷中而雌黃殺青歸然成巨帙者日夜簟載以售賈人至使棗材垂盡而剞工爲之血指令文莊而在當拜下風如余固陋無文且弛慵日甚亟爲君苗之燒筆研猶足善藏其拙必不敢以小巫而放夸父也



## 文起先生稿序

上世考文之柄獨出於人主凡敷奏言揚爲闢門而求皆以聖天子作主司漢策賢良亦天子自裁決耳然稍稍從文秩升不斬中貫故天祿石渠間不盡如董生者流至淩雲賦奏乃啟倖門開鑾輪袍之漸凡文苑中流香吐豔千載而下哆談榮遇令寒畯色飛者覈其用祇與烟雲玉樹沉香㵎露同其標令而家丞之實寂寥罕

覲我　昭代列聖敦尚儒術然不屑屑以詞華
相寵炫有忠質之風焉　臨軒句臚取形埒獻
曝之士而甕以龍章拔之鷺序固祝其爲疏圃
沙棠轉日輪而扶天柱且不願以瑤芳玉蕋目
之何況華林紅紫　新主當陽雲蒸霞蔚爰有
二十餘年砥躬飾行讀書味道匿影深山之麓
結廬丙舍之旁者上自公卿下迄厮養遠而寰
寓京轂僻而孤村野落談其名則齒頰俱馨把
其人則形影相慶造物毓之山靈閟之鬼神護
持之
神宗皇帝以無心之亭毒厚需而姑待之卽秉衡
文之軸者亦僅僅爲之梯航爲之筌餌不敢以
知人拔萃自居聽其挾策受知於天子我　明
明后垂裳而發　臨軒之問乘時應運首得若
而人如弋得朱鳳如獵得斑麐如網罾得神鼇
靈鼉　宣制之日在庭百僚拱手加額借此一



舉占泰運之將興長安道上販卒兒童竦臂雀
躍而莫知其故以爲　興王上瑞不信然哉士
自齠年應童子科至赴春官大小凡十餘試數
奇晼達者殆將百計文章之權青氈墨綬以上
咸得而操之迺有文稱其人人稱其文的然爲
千古第一流壓倒海內豪傑使其頫心揉志人
人自遜以爲弗如者爲
天子所獨鑒而獨收則天下之知人能得士洵不
在朱衣不關青眼斯世考文之柄旁落數百年
今且還而歸之
天子矣文德旁魄于羽可風邊陲之釁厤有瘳乎
若以頡頏前哲裒合衆美洪藻堪嗣武功遂理
足望高陵錚錚危論遇事不讓永豐皎皎完節
處變能過寧晉要之四時之氣固無所不備而
其無不可自見者正有所不必盡見者也至其
爲文也調必翻毋勦響必振毋曼骨必巉削而

峻毋陂旨必披剝而皂毋嗇更有闓然之光儵然之韻悠然而不窮之味此其文之大端卽其人之大端也其甥姚希孟爲之序

祁虎子稿序

舞歲春榜下必有一二英妙爲時所豔稱其以汗血之足騰驤千里是必駒齒未脫能文早見秉天授之奇超耆宿而上之造物者私其材非私其過也今年長安中無問識不識爭物色祁



虎子匹馬道上觀者如堵牆而余私自慰則以知虎子最眞又最早無俟慈恩塔下觀探春年少郎始知有祁虎子也猶憶壬子秋余廁賢書謁爾光先生于南駕部署中虎子纔數齡從諸鼻出揖客髮鬌成角膚理若于闐玉眉目如畫余心异之此必玉皇香案吏謫墮人間囑先生時勤護持更當以五辛撒獨空中恐有鸞鶴笙歌乘風迎去後先生歷官中外不相聞者數年

而虎子已登鄉榜又四年成進士凡名下諸君子枯髯禿髻攢眉濕眼盼一日之遇而不得頂戴登科錄如千佛名經毋論其它卽尊甫先生於此道中嘔肝擢腎窮二十年之全力始脫穎去雖海內推文章家不得不爲祁先生屈一指而遙想其寒燈旅館舒兩足納絮毯苦吚至丙夜不止其得之也不可謂不囏而酬之也尚覺其損價以就直虎子讀父書澹山堂中千緗萬



卷生而哺之食之提之命之者無非此物此志借庭除之所飫聞以疏瀹其靈倪而映發其夙惠虎子之有是文性也亦習也虎子之有是遇數也亦理也爾光先生所力競於造物而難於轉石虎子談笑奏功而易於反掌人也亦天也夫凌空之氣絢日之彩薄層霄而徹寒潭之神理此猶以文章闚虎子耳其爲人也世方以潘黃門衛洗馬矜詡之虎子且儵然於芬郁之外

而屹然有以自笵規言榘行動合先民豈獨其
天資近道哉可以闚遠詣矣吾嘗寄訊爾光先
生而以張弓爲天道喻虎子其歸而質之

馮五玉稿序

今海内爲文章者上自鉅公先達下至號嗄兒
童無不知馮五玉五玉文猶八公丹鼎舐而啄
之鳴高樹吠雲中紛紛僊去而手自烹鍊者尚
滯塵滓閒至今歲迺始登第一異也五玉名久



噪海内或意其策名仕途久而且老即兩闈撤
棘主者從糊名中發緘得之不勝喜而私心怦
怦焉又恐其爲白首尊宿以千佛名經作孤進
還丹及門旅見逡巡出諸君後問其齒甫登强
仕耳轉相怪詫不知其聲價騰踊起自何年一
異也夙惠聖童刓韛日久英芒漸卷化作鉛刀
凡知名蚤而蹭蹬不遇者往往坐此五玉之少
也其名日以盛年盛矣且不無冉冉憂而其爲

文也鉅麗精悍中不減鋒鋭其湛於經研於事
也非積學名家不能辦其奔騰放逸洶湧澎湃
又氣吞河朔少年凡其年與文俱令人惝怳不
可思不可詰一異也江南一派以布衣監文壇
發派者臯比絳帳所至尊禮如王公貴人又有
銅臭乳臭丐齒牙末光攀附清流望塵而仰沫
等於東國之人倫名士之權逾重而其地亦漸
隣於亢五玉名動海内爲文學十餘年孝廉十



年凡所至公卿倒屣摳衣問業者皆一時英特
即吾友陳無聲遊於其門既以名進士起家而
五玉之爲五玉也恂恂然抑抑然其胸中苞舉
匯納以供天下之挹取而有餘而其微念所存
遜處于百川萬壑之下日承天下而不足養吉
人之藴藉例譽彥之手稜使夫小有挾持輒矜
崖異盜名入手肝厲方行者見之則意消對之
則形穢才華德器合而爲一目中如五玉者幾

人此又一異也以此人者既不能速飛早貴以應其天才又不得竣第巍科以酬其聲價淸選弗居一官任命五玉之所以自成與天之成五玉者正未可涘測矣夫世之知五玉者文章云乎哉五玉而徒以文重也余不佞不能若是其喋喋也

會大雲稿序

今歲七八月間同人復有以新作眎余者余捧而異之夫吾儕自解褐後日滾滾飛塵坌土中應酬小歇欹枕高眠飜邸報作一日新話否則哦小詩或抽架上稗官家言聊與倦魔相鼓吹耳少而屈首受書以帖括爲若不知其樂幸一日謝去如噩夢始蘇逼身汗浹豈敢復尋夢中事當此時而抽纂故業不廢非習心難化則得趣難忘度其人亦必於世芬簡淡雖飛塵坌土中而蕭疎風味宛若一書生故其於文字筆墨之緣若故人之不忍捨若舊遊之地係戀徘徊明知其爲蘧廬又栩栩然樂而不能去也於是展其新篇而卒業焉又復從其房稿中簡其公車義而共新篇相質劵焉一讀之而以爲松之風竹之雪謖謖然來而琅玕與瓊玉相戛擊也再讀之而以爲萬歲之冰桃千常之雪藕入口倘然在苾芳醲醇之外而味與舌化旨與澹俱但覺五齊八珍之羶穢而逆鼻也蓋其爲公車義身未離乎得喪而文章之眞神不以得喪汨也山樓水宿藜羹布袍挾三寸不律以恰悅吾性蕩漾吾之天機偶從寂而生籟忽繇苦而趨耳舉人世之樂事不能代而舉人世紛遝轇轕之境亦不能奪卽玄解之而以爲性命弘被之而以爲政術無弗合也無不貫也而何忍棄之余既讀其文復闕其旨而還以諗於同人曰夫夫也通而不改其塞者也今世所號爲無行誼

不登士品者大都讀書一人服官又一人朝衿而暮紳之從此判作兩截而素絲遂化爲蒼黃不雕之樸化爲棘猴木鳶而不可方物有依依於經生之結習而不欲敝帚視者固其浸淫深哉其有素心也夫如余所比擬以爲松之風竹之雪冰桃雪藕在慈芳釀醇之外者文如是其人亦如是矣其人爲誰溫陵曾大雲也

陸幼瞻稿序

從來新知之樂正如閎中得酒談劇得茗花間得美人月下得清歌入深山得笻竹杖其快適不可言所以嚶鳴悅響千里論交者雖裹糧重趼褰裳邂逅不以爲疲而況天作之合乎余自束髮以來交日廣好友之癖亦日深然以身在經生中其雅相慕悅大都文人韻士之善於經生言者昨歲越中所奏鄉國之牘余得覩其全而吾友蔣韶賓氏以麟墨合璧貽余雖才彥霧集至若胸有眼腕有舌筆端有轆轤按節而哦之有微風蔵竹及飛泉擊瀨聲惟吾幼瞻氏一讀一嘆未嘗不悠然想見其人也今歲出首關尚未就枕而韶賓過余余亟問君家高足誰當建蓬弧者韶賓曰吾耳吾幼瞻文矣承蜩脫兎之技也文章果有價當與子稱雁行迨南宮榜下余濫厠諸賢後而幼瞻果裒然襟袖本房余不自喜其收喜得吾幼瞻稱同門兄弟也嗣是伏謁絳紗摳承函丈摯金昆之藉領玉筍之班唱余和女幼瞻實有執塤之義而諸兄弟于于以從以迨玄都蕋宇之間接騎聯鑣之際席地論心驩焉道故遂以天涯之萍絮作異姓之棠荆洵有夙契誰云偶然夫君處當湖余居吳會盈盈帶水葦航可達君旣知我爾深我亦懷君若渴而必待市駿之臺乃成合劍之浦相慕何深相見何晚此其快適又豈可言喻哉若夫師

門所收皆丹臺之金液蕐山之玉榮雖麗水之英難稱百鍊藍田之璞未足連城而余以頑質珷姿叅入其間諸兄弟競忘其醜贋而就之又先在㓜瞻矣

康日穎稿序

江右之文多峻潔荆楚之文多鬼奇風氣夐别然峻潔者易入於剷刻如千仞之山峆岈壁立雖鬼斧削成宛然痕跡不妨以青林翠樾稍為點綴鬼奇者多涉於滄漭如湯湯沸流洸洋瀰漫望之如銀濤雪巘終不免潢汙耳日穎為江右之安成人而又通籍于楚之衡陽合兩地之風氣以兼撮其勝而補其不逮嘗見夫圖册所載君之鄉故有武功山山有古杏東花西實俗呼為小桃源不知於岣嶁峰朱陵洞何如想見其嶮崍中饒有蔚薈非骨山可比也吉有文江曲折於汀渚之間其文日吉何巧也衡山之下湘水出焉綠紋碧波千頃一色水之韻者莫過於湘此皆日穎吮毫舒紙時所為支頤相對而山水之靈亦且蒸嵐吐霧以助君之渴筆者余好從暗中讀文章揣摩其人與地如日穎者以為西江之彦而精理足以藏其格以為南楚之英而藴藉足以馭其神雋不傷道宕不軼渠雖鏤矣仍帶雄渾之致騰逸矣終收卿勒之中兩按而兩似之然後知生焉習焉所得於扶輿之鍾者不獨偏而冶鑄者又善用其所兼也浸假而揉燕趙激亢之聲㒵吳越嫺婉之調入閩粤纖麗之響揚齊晉踔厲之音我不隨俗變而又不狃於難變之俗雖詹詹小道亦自有大成余願與日穎徐究之惜哉其以筌蹄棄也姑諗于世之知言者

史世遐稿序

今天下習於文者日益工而文章之氣日益薄

挾一巳靈慧遂不復與古人相浸泳而徒剽其浮影攫其虛機以爲高乃從而巧爲之解曰眞文如山之光花之韻凡所謂屠巒叠巘與夫千紅百媚皆非山靈與花神之面目不復過而問焉甸矣安得使原野無山而自露其丰容蒙茸非花而别醸其芬馥乎余與府彥論文毎援取滄浪之論詩必欲多讀書以沃其本而又有不善讀者强古以諧時或拂時以摩古能彎而不能秀能寔而不能靈能襲紙上之鬼而不能攝古人之冗沓拖迂窒多而亡當奚怪乎爲輕雋者訢集也近得史世選先生文而讀之一讀一舞取以眎同人而驕語之曰是文也非吾所結想於胸懷恨巧力不副而庶幾一見於它人者乎鬱矣秀矣寔而靈矣宮商叶鳴鎗於郊廟而又如建封之玉磬悠然絕俗𦂳絃動而衆山響也簒組玄黃紛披五色按之則皴人之機天宮



之無縫衣針神之從横千摺而不踰徑寸也銀戈鐵騎多多益善急旗三颭萬泉齊入而閼整之妙則馬鳴旆旌羽扇揮而鈴鐸無聲也溫陵故文章藪窟二十年來海内競稱許同安然猶覺其神鋒太儁其於濃皮厚肉施朱澤粉之態雖一洗其陋而一發無復餘意薄之一字亦或不免故其所留之身與黼黻斯世者不復可大可久惟我師樹叠弧於前而世選張鳥號於後晉機雲唐績維材局狹小未可比數若宋之二宋兩蘇以名制科賢宰執爲千古塤箎之盛而

昭代之費鉛山倫南海差足擬之玆其在溫陵哉今海内衿紳皈仰師門如繁星之麗月而不盡知有世選正以見知於世者晚而蘊崇徐發之其能步我師之後塵無惑也若世選生平卓詣其鄉袞歷歷能道卽近稿中遠遊方輿諸篇滿懷忠孝淋漓毫楮斯又在文章之外者而

姑先論其文以此

張冶生稿序

晉陵張冶生先生主吳下文章之盟垂二十年海內聲氣之士咸奉之爲尊宿其所授絳幃弟子逡逡取高第如寄而冶生仍困諸生中筆鋙四射十札皆穿寒芒霜鍔近於徐夫人匕首而鈍鋏不能使之卷獷石不能使之刓非採荊山之銅鍊以陰陽烹以日月豈能百試而百不挫



若此

天子遴黌宮之譽彥而策之　明廷冶生首膺其選意造物者借此以稍振敝貂之色增古琴之價而其小伸之大困之也如故余爲之仰天搤腕欲擬靈均之問以問之請詰其賦才者何心錮才者又何心則又有代爲解者曰此非錮才正以鑄才也天之顛倒英杰也甚幻而磨礲之者其道又多方吾輩三歲一下第其所遘窮愁坎壈慘沮萬狀計無復之理殘帙置青箱中一舉比纍若懸鶉使奚奴挈而趨强就人作活計擁南面談經生徒林立擬於扶風河汾名非不尊其實以餬其口而內免於交謫瓶罍之嘆耳花茵月席水亭山榭自古文人所以蕩漾其心神而發其淋漓磅礴之趣者盡付之瑟瑟颼颼熒熒燈火卽欲半榻禪龕三年面壁以自適其性而終不可得如此耗磨不爲不苦矣猶以爲



英雄之氣未盡使其進無所憑退無所倚不得不瀕而爲小草之一出首蓿以代舌耕脯修而充都養傭傴使署磬折道旁別自一番風塵面目而蠶鹽況味又依然故吾與言及此則錦心繡腸仙毫彩筆將與血淚俱枯惟真有志士之氣俠士之骨達士之解才士之筆者轉爲之激宕爲之迅發如溯湃洪流束於兩峽之中陽侯怒立浪花欲噴又如千尺蟠枝移之石罅陰風

相薦虬龍震虩皆文章之夾助也自有制科來以鄭虔青霞爲終童之穉者多矣天之置冶生與冶生之所以怡然若安者豈無意乎雖然邪鄲才人作廝養婦眉可療饑而委身玉工此皆造物之不可知者請以此編代靈均之問

朱德升稿序

余伯舅文起氏有人倫鑒當甲午之役新從白門還余叩之諸同籍中誰可締歲寒者首舉寶



應劉靜之曰是人也年方總角而卓識定力如耆年尊宿弱不勝衣而有經營四方之志然吾所以皮相而遂得之者見其形骸土木冲寂自守凡行隊間翩躚裘馬少年得意之狀不求絕而自無不絕所以奇也嗣此七年而靜之成進士徘徊閑署嘗以身寄當世之望雖年不配德未竟厥用而其所黑留於天地間者終不失爲名臣今天下賢士大夫無不追慕靜之而同籍

相知最密亦最蚤則自吾舅氏也余昨歲厠諸賢後紛紛接對自夙昔聲氣而外或覿面不能舉其姓氏歸而伯舅還以所問問余余茫然未識所對亡何而里中藉藉相告西郭之外有異人焉閭巷不聞車馬之音親朋不聞襍遝之會杳衫平頭叱去不錄腰多金以請贄者聞其風却行數十里蕭然四壁不丹不堊子聞之尚亦有媿乎蓋指德升與景文也余一日過小宛堂



朱白民迎而謂余曰子亦知朱周兩君子其文則今之選鋒而其人尤古之繩尺也子嚮者數年不知亦子之過也今而不知又安用子爲余退而物色之果如所稱不爽今年春場事竣晤兩君於徐仲容邸中飲盡一鼓散蓮手步月下姑商榷失意事謂吾儕此歸惟有舌耕爲生涯耳書堂業債未知何日可了相與汎瀾者久之乃景文遂着鞭去而余與德升各衣敝裘歸故

里余家衕郭而德升阻山四月中苦人事五月苦雨六月苦暑迄今未得一過從乃寸心脈脈不啻晤言一室彼此相爲無須臾忘也間又取德升稿快讀三四篇如枕上松風爐中栢子爽氣清芬襲吾襟袂豈其文卽人耶而余好之若是葢德升之文用虛用逆或鑿空取奇或倒入作勢雖春容大章貴若彝鼎而有輕雲離岫舞鶯穿簾之妙使德升而今日躡然上第其何媿



焉然德升故不以一第重卽一第亦不以文重夫文章科名可以了一世卽如景文輩更有等景文而上者余當視之如忉利天神而婆心專熾正恐天宮常憂墮落也使同籍中如吾舅氏所賞識者得若而人余不佞雖黃槁牖下長附於諸君子之休光幸矣幸矣德升尚與二三兄弟勉旃

## 徐義仲稿序

文有文心而文人之自護其心也必且房塵罯黜幽愁一切卞急躁擾之氣不使之攖吾寧如曲欄之護名花而百尺流蘇之護美人也護之至矣又欲直達其情而適其性之所近夫直達其情而適其性之所近豈其自娛以娛其文之心也文心娛而後可以文爲娛知此者差足與論文吾友徐義仲天才溢發得文之局握一題姑置其膚理而獨探髓腦得文之竅以我閱時



不爲時轉左舟右鉛泚筆直下凡操觚之士卑若司南者義仲槩收爲奴僕銜官而猶然弗屑也得文之膽花間竹下棋不去手杯不去口至於夕陽新月之交主人欲醉醉而復醒婆娑偃仰得意疾書不自知其心與題遇題與文遇矣得文之機松栢西陵楊柳章臺四五年來無復吾黨之迹而義仲時與二三酒人徵逐其間不知者謂義仲鬢髯如戟猶沾沾少年場而義仲

則以爲紙上之烟雲毫端之金粉得文之趣是
天下之娛文與娛於文者莫義仲若也又何必
問其文之工不工夫世之爲文也多從苦入苦
而不能甘雖嘔肝鏤腎戞戞乎其難之而其中
殊少生動之氣其謬以爲甘者則又揮寫自恣
殊無揀擇雖手口之習愈熟而神明之用轉衰
若夫雙柑斗酒悠然自適易人之所不能易而
又工人之所不能工蒙莊所謂智養恬恬養智



義仲殆兼之乎吾滋姤矣

## 馮杜陵稿序

文章之難也自信難而其在不恒有之才與不
經見之文使天下指而目之者忽以爲祥忽以
爲厲而浮沉出沒於利鈍毀譽之間則自信尤
難余嘗與遠近同志論文主自信者半不敢自
信者半自信者曰吾從所好而已因其性之近
而縱其才之所如眞與眞遇神與神投則嫢賔



快也吳會一派習爲輕揚和媚之文其獘至於
之鏤可躍而延津可合烏能孰逐之人而媢之
其不自信者曰文者達之媒也請以尼父之三
言爲準則性靈爲質新陳離合奇正相生爲義
同人之彈射先達之品題與當事者之乍甲乍
乙或低或昂爲觀察下人之用而達可幾也兩
說較若河漢余未嘗不兩存之而兩用之友人
馮杜陵才名夙著至酉戌間而驪嗓逾狂一言
旣成人必手錄而出入携之如謝玄暉驚人詩
通國之内上自薦紳下迨學語小兒無不奇其
才而皮相者又微致反唇以爲是文也肉衆之
有珍錯布帛之有綺縠也可以膏吻可以耀首
而未必當於實用余獨以爲不然邇來名理之
障重於五里霧又如老狐流涎使人張眼迷離
愛其纒縛而不自知而一經杜陵手則斬除棠
茸開滌山川洗宿暈之詞腐吐長虹於性府一

有肉無骨有夸無實脚板相躋莫之振起而杜陵標新領異常有古人不見我之恨高竪義幢橫開筆陣至於抵掌驤眉雄譚侃侃人如其文文如其人又一快也余之交杜陵最晩知杜陵最蚤而賞杜陵文最真然當通國之士驩噪逾狂而余嘿嘿不敢以雷同進每欲以不自信之說爲杜陵韋弦之佩使之抑才以就格引格以控才而猶恨其言之不盡也比杜陵經年之內



前卻不定嚮之驩噪者退而疑皮相者且徵而信而余始取其文顛之頭之以號於世曰此謝玄暉驚人詩也於前此諸大方未知何如卽庚戌榜中如李招遠如周卽墨如董玉山三四君子者不堪雁行伯仲哉夫此三四君子者順風揚颿而無硏陘觸石之患惟自信也杜陵之忽爲祥忽爲厲而浮沉出沒於利鈍毀譽之間者未始不堅其自信也不自信而遊移遷就左圓而右方則爲邅局況續鳧斷鶴効顰學步天下事竟不可料自信則爲險局而真與真遇神與神投順風揚颿亦杜陵旦暮事矣顧余終有効於杜陵者則請譬之酒人洪飲者能籌遞交而神明不亂此量飲也迨數斗之後以酒飲酒而披猖瞀亂迄於不自持杜陵才洵奇慎毋爲才用哉抑才以就格引格以控才若不自信者乃深於自信者也此余所爲兩存而兩用者也夫杜陵文如其人者也得此而造於達者奚而文



奚而文

## 顧靡瞻歷試草序

數年前有鄭大夫犨感而譚試事謂是役也要人之竿牘膺至矣獨　明旨未下耳此語流傳至今爲笑端夫挾扛鼎之力與寒素爭第一籌慮亡不顧指可得乃空拳白手往往建鄭伯之畚弧使大力不能負而趨則文章有神而當事

者亦欲稍行其意不貴夫有言之蹊也然毋一郡邑大夫至及臺使者按部必遴拔一兩人多者三四人不踰年而景響俱銷雨中之流螢旋而明亦旋而滅不可勝筭若夫望實俱協曹好其推凡暗中之摸索與有心之物色兩無以易之欲强置於他人之下而不得即使他人强踞於其上而亦不自安始而疑既而服久之而或不如是則反以爲怪可謂陽秋定而月旦孚矣



將毋犯鬼神之忌乎吾友巖叟氏所以皇皇焉鼓成均之篋其得志於小試若承蜩而棄之若腐鼠也或謂巖叟天下之慧人也大堤女郎顏如舜華年不登一十而披緇入道學于養由基者發必穿楊一朝而折棄弓矢此其人皆大智慧得剛成之術而善用之吾獨謂巖叟不然巖叟毋試輒弁其偶聲譽翔涌至使長令負弩兼訪下榻落紙未竟人獲之如球琳琅玕亦尊且貴矣而余見其拈一題必摩腹緩步經營竟日而後出既出矣又痛自貶損雖學語兒童耆年尊宿與夫陳陳腐爛之坊刻片語會心輒自恨以爲不如花茵月席之場聊以遣其牢騷而一聞莊語慼然無所容蔑論精心獨詣於吾黨無兩即虧盈益謙之數以余所折衷毋如巖叟者杜襄陽云吾在久壓公等此大言以驕沈宋而巖叟實逡巡遜謝其去而成均人以爲善藏名



不知其實欲挫名也余爲選刻其試草見其有長勝之技而不欲居以媿天下之奔走於金僕姑者若曰有文百軸馳走京轂則子昂之琴何如摩詰之琵琶巖叟不以彼易此矣

顧靡瞻南遊草序

余爲靡瞻序歷試草文章聲價亦既詳哉言之矣八月幾杪靡瞻歸自秣陵余與之握手相勞苦問其闈中牘靡瞻固謝不敏謂非者携病入

試又不免羊公鶴之誚聽其言欲如而詧其眉宇間覺有異蓋靡瞻心最細其氣彔而善下至於對友生讙呼譃浪興寄習習豪舉引滿至數斗不醉醉則就小奚或酒家胡覓黑甜一枕醒而哦哦極而倦又連臂而從事於大堤之遊河朔之飲精神困箸而其才情風調四發而不可禦若春月麗空輕雲散彩然動溶滉漾之意多而不宜於寒潭之寂照文至靡瞻而三十不售



或於壺子之學未講也無端二豎臨事嬈人正當磨礪以須而反移之於方書藥裹風簷落紙其文未始不滿志然擬其境正類靡瞻飲酒而不盡數斗之時故試事甫竣卽與同人輩商畧三年下幃之計而白門柳色長安馬蹏甫肴徂生之鞭又棄終童之繻者若付之度外而不使其轆轤上下於胸中純氣内守結而爲恬寂之光望之如幽人如韵士余是以覺其有異而亟爲靡瞻券之想歷歷在耳也是役也聞其本房師得靡瞻卷必欲弁一經各房亦交口和之至引癸卯故事爲請而竟用成均格人以爲靡瞻鞅鞅不知靡瞻之於小試取第一若承蜩其逃而成均者靡瞻之善用其天也無論一經卽以南國第一人酬靡瞻不爲奢而猶寓屈於伸者天之善用靡瞻也波斯火齊靺鞨瑟瑟有識不識而至於麗水之精鏐藍田之尺璧則人人以



爲瓌寶靡瞻聲價久著矣豈自今日定豈自今日而反若不定哉第願以恬寂者葆之雖至於曲江池畔櫻桃宴上而啖然者如初則余請爲靡瞻更券其大者靡瞻固字巖叟今愛而附之强自托於親狎者無問習不習競曰叟曰叟叟之一字出於口如齒頰皆香余頗厭聽之是以從其新字而目之靡瞻至譽靡瞻文猶譽堯之類也亦置其文弗論

## 魏叔放言序

此虞山魏冲叔子所爲制舉義也吾友欽愚公嘗以叔子字不知何故忽厭去有呼叔子者咄咄監兒詈我詈我乃魏叔取而字之又有慕於范相國枚田之屬彷其以一字字庚字魏叔云魏叔之爲人鮮華自喜喜吟短詩喜登眺山水間喜幽閒獨坐喜狹小奚奴而不甚喜爲舉業家言則世所爲慎言者莫魏叔若也文成而何



以顏之曰放言蓋魏叔惟不言已耳言則縱其力之所往而窮其變之所伏如波紋水縠縷縷出錦官城而碧湍紫瀾挾以俱東又如蘭楣葯橑庀材精好而萬戸千門落落洞開余與之共事經年憑軾對壘者僅有三日而太公色舉齋明等篇俱可作小題長城余所怖伏不敢當又其出之也斂遲之也奮躍而無留行累月不成隻字毎搖筆則千言立就故言有所不盡放者斯眞能放言者也梁帝之誡諸王曰作文與爲人異爲人可從端慎文章且須放蕩規規於老生之繩尺而按其腕牽其嗉文烏乎工則吾未見能言者之不能放也魏叔之獨以放言稱何與夫放者文章之旺氣而放言之稱又輕肆傲世者之所寓也魏叔才甚高其不屑爲攢眉攻苦以造於沈實之境意其珊珊骨子中有驕貴癖耳世人就其所至而目之曰尖秀甚則弁其



尖秀而抹搬之拂水破龍之盟鷽鳴鶴和聲振江左魏叔遊於其閒若墨墨不自得進不欲問燕喜之陸大夫而退乃自托於超然之申屠蟠顧影自照慨焉有離羣中道之思又豈放言之爲累乎進於倫慮而可矣

## 沈去疑稿序

邇來著述中有恢奇可喜若李氏焚書徐文長袁中郎諸集湯臨川諸傳奇後先行世皆足以

盪才士之心胸而抒其筆膽求之舉業無與並其妙也然而醉讀之醒病讀之瘥喜讀之忽變爲欷歔悲讀之忽起而跳舞極性情之所至而惚怳莫測時亦有之獨於吳人未數數耳吳之文爭爲輕揚婉麗又或綿其詞揉其骨以靳入於人心雖皆投時之善物要於文章之道頗覺兒女情多風雲氣少余私病之若夫吳人而不爲吳文者吾於同社每嘆服馮杜陵最後復得



去疑云去疑才最高所喜讀者多非經生言即讀經生言亦必非啁啾喔咿語也故能以慧鋒智鍔斬題中之蒙茸而無所棘礙又能振音揚袂如樊將軍仰眎重瞳意氣橫厲而畢盡其欲吐鬲者相對角技即精雅如士衡秀麗如振之靈脫如巖叟相顧遜卻以爲不可及其文自甲寅以後或沉之或縱之歷九轉八還之度而鼓鞴未已然質之當世猶未有定價也嗚呼此何足以疑去疑文章遇合如孚尹旁達之氣時而搆天時而沉困各乘其候而不能自爲之宰即前所稱恢奇可喜之書玉茗瀟碧文成而紙貴無論已李氏著書講學積有年歲乃楚閫而外無知者不知何故忽然盛行文長窮愁骯髒不有㕥司成爲之表章此時安得有文長哉昔有荆谿某公就試於長令令極摧挫之亡何而令分較一經竟手拔冠本房相顧愕眙兩出不意



令不失爲知人然朝嫫而夕施何相去速也文本幻物也以幻造幻何所不有而人之能自爲奇者天必以奇報之去疑之爲去疑也其亦有自信并信於天者乎乃吳人而爲吳文者又有進於去疑曰疑不可去也吾斯之未能信

## 二楊稿序

吾友楊子澄有二子爲維斗公幹齠年以夙惠捋聯武膠庠即名流尊宿自遜弗逮也余嚮者

猶在行間毎讀其文悅而畏之既來都中命兒曹必屬櫜鞬以從二楊于文燕之末毋舍旃而它覓友比兒曹以書報余輒曰二楊文光惟陸離怳惚萬狀使吾之枯腸錯繡湧筆成葩翳良友力也已又緘書來則曰吾固以二楊文爲至矣今晰夕過從日探其新篇如造崑崙之丘增城疏圃髣髴在目人間世崇臺阿閣皆培塿中一蜂巢耳又如幻師呈伎忽呈忽幻吞山吐火



駴人心目豈復以舞竿弄丸爲奇而後知嚮者之得二楊猶淺也余復諗之曰若謂今已得其深乎否耶夫不窮者境也不滯者神也合今古諸文豪所號爲登峰拔幟者更濡之以歲月將守其渭城之一曲而不變乎抑自陽阿薤露至於行雲遏流輕塵自落揚謳振袂蠱朕嘹間之宿物吐棄之而後快乎然而時文小道正又不必然凡韶年得志之士文膽雄天詞瀾潑地被以無覊之韉縱以方塡之鼓豈特搏風直上旋於反掌而文章之光華氣韵亦足領袖一時矣若夫言格言律言機言局無論掇拾殘瀋刻舟守株至於黃槁而不悟卽言日新言變化而不及其陳何待新未守其常何服變文以時爲名比於時花美女此兩者多未及期而揉何新何變之有二楊將及期矣國香吐其芬豔傾城靚其容冶旦暮遇之其在是乎吾書復兒曹而弁



寓二楊以此若夫人各蘊其才文各成其品與夫家慶之流光華實之雙燉則有純父古白豫贍之言具在世上烏衣年少風流自命薄具藻思又復矜詫以爲天才必有讀其文睹其人而知媿者

## 沈伯叙近稿序

文章之有定價如以名花置之風臺月觀莪不忻賞今維斗天如諸君是也伯叙與諸君年事

同才名同其以拔萃起家而揚
天子之庭又同乃猶三年淹非僥力之有齊不齊
而機緣之有待無待所以參差其間然小有參
差而卒還于大同愚愚而犁犁任東皇籥弄而
花神可以自務余丙舍之鳳樹堂有山茶焉其
色微酡冠以楊妃其放也恒在嘉平孟陬之間
迸迸與殘雪疎梅相映春初過德升山居見庭
際此花已闌珊矣而丙舍中猶青囊翠苞蓓蕾



如梅椒余以爲今歲將不花召治圃者而讓之
踰月迺大放杏倩桃頰皆爲奪色彼何先此何
後昔何蚤茲何遲哇臾有惰勤天工多狡獪總
不可問維此名花必不可青囊翠苞終猶務也
即維斗天如已不能無小參差而豈以此低昂
其價今伯叙行矣行將爲上苑之瓊條寧可凡
卉相擬而余方婆娑三徑爲羣花之狐董第見
夫婀娜自娟如溪邊之弄姿娟淨無塵如牆角
之度影不獨牽情兼能動鬼必有垂入寶之轂
停七香之車低回而不能去者此伯叙筆底花
請以質之輦上看花諸君子

## 南遊草自叙

壬子之役與杜陵共載而南既入白門則雨若
已得秦淮之邀笛閣分席遲我矣杜陵奇佚絕
倫雨若靈心圓映雨君者余自顧不如而以我
龐師敵君勝卒猶可勉當一隊更賈其餘勇袖



三寸不律與諸同人約戰幾無虛日爾時意氣
差足自雄得與失弗計也會張賓王氏糾南國
之士爲宙合社余以近業就而質焉賓王擊節
不已謂是役也子可以售且曰以是文覯其人
與日所底非區區小局者余媿而謝之夫余之
南遊數矣藉手是役以告成事而羊公之鶴大
負生平地肺山秦淮水方移文交責余借一之
期不獨爲二三君子短氣也

## 行卷自序

當余總角時伯舅文起暨異度先生教余爲文文出而人爭譽之瑯琊王逸季主盟一時尨不勝奇賞得余文輒以災木如慶曆小題凉風堂等篇是也二十年來風氣所感傳檄徵文者旁午於道過金閶必剝啄吾廬而爲政几席者大半出二三同人弗容謝卻故敝帚之業半在行卷中然久而厭苦之亦不復多應矣余今日訂



是編也乃重有感焉夫自總角以來余文之屢不售而屢變也不知其所以然也文旣變而雌黃月旦之口與之俱變也亦不知其所以然也余竊有愉於此間關百舌至夏半而啞啞不成聲此不能變者也河橋金粉望秋先凋易之以松栝而長年鬱鬱也此能變者也邯鄲有女其門如市一旦去其耀首膏唇之飾而從荆布此其意念遠矣海內必有知之者

## 小題閩集自敘

余有選小題十集藏之篋中舊矣王淑士得之刻鄧尉山房選慶曆二集敘中頗歸功於余觀者誤以爲余本然淑士自有心裁意在沿古以趨今與余合者十之六耳繆太質推本余意刻敦宿齋慶曆太質猶知文品詘鉛華而敦風骨惜其嚴於人而寛於文不盡如余意也賈人每欲得余選行世而余有私盟不欲使文章進退



之權出自吾輩且選刻諸家縱橫日甚將有橫議之憂十餘年來匿不敢出而余所自搆小題謬爲同人所賞以爲逼眞先輩間有竊譏於褒謂摹擬太甚者又謂擬先輩而不盡守其金科者易不云乎擬議以成其變化不擬議則變化安出擬議而不變化是亦書家之嬰鈎廓塡而巳矣晚近一派囂聲豔氣余旣有所不屑取而成弘之蕢桴土鼓與嘉隆之寛衫大褎亦有所

不盡取斟於先進後進之間以考其褒是余選十集意乎惜乎自選之不逭也刻自選小題閱集閱集者十集之閱云耳

壬子鄉墨自序

選者庚戌禮闈雷何思太史拔文太青於乙卷中以爲兩司馬復出不欲以恢奇廢也傳之海內不難其作者而難其識者謂木難火齊非碧眼胡莫能辨嘗讀太青詩云舊欣吴黙心多竅



近愛王衡筆有鋒其於舉業夫豈草草但閎深與衍不無章甫適越之憂耳蒙之謭劣不堪爲太青作厮養然於此道頗費鑽研今歲闈中又如捕風搏沙全無欛柄在手雖三折肱不成良醫擲筆浩嘆重自悲矣幸值臨川先生鑒之驪黄之外憐才苦心獨破常格薦之大座主益都公公倍加稱賞至駢偶小技尤以爲槩代所無發榜後逢人說項喧動都門索覯者赫曦相屬苦不勝應乃弁全卷刻之此覆瓿之用豈敢與東井列宿爭道而馳聊以志吾媿兼伸知己之感云耳

蠹餘篇自序

余假榻姜仲文先生齋頭多歷年所偕清源長源攻苦爲舉子業矻矻不休至蟾光欲墮雞鳴不已殘燈敗燼之下猶有咿唔聲迨作噩之歲覃思爾勤不浹旬卷可盈把而入試輒見格遂



收而納之敗簏偶一觸手泫然欲涕至終歲不發蜘網題封從横千縷蠹魚竄穴其閒長子孫矣嗣是結撰稍疎文亦轉不能工今歲修故事子長干自出闈以至放榜終忽忽不自得新安黄君謂余姓名久落人間探其頷下必有徑寸摩尼不知余本垂龍躑躅自喜本無珠亦不善養珠一戰而敗鱗殘甲爲小蟲之所唼食即今蠹腹之餘是也零星漫漶不堪讀亦不忍讀簡

其什一付之聊以識余一時之苦心而弁告清源兄弟世人不詧謂余孖蠹魚之窟宅而供醯雞莊生所云上烏鳶而下螻蟻售不售傳不傳何異哉則余稔知之矣

刻兩兒㲉音小序

典兒丱而就童子試試牘出頗為先達名流所獎借詡謝朏得父膏腴余未之許也此子吐語差不俗小囿囿耳昌兒甫習為文今歲之試正



如新雛學飛度不能十步乃與兄並隸學宮且裒然處非其據而射覆者又復以為宜身非宣明豈真有驥子龍文萃于衰門哉此兩兒者一則子奇守阿之歲一則甯成射策之年即使虎攫辟易已非曠代所稀況寂寥數語未免落人牙後媿矣媿矣予衿既歌當摳侍長者使其各操試牘以代執雉其有所匿而不出者示不敢緣飾也題曰㲉音出卵者有音而不自知耳



又刻絳趺堂振響小序

杜門無事惟以課兒為樂然剟豕相繼筆札塡委或經旬不問近業幸兩兒無他嗜好兀守章句倘得一夕暇青燈相對塗之竄之至商略入微處輒撫掌大叫此亦年來一適也然一家之學詹詹固陋漫梓數義使其問道於識者身本籬下何得以龍文驥子相望若謂有王禰時之癖且童穉而教之獵名則吾豈敢

響玉集卷之餘

目次

雜序

四書慧叅序

諸子彙函序

二三場玉函序

重刻壬子應天序齒錄序

皇極秘數序



吳長卿刻宋宰相眼小序

媚幽閣詩餘小序

補遺

誥封俞母楊宜人八十壽序

周母蔡宜人九十壽序

李大生詩艸序

楊龍友攝山近艸序

紀元錄序

二幢彙詠小序

目次畢

# 響玉集卷之餘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 雜序

### 四書慧叅序

經學之有詮釋名理家弗貴也文章家尤弗貴也聖賢之旨不以解解不以識識如露珠在荷方圓靡定摩尼映日紫碧交流而說經者未免名言所滯何異執四隅以定中央指百川而窮溟渤故曰名理家弗貴也文章以持論爲要當從橫四達而出之豈能纖纖效閨娃之傍毋而標奇拔異尤軋軋陳言務去一切老生腐語若蛇烟蛋霧略染餘腥其毒浸入骨髓而不可捄善爲文者其醞釀之富宜煮玉爲漿冶金爲液卽五侯之鯖猶當嘔去況家常餖飣至於選聲而出當如段善本琵琶須忘却舊譜別尋宮商勿令老教師伎倆梗塞喉頰間訓詁爲害何以



異此故曰文章家弗貴也然而有學海必有經神妙於詮釋者正非村塾老究舌底常談名爲擊蒙而實以蠱藥飲之也有以經解經者卽器見道撫實佐虛不談理理斯窟焉不袪賾賾斯融焉爾雅之釋詩是也有以我解經者領片言之獨契晤千古于一室時而談鋒蔚起時而懸解冰銷郭象之註莊是也兩者而外吾將安取憶童時受書爲詮釋所苦旣稍有識卽庋之高閣學庸兩卷迄未嘗講亦未嘗䌷繹諸家之說而於舉業中微有所闚其於理奧亦不甚矇昧後因浮湛諸生久擁扶風之帳間取古今註疏暨取陳氏枝指王氏義府諸書偶一觀之或附以已意標提數十則雖於訓解中略見心裁然終爲龜毛兎角耳里人湯顯卿氏與其同人汪聖集聯席窮經互抽所得日積月廣爰成慧叅一書出以呈余余讀而嘆曰兩君旣慧心人寧

以此間簡見奇乃兩心相叅而更與天下互叅之猶余前志也夫禪家傍語言文字作活計者謂之鑽故紙又有言曰爾看經牛皮也穿此正爲不慧人道也爲慧人道則内外典九經百家三藏十二部何妨從頭箋釋且耳目之前山光水態花明柳暗盡從烏魚一案收作無字圈中全部註脚何妨以慧眼揩出慧口道出慧筆描出非名理即名理非文章即文章近而舉業遠而古文詞微而性命超脱而世出世間諸大聖人之同源異流請於無可叅處一一叅之可乎二君能之則余請從



## 諸子彙函序

文章之不古與理道之不淵且贖也以人之不習於子也以子鳴必翾爲一家翾爲一家則必湮陳而鑿新即龍圖標象鳥篆抒章神聖性道之系如二曜代炳疇敢以燧芒勞炬憑衡昱燿而雲霞暎日異彩繁興烟霧憑霄奇姿逕吐又豈崧岱矗而嶢谷不靈江海噏而川瀾廢騰哉是以或標玄麈之宗或操法繩之紐或奇絢奪目或詰屈聱牙諸如此類未易更僕悉也以余謭昧敢竊比知言間嘗於四部之中欲祔子而祧集謂集以襄史不足而子以翼經有餘蓋稗版書奏之類綴而成集手紛酬應心怵愛憎自負載筆者多不能達其喉嗉而豪雄跌宕則矯誣馬班風標矜貴則胠篋六季更有腹枵腕繭又爲經生涎沫毒流腸胃而冠進賢者愚子孫謁朱門者執羔雁集之日蘗職繇于此誰生厲階作法于凉則燕公墮討于元之昌黎貽譏于劉生矣若諸子之作也猶有立言遺意焉而靜者所密爾自娛也夫是以有幽渺之微旨有瑰異之雄詞有泓崢瀾湃之餘瀾猜者風泠蝶栩可以驂青牛之駕即炎灼熏心如楊髯其才而

呈身世主如管如荀如韓曳裾之客所叢薈如呂如劉大都其思深其人沉鷙而僥遠略其才雄駿辨博喙長三尺筆具五采故能久而愈媚發之塵篋之中而珠英玉彩爗然生光宜後世才士餔餟而啜食之以是爲餐菊英而酌桂醑也乃事有不可曉者猶憶三十年前人多喜考華鴻烈亡何厭去不知近日何故復褎崇子書而管子及仲舒繁露尤爲諸名進士鴻實繁露



一編實多精言然久已冷置高閣鮮煖觸氣胙歲閱闈中牘多掇拾其語已而叅閱行卷則業已衣被天下矣著書在千古亦時有衰旺如繑者人喜眉山今又競尚歐王七子詩斆盛唐矯之者爲元白又矯而溫李今且漸入寒瘦風會使然此皆時爲帝者余與伯舅文起氏耦而耕于六籍之圃欲相與倡明立言之緒以擁衛而尊大之與其集也寧予且以從民所欲也夫是以有橐函之刻昔摯虞文章流別論談詩不談文余廣其旨而爲之序

## 二三塲玉函序

唐宋以詩賦取士而羣玉之書行有相嘲者呼爲韻府羣玉秀才腹枵如瓠者掇其餘瀝而飾爲醉飽之容則羣玉諸書貽之也　昭代之制棘闈三關經神書窟何嘗不並貴自首塲觭重而風簷之刻畫與寒囱之哦咏全力有所獨競



情炎者不暇分才詘者不敢分洞矚於成敗利鈍之數者且以爲不必分一切古人書付爲鼠糧蠹穴直待衝關一戰之後朝氣垂盡乃始撑倦眸提痛腕從破巾箱中出表聯策段而生擣活剝之識者以爲此長物耳金瓠玉脫烏用是駢枝而緣飾爲乃猶有迂究腐生遵五十前年之故事以董其子弟集繩尺指南與新陳相沿酒瓿醯甕之具使其分燈而讀絫日而程以此

爲後場則反不如清虛閒參數語猶足徵樸士之質慧士之心修士之骨也清羸年少雖孱然不振自是可耐有佷伉買兒聞其糟擅之氣學曳踵避矣且舉業至今惟日新爲要而富有次之若稍帶後場氣猶詩之有酸餡氣脂粉氣大是危症絕不可醫若夫攻後場而兼與舉業相濟取其爲黿爲烝爲芳馨爲光澤以用之名理而收其爲鬼爲榮爲靈勺之百和爲雲錦之式



襄以用之藻繢用之經制則六藉諸子論學之函本也徐庾盧駱表學之肪腴也前史乘後憲典往蹟新猷考班按部策學之藪澤也能博而博能要而要能纈而纈能兼而兼何所不可惟是結習難忘心量難開美五都之肆徒自嘆其空囊見中衢之尊又欲斛其勞竭砉砉焉眄眄焉惟徵靈於世之嗜古而通今者而玉函一書適起而副之則二三場之有此書也猶之乎韻語之有羣玉也採玉者不於崑崙之丘堂庭之渚乃就瓊笈珠囊乞枕中活計可憐已甚然知其爲竇也佩之服之烝爲榮擷爲英潄爲津而烹之煉之咀之飫之異日九賓庭獻端於是乎在其不欲私爲己珍而公之天下者曰衞翼明氏其相與蒐輯以輔成一家之書者曰顧宣美氏有參伍之功而不居惟引其端以發明衞氏之家學者曰陳古白氏



## 重刻壬子應天序齒錄序

熹宗改元之二年爲壬戌去壬子十年所矣鄉榜在都中者舊例有一人董厥政如唐之同年推一人爲錄事或主宴或主酒希孟膺諸君子命勉承匱焉凡輯瑞及射策來者既一會再會又率釀取齒錄重付剞氏家閱宦履增訂不遺力但按書如掃落葉終未盡也刻成聊申言之曰同榜之齒於兄弟也援親以聯疎也民彝薄而

相瘉刺雖荆華棣蕚夷於途人迺以飄萍飛絮之蹤而謂它人兄於情愜於名副乎否也夫固有然諾不侵肝膈傾付處則同志操出則同功名小之同安危同毀譽同成敗而大者同生死使孤行獨往之人相依若左右手謂之曰兄弟何不可若徒以年同則李絳之所謂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耳草木臭味不必一一皆椒蘭介特寡合者猶酌於友不友之間蹴躋而稱兄



弟愈遠矣雖然禮有撕而播也有推而進也凡號爲兄弟者命於天分形於父母友恭之弗敦是卽違天而拂親而同年也者夫非承弓旌於
聖朝受甄植於師門者耶落落然貿貿然浮沉枯菀沒存今昔之際杳不相關甚者旣升仕版遂開洛蜀之分夙號同心旋起蕭朱之隙菁莪等於揷棘桃李盡入旁蹊上負淸時下孤知巳其於在三之誼所傷實多故同年者可以敦兄弟之名而尤當尋其實也至鄕榜又稍與會榜異會榜兄弟如妯娌旣備生產分營而鄕榜兄弟則齒齓髮髻接武連臂跳躍於二人之傍絕無觭立之見以亂其天懷其於兄弟尤爲近之乃世風之薄也狎新懽則辭舊知其可以氣相噓勢相倚聲光相照耀則兄之弟之自胸臆達於喉嗉無所不津津若夫灰寒焰冷井落淵沉與夫津迷路失者等兄弟耳未嘗過而問焉

響玉集　卷之餘

余故感時搤腕每有事業師不若座師事親兄弟反不若年兄弟之嘆而年兄弟中其爲旁殺亦多矣惟是撕而播推而進使年譜世籍得與宗牒並行天壤間請以吾榜兄弟蘗矢宇內可乎毋貽誚紫陌靑雲而反以李絳之言爲口實也

## 皇極秘數序

邵堯夫得易數凡成敗終始禍福脩短俱燎若

指掌而莫能解其數程伯淳獨闚見之謂堯夫曰此數只是加一倍法耳堯夫驚愕嘆伯淳絶世聰明後正叔問伯淳加倍之數則曰都忘卻矣觀此則知此法惟慧心人可與縣解未必有成模可傳且所謂元會運世者將以苞絡古今橐籥倫類今伻之如星平家之四柱而强用其步筭竊意李之才穆修以上所爲入室相傳者不如是然試之迠迠有竒驗吾友蔡孝來研精



日久以靜虛閑曠之胸次探賾索隱横臆所決横口所談幾如長桑之見垣一方而東方生之射覆此又以人而神其術者也非術之自爲神也乃余有進於術者曰古稱卜以稽疑若守道循理之士無疑矣焉用卜爲惟天與人有交爭之會而人不能抗天或迎其嬉或畏其怒有所趍來避就毋致蚩蚩貿貿履晉蹈坎而不自知數於是起卜於是行爲此道者其教人削觚而

圜涅素而淄破大道而穿衺徑棄君子而就小人乎是正與立數之旨相左矣數之所在飲啄有定啼笑有緣升沉榮落懸定於有生之初而智不可攫强不可捍於是躁者恬勞者息躑躅徬徨嚻然決性命而罔顧者皆歸休乎自得而人人皆賢聖之爲侶造物之爲徒圉人於理之中使不得決樊而出此正聖人作易之大旨也文王彖而幽仲尼贊而厄固曰知進退存亡而



不失其正非謂易之作也遂有進而無退常存而不亡也卽近者二三年中有蜩螗沸羹之象顧厨之禍延及矜裾孝來氏巳灼見幾先且爲二三同人策未然歷有明徵則凡激張踔厲之區屯難盤桓之會宜掉臂去之如避毒藥猛獸而廼親者愈暱故者愈敦其周旋吳門澄江嘉禾諸君子眞若有濡首集毛樂與同禍之意豈其墨墨自卜有稽天而不溺破山而不懼者邪

精於數者豈其衡數以逞夫固謂忠孝節俠之事不盡遭數之窮而吮舐自耳崩角搖尾者裒旺有時而變陵谷有時而移元會運世亦有時而自相陵奪故明於數之爲義者盡性立命思過半矣始而與理衡勝者數也既而自處於不勝以常勝之權予理而又且陰牖其勝者亦數也孝來氏所以津津多談之正此物此志也而必以爲是堯夫非堯夫猶淺之乎言數者也



吳長卿刻宋宰相眼小序

每讀宋朝宰輔編年錄嫌其寂寥未盡今長卿訪羅擴捃合諸名臣史傳家傳弁散見於詩文及稗官小說者彙而集之眞大觀也李鄴侯一人新舊唐書俱不能捃拾其全若無鄴侯外傳千古無鄴侯矣長卿之刻深得此意但恐彙集至李伯紀趙元鎭已不覺血淚滿眶至若眞州間關冒險崖山灑涕陳書爾時眼在何處孔明曰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正於此處不須着眼然後能通身是眼讀是書者宜作此觀

媚幽閣詩餘小序

楊柳岸曉風殘月與大江東去總爲詞人極致然畢竟楊柳爲本色大江爲別調也蓋花間草堂爲中晩詩家鏤冰刻玉綿脂膩粉之餘響與壯夫彈鋏烈士擊壺何啻河漢且刱爲之者出於望江南本大雅罪人豈可令慨慷激射入於



幽咽旖旎之中哉若然則吾輩銅筋鐵骨冰稜霜榦奈何作此閨閣語兒女情而宋元迄今端品雅流每喜爲幽閒鼓吹蓋鍾情者兢爲纖麗而適情者愛其閒遠夫取境閑而托寄遠正三百篇之遺教也胡天胡帝而結之曰邦媛終日射侯而申之曰我甥字字言外語語箇中以至於風雨雞鳴蒹葭白露皆詩之河源宿海而詩餘之銀潢機石也廣陵鄭超宗生於蕙心紈質

之鄉鬚眉軒翥肝膈皎冽其才無所不擅而亦於小詞津津焉余讀而笑曰子文章之雄又方雅之雋也而降爲小詞何異百戰老將鞭駿馬發矢如斗梟顩搴幃作三日新婦哉時沛國閻古古在座進而白槌曰不見夫廣平之賦梅花乎以百鍊鋼腸而多宛依婀娜之致貞而不儁矩而多丰乃所以爲廣平余曰然遂題而歸之

補遺

誥封俞母楊宜人八十壽序

余之友彥直而兄事之三十餘年矣於彥直庭闈事靡所不悉其知宜人也視他子姓較詳而覈今歲夏秋間客有自茸城來者以宜人八十初度告且徵言焉余慨然嘆曰有是哉宜人之以德植福以福醞德也而一言蔽之曰恒宜人之福恆福也而宜人之德恆德也夫榮悴開落物固有之人亦宜然故或破茁於瀌瀌發發之時戰陰陽而出或辟條於煒煒離離之後循歲序而收繇衰而盛轉盛而衰出坳禪代于衰盛之中人之所必不能逃而宜人否也宜人之父爲水部公而母則徐魏公愛女也生入富貴之鄉紛薌膏澤與鞶絲並習者方擁阿閣自驕設盈門歸于白屋則脫爵翹牽鹿車色理目異奇聲耳異故女子之托身也逍逍如魚遊陸飛鳥墮淵而宜人之結褵則毅夫先生業以高第起家令德化矣卽素絲皎皎終不至黽勉而問有亡乃先生浮湛中外履仕版者三十餘年官不過下大夫使先生驟貴躋公卿爲命婦大家者體日益尊迴視深閨中猶岱嵩之俯峭嶁未免有失足之恩乃宜人以蹇之不足而成其恒之有餘比先生捐館朱旛化爲素旐情事漸近蕭瑟而彥直方以諸生負公輔之望嚶鳴悅響牛耳相推長者車轍溢戶外等於西都之燕喜亡

何而奏捷京闈聲價益遐播四方之客扁舟入
峰泖覩彥直爲歸登堂羅拜起居母師者無虛
日是又以豫之有餘而補其恒之不足如宜人
者有春日熙和之美而不免於赫曦之焦灼有
夕陽澹宕之樂而不至于風露之蒼凉故曰恒
此論厥福也而德亦配之世所謂德者孝而剜
肌調飴節而飲冰握火皆變也語其恒不過如
古人所稱精五飰羃酒漿養舅姑縫衣裳之類



而境處溫裕亦何必以手自操作爲臧獲先第
使鷄鳴寒燠頻致勤渠凫弋翱翔終歸靜好不
必飾譽於樛垂而溫惠者終無掩奩之泣亦不
必擬迹於熊苦而嶄立者時聞含飴之教此即
子臣弟友之庸德與三光兩儀弗立而爲經者
也所以婦言不出梱婦名亦不出梱言而出梱
其不祥在人名而出梱祥在人其不祥迺在家
矣今數十年中內外秩綱紀清愔汰無閧耕織

奉教彥直爲一代潛虬威鳳猶鷇卵之未離於
鷇而仰承其翼蔽即爲子客者惟有連袂稱壽
而不必揚養堂之教述懷清之頌德不尸德名
無能名此乃笄褘之瑞而人世眞吉祥善事也
又曷以加焉余嘗欲恒之爲義訓天下之守官
者以安國家營職業爲恒而毋務赫赫之績守
身者以對幽清循坊表爲恒而毋著稜稜之象
并願夫中天垂世建極錫民者以循王道率舊



章爲恒而毋薄悶悶之治恒之六五曰恒其德
貞婦人吉言丈夫之不同道也其九三曰不恒
其德或承之羞定詎爲婦人言乎天下之能爲
非常人者必其能爲常人者也人知箕子陳疇
以攸好德爲五福中之一而不知富壽康寧皆
德中之恒事余嘗以恒理測天下之變而變之
不勝恒也固已久矣

周母蔡宜人九十壽序

長洲涂令君一日見過出司李周公所自叙嫡母蔡宜人懿媺徵余言爲壽余讀之爲怵怵心剡幾至襆遨交顧欲望懷清而展升堂之拜也風之感人也惟其眞也故誦詩至仲氏任只之篇必爲徬徨三嘆今世所爲組紃鞶帨之詞以諛閨閤者皆浮襲而無根婦則人人而梁妻鮑配母則家家而截髮畫荻捉筆欲噦覽未竟頭岑岑墜矣司李公之述宜人也不然諸凡奉姑



嫜躬操作恤宗姻敦澹素雖曰至行實號庸德非人情所最難其最難者在嫡庶間事閫有吳翁心全者俠士也欲脫其友于獄僅一女甫七齡慨然嘆曰絡秀不爲殄瘁屈乎夙聞宜人仁恵善撫下以女歸焉宜人畜之數年見其體度非賤流遂自重臺列于媵遣以奉贛州公巾櫛宜人之視吳少君也始終以女遇其惋惜之也倍于贛州公贛州公在達州官舍適以它事出而少君免身瀕殆宜人五衷驚憒百計延蓐醫身自翼衛之迄於首生先達所生爲誰即今司李公也嗣後少君復舉兩男一女宜人篤鳲鳩之義忘其非已出而其愛司李也尤倍於它子方名數記之外手携而面命之謂册穴之雛甫離於㲉而鏘鏘之聲行徹九霄豈可以雁鶩飼比吳少君坳有迂腐老生不嫺今古惟知王子母死爲千古功令烏知



高皇帝定制無論嫡庶皆三年喪命諸儒徧考古今論喪服者四十有二人折衷諸家爲孝慈錄因令

王子爲其母貴妃成服此洪武七年已行事也書生未知典故并不讀

大明律令而宜人頗知之命司李遵稽令甲破羣囂以斬焉苴絰從事閫之知有禮也自宜人昉也閫之知有王制也亦自宜人昉也禮失而

求之野今禮失而求之發矣符秦時禮樂衰廢博士盧壺以太常韋逞母宋氏對因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絹幔而受業焉所謂宣文君也司李奉宜人指授得寢處堊室伸伯仁兄弟之痛從此得研精曲臺之業遂以嵩門冠經闈擢上第人疑其一經代滿籯得之絳幔居多夫傳經者寧必伊唔傳誦如俗儒之教學始終坳存之際推本性情參合今曩而求其至是此古大聖人獨閟之經亦衿帶笄褘所夕服膺之經烏問傳不傳哉又聞雋不疑爲京兆尹行縣慮囚其母輒問之多所平反母喜笑爲飲食言語或亡所出母怒爲不食宜人之於司李也亦然家鄭逆返必以政績告郤鱒拒葛猶其細者今年届九袠矣而視履考祥七箸未減正與宣文相髣髴豈徒爲廸德之報乎抑爲司李公答劬勞也世俗之衰薄也嫡庶之際聱牙剌齒耽耽而逐逐三五在東者不能有其身況於其子流溢于魑佑而以攫攘戕湛族之讐煽播于猴冠而以捷競積腐心之恨毒霧瀰空攙搶布地以成其犲虎蛇蝎之世宙而總類爲無終之婦怨惟樛木葛藟爲八百載之基爲三百篇之冠家禎世瑞孰愈乎此司李公稟宜人之誨以其仁庶子者仁及庶民而并以仰承

聖天子孕育萬靈之化將來列侍從參槐棘如崔邠之尊母與縱觀四部樂宋太宗以張齊賢母多福壽賜詔存問此可企須於十年內外者直以期頤之齡爲左劵可也

## 李大生詩草序

壬申之冬放舟南還蓬囱無事携大生詩草一卷時取而哦詠之如庾鮑之再生温李之復出也玉臺之詠皆刻畫瓊脂雕鏤金粉振班紈蔡拍之音嗣歡聞儂懊之響至錦囊香奩諸集或

扶摛萬象闘捷於鬼工弍組紃千葩借霧於雲杼詞以刱而愈鮮語無纖而不貴可謂秇苑之藻圃文心之玉縈已然而旖旎濃則風雲氣掩刻峭勝使渾噩難留所以稜稜須麋之士煌煌經緯之章爭欲脫此二習而文也者皆才與情之所爲也才富者不能收花明鳥啸之氣盡入於霜筠雪栢情至者亦不能掃春思秋悲之感頓化爲枯木寒灰所以延年抗志時出錦繡之



篇宋璟剛腸獨賦冰玉之質大生既以垂髫登上第優游使署簡書于役之暇休沐息肩之時巳攻苦爲詩入山公之署日皇皇于名喆之逼晦王路之欹平而夾袋中則翹材之錄逵逵與詩筒並貯徐勉風月之談托之短唫長什而終不欲爲國門之懸直以全卷質之友人倪玉汝使其卅之鉛之榆之比之比玉汝報曰是可以成家矣還眎余余報如玉汝言而乃貽書相屬欲弁而行之今其詩具在如牽衣一夜別自年年樂府聖境也風林春古寺烟水濯秋城輞川會心句也卽有冶盬之篇如潭底月明空中鴈渡何殢於素心何辜於大雅大生詩旣成而以熱心直道左其官時遂疑詩之能祟人夫詩烏能祟得非有同聲悅響者爲之祟虖大生丰標清立望之同白珪宿鸞而其詩又往往吸雲根穿月脇直當置身於鸑鷟笙璈間傳洞玄之曲



發紫霄之籟俯矚一官何啻清蟬之蜺翅但恐其所爲拔地倚天者不詹詹詩句而光焰萬丈者不在四始六聯中使他日揚搉此道者以鶴驄重鷄壇之席可也

## 楊龍友攝山近草序

嘗聞滇與黔山水甲天下捘綠拖藍流丹沃翠當必有靈異文人起而應之譬之有巫峨必有子雲不然鼇鼉開道無傑不靈豈令江山寂寂

也龍友產于黔黔不能有而僑家于金陵幾令
草玄之亭不在西蜀然楊文襄滇人不僑家京
邱乎深崖廣谷之所醖晴嵐濕嶂之所結如鳳
凰從海上而儀于庭騏驎起藪澤而遊于囿青
獅白象種種生異域而古先生調御之所謂人
不產于秦願忠者眾也余嘗見偉杰輩出濛鴻
濛刹太始中原之氣浸薄意當有遐陬絕壤貢
其山川雲物以佐聲教之窮且金木水火時相



為帝地維亦然亦方來者進耳即吳越在春秋
前斷髮文身魚龍雜處何預乎聲容禮樂之觀
唐宋以來遂以文章甲天下古今帝王所漸被
而號為都人士者顧瞠乎後矣然吳之天荒闢
於延陵季子亦嘗翱翔中土而觀十五國之風
龍友黔之季札也從其尊人家金陵久而不歸
得非謂十五國之風莫盛于此今且如采蘭擷
茝以入而觀　王國之光用賓利見旣不作廿
泉之賦亦不屑文似之薦直以匿影空山冥搜
靜討者為拜獻先資豈特為蜀之執戟為滇
之文襄而可矣若余耳龍友之名已久茲邂逅
長干而所為縞紵之贈以此

## 紀元錄序

紀元何以錄丘淨舒氏因歷代改元之歲而有
錄也皇風下衰盤盂之訓不作故為年號以彰
之如建中靖國之類豈非德位之分欲有天下
者顧名思義也歟紀元昉于漢武帝嗣是或一



代屢更或一年再更至我
高皇始定一帝一號之制每于澌故之際臺閣諸
臣撟舌而不知所裁問以往事編年茫然未諳
他若嶽稱載在史冊曆數被于錢刀販夫俗子
有以美號為尊號年譜為帝譜者此宋藝祖所
以有讀書人之嘆也禮失而求諸野吾不得不
問之淨舒氏矣是編也吾友楊濟之曾修之于

蒲坂然以在晉地苦耳目有限而壽梓亦未廣淨舒隱于市而矻矻編摩是書吾閩吳中先正多潛德弗耀以古今自娛者其淨舒之謂與淨舒居楓江方外友西厓常稱之余未習其人也今其子天民與兄曹善天民能讀父書且以文章方正世其家余爲序而傳之以此

## 二幢彙詠小序

幢卽法也建幢所以表法也中峰卽華山之幢



華山卽中峰之幢果且有二乎哉凡與聖二修與證二止與觀二生死與涅槃二地獄與天宮二等覺與妙覺二有學與無學二淫怒癡與戒定慧二以至三十二菩薩無非二者果且無二乎哉清罄道人倀倀無目人也試與攀雲陟磴入中峰華山之區且茲然不知幢所在而吳中諸剎凡釋迦文布髮掩泥之地無非幢者夫幢一柱礎耳詩尤設閘耳烏是而有二幢又烏是

而有二幢詩此惟蒲菊朶知之而清淨寶目不之知也此非道人原有二幢詩于胸中更使詞客贊歎之歌咏之爲兩山作疥癩乎雖然諸問疾者之語言文字與淨明師子默然無言皆一重公案也以道眼觀之卽謂山有幢幢有詩何不可請以質之阿那律陀無目而視者



響玉集卷之餘終

姚現聞先生著

# 棘門集

金閶張叔籟梓

棘門集卷之一

目次

神道碑

太子太保工部尚書謚恭定馮先生神道碑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贈右都御史加贈太子太保謚忠烈楊公神道碑

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本寧李公神道碑



嘉議大夫南京工部右侍郎開適葉公神道碑

原任直隸靈壽縣知縣累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東山曹公暨配旌表節婦累贈淑人常氏神道碑

墓碑

誥封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晉階大中大夫



原任南寧府知府仁元范公暨配馬恭人

合葬墓碑

棘門集卷之一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神道碑

太子太保工部尚書謚恭定馮先生神道碑

長安爲風氣所滙大河縈繞太華矗峙原隰沃演扶輿萃靈逶逶有杰人鉅公起而應之如漢之第五伯魚楊伯起唐之韓宜陽宋之呂正獻公皆其選也關中往喆史不勝書獨臚舉四君子者第五倫作司空韓休作相罷爲工部尚書呂晦叔平章軍國事亦以司空拜千百年後有官閥同者馮先生也伯魚在朝忠不隱諱直不避害韓休直方不務進趨尤爲時主畏憚晦叔自少講學以治心養性爲本其勳業得之問學居多而鸛雀鱣魚卿集講堂諸儒有關西孔子之稱者惟楊伯起千百年後進而竭忠同退而



窮理同合四君子而會爲一人者馮先生也馮先生者大司空少墟也王文成嘗作人心有仲尼之詩鄉塾傳誦擬于鞞鐸俊兒郎厭其腐弗習也先生之父手書以授而先生犁然有當也居兩喪哀毀如禮以論學爲德清許公孚遠所器重連掇兩闈觀禮部政入朝者多飯中貴家先生獨携茶餅往所到必以理學書一二冊自隨選庶常以端靜寡營得之然不規規詞章嘗以文人何如聖人廣易同志除山西道御史視中城中貴以半刺通者卻必峻若輩聳息都中饑官爲設糜無捄道殣時自取啜之廼克有濟壬辰大計以先生司偵邏包匭肅清生平與相知贈答書卷而已人目爲秀才御史司城者結首揆紀綱爲厲疏斥之省中胡汝寧權門客也屢彈不去以先生一疏逐

神廟中年朝講浸廢或飲酣甏左右給使齋心草

疏有困麴蘖而驩飲長夜娛窈窕而宴眠終日等語

神宗怒欲賜杖闕下會長秋節輔臣救免遂請告歸三年還故官督長蘆鹺政毋按部德教爲先進諸生而教之遴其鄉之堪表率者而崇獎之至吏而餓虎貫而碩鼠無逭法焉有倚相君子求庇竟從白簡坐是與要人左遂以它言官株累削籍林居二十六年

光廟改元累用符卿冏卿廷尉召因兄喪未行

熹廟初與鄒忠介先後出山適有遼左之警羣心惶惶爭遣其孥先生獨盡室以從示不返顧亡何廣寧失守經撫携手入關先生謂不逮治何以勗守關將吏率同官具疏朝論韙之後以中丞佐西臺而忠介爲御史大夫善類倚兩先生爲重兩先生方尋山中講學之盟以興起忠愛其衛世良苦又因廷議進藥事謂可灼以

至尊嘗試而許其引疾去當國何心至挺擊之獄與發奸諸臣爲難者必奸也議甚正羣小聞之齒擊矣於是刺講學者踵接而先生與忠介後先乞身去又二年起總留臺未赴即家拜工部尚書是時逆璫猶以人望羈先生乃正氣怒張璫亦磨牙向人因疏辭予致仕次年褫其官有同鄉踞均衡者選一狂御撫關中日夜窘辱先生爲事已而詧見其清不忍加遺惟毀書院曳先師像擲城隅以洩其憤先生痛如切膚吁嗟病榻晝夜趺坐二百日夜不就寢竟以此長逝矣希孟諸生時從奉常姜公士昌御史大夫高公攀龍遊而知先生比辛酉壬戌間相逢京邸甚驩毋爲余娓娓談林居事方其以御史奪職歸楗扉塊處九年不出門六年不踰戶燕寢三楹竟日危坐夫人司啟鑰親朋罕以刺通有問學者一稱子肅而入坐久礮來牟剪葵韭爲供

轄軒客及內外臺使者至沽斗酒烹一伏雌油
油而退去後杳不相聞若公庭及單車應
召即號同志無掌大赫𧆑相貽也始病怔忡以靜
存調之靜極而通深造逢源得之病中居多有
侍先生數十年未嘗見有擇言擇行流露從橫
居然性體擬之大儒宋以上勿論其在　昭代
則河東餘干之間乎憶辛酉冬中州某公一日
集十餘客先生與希孟俱預焉頗商及學問事



酒三行鄒先生振音歌人心仲尼之詩以侑之
余固疑其爲講社也浹旬而馮先生折簡相招
集城西道院至者幾三十人多一時名卿先生
拈若合符節語窮其合一何在問有一二送難
者迄無了義余歸從枕上尋繹復念世人側目
羣賢久矣輦轂下復闢講壇譊詠之𢓜也甫明
而鄒先生叩門來謂此會子毋往余躍然曰余
固欲止兩先生鄒先生曰馮子以學爲行其道

者也毀譽禍福老夫願共之又數日而先生來
余諷曰國家多事士大夫宜講求者非一端講
學宜少需乎先生曰正以國家多事士大夫不
知死綏抱頭鼠竄者踵相接宜興起親上死長
之心講學何可置也余嘿然不敢對壬戌八月
余乞假還先生召余暨魏給諫大中盤桓抵暮
而別別後人言蜂起先生歸秦又二年璫禍作
余從鋒林劒樹中留此身以事



聖明然骨脆力蹇迄未窺學問之藩而先生不作
矣髣髴生平豈獨喆人之痛茲其子嘉年以麗
牲之石見委櫽括其梗槩而繫之銘先生諱從
吾字仲好學者稱爲少墟先生世爲長安人官
爵存歿卒葬婚嫁詳誌狀中銘曰
終南惇物榮以渭水山高土深民風茂美挺生
巨人秉中蹈軌輔世覺民視聖而履揚庭呼號
豈曰瀹詘生平所學以獻

天子遇則霖施違則霞舉往復平陂卜公出處一榻經年兀坐不起竹徑雲封荆扉雪壘雍頌儒生摳衣納屨春滿河汾風清濂沚以翼天常以維人紀詎曰聚壇號召徒侶含珠布穤信信未已維蠅有矢維蠆有尾糾聯貂璫毒流海宇牖下考終得死所矣道山爲岡理窟爲房欝欝蒼蒼馮公之藏



嘉議大夫南京工部右侍郎閒適葉公神道碑

愍皇帝之四年御史中丞楊忠烈率廷臣排擊逆閹勝負未分微聞閹與妖姆表裏爲奸有龍漦燕啄之事忠烈公首發之未著也先帝富於春秋罕思後圖希孟以是秋入都道經錫山閒適葉公相顧舟中搤腕時事撞余而別曰公行矣好語諸公宜思其大者請信邸出閤講學此今日本計也希孟謹識之至乙丑丙寅間閹禍大熾　國統幾搖荷祖宗之靈今天子纉承大寶掃除熏腐海内手額中興而公一言爲之櫱矣始知老成憂國片言扼要若此一時搜召遺佚宜首及公而公不待殞矣公諱茂才字叅之别號玄室晚更號閒適骨法清削昻然鶴立受餼學宮卽以文行爲諸生師戊子

舉于鄉已丑舉禮闈以二甲得刑部主事念母
蚤逝封公越千里扶侍爲難告改南工部大司
空稔公素節第欲觀其才令攝六纂事並治榷
蕪關稅清風颯然左右踶請曰以某項備某費
例也公叱曰毋言若輩卽有金剛臺豈能畀我
去關念里有雙港毋譏防逋稅公弛之國課旣
登端坐聽款乃聲飛渡矣疏以美金餉邊且曰
往苦旱行旅罕通通而美非臣願也請勿爲額



上賜金旌之壬辰改吏部郎請急歸里丁外艱戊
戌守故官亡何復請告巳亥
召爲禮部郎辛丑遷尚寶丞丙午晉少卿戊申遷
南大理丞公以娉修冠一時洊登卿寺而臥病
居其半壬子陞南京太僕少卿時朝論訌潰有
斥言事諸臣爲護奸者公抗章爭之曰當日毒
害楚宗妖書煽禍揭留私人壞
祖宗二百餘年討典諸不法事皆無影響乎揑造

浮詞乎發奸摘伏忠言讜論表表在人耳目者
欲坐以奸人揑造之罪將使大臣不以伊周爲
法臺省不以唐介爲師決裂清議貽國家無窮
之禍疏入不報其黨吏攢集攻公公怡然應之
有曰臣戇直無黨何分彼此孤立寡援何心求
勝内省不疚何慮夾攻雞肋一官何難勇退復
貽書當事曰今已決意入山無煩再計然公論
明則治不明則亂明於上則治明於下而不明



於上則亂此理亂大機也時臺中有欲禁旁囂
者則有旁囂止囂說年例考選不愜輿情則有
上鄭太宰書公與顧端文兄弟劉光祿元珍安
吏部希范同邑與錢御史一本同郡與高忠憲
及薛光州敷教同籍諸公甫入仕版卽侃侃發
抒直聲震朝野公務敦修密行而巳至是展戰
不休理逾伸氣亦逾鼓廼信仁之必勇也而公
竟以此歸矣歸而眷懷

君父每托之聲詩感　經筵久曠則曰還宣侍講
王昭素執易螭頭取象拈嫉言事者勤以門戶
錮人則曰三黨存亡　宗社計片言曲直咎休
占寓情婉惻令人不忍讀
熹廟改元起太僕少卿癸亥遷太常皆不赴甲子
擢南京工部右侍郎履任三月見時事日異先
幾引去雖　璽封指日弗戀也後高忠憲被逮
引大臣之義赴水死緹騎與長令行逮其子公



匍匐詣當事力免之而跋其遺表曰屈平之節
先生所優也先生之學非屈平之所望也於戲
此與正叔之稱伯淳何異哉公後忠憲五年終
牖下睹
新主握符羣奸伏法而識者恨忠憲齋志沉淵不
及藉公抒吐未竟也公於世泊無所嗜官臻九
列通藉四十年倜若寒畯廳事丈有咫四壁蕭
存閣閣老屋也敗椽几一二設座待客皆數十
年物而庭宇頗修潔不以儉陋廢灑埽堂設綽
楔榜四字曰三世無訟以此舌世德焉希孟之
識公也在庚戌春偶過錫山謁高忠憲聞有事
於東林偕馬太史世奇兄弟往觀焉羣公皆盛
服公衣一緋衣舊矣猶修潔不甚了鳥解盛服
服綠布袍樸而整襜袂楚楚迺知公之布素者
行乎寠不得不約終不以奬惡自標其貧也踐
其素率乎自然真至行也夫希孟目所擊耳所



聆而心儀公者以此迺華職方允誠之狀公言
其仰成父志去官而家去城而鄉短轅曲笠以
奉杖屨不敢以冠紳羈紲老人拊弟倍極鞠哀
與人交敬之如一而相期歲寒者許孝廉馬學
博而外無聞焉與顧端文高忠憲兩先生皆爲
鄉邦典刑雖于偶無間而晰理論事不厭相持
終不作一違心語其它礪金琢玉不自寬假亦
不敢假人幽憤未雪或孤芳弗耀者必與當路

微言之以禆勸懲則有見聞錄以彰彤管則有八貞女傳以定國是則有三案記以揚祖德則有手輯家乘及口授尨伯聲所爲世德傳非關于名節忠孝者公弗言言則皆植綱範世語也感東林輿廢有乾坤不毀只吾心之句題小像懼鬚眉徒具至道罔聞因作箴自警營生壙祔封翁左傍作詩曰父兮母兮同一坚猶然赤子依懷抱問來收拾行裝好遲速修短憑穹昊可



謂手足待啟殀壽不貳者矣職方篤行君子當不以夸詞飾嫩若夫手不削謁請之牘庭不陳筐篋之遺夫人而能言之無待抽揚也夫君子之在衰世也矜奇者涉亢厲或危身以建標閔恤者念淪胥每摹冢以濟溺揚庭之不足輒野哭而呼號隻手之無功需助余于邛友人旣挽強而貫的我亦固壘而開邪遂以于野麗澤之壇滋繁輿謡詠之口有如公者當機飆發固不屑壘壘容身榛德章含亦非以硗硗致鈌躬行無愧能以靜持之苦節可貞能以恬養之可謂有德有言能潛能見矣若夫抱萬年之長慮經百折之深心非靜篤不能觀非桀忠不能發未必執塗而告故莫爲之表章提耳猶昨忍其泯沒不傳也公上世本吳江同里人後遷于無錫之石幢三傳皆晦其名有蒲衣石戶之風焉四傳樂善公昌始著又再傳爲封吏部郎中聯自



封公以上詳世德傳姚許安人公生于嘉靖之戊午㘬于崇禎之巳巳得年七十有二配華安人錫山名族是能勤約孝敬以襄公者又蚤歲置筵謀及公嗣德可知也然公竟弗子以族弟之子繼斌弟之子光輔並立公㘬而光輔請于

朝得祭葬如例是亦有子之一徵光輔等以癸酉之冬葬公而虛麗牲之石屬辭于希孟希孟爲蹠其大者而系以銘其嫁娶子姓詳誌狀中銘

曰
錫之山山何崑錫之泉泉何肯挺高賢如貫趾
名斗懸捄風靡光熊熊燭千里流俗駴盛衰倚
如葉公誰堪嚳登壇墠謝牛耳彷曾省入孔矩
言有畔行有址式遠近同畏壘懷悄憂心如瘏
毋括囊占道否一鳴驚摧梟喙遂卷懷戢芑羽
語而默行與止相厥宜絶成軌道轉每禍用弭
以考終獲福祉論瑋識洞窾綮百在位誰及此
告
九廟宜鑒許聞者誰余小子宜大書垂國史鑱貞
珉播遐邇有下車戒蒿里永儀圖昭臣紀千萬
年禩
聖主

原任直隸靈壽縣知縣累贈通議大夫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東山曹公暨配旌表節
婦累贈淑人常氏神道碑

未禩昏棼嗜仕罔饜頽齡嵫景夜行不休逬逬
不言退言進擊鮮陳臁匪祿弗腆而有毋尸饔
未嘗君之羹逬逬不言養言祿臣以止爲節止
者民其所而不遷也維女子以不遷爲節有貞
臣斯有貞婦無成代終爲婦者取之爲人臣爲
人子而足矣君子以此觀則象焉太史氏曰嗚
呼今天下有甫入仕仕正騰踔鮮迍迴顧慮而
棄官弗居歸而依其母者乎即使筋力踰勸猶
當奮努矍起塗澤鬢鬚牀第病人一息喘屬忍
死需訣輒號於人曰屬有天幸老親眠食粗安
囑我勤瘁王事耳諱老諱疾尤諱親之老且疾
而乃以强仕之子歸而奉其指使之母者則有
萬曆中之靈壽令靈壽令者唐之曹先生也先
生以茂才拔萃升上舍科名可弋獲且年甫三
十有八非閥閱一官時竟頻首請退入翳母故
也蓋先生之母蚤見背于先生之父育子閥斯

辛楚百罹砥先生于有成非祿弗報非亟言祿弗亟報也業爲母祿母病弗任祿易板輿而臥榻非初志也雖日討究牘鈎摘之日詗惡少年窟萑苻者散弭之日諮諏百年利病征徭馬政壖隍厨傳饘餼之日招鳩形雀啄迎風賈什之饑民糜飼之日集佳子弟談說秇文進而明先王之學以董誨之循良治狀冠三輔薦牘二十四上曰蓐徵書下矣愈非初志也竝拂衣歸士



民遮道攀轅躃號震地先生亦揮手低廻比歸子舍服勞於匡牀燀醎之間者二年而節母歿毀瘠瀕殆臥起笄剪者又歷年所甫免喪卽從節母地下矣蓋曹先生之報其母者翳此於是有良配又能以頌道報先生當先生茹哀入地目且瞑顧內人呼看子者再子正呱呱泣也內人拭涕凝思知報先生者不在死正在不死悽風顛雨兀燈布幃母子相倚免水火瘥癘之患

成須糜昇藏是以長育其子報遘閔受侮不毀室取子不休狡追恤其身恐穀雛不足供豨喙傾瓶粟羃酒漿廉吏篋中叅可取而爨也而狺信者稍戢其威孤五歲就外塾必遣老蒼頭與俱慮飽毒手也是以捍衛其子報淸宵課讀凜若嚴傅迨舞象試于郡試于省講肄于游梁書院于玉芝館偕計于燕抑情而莊其顏壯其詞顧雙顒不禁淚漬也長令循例謁爲公車費母



曰子甫稱孝廉以不廉忝先人淸白弁非孝子再拜受教迄於膴仕束身疑處子然是以玉汝于成者報遺孤策名天府冠紳煒然風骨矗峙無論知不知識異日必一代偉人維節母亦心識之始破涕爲笑呼先生之靈而酹之曰吾報君足矣當相從地下毋令貞姑謂筌牀之旁有子無婦遂寢疾數日而逝曹氏一家是父是母是子各以身爲儀世之的而範俗之型也靈壽

身爲循吏翳天子臣也第恨夫絶裾之忍且未有忍於親而繾綣於君者奮身而擲一官爲子堤也正以爲臣址也節母爲人配則代夫爲人母則代父洵異矣尤可異者先生及母之生而歸母不生矣卽與之同死先生之配因先生之死而忍其死以待子旣成進士母無它憾可死矣遂奄然而死生死之際可促而促可嘽而嘽來去若郵修短在手精忱之摯也於以植民秉



彝皇風有妙理焉寧徒家史門牒已哉先生諱三俊字子用以子貴累贈通議大夫右副都御史元配楊氏今稱節母者繼配常也先以貞懿奉
旨表其宅閭累贈得淑人子文衡登萬曆丙辰榜守東郡有戡亂功撫吳有轉輸調度功軾旟所過擬于方叔召虎
聖主思靖區夏方虛左待之今以兵部右侍郎召念兩尊人墓木拱矣礱石于神道而屬詞史氏史氏旣讀其狀與誌與表與夫瞽宗之誦
綸綍之音愾然三嘆有感於出處死生之際焉故凡先生居鄉盛德事曁節母閨閣孝謹事悉置弗論論其大者謂死等耳死而死則鬼之死而生則神之雲旂電掣輜軿儷焉霞裳星爛鑾輴先焉忠邪孝邪貞與節邪是扶輿磅礴之氣騎鯨駕虹排閶闔鞭雷霆此物此志也有神斯有



銘銘曰

紫璇黃壚誰中央眉目燦列精房皇偉猗七尺施冠裳又或髻褘守曲房賴爾體晃含五常不然齒角同豨豨生來婉孌乳哺旁無端世味膏肝腸棹頭長笑違高堂龍鍾白首聲凄涼枯魚卿索餠隙光昊天未報空茫茫百年漫指同穴藏孤兒泣父聲喤喤賢哉仉母開書香星迴日薄風低昂子職渺矣顏夫綱雅詩落盡白華章

明發不寐懷君王誰云將母偃在床欲昭彤管稱共姜衹悲罔極人無良我令采風爰采唐花陰布地垂耳棠經營膂力時方剛青門解綬推歸裝簪衣斑綵紛飄颻母存與存亡亦亡九原紛帨相扶將慈烏有淚悲雛凰感茲孤雁聲慨慷毁室不使鴟鴞張終令乳燕棲雕梁養成彩翮紛從横扶搖出穴摩穹蒼散作彩雲芘八荒靈文羅作經緯芒掃除貙貐㹞天狼文武吉甫憲萬邦爾卿步武維鈞陽三公爰出牛眠岡瀰瀰世澤流圯坱猶覺勲業同紕緌我所貴兮德乃昌于孝婦貞臣勗勤世永仁壽家亦康神斡出入斿鈴鏘戢松嶒巑列兩行穹碑高與鶴表方我銘系之成七襄

墓碑

誥封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晉階大中大夫

原任南寧府知府仁元范公暨配馬恭人

合葬墓碑

今皇帝御極之二年狡夷匪茹直逼郊坰吳橋范公景文方塡撫河南戴星入援茲 旨以河南軍軍涿鹿時虜掠都城而南蹂躪三輔又將飲馬津門阻我饟道涿鹿當畿南之衝匪重臣疇與翼蔽

天子實才景文故有是 命河南兵距躍曲踊挫虜之前鋒亡何復以斬馘奏

天子嘉之念鼙鼓殷闐聲震

諸陵命移軍昌平守昌平二月虜出塞計入援功河南最遂繇中丞拜少司馬駐通州剏設也當中丞投袂出寢門其尊人南寧公在汴城衙舍中丞韎韋跗注不介馬而馳廻睇堂戺間垂白鬖鬖則哽塞嗚嗚不成聲而南寧公迺厲聲告曰

明主不汝鄙夷而假之節旄豈以娛我老人唐汾

陽臨淮宋蘄王鄂王何人斯余平日爲汝談忠
義大節汝眉睫欲萁今敢忘耶吾有子不逌千
古以上人勿復見中丞乃被涕再拜行既行而
南寧公日夜登鈴閣眺望烽煙又壘壘料簡居
守事大河縈帶請藩南芒碭東曹濮皆劇賊與
左道藪蔓且及豫高少鑛徒劚山而穴地盡曲
突憂也羽書騰沓訛言孔多民脊脊思亂中丞
故深慮之居恒討軍實戢奸宄必諮禀南寧公
南寧公第不能治文書延見吏民其於拊循事
心畫而口付匪一日矣中丞去中州征調旁午
而中州宴然則南寧公撫之也既中丞晉司馬
治軍通州軍容草昧隸戲下者多犇北餘燼及
椎埋屠狗客司馬用廉仁喚响而威明震厲之
軍大治南寧公馳三百里抵通州周視壁壘但
聞錞于丁寧聲行頭官帥擲鐸拱稽入幕府庖
湢楲椸宛然僚寮也司馬具橐韃以迎顏色焦



渴言
天子神聖　宗社萬年臣以身備干掫死不恨第
不得晨昏進一箸爲驩語罷泫然南寧公爲一
軒渠曰是乃吾子矣父子間國事視家類如此
蓋余嘗聞於其兩世執友相國高陽孫公舊司
空東郡張公云自司馬弱冠登第李東郡南寧
公滯諸生不許以野蠶一盎絲海渚一蘗餽佐
兩尊人膳㷫惟時聞亭仄疑讞幾何事剪鋤民
蠹幾何人則听然一飽矣比司馬入銓曹挈篋
篚屏伏于門者冠蓋成陰公笑語家人曰若不
聞何尚之事乎彼自媚吏部郎父耳何預吾事
甚有以陽鱎相嘗者唾絕之而帶郭所入挃挃
栗栗筐筥而輸京邸不使淸郎釜塵也
慭皇帝之五年司馬從休沐起典選事時瑞燄方
熾其鄉人在政府者表裏盜弄濁亂官方司馬
一日閱選人姓名齒舌本噴血漬地類中惡者

遂請急歸時南寧在留都豫告所知曰吾有子必不爲貂璫作奉行吏勑家人掃徑以待司馬謝銓政歸公亦以
寢殿事忤中人歸父若子與故人留連詩酒窮日夜相驩毎感憤時事則裂眥拳几案痛惋塡胸司馬之同年同官周忠介公被逆璫逮治曳銀鐺就北寺獄誣贓賕數千公命司馬盡洗其槖百計欲脫之于死時輔忠介行者爲吳中諸生朱祖文言佐其子急鴒原者河橋范太公定典鹿太公寔同志云乃余聞之南通州之父老子弟謂十餘年前有一范倅者用文學飭吏治以烹鮮而布鱣堂之化人稱范夫子今安在又聞之湖州之父老子弟謂十年前有一范別駕者爲湖人輸　上供白鏨無縮額無羨費遺稊滯穗穫穫而歸又爲湖人董山龍華蟲之役厥篚維時而杼柚小蘱有妄男子葉朗生嘯聚羣不逞謀揭竿舉事吳越騷然別駕與其郡長撥腕定計速殲厥魁無使滋蔓卒定大獄鮮雉罹者攝德清攝烏程座未及溫皆有朱邑桐鄉之思別駕一日閉郡齋臥病不出闔郡之人狂走而禁羣望者如孝子之禱其親去則窮窮然如有求弗得也今其人安在又聞之松江之父老子弟謂數年前有范半刺者治水師海上呼餘皇者譁釦動天地朗生餘孽曁長輿之殺賢令者鼠伏萑苻中聞軍聲皆怦怦杵胸買犢恐後淸惠之謦流入吳閶吳閶之人亦時時質余曰此半刺者今安在盖峴首墮淚之碑三地如一口也而又聞之吏于陪京者曁將作之屬言陪京宮闕久不葺奉灑埽者以
奉先時薦爲名議與土木公與之縷數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參个制也羣閹盛氣持之且引逆璫相恫愒卒

不爲動是役也微公且費水衡鉅萬矣採銅于楚江用備鼓鑄臯臬段桃之事蔑不顛悉也畢興不乏而起部積有羸金於是聲價日騰起有南寧太守之擢然公已倦遊竟投牒歸矣公之留而未用與用而窘幅循畔不獲從横滂㴱者盡付之於予予能奉公之訓而昭融光大之澄百辟憲萬邦蔚爲當代寶臣不知者以爲自下而蒸予其土膏也父則蟠枝古柯之食德於地



歲晚而菁葱者也知者以爲繇上而澍父其其雨瑞露也予則仰而承之飽春穌而華擷秋凝而實者也後之作史者勿系以名臣之父而直斷之爲名臣庶乎具人倫者公旣謝南寧弗赴以其子中丞貤　恩即家稱右僉都御史而今猶冠以南寧謂南寧自有貴也公固不慙卿正不必公公固不慚長正不必卿此余竊取之意公諱永年字遐齡薦紳家稱爲仁元先生從遊而稱夫子者不獨一通州而燕趙間又頌之爲佛如倪宮允所聞云少具夙惠三歲能受書其父召客抱置膝上戲謂客試舉五經令誦之若訛一字以大白浮我客無以難十三居父喪柴瘠合禮十五補弟子員辛卯試京兆爲馮文敏公所奇賞名列第九榜畧矣偶緣一二語棄置旋以拔萃齒冑監徐廣園橋旣覃精舉業以餘勇博極羣籍小而赤牘大而豐碑轟碣皆爲詞



家所珍重今司馬文肇秀聳人見而悅之即此小道亦可謂先河後海矣其家世本河内後遷於吳自吳而齊自齊而吳橋從處士公德始德三傳爲南陵尉玉又一傳爲剡城丞鑑鑑生儒官桂桂生累贈奉政大夫南京工部虞衡司郎中汝河以公貴貴也三母俱贈宜人最後宋宜人生公公之俛首一官實欲推恩所生故公神姿高徹醉後吐氣作雲罍狀去冬叛兵過河橋

擬發難、知范太公饒方畧、能教其子作
天子長城、且仰視城上、紫光燭天、若有巨人鼎立
者、旋咋指去去一舍而難作、公未病前數日司
馬在通州壘壘心動連章乞歸、聞公病請益力
疏語酸楚不忍讀
上憫而許之、甫傚裝、訃至矣、易之日猶與親朋陳
劇爲娛、至夜分忽於枕上舉兩手稱接勑旨者
再、遂倐然而化、得年六十有四、配馬恭人具壹



德公在南起部司馬主銓部父子皆與中人左
禍且醞釀恭人宛轉導之歸得免于禍有明哲
風焉、先公七年卒得年五十有八子卽今兵部
左侍郎景文恭人出庶子景貞兩孫玄超玄朗
俱名士卒葬日月并嫁娶詳誌中公訃聞
天子念司馬勞苦功高　予父母祭一壇　命有
司治塋如例司馬乃以壬申七月朔合窆于
賜阡而屬端尹氏希孟銘其壙壯之石銘曰

神皇御寓王會闢叄茲小醜騰烽煙天遣申甫作
屛宣、維彼申甫承源困范燮范筍相後先華堂
傑構嵣楣簷湛盧小試光燭天、荆銅在冶時烹
煎霜鋒華鍔胎龍泉、輕裘緩帶東山巔、捷書破
賊奔符堅爰加七箸樂便便潞水提師捍幽燕
心膂上佐擁臂肩勞臣時諷陟岵篇蠨蛸町畽
白雲邊嚙指抱痛泣洏漣歸來秖見女手卷父
視巳瞑兒心燔驚聞　黼座亦悽然　榮哀備



禮加豆籩峨峨封坎高祈連靜琴貿案同千年
端尹載筆刊貞珉臣忠子孝民彝全家綿國永
無崩騫

棘門集卷之一終

棘門集卷之二

目次

墓表

原任文林郎福建道監察御史　誥贈中
順大夫太僕寺少卿啟新錢公墓表
勑封文林郎福建道監察御史南亭張公
墓表
勑封登仕佐郎京衛武學教授雲陽施公



墓表
陸隱君文近先生墓表
墓碣
淮府左長史左泉何公墓碣

目次畢

棘門集卷之二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墓表

原任文林郎福建道監察御史　誥贈中
順大夫太僕寺少卿啟新錢公墓表

錢公之埸也有奇窩逋客自誌業已納壙中吉水鄒先生復系之銘矣是時
顯皇帝在位諸逐臣槩不錄留爲



聖子
神孫紹庭首事公遂以舊御史終天啟二年用鄒先生及諸公言凡以　國本譴逐者存則不次擢用埸者優數階於是先生得晉太僕寺少卿予祭一壇先生之子春亦嘗以御史昌言牴權貴出叅外藩近得　召用亦太僕寺少卿旌忠褒直哀死榮生一門兩世載錫之光而前後官閥巧相符又一奇也太僕公念　主恩重不

可不揭之以貢隧道屬我史臣書其事夫公之可書者無如　國本一疏謂自古人君未有以天下之本爲戲如綸如綍乃展轉靡定如此者一人言及即曰此激擾也改遲一年屆期而又有一人言及又曰此激擾也復遲二三年必使天下無一人敢言庶得委曲遷延以全其昵愛之私語揣摩多中且齒及椒掖　上嚛之姑寢弗報踰四月杖孟給事養浩以公疏與給事疏



同指并褫公官爲編氓則公去國之繇也若其遇事憤激侃侃發抒惡持斧之使包匭恣入谿壑罔饜亡以風厲下僚而反教之貪頁　陛下任使則有糾舉江西按臣祝大舟疏惡秉國成者實有總攬之權迕迕駕　明旨以箝衆口使嘉言路塞直臣道消科名私及子弟餽謁遍滿長安則有敬陳論相大義一疏念邊陲孔棘動需干城而使過之典明王所不廢則有請釋李

材疏河西敗衄樞管之臣茫無成筭而徒與言官爭是非則有糸兵部侍郎許守謙疏墨令狼籍載道司府大吏容隱爲奸則有訪問貪官疏其它疏不勝舉至崇祀一疏所推擇爲文毅文恭兩羅公布衣陳真晟學正曹端尊獎名儒紹明理學公所托寄在是矣自黌謁歸葺毘陵先賢祠即其旁搆經正堂與遠近賢士大夫考德問業其中是時椒蘭臭味過從靡間者在同邑



則今大宗伯孫公贈尚寶丞薛公在錫山則贈太常少卿贈尚寶丞兩顧公今少司寇高公前光祿少卿劉公贈光祿少卿安公在金沙則贈光祿少卿于公在雲陽則贈太常少卿姜公講席雲蒸擬于河汾鵞湖之盛而公與顧奉常實爲尸盟奉常之學大公獨高奉常救世之衷苦公持世嚴

定陵末年謠諑競起羣鋒衆簇攢集于東林公出

而與諸君子萃處于講堂之上辭氣斬如也於
行藏誹譽之關廓如也讀書研理愈邃而著述
亦愈積黽畫類也取其黽勉亡息之義則有黽
記尋洙泗之脉以瀹其流而堤其泛潰則有源
滙編睠顧宗國觸事痗心竊取考亭之法備
神廟一朝信史則有邸抄其於易自田何而下亡
所不披晰而澄心冥契所得於靜悟爲多則有
像象管見有象抄有範衍圖書象數變通之妙



秦漢以來鮮知者邵堯夫聰明蓋世然得李之
才秘授而後能窮其奥如公無師之智不傳之
習究其所得略與堯夫等其寄窩逋客自誌亦
髣髴安樂窩遺韻焉堯夫之將歾也先語君實
吾欲觀化一巡又題一詩有客問年幾何六十
有七歲之句公先期營窀穸刻期八月竣事又
以掘地得錢兆在庚戌遂賦詩曰庚戌年逢月
易逢今年九月便相衝又曰月朔初逢庚戌令
夫行應不再次且至月圓後戌行亦須曉藏獲
無爽昔人謂邵子觀天地運化陰陽消長以達
乎萬物之變然後頹然其順浩然其歸繼之者
其公乎然邵子生平不立朝惟以巢由外臣爲
康濟自身之計視公則異地矣公通籍
神宗之世始而姤繼而蹇程伯淳朱仲晦之遘遇
公互有之伯淳爲監察御史裏行惟積誠感悟
不欲掇拾短長其所値爲王介甫猶可以道理

[illegible]集　卷之二

規諷然未嘗不面折之仲晦在外則鞫治大吏
在內則力詆時相夫豈得已公所遇固非韓平
原而唐仲友王淮之徒不乏也即伯淳處此能
養其鋒稜不試哉自公歸田後朝事屢變而黨
人之禁愈烈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其禍擬
於南宋惟公能以天山之遯自免而同志諸君
受齮齕者十八九矣
英明嗣服萬類維新跧伏者進竄謫者庸幸國脉

醲厚同心僇力可望太平猶異於宋之嘉定使
公在當筵得利見之爻爲羣龍先路而今已矣
公嘗言天下事一人爲不若衆人爲夫與公共
爲天下事者孰如公之子今太僕公行出而大
用于世公之靈尚式憑哉公生平好獎與後進
其以壬子冬侍公于經正堂負牆終日受誨孔
多卽不敢言尭夫之於歐陽棐然其不見棄於
有道久矣故標其大節垂於麗牲之石使世之
君子過而式焉公諱一本字國端别號畝新先
生常州武進人登萬曆癸未進士始爲盧陵令
著循吏聲今猶俎豆學宮比桐鄉之朱邑云其
世系生卒子姓具在鄒先生誌及雲杜李先生
傳中

勅封文林郎福建道監察御史南亭張公

墓表

記不云乎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故自
十年就外傳至四十始仕其間皆師爲之蛾術
也呻其佔畢昔賢所唏羣子弟而受佔畢之教
者孰遺之漢儒以覊丱不就師傳咎厥父若不
問孰何而委身北面虛美薰心惟梯榮獵進是
亟位躋崇巒而名墜深谷師咎也鄭父咎也故
有名師而後有名士有名臣又必有名父而後
有名師當
定陵之季以文章節誼稱士林斗杓絳幃之士鵠
冠而皀趨盛比圜橋在吳有顧端文高忠憲豫
章有鄒忠介關隴有馮恭定而燕趙之間有趙
忠毅然端文諸公登壇振鐸獨以維絕學彰士
軌爲本諸生時菁英磬帨之業踰津委筏舍旃
弗談名人師不名經師惟趙忠毅公夙以經生
義妙天下抽簪既久結習未忘幃中弟子時奏
一義鏄之薅之又時以蒸雲霆雨之氣抒吐毫
端使從遊者如百川之學海而分其餘潤以雄

長滬瀆故忠毅所裁成者功最鉅得人最緐凡子弟之苕發頴豎者莫不願得之以爲師而世之盲父兄不知也惟父兄之賢者知之吾以此企服張公公之子侍御君之問業于忠毅也名在賢書久矣連上春官不售郯墟蕭寺哦咏聲與清磬疎鐘相低昻邦君大夫時覓孝廉船而終不下徐孺之榻不發魯連之矢可謂崙且苦邅迍回猶故公進而命之曰得毋造閉門之車與輪欲其幔爾而下迆也輻欲其掔爾而纖也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夫趙先生今之國工也至若幬之廉蚤之正取諸易直而矩其陰陽則文也而進於道於是侍御君挾册遊於趙先生先生愛其才而重其爲名父之子也闢家塾延之命其子清衡劄研田而菑其書倉而餔如是累年而侍御君果擢上第其文懸國門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以此成名

進士又四年而逆璫亂天下趙先生首嬰其毒至以冢卿戍絕徼不獲生還天下傷之而侍御君卒能白諸寃狀言羣小一手障天必欲使楊左不爲忠臣鄒趙盡屬邪黨是時

聖明御極未久羣邪蟻結尚欲祖述逆璫之政以鄒趙爲黨魁雖众正滿朝未敢訟言之自侍御疏出存坳吐氣而言黨者漸熄人謂此疏頗有廓清之功以此成名御史夫學問之與世運等也學問不殖則落世運不泰則否惟趙先生教之惟侍御君用之其使趙先生得施其教而侍御君得收其用者非南亭公之力伊誰力哉不者恒山以西太行以北衛庠黨庠櫛比相望不遠數百里負笈而就正于四十年前之陳人其人方爲時貴所憎號其徒者雖衿韋中餘波濺及盡人可師何必是而慨然以佳兒付之願得正人爲之依歸而與之同出處同禍福其生也

服其教而輔其功其坊也闡其志而似續其所未盡可因可宗此所謂以名父得名師而成其爲名士爲名臣者與南亭公於是高人數等矣忠毅公被放歸侍御君以使署休沐里門間行視之于鄗上惟南亭公命既編伍代州時遣人齎糗粻視之于代州亦惟南亭公命謂公俠烈男子不繇險夷岐覩猶淺之乎眎公公蓋於草野中秉人倫之鑒故能曙貞衰決避就忠毅公



存坊知已滿天下如公者非其一人與乃侍御之狀公也言公嬰年悼父事母生盡養死盡哀母有疏族一人推母之愛愛之其克恭也析父之遺產則讓析母之遺奩則又讓以兄子雀鼠之釁捐數屢而不恤伯氏客死逆其喪而歸答牀既厝不私其橐中一緡有孤女擇人字之仲氏多酒過詬誶相加笑而受焉又爲之調其喜愠籌其緩急如護嬰兒不使知也垂老不克舉火緊公是藉爰迨其子若孫性倜儻自喜不屑屑米鹽中歲蕭瑟爨無欲清栩然適也侍御君捷鄉闈有司具綽楔費割以貽所親侍御君緣此益廣行其德侍御有座師坊父子設位以祭業師坊而侍御方應公車公親祝飯含猶師也喜排難解紛民間有疾苦邀諸薦紳昌言當路一方頼焉念糟糠戾屡中道棄捐終身不載續此所謂積習名教德行堂堂者乎惟賔朋讌會



聲伎不廢遐勝盤桓有九老之風焉出入無籃輿挾奚奴一二人逆來邨郭時漸屆八十矣與客戲賭徒步行三十里又能躍馬而馳侍御君有按閩之役念公春秋高婉戀未發公高唫仗劒樽酒之句以壯其行竣事歸雖抱微疴仍送之郊坰不意奄忽長逝致侍御以不聞皐復爲痛然自使署躋臺班再貤

思典銀緋被躬鄉里驚豔閭百餘年來父以子貴

自公始五福具臻四方矜式亦可徵天道報施
矣然皆吉人之常享未足以警瞶聾砭流俗且
以侍御之立　朝掊奸宄則霜滿秋旻揚忠藎
則葭飛冬夜續善脈于赭衣碧血之餘發天光
于黃霾黑霧之下昔日俊及諸賢忠毅寔爲領
褎茲時舞儀羣彦侍御湛作啟山人知鼉鼓振
起之盛寧知鱣堂聚會之源非是父是子相與
有成者乎不然而投鶚卵于越雞付松栢于培



嶁雖有九霄之質僅止榆枋千常之姿化爲臃
腫此人材所以折於方長而　國事靡于弱喪
也借義方於易子如張公者可以風哉余故略
其衆懿弗晰而獨表其鉅者公諱致道別號南
亭先世家太原高祖以下遂爲平定人累封爲
文林郎福建道監察御史子三讓其季也成天
啟壬戌進士洊歷今官門閥婚娶詳在誌狀中
　勑封登仕佐郎京衞武學教授雲陽施公

墓表

希孟身居吳門去粱谿百里而近自少時即聞
太僕勵菴施先生束身醇謹寬然君子也倖與
太僕公之孫泰先同籍舉進士泰先溫文懿孅
如瑤林玉樹祥風紛灑而狂飈奔湍之中屹然
有以自存希孟最心折之而泰先原本家世手
籍其式穀之訓圖不朽其先子則曰夫徵也兢
兢砥躬矢節以上不負



主恩下不至貫越其祖武徵則安能緊先子之教
也當王父遊宦兩都惟先子在侍伺飲食拭筦
篚王父暨王母賴先子破其旅懷而喜可知也
王父既抽簪歸凡花茵月席山巔水涯以至風
雨晦冥蕭條落寞之際先子必奉酒挈茗椀以
從或洗酦更酌或挑燈申語即偶值罄乏酒貰
蕭然逡逡趨[illegible]母家時恐不給而黽勉有無不
使高堂知王[illegible]有先子可以忘寂可以忘愁可

以忘客可以忘貧而又喜可知也王母滯末疾十餘年則顧天而呼寢不怡食不飽者亦十餘年當大故躃踊過禮王父素矍鑠無病狀但瞀其對客或獨坐微作呻唫聲先子怦怦心動也所以娛侍之倍至名醫良藥先事而戒至壬戌三月王父謝世而先子哀號毀瘠幾滅性矣從兹咄咄徬徨歡悰盡絕愁悴惋恨以殞其身此先子之以孝教也奉兩世父如奉王父奉諸姑



如兩世父有姊之喪哭盡哀喪其姊以及其姊之失猶姊也姊之子與兄之子有以科名奮者有備員子衿者喜極不自持猶子也當其屢舉不育也王母以一女孫屬撫焉其少而憐惜之笄而資遣之不幸蚤夭而痛悼之猶女也此先子之以友于均愛教也王父雖躋九列家猶寒畯也先子更不問家人產食指愈繁生計亦愈窘帶郭之田不登一頃而所規規自畫者曰家

大夫之坊表在卽品貧勿墮也有以苞壍來者却之如却敵一日不戒于火靡有孑遺垂手而謀數歷益以婚嫁之累拮据良苦終不用此貶節徼既登仕版治兹土者有司李炅公邑令任公劉公人謂年家諸父行不妨偶作陽鱎笑而謝之曰年誼以敦世好也相成之謂何自通名外無私謁焉此先子之以清白教也待宗鄰無所不厚聞人緩急惟力是視下至臧獲厮養彈



壓不少借而曲容其小過毋誠之曰若輩辜于我可恕也辜于人不可恕也門除內外胥化而爲萬石君家此先子之以仁恕教也生而簡樸自耳裘馬聲伎泊無所近蹤躃項背間莫辨其爲名卿子內鮮姬侍外絕孌童見博徒酒豪驚而避之所暱就必有道端人與會所寄聊借花竹琴書時一陶寫而已此先子之以寧靜澹泊教也若徽之少也掃家塾邀致名士而正皐比

焉此其以師教自學爲文得一佳句則喜否則賜譙讓至累日于邑不懽此其以勤學教徵東髮受書卽諄諄誨之曰科第自若曹分内事耳士以立身爲本立身以名節忠義爲本又曰吾輩當隨分何必多營多營則多求多求則多辱旣捷南宫則勉以致身伊始行已與人寧愼毋忍至辛酉小峫更好言慰藉曰此動忍資也補京衞復手書戒勉曰好爲之前路甚寬孺子但



思自勵耳易簀之日寄語長安惟以儆好人爲囑手握其孫勉之讀書上進而已此其以提命教也凡泰先所叙述者以此而又痛其醫藥之不親于口也含歛之不親于手也

封章弔錫矣不及捧紫泥以進而太僕公身後

褒卹宗祀兩鉅典孝子所日夕往來厪懷以轉付之慈孫者行觀厥成而又不及待也於是悄然以悲慼然以思潸然淚落浸濡毫楮之間而弗可收使讀者豔其家世父子祖孫之盛而稍惜其榮哀之未備烏知公之教已行公之志已愜已遂矣奉其身教則淬勵于身孝友于家恪恭于一官澍澤于一方奉其言教教之文而文成教之行而行成若必竢宦成而後名立者淺之乎小夫之見哉姚希孟曰今天下所號爲驕人者有二少而托美蔭于父曰公子老而食晚福于子曰封大夫王謝子弟風流聯帶人猶以烏



衣習氣少之不才者竄入五陵之籍杭糟丘而逐粉隊烏知詩書禮讓哉至其身不克自振而徼庇後昆日暮途遠倒行而逆施之以三尺面甲覥當路之顏色而不知恥以毒唆潛食里閈而饜其老饕所見比比是也施先生綦有其遇而上不希喬松之芘下不羨桑榆之收席前盛既虞其後收後効又念其前惕惕焉借陵轢憑藉之資以自儆并儆我後人而烏知其相儆者

敬承恒于斯啟佑恒于斯哉則天之壽公一身有限而壽公于作述之會者正未可量矣公諱學海字　別號雲陽自南宋以來代隱于醫太僕公諱策是爲公父而與希孟同舉進士者名元徵爲公之子公坳而公得補封登仕佐郎京衛武學教授如元徵官葢于大池山之麓與太僕公墓鬱鬱相望亦公遺志也生卒年月門閥嫁娶具誌狀中不復述而獨揭其家教之一



二使下車而式拜者知施太僕身後有是父是子云

陸隱君文近先生墓表

文近先生故以文學顯今稱隱君者已謝諸生而隱也人謂先生之隱也以畫隱以翰墨隱夫工於畫及翰墨者固不乏人何世之饒隱也余小子爲之論只曰如陸先生斯不媿隱矣當正嘉間待詔文先生名動天下薄海內外聞其風而宗之人知其爲文雅宗不知其爲禮法之宗也凡遊于待詔先生之門分其風流藻釆以自潤者其人多磊砢介特不屑屑獻酬羣心與流俗低昂而孤騫遐舉脩然埃壒之外者則符卿陸公其爲待詔後人而恪守先代典刑以繩祖武者則余外王父衛輝公文近先生者符卿公子而衛輝公壻也兩公既相與爲婚姻先生入侍符卿公見其出處之際齗齗如也庭以內闃



寂如也出侍衛輝公又見家居若朝典而笑聲有壇宇生而習焉少成若性矣符卿公用春秋掇上第先生世一經補弟子員三試棘闈不售北遊都門攬京華之槩年家李駕部欲爲治槖裝弗應返至齊魯謁岱宗登日觀峰而歸歸則屏去子衿製蕙帶蓉裳爲終隱之計其標格清聳脩然飄舉望而知爲冥鴻野鶴獨與余從母最相諧又相莊也喻糜丹青之暇進而舉齊眉

之案夏揮箑冬倚爐餐菊烹葵蒸藜煨芋相對共飽余時時過從起居團坐斗室出果餌飼余宛然家人樂也問餅罍幾何小美則焉一伏雌招親朋爲驩偶緩急不時憂頷不至眉宇第拂絹素作林巒數幀溪容樹態甫落指端而朱提白粲充斥困窶更自適矣嘗歲晏不舉火摹待詔積雪圖售之得五金却其大半曰此贗耳不汝詒也一日登天平賦遺金一纍指同行者同



行者攫而爭先生微哂而已在都門時同舍有失金者去數月得之藥籠中亟緘寄之其長者行多如此衞輝公重葺衡山草堂日偃憩其中先生無三日不至至則爐香茗椀淸言移晷或追隨杖屨縱步城中蘭若時棹輕橈夷猶武丘楞伽間花晨月夕有遊必同偶得一佳味必邀致衞輝公弁其往還故交如顧祖辰兄弟與吾輩親昵三四人爲午飧冰絲玉肪盤匜豐潔已而集日未崦嵫而散不襲炬卜夜此先輩風範余所見惟外王父與先生家而爲二外王父沒獨先生守之不變即偶赴它讌一見燭跋驚走矣近代以書畫名者多厚自標置先生於八法及荊關以下無所不規彷至其臨摹待詔可謂奪骨印髓而隨觸隨應殫厥工巧不作枯寂數筆示貴不綴延旬月示難不故爲驚蛇斷蚓嗆呀嗟㦒示幻故人多樂求之而聲價亦以此未



甚蠹涓建牙重臣下逮邦君守相以筆札請者未嘗不予事後終無所造請先生生平無峻異事亦不欲以嚴冷忤世然一切流俗所趨如酣歌達曙酒飲沉宵與夫猥薄少年譸張詼𧦬飆馳電逐者見之蹙額攢眉瞬息周旋若履針芒當此滔滔滿目湍瀾奔潰夫豈無疲衰僨之筋骨以娟兒豎塗支離之面貌以入歡場擲先世之型範以避固陋忍隱情之所苦以博通尚者

而寧迂毋達寧膠毋脂如先生者當世寧復多得至吳中尤難言之哉姚希孟曰余生也晩於吳中諸高士罕所得覯獨交于張伯起王百穀兩先生耳張先生夸脩自許稍留連聲伎王先生道廣然降志論交有委蛇之風焉使文近先生者掞詞摛藻與諸君馳騁上下寧無小讓然其觚而不刓硜而不敓於名父賢舅兩有所肖而衍禮法之一綫以維澆頹其在斯人乎希孟固心儀先生而奉之爲典刑者不獨以母黨尊屬也今表先生使先生不亡則典刑亦猶未亡也夫先生諱士仁字文近別號承湖生卒世系與同宮允及從母舅廣明狀中有姊能文章適趙隱君頤光結廬墓旁入山不出云



墓碣

淮府左長史左泉何公墓碣

萬曆二十一年某月日淮府左史何公卒後十五年而遺孤某等葬公于覆釜山之新阡礱石爲碣屬希孟銘其陽石高可四尺方其趾規其顛古五品以下制也左史視漢諸侯相於法得碑柳氏所謂秩不充階降而從碣禮與公力學嗜古喜讀經世書兵農鹽屯河漕水利靡所不研晰爲諸生值島夷亂部署里中兒宵軍之斬三夷頭夷大驚遁去代其兄崇城聞一夕登登聲則百堵具矣嘗從唐中丞順之射于廢圃中丞發羽逆風如呌梟公是時意氣横厲視天下事無不可爲乃一登鄉書困踣春官謁選令平陽治行最高僅從次遷入緹帥幕亡何又以細故忤時宰竟授朱邸罷初爲令有所感憤弔古仰天唏嘘則有祭瑞安卓忠貞文在南都追憶舊遊豪雋之士如劉黃裳華策振武軍變歷歷如畫則有燕磯遊記既脫簪家居故人願爲推轂者借畿南水田事諮焉公謝不可而稍稍推

廣徐尚璽之説爲田邊地之議四田内地之議
四田畿南之議三以答故人遠問則有復趙少
宰書若宅人所論次者築凰浦埭功最鉅爲平
陽百禩利則有東嘉侯一元凰浦埭碑繕治海
溢罷水陸轉輸所興除不可殫計平陽民尸而
祝之則有百歳老人林某遺愛碑佐南錦衣亦
自有建白不傳舍一官至若生平孝友大節磬
其槖緩急人無所問致身本末事事偉杰可觀



則有季子泓所爲狀及錢太史謙益誌妻先生
堅傳乃希孟手其遺事未嘗不掩卷三嘆也論
世者謂天生才與國家用人相表裏　明興自
宣正以後尚倚重甲科凡襄時戡亂舉舉鉅公
皆甲科起家蒼顏華髮老于公車者無論旁人
目笑之其氣亦頽落不振矣以觀於何公又何
侃侃發舒也筮爲平陽令郎觽時相平反輕重
囚千餘人獨於儲餉之法奉行最謹登額爲省
冠被帑金之　賜駸駸破格嚮用矣庚辰入討
主爵者頗物色之鄉人欲爲道地得臺郎公拒
之過峻竟用常調它日左遷王臣亦以此嗚呼
江陵用事功令嚴明獨鰲驎同皁況後之人邪
然自公令平陽而平陽日腴公之家乃日瘠矣
晩年一圖一編或托之竹肉以自娯志可悲也
公諱鈁字子宣爵里世系詳誌狀中希孟爲書
其碣而綴以詞曰



國有大故粲若列眉紛則蒙茸或主河渠或治
塍澮或詰兵戎詎乏尚官簡書煌煌如詔贅聲
有東海臣位不副才下大夫終夷攷生平緯武
經文蟠錯心胸南夷入訌環海而軍莫攖其鋒
戢云監儒鹹彼戎醜凱鼓逢逢治有鳳埭沸流
溯湃嚙堤而通廼利用礎孔阜孔固如垣如墉
承平骫骳卒稔于驕脫巾洶洶議蠲厥魁撤爾
蜂屯毋成蟊蝝田彼畿南厥土黒墳抱甕鮮功

議引議陂議級而升泉流迺充矢謨章章是訓
是行利賴罔窮臚舉數端可詢可考可兵可農
漆室有嘖痔事痗疚憂心忡忡天聽轉高才或
匪才見斗日中我思才臣備邊行河作帝棟隆
起公九京庶曰可哉生胡弗庸有銘其陽永厥
聲施以代景鐘

棘門集卷之二終

棘門集卷之三

目次


墓誌銘

聖裔六十四代襲封衍聖公龍宇孔公暨配張氏合葬墓誌銘

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趙忠毅公墓誌銘

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詹事府事復齋劉先生墓誌銘 代作

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中山蔡先生墓誌銘

中議大夫巡撫四川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聚垣喬公墓誌銘

徵仕郎翰林院簡討武雙倪公墓誌銘


目次畢



棘門集卷之三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墓誌銘

聖裔六十四代襲封衍聖公龍宇孔公暨配張氏合葬墓誌銘

山頹木壞而後趨庭之教爰及文孫迨子上子高子順子魚之屬抱厥心矩守而弗替所謂洙泗之間斷斷如也漢高帝封子魚之弟騰爲奉祀君其子忠爲褒城侯然以博士世不世侯至孔次孺以大中大夫授太子經爵關內侯侯關內三世仍褒城後復爲褒亭至奉聖崇聖紹聖褒聖代有互更周大象二年稱鄒國公唐玄宗仍其公號而系曰文宣其稱衍聖公則宋至和二年封宗愿始也繇宋迄今無改其世爵而賢者漢有均六朝有鮮有乘六季有仁玉宋有宜金元有總有思晦勝國有克堅克堅歷官禁近

至國子祭酒我
高皇帝待以三恪禮子希學首朝京師蒙　顧問
自希學八傳而至公　先聖六十四世孫也諱
尚賢字象之別號龍宇父貞幹母張氏感異夢
生公生卽敏慧汎覽經史輒成誦晨昏定省準
內則行之
世廟三十五年襲公爵居恒自矢遠不負祖訓上
不負國恩下不負所學　累朝祿賜擬于徹侯

而逡逡屏去聲色澹若寒畯與人交推誠待之
情恕理遣多長者之風事
三朝兩遇
臨雝盛典皆以　特召至領奉璋峩峩之班
神宗嘗諭侍臣曰此聖人後也當賓禮遇之　命
坐賜茶纓紳交美焉留京師賜第不聽歸惟杜
門讀書而已腹笥賅洽叩之若鏞鏜朝章國憲
當事者時一取衷焉研思聖學以明明德爲宗

毋語人曰心體本自湛然習氣蒙之憧憧四出
惟以明還明朗若初體則學之能事畢矣外而
事業千流萬派總發源於此暢其旨者惟王文
成其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本無不明也有善有
惡意之動明或流於不明也知善知惡是良知
明自常明也爲善去惡是格物以明還明也聞
者爲之憬悟於戲此豈徒衣租食稅守先世烝
嘗而於見聞之統茫無津梁者哉余攷　先聖

之後以旁系亢宗者風槩有文舉淹雅有德璋
至唐之憲公爲貞觀名臣圖像凌煙宋龍圖學
士正色立朝人主嘉其忠一則因乘輿幸學講
孝經上釋奠頌一則治兗三年化被齊魯斯文
未喪職在後人皆能發五德之光壯兩楹之色
若慕劾貂冠蟬翼與五侯七貴豪侈相高出而
鞲拳蹴蹋擊鮮陳伎居然魏其平陽也入而駿
奔俎豆問誰氏之子孫有不踽然汗浹愧入地

之無從哉如公者其於羹牆堂與未知何如然
能讀其遺書尋牖光隙釆以仰承中天之照則
凡　聖德遐蔭　天寵昭萼厥幾當之無愧乎
公以天啟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歿于邸第距
其生爲嘉靖某年七月初四日得壽七十有一
訃聞
上予祭九壇益以聞喪一壇遣禮部尚書治事中
書舍人護靈輀行人董兆域榮哀備焉公始娶



嚴氏繼張氏子二人皆張氏出長胤椿　欽賜
冠帶未襲爵而卒聘殷氏次胤桂翰林院五經
博士亦先卒聘王氏今以從弟之子胤植爲後
襲封衍聖公女二人長適泰興王長子次適東
原王長子襲公爵者卜以崇禎四年六月某日
奉張夫人柩與公合葬于孔林之次而走書屬
銘余爲銘曰
聖道輝輝麗日月子孫千姓紛羅列何必一氏稱
後哲統承先世稽宗牒明禋代守歆蠲潔以茲
累代箕裘接三恪不與羣工頡頏裾罔敢相踰
越更老之席芳醴設爰思得姓區類別至聖苗
裔尊無埒獨有眞性洪濛結此性直與三才揭
皃藏鬃髮成馬鬣檜栢陰森護丹穴神何遊兮
朝帝闕更有紹庭宜降陟

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趙忠毅公

墓誌銘



周禮六官先太宰帥其屬掌邦治八柄詔王曰
予曰奪予奪既行賢奸攸辨即小宰六廉弊羣
吏可以障溯湃橫流之運而挽之平可以持銕
炭低昂之情而收之一權斯尊已前此以天官
郎游陟冢卿克稱厥任者平湖陸莊簡公爲最
陸公機敏而用圓以濟其挖搏之用雖嘗以典
選被譴暨正統均高朗令終近而高邑趙公以
直方行之其快人意也如溽暑蘊隆涼風驟雨

颯然而至其迅捷也如萬石之弩猝逢其機崇墉崩裂鬼神避路故始以謠諑去位晚年流離戍死骨肉參夷大臣被禍之烈者如公罕覯矣公以萬曆甲戌成進士授汝寧推官稱廉平爲要人所齕僅得戶部江陵相臥病朝士徧走羣望公與顧公憲成姜公士昌輩戒勿往仍爲祀事詩曰二豎能憂國千官爲祝年傳播人口江陵劾以輿望入銓司某太宰挾私意欲糾丁侍



御此呂公洩之於王給事士性爲太宰所嗛引疾歸後起家主選司事太宰陳恭介公一日問公曰不斂多過何以教之公曰人惟清靜安得有過太宰曰是謂我不任事也卽用海公瑞何公以尚因以謝公丁內艱服闋除稽勳副郎遷文選有剖露良心直陳時務疏所抨擊數人皆月旦所弗許一給事起而捄之朝論多助公而公復引疾歸後陸莊簡將去國特起公田間貽

手書招之公爲之命駕因覆疏闕職掌與新建相公相左

神廟二十一年廷臣當大計孫淸簡公任冢宰公司考功先是政府三公各有所庇太倉庇一館職蘭溪新建各庇一臺臣後俱不免蘭溪之介弟亦在察中閣銓相水火省臺之長預計事者公揣其非同志恐撓成事不盡使之知惟總憲李敏肅公及僉院王恭介公時相諮諏榜出諸



失職喪朋者思搆釁而動而省臺恥不預聞也首糾虞稽勳淳熙以辱吏部又公所惜其才而寬之者爲職方楊于庭東征贊畫袁黃三政府故擬　旨留用待某給事疏上而冢卿奪俸公外謫矣聞公主計時靜坐篝燈精心衆酌有蟲集于耳蘭成而不自覺援筆註考嚴于要津而寬于散秩遇一權勢姓名奮腕乙之輒浮一大白自賞曰非趙某孰敢去此人是時所黜吳人

頗多而吳人皆以爲愜子衿中稍有識者亦喜
相告朝士惜公去交章留公比總憲疏上轉重
公譴遂以削籍行於是僉院王公㒷通政魏公
允貞大理少卿曾公乾亨吏部顧公憲成輩十
數君子各具疏申捄有叙其無私者曰都給事
中某考功郎南星姻家也吏部主事某尚書鏕
之甥也讀至此人皆拱手縮舌而忮者未已小
臣相繼放逐大寮亦多引疾去善類一空後二
十八年



先帝登極郎家擢太常少卿左通政尋晉太常卿
未赴明年工部侍郎闕太宰涇陽張公欲授金
沙某署選闕公順昌留以待公又福清蒲州吉
水芮城諸公卮書勸駕公勉爲一出旋總西臺
又明年癸亥押主京察事去癸巳閱五察矣太
宰多遲迴瞻顧公作四凶議以堅其意所鋤去
略與癸巳等整起臺祠遷撫按報　命自屬吏

而鄉紳有濫薦牘者糾彈若而人人多震悚考
功郎徐大相以覆薛君采郵典事鐫級出之外
公力救之亡何代涇陽爲冢宰奮力仔肩以澄
清爲已任謂長安交際殷煩士大夫朝氣皆疲
于應酬亭午入署慠慠不支矣請以全力盡職
業率子部大夫昧爽入署以爲常又欲廉巡撫
之賢者與郡邑循吏皆久任銓司如考功文選
亦不得皇皇遷擢官評報部多循故事以甲冗



及椎魯寡援者一二人塞白使貪暴漏網嘉與
天下浣濯此習逆時八品官移封父母有例請
下逮九品疏滌選法幕官以下皆區畫鼓舞以
盡其用約束森列人頗樂從至再剖良心疏與
三十年前一疏自相喁答謂簠簋濫則彈壓輕
戒上官毋入守令貢獻又知從來典選者竿牘
盈箱臺省至雄貴遏銓郎多望塵磬折刺刺耳
語嚴飭諸司毋狥一切請托有挾而求者白其

事一給事咴重賄代貲郎求醝司卽以貲郎置
朱邸出給事外藩人始脊脊稱厲又因推陞一
司李移郡丞一令得諸侯相庚骸詫矣其用人
也御史大夫孫公坊用門人梁谿高公以少司
寇代之不以門牆引嫌佐憲者必楊應山左皖
城領諫垣臺班者必魏嘉善袁武定攫而弗得
者或悵悵積薪或以爲取諸其懷中而與之謗
讟繁滋前後司屬極一時之選故事銓曹重行



輩序若魚貫若以副郎入躐主政上輒費周旋
公從人望用鄒新昌緜兵部郎調而江右一銓
部尚在事一省兩銓尤爲翎格又不與江右臺
省謀獨二三同志決之江右之臺省聚而譁響
所謂取諸懷中者借它事相構尒一僉院一吏
垣而難端作矣又有旁起佐鬭者公出疏駁之
應山二十四罪之疏適以是時上先是逆閹知
公爲海內第一流須意皈逆公總憲時聞於

上前亟稱其任事一日囑其甥應星介同事某中
翰贄于公公麾去又嘗同坐弘政門選通尒公
正語曰
主上沖年內外臣子各努力爲善瑺墨然怒形於
色應山疏入不行公遂杜門乞歸南樂相者其
父允貞曾爲公白考功事與公同好也公素以
通家子畜故相無少假相以同姓嚴事閹倖致
撰席公畜之愈峻或納賄肆關說執不可一日



踵門請見門者曰休矣將脫幘而寢相怒曰擯
我耶人可擯相公尊未可擯也積恨入骨與閹
比而謀齒公御史大夫高公發崔呈秀狠籍狀
公議戍之呈秀蒼黃走閹所叩頭請命言不去
某某我兩人未知死所適晉撫缺公以淸譽推
安福謝公它垂涎者不與南樂嗾其私人上疏
謂謝以吏垣師故得之於是署選夏副郞與吏
垣同鐫逐公亦乞骸行矣繼逐者御史大夫高

公以公門人去首揆蒲州公以拺公去一時名
賢辭春明者蹇衞相望日必數人踰年而國遂
空諸小人乃取公素所顯斥及諸君子抨擊者
分布要地作逆閹爪牙首用其御史言興詔獄
周内掛網以賕誣公行撫按鞫訊當事者方藉
事劾首功辱公訟庭子凊衡外孫王鍾龐皆遭
痡捶衔楊于市觀者潸潸如雨幸錢太史士升
貽書蔡守官治得護持力坐賕一萬四千金追



呼甚急六世之業終朝如洗僅充十之一非親
知故人醵金爲助清衡且敲朴死矣讞上公以
耄年得收贖　中旨弗許讁戍代州清衡得莊
浪鍾龐永昌纍纍並發坐短轅携殘書一篋自
隨執鍾龐手仰天祝曰汝兩人往戍所宜閉門
讀書彼蒼不終憒憒也至代僦居一小樓顔曰
吉祥又埽除土室顔曰味檗齋日夕開卷或弄
筆爲適卽有跫然之音壇扉不敢應　晉藩遣
使存之未敢聞命年餘
今皇帝嗣位肆赦撫臣故留滯不聽歸踰三月終
殞戍所固小人流毒然不如是則楊左諸君子
寃遊北寺者公不得翱翔其間負生前領袖矣
公之勳望始終在銓部其得禍顛末盡于此公
生平循舊德急窮交白見寃抑引掖後進酬贈
爲之傾橐嘘拂爲之隻脣此猶細者若斷脰戡
胸有益同志雀躍從之至有提提翩翩顛倒白



黑思剷夷忠正而陰斵國家之元氣又有負心
人始藉卵翼畔而爲唆毋之梟輒拊膺長嘆欲
呼天而問酒半裂眦怒駡閒托爲文章及歌詩
以豁其幽憤或以爲公之旣迺從此胎其然豈
其然乎讀其文知其人一飯必報有宿修武記
談人善津津不置里閈閒事尤亟爲表章有李
元張景星還金記崇獎節孝有贈俞與序脱梁
善于獄中有捄善記此皆仁氣所結可以敦末

俗抹人心其拳喻自訟如何說等篇抒寫磊塊汪汪千頃激爲怒濤亦足明公之無醞毒矣素精舉業始則組練峻潔繼乃滔滔漭漭暢所欲言皆堪爲經生鵠的家開塾所鑄就多嶽嶽偉人已丑預春埸得人爲盛能以文相人高公其最也古文詞源本馬遷而取裁于韓蘇雄奇之中刁斗鎮于秩如也詩則步武少陵淋漓沉痛語使人欲泣欲鬻欲縮地而談欲排閶而愬易



水擊筑之音於今載見癸巳放歸闢數弓爲芳茹園有石有沼有蘭有雜花蒔竹獨多以素節冷韻相友也奉兩尊人嬉遊其中遭喪猶爲孺子慕忠孝大節公兩無負已說者謂唐之李贊皇才略冠世卒有朱崖之慘以恩怨大明耳公徵類是嗚呼是豈獨不知公并不知贊皇贊皇幹濟材也倜恍微遜焉奇章娟而嫮所與遊者猶有樂天諸君子今之與公爲難者何如哉豈能挫鋭合污示海天襟度也況其生有青蜺之對死留碧血之藏近日鈎黨以國喬爲俊厨冠者非公而誰公諱南星字夢白世爲真定之高邑人庚午鄉闈顯房者井陘令鍾遐齡夢一大鶴翼蔽天次日得公卷公遂自號儕鶴自曾祖存禮以上世有潛德祖澤民考汝弼皆明經一令武功一令館陶皆浹歲賦歸來風期可想以公貴並贈吏部尚書母侯氏贈夫人公生于嘉



靖庚戌四月三日歿于天啟丁卯十二月十七日得年七十有八配馮氏累封夫人栢鄉明經馮時化女也爰婉清白儉勤自將艱于舉子迺爲公置籩三置而得李氏京師人也明于衾裯之禮事小君甚謹宗鄰兩賢之比難作舉室驚欲生馮夫人以清衡之收繫也李氏則以父乎之同日就戍也皆痛噎而死骨肉之慘無踰公者馮夫人生于嘉靖丙辰八月十一日歿于天

啟乙丑十二月十三日得年七十有一李氏生于隆慶丁卯十一月二十四日歿于天啟丙寅十一月初三日得年六十子二人俱李出長卽清衡以廩生入胄監還戍所復稱任子伉爽有父風娶路氏栢鄉路少參一麟女次清垣邑庠生蚤卒娶郭氏女三人俱馮夫人出一適王兆寧眞定王方伯藻子一適叅將張應辰栢鄉張職方主敬子一適守備郭之樞同邑郭廷尉實子孫一人悅書清垣出亦承祖廕聘呂氏栢鄉呂郡丞應熊女清衡嘗有子七齡矣以家難怖死孫女一人未字清衡出

今皇帝之二年　命後先廷臣請復公官贈太子太保謚忠毅　予祭葬如例於是清衡卜以是年某月某日葬于臨城縣東濆村之新塋奉馮夫人合葬李氏升祔焉偕其甥中翰鍾麗持鹿奉常狀乞銘于希孟希孟少而讀公文嘗摹而斅之已從美仲文諸公遊習知公立　朝梗槩公有正心堂稿懸于吳市希孟弁其首公又嘗爲余節母立傳赫虩相屬雖未嘗識公乃公實知余余敢言不知公廼系之銘銘曰

夬之孚號其危乃光也姤則女壯不可長也泰否茅茹平陂互藏也純剛爲用爰鈌其斨也老臣何辠赭衣戍邊

九廟宜惝怳也黃雲漠漠白月荒荒也寬之歸些豺虎旣靜麐鵴乃翔也笭牀用奠同穴允臧也琴瑟旣御巾櫛在旁也茂栢深松生氣房皇也過而式之奸回怵慄也我銘永垂與短檠瓦燈千古同煌煌也

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郞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詹事府事復齋劉先生墓誌銘 代作

其以乙未舉南宮爲復齋劉先生所舉士已被選入禁林則先生又承　命爲諸生授書阜比

絳紗春風溢座諸弟子哦咏之暇時掘衣函文
側聞朝章國典經世宏鉅之學越二十六年某
荷
先皇知眷濫厠揆席所稟程者猶先生遺教而先
生卽以是年捐賓客矣昔賢謂素王之道賴由
賜之徒稍敷施之要皆班班緒餘未可慰碩膚
之夢孟軻氏喜而不寐志在優天下此先生所
命題覩諸士者而其首肩其任其敢辱先生謹



按宮詹高陽孫公狀而爲之誌先生諱元震字
元東別號復齋其先在輿州徙任丘遂爲任丘
人高祖賦曾祖璟祖蓁蓁因先生貴得贈如先
生官考勃官河南僉事生三子長先生次大司
空元霖曷弟兢奕槐棘相望僉憲公以先生官
封以司空官贈妣張氏累封太夫人先生生五
歲隨僉憲公令新建輒自題至聖先師位事之
晨興輒持所讀書上先師前覆說如對塾師塾

師至試以儷語曰天地人三才並立先生立應
曰日月星七政兼行年十三而遂以文名里中
矣然逴逴好讀古文詞又好爲詩多所寓旨是
時分宜公以苞苴聞先生賦九日詩有云九日
何須窮遠望斯時無地不金錢後分宜敗貲籍
于官則咏蝌詩有金卸膏傾之句其邁往一世
類如此既齒邑校累不售僉憲公乃蒐其所謂
古文詞若詩者扃之大篋中使一意帖括而午

集　雜文三

未遂聯奮矣選入爲庶常兩試弁其偶授編修
充　經筵展書官理誥勅纂兵曹章奏預修
會典
世
穆兩朝實錄兼攝數事疑拮据不遑又被
上旨題諸畫扇及撰各銘贊詩餘對聯數百首以
進吮毫飛灑雅稱兼長　實錄成拜金幣之賜
九年秩滿晉侍讀充　經筵講官癸未同考會

詔三年秩滿晉右諭德掌司經局亡何晉左庶子掌左春坊充　日講官直　起居注戊子主南都鄉試稱得人又晉國子祭酒故事　日講官不典成均而先生居之日以黽勉率諸屬諸屬爲先生稱勞且姍笑爲虛文先生謂簡束士習

高皇帝所以立教也此而虛文將安取實益精課勤惰置彰善記過二冊以旌別之又申明賢關造士之意必以敦行爲先文章力還爾雅非經籍布在學宮者諸生毋得輒肆而一時衿裾丕變矣嘗嘆首善何地而徒令高貲鼓篋其間若受餼者徒以需次登而晻𣯗景迫遐人者處以優老之法亦不能爲國家用莫若倣弘治隆慶事例間一行之遴其才雋者升於廱以待鄉舉不舉則與甲乙科鱗次銓除毋以格限即撥歷遲速酌爲畫一事必按條例請乞無所容因臚列奏聞

上報可是時　前星未定并出閣講學亦遲迴久之先生乃上訓儲疏其略曰臣備員胄監敷教明倫據經陳義臣之職也在易蒙以養正稱曰

聖功自昔帝王莫不以建儲爲本以豫教爲大今諸臣疏陳　明旨頒示主器長子兄弟天倫已顯白於天下矣顧　冊禮尚闕訓誨未行謂將待時而舉耳臣聞　皇太子天性英明膺齡漸茂以年而論正蒙養之時過此以往智識漸開積習已熟施功則難學記所以禁未發戒後時也臣愚以爲

皇上宜及時霈德音舉隆典愼簡端人用充輔導實宗社無疆之休疏入不報久之陞南京禮部侍郎改南吏部旋入爲禮部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充　國史副總裁尋改吏部而先生以三品報滿矣太宰富平公謂先生曰詞林以亞

卿滿考者絕少公資望深矣轉大卿請封尤善
先生謝謂兩親春秋高若不早沐光榮後難逆
睹後與新建先生並主春闈止以原官掌詹事
府事富平公咄咄嘆詫知先生不復營心於進
矣入閣念國家惟任官取士兩端爲亟務而人
品學術風聲趨向繫提衡所轉移輒於序中極
言之尋奉　命教習庶吉士　三殿灾慷慨上
疏其略曰舊歲　乾淸等宮被燬今　皇極三

殿俱焚臣當奔救之時仰見瓊樓玉宇蕩燼飛
塵叩地呼天驚心慘目臣所掌詹事府也其官
爲青宫而設敢不明其職守伏念　建儲爲萬
世計上天祖宗垂神最切故儲位久虛譴告叠
至卽今導迎善氣觪協天人此爲第一事臣忝
宫僚宜以職諫而猶然逡巡失其職矣願
陛下退臣之身用臣之言疏入當軸有銜之者故
六年秩滿但准復職恩禮無加焉教習久多以
遷秩行先生兩受　命猶依然舊秩也累以親
老上疏疏輒留中戊戌京察自陳疏獨先生不
報乃決計歸孥且發矣至
萬壽節以講官蒙金幣之賜因注籍疏謝忽有
旨供職凡謝賜者但下禮部乃　旨與疏不相
蒙莫測也因不敢不出而和歸去來辭以見志
庚子冬三品三滿越明年不得　旨至五月上
疏陳情其詞絕辛楚踰數日乃歸僉憲公逆而

勞之曰兒此歸可謂抑而愈重退而彌光也先
生歸正欲築郊園奉板輿以娛兩尊人且以十
六年講官所積内府朱提欲爲尊人祈年而明
年僉憲公不起踰數年章太夫人又不起則擗
踊無算昕夕哭奠充充如有窮蓋先生秉至性
垂白未衰宦遊三十年接家報必南向頓首而
後開緘自入林後廷推閣部無歲不首及而輒
有中格兩尊人笑慰之此天成兒孝耳先生所

裒次瀛海長春錄凡三集皆海内鉅公所爲壽
言以佐岡陵之祝者讀之使人心艷又聞先生
釋外艱爲太夫人上壽出則緋袍讌賀客鼓吹
訇鏜閱月不厭入而問滫瀡命童子調絲度曲
博太夫人破顔一笑人美太夫人有貴子不知
奉親者固不特以貴以孝也其介特之性雖代
言當　制接一空刺而已有借逕者至裂其書
欲以疏聞以故苞苴絶迹即司空嘗領銓政身



近日月姓名在琉璃椀中而門庭閴寂寧獨心
如水也有語公進講太劃直中貴弗善者先生
曰我不有命乎而撓其弗可移之性哉當島夷
求封當軸者舉以相質先生曰此詭謀也勿許
便既許封得嫚書當軸者僇自咎而先生又言
弗知固問則曰是奸宄所爲走死如鶩而迺決
其波邪問權則曰關未嘗弛權也何再權爲稱
自　上意則曰　上意有可將順者有不可將
順者因動色而罷比礦稅既行先生居恒持論
謂利竇一開大璫得志羣璫横行糜爛黔黎空
虛陸海賴
上英明操縱有制而城社假託歸好貨於朝廷堅
其誣上行私之討悉敢誓告天地爲吾
明主雪之彼左右得人諸司盡廢於是留中不報
闕官不補舊章俱廢予奪如神動云總攬不測
此忠喆所爲長嘆也其說頗聞於世故賢士大



夫競戴先生而要人頗不樂同朝云先生又自
言性嚴急而以警省反慈用纖約而以周詳反
厚思密而以大體反寬介明而以有容反恕又
嘗謂筮仕以來一差一轉聽其自然生平於奥
結廣交詭遇捷得巧取貪得妬人害物恥而不
爲也此其梗槩多出於八十老人自述謂之非
實錄者則以老詞林合南北部俸九年竟不得
一　溫旨卒用乞假歸此其人豈有根蒂娖阿

依世者哉其從事先生久不能竊先生芬膏以塗澤其固陋然孤行獨往之性見夫模稜繞指者實有所厭薄不屑竊以此自附先生而先生居啟沃之司可直標其亮節其當宮府之寄乃獨茹其苦心若夫定大計排大惑鋒戟交於前而不顧縉繳伺於旁而不知進退惟命卷舒從時非先生是師而誰師矣若先生一生多異瑞狀所載不勝書夫大人者出没則蛟龍幻化若神靈固然何足異哉先生生嘉靖某年某月某日卒萬曆庚申四月十五日得年八十有一元配張淑人繼配鄺淑人熊淑人先生艱于子以從子徵賢爲子官生娶史氏女二一適諸生史秉厚一適諸生鄺儁德側室出孫男一孫女一先生歿而徵賢走闕下乞　恩卹得如制明年御史中丞胡公以疏請得　旨予諡加祭一壇卜以某月某日葬于某山之　賜塋其當系銘

銘曰

易水湯湯瀛海漫兮土厚泉甘風氣環兮五百名世挺人間兮東壁西淸繞仙班兮抗疏伏蒲涕潸潸兮批鱗折角比誰艱兮閶闔負高杳難攀兮含香舊臣隔九關兮曰歸曰歸懷碧山兮晝繡迎驩舞萊斑兮夢廻曉鐘聽龍顔兮天王聖明機轉圜兮東帛安車行召還兮以慰蒼生澍八寰兮悵矣騎鯨孰能趾兮松楸千章封土閟兮遙揖諸山疊翠鬟兮萬年菟裘石作鐶兮爰勒堅珉毋芟削兮[illegible][illegible]名臣[illegible]曠瘝兮

## 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中山蔡先生墓誌銘

自楊貞復集弱侯諸先生埸詞林中倡明正學以振羣瞶者爲蔡弘甫先生希孟爲諸生讀其文而悅之至甲子冬入京師先生方以少宗伯攝成均事詞林禮尙嚴冷後進侍於長者摳衣

磬折不敢逼寒暄諸長者直目攝之亦不假謦
咳先生視希孟行輩覺隔一見即把臂如生平
猶記初謁先生在城東邸第坐稍定問遠來毋
餒耶即設緑几陳蔬笋十數器啜糜兩甌而別
又數日就希孟談爲計偕客京春秋題時禮闈
將闢希孟以次將預分較謝不敏先生軒渠曰
我輩動念質鬼神有何瓜李耶其質率如此嗣
後逆閹柄政毒流善類先生被讒口幸致仕去



希孟已扶節母喪歸矣又得　嚴譴從此杳不
相聞比希孟還　朝聞先生尚艮食政府會稽
公先生同年友也每欲以蒲輪起先生于家而
先生竟謝世矣令子琮匍伏長安爲先生請
卹而以畢侍御佐周所述年譜屬希孟銘其墓
何敢曰無文按先生諱毅中弘甫其字海内稱
爲中山先生又自號濮陽子其先世弋陽郡人
後有爲建陽令者因籍建陽至元中避難饒州

籍萬年縣入　明在
英廟時還弋陽復占籍光山縣其家世以唐之爐
公爲始祖十世而爲元定西山先生以大儒肇
關閩又五世至文昭公又五世至光山司訓公
諱斌爲吳聘君師先生曾祖也斌生平陽郡丞
顯德爲王文成友判京兆以議大禮奏修
世廟神路拜杖　闕廷下詔獄得釋顯德生臨洮
郡丞光世則又與耿恭簡沈文端爲友蓋自西



山而後代以儒顯平陽臨洮兩郡丞皆起家孝
廉未竟厥猷而宗司訓公家學又與名流相上
下忠鯁循良體達于用先河後海囦源有自矣
兩郡丞即先生祖若文以先生貴皆贈通議大
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其母何太
淑人夢神人緋衣象簡鼓吹下庭際寤而生先
生生有至性四歲臨洮公病籲天請代五歲通
孝經臨洮公試問曰讀書欲何爲先生曰欲爲

聖賢耳七歲知屬文有試以其心休休論有曰休休有容容賢也若以含垢納汚爲容無貴休休矣尋舉奇童邑令試咏堂上鶴應聲曰海上歸來不記年鳴臯聲徹霱雲邊上林得獻千秋賦御筆親題一品仙聞者驚嘆臨洮公時與談性命之學輒有會年十六補弟子員分守溫公純督學李公汶楊公俊民重其文行拔自儕偶中遇之如畏友萬曆巳卯舉河南鄉試高邑趙



忠毅公在闈中得其末塲目爲經濟宏才定交從茲始邑有常例以百金爲公車贈先生力謝之迄今中州以不例例先生賜也臨洮公時刺海州以計事入都門挾先生與俱有江陵相君客願爲臨洮公地公巳峻拒之而佯以語先生先生怫然曰一官身外耳生平問學謂何公益器重之遂以臨洮乞休去父子相成如此癸未丁太淑人艱先以計偕在邸中感異夢奔歸恨不及屬纊也一慟嘔血數升斷家室葷酒者三年第破涕爲歡以承臨洮公海忠介僉南憲亦臨洮公執友也御史房寰攻忠介而彭諸顧三進士更以攻寰削籍先生貽書忠介請懸車以贖三子之去又六年復丁臨洮公艱如喪太淑人而毀瘠甚矣廬居數載弗以弓鞵爲念問安視膳出告反面事死如生其純孝通神明事生則有母氏三伏思冰盂水凍合之異悲死則有



紫芝白烏槁樹青葱及千鵶集墓片雪不沾之異先生登賢書久名益高所與遊盡一世閎儒鉅公望之者如含譽麗天岱華挿漢薄蹏片楮談道論學及獻書當陛規切時政者海內傳寫紙貴或疑先生巳無意用世將爲江門之陳公甫又或云永嘉張文忠晚達驟貴佐中興之業或先生可以當之乃先生竟以辛丑登第時年五十四矣選讀中秘書稱館長用古澹樸率爲

同館倡會嚮日分守溫公總西臺沈文端在政
地兩公與首揆四明公相左偶總憲有疏侵首
揆疑先生代爲黙定爲文端地壘墨衔之又二
年撤館得翰林簡討時
光考在東朝就儒臣授書一日命一儷語曰大明
垂日月諸臣無以對座主曾公朝節向先生言
之卽應聲曰何不言中岳領丘山詰旦曾公卽
以此奏



東朝大喜而四明疑中岳指歸德更弗善也先生
慮礦稅縱横必亂天下乃節
祖訓註疏進之叙略曰恭惟
二祖法制之詳垂憲萬世而於礦稅尤加禁戒蓋
知後世小人能動人主之欲者無如言利故有
開利禁者必誅金寶之山必封關市之征從薄
皇上仁敬孝慈動遵
祖訓迴行開採遂至百姓流離臣目擊時艱節取

皇明寶訓　大明會典諸書集礦稅二卷篇
加註疏妄欲回天書上院長惡其不繇已進又
靈濟宮講學每會數十人奉先生主盟側目者
復以此譖于四明而計典不免矣又六年禱廕
城丞旋以行人司副徵應命入都具疏進古文
孝經集註備　青宮啟沃晉尚寶丞陪推國子
司業而省臣有推高邑之怒以怒先生者因論
推司業不當先生遂拂袖歸又四年而省臣踞



吏垣復以計典中先生迨
兩朝鼎革公論旁昭先生起廢籍判長蘆其爲行
人司副尚寶丞者再攺國子司業旋以宮諭領
司業事充　經筵講官
熹廟傾耳以聽是年晉祭酒雍政久弛師生倚席
不講先生釐飭甚詳大要直而溫寬而栗得古
帝王教冑之意焉先有遵
祖制復監規及進經書字學要覽曾編疏最後有

擊逆閹一疏蓋自楊忠烈二十四罪之疏首發
其端省臺及大小九列塡箎相繼先生疏引
武廟之處瑾
神廟之處保願
皇上急除肘腋之奸疏上逆閹戟手而詬言國學
有何相干亦來攻我時趙忠毅秉銓高忠憲秉
憲楊左魏袁諸君子林立要津先生皆以道誼
交驩與忠毅論交四十年惟朝班一揖而已嘗
戲謂忠毅吏部之門有縛虎焉言不敢近也比
忠毅見逐百僚匿影獨先生送之大井且致書
眞定巡撫程公正巳白其冤是年擢禮部右侍
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仍攝監事時
大駕臨雍有期一日有三中涓送監生百餘名撥
歷先生欲留諸生候橋門之典不聽遂矯　旨
改　視學於明春先生尋上　視學改期保安
聖躬疏略曰　視學帝王彝典

列祖每於登極後數年舉行今卽遲之明歲無妨
大禮獨是
皇上養身之道不可一日不講伏願端拱黙坐正
心誠意無令陰邪得以柔媚進因上誠正格致
箴而彈文至矣再疏乞歸猶奉慰留之　旨至
乙丑以後朝端碩果次第芟鋤彈文再至遂勒
令致仕歸後猶遣人省趙忠毅于戍所門人夏
御史之令被逮爲宛轉營捄李中丞若星受朴
戍廉州就旅次慰藉刺刺不休李爲泣下不知
者或以貶節避禍疑先生誣矣
聖明御極時事一新先生爲詩若頌以紀其盛御
史范君復粹特疏薦先生有酌議起用之　旨
其它尉薦不勝舉
神廟實錄告成復奉　旨遇缺起用而先生不待
也先生之學弘褆曠覽不作詹詹附響極其見
地可以鞭駕風霆吐吞日月蓋自弱冠以後攀

蹟所到爲嵩爲衡爲岱爲黃鶴樓爲九嶷爲匡
廬凡溪籟嵐光水容山骨總借造物之丹青寫
吾生之面目留連便入景光唫弄還歸情性會
得皆道不會皆器此乾坤二卦復見天地之心
說泰山小天下論星軺集隨槎錄寓懷詩山居
吟所從來也至其續孟辨遵孔矩惟恐洙泗之
傳流入于葱嶺諄諄與天臺滴園諸公力剖之
而攻李卓吾尤力闢者頗以爲腐迫其狂慧入
心結爲魔種而後知持世者其慮長矣讀書破
萬卷而研精在經傳所著孝經註疏詩經輔傳
訂正易書等註三禮經解禮經彙義春秋通志
至崇禎三年以六經註疏四十三卷具表進呈
上嘉納留覽有潛心實學之褒因疆圉騷動武事
積弛則有團營班軍考華家丁議答直指吳公
姓籌邊書皆班班有用之學惜哉其晩遇
明王而不成名世也至其內行醇備付天知不求
人知者少讀書河東一夕有孀女自薦正色拒
之臨洮公在寧遠一幕官以不法獲罪聞先生
省覲次洞庭挾重賕請解亦正色拒之乙未赴
南宮有偷兒挈篋而去事敗將鬻妻女以償先
生見其牽裾絮別乃飲伍伯酒使盜逸去至若
撫幼弟剛中如子撫伯兄敬中之子琬如弟旌
孀妹置義田立義館輯族譜凡古人展睦事言
之齒芬於先生平平矣歲辛未偶病脾日危坐
小樓嘗延高人語藥能醫病不能醫老遂却醫
不進大歸前二日命義館師率弟子數十羣擕
前諭以斆學半爲故人書手卷作尺牘別知交
皆蠅頭楷就族譜訂魯魚亥日兩子侍戒以小
心敬愼積德讀書絕口家務已而曰元氣盡殆
將逝矣神觀宴然是夕有大星如斗賁寢室上
翌日端坐而逝時崇禎四年二月十一日也距
始生嘉靖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三日得年八十

有四娶劉氏累贈淑人先先生二十六年卒先生念其善事姑嫜相莊垂老旣不再娶亦不入內寢子二人琮璡皆知名士琮等卜以其年月日奉先生葬于某山之原而希孟爲之銘銘曰

運遡廻代剝復谷爲陵岸爲谷今與古紛相續有至人鍾郲郿含天苞受帝籙行曾史才潘陸類蝌虬孕靈族田而淵蟄且伏雖雲蒸神霧簇迺翺翔萬方騁霓師偕風母颯掣蒼旂韜玄纛其濛飄爲霖涷咋蠖蟠今魚服蹇則連亨迺促行矢且身躑躅涉修塗頻脫輻徵往牒非君獨泗水濱時韞匵廣川老河汾宿幾大儒秉樞軸有微言堪誦讀擊蒙蔀踐師塾炳千年光明燭領清班　主恩溽隮耄耋貽方穀獲考終備五福伊人斯歸山麓風蕭蕭松謖謖我作銘勒珉玉響夜臺疑絲竹

中議大夫巡撫四川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聚垣喬公墓誌銘

邇年黔蜀用兵老師匱財迄今未有寧宇蓋逆藺之遊竄遁入水西水西翼之以闕我貴竹今兩酋雖授首而水西蕩平尚未有期嚮使斬芽墐穴制之于蚤卽不然或眡其號嚙之性頑爲鞚紲猶不至犇踶踩躪而當時吏于黔及黔之士大夫愛護之如驕兒崇奬之如貞臣有因其反形漸著欲以漢法治之羣而反唇相稽且靑蠅之矢中外攢集使不得安其位以去旣去而其言驗矣此天寶幸蜀之後嘆韋元素之先見也夫能慮安酋于二十年之前者惟蜀撫喬公而公之去蜀也竟以此公諱壁星字文見別號聚垣其先山西樂平人與

先朝名臣莊簡公同族洪武初有士進者至臨城家焉士進生景新景新生輿輿生深深生直至直始從乙科起家爲龍泉令著廉吏聲直生宗

華以選貢授濟陽丞宗華生輔世增廣生封文林郎中牟知縣贈中議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卽公父也其生平具申文定誌中娶于王而生公生負異姿十八補弟子員三十以高等授饟是時督學使者羅四郡譽髦卒業恒陽書院艾先生穆擁臯比司其月旦公𢑴試必首丙子舉于鄉庚辰成進士試爲令得河南之中牟中牟自魯仲康著三異上下千餘年莫可比京公下車卽鋤剔奸蠹邑有徭役畚而趣者胥吏得以意勞佚之公潔爲令作止有常豪右匿膏腴不報稾秸不入官公履畝會之得田四百五十頃有奇以不毛之地招流亡耨之又闢地三百餘頃邑之北濵大河其南地多墳壚

孝宗朝賜輕糧數千鍾胥史復以意爲予奪公又潔爲令低昂有準小淸河𦔳流嗌稼開渠十二里築堤三十丈河不爲災邑故多盜公獲一盜



使緝盜以自贖盜竟息隣邑有被盜者索盜于公公曰吾民無盜也比就擒其人皆隣邑也索者嘆謝公治行冠一方凡它郡邑有棘手事及疑獄不可讞者爭就公公出其餘勇辦之指畫定矣民有病不能療者予之藥自鬻其子女者助之贖全活者絮泣詣公謂公眞吾父也蟊蠉爲祟公下令捕之計所入代輸鍰迺克有秋至若雩禱輒應蓮並蒂冰爲花與仲康又各自爲異焉邑人于仲康祠畔建祠祠公彙其善政成集曰光魯上計爲天下第一尋被　召授山東道御史出視漕政水涸艘蟻附不前公禱于岱未還雨大霔舳艫遂啣尾進劇賊劉汝國蔓延江黄盜竊名字公按應天而汝國擒礦寇張守清締婚于天潢踞五臺山勢張甚公按山西而守淸擒所至捐贖鍰却饋遺以薦剡陳謝者皆無所納兩袖淸風視于忠肅之撫晉聲實相亞

不卒者杜後惠文彈之有其尚書強納一姬姬
自刎公旌其烈尚書坐罷釆風賞拔如金陵朱
公宛陵湯公蒲坂張公異日皆瀛州上選公知
之最蚤前後上封事胥諤諤正論嘗請　召還
直臣王侍御作敢言氣戊子京闈見輔臣有哆
口辨者疏規之應變陳言切中時弊又嘗請
元子冠婚請遐閣臣補言官請易名之典以彰
直道多人所諱忌公發抒自如徼　嚴旨無少



巽然橫目眈眈矣還自晉視京營以外艱歸服
闋掌京畿道歷臺班久得丞京兆則蘇珠寶之
商寢各行之稅饑授糜寒授纊煢黎賴之猶在
中牟時而旋以場屋事浮言及之抽簪歸矣歸
四年用原官召進大理左少卿尋以僉都御史
撫四川甫下車列按晉時裁革交際語榜于戟
門即朱邸無敢以承筐見將作所需梗梓美材
必取之蜀丁男採木者多賈命箐峭中公始而
取其傭繼乃出公帑代之千章蔽錦江而下閭
左晏然黃太史有釆木記記其事蜀故嘗貢筐
費裹踠無算公每歲裁去三千柄榷稅[illegible]貲性
無饜公嘗以美贖補尋具疏歸有司其它惠愛
亦猶在中牟時若大而關軍國者無如討水西
先是永寧匿印不出阻兵抗命而土婦水西女
也實倚彊臣兄弟自固彊臣弟堯臣贅于隴氏
殺隴氏三子掩有其地兩罪皆麗不赦公謂撫

棘門集　卷之三

之轉益驕使蠻夷效尤留此酋在西陲終不靖
誅之便而黔之建闖與其鄉人譁然與蜀爭公
無以難會播州始平　朝廷亦厭苦用兵兵竟
寢而公以內計遣忌者之口或言其胎于此公
旣謝事不得代內于邑不聊而外有建南之亂
又特疏起劉綎將軍迄賴將軍奏膚功然公自
此勞憊成疾矣旣得代還里第方與親朋握手
相歡不四日而病病即却藥餌弗御曰大數至

矣無苦我遂端坐而逝公生于嘉靖庚戌七月
十四日卒于萬曆癸丑四月十日得年六十有
四娶陳氏累贈恭人先公卒繼高氏累封恭人
子二人長若雯成巳未進士今爲吏部文選司
主事娶張氏贈孺人繼李氏封孺人若霞加銜
守備娶郭氏高恭人撫二子如巳子二子感之
忘其爲後母也故不言所出公又嘗撫兄之女
爲女適平涼縣知縣趙志鶚孫二人已百增廣
生娶魏氏巳于附學生娶趙氏吏部君出孫女
四人一適趙攀龍一字給事中王公猷子吏部
君出一適趙琊一未字守備君出吏部君業以
萬曆乙卯三月二十四日奉公祔葬于城北韓
家莊贈公之原今相國高邑公爲史官時爲之
狀朱宗伯爲之傳孔端尹表其墓矣乃地下之
石留以屬希孟希孟愿弗敢承念吏部君同籍
意氣相許逆閹始敗以數言雪余于塵牘之餘

視它人倍摯而希孟少習掌故于先達逬闕
一班知喬中丞一代寶臣也立朝嶽嶽自峙持
論偉杰不角異不詭同至黔蜀用兵之議人或
駴爲喜事然水酋跋扈雅非一日矣速發易制
且公非漫爲徒手搏者使縣官假便宜毋或中
掣籌邊之樓必有發蹤秘略即它日小用之建
南它將弗任任劉將軍可想巳自泰和以迨頳川
皆以身翼衞水西輕憐痛惜不使微風吹觸目
夜餋癰飼虎而不之覺至其勢巳成思公晚矣
白骨爲原殷血成川撫臣賈元幾喪我黔日也
渠魁以遁以臧於鑠王師尚未凱旋嗚呼喬公
之靈其不揚霓旍乘雲軿而注盻于巫巽之巔
也耶若公之奉身以約執喪以禮被于親者修
推于鄉國者溥則一善士能之皆名臣之細節
也略弗論論其大者而系之銘銘曰
漢中牟著魯恭稼穰穰無留螟雉將雛狎兒童

迄來茲禴暨宗妃者誰緊喬公孜厥政春與冬
凜煦殊元氣通不相師將無同賫車騎燕然功
恭也咈求銷烽羣不逞橫小東開恩信厥角龔
公治蜀震天風思斬芽絕蒙茸伐鬼方馘元兇
志未酬謗已叢滿篋書橐矢弓岷江水聲溶溶
轉悽咽恨靡窮維鸞凰暨貔熊又神羊乘花驄
兼數人庇天工孜范史光龍從公視之倍顯融
一坏壤數畝宮永厥藏千秋封

棘門集卷之四

目次

墓誌銘

嘉議大夫江西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陽平黃公墓誌銘

奉直大夫山東青州府莒州知州致仕玉亭毛公墓誌銘

勑封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聚菴李公暨元配邢孺人合葬墓誌銘

故文學待贈季輝吳公墓誌銘

誥封鄭母周太宜人墓誌銘

勑封徐母陳太安人墓誌銘

肖子孫君房暨配杜烈婦合葬墓誌銘

文學尭卿華君墓誌銘

殤兒宗明誌銘



目次畢

棘門集卷之四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墓誌銘

嘉議大夫江西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陽平黃公墓誌銘

陽平黃公者文苑中所穪為經甫先生也當其總角時文章動天下上而公卿下至咿唔小兒蔑不知有經甫者某才最庸下固仰睇經甫而浮響播騰似在伯中間葢因長洲張異度太倉王遜季兩先生為譽彥襟夾狎主齊盟余師事異度而經甫事遜季兩家室中弟子各出其秇以相角於是有凉風堂之刻海內聞而悅之然余自眡良審最心折經甫毋扃丈室拈題竪義遥設勝友坐如旗鼓相當用自激壯經甫其一也自萬曆乙未歲聞聲相思踰年始握手訂交重於金昆又十七年同列壬子榜經甫連掇去

余復迤廻數載嗣是遂有中外險夷之分然世之習於經甫者莫余若也爰因其子之請撫王大司馬所爲狀而誌之按狀黃系出江夏漢時以處士徵拜僕射名德代興至宋而譜牒散佚後有六德公以賢良應辟實　本朝第一代祖也數傳至秋田公瀾瀾生婁川公汝良則經甫父也累贈中憲大夫嫡配姜庶陸皆贈恭人經甫爲陸恭人出婁川公績學司冦相國兩王先生爭折節交驩里中推擇爲賔筵祭酒有利其田者以田讓有利其嗣產者以產讓親故婚喪之費倚公而辦然不沾沾市義樹陰德者如聞耳鳴公實類之以此篤生經甫經甫生六齡而婁川公溘逝姜恭人愛之踰所生而慈不廢威所以勗勉備至時生計日詘墨莊而外盡償宿逋而疆暴凌侮致經甫以齠亂對簿恭人指而泣曰兩發之不能庇孺子于厄也孺子知之矣



期功疆近何在非數卷書誰代干城乎經甫感其言痛憤自勵遂以甲午歲補弟子員次年問業于逆季氏聲價轟起又次年而逆季轉具脯修下榻相延引爲畏友嗣是州守南昌丁公邀致衙齋與其子仁安共幃而讀東鹿曹公始以觀察備兵海上繼撫吳繼又治河後先六七年皐比不易丁公子風期自賞共事皆一時端流藝文而外不及穢雜曹公子頗跌宕幕中或以它岐悅之獨經甫肅然師模也故曹中丞始終崇禮弗替者惟經甫癸卯之役富順劉公賞其牘薦于主者弗獲至壬子始與余並收于臨川吳元秉先生明年癸丑經甫卷在某公房被乙幾擯矣某公忽腹痛捧腹而諦視則佳旋如厠旋捧腹視則又佳如此者三而見收某公嚮余言甚斯殆鬼神爲之也榜後開館選爭爲經甫屈第一指聞主者有所屬其同門孔中甫謂之

曰吾可試若不必試也經甫遂忻然罷中甫亦嚮余言甚晰亡何調選得冬曹主器皿厰首尾三年所節縮較逿額留二萬餘金

孝定太后之喪有大璫計供具需補直三千餘金一要人從中趣之持不可

光廟在青宮忽中涓索器皿價以正對曰此非所以光濬德也且語工垣曰

震器有聖資安知非近習矯 旨乎吾輩詎可賺成中涓出危言脅之堅執如故攝大木厰甫八



日而有 皇極殿開工之 旨中涓竊楩楠爲市且擲棄不背念水陸牽輓皆國家金錢與民之脂血也立註銷及積高兩法中涓束手從此亦不費中涓一飾以謝之居水部久有清江夏陽二役清江葺漕艘盈縮在握夏陽視陽侯出沒受成於玄圭心如水也經甫以此就夏陽至則淪其地防通其不理孫大防而外綱水迺安

瀾入於漕舳艫啣尾有乾𣍰之獄往往走部使者惡其侵郡邑事也麾去之乘舸上下圖籍自隨而已龍見宜土工先期戒事例發公帑召募格不請暇則燒薤以煆石搏埴取焉眡惰遊者責其植柳于堤迄今垂條婀娜與牙檣縈拂也多過而思之旋出守南昌南昌江藩首郡土磽而俗纖歲洊饑經甫至絕不以郵筒厨傳嬲民亦不用鉤箝擊斷約已爲羣屬先鼠雀嫓槩贖鍰有所歸長令以此媚上官伍伯持寸牒入郵



墟所至蕩然經甫曙厥弊敦寧壹之化間有質成者譬曉散釋爲主獨懲一二舞文骫令者以創後[illegible]書衰減郡有當陸鉅公不用簿踆上起居法與情左賢者弗爲假念劉將軍坳于王事曲護其遺卵卽以拔山之力撼之弗動也獨其靜窈之中天光颷發五聽互用百神肅靈卽與漢次公合傳不勝臚紀若逐一丞而武寧安剏

一爵而庶宗安皆其口碑較著者辛酉輯瑞主計皆一時名吏部經甫以異等受宴賚蒓陟憲副主驛遽時郵卒方疲犇命至則裁汰殭半猴冠者多迂道去而於鬼薪城旦供乘傳鞭箠者定三則視麗皐爲輕重仁人之心如此已而有文衡之命此故經甫擅場會秋試迫而前此用它事杜門遂以百餘日了一十三郡甲乙位置猶鋏炭之低昻豫章之材升爲明廷楹櫨者經甫鑒定居多　盜卭以撻士致羣譁　廟堂雖爲天潢存國體而鄰邑免株累則衡文調護力也乙丑參知東魯以臺使者議留仍改江右旣久玆土家事視公事郡邑猶其亞旅士民眞同息衞也念之轉响籌之轉匝加派錢法保甲積穀兵勇鹽屯之類靑然中解二十年前司空王公佐亦以南昌守洊歷江藩馴至中丞撫其地半生宦蹟皆屬此方人以此爲經甫劵乃甫擢

東甫集 卷文四

觀察分泣文江抱病抵家竟不起遺愛在人士罷塾農罷耒商賈罷市爭爲位而哭歲時蒸嘗其爲朱邑之桐鄉無疑也然何足以竟經甫經甫穆若天遊凝若凼止如廣川峻谷測之無際而吐喩雲物孕含靈族大裒之内賴以傅化又如萬斛艨艟堅靭稹理其廣殷畝可容决驟騁偉楫戔洪濤不知溟瀣之爲寛狂飈之爲惡也韜神龍之德養木鷄之神載天驥之足效漸鴻之步入翔鵷之隊同野鹿之遊所以聞其名而震者就其人而瞻揣其未然而以爲高騫退舉横厲乎九霄之上踪其已然而實規旋萬蹈迴翔乎四極之中廑凝城破怨府剗忌根塡禍源瀠歷昇平可爲國家肩鉅擔樹偉伐而終不翹之以爲能卽荆枳塞途豺虺蹲道亦可以挫鋭和光杜機窒兌而無磽磽易缺之憂進而擬之可謂大受之器退而品之宛然有道明喆也無

論其之才不堪配經甫卽以性情器識相比量余淺率經甫泓渟余卞躁經甫沉厚余信心縱步易入于坎窞經甫蹐蹢四顧滿志善刀而藏其於功名道德修短之數自度事事讓經甫而豈意經甫竟以是終也憶余之同經甫者有數端少而失父同失父而遘閔受侮以嬰年赴訟庭同奉慈訓同歌采芹同見賞于名宿聲譽鵲起同浮湛諸生十餘年同浮湛久幾不得預都試留都十臺省合喙而呼號于當事同歌食苹同出於吳先生之門又同偶符若此其於夙因不淺矣余讀書不能半經甫經甫腹笥所貯不得闚覽其仙愚館雜帖畧見一班又不勝心遜獨余好葱嶺家言不惜以有漏之軀爲慱地作葦筏而經甫喜讀道書知白守黑似於柱下之旨有悟若其他不同者皆幻泡也至於施藥療疾擇地掩骼廣行其慈雅不嗜殺嘗著伐殺論



勸人多放魚子以生命惟此爲繁是又以玄玄之首寶寘契能仁者乎余最喜其補唐子西句云有事常碌碌兩日如一日活百四十年猶如活七十又曰跼蹐俗中大覺無味使今日可歸必去不返顧嗚呼亦庶幾達人之論矣經甫性純孝每恨祿不逮養所至奉尊人像與俱以時奏食必嗚咽霣涕可謂士大夫居官者法其所爲文始而靈奇瑋裔光怪萬狀繼則沉浸醲郁而寶劒燭天之氣故在它制述皆然今存而未鋟者有數十卷宜次第行之經甫諱元會文苑以字呼陽平其仕版中別號也生于萬曆丁丑埸于天啟丁卯得年五十有一配徐氏累封恭人子二長鍇州庠生徐恭人出娶徐氏太學君文任女次錥未聘妾陳氏出女四俱恭人出一適大行陸君起龍子戍之一適太學郁君啟明子庠生藻一適別駕浦君光徹子嶠一適宮保

尚書王公在晉子庠生會澄孫男三長宗憲聘庠生李君庠女次宗直宗勉未聘俱錯出錯以崇禎辛未閏月二十二日塟經甫于東關外之致河塘千里徵銘取信于父之執友可謂知父矣銘曰

昔年東海風泱泱搴旗靡壘紛戚揚齊秦晉楚匹姚黄眞同兒戲登排場蚩蚩聚觀成堵墻迄今齒頰流芬香動靜異稟合同方山凝矗峙水泌湯雙丸日月爭翺翔造物爐化合迺章振德輔世成虞唐次者勲閥昭旂常子塤我篪相頡頏豈獨小道組七襄修途綿邈多津梁君胡中路弛轡韁道岸崒嵂摩旻蒼攀躋尚欲呼雲將宦轍所至聲煌煌恨不敷政需八荒君於玄味深咀嘗毎慮剖劈天地房嗒然歛無仍收光蝶寐終老華胥鄉常留不盡還茫茫善哉寶奇眞歸藏憐余孑影無提匡俛仰疇昔增惻愴斯文後死何敢忘努力擔荷如緘囊君銘屬余允且臧下泉欸欸凴數行黄爐册篆千秋芳

勑封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聚菴李公暨元配邢孺人合塟墓誌銘

天啟之五年余分較禮闈得高陵李子因從關中士大夫徵其家世知封御史李公者課子饒禮法類顏氏家風開塾迎師極一時之選文身自董誨宵深檠短寒光顆然計脩勤程工拙吾吾不少休而其配邢孺人實以内政襄之擊鮮烹瀡以奉舌耕迄於屬纊猶諄諄繫念也封公猶小食其報孺人則龍章翟褘僅傅泉下一笑而已然而教子者何責報之與有使人子以科名顯不若使人子以忠孝著請誌公與孺人梗槩而更精言之按狀公諱提字覺兆別號聚菴先世家洪洞　國初有伯川者避亂徙高陵遂爲高陵人數傳至本本生廷弼廷弼生宗朝公

父也行善里中邑令廉得之榮以壽官母杜氏繼郭氏公生不好弄授書輒成誦父蚤背不聊生乃釋卷而問奇羸然恥爲賈竪行好慷慨施義族人櫛比而居干陬弗備公鳩工爲層城複道首義終事費溢數倍令聚族安堵屹若崇墉嘗慕范希文義田殫力爲族人倡會有旁撓者事未果今諸孤心念之未慭釋也歲弗登顧其囷有滯穗輸而助賑有貸不問子錢邑中煮糜療饑糜無良民迺賈生邑令重公予冠帶董厥事則手自炊時以私庾益之活人亡算公隱于賈而佩服先民婚喪祭葬非禮弗彷謂古人稾稾閣閣必先家廟爰於正寢之東刱祠設四龕蒸禴以時襄母喪一稟紫陽家法俗禮凡弔客至人予匹練備褁幘塗澤觀美含斂薄矣公曰古聞賻禭不聞爲嘉賓貺也巳勿施施者卻勿受緇黃懺醮胥以儒術格之至黼荒沸池雜舞

竿諸戲殷殷田田者率破涕爲笑公事事糾擿之秦風一變諸子皆以二十冠擇齒德堪大賓如榮孝子者行三加禮問名納采毋軼二十金有委禽者樂從侈公曰是夷虜我也峻拒之公既以計然之筴起家一粒一絲無妄擲時引前輩勤儉歌以牖其鄉人又涉書史談說理道賢士大夫遇公者必握手定生平而鄉之跳梁桀驁者少年習惰遊者見公多逡巡負墻或却影遁矣然公故寬仁長者逋不責償犯不較中夜捫心者逴逴娩欲死生平無它幸幸蚤年得邢孺人以其服賈江淮間將母不遑而問燠寒有人陳芳鮮有人聚龜手繴絖之餘以備老人施予者有人內營家政外捍不虞鮮角椸嫵姚之驩而軋軋終宵謦咳相呼者有人夏不絺冬不纊食不膏芬以佐公事晨昏篤季鼻卹睦于閭里宗婣者有人皆孺人翼贊也若公所軫念者

季弟撫之教之配之割吾産而産之且割吾子
而子之而孺人之畜其娣也猶公之畜弟也公
之迫於望子也脯與脡孺人手滓也楮與墨孺
人手授也朝進一卷夕添數行孺人手叚也父
師母師左鞭而右弭之使令子科名踵接二惠
競爽而余猶以爲此教之小者公之以言教也
不嘗禁聲色屏淫比乎公之以身教也温厚不
追踪彦方仲弓端嚴不仰法君實正叔乎維忠
與孝立身綱維若以一經致通顯而躭妻子實
囊槖嗜進罔厭决閑破藩干萬世之清議而不
顧雖躐躋公卿曳玉懸犀朱紫繽紛升堂上壽
此郈翁里媪之所心醢自賢父令毋覗之腐鼠
哉公之子喬崙司李永平丁遼左之變長令惴
惴思引避公遺書曰汝業巳委質有地方責無
用吾老爲念司李尋以治行高等徵拜御史適
逆璫秉國孽黨二三輩表裏怙權御史君從楊

忠烈後飛章抨擊其論困商事又隱刺中官而
前後彈文所指如少司空某則逆璫叱舐義兒
也給事某則時貴入室也御史君力詆司空遂
爲給事所螫是時善類被驅逐者咋舌莫敢出
一語獨御史君抗疏辨論且臚列給事貪穢狀
朝野壯之亦僅以褫奪去角巾布袍間行歸見
公公歡然慰勞言此時大奸盤踞令我與若偕
遂初服賤有殊榮且得相從壠畝間免北寺黄
門厚幸矣呼二三故人斗酒日夜相驩不復問
人間事惟仲子喬崑向所謂割以子子弟者時
方令太平貽書勗之如勗司李後喬崑所至皆
有循吏聲封御史公生于嘉靖甲寅十月初七
日歿于天啓丁卯二月念一日得年七十有四
封孺人生於嘉靖巳未十一月十四日歿于萬
曆辛卯四月十二日得年三十有三繼栢氏封
孺人以某年某月某日卒子共六人喬嵩邑廩

生先卒娶田氏繼陳氏亦先卒喬崙卽御史君
也繇永平推官選授四川道
今上登極召還補江西道娶劉氏繼王氏贈孺人
又繼馬氏封孺人俱先卒喬嶽廩生娶劉氏繼
張氏又繼文氏以上三子與喬崑皆邢孺人出
應兆應祥尚幼側室薛氏出喬崑旣令太平徙
洪洞今復徙東光奉公命爲季父後不敢父其
父而母其母有識者聞而弔之女二一適儒士
亢士瑋一未字孫男六人時祚若斗定輿常喜
冲斗以嶽孫女九人曾孫男一人永蘭曾孫女
一人嫁娶皆名族公之生也於萬曆壬子塟邢
孺人至是爲公卜兆域奉孺人合塟焉則崇禎
己巳正月十日也御史君以狀乞銘于希孟旣
爲綜言之復精言之仍系以銘銘曰
攷厥德直以方矩作步規爲翔衺古昔追先王
繇乾豆迨婚喪斥靡汏宗愭龐洵也儒表四方
授一經聲煌煌振霄衢薄榆枋曷兒曹敦貞良
德旣樹名迺揚樂所生匪繡裳鐫金石昭琳琅
奄寺熾夔禼藏美籜冠勝九章
聖人作泰道昌殛封狐登神羊有茂宰同棲凰家
之楨國可勤復何求白雲鄉尋故侶歸玄房敬
饈舉靜琴張百年穴鴻與光土一丘樹鬱蒼宜
子孫卜允臧

故文學待贈季輝吳公墓誌銘

宋大儒楊文靖公得程氏之學挾以俱南流派
被于梁谿我　明大儒顧端文高忠憲諸公逕
起而承之一時以直道見擯于時者繽紛鱗集
人以爲衣冠之會而譽髦俊彥不以文章功名
自囿者逞逞軀衣其間精之而質疑送難相與
窮洙泗之輿敦之而於律己反躬之際齗齗如
也所謂譽髦俊彥者復有遇有不遇遇則爲馬
庶常兄弟華施兩兵部王福州不遇則爲季輝

吳君君諱桂蕚季輝其字也相傳爲延陵季子之裔宋元以來世居邑之天授鄉新塘里以耕讀爲事其先世有詩曰七十二灣行欲盡讀書聲裏是吾家流風可想矣至君之高祖楄菴公讚補弟子員時方嚴倩遊之禁無遠離澤宮者遂居城之泰定里讚生應元年十二以首選齒子矜卒困于各場應元生勑贈文林郎彰德府推官惟孝以子禮科給事中汝倫貴也給諫公元配邵孺人無出繼曹孺人生四子桂芳桂芬桂森君爲之季給諫以隆慶庚午舉留畿第一是冬生君明年成進士從司李入諫垣遂棄諸孤君僅六齡也而有成人之度一日曹孺人授以果餌食不盡分諸童穉孺人呵之孺子何輕擲乎君徐對曰吾不忍欲炙之色也孺人乃益喜既長勤讀書操觚立就將應童子科塾師先試之舉經書中與僻者凡百端以叩諸弟子君嚮答如鑄鐘師嘆賞欲遜席諸舅心遜焉旣采芹試輒高等補增廣生再戰棘闈失利尋遭曹孺人喪其叔兄哽咽相告曰吾舅弟頻首半生令捧檄巳矣聞顧高諸先生修明聖賢之學吾將從事焉庶無忝所生乎功名事終當屬弟耳君曰問學與功名匪岐徑也兄往請從而後遂遊諸公間時或攤書竪義剖晰娓娓高先生每稱其心思入細復遊於毘陵錢啟新先生之門所造日益邃諸公相期甚遠又好博綜今古左氏春秋與紫陽綱目不去手故發爲舉業沉雄矯舉郡守歐陽公邑令趙公亟拔之以杓準多士而君方厭苦諸生遂鼓篋遊成均歲戊午復見詘意不無怏怏而君有快婿所稱施兵部者以是年獲雋旅謁大京兆姚公出一卷眎之曰是得而復失以繕寫誤則君卷也君聞之益自恍久之形神枯削醫家探其病狀輒曰吾有鬱

弗克治鬧以名酒灌之竟成中滿病病三年而殁說者謂君既從諸先生問學其於得失利鈍當不啻秋旻纖雲何至以身殉蓋君之閔閔攻苦實有所挾持借徑科目與少展其志天實阨之吾道窮矣侘傺而賈非爲名也稍慰者見其壻兵部君蚤自奮扳梁谿流派接楊文靖而上者兵部君實與二三後賢共肩之家有素書千卷付其子其馴書種既殖漸見苞好賴此兩者目稍瞑君生平大節與守身刑家靡不在渠範中襟度逦坦不知恩怨爲何事理家井如而見義慨慷皇皇惟恐後蓋分梨授棗見於童兒時矣兄弟析居不問贏縮有中表兄不克自給爲置帶郭之田春糧而餉後鬻此田爲其子聘婦有亾友妻艾年發居歲必有贈以終其身邑置役田首以二頃應鄉人有虞芮之質作詩諷解有息訟兩家温之句邑令林公聞之讚嘆不置病華取篋中券數十紙付之火克此類也可以道濟天下而弗獲酬厥志所以欝欝而死也名也乎哉君生于隆慶庚午十一月初一日殁于天啟辛酉四月十九日得年五十有二娶黃氏男七人長之驄殤次其馴成崇禎辛未進士今爲蘇州府學教授娶侯氏次以馭郡庠生娶顧氏次與騄邑庠生娶秦氏次可驥娶華氏次時騰娶孫氏次克駿娶堵氏女三人一適恩貢生顧與演其次所適者即兵部武選司郎中施君元徵也封宜人一適李廷燦孫男六人敬培聖培廣培皆其馴出淵培乃以馭出明培乃與騄出允培乃可驥出孫女十三人嫁娶皆名閥詳狀中君雖齋志長逝有佳壻佳兒能爲君顯融而光大之雖殁存也雖詘信也與君同氣同學而同志者爲君之叔兄桂森教授君以成進士之年某月某日塟君于龍山大池之西乃以桂

森之狀乞銘于余爲之銘

龍山有池浮玉盆吐吞皓魄浴螭蟞廻環迭躍無朝昏吾道長與日月存羣垣耀芒拱天門鼎暉熠昱光焞焞一星墮地不可捫化爲巉石危峰蹲千秋杰峙雄乾坤何煩楚些敫招魂鼉鼓震動鳴天賜貞明不毀山不崩宋儒至今號雲昆顯晦修短何足論我銘慰之永子孫龍池漠漠黃雲屯

誥封鄭母周太宜人墓誌銘

唐李絳之言曰四海九洲之人偶同科第謂之同年盡其人而兄事弟事之各相襲也又盡其人之父母而曰世父母亦各相襲也情也乎哉有同志焉同道焉卽不兄弟猶兄弟也卽不世父母猶世父母也余於鄢陵之鄭氏云然鄭吏部二陽當世磊砢丈夫也李德安治平爲天下最德安之賢者亟尊之德安之賢者一時號爲李固杜喬羣小欲刳其肝而食之者也李德安者或跳而走不則隨口誣詠申申而駡詈之捷得津要矣二陽恪守其正當攢鋒礪矢環而向德安猶曰吾善德安也且曰不如是何以入見吾母以是知其爲賢子必有賢母也賢母者奉直大夫鄭誠甫先生之配周太宜人也太宜人六歲失母受哺于繼母能愉婉承之有異母妹以氣相凌遇之驩如也比歸于奉直公甫施衿卽編萑而苴濯手而摩饋食高堂葮茀飫也治絖氏之職漚絲而沃之而盉之適舅姑所執槃奏以伺燠寒葮茀適也奉直公之伯兄爲怨家齮齕麗于辟磬其槖以抹太宜人佐之奉直公擁皐比聚徒談經歲時歛脡脯以娛其兄宦遊歸挈俸資以獻亦太宜人贊之君舅不終其養事君姑十三年滑甘膏薌皆出太宜人手兄公之子與己之子肄同塾臥起同室左手爲猶子

盥而右繼其子也劈湆母而中分之無私廉肉
也猶子納婦粥粥焉不能議酒食太宜人女視
之歷十年不令窺庖扃視所生子女猶孫也生
平不作詬詈語有詬詈相嚮者惟合掌念西方
聖人名號以懺之奉直公判寧越宜人居守兄
公溺於讒捽宜人長子一陽挺石交下門屏器
用碎擊如屑戟手作鬬虎聲震撼四壁宜人掖
一陽踰垣走牽次子而匿之床下蓬首敝衫長
跽庭中爲兒涕泗請命旁觀者潸潸涙落強暴
稍爲歛手宜人徐從床下牽次子出仍與兄公
子共案而食不改其常又呼兩兒而命之曰爾
伯父父子頼而父有今日子若婦吾所羽翼也
今而父遠在天末咆虓迺爾它弗敢問問天理
而已自今以往爾曹事兩伯父當益謹奉直公
歸自蜀有言及前事者太宜人笑曰吾都不記
憶矣有族子貧不支夫婦負一破甑爲人臧獲

太宜人聞而愀然謂是本支苗裔也降而執廝
養一不中程鞭撻隨之矣亟呼之歸作家監督
課農事後其人小裕忽颺去杳如貊越太宜人
亦不問它若宗黨子姓從村落來受經于奉直
公太宜人計口而人哺之不煩都養也異母妹
以氣相凌者所歸無立錐地太宜人解推不倦
㘟則授衾以殮其好爲悳如此吏部君李德安
以迎養來謂爾法官也宜寬和劑之故司法之
庭不敢輕抶一人恐呼號徹内傷慈母心退而
上食必問亭反幾何終德安任所全活不數百
人太宜人聞此等事必听然一笑爲之加餐因
于法署之西偏剏一室以居太宜人顏之曰笑
活志實也居笑活堂無事弄兩孫膝上覩介婦
手寫貝筴以爲樂又時時習梵唄謂垂白老人
無它好得此爲眼耳一快生平無綺紈之飾既
以報最拜翟褘製帛衣二襲爲裼輙聳顙曰安

用此又時自言曰惜福長福卽介上壽蔵針引紉女紅不輟有魯敬姜之風焉後板輿北歸自邛郊達申陽攀轅而送者數百里肩相擊輿夫趾不能前太宜人還報二陽曰兒可謂不負家敎矣吏部君旣端方忤俗遷南曹奉太宜人與俱優遊閒署如在笑活堂時亾何長兒一陽喪其匹有繼者然居室忽忽鮮驩太宜人念之從白門還家撫字六十老人猶嬰孩然老人亦倚母爲命辞語時屬於耳謂之不能得長兒追而入京師竟一病客死而太宜人卽後兩月捐館矣是時吏部君在留都以不及親醫藥含殮而委之孀姊爲罔極至痛讀其奠別文使人酸楚不忍竟然按其居家居官克成毋志事伯父仲父如其父授饘歲月相續授衣裘葛相間殁身而含斂之羣後人而衣之食之伯兄生前身後經紀秩如以其材津膴如寄而不入羣枉之羅不鶂逆竪之餌浩浩然灑灑然養其不滓之身以遲大用於異日是母是子忠孝仁愛萃于一家卽風馬牛不相及猶將鞭弭追之況乎譜籍繫焉天合之矣舅事吏部君而世父世母事其父母余職也亦余好也奉直公諱友諒字誠甫別號玉池其判寧越也撫夷定亂饒有方略不獨爲循良冠僅以次遷刺黔之麻哈州拂袖徑歸讀書味道爲鄉邦典刑後以次子貴贈奉直大夫別有誌鄭與周皆世爲河南鄢陵人奉直公之父爲艮溪公諱植母張氏太宜人之父諱檟母金氏太宜人生於嘉靖戊申六月十有一日殁于崇禎戊辰九月二十三日得年八十有一以子再封得今稱子二人一陽選貢生先太宜人卒二娶皆梁氏次郎二陽成巳未進士今爲南京吏部郎中娶梁氏束鹿縣丞梁範女封安人女二人長適常希臯以孀節著次適梁可

順孫男二人蕃縣學生娶蘇氏永年知縣蘇守範女芑聘韓氏孝廉韓景愈女皆二陽出孫女四人字韓公琛韓公琄者一陽出字王履泰曹昺者二陽出曾孫女一人字蘇兆振蕃出吏部君卜以崇禎二年己巳十月十九日奉太宜人合葬于奉直公之新阡寄狀索銘希孟誼不得辭銘曰

鄢陵有壠欝芊芊爭言兆域埋彭籛籛也胡耇滋綿延惜哉寂寞得未傳何如女士匹鄭玄孝慈媚睦諸悳全相莊白首稱兩賢㞐廖炊盡鹿車牽龜手緋絖佐甘鮮摯匜獻七娛衰年絺帛纖纊中宵攃勿使凉燠膚爲腴下逮子姓及宗媫溥與沾賚無憎憐禮義禦暴柔戈鋋何以報之恩誼兼寬身厚澤深淵淵有子國棟杞與楩正骨崚崚欲挿天頹靡世運資扶肩于公門庭結駟旋誰知毋訓慈儉先有開厥兆占牛眠拱離頁坎淑氣塡靈乎居之億萬千

勑封徐毋陳太安人墓誌銘

余自弱冠遊徐氏羣從間又與淳孝片言投分約爲婚姻凡徐之閫内外一切事亡弗悉者知徐氏有女宗云徐自德靖間擁豪貲者數世旣而簪纓競奮鳴鍾吹竽稍習于豪侈其著代而稱婦者多非卑寒之族靚飾濃華雅相恱慕如灼爍繁花以禦霜雪難矣處盛衰之會軏杌萬端而捍籍扶傾飄颻亡恙豈獨貞可風世哉其才量有足徵者是爲陳太安人安人之大父爲大司成霽而外大父則陸尚書完也司成公立朝多鉅節人不盡知今鄉之人所侈術者獨言其家居闢廣厦數千務爲㤥奇自喜磊磊碕奇杰男子陸尚書雖不克終其盛蔚聲欬亦吳中未有也司成子太學生造娶于陸而生安人生三歲失毋遂鞠于母家于歸之歲正古人嫁期

其所天者爲贈承德郎貴陽府通判時錫則尚寶少卿履祥愛子也時陳陸燕氏以漸衰颯而故家流風未盡尚寶公捐館日久贈公少則依伯兄伯兄汰而溢羅綺克斥管絃喧沸過其家者疑爲古金張之第然歲入亦不免耗損并耗及未析產而贈公弗知知弗問安人之爲徐娟日在繁盛中實壘壘居其羸矣贈公以韶華公子挾文藻交遠近知名士論文角藝之暇呼觴



豆徹曙性好施行義嘗爲諸父排難費數百鍰入質庫者盡安人步搖臂脫安人顧心安之念可佐良人讀書且廣德市義何難庋廋而炊廼贈公竟蹇蹶名場骫骳中道天五男二女目而授之安人于是殷田痡摧中更作卵翼計矣諸子皆饒夙慧孟叔季才賡高安人素曉經義每提耳誨之宵分危坐遶膝而質難或取其課業手自衡量喜則具瀡醞相勞苦不當意爲當食投箸微聞有少年之過輒賜訶譴甚且捶撾繼之已而相對飲泣沾濡襟裛矣塾中無歲不延致勝流而母師之教嚴于皋比臧獲林立汰其桀黠者而撫其愿樸者稍有聊覞輒繩之母貸門户井井已丑歲祲括囷中遺秉滯穗贍親鄰之不給者更以其餘爲饘粥以活人老蒼頭嘆喈不可以理譬曉之於是娣姒中有富而多藏者立出二百金以賑生平有絕不堪者家有貴



人勢張甚然以其疆近也陽托宇下方贈公變起蒼黃貍首不庀貴人有剩材以周含歛時且二十年所償珍玩倍息矣又有荒逋官負空留故牒箕歛者將皮高閣貴人有甥爲主藏吏忽獻計藉此兩端發難卽孤寡皆几肉所遺可網也一日紿淳孝至第貴人踞坐廳事括錢穀出入目光迸裂闞如虓虎紀綱侍衞其旁猙獰可怖立淳孝堦上叱咤良久令速輸帶郭十餘頃

償公私負至明日而杏衫平頭奴駕艨艟履畆而籍籍其膏腴歲可畆鍾者其犬牙盤互或桔槔不得入莫敢負耒耕者又以不籍籍之諸孤乃大窘至爨突不烟安人心自痛而外則勗諸兒郎爾曹勉自立曾見茂樹之下有肥草哉販夫掘地得籯金其地則贈公故物也有敎孟氏可籍此療貧者安人笑不可諸郎感其教爭發憤圖遠大雖攻苦未酬而白眼傲睨無齟伊纖



屑態卽不能與世無競然必援大誼據禮教眞贗邪正之辨嘗爲清議之所許南北阮之勢成益務以意氣相頡頏而不屑爲媕婀其細人工爲翕翕者每有所傾媾以炫媚致其賢者入地而不相知而率其胸臆侃侃發抒此亦所謂丈夫子有安人之餘風焉安人素皈心西竺其解了遠超俗諦并超夫甘爲佛奴而不知圓宗者當贈公捐館一慟瀕殆侍兒以少藥酒進感念

酹杯覆地從此斷酒婚嫁畢庚斷膻腥日誦金剛圓覺于楞嚴淹通大義能爲人解譯一日臨軒而誦一鴉鳴甚悲安人呼之曰佛子得毋創汝耶鴉翔飛就經案弩貫其翼爲拔簇洗瘡而去獨不喜效僧尼膜拜優婆夷之屬絕不敢錯趾中庭少多讀書頗能詩玳管牙籤與香奩錦紋相雜間與贈公相唱和自孤鶉一賦取與楮錢雜燒之非米鹽家政不研隃麋視敬姜之不



夜哭律身更峻矣家有祟夜飛瓦石疑有盜也爭請避外室安人不可曰古女子傳姆不在宵不下堂烈熖不敢避何有于風鶴聲呼子女危坐達曉祟亦寂然故自內外宗鄰姻婭稍有汰而泆者聞安人家範涔涔自汗幾于闈闥中之王彥方有二塍曾以韶年奉贈公衾裯皆相從死燈布幃以老一夕過融風堂搆燬焉內外爭相弔安人處之晏然曰成毀數也居恒持論慊

慨皆濶大遠慮雖履約實儉不作一寒乞語策成敗衡量人高下多明達丈夫所不能及中歲因庶女蚤寡念之輒涕零目遂青老而益甚舉止須掖將至癸丑冬忽病厥明年加劇遂以是厭世屬纊前自言吾消磨床笫問神思時開時悶今將長逝矣得毋迷其前路耶令人就榻前誦金剛經聞一字紕謬輒曰止隨正之復自誦一過及彌陀一過又曰吾少時所誦今歷歷臆



嗉問神未昏也因誦連昌宮詞秋聲賦不遺隻字至長恨歌之半格格不能去因曰神散矣汝輩爲我舉西方名號因不復語侍者見蝴蝶大如斗撲簾櫳栩栩而去明日遂不起識者慮其阿賴耶中微帶慧業恐其來生猶作劉令嫺秦淑未能如靈照鋒捷也安人生嘉靖甲辰十二月二十日歿萬曆甲寅三月十九日得年七十有一子五人淳孝大學生娶徽江守吳公尚朴

女淳恭太學生娶孝廉吳公元恭女淳讓邑諸生娶少宗伯韓公世能姪女遜湖廣按察司照磨娶方伯尤公錫類女次淳友嗣其世父者累任安寧提舉曾爲貴陽府通判此贈公與太安人所繇稱也娶給諫儲公純臣女女適孝廉伊應鏜皆太安人出庶女適工部營繕司主事朱世節媵張氏出冢孫樹丕郡諸生余以弱息配之它孫某某曾孫某某嫁娶皆名族淳孝等以



某月日奉安人與贈公合葬于祖塋屬余孟爲銘銘曰

徂徠松新甫栢雪爲皴氷作骨笑策施何欻忽華堂姝習驕泆入繡帟出油壁春草萎秋蟲泣嫛女士非巾幗挾風霜驕觥栗丁中衰拊遶膝百罹萃萬慮迫棟且摧一肩植巢欲覆孽雛翼豈尋常矢靡特貞含光勞氓績嗇爲收勤穮蔉甫田登終厚穫累葉梁孫曾殖歲序交冬春隙

居其間斡元德孝子斡盡臣職待貞䕃冄三極
詔後人開芳蔚受介福于誰出晨臺峰祥光奕
閟幽宮傍先域我銘之增弗習

胄子孫君房暨配杜烈婦合塟墓誌銘

漢唐宋諸名相子如韋少翁好學修父業與五
經諸儒雜論同異于石渠閣李文饒卓犖有大
節不喜試有司曰好驢馬不入行苑忠宣與文
正門下士胡瑗孫復之徒同遊晝夜肄業置燈
帳中帳頂如墨三人者後皆踐父位勳名相亞
今高陽相君有子曰君房何風氣之相類也乃
竟骩髍死不得紹赤舃之武振青箱之業有一
女士傷其失特竟以身殉焉庚足悲巳君房孫
氏諱鈐字心篙君房其別號也先世有諱遇者
自湯陰移籍高陽再傳至懷懷生逵逵生騏皆
以相君貴贈三孤殿學相君之登揆席也以榆
關孔棘輟論思之務援唐宰相裴晉公故事仗
鉞視師　國朝輔臣行邊者有楊安寧翟諸城
然皆起自田間以大司馬兼憲職若去政事之
堂而居鈴閣朔風邊雪紛撲于袞衣之上若其
身作　天子干城不敢言瘁惟高陽相君一人
相君配一品夫人王氏有十子君房居三相君
豐頤偉幹蒼髯拂面面如古鑌鐵聞其諸郎君
多肖之獨君房皙白如玉髮未鬌能誦唐人詩
能屬對挑燈夜讀倦而寢即夢中吾吾皆書聲
援筆多驚人句塾師讓席相君命其子各受一
經君房治易亦從藝語通就童子試者學使者
徐公養量稱賞嗣是則巡方使者王公象恒司
李王公命新邑令陳公爰諏督學使者左公光
斗扳之于膠庠大司成蔡公毅中少司成羅公
喻義識之于胄監左公嘗語人云孫氏兄弟不
獨燕山五桂汾陽忠獻兩堪媲美成均之試超
出高等之上署其文謂歐蘇王唐流亞爭以國

碁目之君房益感奮自蕲讀書嘗與伯仲居都
門冉村里門六莊帶草芊芊筆冢纍纍覃思結
撰寶光騰紫霄五戰五不售至如玄成以父任
爲郎德裕較音純仁太祝復夷然不屑壬戌歲
從相君出關兄弟皆曼胡短後作材官結束經
崎嶇險阸叱馬先登出入虜地遇形執凸凹必
心識之軍中無事習騎射矢無虚引不殪射鵰
兒又與贊畫鹿公善繼相賡和鹿公有　聖主
好文兼好武君家難弟復難兄之贈相君籌邊
勞瘁所條奏多倚榻授意君房泚筆成之相君
述以入告語具督師全書甲子冬相君以議事
入　朝遵
祖制也是時内外魏比而亂政楊左見逐掃善類
如秋葉相公自念備員政地不敢效邊臣惴惴
離局造滕之餘思有所靖獻乃摹奸闕其隱嬌
片紙詰對遂不免狼跋君房以下第臥病都中
慮變起非常憂在社稷不獨百口爲累夜半舂
胸病爲之劇貽書季弟作長訣語既而有瘳斂
裝還里闢西郊爲園園無名花美樹棗下纂纂
而已顏其亭曰芳枳閣曰倩雲侯相君弛于負
擔以此作午橋草昧亡何而邑今唐公紹堯被
逮邑人引匿君房偕諸昆祖之醵貲助其橐饘
比相君解戎務歸郎留毒故在豺虺磨牙而父
子兄弟笑語烘堂真三公不換也獨雄心未灰
勉赴丁卯之戰適有孽生欲剸辟雝爲逆閹祝
釐者歙諸生酹金君房不顧而唾時保定議剏
祠相君寢之君房復嶽嶽自持聞者噤悸君房
笑曰父爲蘇端明子忍作蘇過邪每談節俠事
鬚眉颯舉好爲長者行即心窮于力孳孳未厭
才能植生小試之化磽瘠爲膏腴而恥談計然
筴搆一宅培土作址壘壘如八陣圖十年不成
使雲棟星楣指顧而就旋馬之風蕩然矣好與

客轟飲供具鮮腆而自奉京薄一袍數年然浣
滌楚楚不作棠弄守令以上爭重君房才傾心
倒屣絕不以半刺通有終其任不覿面反來醉
尉之呵嘗入都覲相君或走塞上不入郵亭從
逆旅齁齁土榻質明策蹇去矣曾夜過一邑列
炬照天供張塞衢詢之待某撫郎君也尾餘光
而行迄無知者亦嘗爲縣者所物色疾驅避之
驟雨霑衣弗顧居平津之邸嚴杜外交處榆關
與將吏聯鑣出入不交一語文吏之大者寒暄
訊問不可却必白於相君逆閹伺釁常遣人以
包匭嘗其父子不能中以此免于禍事親篤孝
侍王夫人疾四十日不交睫母遣之不去甲子
之疾自分不起寄弟書正類東坡寄卯君淚濕
粉箋然自念老親而外它亡所及讀之使人蘇
蘇隕涕幸是時不死踰五年病痢遇生辰上堂
拜相君兩股若振槁枝猶把酒相讙不言疲以
至屬纊猶曰無憂兒病兒故健也嗚呼斯真可
憐已生多才能篆刻行草下至醫藥之類靡所
不諳其全力在制舉義喜以秀豔投時乃終爲
時阻詩文皆成家詩兼步唐宋琅琅可咏一日
得句云等閑識得春容好不必寒花傍晚香乃
成詩讖已所著有論易初編二編倩雲閣詩集
及它纂訂甚富娶杜氏任丘名族絳州刺史濬
之孫女諸生李女今遠近喧傳所謂杜烈婦也
十五于歸次年從相君于京師恪修婦職相君
所需五飯酒漿之屬咄嗟而至侍王夫人湯藥
以孝聞君房病籲天求代身病閟弗言也君房
死厥毋慰之覺有異欲爲尋醫烈婦謝曰寧有
未亡人露腕診脉耶雖哭聲殷田猶日食一盂
届五七作佛事罷忽出嫁時裝分賜子女曰此
非爲汝曹資令汝曹知前人儉樸也遂從此絕
粒矣諸娣姒勸不應侍婢以相君命臨之亦不

應卽諸子女環跪絮泣烈婦曰汝曹可以無毋
生也如予乃可死矣天旣以死苦未死者何忍
以不死苦死者其毋又哭而勸曰兒過矣節可
守焉用死爲烈婦曰使節婦必窮處而死忠臣
必板蕩而死則死亦亡聊之計耳人各有死何
憾焉越七日竟死嗚呼有婦如此君房刑家之
化可思也君房生于萬曆丁酉三月二十六日
殁于崇禎巳巳閏四月初四日得年僅三十有
三烈婦生于萬曆庚子三月二十五日少君房
三歲其殁也後君房四十八日爲五月二十三
日子三人長之湜年方舞象執丧如成人之㴽
之洵甫十餘歲皆依依孺子慕手藥糜跪而獻
毋見者傷焉湜當仍父廕聘户部主事王公行
徤女㴽聘助教苑公簡女洵未聘女一未字相
君將以是年某月某日葬君房夫婦于王夫人
之墓側命仲子孝廉君畛持狀索銘于希孟希
孟感相君國士之知於君房舅弟又文章氣類
相許也君房殁季弟鈴爲之行述孝廉輯而狀
之而余爲之銘雖幽明疎戚夐殊總塤篪鼓吹
也何忍辭銘曰

珠英之茁兮未落其實也瑤篆之坼兮何遽爲
之萠也各卿之代出兮多蟬聯而燕翼也雖嗣
武之蟄蟄兮羌憖遺其一也將概滿而弇隙兮
仍輔之以嘉匹也牛眠有岡三公之祥瘞鸞塚
鴦糾繆蒼蒼文蜂㕘錯寒輝韜光集于玄房是
爲吉人與其貞媛之藏

## 文學堯卿華君墓誌銘

嚮者偕𡕒入張冶生授經于曲阿姜氏有華文
學袞錫從冶生遊余嘗讀其文而奇之今去此
十九年矣忽一日苴經叩余門以其尊人堯卿
先生墓銘請余旣知厥子何妨銘厥考哉按狀
君華姓諱　堯卿其字也又自號唐野比于陶

唐之野老系出孝子實後代爲無錫人其遞遷
則自東亭而蕩塘而南州其名在譜牒緜繩相
繼者自德昌而下曰修文曰佐曰芝曰質曰中
孚曰士弘曰欽阜欽阜生君其爲世聞人則從
中孚始葢與同邑邵國賢及吳門啟南徵仲諸
先生友善別號爲南洲沈先生作南洲圖文先
生壽之以詩至士弘以麟經起家登仕版欽阜
由邑庠入成均所至士多遜席緜此奕代斌斌
克稱華胄矣君錢出也故少擔笈虞山受經于
贈太史錢景行先生錢先生耑門宿學負墻者
如雲顧獨雅重君君遂補弟子員爲一時譽髦
廼觴咏自豪時取沈文兩先生畫與詩置棐几
上撫[illegible]廻賞有步武風流之意爲諸生二十年
每試不少挫未嘗不扃扉篝燈修習舉子業廼
其敦行修實也庚切於文自列丈夫即代兩尊
人握家秉而奉尊人以逸當食必手盤匜而進

耄一羨輒費百餘錢猶恐不下箸歲丙申父病
消渴畢致諸名醫罄槖中供藥果費歲癸亥母
氏棄養致毀如中路嬰兒卒以身死孝同母弟
五人少而爲啟塾延師稍壯則謀及室家拮据
良苦終不敢爲大人憂次弟矜名行能文章友
于倍暱弟病躬親醫藥上擬於父其㓜也有祝
子之慟猶子殤恨不以子代弟婦嫠居憐而贍
之者二十年至於緩急相濟又相忘也皆其細
者亡何季弟復病因仲弟之變護持倍謹廹衰
錫列子衿而兩弟猶困童子科君殫力爲之推
輓幸叔弟旋隷諸生而門户之事叔代君勞稍
稍獲息肩矣其嫁兩妹也既得快壻宅相皆森
立廼以璅事微出誶語褎若不聞生平擇交嚴
交必白首與人坦衷快腸對臧獲鮮恚色里中
有公事必以身爲之先然罕闞訟庭姻鄙有急
過君而問焉猶外府也奇羸子母既一切不問

始而生討殷然又十年削然矣其所爲敦行修
實類如此而君竟用諸生老方其壯也頗詆訶
釋氏年五十謝去帖括而晨鍾暮磬等於苾芻
厭腥羶弗御每食蕨笋而巳喜以飯僧作功德
於舍旁葺水月菴與同志結社其中蓉湖一帶
遂有遠公陶令之風焉迨遘疾伏枕忽一日移
菊至床頭嘯歌自遣病始於哭母卒前一日猶
以塋毋爲念顧謂諸子吾疾漸瘳當親至笭床



了人子事次早延淨侶唪經問某僧某僧在否
忽呼袞錫曰吾巳矣更叩之則曰吾去當在未
時幸無它苦見曹母泣也呼水頮面果以日旰
長逝觀其於去來如此固薰修善緣亦所謂不
疚無惡者與不然而識神撓之蘄倏然解脫難
矣君生于嘉靖壬戌八月初四日卒于天啓癸
亥十月初二日享年六十有二聚江陰王氏與
君相莊偕老諸孤痛父之殞而尤痛毋之存也

痛毋存而以子身對五孤也聞其詞倍令人悽
惻云五孤長卽袞錫娶唐氏次袞寵娶倪氏次
袞揚娶孔氏次袞庸娶浦氏俱王出次袞俞幼
未聘庶出女五適陳起渭秦延赤朱明恒顧汝
棟一未字孫男四日浣袞錫出日榮聘王氏日
芳皆袞寵出日滋袞揚出孫女八一適張景星
袞錫出一字葉元孺袞　出餘未字凡嫁娶皆
望族也秦延赤則與袞錫同隷黌序者也諸孤



奉毋命卜以閏十月二十八日甲寅葬君于周
家岸祖塋之穆踰月而葬用士禮袞錫自嘆不
辰無以慰親志又述其雲陽毘陵閒承筐策蹇
執經問業之狀此余所稔睹也忍不銘銘曰
錫有山迤且崵兮山有泉澄且甘兮鍾爲伊人
德韞含兮以孝以友以睦以厚力之殫矣厥修
孔阜洙泗之濱竺乾之藪同邪異邪誰與剖聊
以銘詩垂不朽

## 殤兒宗明誌銘

殤兒宗明者太史氏姚孟長兒也太史以已未成進士讀中秘書邸中無侍者選燕姬金氏司巾櫛明年冬文太孺人來京師時金氏姬數月矣辛酉春生宗明以父在詞林呼曰小詞太孺人新從里門來得弄孫太史自甲辰𡚱次兒宗昌後有生皆不育室無呱呱聲十八年矣忽舉一雄殊可喜兒始生不覺媌秀迺愈長愈佳兩眸如秋水流媚可愛亦能瞬目作威有虎子態不生疥瘍膚理若脂初欲擇保姆乳之而京師賤媍啜韭蒜穢氣射人夜必就土炕爇煤火自炙太孺人憐兒不輕付付金姬自乳而姬年少不知兒珍貴兒臥多大小遺衾裯間鮮佳況太史固不甚暱婦人更以兒故不御姬姬未免懟其兒兒數月能笑歲餘能呼人又歲餘能言言多綿蠻不可譯不知其宿命何從來然當其了了數語悠揚俊亮時金姬已操吳音兒則吳音之佳者其呼父也雖兩字必宛轉移時整喉曼聲而出旁人聞之皆愛絕五更睡足歌嘯于床久而躑躅不已姬若不聞甚則惡其遺溺也手批之太史怒湯譙讓焉而太孺人酷愛兒知黃口戀乳毋溫言慰姬自兒襁褓可進哺糜太孺人必選食而飼之有佳果必儲而皮之俟其自取夙興從市中鬻餅餌予之太孺人伊蒲自奉舉家取給外厨而太孺人香積中每蓄脯脡與滫瀡之精者葢太史入奉起居時溫一卮以賜而其半則耑飼兒也兒生饑飽時涼燠適衣履衿帶必鮮潔皆出太孺人賜兒在邸中出見貴客冠葢滿座了無怖容見太史服章服喜動眉宇南歸見宗黨如熟識事嫡母與庶母皆有禮愛次兒以其在京邸生而習也歸而識長兒則愛長兒如次兒次弟識長姊及嫂愛姊嫂如兒

尤可笑者女姪小一歲▇▇依人兒手携而口
呼之死然諸父自居也太史頗好潔惡見涕洟
兒見父必自拭口鼻間其骨相清而不羸媠好
而磊落絕無死法獨太孺人謂其如闤城童子
心疑之其痘之始起也不甚惡半月後痂次第
脫矣忽有痘癰生于項庸醫陳生任其無咎乃
竟不勝痛死兒生于辛酉正月之十七日死于
甲子正月之十三日其閱世也亟三歲而闕四



日兒之生也既不蓄乳媼又無病不費醫藥太
史家居頗多迂執不爲孩孺剪一縷絲殺一魚
蝦兒生四年未嘗費一錢其病且死適當懸罄
倜邑中彙致采風之敬于太孺人割一二金爲
之歛嗚呼兒所爲曼聲而呼父者生與死安用
父哉太史將還　朝欲瘞之贈公之新塋術者
言于歲不利迺以六月二日權厝于武陟府君
墓道之側而先爲之銘曰

生于燕死于吳余厝兒還　帝都忽聞聲若鶯
雛嗚呼是吾兒也猶在乎

棘門集卷之四終